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EB66/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62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五二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山樵暇語十卷

〔明〕俞弁撰

首都圖書館藏民國商務印書館影印明朱象玄鈔本

一

楊氏塾訓六卷

〔明〕楊兆坊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饒景暉刻本

八二

著疑錄九卷

〔明〕戴有孚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二八三

九朝談纂不分卷

不著撰者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三二二

枕中秘不分卷

〔明〕衛泳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六九九

山樵暇語十卷

〔明〕俞弁撰

首都圖書館藏民國商務印書館影印明朱

象玄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樵暇語

十卷》提要

山樵暇語序
漁樵對問康節之常言拾樵收
句余少也賤窮居僻處力不勝斧斤背弗克
負荷飽食無所用心惟喜覽百家書開卷與
聖賢游歷山川親興廢咀嚙古人之膏腴得
以澆沃胷臆即韓子所謂採山茹美者是已
弔古感今或有一得之愚隨手筆記以備遺
忘積久盈帙不忍棄去釐爲十卷名曰山樵
暇語云

卷一

中華書局

詩話語卷一

高皇愛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
屏間朝夕誦其詩云南朝天子愛麗
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事收拾得
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
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兩苔煙草石城
秋鳴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
哉此後王所當法也一日 高皇御製詠
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宮降六

山齋卷一

花九曲河深疑底凍張翥無處再乘槎其
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
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坡極外近聆新水
響遙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丕治於是見焉
於乎盛哉

六言詩最難得佳者宋洪景廬選萬首唐人
絕句六言僅得三十八首我朝 宣廟
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
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

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
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
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石蓋不在禁中
故人多得之又嘗於一故家獲觀詠撒扇
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剌溪花雨生香掃
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
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
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真帝王之
言也

山齋卷一

潛溪宋學士景濂云詩之格力崇卑隨世變
遷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
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烏得謂
之詩哉予後閱詩話總龜始知潛溪此論
本宋景文云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云近之作者模倣西
施之類童稚穠馮婦之臂句雕字鏤句
聾牙神頭鬼面以為新奇良可嘆也余記
東坡荅明上人求作詩捷法其一云字字

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
交涉其二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執人
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元人房白雲演詩
云後學爲詩務鬪奇詩家奇病最難醫欲
知子美高人處只把尋常話做詩丘文莊
公潘谷友人論詩云吐語操辭不用奇風
行水上爾抽絲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
家絕妙辭周少隱竹坡詩話云作詩止欲
寓所見爲妙不必過爲奇險也此論得之

山齋卷一

古人作詩皆由所養而不假雕琢故其氣象
非後世所能及如葛覃言告師氏一章在
當時不過直言其實事耳然熟玩之便可
見其勤儉孝敬之實他詩大率多類此初
非有意而作也今人所養既不如古顧乃
勞心焦思於一字一句間愈工而愈難也
善學詩者蓋亦養之於始乎

李西崖麓堂詩話云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
盛唐人善用虛字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

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
振亦當深戒予閱梅純備忘錄云詩最忌
用虛字蓋虛字多則涉議論非所以吟詠
性情也宋人所以不逮唐者正爲主於議
論爾間有矯其習者又多刻削太甚不復
有渾然之氣智巧日滋太朴日散雖有作
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二公之論不同如此
識之以俟太博聞者質焉

山齋卷一

周伯弼三體唐詩不該入選愚意正不當
以此論取詩之法不以人廢言竊惟其拘
拘於前實後虛四虛四實之體惟其拘此
體未錄所以七言律中初唐盛唐好者多
遺漏殊不知古人作詩偶耳有此豈規行
矩步之此哉學詩者當以揚仲弘唐音爲
法

何景明答李獻吉論詩千餘言其畧云崆峒
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

軼俗之見自僕獲觀述作今且十餘年來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下焉者已踐近代之作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崆峒其誰也

崆峒李夢陽刊號

古人善用助語作詩者如王介中甫送人下第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歲素業以待歲之秋近時謝方石有兩漢以來皆智力六經之外幾刪脩又云秦晉以來寧有治虞周之上不同風莊定山又云開

山莊卷一

六

關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王尋常云三代以來方有學六經之外更無書其他尚多不能枚舉詩之正體有如是耶余不敢議亦不敢從

詩中用經書全語而不滯於經書者如楊誠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唐子西曉山仁者靜夜月聖之清又云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東坡有公獨未知其趣耳臣吟時復一中之方秋崖公之樂者

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如是等句則佳若逝者如斯未嘗往後之視昔亦猶今則滯矣

老杜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葛常之云欲下筆自讀書始不讀書則其源不長其流不遠欲求波瀾汪洋浩渺之勢不可得矣蕭千巖云書不讀詩不可爲然以書爲詩則不可千巖之語猶葛氏之意也嚴滄浪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恐非確論

山莊卷一

七

朱子嘗推易理以觀人謂凡陽之類必明明則易知凡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之光明正大者其爲詩文疎暢洞達必君子也若洪認說恠必小人也以此觀人若著蔡之不謬如唐李紳作閑農詩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韓子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有慈孝最隆也丁謂有金門深九重終當掉臂入王禹偁曰入金門猶鞠躬如也金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

果如其言

近世好高者喜學晉魏間詩然極力模寫終不可及翻為恠恠奇奇不可致詰之語誠學者之大病如謝玄暉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混然天成不假雕琢者也曾何奇恠之有揚南峯云作詩不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能直吐胸懷實叙景象讀之可以諭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斯定為好詩其他餽釘擯

中華卷一

八

簇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學生者雖千篇萬卷粉飾備至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焉大抵為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斯造作家之奧凡人作詩要用事在語中而人不知者方妙如徐師川贈張仁詩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殊不覺用事按南史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詩至於此可謂工矣戴式之有梅花丈人行柳也少年時殆亦

此類

賈島詩云宿客不來過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溫公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碁子落燈花之句本此

魏野詩冲淡閑逸警句前輩稱之甚多如上陳史君云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亦佳句不若唐張說贈蘇挺云處高心不有臨節自為名尤警拔人之於詩嗜好不同如孟東郊之詩唐史言

中華卷一

九

韓退之性倔强任氣傲物少所許可至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東坡讀孟郊詩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螬蟻竟日嚼空螯二公皆才豪而好惡不同乃如此元遺山有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卧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此詩斷盡百年公案

梅聖俞五言律詩對聯中十字作一意如送

張子野詩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不若李太白如何青草裏也有白頭翁老杜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任藩碑已無文字人尤敬子孫何為百年內不見一人閒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語意渾然

沈啓南周詩學陸放翁故造語粗淺亦多佳句吳文定公云聖俞既仕而得乎窮名啓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也唐子

山集卷一

十

畏貧詩早年甚精嚴晚歲平易疎暢蓋學元白具體而微者許子襲安議云石田詩畫眉虛誇子畏才名亦浪加若說中吳誰贈炙高揚千古擅行家予答子襲有云恠得收翁語太誇惡詩直把古人加丈夫耻向隨人後要立文章自一家

詩人善用意而不蹈襲句語者惟西涯李公見之如東坡詩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搗殘砑珣有餘辛西涯壽潘南屏則曰節似松

菊寒未改味如薑桂老還辛東坡有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西涯則曰萬事有孫何但是一身無病即為仙杜詩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西涯則曰長對此花還此客縱教多病也身輕東坡一笑那知是酒紅西涯則曰莫道歡顏是酒紅太白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西涯則曰詩成却笑張公子解道中流兩岸鐘梅聖俞云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西涯則

山集卷一

十一

曰歸來漫作燈前話却喜妻兒是舊音此西涯善於用意而不失為好語也

大復何景明云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近世作詩者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景明詩不脫元習李獻吉詩間入于宋巨眼必能識之

樂天詩善用俚語近乎人情物理元微之雖

學之差不及也李西涯謂樂天賦詩用老
堦解遂失之麗俗此語蓋出于洪覺範之
妄論殆無是理也近世學者往往承襲遂
滅裂弗視吳文定公校白集詩云蘇州刺
史十編成句近人情得俗名垂老請來尤
有味文人從此莫相輕王文恪公亦有云
覓句年來無一長日携白集嗅餘香一篇
自可讀幾過諸格今仍得未嘗當日秦吟
能伏李後來崑體漫稱揚平生却恠韓員

山齋卷一

三

外只識張家奉禮郎指張文昌也

王文恪公荅云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
頗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
世變之高下則有不可強者矣

文與可以畫梅詩米元章以字掩詩二公詩
往往多見傳記失于紀錄文與可有美人
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坡公常稱賞之元章
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
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東坡尺牘中語

祝希哲九明曰或以宋可並唐至有謂過唐
者如劉因方回元好問輩不一及後來暗
陋吠聲附和之徒皆村學嬰童肆恣狂語
無足深究余常見希哲有詩死於宋論極
有理

李西涯云劉靜脩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
可軒輊陸鼎儀論劉恒以左袒西涯有讀
虞郡庵詩云少陵門下多蹊徑五百年來
見幾人之句

山齋卷一

七

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
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今人評論古今人詩累數十言其意不足湯
惠休評謝靈運詩如初日芙蓉纔四字便
見靈運諸詩非人力所爲而精彩華妙之
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後之人不能及也
南峰楊君謙與友小酌云杯拌草草免空去
飲酒無多閒話長沈石田謂有放翁思致
余愛南峰先生夏夜宿信心庵躡屐長廊

下安心得暫時暖分香水浴凉借好風吹
旱地蝦蟆語高棚豆葉垂寧求世人識自
有月明知秋夜小酌云月色寶珠瑩酒顏
枯木春誠佳句也胡可多得

熊士選卓豐城曲江人也中弘治丙辰進士
除平湖知縣後擢監察御史會劉瑾用事
黨論驟起士選即懇致仕歸故里鍊詩工
文力追古作其送許給事中使交趾云蠻
王拜帝勅草木識人文白髮云已訝入

山樵卷一

古

梳紛滿面每於臨鏡一傷神懷友云高天
楚寺煙花豁細雨河橋草樹渾春水和杜
子美韻仍效其體云何處水來驟爾漲
號徹夜誰能當開門江檻已不見幾箇輕
鷗浮席傍李崆峒夢陽評曰楊鐵崖昔擬
老杜作絕句詩輒自詫曰吾爲此詩將以
教後之學杜者也余誦其言悲焉夫鐵崖
豈真至杜者邪試以士選此作較之則瑜
瑕見矣吁天不假之以年未見其所至咸

爲惜之

謝文肅公釋天台黃巖人文章功業天下知
之余何言哉往歲借友人挑溪淨稿暑中
讀之不覺爽然而凉偶記憶數聯恐久遺
忘因筆於此寄陳士賢云江海交情青眼
在乾坤憂鬢壯心消懷林一中病起云青
雲着步今全別白髮論交老更難入鴈山
云名應耳熟如曾到路亦心貪不怕艱春
懷云也知依樣元非畫未信無絃不是琴

山樵卷一

十五

梅花云垂涎竟墮姦雄口調鼎空憐鐵石
心歲終云不知世外慕千變又是人間歲
一終詠松云老松莫漫誇頭角已污秦封
五大夫又述懷云清世且須開笑口好官
何必賽多錢九日云興猶未敗催租雨病
忽先驚落帽風又云放教黃葉催人老依
舊青山不世情又云人向老來難免病地
於忙處好偷閒但覺流出凌雲之氣非抽
黃對白者之可到也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桑思玄西昌雜言云大抵作詩固難知詩尤難唐詩傳後者幾三百家予少年不試亦曾沉覽之杜甫李白韓愈諸集乃傑然者他如王維儲光羲等輩其於詩道皆如管中窺豹得其一斑而凡三百篇之全體大用多所未喻古今應和謂詩莫善於唐蓋

山樵語卷一

十六

無九方臯之目能相其骨格耳人有恒言曰吾不能作詩乃能知詩其妄語也夫宋人丘璠字道源號迂愚叟著牡丹榮辱志者是也本朝丘文莊公璠字仲深號瓊臺宋王陶謚文恪吾鄉守溪王公鏊亦謚文恪宋李昉謚文正本朝李西涯東陽亦謚文正姓氏與謚皆同恐記者之誤故集中多以號稱

山樵暇語卷第一

山樵暇語卷第二

浦陽吳清翁嘗對月泉吟社延故鄉遺老方鳳謝翱吳思齊輩主於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襟興爲題預以書告制東西以詩鳴者令各賦五七言律詩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收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清翁乃囑方公輩品評之選中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揭榜其第一名贈公服羅一縑七文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至

山樵語卷二

一

五十名贈送有差清翁乃錄其選中者之詩自一人至六十人總得詩七十二首又摘出其餘諸人佳句與其贈物回謝小啓及其事之始末爲一帙而板行之其一名羅公福詩云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犁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洗放犢曉登雲外隴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憶安得清翁復作余欲入社廁諸公之末亦幸矣

哉

劉夢得詠玄都桃花而被謫鄴侯詠東門柳
楊國忠謂其譏已而得禍劉後村詠落梅
詩有東君繆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
譏者愛其詩以示柄臣由此閒廢十載後
村有病後訪梅十絕句其一云夢得因桃
却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
柳也被梅花累十年愚謂簡齋因梅詩而
致魁台後村因梅詩而罹廢黜蓋有幸不

山樵卷二

二

幸也

梅花格高韻勝見稱於詩人吟詠多矣自和
靖香影一聯爲古今絕唱近時王履仁守
詩云傍水濃開落影斜依稀遙認雪中花
何如西子春江上淡掃蛾眉自浣紗許錦
詩話謂其詠梅當以神仙比之可以自況
比之婦人則非矣余謂范德機木天禁語
有借喻格如詠婦人者必借花爲喻詠花
者必借婦人爲比錦何陋也吾友曹方湖

弘詠梅詩云清香蹤影獨踟躕脉脉黃昏
思有餘恰似文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
如亦借喻也

朱用明吳之隱逸也爲人靜退有守喜吟
詠不入城市識者高之詩多佳句其秋日
寓懷云日夕望秋郊人家滿煙莽觸物知
意移窮高覺心廣出岫雲獨孤失群鳥遺
兩殘陽閣樹明落葉沙籬響奇險且勿探
聊爾適幽賞又東浦云暮鳥隨潮落春帆

山樵卷二

三

帶雨飛秋日山居云斷鳥破煙湖水碧殘
陽收雨豆花紅九日渡浙云斷雲隔樹孤
村雨落日船開兩岸風和友人春遊云誰
家絃管鶯兒對何處樓臺燕子雙句語清
絕多類此

李西涯與衆客會譙用各姓依序賦詩云陳
根今歲發新枝喬木陰中偶見之汪藻正
停揮制手趙奢方及罷兵時何於水部元
同調劉以豪名本爲詩崔鷄勝遊皆妙士

李邕多客豈空危往歲家君與康齊曹翰
卿先生結詩社亦以座中客姓氏賦云此
約寥寥祇七人湯詳莫濟總儒紳張芝字
妙書通聖沈約詩高句有神文數陸雲歸
簡古才誇俞尚得清新不才愧我非曹植
也向詩壇繼後塵於乎臺閣山林固不同
然其樂則一也

張脩謨泰詩云東風潑地掃煙埃桃李無情
柳乏才留不住春花落去捲成團雪絮飛

山齋卷二

來此格本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
歸來之句

丘大佑春夜詩云香爐銅爐火不增一床寒
被卧春冰不知明月將人夢去落江樓第
幾層余嘗見詠梅詩云翠鳥飛來夢未真
枝頭殘雪伴香魂分明記得橫斜處忘却
江南第幾村意頗相類不知何人詩也

古人謂絕倡不當和近韻時和張繼楓橋夜
泊詩云南北游人萬里天黃昏橋畔聽鐘

眠江村近日無漁火幾處笙歌月滿船昔
有人和老杜驛亭天字韻詩後人嘲之云
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
皆笑之

容齋三筆載吳僧茂有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落先教鎖寺門之句或譏之曰人謂吳默
信不誣也山亦可能掩乎守溪王公登樓
望諸山爲雲霧所隱有當時何處忽飛來
夜半何人偷負去余曰若使昔人見之又

山齋卷二

平

致疑矣癡人前不可說夢正此之謂也

正德十六年兵科給事中吾鄉黃訓抗疏諫
武宗出巡東南由是得罪罰跪午門外時
六月十五甚暑同諫者若干人訓身肥大
不勝其熱中暈暴卒于午門外陳正卿經
以詩哭之云名登黃甲拜黃門抗疏何期
遽斷魂三十始成男子志九重深負
帝王恩迢迢旅襯來燕國耿耿碑銘表
故園寡婦孤兒哀哭處空山月慘瀟清猿

石田喜翻古人詩案如看山圖詩云白雲無
雨草無塵滿眼青山一老身我欲題詩報
靈徹如今林下有閑人朱用明昌亦有一
絕云白雲深處訪禪關行過溪橋便見山
今日若教靈徹在始知林下有人閒詩亦
清絕可誦

范石湖秋日詩云細搗橙齏買鱸魚西風吹
上四腮鱸雪鬆酥膩千絲縷除却松江到
處無謝方石云憶著鱸魚便拂衣秋風不

山齋卷二

六

待鴈南歸相逢莫怪君先得此味從來識
者稀各有理趣造語俱工

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力虧種田猶
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
受饑范文穆秋日田園雜興詩云垂成稼
事苦艱難忌雨嫌風更怯寒牒訴天公休
掠剝半償私債半輸官又云租船滿載候
開倉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兩鍾輸一斛
尚贏糠覈飽兒郎余讀此詩未嘗不爲之

長太息也

唐解元寅詩多類白樂天善於模寫深得人
情物態悲懽窮達其憫日歌云人生七十
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
時又有陰晴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
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
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
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
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換埋青草草裡

山齋卷二

六

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郊九成與倪元鎮齊名詩亦清麗其春暮云
春色三分都有幾二分已在雨聲中墻東
兩箇桃花樹恨殺朝來一番風又云世事
總如春夢裏雨聲渾在杏花中人多稱誦
唐人有二十四番花信風山谷有一霎社
公雨數番花信風皆作平聲今九成作去
聲必有所自老杜云會須上番香成竹元
微之云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

番字則上番不專爲竹也退之筭詩云庸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

石湖范文穆詩云誰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亦夢中若向夢中尋夢覺覺來還入大槐宮西涯李文正詩云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癡人夢轉長二公之詩同一夢也

余友蔣希正伊博學工詩尤旁通軒岐術其寓燕都述懷云收拾殘書別故園蕭蕭行

山陰卷二

李賀青蓮難難作客愁支日老大逢人耻問年宮闕舉頭天咫尺鄉關極目路三千別來兩月猶飄泊無處容棲借一廬感事云買得時鮮始薦親朱門嘗遍我嘗新也知不減前年味多少江南未食人憶希正抱負材術而不遇者如此可勝歎哉

海虞錢工部仁夫字士弘號東湖工於詩博洽好古詩殊有可喜嘗記其一二湖中賞月云天道固應常忌滿人心何苦欲求圓

汎湖云笑看孤雲陪野鶴高吟秋水共長天長至日云君子道從今日長老夫懷向此時開茗溪夜宿云湖山見面非生客風月於人有夙緣和寄懷云半生事業囊中藁百歲光陰鏡裏絲又云許國一心常耿耿欺人雙鬢任氈氈詩皆清新無一點塵俗語年八十一而終

海隅桑公瑾詩多警句如云葉稠蠶足俸花盡蝶休糧好花空自老幽鳥爲誰啼雨來

山陰卷二

九

池驤富花落樹旋貧沈石田謂其景不得留美物不得匿情信然

許子襲以家藏梅花圖索顧允暉題云隴頭春信久無憑畫裏題詩思不勝月白西湖水清淺一枝寒影瘦於僧僧思承和云紛紛桃李有何憑丹青雪擊霜終弗勝若要比渠清出類直須尋箇作詩僧詩頗自負子襲一日出畫索家君和即席賦云氣含疏筍句難憑欲比梅花恐不勝野鶴孤雲志

豪邁眼前誰是貴休僧按唐貴休謁錢鏐
王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
王喜甚令改十四爲四十貴休答曰州亦
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飛遂飄
然而去遂入蜀事孟知祥

題景敘而寓褒貶亦詩之一格嘗見友人處
桃花山鳥圖皆國初名公所題而顧謹中
題一絕於鐵笛之後曰畫中題品淺堪憐
只愛風流老鐵仙可惜貞魂招不起鳥啼

山樵卷二

十

花落自年年亦此意也

正德辛未日本國遣使入貢道經姑蘇虜使
留題于皇華亭云鐘送黃昏客泊船伊伊
呀呀櫓聲連一雙霧鳥滄浪外數箇人家
楊柳邊紅日照殘鉤掛月白雲飛盡鏡磨
天我來萬里朝天子權借郵亭一夜眠
噫諸夏亦知詩書可見我朝列聖王
化之及有如此夫

太湖中有大小干山秋官馬俞詩云大干山

小干山兩山突兀湖中間世態炎涼說不
盡义手干人千萬難仲宣不遂依劉顒作
賦懷鄉淚如霰蒙正朱門九不開歸家懶
見妻兒面大干山高巖峯小干山青嶙峋
徒去干人勞爾神不如壁立千萬尋孤標
直上干青雲下視蟻子何足云噫嘻高哉
予素心兩干山莫干人此詩想有所感而
題之也余謂豪邁跌宕不減劉改之
海虞王銘庵鼎字元勳詩多清拔如田園雜

山樵卷二

五

興云庭空竹露響逕夕草蟲喧蒲圻道中
云有山皆似畫無地不宜詩白龍寺云蘆
荒半爲官租迫鴉噪不禁霜月饑寄僧云
龕燈銷焰風回整布被增寒露滴松九日
云百年觴詠幾今日萬里風煙初白頭贈
人云身賤怕逢生客問居貧甘爲里兒輕
詩多類此官至叅政即致仕云余謝薛子
忠惠銘庵吟臺詩云蚤年名譽著人間愧
我無緣侍範顏細味篇章直可愛斜封簡

快遠相頌官居要路偏清鯁詩比唐人不
隔關自是先生成物化虞山英氣復全還
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溶化耳
至有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又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
二聯皆用俗語屬對也故友唐子畏亦喜
用俗語如忙身脫計投閒地冷眼看人做
熱官贈人云世間惟有好男子口裏能言
公是非西城散步云得一日閒無量福做

山齋卷二

三

千年調笑人癡詠方床云無燈不做瞞心
夢有酒何愁縮脚眠詠懷云殘夢無多有
滋味中年到底沒心情上巳日宴云白日
不消雙鬢雪黃金難鑄百年身皆用俗語
點化而成亦自有味

元人云錢塘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
折得一枝城裏去始知城外已春深沈石
田嘗稱誦之徐天全雪湖賞梅云梅開催
雪雪催梅梅雪催人舉酒杯折取瓊枝挿

船上滿城知是探春回二詩殆一意也
邵康節閒吟云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
非聖書近世人口傳誦一聯云要爲天下
奇男子須讀人間未見書不知何人句
宋詩深去唐遠元詩淺去唐近元人張易仲
疇送許魯齋歸山詩云袞袞諸公入省闈
先生承詔獨南歸道逢時否貧何病老得
身閒古亦稀行色一杯燕市酒春風二月
故山薇到家已及蠶生日布教催耕隴麥

山齋卷二

廿三

肥子謂不減唐人

張夢晉靈有雋才屢試不第爲人落魄不羈
詩文多不存槁春盡送人絕句云三月正
當三十日一琴一鶴一孤身馬蹄亂踏楊
花去半送行人半送春余嘗聞都南漫誦
其臨終之詩有垂死尚思玄墓麓滿山寒
雪一林松其胃中灑落亦自不凡

江陰卞戶部榮未第時有能詩聲對客揮翰
敏捷無比一日過常熟聞錢允暉詩名

往謁之二公未嘗會晤卞及門與閻者曰
可語汝主詩人持相訪錢訝何人其迂如
此適謙客有妓錢令僕者出語之曰君賦
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仍以艸降湘爲韻卞
諒不構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舡
艸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
留明月照瀟湘允暉見詩嘆服不已遂倒
屣迎入傾蓋如故

桑寄生傳迺蕭鳳儀所作予獨愛其中藥名

山樵卷二

十四

詩清新俊麗其一云牽牛織女別經年安
得鶯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
冷月娟娟其二云澤蘭憔悴渚蒲黃寒露
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甘菊
自重陽其三云兔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
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
蛾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豈冠長含別淚垂
願學空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其四
云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驚滿地黃清

淡暗銷輕粉面凝塵閒銷鬱金蒙石蓮未
嚼心先苦紅豆相首恨更長鏡裏孤鸞甘
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詩效韓渥香奩體
余謂陳亞復生亦不過此

菽園雜記載一詩云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
愚時國已虛只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
讀兵書陸文量云惜不知何人所作予閱
韋居安石礪詩話載蕭水崖立之詠秦詩
云燭經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國未虛無

山樵卷二

十五

柰有人愚不得夜師黃石讀兵書第二句
不若陸公所記有義味

張亨父泰題田峻醉歸圖詩云村酒香甜魚
稻肥幾家留醉釀斜暉牧奴背拽黃牛載
兒子傍扶阿父歸髻短何妨花插帽身強
不厭布爲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
醒日稀向使亨父入吳清翁月泉吟社吾
知羅公福又讓子一頭地矣

山樵暇語卷第二

山樵暇語卷第三

僞周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爲參軍謀國
事三人皆驚才也初吳人爲十七字詩謂
之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葉葉一夜西風
來乾斃後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
其屍於竿一月時黃已死故瓊臺丘公姑
蘇懷古云西風黃葉葉乾時城郭人民半
是非九四不成龍或躍萬三無復燕于飛
玉虹百尺形空壯金虎千年氣已微何事

山樵卷三

章縫袂相接等閒廟筭出禪機結句用姚
少師事也

張以寧詠白頭翁云蜀魄啼時吻血流斷雲
荒樹不勝愁山禽不管人間事也向春風
自白頭徐天全詩云世人頭易白應只爲
多愁何事花間鳥無愁也白頭語簡而工
白樂天白鷺詩云人生四十未全衰我爲
愁多白髮垂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
亦垂絲乃知天全詩本此

守谿王公詠白蓮詩吳中和者甚衆就敵殊

罕守谿獨稱賞祝京兆允明一章云賓館
秋光聚曲池玉杯承露閣涼枝孤寒未必
遺真賞開布何須怨較遲長恨六郎殊不
肖徒聞十丈亦何爲徐摅白羽開新詠想
對薇花獨坐時守谿公詩見震澤文集中
不復錄

曹以寧謫言長語記釣臺詩云嚴陵臺下大
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

山樵卷三

釣臺依舊屬先生惜遺作者姓氏余近見
立瓊臺一絕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
年尚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
高簷二詩屬意相類故并識之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聲於永樂間
其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
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裏已
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孤
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煙蕪一時

人皆傳誦稱曰杜赤壁云盧齊曹翰卿詩
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事說東風不
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亦有義
味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次
簫揚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
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賦
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表
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漢高祖歌風臺前後題詠者多矣無不推頌

山樵卷三

三

功德獨宋張安道詩曰落魄劉郎作帝歸
樽前一曲大風詞才如信越猶道臨安用
思他猛士為蘊藉含蓄有餘味 本朝顧
祿謹中松江人亦有詩曰龍阿一揮白蛇
死關中人迎赤帝子荆卿歸諫擊筑歌風
雲改換秦山河身後貽謀何太促可惜韓
彭俱受戮却思猛士守四方不知諸口將
為王句亦豪放可誦

壺山宋謙父詠蚊詩云羽比趨炎態度輕禦

人口給屢憎人雖然暗裏能鑽刺貪不知
幾竟殺身此詩諷當世小人奔競不達者
然大露無含蓄意 本朝夏文靖原吉詠
秋蚊云白露灑灑木葉稀癡蚊猶自傍人
飛信伊祗解趨炎熱未識行藏出處機有
規諷警戒之意存焉

方正學先生扇贊云大火流金天地為爐汝
於是時伊周大儒北風其涼雨雪載途汝
於是時夷齊餓夫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山樵卷三

四

惟我與爾有是夫意先生忠義之操已見
於平日賦詠之間豈徒言之而已哉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淨稿天下傳
之其詠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
巷路西東公私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
異同井底有天從侈大月中無地看奸雄
莫教強聒終宵在正爾遑遑蝶夢中余友
文翰林微明亦賦云青燈照壁睡微茫閣
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

草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私付
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
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北人聞鳥聲爲吉鵲聲爲凶南人聞鵲噪則
喜鳥聲則詛呪而禳之白樂天荅友人聞
鳥聲云故人錦帳郎聞鳥笑相視疑鳥報
消息望我歸鄉里元微之云巫言此鳥至
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南
北之好惡不同如此沈石田一絕云鵲噪

山樵卷三

未爲吉鵲鳴豈是凶吉凶人自召不在鳥
聲中

國初詩僧泐季潭復見心皆有詩集傳世獨
栢子庭詩不多見其詠梅花燈籠云五出
寒光面面分一枝挑月照黃昏玲瓏滿地
橫斜影吹滅東風不見痕語意脫灑又題
布袋和尚像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
將一袋藏畢竟聚來還有散放寬些子有
何妨

吳中落花詩自沈石田起一詠三十律一時
詩人倡和者郁然至有和韻者未免東坡
搗辛之謂王文恪公詠落花絕句云魚鱗
滿地雪斑斑蝶怨蜂愁鵲慘顏只有道人
心似水花開花落總如閒觀此詩一洗山
林陳腐之陋奚以多爲

山樵卷三

白賺方言也可對赤憎杜詩云赤憎輕薄遮
人懷赤憎亦方言也沈石田贈僧立雪庭
詩云熱鬧場中不着脚却於冷地作根基

何如一掃都乾淨留與人間白賺誰亦自
脫灑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
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
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
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
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
萋燕子還來梁上棲瓊臺丘公感事詩云
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

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南州徐用理庸嘗題楊妃舞翠盤詩云曲按霓裳舞翠盤滿身香汗怯春寒凌波步小襪三寸傾國貌多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心目莫恠三郎倚醉看用理之詩大抵似香奩體不脫裙裾脂語近見元人題明皇觀楊妃吹笛圖一詩云笛弄霓裳月正秋三郎

山樵卷三

側耳復凝眸當時聽諫如聽曲車駕應無幸蜀憂頗得風人之旨

陳太史嗣初題月下裁衣圖詩云香幃風捲月團團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紅金剪刀冷玉門關外不勝寒得言外之意非尋常作者可及

古杭西湖之勝騷人墨客遊觀無虛日金陵徐子仁霖長於詩晚歲如杭幽探深抵寓三月足跡所及悉紀以詩名曰古杭清遊

稿多警句予嘗記其湖州阻雨云風雨家山夢江湖盜賊憂初過湖上云波吞落照鷗知晚堤結濃陰柳待春拜岳鄂王墓云愁雲千樹黑戰血滿袍紅登放鶴亭云生有梅花句死無封禪書書所見云路生每問同游伴物異偏驚乍到人又云景物撩人歸未得十年詩債欠西湖永樂中清江俞清之題西湖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煙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船歌舞

山樵卷三

爲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淡煙猶鎖亂啼鳥二詩葉文莊公每稱誦之予聞人誦西湖詠曰十里平湖水接天芙蓉楊柳亂秋煙不知湖上峯多少一箇峯頭住一年不知何人詩也亦有新意

詩有關風教者如楊孟載陌上桑云青青陌上桑葉葉帶春雨已有催絲人咄咄桑下語沈石田詠蠶云衣被深功藏蠶動碧筐

火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食葉二月吳民
要賣絲書之以備觀風者采焉

群熙王尚文詠棉花云采采西風雪滿籃禦
寒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生
民也自慙馬秋官抑之詠蠶豆云蠶忙時
節豆離離爛煮堪充老肚皮可笑牡丹如
斗大幾曾生子濟人饑二詩可並傳也

范文正公高太史皆有卓筆峰詩范云笠澤
硯池小穹空架石我仰憑天作紙寫出太

山樵卷三

九

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鴈過還成字千載
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公之詩其氣象大
小不同如此

沈石田周嘗寓杭之天竺寺人無知之者因
題一絕於竹云買書畫盡出春城著破青
衫白髮生四海固無知我者空教啼殺樹
頭鶯又過武昌登黃鶴樓適有數客飲其
上石田題云昔聞崔顥題詩處今日始登
黃鶴樓黃鶴已隨人去遠楚江依舊水東

流熙人惟有古今月極目深悲天地秋借
問回仙舊時笛不知吹破幾番愁詩成大
書于壁而去客見其詩驚謂眾曰此必仙
也何不允如此尋物色之迺知為石田云
高太史啓題徽宗畫眉百合圖云百合花殘
六合塵汙宮啼鳥怨無人不知風雪龍沙
地還有圖中此樣春詩意頗寓刺李雪菴
題顯宗墨竹云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別
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臯陶大

山樵卷三

十

禹謨雪庵詩似為得體

何壽齋昭君詩云春到穹廬雪未融日高
帳暖如烘當時不遇毛延壽應恨孤眠老
漢宮其意祖王荊公漢恩自淺胡自深人
生樂在相知心之句皆不得詩之正者也
吾鄉高太史詩云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
沒虜不須憐顧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
夢裏賢瓊臺丘文莊詩亦祖高意云使回
煩寄語莫殺毛延壽君王或夢思留寫商

巖叟其意蕪有引君求賢之意深得詩家風旨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如陸龜蒙云一艇輕桴看晚濤接罹拋下澆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勞蟹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戶部華伯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似

山樵卷三

三

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爲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鬚髯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說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蓑不去身三尺銀鱗數斤鯉

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寫景詠物而各極其妙

今人往往以古今詩句編入詞曲者甚多不暇枚舉如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淵明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杜荀鶴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胸中襮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尤延之詩也逢人只可少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劉改之詩也繁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

山樵卷三

三

不須多王荆公詩也雨打梨花深閉門古樂府也

盧綸逢病軍人詩云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鄉未到鄉蓬鬢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入金瘡千載之下讀之令人愴然

李思式嘗爲府掾後流落京師與陳內翰輝熙爲友一日內翰南還諸公餞行雲集獨思式不得預因獻詩曰冠蓋紛紛出路河祖筵無分聽驪歌雖云案牘司三策曾向

文場戰五科版築豈無商傳說雲臺亦有漢蕭何司成門下同鄉客出處雖同感慨多諸公得詩遂延入座

盱江李觀詠野人云村落蒼茫半草茅路無車轍水無橋婚姻取足唯春爾鹽酪歸來待晚樵一樣寬衣疑效古幾人華髮未經徂相逢不會寒溫話借問官家合是堯鋪陳太平氣象鵲然言外

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

山陰卷三

十三

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踈之不知絡緯啼李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蓋二人未嘗讀李詩故也已上陸語余讀老杜竹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太白雪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以世眼論之竹雪何嘗有香二公必有所據學者不可不知

永樂間柳莊袁洪以相人之術顯於時姚少

師唐孝贈柳莊詩云岸憤風流閃電眸相形不若相心優凌煙閣上丹青裏未必人人畫虎頭詩意祖荀卿相形不如論心之語

成化丙戌芒種前海虞吳文恪公訪率家僮力耕自覩饑民艱苦因成一律以惻斯民之辛苦也澤國三年被水荒望中民物甚堪傷草房破漏難禁雨菜色萎黃久絕糧旋取青茭煨土竈共分水苧塞饑腸繡衣

山陰卷三

十四

使者當垂惻早體 皇心為發倉正德庚午歲又大歉錢工部仁夫九日書事云四尺稻苗三尺水兩年通負一年徵又口占一絕云高鄉不住住低鄉何事先人欠主張今日東湖船也賣賣來陪納水災糧東湖仁夫別號縣尹偶見是詩遂為蠲免吳聿觀林詩話記無名氏題江上客店粉壁云一江春水碧標藍船趁歸潮未上帆渡口酒家賒不得問人何處典春衫梅閨詩

話載廬申之道中云粉黃蛺蝶遠疎籬山
崦人家掛酒旗細雨嫩寒衫袖薄客中知
是菊花時予見唐人杜儼客中云書劍催
人不暫閒洛陽羈旅復秦關客顏歲歲愁
邊改鄉國時時夢裏還三詩善寫羈旅牢
落之狀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徽宗時有附之者
而得美官頗自矜傲或戲作靈素畫像詩
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

山樵卷三

十

因學得飛昇後雖犬相隨也上天則其人
可知矣然靈素有一詩可取云蘇黃不作
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
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噫靈素乃左道異端
之流乃肯爲是言亦可貴也

吳文定公詩多渾厚平夷無斧鑿痕題沈石
田過吳江畫圖云吳松江腹太湖頭惟寬
連蹌卧碧流我昨經行覺尤勝滿船明月
下滄洲讀之令人曾以灑然真佳句也

古漁王授字子予江陰人也予未之識見其
送常熟李瑞卿詩云柳暗花明春雨天鶉
鳩聲裏一歸船重遊已是十年後爲問人
生幾十年顧况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
雖本諸此亦自有味

華山有鳥名寒號虫春時鳴曰鳳凰不如我
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藥中
五靈脂即其糞也瓊臺丘公有禽言詩云
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遭禍紇干山頭東

山樵卷三

十

羽乾真信鳳皇不如我得過且過東海張
汝弼亦有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
得隴望蜀徒爾爲未知是福還是禍二公
之作雖爲言亦縣蠻篇之遺意歟

山樵暇語卷第三

山樵暇語卷第四

元何貞立長沙人歐陽原功之壻少有俊才
既舉進士原功欲拔入翰林於虞揭諸公
極稱道之及相見適僧景初持墨菊卷詣
翰林求題諸公遂請貞立賦之貞立出倉
猝且怯勉强賦云陶令歸來不受官黃
花采采晚霜寒悠然一見南山後故向東
籬子細看所作殊負所聞諸公意頗不愜
虞公詩云過了黃河無此種江南秋老萬

山樵卷四

僧寒此花開遍風光盡莫作尋常草木看
江南舊有僧萬公善畫墨菊 歐公詩云蕊菊元是黑衣
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
來面目見馨香僧舊衣黑謂之緇流元文宗龍春評笑隱始端著黃
貞立以詩故竟不得入翰林歐公亦不復
言虞邵庵嘗語門人曰人之出處固自有
定若貞立者講學之功恐亦有未至焉近
見卞華伯亦爲僧題云聞說緇衣獨好賢
墨花香裏對談玄玄霜雖改黃金色老氣

橫秋尚凜然雖不用故事亦警拔

述異記云舜葬蒼梧娥皇女英淚下沾竹大
悉爲斑杜牧之斑竹簾云分明知是湘妃
淚何忍將身卧淚痕近時偶武孟太倉人
嘗有題黃陵廟詩云楚些難招帝子魂黃
陵遺廟至今存要知痛哭蒼梧恨都在斑
斑淚竹痕 國初楊廉夫亦有詩云八音
遏密放勳殂二女當年有淚無斑盡瀟湘
江上竹愛親端的不如夫余謂廉夫往往

山樵卷四

立意求異於人而多失於刻薄如清風嶺
詩是也武孟詞意殊有忠厚之風
歲寒堂詩話云古今大手筆諸公得思無邪
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
中六朝徐庾唐李義山宋朝黃魯直乃邪
思之尤者魯直雖不說婦人然其韻度矜
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謂
邪思者也

金華王忠文禱論唐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

韓子爲合理若李翱權德輿則不足言矣
宋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王荊公朱徽公
爲稱情若楊億蘇洵則有可議者矣元百
年之間當至元大德時有柳城姚文公樞
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後時有廬陵歐陽
文公玄之文殿其終兩文之謚吾無間然
矣

王忠文釋云世代迭更朋黨之名何自而起
歟豈天人實爲之抑其人自致之耳漢之

山樵卷四

三

朋黨其人以德勝唐之朋黨其人以才勝
以德勝者群而不黨之君子也以才勝者
同而不和之小人也及宋之朋黨則又君
子小人迭爲勝負矣嗚呼朋黨之名起國
家未有不至於危亡者也

少保李文達嘗謂近世仕途中能尚理學
者纔見薛大理一人今觀其著讀書二錄
皆身心體用而有得者信非高才能文之
人所能及也故其教人拳拳以復性爲事

可謂知所務矣王文恪公震澤長語論本
朝道學者始于吳與弼繼以陳公甫而薛
文清不之及何耶

陸文量云山陰夜興一事見稱於人尚矣或
筆之書或繪之圖或形之詠歌雖以杜少
陵之博雅其於卜居篇終亦致意焉蓋二
子人品不凡而事復奇異故沒世之後仰
其風流標致而樂道之如此愚竊有議焉
夫朋友之交也義與信而已矣故君子於

山樵卷四

四

其往來過從之際必視義之可否而誠心
以行之未嘗率意任情以爲高也如子猷
之於安道義不當往耶不往可也義當往
耶則造其門而不入其室豈人情乎今而
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是則朋友之交非
出於此心之誠特所以適吾興耳推此類
也君臣父子何莫而非適興之具哉是其
猖狂自恣凌躐大閑其流之弊必將以弁
髦芻狗視人倫而不知忤矣何足以爲訓

哉噫晉之士大夫其風致如此當時之人
歆慕而傳記之如此則晉之為晉可知已
予故書此以補前人之未發且以為士大
夫曠達之規倘有以殺風景讓老者則所
不辭也余愛陸公之議論得古人未道不
知蕭陳已先得矣韋居安梅磻詩話載蕭
山則一詩云訪戴何如莫訪休清談生忌
晉風流渡江一揖無人畫多重王家剡雪
舟元人陳子上亦有一絕云月照清溪雪

山樵叢書

五

滿山孤舟乘興只空還一時來往同兒戲
底事流傳滿世間

秦少游侍兒朝華年十九少游欲脩真遣朝
華歸父母家使之他適既別三十餘日父
復來云此女不願改節少游憐而復歸之
明年侔錢唐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
矣臨別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
携更不回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
崔嵬未幾竄南荒近時唐子畏以詩嘲之

云淮海脩真遣麗華他言道是我言差金
丹不了紅顏別地下相逢兩面沙又題陶
穀遺像云一宿姻緣逆旅中短詞聊以識
泥鴻當初我做陶丞旨何用樽前面發紅
語意新奇譬如食宣州雪梨爽口可愛

麓堂詩話近世作者莫及但其間載同官獻
諛之辭如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功如何到
得又云西涯最有功於聯句又云西涯所
造一至此乎又云莫太洩漏天機至若與

山樵叢書

六

吳文定公和般班二韻西涯詩具載詩話
中吳公詩竟不錄及文定未第時有贈西
涯大篇時復見文章之句此詩全篇載之
噫西涯公天下士也何必著此語雖非自
矜恐不免他議

古人服善往往推尊於朋友如杜子美不見
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復憶襄陽
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至高適則云美
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岑參云謝朓每篇

堪諷詠如太白過黃鶴樓則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又云令人却憶謝玄暉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宋韓維詩云自愧效陶無好語敢煩凌杜發新章古人如此遜讓今人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爲無物至有李白無多讓陶潛亦浪傳之句是何等語或有駁云老杜有氣廟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又云賦

山樵卷四

料楊雄敵詩者子建親亦高自稱許予曰在杜則可餘則不可

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尚政治之美惡運祚之縣促於是乎係亦豈偶然哉

菽園雜記云華亭民有母改適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不得聞於邑宰某判云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塋

難見前夫之面宜令後子收塋近見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而刲股療繼父之疾有司以孝聞吾鄉劉公纓適掌京堂判云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毀父體以活父讐孝將安在時皆服其明識

吾鄉趙處士同魯豪邁能文辭性剛直遇事敢言無所諱避弘治辛丑吳中大饑同魯上書於巡撫三原王公恕其畧云宋元間蘇郡歲入苗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之數

山樵卷四

以土地言之昔之土地也今有司欲倍常數而逼徵民如之何矧今天時人事不利黔庶積雨累月民幾爲魚鱉矣財盡於私賦加於官莫此爲甚王公讀之甚加稱賞其年歲糧大減公欲薦之于朝同魯力辭不允

劉貢父詩話云詩以意爲主詞次之或意深而義高詞語平易自是奇作

陸放翁宿北巖院詩云車馬紛紛送入朝北

巖燈火夜無聊中年到處難爲別也似初
程宿灞橋岑參送郭義詩云初程莫早發
且宿灞橋頭放翁結句本此趙與虢詩話
指爲參寥詩不考之過也

西施姓施其所居在西故曰西施衆字記有
東施家西施家故云東家醜婦效顰西家
美婦有自來矣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
去應記儂家舊住西刊本住字改易姓字
傳寫誤謬不可不知也

山樵卷四

九

古人好詩多遭俗人改易楊誠齋傷春詩云
年年不帶看花福不是愁中即病中福改
易眼東坡中秋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
月明年何處看明月改作明日殊失詩人
旨趣

姚寬西溪叢語云柳子厚詩有空齋不語坐
高春薛能詩云隔江遙見夕陽春淮南子
云日經於虞淵是謂高春注云虞淵地名
高春時加戌民確春時也黃潤玉萬象錄

云日出于淵隅曰高春又云日入處皆非
乃已時也二說不同余讀梁元帝詩暮春
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云高春斜日
下佳氣滿欄盈豈皆誤也當以日入處爲

震澤長語云月宮有影以閭浮提樹高大影
現月輪故有此影又云此樹有雞王棲其
上彼鳴則天下雞皆鳴世謂日中鳥是也
王文恪公必有所據余讀爾雅邢昺疏云

山樵卷四

十

春秋說題辭曰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
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二說未
知孰是

蒼茫字古人用皆平聲白樂天詩野道何茫
蒼並音上聲東坡詩六日蒼茫瞰奔流又
愁度奔河蒼茫間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
茫背殘臘江路逶迤逢舊春自注蒼茫仄
聲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王景猷春

晚詩云絲絲天棘出莓牆天棘天門冬也如懷香而蔓生洪覺範以爲柳誤矣王楙野客叢書云樂天有兩小蠻如楊柳小蠻腰公侍姬也如曰還携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酒盞名耳其說誤矣小蠻即侍姬也因諱之乃曰酒盞老劉即禹錫也如元微之鶯鶯曰雙文賈耘老之妾東坡名曰雙荷葉錢伯瞻侍兒名倩奴山谷詩集中皆曰青人亦諱之也

山樵卷四

土

離騷云落英或謂菊老而不落何爲落英一云落大也一云落始也謂始開之英姚寬西溪叢語引晉許詢詩云青松凝素體秋菊落芳英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余讀韋蘇州詩云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乃知姚寬之說爲當

容齋三筆載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云四面峯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落先教鎖寺門赤二句惟茂題張籍容齋失於不辯張籍虎丘詩云望月登樓海氣昏劍池無底鎖雲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今誤刻高季迪槎軒集中是皆不改之過

宋人詩話中載子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清新度開府俊逸鮑參軍乃云譏太白蹈襲諸人之詩故云然也引據陰鏗等詩與太白偶相似者爲証噫老杜曷肯爲是

山樵卷四

土

言以相詆毀恐後人信之烏得不辯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也韓渥詩窓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非也

古人以黃紙抄書誤則用雌黃塗抹今以白紙宜用粉塗此說甚謬刮洗則傷紙糊貼又易脫粉塗三五次不能漫滅惟雌黃一塗則滅况悠久不脫古人謂鉛黃蓋用之

有素矣

俗語云逢庚則變遇甲分晴或曰逢庚隻變遇甲雙晴蓋逢庚於隻日則變遇甲於雙日則晴多驗又云重陽無雨立冬晴立冬無雨一冬晴今人訛傳重陽無雨一冬晴者誤也

論語點法近世多誤如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合於之字上點句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

山樵卷四

七

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可知之杞點法為是如吾不復夢見周公程子註曰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合於者字下點詞理明白洞達或以心字下點恐乖本義蜀王孟昶納徐匡璋女後主嬖之拜為貴妃號花藥夫人後山詩話謂其姓費誤也天厨禁嚮云琢句法有假借格如因尋樵子

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如任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朱子儋謂其論詩近於穿鑿余謂孟浩然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老杜枸杞因吾有雞棲奈爾何以枸對雞韓退之眼昏長訝雙魚影耳熱何辭數爵頻以魚對爵亦是假借唐人多有此格迺知子儋失於不審

擊節二字謂擊几為節若擊缶為節之謂也

山樵卷四

七

世人不曉此義往往以彈指為擊節何其謬歟

林逋詩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之句歐陽公稱賞之鉤輶鵲鵲聲也退之杏花云鵲鵲鉤輶猿呌李群玉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輶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楊雄太玄經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然則林逋用事亦誤矣余荅周國程惠蟹詩云誰封公子內黃侯百里殷勤屢見投左手持

螯右持酒懷君縮地術無由詞甚鄙淺但
內黃侯三字甚新出羅大經鶴林玉露
唐龍江錦夢餘錄云梅聖俞碧雲駮錄論范
文正文潞公二事龍江云二公盛德可以
師表百世雖販夫牧豎皆能道之而聖俞
又素號謹厚與六一公爲友乃所見若此
豈其知果販夫牧豎之不若哉縱與二公
或有私隙亦不宜爲是畔道之言以自取
罪於名教也予嘗攷前書乃臨漢魏道輔

山樵暇語

十五

所著嫁惡名於聖俞龍江深責梅公吾安
得不爲之辨葉文莊水東日記云碧雲駮
西廂記別是一等書然則文莊公亦未見
其書也今傳於世亦得而藏之

山樵暇語卷第四

山樵暇語卷第五

古今人用事有信筆快意而誤用之者雖大
手筆亦所不免徐武功感懷詩云聞心自
覺功名淡却笑留侯勝鄼侯鄼二音皆
地名蕭何所封邑屬沛國才何切蕭何子
孫所封邑屬南陽則肝切按班固十八侯
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
於鄼唐楊巨源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鄼公皆押平聲武功押去聲誤

山樵暇語

一

矣又送張御史永翰之南京詩云講堂曾
見三鱣集雲路初看一鶚飛用楊震故事
按顏之推曰楊震傳雀銜三鱣當作鱣音善
按郭璞云鱣鱣大鯉也似鱣而短口在頰
下無鱗肉黃大者二三丈與鯉全異今江
東呼黃魚是也若如是之大鰓雀豈能銜
其三頭乎武功亦偶失考
更衣出漢書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師古注
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

變也今人醫書以如廁爲更衣謬也

徐秋雲宮詞有紅錦只音祖孫團晚風之句

元枚事親王及功臣常侍宴者別賜冠衣制飭如一謂之只孫如玩齋貢公趙汴家傳賜金文只孫一襲是也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只孫直駕校尉者團花紅綠衣戴飾金漆帽名曰只孫二說未知孰是恐我大明制度與元不同而所見亦有何耶房白雲字希白與元遺山爲友其別西湖

山樵卷五

詩云聞說西湖可樂饑十年勞我夢中思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麓堂詩集引後二句爲白樂天詩誤矣

張來儀徐幼文皆工於詩與高楊相唱和時稱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南濠詩詩謂四人皆吳產按姑蘇志張本潯陽人元季徙家湖州領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再徙于吳徐本蜀之劍人後居毘陵元季徙居蘇之望齊門則二公非吳產明矣

灞橋雪自是鄭祭事今人恒以爲孟浩然誤

也或問祭詩思答曰詩思在灞橋雪中驢子上浩然惟有赴京途中遇雪詩云迢迢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遍山川落鴈迷沙渚饑烏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煙此詩於灞橋事無干涉卧雪有二安表安字文相胡定字元安時雪滿深戶外縣令排雪往問定定已絕數妻子皆卧二安俱卧雪皆縣令就舍撫問子

山樵卷五

三

和子襲雪詩安字韻數往復最後用對妻僵卧有元安之句子襲謂余杜撰殊不知胡元安事出王楙野客叢書

余一日訪唐子畏於城西之桃花塢別業子畏適作山水小筆詩云青藜拄杖尋詩處多在平橋綠樹中紅葉沒脛人不到野棠花落一溪風余曰詩固佳但恐脛字押平聲未安子畏曰汝何處余答以老杜云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稅不揜脛子畏躍

然曰幾誤矣遂改紅葉沒鞋人不列吁子畏之服善也如此與世之強辨飾非者殆逕庭矣

老學庵筆記云故諸侯薨必遷於路寢路寢猶言正廳也謂不死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謂死於堂輿爲終於正寢非是

能改齋漫錄云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謚號皆以五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

山樵卷五

於沙丘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唐子畏四庫碎金云皇帝崩後未有謚號故曰大行行者德行之行讀作去聲二說未知孰是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悲多恨漫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此羅隱詩也今載甲乙集中吳虎臣漫錄謂權常侍詩誤矣

麓堂詩話載天台王古直述懷云窮將入骨

詩還拙事不禁心夢亦清之句予少時記宋人詩云纔到中年百念輕獨於風月未忘情貧將入骨詩方好事不禁心夢亦清萬卷難圖金馬貴一生長與白鷗盟幸然不作諸侯客猶恐江湖識姓名古直一聯僅易三字是暗合者耶抑竊用之耶古直全篇惜未之見

沈石田臨終時神氣清爽索筆賦詩云萬事從今一旦休又承仙命赴瀛洲清風明月

山樵卷五

人三箇野草開花土一丘夢短夢長俱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放開身子安然卧不管乾坤幾百秋余觀是作石翁真達生委命之士其詩話載真州儒醫殷叔用製壽木詩云天地逍遙有此州人間不著返瀛洲清風明月吾三友野草開花土一丘夢短夢長俱是夢憂生憂死亦空憂身前打算併身後萬事悠悠萬古愁右詩題蓬島歸丹石田詩人豈蹈襲者想愛是詩合爲

已有亦未可知也

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晏原叔今宵
刺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晏祖杜意
吳虎臣能改齋漫錄云樂天回睥一笑百媚
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祖李太白清平詞
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噫如是而言虎臣過
於刻矣

東海張武部汝弼云中國古無摺扇王秋澗
惲玉堂雜記載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

山樵卷五

扇當時皆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摺扇
但僕隸下人所持以使事人耳及倭國充
貢太宗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
供賜與天下遂遍行之而團扇古製廢矣
江南婦人僅存其一二余按容齋續筆載
朱新仲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
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
輕裊裊瓊枝細莫辭玉連環怕作飛花墜
摺扇宋時已有其來尚矣汝弼在當時最

號博洽不知何以云然想未見續筆故也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若漢
王封齒日忠如蜀相斫顏時乾坤德澤華
夷見氣節風霜天地知只恐史官編不到
老夫和淚寓新詩史云翰林王磐作盛如
梓厯齋叢談又云太常徐威卿近閱葉文
莊水東日記云徐世隆作即威卿無疑也
文山廟題詠多矣近丘文莊公詩云舉世
紛紛拜犬羊獨捐一死正綱常英魂上訴

山樵卷五

天應怒特命真人出鳳陽真人謂我朝
高廟也殊有新意

劉後村詠史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
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窮受屈
人宋史信國公與陳宜中同傳不預忠義
之列吳文定公有謁文信公祠詩云當時
正氣亘乾坤忠義誰將宋史論柴市宜爲
南向像崖山應有北歸魂已酬鄉里歸賢
志能報朝廷養士恩一讀六歌人便哭天

教遺墨燬無存海虞錢氏藏文信公六歌
真蹟近燬于火文定末句及之文信公忠
義表表在天地間而史書不預何耶余誦
劉詩重增慨喟

咸化辛丑中貴人索取奇玩騷擾東南挾王
臯子爲羽翼東吳珍玩寶玉爲之一空吾
鄉沈某所藏米元章墨蹟亦爲取去未幾
王臯子坐誅傳首江浙都憲徐公源題其
臨卷云赫赫威聲振地雷江南珍貝滿車

山樵卷五

小

回米家詩畫真無價直與王臯購首來用
以紀時事之實而益見天道之好旋云

泰山有捨身崖歲有男婦往焉以身投於崖
下謂之捨身太傅王世昌越有詩云捨身
崖下深難測每恠輕生世上人我亦有身
偏自重捨時除是爲君親叅政陸文量
客題劉阮廟云神仙蹤跡本無稽劉阮奇
談總是迷此事於民竟何補也留祠屋占
山溪二詩有關世教不爲徒作併筆於此

秦檜姦雄賣國百世之下三尺童子聞其名
氏亦知唾罵以是知天理人心未嘗泯滅
當時本欲掩飾罪惡三世史官皆令子弟
爲之上虞謝文肅公舞詩云欲蓋彌彰理
則然是非公案可欺天史官任爾能三世
遺臭依然到萬年昔人江海自蔡州回令
軍士於秦檜塚上便溺以快意人故謂之
遺臭塚云丘文莊公潛題武穆墳詩詞極
警拔其詩曰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

山樵卷五

九

樹枝皆南向草木猶知表蓋臣君王乃爾
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爲誰
人忠勲翻見遭殺戮胡兒未必能亡秦嗚
呼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檜書
夜報四太子臣構拜詔從此始嗚呼二公
之詩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者歟

吾鄉武功伯徐天全翁嘗赴友人讌醉狎歌
妓戲成絕句云潞公長醉成都宴范老猶

懷慶朔堂千古風流成一慨只今莫笑老
夫狂能改齊漫載文潞公於慶曆間以樞
密直學士出知成都時年未四十蜀中風
俗喜行樂潞公多妓席會客語至京師御
史何聖從因謁告歸蜀上遣廉之何將至
境上潞公爲之動容彼有張少愚者謂公
曰聖從予友也無足念因迎於漢上因集
會有營妓善舞何喜之問其姓曰楊何曰
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帕題詩

山樵卷五

其上云蜀國佳人號細腰西臺御史惜妖
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因
命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
日何至成都頗嚴重太過潞公大作樂以
燕何復使楊枝雜府妓中歌少愚詩以送
觴何每爲之醉及還朝潞公之謗遂息文
正范公守鄆陽郡有懷慶朔堂籍中有小妓
名小鬟公屬意旣去郡以詩寄魏介云慶
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

有別離恨已託東風幹當來介因詩義鬻
以娛公文范名公將相事業不復可議至
於眷狎伶侍幾於曠達天全解嘲當矣
楊州在唐時最繁盛故張祐有的人生只合揚
州死之句以爲天下勝境莫有過於此者
今廣陵視淮陰反若不及地之盛衰無常
由於天數昔之繁華今之寂寞今之寂寞
安知他日不至於繁華乎有識者寧不爲
一慨也瓊臺丘公夜泊淮安西湖嘴有感

山樵卷五

二

詩曰十里朱樓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曾休
楊州千載繁華事移在西湖嘴上頭
名山大川登臨形勝多在乎西然東北未必
乏勝覽之地恐不多暇耳吾鄉金狄野筵
一日侍徐天全游靈巖山天全即席出沽
鱸圖三韻令賦詩金口占云船到橫塘酒
再沽行厨煮出四腮鱸好山都在西南上
一路推篷看畫圖天全翁大加稱賞
黎常舉金城記云欲令梅聘海棠張子巨樓

桃以芥嫁寧但恨時不同耳洪盤州海棠
詩云雨濯吳粧膩風催蜀錦裁自嫌生較
晚不得聘寒梅此詩正祖黎語石田沈翁
有一絕云粉合胭脂作曉粧富於顏色吝
於香東風不肯全分付相對梅花各斷腸
其詞意頗與前人暗合

正德庚午逆瑾用事少師本齋謝公遷致政
歸時年六十有二嘉靖丁亥

今上復召用徵書接踵時年已七十九矣

山樵卷五

三

今上以爲顧命大臣優渥殊甚公辭弗克
赴京之日携壽木以備不虞予記范蜀
公鎮於家辭表云六十二而致仕固不待
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年數偶與謝
合故附記之

宮保刑書林見素後閩人自幼好作古文戊
戌同考編脩莆田李學士仁傑好時文見
素在場屋始微之文成見其體卑弱嘆曰
得失有命何必苦拘座主之意也乃就題

改作如燈窓下文字呈之自謂雖不中亦
無愧矣分卷在西涯李公處公識此文遂
擢高第不負所學其有幸也如此

劉教正思齋雜記云長陵重沈度茅燦翰
墨以其豐腴溫潤畫重永嘉郭文通喜其
布置茂密錢塘蔣暉字學歐陽率更屢不
稱旨於夏珪馬遠小幅則斥謂殘山剩
水有宋偏安之物憲廟尤愛沈字其法
祖一端也上皆劉語嘗見蔣萬竹山房帖

山樵卷五

三

字甚肥俗劉公言學率更清勁之體豈別
有所見也古今評書畫固自不同如山谷
道人和蘇穎濱觀韓幹馬詩云曹霸弟子
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
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
肥貴瘦人未知東坡與孫莘老求墨妙亭
詩云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
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來公吾不憑短長
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長陵

品鑒書畫真 帝王英偉之論彼墨數畫
評高下爲說者霄壤之見矣劉公曷思之
金山寺題詠最多佳句絕少惟張祐一詩播
頌今古葉文莊公云 國朝惟甫里趙宗
文一詩可誦已載水東日記近瓊臺丘公
詩云岷江萬里下梵剎半空開吳樹風吹
斷淮山水蕩回潮聲雜鐘磬波影動樓臺
千載張公子題詩會再來西涯李公詩云
長向名山憶所逢偶來南國問仙蹤潮聲

山樵卷五

十五

夜江心寺雲氣朝浮海上峯玄圃樓臺
通日月石壇風雨護蛟龍詩成却笑張公
子解道中流兩岸鐘二公詩皆悠遠無夸
大意視孫觴之自負又何如哉

郡閣雅談載廖凝字熙績十歲時有詠棋詩
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作者見之曰
必垂名於後世先大父醉菊翁與客奕棋
家君侍立命賦詩即口占云兩行分黑白
二叟賭輸贏落子爭先看松間睡鶴驚時

坐客見詩賞嘆不已呼爲小友家居時年
方十一歲也

宋張平叔自謂遇真人授以金丹藥物火候
之訣可以還嬰返少變化飛昇著悟真篇
五卷其間所載律詩十六首絕句六十四
首西江月十二首又歌頌樂府及雜言各
數首其意將使後人讀之庶幾盡還本明
性之道而見本以悟末捨妄以從真噫世
豈有是理哉今瓊臺丘公乃用其詞反其

山樵卷五

十五

意作詩以闢之云真鉛真汞結真丹簡易
工夫不在繁道是悟真應未悟悟真寧用
許多言又云天然義理本來真自古原無
不壞身若道神仙長不死世間應有漢唐
人誦是詩決無此理明矣

昔人云凡花五出惟雪花六出太陰之數予
考其說冬至後陰極陽生觀梅桃李杏皆
五出也夏至後陽極陰生觀威靈仙鹿葱
射干淨瓶蕉旌子皆六出也

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不拘
四時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
蕉非雪中物朱新仲雜記云嶺外如曲江
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
畫史亦不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
陸安甫最殘錄云郭都督鑑近在廣西親
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噫讀天下書
未遍不得妄下雌黃觀此益信

雪裏芭蕉圖

王維

山樵語卷五

十六

山樵暇語卷第五



王維

王維

山樵暇語卷第五

祝希哲

張夢

韓書

虎丘浮屠躋至絕頂但見八荒洞然萬慮
屏息飲酒樂甚壽椿出紙筆賦詩以紀其
遊允明詩先成云草木衣裳下煙霞掌握
中偶然飛咳唾珠玉滿天風濟民云極目
飛鴻小致身雲路中詩人少知己發付與
東風夢晉云慮遺塵寰外天歸眼界中新
詩三百首句句答松風壽椿云詩寄千峯

山樵語卷五

十七

妙春橫一鏡中攜壺蕪荷鍾不減晉人風
詩成閣筆天風颯然飄其詩草盤旋直上
太虛如神物掀舞行將擲地重為蒼鷹所
舉竟不知其所止也遂名爲飛詩會衆客
請紀其事希哲援筆而就不加點竄其詞
云丁未之春甲辰之望集江表之五子繼
山陰之群賢於時山水在望鶯花媚人度
輶樽于輕舟豪興未已飛蠟展於疊觀高
懷轉增送目蒼煙飛詩碧落鏤金石琳

琅天樂之音歷落珠璣宛轉春葩之彩楮
生將命走秋蛇於毫端風伯知心托霜鷹
於掌上迴翔多態俯仰可觀俄而一蜚冲
天遂爾悠然而逝地非塵世不殊金母之
青鸞人是謫仙竊比玉堂之黃鶴爰列字
氏歸之綵緗推予鄙言用爲游券深幸附
驥不耻續貂因爲引之如右
吾鄉蔡九達羽抱經濟才惜乎不第王文恪
公素推重之近試禮部得貢元予嘗愛其

山樵卷六

二

惠山茶會序曰渡江而潤金焦甘露勝由
潤入句容三茅山勝由句容至毗陵白氏
園勝由毘陵至無錫惠麓勝余之之金陵
必經是傍程迫事脇或不得一造造或不
得遍觀觀或不得與朋友共而私獨踟躕
焉用是快快嘗與衡山文徵明中山湯子
重太原王履約王履吉謀行而諸君各有
典守又不敢舍己業以越人境正德丙子
之秋長洲博士古閩鄭先生掌教武進居

可以贈之其秀得予畫輒以與人故書坡
語以戒之噫徵明之自貴重其筆跡如此
余家君與徵明素交善往歲作風雨圖一
幀并繫絕句以寄意云碧樹足秋雨懷君
不得俱雨窓想無客校得幾編書屈指又
廿載餘矣吾之後人宜永寶之
沈元周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招祈
而不知尚慙寡學見皇甫謐玄晏春秋曰
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

山樵卷六

三

執燭顧而問之奴曰匈奴號撐犁猶漢人
稱天子也
世史正綱云元世祖賜楊漢英名以賽因不
花譯以華言賽因好也不花牛也嗚呼君
之賜臣將以爲榮也稱之曰楊好牛榮邪
辱邪
陳季常自號龍丘先生喜畜聲妓其妻柳氏
絕兒妬東坡詩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
落手心茫然者是也黃山谷與季常簡云

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
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
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
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
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
人亦能哀憐老水一任放下解事邪觀二
帖可見古人友道之篤如此
李廷暉繼室陸氏多賢能歸廷暉時前室子
甫四歲撫愛甚篤人莫辨其爲前室子陸

山樵卷六

四

氏沒其子哭之甚哀亦不類世之喪後母
者其子名鑑既長讀書力學是皆賢母之
助也揚南峯作陸氏墓誌銘曰伯奇逐王
祥辱繼母而慈古不足賢哉今人李家福
子也哀啼夫也哭扶柩于歸此山麓畧其
衆能銘其獨
東坡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
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揚誠齋自
贊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

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國初王忠文
禪自贊小像云讀古人之詩書被今人之
冠服其見於外或乃謂爲有餘然存諸中
吾自知爲不足也視自贊詩中龍文中虎
者有間矣

唐子畏僑居南京日嘗宴某侯家即席爲六
朝金粉賦時文士雲集子畏賦先成其警
句云一顧傾城芳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
然天倖大加稱賞前句出李延年歌後句

山樵卷六

五

出詩君子偕老篇由是其名愈著
徐節孝云凡人爲文必出諸己而簡易乃爲
佳耳爲文正如爲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
自然

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公廣孝與大
學士胡公廣始國初雖誠意伯劉公亦未
嘗得也姚謚恭靖又封榮國公胡謚文穆
元薩天錫嘗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其詩
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

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
煖留春麝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
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虞學士見之謂曰
詩固好但聞聰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
詩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
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
欲改之二人構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
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事虞公曰
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誦之公曰此

山樵卷六

六

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省雨宜改
作地濕厭省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
而去

自古文人雖處艱危縲紲之中未嘗廢吟詠
如劉長卿在獄中詩云斗間誰與看冤氣
盆下無由見太陽又云冶長空得罪夷甫
不言錢東坡在獄寄子由曰聖主如天萬
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
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

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
未了因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
低夢遶雲山心似鹿冤飛湯火命如雞眼
中犀角真吾子身授牛衣愧老妻百歲神
遊定何處桐鄉知堊浙江西神宗見而憐
之遂得釋近陳大和獄中云縲紲深居閉
虎牢致身無柰雜羶臊三關不度人消息
四壁惟聞鬼呌號月入破窓燈焰短風回
孤枕析聲高故園親舊如相間日望牆頭

山樵卷六

七

過濁醪時獄吏以詩聞太守憐其才而省
之吁詩能動天地感鬼神其此之謂歟

洞庭山之東有翠峯寺寺有悟道泉吳文定
公與李貞伯偕遊飲泉甘美相與賦詩以
紀其事後廿年吳鳴翰使人舁巨甕以贈
文定公公以詩謝之云試茶憶在廿年前
碧甕昇來味宛然踏雪故穿東澗屐迎風
遙附太湖船題詩寥落憐諸友悟道分明
見老禪自愧無能爲水記徧將名品與人

傳近見文定公遺墨藏于吳承翰家謹錄
之余友張原學以慧山泉一壺及茶爐一
事見贈余謝以詩云故人分贈慧山泉仍
試茶爐活火煎玉色漫傾肩起粟清香搖
落口流涎千翻浪滾聲疑雨兩腋風生喜
欲顛珍重高情勞遠寄好將奇事向人傳
非敢方駕前賢聊以自適云耳

諺云亥日漁人撒網比常倍之元微之謫通
州白樂天詩云寅年薛下多逢虎亥日沙

山樵卷六

頭始賣魚又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蟇寅年
足虎軀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爲市山谷亦
有魚收亥日妻到市亥日得魚之語其來
尚矣李淳風易鏡云取魚宜見水忌土蓋
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日所有

陳唯室嘗書挑符云但願兒孫勤筆硯不妨
老子自婆婆又云賓客不來門戶俗詩書
無教子孫愚皆無夸大之意若賈似道挑
符云英雄天下無雙士忠義長沙第一家

不知忠義何在人皆笑之近臨川聶大年
爲司訓時挑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
嚴如按察司人嫉之由是不得大用如杜
東原安分心常足無求志自伸用以自警
人何尤焉

宋政和中著令士庶習詩賦者杖一伯謹者
不敢發一語故張芸叟有酒間李杜皆投
筆地下班揚亦引車之句

吳人飲茶入鹽少許其來尚矣薛能云鹽損

山樵卷六

九

添須戒薑宜著更誇山谷云寒中瘠氣莫
甚於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東坡云老妻
稚子不知愛一手已入薑鹽煎古人恐茶
性冷用薑煎今吳中薑反不用入鹽氣習
尚存

西涯李公往歲與客聯句折弊褥中故絮以
代燭人或謂其好奇之過余曰不然亦古
人刻燭之遺意耳其次白洲留別詩有肯
花不厭傷多酒燃絮還供未了詩蓋紀其

實也

長洲某寺歷年頗久基址廢圯時有顯官謀其地營葬僧口占一絕云一帶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頽磚道傍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送紙錢辭亦微婉有諷

內史某避暑于祇園廢庵即僧月舟焚脩處內史一日忽失去銀帶還索月舟償之甚急秋官馬抑之與內史未荆識作一詩以寄之曰避暑來過竹裏扃銀鞋失去杳難

山樵卷六

尋惱煩內史閒中意驚破山僧入定心坡老解時渾忘却不疑償處豈能禁遙知明日朝天去想是腰間欲換金內史得詩甚喜遂釋之

戴濯纓冠字章甫早有俊聲以才自負時有賂有司得科第者其詩云登山無力便捫蘿盡說捫蘿借力多自信坦途原有路從容行去待如何除夕云富偏無子貧多子壯已休官老未官後授某州訓導書懷云

瘦馬有時騎出好布袍無恙着來寬其意氣閒雅可愛李西涯有哭內弟劉釗詩云官好不嫌州縣小家貧翻恨子孫多意頗相類

吳詩僧月舟居祇園廢庵貧而好客大夫士喜與之游一日為春官顏寶之索衣詩云西風吹破木綿裘徹骨清寒似水流摘取笑巢雞禦臘製來荷芰不禁秋朝陽空補千層衲載月長虛一個舟寄語故人顏戶部

山樵卷六

朝衣肯為大顛留寶之見詩贈衣一襲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每宴必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故西涯李文正公詩云坐擁日華省漸近酒傳天語飲教乾亦紀實也我朝之獎勵人臣也如此桑氏懌茂蘇之常熟人也蚤有經世志負才傲物應鄉薦後屢試春闈不偶吳檢討世賢主試時桑荅策云宵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語為世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

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爲丘文莊
公仲深所黜其豪邁之氣亦不少挫李文
正公有詩贈云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
名滿帝畿甲第久慙唐李卻奇才終誤宋
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
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後授
泰和訓導尋陞柳州通判致仕而卒有思
玄集若干卷傳世

張文潛明道雜誌云王元之詩云刺史好詩

山樵卷六

三

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元之呼醉爲
沮呼吟爲垠逆斤切不知呼醉吟竟是何物
前此皆文潛語余按劉後村七十四吟云
生慙族老封高尚死慕先賢謚醉吟自注
云有司議樂天謚宣宗曰醉吟先生足矣
想王元之詩正祖此意

伊卿舉伯伯少從學於家君若志學問瞻博
而弘屢困場屋與徐子仁爲詩友其和家
君詩云學事雕蟲未及醇德方進步敢期

隣深懷師道終身重已信文人自古貧到
處江山新結社滿窓花鳥漸成春功名得
失真常事視若浮雲不暇嘖詩亦清拔可
喜

宋楊學士應之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
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余
友柳大中僉性僻嗜書搜羅奇籍傳寫殆
遍親自校讐不容假借由是人益賢之間
好吟詠如錄白樂天長慶集題其後云兩

山樵卷六

三

三年寫自經手七十卷書纔到頭山居云
煮粥燒松子梳頭就菊花述懷云百竿竹
與身同老千卷書曾手自抄余嘗過訪其
居脩竹蕭然焚香獨坐左圖右史充棟汗
牛昔人之所慕者今大中俱得之矣與世
之朝吳暮楚驅馳勢利之場者大相遼絕
哉

古今詩話云江州琵琶亭題者甚多惟夏鄭
公最佳詩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羈人

似馬衙若過琵琶應大笑何煩涕淚滿青衫近楊孟載爲白解嘲云楓葉蘆花兩髯霜櫻桃楊柳久相忘當時莫怪青衫濕不是琵琶也斷腸亦出新意

國初京師士夫不尚虛禮往謁必設拜或偶不值遇則投刺而已至成化間士夫則以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互相投刺而已不知其何義哉張脩撰奉有詩云一刺來投一刺

山樵卷六

四

還交情一日遍長安直頂不作虛文事可便離羣出世間士風之偷薄於此可慨

山樵暇語卷第六

山樵暇語卷第七

李方叔師友談記云東坡令門人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謂士夫近年徇東坡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一日神宗譙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戲者甲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乙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之解顏近時目不識丁之徒往往效數

山樵卷七

一

東坡巾明道巾數十年來幾遍海內沈石田有詠戲子第一絕云末郎女旦假成真便謂忠君與孝親脫落戲衣首本相裏頭不是外頭人語雖粗淺而有警策

瓊臺丘公嘗與友人論及時事友人言其官者起自寒微一旦驟登顯位公即口占一詩云功名富貴似危竿上去時難下更難到盡頭時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省此詩意核而理長可以爲人情世態者警

本朝狀元入閣者胡文穆廣曹文忠肅陳芳洲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謝木齋遷是也劉教效宋人記之云 皇朝三十八龍首身到黃扉已六人

本朝理學顯者則有薛文清公瑄隱者則有康齋吳先生與弼文清常曰自朱子後性理以明正不必著書而康齋亦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

山樵卷六

二

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累不如獨卧顏況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陸放翁詩云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棲乃知放翁結句本古譜

丘瓊臺有題鸚鵡詩詞極警拔其詞曰爲禽祇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自便只爲性靈多巧慧一生長是被拘牽世之露才揚已不循自然之性而有意意外之干一爲人所

拘攣則糾身不脫者多矣觀此寧不悚然吾鄉桑氏懌有過櫺衡墓詩云能言賈禍真鸚鵡覽德真飛愧鳳皇用事屬對皆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沈石田詩話載薛泳字沂叔新溪小泛云柳斷橋方出雲深寺欲浮石田謂浮字人詠不到予見僧宗泐題屋舟詩云吳人舟似屋今子屋爲舟四面水都繞一身天若浮亦佳句石田偶未之見耳

山樵卷六

三

南軒先生赴江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無親僕先生曰到官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稍防閒不謹便生事端 本朝薛文清公云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以此知當官者宜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二公之用心如此安得不到聖

賢地位

蔣少傳見云近代評詩者謂詩至于不可解然後爲妙夫詩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然後足以爲詩詩而至于不可解是何說耶且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者哉

張文潛明道雜志云錢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謂之曰可謂霹靂手錢荅曰僅免葫蘆提蓋俗諺也能改齊漫錄紀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

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鵬露蹄余頃見李屏山樂府末句云但尊中有酒心頭無事葫蘆提過三者未審孰是識之以俟識者

建文初誕皇子命駙馬都尉梅公倫詠竹公絕句云老竹扶疎嫩竹濃托於天地此根同夜來生意隨雷雨又見龍孫發舊叢公在洪武中最有才智名太祖深重之後死節於靖難

王介甫嘗有譏韓昌黎詩曰紛紛易盡百年

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青溪姚世昌指介甫謂無忌憚者余竊疑之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噫前後之言何不同如此徒貽後世之議俞元德叢說云唐時試題不共出處如班竹管賦滿場不知出周禮矧治經人所業貴

乎專一若不知出處繆妄之甚殊可笑也葉文莊公日記云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士子皆不知所謂莫能措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者歟文莊不云出何書余近閱馬縞古今法云記里鼓者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章車起於西京亦日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一層擊鐘尚方故事有作車法古人有云一事不知儒者可耻由

是傳奇小說亦不可不覽也

韓退之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云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按唐史宰相李泌封鄴侯其子繁刺隨州朱新仲雜記謂鄴侯李繁何耶新仲最稱博洽亦一時之譌耳

洪景廬夷堅志夷堅二字出列子夷堅聞而志之言鷗鵬也唐華原尉張慎素有夷堅錄三卷張端義貴耳集云夷姓堅名也張必有所據

山樵卷七

趙與峕實退錄云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為陽秋近世葛常之作詩話名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為晉諱不深考也已上趙語近來吳中士夫抄錄古今典籍中如貞徵二字皆不全書予謂宋人刻板時為避國諱至我朝尚為宋諱殊可笑也東坡祖名序改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今人效之非也

休翁盛允高景初任御史有聲聞後劾權倖

降某縣典史尋陞羅江知縣有詩云性懶才疎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銓司頗信為知己一度遷移一度閒此詩播傳人口說者謂其婉而不怨余嘗記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允高之詩其與東坡同一志趣歟

何景明師間一篇當與韓子師說並行學者

山樵卷七

不下不省文見何氏本集

嚴武在成都不堪少陵之慢題杜二錦江亭云莫倚善題鸚鵡賦其詩有警戒之辭少陵答云阮籍焉知禮法疎武由是有殺甫之意若武冠不鈎於簾者三其毋來救少緩甫亦死矣元人房白雲詩云千里奔馳蜀道難草堂賓主聲交歡怒冠三掛簾鈎上誰謂將軍禮數寬蓋指前事也詩人多用元次山帶笭箬語作平上聲予嘗

攷廣韻音泠醒太平御覽載通俗文云竹
器謂之簦簦上郡鼎切下幸鼎切皆不作
平聲惟簦字有靈音元次山集簦音丁卽
著音桑荒蘇子美松江觀魚詩云鳴榔莫
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游無
況者擬來隨爾帶簦簦蘇詩又與腥字相
押何耶

梅屋許棐云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
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諛笑如嚼糖冰爽美

山樵卷七

八

之後寒沍凝腹愚謂寒沍凝腹則爲疾病
未有不畏軀殞命者幾希

杜子美孟冬詩云破水霜落刃歲時雜詠乃
云破甘霜落衣朱新仲雜記云孟冬無衣
當以雜詠爲是予恐老杜不但止西衣或
冬衣絮子之類亦未可知

唐士綢夢餘錄云古人爆竹必於元旦雞鳴
之時今人易以除夜似失古意余近讀張
燕公守歲詩云竹爆好驚眠之句乃知唐

時除夜爆竹其來久矣

陶潛性嗜酒有酒輒醉每爲客曰我醉欲眠
卿且去矣故李太白用陶語爲詩云我醉
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東坡題李
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
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
苦未賢使陶公聞之亦爲心醉

太平廣記言杜牧爲宣州幕有營妓肥大牧
之贈詩曰盤祖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

山樵卷七

九

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十幅紅綃補破視
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岳山頭露掌痕不須
惆悵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元居中作宿守郡有官妓小蘇善歌舞幼而
聰慧元守甚憐之一日宴罷令座客閨彥
長贈之詩閨善誼諧即賦云昔日聞蘇小
今朝見小蘇未知蘇小貌得似小蘇無由
是小蘇之名大著

伊尹生於空桑蓋空桑古地名也按呂氏春

秋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者是也若
劉備生樓桑之類爾

山居新話云宋晁之道爲人書金石文字伏
石上爲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近日
吳中一文士亦爲人書丹感寒疾竟亦弗
起惜哉識此以爲能書者警

薌林向豐之有詩云人情甚似吳江冷世路
真如蜀道難以陳語屬對切而有味

洪武初某給事中嘗作宮詞有曰宮殿深沉

山樵卷七

十

晝漏清玉堦芳草伴愁生夢中纔得君王
見又被流鶯叫一聲

俞元德螢雪叢說云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
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
一朶雲閨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
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
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余亦愛劉
須溪祭某太守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
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曰公

來何暮公逝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詞
意簡達言語脫灑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梅屋許棐曰予貧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
未足也肆有新刊知無不市人有奇編見
無不錄故環室皆書也或曰嗜書好貨均
爲一貪貪書而饑不若貪貨而飽貪書而
勞不若貪貨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
此荅曰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義而富貴
者書中畧可考也竟何如哉予少安於貧

山樵卷七

十一

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予之貧鬼
不揶揄予之貧書之賜也如彼百年何樂
之有哉

陸安甫云仲學爲程文時嘗用運行於亭毒
之表發揚於塊垺之中二語先公曰亭毒
垺垺四字何出其義如何解伸以不知爲
對公笑曰正是時文秀才用則不差問便
不會時先師李士常同在坐亦云不知及
問公公曰亭毒字見老子列子書內皆有

其語曰亭之毒之音考注脚謂亭者品其形毒者成其質指化育而言垓北字則賈誼揚雄二人賦中有之其語曰垓北無垠亦言其氣之流行無涯畔也伸退而檢之皆如所言壬子之秋伸中舉是年浙省小錄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題義中却用沖漠無朕對垓北無垠先公指謂伸曰此朕字從目今從月作朕誤矣朕是目有罅隙而未開之謂因憶此四字程正思字訓後有

朱九升解最明白然初亦忽畧未詳其偏傍所從也已上出叢殘錄余嘗記張橫渠先生有一詩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聊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

楊慈湖簡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痴作詩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着關雎恐不知李杜讀書破萬卷豈不知關雎之義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謝僑拙之族嘗一朝之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余曾見宋人危逢吉詩云家人不用剪髻雲我典唐書充饌設唐書典了猶可贖賓客不來門戶俗予謂二子皆不得乎大中之道僧齊己折楊柳詞云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以中酒之中爲去聲予謂中酒之中本平聲唐人詩云醉月頻中聖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遇年年東坡詩

云臣今時復一中之今人作中風之中也非古酒餅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劉夢得詩云酒美傾三雅

近吳中無子嗣者往往作白鷄會不知何義余閱猗覺寮雜記載荆公多用晉白鷄事酬許奉議云後會敢期黃耆日相省且度白鷄年游齊安院云老值白鷄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張唐公云君騎白鳳今何處我適新年遇白雞蓋公生於辛酉也與

生子事了不相涉記之以問博識

祝枝山猥談云文字中稱完顏氏為大金承襲誤也蒙古自稱大元我朝作者何曾予之以大今應云胡金爾

水東日記載楊文貞公家書云一作急寫書北徐尚書大人儻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導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州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為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達須積

山樵卷七

七

學脩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慳庶得早完若延緩稍遲必累煩鄉里重吾過矣文溫州琅琊漫抄記松江錢尚書溥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於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翰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其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以是觀之二公之心殆霄壤矣詎今

百年餘錢氏第廢為故址楊氏塚至今樹木合拱誰謂天道遠乎

陸安甫仲舉鷗峙相持漁人得利二句問王勝甫有成語可為對否勝甫曰戰國策有大免俱罷田父擅功之語可以對之安甫歎服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亭張籍秋山詩云秋山無雲可風雨兩可字義不同然皆新面不恠吳中虎丘寺有可中亭

山樵卷七

十五

其意本劉詩可目今人題詠往往作可中要亦承襲之誤爾

鄭谷海棠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為發揚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亦祖此意

芒種後壬日入梅壬日所種花草雖至難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試之屢驗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為香煤甚奇能養火延夕

劉安世器之其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危甚雨初霽且滑石殞馬蹶夫人忽墜崖下衆驚泣無復生望試下崖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屈如蓋牽藤附蔓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應乃以衾帛懸縋而下始得起了無所傷至任未幾而育器之吾鄉值庵盛都憲應期之母胡夫人妊娠時一夕忽夢緋衣神人向前而立謂夫人曰樓將傾墜汝房亟徙不可少緩既寤以告其

山樵語卷七

十六

夫黎明遂遷徙他所不踰時樓果壓矣越二日而生子即都憲公也二公有生之初神人已護持於冥冥之中矣一爲宋之大儒一爲今之大臣人之得喪豈偶然哉余得之蔣希正云

山樵暇語卷第七

山樵暇語卷第八

吳俗迎春日置旗播鼓樂倡優雜劇種種技藝無不畢陳至以諸行貨物各置于絲亭中以迎之觀者如堵吳文定公居東閣時和范石湖詩云吳中士女愛迎春爭看千行百戲陳兀坐窓間論歲序石湖詩裏互支辛次及上元佳節民間大小必采松竹葉結棚于通衢張懸燈火皎如白晝觀者如市公詩云吳中元夕舊相承街上家家

山樵語卷八

十七

搭竹棚夜靜風沙吹滿屋石湖詩裏首絲燈及至二三月間則樓船蕭鼓載酒游翫吳中諸山惟虎丘靈巖人多遊觀公詩云靈巖上了虎丘還春到吳人更不閒兩地一年仍一度石湖詩裏去遊山今文定公爲石湖作一轉語是亦尊鱸之遺意歟海虞蔣御史有別直名正德初以言事忤逆瑾而死貧無以歸葬京師士大夫畏瑾莫敢言御史黎鳳作詩悼之其警聯云肯

將一死開言路誰信無錢爲買棺百鳥龍
中聲已寂一龍天上膽猶寒詩聞于瑾尋
竄遠州瑾誅鳳始復職

弘治間常熟桑民懌嘗訪一富翁適值其
主買田立契忙不加禮桑遂口占一絕謂
之云廣買田莊真可愛糧長解戶專相待
轉眼還省三四年挑在擔頭無處賣近年
以來田多者爲上戶即僉爲糧長應役當
一二年家業鮮有不爲之廢墜者由是人

山樵卷六

二

懲其累皆不肯置田其價頗賤往常十兩
一畝者今止一二兩尚不欲買蓋人皆以
喪身滅家爲慮故也江南之田惟徽州極
貴一畝價值二三十兩者今亦不過五六
兩而已亦無買主民懌之言雖出於戲以
今觀之切中時弊意民爲邦本民之生本
乎五穀五穀之本繫乎田今棄其本而賤
之良有司者盍不知所務以復于古哉
宋洪皓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以詩寄之云

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
客路三千遠須信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
蘇子印匣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
後免使高堂賦式微其子即日束裝歸家
吳中盛其者客遊越地久而不歸毋老在
堂終日懸望陳太史繼作詩寄之云春風
芳草戀晴暉塵滿辭家舊日衣想是越山
行處小登臨不見白雲飛其人感泣不日
即歸詩可感發人之善心有如此

山樵卷六

三

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
富甲江南田疇廣數千頃歲所積粟累數
百萬斛其弟貴以詩諷萬三有云錦衣玉
食非爲福檀板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
久計瓦盆盛酒木綿裘萬三不聽貴遂隱
於終南山不知所終貴亦知幾者歟
國初宋瑄張壁二萬戶以通海運功太
祖寵之詔賜鈔印令自造行用是以富倍
王室及事敗死于京有僧以詩予之云禍

有胎方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
地花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
未足全家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
依舊雙雙燕子飛 國朝最重銓曹而南
士居之者甚鮮若吾蘇惟太冢宰陸公完
始任是職正德末年嘗以飛語中傷被繫
獄後得寬恤謫居漳州陸世民南有詩傷
之曰子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
雲夢竟追韓信去鱸魚空待季鷹歸功名

山樵卷八

四

到此分成敗史筆憑誰定是非寂寞朱門
春去也楊花燕子自爭飛二詩謂富貴隆
盛而不知止者傲焉

宋徐適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登第時髮
已垂白瓊林宴歸騎過平康狹斜之所同
年所簪花多爲群妓戲取惟適花獨存因
自題云白髮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
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又
啓義七十三歲始得第自解嘲云讀盡詩

書五六摺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
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李弘瀾正統初領
薦補儒官年六十餘始陞戶曹題一絕於
署壁云白頭老嫗插花枝強學妖嬈二八
時縱有當年餘韻在憑誰爲爾畫蛾眉三
詩皆悲憤激烈爲之一慨

唐時酒價甚高白樂天與劉夢得閑飲詩曰
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省七十欠三年李太
白金樽沽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

山樵卷八

五

千許渾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十千斗
酒不知貴陸龜蒙若得奉君懽十千沽一
斗或謂詩人托物寓言耳然一時諸公豈
盡以十千爲言哉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
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遠絕耶惟
老杜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
錢真宗問唐之酒價丁謂舉此句以對遂
爲定價按唐書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
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

唐會要正元二年京城榷酒斗百五十比
子美已減其半此可見唐之酒價不一漢
昭時賣酒一升四錢古謂一升即今之一
碗其價逮與今同

晚唐酒禁尤甚江南富民悉以犯酒沒入家
產者常莊以詩諷浙帥云誰氏園林一簇
煙路人還指盡長歎桑田稻澤今無主新
犯香醪沒入官浙帥見詩遂上疏得改酒
法不入財產但懲罪而已常莊一詩之力

山樵卷八

六

也

慈溪黃東發日抄云嘗觀五代盛時士大夫
止有姓名官稱而已至戰國亂世遂有雲
陽君之號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
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此恠事甚至丐徒
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
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

祝技山猥談云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非
為散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

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為重而更重
所謂號大可笑事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
多餘惟農夫不然自閭市村隴鬼人瑣夫
不識丁者未嘗無號兼之庸鄙狂恠松蘭
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
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
已愚哉愚哉予每徇人為記說多假託以
規諷猶用自愧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
稱冰壺老拙乃媿媿也又傳江西一令訊

山樵卷八

六

盜盜忽對曰子愚不敢令不解問左右一
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亦有別
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僕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謂之時樣謝文肅公
有詩云廣眉大袖半成風古樣今時盡不
同只合輕肥任人去莫教還問舊章逢又
云瀾狹高低逐旋移本來尺度盡參差眼
者弄巧今如此拙樣何能更入時文肅公
此詩蓋有為而作民谷偷薄重可憂也

弘治中京師有謠云東西六部七尚書一枚

黃老

時有黃冠給尚書作

南北兩京十學士五箇白

丁

謂內翰非其人

徐用理庸與杜東原沈佺爲詩友其家業

豐裕晚歲凋落偶以里役事擾之往訴于

吳縣尹聞人責尹曰汝能詩乎荅曰頗解

復請題尹曰書事徐即援筆立就詩曰八

十年來一弊裘不才深愧預儒流形容易

老癯如鶴巢穴難成拙似鳩多病爲愁長

山樵卷八

伏枕養生無計欲填溝桂陽卿月今重見

願賜清光照白頭尹三復其詩大加賞嘆

事遂優免明日尹過訪之每有薪炭白粲

之贈聞侯其賢矣哉

杜東原先生瓊家吳城之樂園里與陳孟賢

相友善皆有能詩聲孟賢詩清婉有風致

東原詩沈着高古間喜作畫有畫法一絕

句云意懶石不硬心忙水不清筆尖枝葉

嫩墨淡野雲輕晚號鹿冠道人有東原詩

集行世

劉禹錫詩云近來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作

後生或嘲之曰自是劉郎愛春色非關全

爲少年輕近陸叅政

文量

寓京時客有授

烏鬚方者口占一詩荅之云染將粉白媚

嬌紅前輩癡心笑展翁五色亂生當順受

二毛何況世人同聞者以爲明達

吳中風俗信淫祠而薄葬瘞如五郎神之類

家各爲廟有疾則指以爲祟有事則祈以

山樵卷八

九

爲祐往往殺羊宰豕以祀之擊鼓設樂歌

謳贊數竟日通宵謂之茶筵皆巫祝之徒

藉此獲利至于父母之喪惟知義理者則

葬之愚民則付親屍于烈燄而拾殘骨于

煨燼謂之火葬甚者投骨水中謂之水葬

忍以炮烙之刑加於父母乎是何慘毒不

孝莫此爲甚弘治間郡守新蔡曹公鳳痛

革是弊置義塚於六門之外皆方百餘畝

此風少息近年以來民之狃於故習猶自

若也吁用夏變夷司風教者可不知所以為要哉

吳縣學生顧春妻俞氏濟伯之女年十八春患病將革與俞永訣勉其孝事舅姑俞號泣不已因以指抉雙目不得出即以剪子自刺左目血流遍體復欲刺右其姑亟奪之謂俞曰汝欲養舅姑撫二子留其一目可也俞廼止越六日春死嗚呼俞氏本儒家女嘗自誦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又曰

山樵卷八

女以貞順稱分內事也今俞氏孀居年踰五十矣惜乎有司尚未以事聞而旌表其貞節云

熊氏女初許聘某氏未嫁而夫死女年十六聞訃哭甚哀父母欲更嫁之女義不改節即斷耳自誓父母知其志不可奪遂不强逾年事聞有司表為貞女嗚呼栢舟之詩熊女其似之矣

楊名父子器知常熟縣時張脩撰奉孫女許

人為妾名父亟選良人邑中得先賢子言氏遂妻焉沈啓南詩紀其事云芳蘭沾糞壤貞女識少房為計隨媒舌父母惑如黃女子何所知衷心不分明令尹廉非偶喟為先德傷割俸資返聘乃幣力匪筐改求大賢後言氏得秀郎貞女與秀郎既婚復有將此事若天幹鬼神與之裏令尹通神明義氣扶綱常摘珠出泥塗炯然開夜光拭壁從埃壘煥爾昭天章富鄭自范擇言

山樵卷八

子思激昂結草報治命翰撰當不忘我特歌尹德詞短意則長噫張氏女不遇名父未免白圭之玷賢哉其名父乎

吳人有以扶箕降仙為戲者姑錄所聞一二於此域中有潘祝者降仙詩云百戰間關鐵馬雄尚餘壯氣凜秋風有時醉倚箕山望腸斷中原一夢中詩畢大書一鄂字人知為武穆也

或有以曆日紙包藏橘在內問仙道為何物

仙即書云太歲當頭立諸神不敢嘗其中有一物味帶洞庭香又聞金方叔自號止庵客有降仙者金往求止庵詩即運箕而就其詞云山名止山水名止水名實相相副斯可爲記今子之心一日千里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待子他日明良之旨然後爲之未爲晚矣書後寫石曼卿三字余不論是否語亦不俗

吳人朱近仁領鄉薦後召仙以會試致問仙

山樵卷八

三

書曰身且不保安問功名衆恠其妄誕因請對羊脂白玉天之句此遂書曰三日後至聞德橋有人自對衆益笑之如期有好事者偕近仁往其處適見耕者倚鋤而立恠而問之耕者曰嗜血黃泥地難爲鋤爾衆皆驚駭未幾近仁果卒

正德初嘗有數人召仙問科第事仙書曰某夜可往某處問炒豆婦人及期就其處有一人家果聞炒豆聲衆喜甚立聽良久初

無所聞其中一人姑坐以伺俄聞諸兒爭豆其母怒曰都不與惟坐的有分耳衆皆不樂惟坐者其年果得第

正德己卯歲 朝廷多事有王御史乞靈于許真君真君降筆云九帝優游十帝憂干戈難免在洪州烏臺要問平安日直待龍蟠蛇出頭未幾洪州果有兵革辰巳年方得平安其詩果驗

都南濠玄敬嘗寓無錫鄒氏其家方召仙云

山樵卷八

三

是呂純陽降南濠以清曠樓求題仙即書云四圍山色遶闌干六月清風徹骨寒坐久令人發佳句襟懷一片海天寬南濠驚喜曰非純陽不能作

高承事物紀原云雙陸劉存馮鑑皆云魏曹植所製考之北史胡王之弟爲握槊之戲近入中國又考之空具雙陸出天空名爲波羅塞戲然則外國有此戲久矣其流入中國則自曹植始之也其戲最盛於唐當

武后時宮中夢雙陸不勝則唐人重此戲可知宋人多不能者但名存而已胡金元至我朝此戲尤甚於唐予嘗考之古凡白黑各用六子所謂六甲是也何以知其然昔人有對云三箇半升升半酒兩行雙陸陸雙棋即是所以知之今人用黑白各十五子似失古意按韻語陽秋載趙搏雙陸詩云紫牙纓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闔是

山樵卷八

五

知宋人用黑白各十二子是知歷代皆不同也

小舟名行艤子艤音葉言輕如小葉也老杜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艤子近吳克溫有舟名白小亦取老杜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之句西涯李公有詩云天地寸心寬江湖一舟小名因水族微色共冰輪皎何景明有浮家小泊奔牛堰浮家二字亦新

吳中士庶之家凡有喪者靈座前設香果或土或木任意爲之仍飾以色儼若真果祭祀則焚楮錢及金銀冥錠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有香果皆雕香爲之形色如生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泉大若盞口則香果楮錢五代時已有之矣

山樵卷八

五

泥東坡嘗有文尊義尊之名蓋公在蜀時以鉅竹尺許裁爲雙筒謂之文尊在黃州聚諸家酒子一罌謂之雪堂義尊

西涯李文正公與客索箋紙數日酬和過半因名爲子母箋其詩有云朝來東館暮西涯子母箋成豈浪誇猶有貪心勞望眼半詩句落誰家子母錢古有之矣子母箋

自李公始

祝枝山先生嘗序家君約齋間錄其畧云俞

君寬甫吳之耆儒也秉操貞介守道篤學慎交簡出泊然安素其爲學也好劇吟餽勤彰逐目外視權要若仇聲利若溷黃卷實主墨訂朱離日與古哲者游蓋皇甫玄晏之流也又贈家君詩云水南雉市萬塵趨水北還容陋巷居三尺素桐陶靖節百篇華賦馬相如心拋世俗爭爲事手錄時賢未見書欲繼姓名高士傳怕君嫌我近睢盱展卷可愛求爲俞氏家寶

山樵卷八

六

陸式齊詠輓舟夫云綠柳堤前鴈驚行挽舟終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今謂詩文無關世教雖工何益吾於陸公之詩蓋三復焉

山樵暇語卷第八

山樵暇語卷第九

天順甲申科崑山陸鼎儀第一壬辰科長洲吳原博第一乙未科吳縣王濟之第一辛丑科吳江趙栗夫第一蓋十八年之間會試榜元出於蘇州者四人於乎科目之盛無以加矣

國朝開科目惟淳安商文毅公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吏途惟江陰徐公鼎由主事員外郎中進侍郎尚書當時有云天下吏

山樵卷九

十

員惟有徐昉登二品世間舉子獨稱商輅中三元二人遭際古未有也

國朝自開科以來惟商文毅公輅中三元其後吾蘇吳文定公寬中經魁會元狀元王文恪公鏊中解元會元探花二公皆秉鈞衡前此罕有也

吳元啓昌博學有詩名自正統甲子領鄉薦會試不偶者二十七載至成化己丑會試方得一第建牌坊曰老桂杜公序序有詩

贈之云長安騎馬踏春晴紅杏花開綵旆
迎夾道爭看新進士同朝多是舊門生三
層浪裏驚龍化二十年前宴鹿鳴莫道美
蓉開較晚到頭天不負才名吁元啓竟未
受一官而卒人以謂老桂之識云

弘治戊午科應天鄉試解元唐寅經魁陸山
鎖榜陸鍾首尾皆蘇人至今爲鄉中美談
太守曹公鳳作綵旗一聯云一解一魁無
敵手龍頭龍尾盡蘇州遠近爲之傳誦

山樵卷九

二

陳師尹訓赴應天鄉試本經先生嘉其卷欲
置之魁解主考頗疑焉遂下第其後友人
購得墨卷於京師見考官以樂天詩大書
卷末云天下無正音悅耳即爲娛人間無
正色悅目則爲姝蓋惜其不遇也後累舉
不第暮年得就教職尋卒是果命也夫
國朝會試之年例用辰戌丑未前此兩癸未
初爲永樂元年後爲天順八年皆不果如
期惟嘉靖二年癸未始如期而試得中式

者四百人得人之多蓋自洪武乙丑永樂
甲申兩科之外僅再見焉

吳諺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八年乙卯
風雨累日穹窿山忽有大石自移咸以爲
怪明年丙辰狀元即今吏書朱公希周諺
語亦可徵信如此

洞庭兩山並峙大湖中諺云東貴西富蓋自
國初迄今高科顯仕皆東山惟西山無聞
焉弘治十一年戊午科今學士徐公縉及

山樵卷九

三

第人謂西山天荒至此始破
國朝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
之折二民甚便之正德十六年吳中薦地
不用好錢惟用折二嘉靖改元則用折三
折四惡錢由是私鑄者日盛錢法之弊莫
甚于此郡守胡公繼宗嚴加刑法禁止愈
禁愈盛民間擾擾不能聊生終莫能禁余
閱溫公凍水紀聞云文彥博知永興軍起
居舍人母提鄴人也至和中提上言陝西

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然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民間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纈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路公可謂知大體者惜吾侯未之察耳

正德戊寅夏五月十五日未時常熟縣民見

山嶽卷九

白龍一烏龍二從西北來天地晦暝至余市村第六都來雲下降口吐火煙眼若燈焰鱗甲頭角明白悉見震雷迅電猛雨狂風其勢拔木隨時捲去居民楊朴等三百餘家瓦草房屋及千餘間磚瓦梁柱樹木星散無存至酉時從東海騰雲而上龍尾又捲去平本家船十餘隻粉碎墮地驚死屈氏家大小男女三十餘人是夜遂降洪雨如注五日五夜不息高壤渰沒一望浩

蕩龍雨之異前此未聞也

正德己卯正月地震至四月饑死者甚衆自五月至六月民多疫死七月江西藩王宸濠亂百姓流離米薪桂玉八月初三日雨至十七日開霽吳中田俱渰沒民居拆賣糊口十一月國法有禁屠猪凡喂養宰殺者俱充邊衛軍兩月餘禁法稍縱半載始釋陳正卿經有詩云去年雷雨沒低田今歲依然似去年道路死亡難計數民居拆

山嶽卷九

五

賣動經千四方盜寇皆成黨十處人家九斷煙試問蒼天明示我若爲累歲受巡遭正德戊寅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鬪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六月寧藩叛蘇守徐公瓚以富民爲約長其次爲副長又令一家出一人每戶給穀五斗上城巡護時有童謠云百姓上城天下太平未幾王守仁舉兵討之童謠果驗

正德辛巳今 上登御之年四月二十六日
進京至樊城橋橋忽坍見一碑有兩句云
橋坍 天子至碑出狀元來噫 聖君臨
御豈偶然哉

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午夜山東闕里被
回祿自宣聖家廟以迄殿寢門廡與夫宣
聖手植檜栢歷代碑記皆為煨燼事聞
孝宗皇帝為之惻然遣學士海虞李傑馳
文祭告于先師仍諭有司葺復其舊吳文

山樵卷九

六

定公首賦災字韻詩以餞其行一時翰林
倡和郁然惟學士吳白樓一鵬一律云魯
東風土信佳哉史筆先應為紀災門地仍
看千仞在辦香方自 九重來山顏當日
歌聲絕斗仰于今禮數該秋晚玉階歸奏
事 龍顏知向笑中開文定極稱誦之
正德庚辰春三月民間訛言 朝廷將巡狩
蘇杭且采民間女子為臨幸之備由是江
南品官庶人之家不問男女年十四五者

即為婚嫁惴惴焉惟恐使命忽至不可逃
也數日始息人皆以為不祥明年 武宗
賓天

成化辛丑七月十二日狂風驟雨破屋拔樹
禾稼盡沒有馬秋官愈作千秋歲詞云暑
退涼生梧桐葉落大火西流秋蕭索今年
七月十二日狂風驟雨通宵作頽墻垣發
節屋勢何惡○清曉起來無處著走出堂
前水沒脚簷溜淙淙雲漠漠炊煙已斷愁

山樵卷九

七

竟日禾黍高低都沒却農夫愁農婦嘆薄
嘉靖己丑八月二十日大雨驟發高低田
盡沒有長洲黃路里東齊方早追和馬
秋官韻云自入秋來淅淅雨落落葉兼
風聲蕭索今年苦遭潢潦患一春枉費
興東作歲時荒居民怨世情惡○矮屋
沿溪難住着拍岸水深橋縮脚白鷺飛
飛田漠漠農婦農夫全家嘆耕種工夫
都枉却疾藜羹饘與粥休嫌薄

弘治十八年乙丑九月十三日子時地震至
正德十四年己卯正月廿五日地震嘉靖
三年甲申二月十六日丑時地震屋宇俱
搖動比前特異記二十年內地震三度矣
余聞滇南常時地震民居屋宇柱礎皆以
鐵爲之欲其鎮重故也信乎天地間風氣
有不同如此

嘉靖壬午秋七月二十五日天地晦暝風雨
大作自夕達旦吳中屋舍林木多傾拔者

山樵卷九

不可縷計或謂大道之世疾風不崇朝驟
雨不終日此亦天道之變殆不可以常理
推也是夕長洲縣彭華鄉望仙橋民薛玄
家被龍陣通過此處發屋拔木振動至有
驚殞者自此一帶直至望亭其勢類此竟
不知所之云

都少卿魯未第時嘗往溫州九仙廟祈夢云
高嗟峨在何處初莫能曉至弘治己卯何
御史鑑巡撫蘇郡求訪遺才吳文定公首

舉都某何公以大宗小宗論考之頗加稱
賞是年果領鄉薦本經試官廼高士達也
始悟何高皆姓云噫人之富貴利達自有
定數君子可不順受其正

陳學士齊會試時夢在蘇城卧龍街見兩人
夾持一旗帳大書狀元二字中一人持竿
遍身被血自喜龍首之兆及至開榜狀元
蘇州朱希周也始悟被血者朱也陳中同
榜第三時弘治丙辰科也

山樵卷九

九

唐子畏寅未第時往仙遊縣九仙山祈夢凡
祈者先至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雞留一宿
夜必有夢子畏夢一人遺墨一擔弘治己
未發解應天府第一橫遭口語坐廢日以
詩酒自娛夢墨之兆始驗踰年復往祈之
夢人示以中呂二字子畏訊諸多人皆不
可曉一日偶訪守溪王公於洞庭山中見
壁間揭東坡書滿庭芳詞一軸下有中呂
二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試誦之

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子畏
遂惻然不樂後壽止五十三而卒果應百
年強半之語噫人生出處自有分定不可
強也

郭文通善畫江南人宣德間充內供奉食錦
衣鎮撫祿宣廟嘗面促之畫不即執筆
以死怵之對曰苦書樂畫寧死不能草草
上為之霽威
作文受潤筆之資自晉宋以有之至唐始盛

山猿卷九

如李邕韓愈皇甫湜輩或以絹匹金銀甚
盛為謝尤不愜意至宋此風尚存獨曾子
開與彭器資為友彭亡曾作墓銘彭之子
以金帶纁帛為謝曾却至再乃變色曰此
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物見投足下事
我父執之道殊薄也彭子悚拜而去

劉教正思齋雜記云天順初翰林各人送行
文一篇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也葉文莊公
云時事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

敢請成化間則聞送行文求翰林者非二
兩者不敢求比前又增一倍矣則當初士
風之廉可知正德間江南富族著姓求翰
林名士墓銘或序記潤筆銀動數廿兩甚
至四五十兩與成化年大不同矣可見風
俗由奢重可憂也

吳文恪公訥為御史時出巡貴州得代而還
例言三司賢否有都司某以黃金若干進
于僻處餽之公不啓封以詩題其上云蕭

山猿卷九

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
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人抱腹而
去公之勲業文章顯著於世固不藉此而
重近聞人誦故筆之爾

白樂天在杭州秩滿日愛天竺片石取之歸
其詩曰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蘗唯向天
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
白吾鄉立蒼先生俞貞本字有立開門授
徒有學行洪武初嘗為都昌令以憂制還

惟一弊篋家人啓之得布果物甚重意其
俸貲也視之乃官上一斫柴斧耳其清操
如此按樂天之子名道護甫三歲而卒立
庵之孫名元其目盲不妻後入存卹院嗚
呼二公平生忠厚廉潔宜其子孫昌大乃
至如此斯理殆不可曉書之以識感數
虎丘劍池其水不流終歲不竭正德辛未水
忽涸其下嵌巖空洞深邃莫測好事者執
燭而入見內有疊板如門戶狀相傳聞閭

山樵卷九

三

王所葬處文徵明詩云吳王埋玉幾千年
水落池空得墓輒地下誰曾求寶劍眼中
吾已見桑田金鳬寂寞隨塵劫石闕分明
有洞天安得元之論往事滿山寒日散蒼
煙越歲其泉始復

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
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
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
貯如故時脩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

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北內火
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悉爲灰燼此非書
之厄會也歟至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五日
西苑文淵閣被火自歷代國典稿簿俱焚
西涯李公詩云史家遺草盡成編太液池
頭萬炬煙天上六丁元下取人間一字不
輕傳自正統十四年己巳至正德四年己
巳迄今六十一年矣詎非書史一時之厄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

山樵卷九

十三

屋上爲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
雨中往往得錢錢皆側倚瓦際王文恪公
有詩紀事云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
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
年誦此作亦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
天下寒士俱歡顏之意

文人出口相戲成對者自古有之如陳亞有
心終是惡蔡襄除口便成衰是也近姜淮
東之訪西涯李公賈之曰東之訪賓之賓

之東之西涯答云回也見由也由也回也
吾鄉賀解元諱恩字其榮一日陳策過訪
乃曰恩中解元禮合賀其榮也賀答云策
登進士職當陳嘉謨焉策字嘉謨故云雖
出一時之戲實佳對也恭政陸公文量再
遷職方讌會賀客時西涯李公在坐戲語
陸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陸
即應聲曰太史非附熟者奈何只管翰林
邪聞者以爲善謔又他日飲臺陳諸公酒

山齋卷九

五

半出投壺約以貫中口爲賢陸公連發皆
貫耳德州張給事海舉爵罰之戲曰信是
陸兵曹開手便射帖睦爾陸答曰好箇張
給事閉口常學磨甕堅張公引滿自飲曰
快哉此十二字便是一篇爭臣論也

戚學士澗美髯院中呼戚胡與陳司成錫會
宴投漆木壺陳顧戚曰戚胡投漆壺真胡
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首巨鑑善鑑與
惡鑑與

本朝大魁如張顯宗許觀之節劉儼羅倫之
介曾榮曹鼎之才商輅彭時之相業皆不
易得若胡文穆黎宗伯等之隨時抑何取
焉

陸放翁黃州詩云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
須似仲謀趙與時賓退錄云陸詩本見戴
之詠昭靈夫人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
無骨葬昭靈之句予曰非也東坡有但令
有婦如康子何用生兒似仲謀放翁本此

山齋卷九

五

朱新仲雜記載水經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
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既
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任昉述異記云信
安郡石室中晉時樵者王質逢二童子碁
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置斧於坐而
觀童子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
人余疑二事相類况同名同時抑王質兩
度遇仙邪抑記者之誤耶或琴碁字相似
而傳寫之訛亦未可知也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解后一客扣姓字客曰
僕氏陸字伯陽潘晒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民無得而稱焉六百里直甚焉

宋李文正時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
面少太華逸民李廌云寧使王公訝其不
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予欽服二公之言
書于座右姚合亦有詩云時過無心求富
貴身閑不夢見公卿亦閒雅可誦
許棐樵談序云樵身也談心也向月礪雲崖

山樵卷九

七

和樹聲蒼泉響高亦可低亦可繁亦可簡
亦可猿鶴不猜鹿豕不忌恐饒舌者語世
人世人笑之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
之余與許公同志故錄其言而廣之
負暄雜錄云鬪蟋蟀始于唐天寶間長安富
民縷象牙為籠而蓄之以百金之資付之
一豸殊可笑也鬪蛩之戲吳中此風至今
猶存西涯李公南遊過長沙江上聞蟋蟀
詩云四月江天聞蟋蟀船窓夜短不勝長

春蠶未了催秋織世事相尋有底忙按時
令七十二候云六月小暑節蟋蟀居壁四
月聞蟋蟀亦可恠也

陳孟賢寬世業儒家儉素客至清談未嘗茶
款或嘲之曰天下竈神每歲臘月廿四日
錄人家功過白于上帝是日竈神畢集皆
衣黑惟一衣白帝問其故荅曰巨係蘇州
府吳縣船塢巷陳孟賢家竈神其家經歲
不動火何有薰及衣白如故滿座為之一

山樵卷九

七

哄
秦少游在東坡座中或調其多髯少游曰君
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之外廷謂卿為秤
鎰有此語否對曰秤鎰雖小斤兩分明上
領之君臣相戲亦奇事也

山樵暇語卷第九

山樵暇語卷第十

張表臣珊瑚鈞詩話云昔嘗遊南徐甘露寺
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其僧愚俗且贖悵
然不樂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壞了
張笑曰頗得祖風昔李衛公亦曾以方竹
杖贈甘露寺僧尋問之僧欣然曰已規而
添之矣衛公嗟惋彌日祖風之謂是也聞
者大笑予往歲與張堯臣遊虎丘竹樓禪
房酒酣堯臣留句壁間予和云松竹陰中

山樵卷十

鶴虱墮翠微深處僧房開別後有客戲曰
以鶴對僧受其侮慢僧愚遂塗滅鶴虱二
字予再往見之戲作一聯曰方杖削圓甜
露祖清詩塗滅虎丘僧世間事未有無對
與客一笑而罷

張學士元稹贖達不事外飾嘗寫小像誤以
武職胷背復衣以紅西涯李公過訪張出
像求贊李即書云觀其髻則齊觀其衣則
非見斯人可信而可疑達其髻更其衣依

稀乎庶幾東海張汝弼自題小像云隨處
丹青寓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于今百十
張東海只有元來一箇真雖以文字滑稽
亦有雅致

鄉人陸誠少孤蕭事乾沒喜為詩造語鄙俚
每投獻名公鉅卿一時傳為笑具沈石田
有陸翁好吟詩一字一各各譬如線穿珠
線斷珠零落謂其詩義不相屬也文徵明
亦有傍人大笑從他笑詩伯元來是故名

山樵卷十

之句晚以吟樓自號吳下知名士夫題詠
殆遍篇什盈卷皆寓譏刺惟吳文定公詩
末句有江南樓閣知多少誰似吟詩趙倚
樓含蓄不露古人有云題詩以豁達著陸
翁之謂歟

劉貢父嘲士人口喫曰本是昌徒又為非類
雖無雄才却有艾氣蓋周昌韓非楊雄鄧
艾皆口吃也景泰初慶陽茂鬼為御史嘗
侍班上未出時王越與錦衣官立語既

而彪糾越云御史王越東邦走入西邦裏
彪蓋口吃以班字讀作邦 上大笑而領
之同年強某有詩戲之云多角我我侍早
朝含香常得近神堯東邦莫入西邦裏從
此人人憚茂包茂自呼彪字曰包故云

林可山洪宋理宗召見贈官不受口占一絕
云小臣野性樂煙霞住在湖山第一家但
願聖朝時節好不離祖業種梅花自謂和
靖七世孫也時人嘲之以詩云和靖當年

山齋集

三

不要妻只留一鶴一童兒可山認作孤山
種正是水皮搭李皮俗謂冒認親族者為
水皮搭李樹

趙子昂松雪之號本以琴名胡子昂學趙字
而號竹雪未詳何謂余嘗見霏雪錄載張
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樂天太白故
也是皆可笑又有富家子杜四郎自號首
鵬以比杜荀鶴此又可笑之甚者

湘山野錄云盛文肅度撰張文節神道碑石

中立忽問曰誰撰盛荅曰度撰滿堂為之
一哄杜撰之說其來尚矣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雖遇公卿亦不
少避荆公當國時有獻議梁山可涸之
以為田荆公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問于
貢父貢父曰此事楊蟠無齒既退荆公不
解其說呼其子季問之此語何意且出何
書季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季以
父之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楊蟠杭人

山齋集

四

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
涸湖為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
倒嘉靖壬午年吳中久旱井泉俱涸有司
開浚河道河既開而通壩無策或獻一詩
云開河容易壩難通我有良圖不費工壩
下掘潭深似壩就將壩土塞其中有司如
其言果得就緒

楊孟載春草詩云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
襯舞衣紅或謂舞衣歌扇木脫元詩氣習

余見李義山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則歌扇舞衣唐人已用之矣

黃魯直讀中興碑詩云凍雨爲灑前朝碑凍雨暴雨也出張平子賦王文恪公讀徐武功治水碑云讀罷穹碑人不見北來凍雨洗寒空之句

山獮卷十

六

故友許子襲錦嘗言東坡指徐凝瀑布詩爲惡詩二字無出予閱唐語林云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爲淮勅惡詩始知坡公無一字無來處子襲已爲泉下人惜未之見也

俗間謂龍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俞文豹唾玉集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

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是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荆公作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做貝字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乃賀資二字也又云四箇口皆方十字在中央莫作田字道不用器字商乃圖字也

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

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用

山獮卷十

六

耕之田下有長流之水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

蹴踘謎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沈石田有感事詩云閭門自古繁華地兩岸樓臺近水居昨日東家做官去西家連夜教兒書近吳中人家凡生子可六七歲時父兄令其滅裂讀書不習誦朱子小學蓋謂無益於舉子業也往歲天台陳御史選

紹興陳提學琳正德間盧御史與三公皆用小學出論題以考士子一時市購小學讀之至日盧出竟不知其由論題衆皆愕然不知其詳誠可笑也

玉山顧仲瑛自號金粟道人自題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宋人傳大士詩云道冠儒履釋袈裟三教原來總一家之句無名子以詩嘲曰袈裟新補片雲寒

山猿卷十

足躡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轍捻沙終是不成團亦可爲笑資云

有一士夫晚年納二妾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命婢宜乎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聞者爲之絕倒

許棐樵談云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又曰畫工數筆拊者片言僧道一經一呪動博千金文士剗精嘔血不博

人一笑吁士賤何獨在秦哉近朱用明昂有感事詩云筆作鉉基硯作田近來何事少豐年不如老衲千聲佛到處逢人易索錢余效之作一絕云西隣劇貴過高軒東舍豐財萬頃田東舍西隣今寂寞野人茅屋尚依然

陸安甫叢殘錄云佛法惑世已深若是無實見便居大位的人也猝不能救正今之初學小生讀經書尚未徹纔戴得一頂生員

山猿卷十

頭巾着得一領襴衫便自道是秀才了開口便譏罵佛法若譏罵得着他病痛有何不好及至問其所以然就像鐵槌打了下額更不能一語其甚惡之兒輩方讀書學文恐其不能窮理而亦附和此類故筆數言于此朱文公有讀大事紀一篇在本集七十卷中說得極明快要譏佛須識得此義宜檢讀之

金季張石泉字彦升河汾文士也其間述

詩云解作時文一二篇胸中意氣已掀然何如剖破醯雞窺首取人間大有天余謂此詩切中時病今之後生晚輩纔讀數卷書則意氣洋洋見其居於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老成先輩慢不為禮吁世降澆漓士風日不逮古如此

太史公緒訓云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為戒可也

山猿卷十

九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郡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勸沈存中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宋兵部侍郎四川劉儀鳳酷好書籍傳寫不已時相責其書癖廢職以是黜之著作郎關壽卿以詩餞曰公議久不作世無公是非祇因翻故紙不覺陷危機東壁夢初斷西山蕨正肥十年成底事贏得載書歸古云在官抄

書謂之風流罪過亦不可不戒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則情真而愈宜交久而不衰也一事干人而弗遂則怨之以己方人而弗若則忌之此常情也君子無求於人何怨之有反求諸己何忌之有俞文豹吹劍外錄記趙竹所一聯云事纔有意終須失人到無求始是高達哉斯言也

點書以滕黃和硃用之則色久而益紅磨墨

山猿卷十

十

入滕黃少許則黑而有光

少師楊東里嘗曰東坡竹妙而不真息齋竹真而不妙蓋公成於免起鵬落湏臾之間而息齋所謂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者也專以畫為事者乃如是爾今人有得東坡竹其枝葉逼真者大率偽爾沈石田長於山水而短於竹嘗自嘲云老夫畫竹類竹醜小兒旁觀謂楊柳李文正公題柯敬仲墨竹云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

更難君肯蕭蕭祇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
不得畫家三昧旨亦道此語不著

唐人風雨字入詩最佳者載于麓堂詩話宋
詩惟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播傳
人口後村續詩話載洛次山卜筮子詞云
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盤話別
離風雨催人去淚眼不曾晴眉黛愁還聚
明日相思莫上樓樓上多風雨一詞而四
句有風雨字讀者亦不覺其多句意清婉

山樵卷十

七

亦自可喜

武功伯徐有貲學術文章功業爲我朝之
元老尤工於詩詞玉蓮環云心緒悠悠隨
碧浪良宵空鎖長亭丁香暗結意中情月
斜門半掩纔聽斷鐘聲耳畔盟言非草草
十年一夢堪驚馬蹄何日到神京小橋松
徑密山遠路難憑其詞句句首尾字相連
故曰玉蓮環也此體自武功先生始今遺
墨在友人徐希遠家

梅花不入楚騷杜甫不詠海棠二謝不詠菊

亦可恨也辛幼安詞云戲馬臺前秋鴈乖
管絃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清高處不入
當年二謝詩傾白酒遶東籬只於陶令有
心期明朝重九渾瀟灑莫使尊前欠一枝
詞調鵬鵠天辛蓋爲菊花解嘲也

樂天東坡二公詩中往往有金帶紫綬之句
或謂其矜衒此不知二公之心者蓋命服
章身人情所甚喜故發於心聲亦何害也

山樵卷十

七

樂天有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着了好歸
田吳中王文恪公歸自內閣經歲不入城
府養高洞庭故里六十自壽詞云且作山
中宰相依然玉帶蟒繡爲袍又踏莎行云
紫閣黃扉蟒衣玉帶功名至此人人愛掛
冠一日賦歸來閑情人在功名外明月道
遙白雲自在別是人間閒世界起來把酒
酹青山年年與汝常相會觀此則公之高
情雅致飄然物外之情可以想見

武功伯徐公天順間遭讒被逐放歸田里號
天全翁脫去世故惟以立壑存心其遊靈
巖題瑞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西山更
北東山好有畚耒樓臺金碧巖扉彷彿十
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
施洞口望湖亭畔天光雲影上下相涵相
照似寶鏡裏翠娥粧曉且登臨且談笑眼
前事幾多堪手香逕踪消聲香麋鹿
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他煩惱是

山猿卷十

十三

非顛倒古今一般難料笑宦海風波幾
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
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
自有天知道醉呼童倦進餘盃便拚得到
三更乘月迴仙棹此詞爲人膾炙公年六
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玉遮山吳文定公以
詩吊之云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
天知之句
詩人以妓無顏色者謂之鼓子花鼓子花即

米囊花也王元之謫齊安郡民物荒涼殊
無況營妓有不佳者乃作詩曰憶昔西都
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
裏鼓子花開亦喜歡張子野老于杭多爲
官妓作詞而不及覲覲獻詩云天與群芳
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
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作詞贈之
南京舊院名妓齊錦雲者善鼓琴頗知詩不
爲脂粉態與文士傅春最密春美風姿善

山猿卷十

十四

談論以歌詞稱踰年坐事繫獄雲脫簪珥
以周給之後戍遠方雲欲從行春力辭曰
汝雖愛我殊不知美色長途恐非所宜雲
有泣別詩云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
斷腸驚願將此淚爲春雨阻汝明朝不出
城別後誓不見人蓬首垢面焚香禮佛而
已未幾疾卒嗚呼孰知風塵中有此卓異
者哉視世之夫死骨肉未寒而謀再醮者
多矣聞錦雲之風寧不有愧

吳鳴翰有別妾詩云黃金散盡學風流學得
風流已白頭記得西樓明月夜幾聲檀板
按梁州本司空圖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
他人樂少年之句

陳孟賢寬有侍姬曰雲英者晚年作詩嫁之
詩云東風吹動襪羅塵送爾那堪復送春
行雨池臺渾似夢落花時節易傷神白頭
恩愛非無意青歲淹留恐悞身此去成家
家有業故園回首莫沾巾一時士夫皆和

山樵卷十

十五

之亦可見前輩忠厚之風

唐人張祐嘲黑妓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
行鼻似煙窓耳似鰐猶把象牙梳挿髻寬
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而慚遂往見
祐再拜請曰端端祇候公相伏望哀之乃
重爲一絕云覓得驊騮被繡鞍善和坊裏
取端端楊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
丹前嘲乃解近楊景賢善滑稽其誚黑妓
詞云鶯花寨打起一面皂鵬旗盟誓海翻

成就了洗硯池托香腮難辨烏雲髻喜黃
昏愁月低唱陽關春白雪休提宜住在烏
衣巷休擎着白玉杯却便似畫圖上水墨
楊妃

劉咸臨醉中嘗作詩話數十篇既醒書四句
於後曰坐井而觀天遂亦作天論客問天
方圓低頭慚客問余之樵語亦然

俞文豹著吹劍錄成自題其後云可笑春蠶
有許癡年年辛苦爲他誰恰如貧女飛梭

山樵卷十

十六

了挂體何曾有一絲文豹博學耿介予生
也晚異世同姓豈敢與古人力駕爭恨少
失學長無聞徒食粟而已口占二絕以志
吾過云朝讀書編夕已忘分明無異鼠搬
薑平生爲有貪多癖入眼何曾記半行又
云屹屹窮愁四十年漫將名氏附前賢大
方莫笑齊人陋祇爲尊鄉意獨專

山樵暇語卷第十終

夫漁樵問對康節之寓言草木靈長神農之聖藝柯經紀異藥錄述秦并也仰止喬林垂情弊帚掃落葉於群言採百花於衆手蜜脾未補蜜議興焉或曰樵貧業也何暇於談語利謀也曷臻乎道應之曰余樵也則不然煙霞滿身而雲月在足有息利名而背忘榮辱開茅塞成坦途使秦蕪爲平陸荳宮芝木咀松菊人壽弗延我期于復時暇也則朝露研硃更談秉燭補希真之清夢刪獻醜於梅

山樵卷下

七

屋擇老杜之枯梨注陶公之榮木嘲東野之朝饑惜會稽之反目是謂減價隋珠求瑕卞玉宜乎山樵之暇語視爲齊人之車璞也時嘉靖戊子正月上澣守約俞并子容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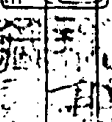
山樵暇語跋

右山樵暇語十卷明俞并撰見四庫附存目提要不詳始末故列于明季諸家間今按并字子容又號守約居士正嘉時人後序甚明四庫據天一閣本著錄者蓋失其後序也書中稱吳文定公王文恪公爲鄉人則亦吳人也卷五予一日訪唐子畏於城西之桃花塢別業云云又知其爲六如之友是書雜錄古今瑣事及詞章典故間加考證亦有全錄舊文者體例在詩話小說間卷十引宋俞文豹吹劍錄以自況并效文蔚題詩二絕可知其宗旨之所在矣然紀載翔實不如文蔚之議論紕

山樵跋

一

繆四百年來傳本絕稀函勞樓得華亭朱象玄手鈔本有朱象玄氏朱文方印朱氏象玄太史氏印白文兩方印象玄快閣藏書久已散爲雲烟昔年曾見大德本漢書捺其藏印此出手鈔彌可珍也丙辰夏正十二月無錫孫毓修跋



山樵暇語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俞弁撰弁始末未詳是書襍錄古今瑣事及詞章典故間加考據亦有全錄舊文者蓋偶隨所得而錄之故編次皆無倫序亦多疎舛如稱唐韋莊上書浙帥之類不一而足



楊氏塾訓六卷

〔明〕楊兆坊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饒景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氏塾訓

六卷》提要

楊氏塾訓

塾訓者武林柱史楊蘇門公所手輯以訓其後人者也先是公仲子仲堅令吾旁邑有惠政不佞為文壽公又數年而得是編讀之擊節曰懿爍

哉古人善行嘉言脩身齊家處鄉立朝之極則靡不櫟括其中如示晬盥如列都肆惟人意所擇取又其言簡約而醒觀覽其旨切實而便率由淺之為灑掃應對之粗而極

之即精義入神之妙執之為
多識蓄德之功而悟之即舍
筏忘詮之境宋儒曾有此意
著為自警編言行錄諸書已
行於世第限以本朝取裁未
博茲編特推而廣之其託言

塾訓則自居蒙養之事用意
約取名廉且以為楊氏之書
而非通國之書則其欲然不
自是而身教子弟以讓居然
見矣予觀近世學者高譚名
理而倫物則踈往往棄下學

而趨上達聽其言似已出聖
入神而起居食息之近反有
不得其理而踰閑出入者其
究曾不如日用不知之百姓
嗚呼弊也久矣然則此書於
救時尤切非楊氏一家所得

而私秘也予獨慨蘇門弘負
厚渚晚始以明經應薦而泊
然引退不欲拜一命以歸其
於編中所載前言往行曾不
及措之行事而獨以雄文高
節為閭里後進所誦法豈韓

子所謂為澤不為川者歟然
公惟不試故能儲和葆真長
享其天年親睹侍御服行家
訓游登崇要行為社稷名臣
而猶子以及族屬諸彥聯翩
繼起以其所聞於家塾者乘

解

時自効愈於身自為之公殆
昔人所稱得道之精者以衛
身其土苴以為天下國家者
非耶後之覽者誠知公不用
之用有在庶免觀公之深而
茲編者特其緒餘也予故不

辭侍御之委書以歸之

萬曆癸卯仲冬吉旦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

卿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

書前工部尚書侍

經筵吉水曾同亨頓首拜撰

五



楊氏塾訓序

昔人有言讀出師陳情表而不流涕者非人臣子也故讀平原孟嘗傳即欲俯躬下士讀俠客傳即欲輕生繇斯以觀凡人意

有所約結天性自至與傳記所載兩不相期然必有所觸焉而超豪傑之士即挺然自堅立而激發神智通微溥變不有所證驗固非一智所能獨裁凡夫

稚子溺情結習背理礙義有父師所不能施刀鋸所不能斷者偶有所省覽至于惕心汗顏油然而不自已是故提性不如規理規理不如澄事事觸理理觸性

即凡愚可以憬然有作而豪傑之士于以通事會之未蓋志氣之周古之人著書垂訓脩道立教之意如是為至非苟為侈而已嗚呼此蘓門先生楊氏塾訓之

所以作也夫古之尊經獵史
著書立名字者多矣注
博而失實尊而至於畔乃
如說莊世說舊而遺俗齊
諧虞初怪而不經抑或不
誤不編不歸諸雅馴則

孰與夫關倫常通日用磨
礪身心經緯世務鉅之忠
孝節義機智才略細之單
辭隻行間巷房閨之事
凡古人所已行今人所不逮
者靡不臚列而標揭之若是

編者之深切著明也蓋全讀
者于天性事理交觸互證之
間其中若有所開而所謂油
然而不自己者于是乎出豈
非豪傑之戶牖而庸愚之
津梁乎先生嗜學博古篤

行好脩身隱而不自用以其
所為用世覺人者託之書寄
之其子仲堅侍御而令吾黨小
子尊所聞行所知是編者亦
其一班也 門人黃汝亨頓首

謨併書



刻楊氏塾訓序

夫蘭之為芬也沃以清澧居以
玄室故幽逸芳郁君子服之非
此疾也庶人弗近故繅之質黃染
以丹則赤人之性貞漸于俗則易故
曰性相近習相遠漸靡使然也古

者士稟一教家無二學所與疇者
無陂所與語者無衷者核仁義
之林濡沫中和之化父兄之教不
督而就其子弟不肅而成何者
得所漸也故孟子曰以善養人形
就心和積漸以往如雨之潤物灑

澤滲漣不見其益有時而長矣

直指楊公持斧漕務按節廣陵

隸屬員竊在下風窺

公風節論議有道術者語次得請

尊公塾訓遍閱之廼知公家學淵

源遠矣

尊公被德懷和通綜今古棄廣文

不就而陰行善武林人方之陳太

丘說在太宰魯公序文

疇不論

乃推塾訓之作所謂以善養人

者也夫人性本善習與性入習乎

是又之勝非習乎非又之勝是

非入而君子小人較然以介辟之
傳馬棧然先傳曲木直木無所
施矣先傳直木曲木不得就矣曲
學各是其師嬰兒各識其親則
何也中有本主非其類者無由入
也而况漸漬于道德被服于義方

序

者乎今塾訓之書原本性情摛撫
人物自稚齡以至登年家庭以暨
朝著養身以及謀國條介縷析
合于中正軌于道義令家子弟
童而習之終身由之師斯友斯合
于若性舉而措諸為子必孝為臣

必良立德立功立言必期不朽何者
正言譎言先者主事無蹊道旁
見障遏之邪關也是書之刻嘉
惠天下意念遠哉暉幸而校梓業
先天下而受公潤者爰本其意而
綴諸篇

序

四

萬曆癸卯冬十一月朔屬下吏直
隸揚州府推官饒景暉謹序

塾訓序

家侍御夙研理學允先行
誼嘗從大方伯敦亭陳公
少司馬敦庵許公議論揚
摧廷筠多執灑埽從旁竊
聽媿之皆躬修事也嘗曰孔

子大聖人猶云躬行君子為
未之有得又曰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何至如今之君子
濶略倫常曉之性命以此訓
俗聒世愈賦愈惑猶樂爰
居以鐘鼓被賔饗以文繡匪

直悞人真自悞矣故子姓趨
庭輒稱引古訓欲申其理
先激之以事既舉其事即
實之以人若曰彼人也我人
也彼者已然之上案我何難
循見在之轍跡二三子毋忘

吾所論誨矣廷筠退而筆記
漸次成帙徒恨自暴自弃
莫步莫趨讀馬服之書而
不知變寶曲阜之履而昧
其神揆厥訓條無一相肖心
甚艾焉庶幾以之塾黨資

彼同志猶不虛嘉與之初念
云耳或云何以先教子孫
夫易首乾坤次列屯蒙自
天開地闢養蒙為第一義
矣且古之教者教之為人子
焉教之為人弟焉教之為

人臣焉即它日為父兄為君
長舉彊括其中教子孫教
其修齊而治平大人大學
之事也惟是古德懿淋
不厭詳採故遠稽近述縷
析條分使人資分擇取多習

之為小子之造長由之即成人
之德此熟訓意也問何以
緩及煩德家之不齊恒始
於婦人必淑諸妻子其教始
真又何以龐及患難凡境
可假逆境難仍惟極之患

難其心始盡嗚呼此夫子所
謂不愠大易所稱無悶學
問能事畢矣吾烏知孰為
陳迄孰為名理孰為小學上
達哉爰俟知者

楊廷筠謹述

格言

空青子曰宅有三十六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峻宇雕牆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績七也能睦隣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賢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稟命于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

楊氏家範

一

在座二十二也閨人謙婉二十三也家人無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詈二十九也婚姻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隲三十六也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而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論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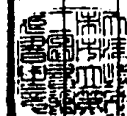
吳處厚曰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

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方便陰德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談亂十六也不談閨壺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偽含容

楊氏家範

二

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言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許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論相



07973

楊氏塾訓卷之一

武林楊氏塾訓說甫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教子孫

太任文王之母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內則曰凡生子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子能食食教以

楊氏塾訓 卷之一

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肇單女肇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議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紉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饌豆醢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記曰子煩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

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世以姑息弟者固非若嚴而過暴徒使思薄而情薄教反不相入亦不聞此訓矣

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棹枹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

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櫛內言不出

於櫛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

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漢相國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

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疏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

楊氏塾訓 卷之一

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人齊今復增益之

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

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涿郡太守楊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

或欲公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

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守一藝脩整軍門教

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惟內行淳備先足服人故諸子安心各執一業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氣不好通輕俠援前在交

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曾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癩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廣公脅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曾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曾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後說議致季良大恨卒有明珠文犀之謗雖死猶曰蒙其害哉口語之為禍也

楊氏集

卷之十

三

十一

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曾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獨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笑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矣則無害於身

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故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未嘗謂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僅僕訢訢如也

楊氏集

卷之十

申

十一

唯謹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故勝齊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綸親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詎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軍甚。
漢京兆尹雋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

楊氏聖訓

卷之一

五

附錄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慚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字字當玩
晉陶侃為縣吏。嘗監魚池。以一坩餽遺母。母封鮓責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必使人味不遺恐非人情。然古來有此家規。後人亦不可不曉。出自中閭。尤為難。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景升知歎息而不能用法。璋卒為虜。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楊氏聖訓

卷之一

六

唐中書令崔玄暉初為庫部員外郎。母盧氏嘗戒之曰。吾嘗聞姨兄辛玄馱云。兒子從官於外。有人來言其貧窶。不能自存。此吉語也。言其富足。車馬輕肥。此惡語也。吾嘗重其言。比見中表仕宦者。多以金帛獻遺其父母。父母但知忻悅。不問金帛所從來。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為盜。而未發者。取安得不憂而更喜乎。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久雨宅後古牆頽陷。得錢滿缸。奴婢喜。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慰妾母子孤貧。

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此唯患其子名不立也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有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凜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鳴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饒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

楊氏壘訓 卷之一

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侄有孤嫠者雖踈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凜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病甚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樞紳家楷範婦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

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柳氏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志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傷術不悅古道情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遊耽嗜麴蘖

楊氏壘訓 卷之一

以啣杯為高致以動事為俗派習之易荒覽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室刻骨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玳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久謫於外玳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

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裴晉公訓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黃山谷亦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出群者。便當名世。故周公謹兼取其義。扁其堂為書種云。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旋為補

楊氏家訓 卷十

九

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未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污。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此細事耳。然對典籍。知對聖賢則事亦匪細。

顏之推家訓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貴莫貴於為聖賢。富莫富於蓄道德。貧莫貧於未聞

道。賤莫賤於不知恥。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

宋王參政伯大猷留畊。作四留銘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鄭氏曰。子孫湏恂恂孝友。有義家氣象。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至于飲食。幼者必後于

楊氏家訓 卷十

十

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賓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亦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得掉臂。挺足以陷輕僇。

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蒙童。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屨。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切不可迫於衣食。為市井小人事耳。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

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取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見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應應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注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

楊氏家訓 卷之十

十一

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遂條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乎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水。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歛蹤跡。縮首避名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至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

踈進徒為耳。中多格言

陸放翁家訓曰。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為。皆真達識也。

蘇東坡與蘓二書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嶢嶢。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俞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常但學此。只書字亦然。善思吾言。趙德麟曰。此一帖乃斯文之秘。學者宜深味之。

呂文靜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孫。皆少時。文靜語。

楊氏家訓 卷之十一

十二

余有山

其夫人曰。四子他日。皆繫金紫。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色。或交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請謂夫人曰。此子必作宰相。後果然。

歐陽文忠公與其姓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

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日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韓忠獻公教子孫。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省覲。公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位試一府。

楊氏纂訓 卷之一

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將何報國。必欲捷之。眾實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詒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劉忠肅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跡為文人。無足觀矣。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曾饗富貴之樂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

楊氏纂訓 卷之一

儉。安得亂吾家。灋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灋。以御群子弟。及家眾。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胡安定公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我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養蒙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于先達不敢妄論。

兄弟者分其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妹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傷人之所移者免夫。

柳開仲湊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

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凡人能不為嬾人言所惑吾見歟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然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嘗見今時士夫之家往往命工繪寫香奩士女故事以資翫好孰若畫二南及豳風圖裝演成冊不惟足為子孫律身之規且於內人觀之亦足啓其勤儉柔順之天蓋昭昭乎不言之教也。

善為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弊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厚薄也。

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

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絕不知人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蘓即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其子孫不哭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鬭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許於庭以爭嫁資為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此款作結尤妙。

孝親

書稱舜烝烝乂不格姦何謂也曰言能以至孝和頑

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大惡也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監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監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監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楊氏華訓卷之十一

十一

金有仙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

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暮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曾參孔子弟子也事親極孝養父曾哲必有酒食將撤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哲嗜羊枣參不忍食羊棗嘗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又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又曰養可敬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

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又曰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子曰。若曾子可謂養志矣。又曰。事親若曾子可也。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皙怒。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皙。皙曰。嚮也參得罪于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

楊氏華訓卷之十一

十一

金有仙

請於孔子。孔子曰。汝不聞乎。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避。身既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乎。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此之謂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夫

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

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

楊氏塾訓 卷之一

十九

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故作渭陽之詩

閔損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刺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車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悟遂成慈母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仲由事親至孝家貧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廩而坐列鼎而食乃歎曰雖欲食藜藿之食為親

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着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為小兒啼弄錐於親側欲親之喜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周身之物莫不畢給漢建武末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楊氏塾訓 卷之一

二十

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源而汲後值風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而問鄰母鄰母具以對姑慙感呼還奉養益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未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勿謗大孝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笑而埋之後舉孝廉

除江陽令卒鄉人為立祠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愛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漢文帝時有人上書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

楊氏華訓

卷之十

主

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緹縈一言而善天下蒙其澤後世賴其福所及遠哉

張奉慕毛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笑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帝下詔褒寵義焉

董永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曰後若無錢還

君當以身作奴永得錢塋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辭不獲遂將婦人至錢王家主問婦曰何能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絹三百疋即放爾於是索絲一月之內三百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去行至舊相逢處婦謂永曰我天之織女天以君至孝使我為君償債事畢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騰空而去

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像事之如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授木像木像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罵木像以杖

楊氏華訓

卷之十

主

敲其頭蘭還見木像色不懌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擊張叔吏捕蘭蘭辭木像去木像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奏之詔圖其形像初縣木像動容其說太異然事經奏聞詔圖形像則決非附會者

王祥性至孝蚤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取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

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母歿，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後仕於朝，官至三公。

王哀父儀為魏司馬，東關之敗，為司馬昭所殺。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也。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柩，悲涕渾渾，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歿，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孟宗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月思筍食，時地凍無筍。

楊氏華訓 卷之一

三

宗入竹林哀泣，有頃，地上出筍數莖，持歸作羹，供食。食畢，病愈，人以為至孝所感。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乃茶苦如此？」汝散生菜，遇蝦蟇毒，置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數升。丘氏世寶此甌。

郭原平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石建為親親，辦辦心一每為人傭，作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穀味不辨，惟食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忍饑終

日，義不獨飽。俟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易米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味，未嘗

睡。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為塋壙，功不欲假人。已雖巧而不善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出力助之。父乃閑練，又自賣以供眾費。電窻之事，儉而有禮。塋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善構塚，求者盈門。原平必先貧者。父喪既終，不復食肉，又自起祠堂，每至歲節，常哀思絕飲食。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田數十畝，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人慢其

楊氏華訓 卷之一

三

墳墓，乃竭貲增直，以買其田。農月輒束帶垂泣，窮自耕墾。時人皆稱其孝行。

庾黔婁性至孝，為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久，乃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語曰：「聘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墓側。

梁湘州主簿吉昉，父天監初為原鄉令，為吏所誣，逮

詣廷尉。明年十五乃過。登聞鼓。乞代父吏。疑其童稚。受教於人。再三鞠之。終不變。上聞。帝乃宥其父子。

宋會稽何子平為揚州從事。吏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粳。每有贈鮮饋者。若不可寄至家。則不肯受。

魏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癰。高祖親吮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

唐曹成王皋為衡州刺史。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

楊氏塾訓 卷之一

三

陳通

而感。出則因服就辟。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貶潮州刺史。以遷入賀。既而事得直。復還衡州。然後跪謝告實。此可謂養則致其樂矣。

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唐少卿蘇頲。遭父喪。睿宗起復為工部侍郎。頲固辭。

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錢不忍發言。恐其殞絕。上乃聽其終制。

孟蜀太子賓客李鄴。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晉李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氏之日短也。烏鳥私情。

楊氏塾訓 卷之一

三

乞願終養。武帝矜而許之。

河南樂羊子從學七年不返。妻常躬動養姑。常有他舍鷄。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過。婦亦可幾諫也。

趙康靖公槩。會郊社。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

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使讀孝經。輒涕落不

能止事母朝夕冠帶定省應舉入都不忍捨其母徒載而西登進士第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側日供具母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闕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所奉饌皆自調味母食時必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母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吏不快也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苦枕塊衣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

楊氏華訓 卷之一

三

六

不絕聲翰林學士呂湊過其墓適聞之為泣下曰想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甘露歲降兆域杏雨枝合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後屢因表薦至和州防禦推官卒年七十六徽宗賜謚節孝官其一子

趙應祥年十四歲其父行賈不還祖母及母養之既長欲往尋其父以祖母老不得行及祖母卒應祥年二十六時從父自北來言父已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號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厚善當知之即走數千里往詢

焉知父死濱州利津縣又徒跣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汝父吾所葬棺有顯識在城南門外然歲久翳然榛莽塚墓累不可辨識矣應祥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墜既歷數墳不應忽經一墳髮解鞍墜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人以為孝感所致

到此無法了只得聽命于神

楊氏華訓 卷之一

三

六

友悌

虞舜異母弟象傲日以殺舜為事。舜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及為天子，封之有庠，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封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封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

楊氏華章

卷之一

三

迎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疾復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吳王壽夢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

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季札終逃去不受。季札國而賢名，千載壽亦近百歲。

田廣同弟田真，田慶三人友愛，後因婦言，欲分居，有三荆同本，經宿萎黃。廣曰：「荆尚然，況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

衛宣公惡其長子急子，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弟壽子告之。壽子與母弟當代兄立者也。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楊氏華章

卷之一

三

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有嫂如此，平乃得盜名為何。

漢扶陽侯韋賢病篤，長子太常丞弘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志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室家計，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

陽為病狂。即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時上欲淮陽憲王為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

後漢議郎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

楊氏家範

卷之十

三

肖

義篤實養寡嫂孤兄恩禮甚至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和睦之行。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奔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爾幸而得存。我後

當得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緩服攸喪三年。

漢第五倫性至公。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伯魚賢者。豈肯厚其兄子。不如其子執直。以數往視之。故心安。終夕不視。故心不安耳。而伯魚更以此語人。益所以見其公也。

趙孝遭荒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將烹之。孝聞。即

楊氏家範

卷之十

三

肖

自縛詣賊曰。弟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大驚。並釋之。漢明帝聞其行。召拜諫議大夫。

薛包好學篤行。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漢安帝聞其名。特徵拜侍中。姜肱與二弟仲海李江。友愛天至。嘗同被卧。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嗣續計。乃遞往就室。嘗與季江適野。遇盜欲殺之。肱頓殺身救弟。季江願

受戮以代兄命盜戡刃曰二君賢人我等不宜侵犯乃兩釋之

王覽與兄祥友愛甚篤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嫉之密以酖酒與祥覽知之徑趨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遂奪覆之自是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後官至光祿卿其孫導為晉相後嗣貴盛不絕

後來王氏貴盛江左無比

楊氏華訓 卷之十一

三

蓋由先德在人門第素高耳

庾袞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瘡氣方熾父兄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極極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楊椿與弟津並篤義讓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設

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譚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悶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筯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泗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

牛弘為吏詔尚書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

楊氏華訓 卷之十一

三

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之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宋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鼎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李勣為僕射其姊病親為燃火煮粥火燎其鬚姊曰僕妾效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願今

姊年老勤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詩云彼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子產

曰直鈞幼賤有罪然則兄弟而及於爭雖俱有罪

弟為甚矣世之錄而較計夫天性恩者皆不能綽

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

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

為煮藥回飈吹火誤熱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

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

唐柳泌叙其父天子節度使仲郢行事云事季父太

保如事元公非甚疾見太保未嘗不束帶任大京

楊氏華訓

卷之十一

五

五

兆鹽鐵使通衢遇太保必下馬端笏候太保馬過

方登車每暮束帶迎太保馬首候起居太保屢以

為言終不以官達稍改太保常言於公卿間云元

公之子事其如事嚴父古之賢者事諸父如父禮

也

平章事韓滉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弟湟戲於掌

上誤墜階而死滉禁約夫人勿悲啼恐傷叔郎意

為兄如此豈妻妾它人所能間哉

王文正公旦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

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自外入見酒

流滿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
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此與并射說牛皆從然見
之辭色不動如何善便到

杜正獻公衍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

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

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

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

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

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

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者數人

楊氏華訓

卷之十一

五

仍皆為之婚嫁

司馬溫公光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

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

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陳忠肅公瓊於兄弟友愛甚至伯兄早世公撫恤其

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已子

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斥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

未嘗有不滿之意

趙彥霄兄弟二人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已

壞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

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紙。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饒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曰。言所以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只施

楊氏學訓 卷之十

三

之而已。

宋朱軾南豐人。嘗預鄉薦。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慄。問其故。曰。欠青苗錢無償。官司鞭笞已極。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束脩依數為納。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累舉不第。默禱于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本胥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弟負官錢不能少助之。至于非命。非虧德乎。曰。弟不肖。自取刑辟。某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此同氣。何不動心。汝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將獲報

矣。澈覺詣軾。請其說。軾曰。有之。澈罔然自失。軾生三子。皆顯官。年八十四而卒。

楊氏學訓 卷之十

三

金南仙

睦族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昭公不聽。果及於亂。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為右師，譖於平公而逐之。左師曰：「汝亥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既而華亥果亡。

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門內，斗粟尺帛無

楊氏家範 卷十一

三

所私。武德中，陽洪業至其家，見六院共一庖，庭無間言。子弟皆有禮節，嘆息而去。貞觀六年，表其門。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太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江州陳褒十世同居，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

至，諸犬為之不食。

宋相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廬。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范文正公仲淹為叅知政事時，語諸子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苟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

楊氏家範 卷十一

四

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女者五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三十千。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嚴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及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脩其業，承

其志如公之存也、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十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程太中公珣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官小祿薄

楊氏 聖訓 卷之一

聖

克己為義人以為難

周濂溪先生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及知南康軍上印授婦妻子饘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為意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甚謹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為置義庄

蔣生輕財重義其子侄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復買又還至於數四嘗泛海欲趨郡偶遭回風所

擊溺水舟行如飛已而見一人冉冉在水上隨風赴舟所眾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其故曰方溺時如有一物藉吾足遂得順風相送至此人以為積善之報云

楊氏

聖訓

卷之一

聖

聖

婦德賢類

晉趙衰從晉文公在狄，取狄女叔隗，生盾。文公返國，以女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漫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棄此三者，何以使人？必逆叔隗及盾來。姬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千古僅見此人

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

楚莊王好弋獵，樊姬乃不食鳥獸之肉。

楊氏 卷之二

聖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脩行頗道，鄉邦稱之。扶風梁鴻家貧，而介潔，勢家慕其高節，欲妻之，鴻並絕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

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

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

妻，乃跪牀下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

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求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

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妾自有隱居之

服，乃更推髻，着布衣，搥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

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遂與偕隱。是皆

能正其初者也。夫嬾之際，以敬為美。

梁鴻避地於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

楊氏 卷之二

聖

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方舍之於家。

漢明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

請，望見后袍衣疎粗，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

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性不

喜出入遊觀，未嘗臨御憲轡，又不好音樂。上時幸

苑園，雖官希嘗從行，彼天子之后猶如是，況臣民

之妻乎。

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

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聲。悰為澧州刺史。主後悰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馬數百人供具。主至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閭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昇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於京師。衆譁說以為異。事悰在澧州三年。主自始入後三年間。不識刺史廳屏。彼天子之女猶如是。況寒族乎。

唐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嬖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

楊氏墓誌

卷五

宋

欽明。動循法制。吾愛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承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圓也。徐富而鄭貧。皆敬義睦。貧者不譏。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布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為己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不問孰為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為己母也。家蓄一猫一犬。猫為人所竊。犬取猫子乳。

之人以為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為二難。

秦母柴氏。秦閨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閨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于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歎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

楊氏墓誌

卷五

宋

而復其家。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既入養姑甚謹。鮑蘇去而仕於衛。三年而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問鮑蘇不輒。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謂女宗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妯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貞順者。婦人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妬正為。

首，妣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晉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從之，卒為晉名卿。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人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楊氏華訓 卷十一

聖

曾子出其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姜氏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作柏舟之詩以見志。已下貞類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人也，寡居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傳之來也。保母至矣，傳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不從，遂逮於火而死。

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官人約，令召官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不從。於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曹奭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淅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奭。及奭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

楊氏華訓 卷十一

聖

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異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爾，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魏溥妻房氏年十六溥卒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觀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周穉州司戶王凝妻李氏家青齊之間凝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

楊氏塾訓 卷之二

七

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唐賈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董氏年少與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荅引繩束髮以帛封之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房玄齡微時病欲死謂妻盧曰吾病革君年必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示信玄齡愈禮之終身焉

楊氏塾訓卷之二

武林楊兆芳思誠甫纂輯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攝生

素問曰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内存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唐柳公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

楊氏塾訓 卷之二

七

右銘也

碎金錄曰吾諦觀人世評誣然趣死者如百川東注也其死所有二焉觸名位之禍機冒祿席之畏途能不遁者萬萬中或有一二

紳言云食色根於所性婦殺謂之惡業二者事本粗鄙而關涉甚大迹似淺近而克治為難儒曰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裡做工夫釋曰若不斷娼及與殺生出三界者無有是處玄曰病從口入禍從色敗子若戒之命同天在究心三教而不透此關未有能得者也况殺生恣味好色喪真機

元相因勢更助。發縱慾體。瘵思補肥甘。多食氣昏。慾為魔祟。迷則同迷。能甘澹薄。慾火不然。常持淨戒。粗糲亦美。悟則同悟矣。

東坡居士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蚤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召我者。預以此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斷際禪師曰。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饑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視口食如塞饒。瘡自禁不生分別。

楊氏聖訓 卷之十一

范公質誠子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經云。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淫嗜酒。亦復如是。

伊川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為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取。

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物。

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

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者三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與也。二氏合下。愛養完固。故其學易明易。成吾儒。忽此獨欠講明。

五臟之神。肝魂。肺魄。心神。腎精。脾意。若人恬憺。則神定。魂清。意安。魄寧。精不走失。若人躁競。則神疲。魂蕩。意亂。魄散。精遂潰耗。夫人非不欲安而壽。而日應。肅神稍疲憊。則三尸九虫作我。蝨賊。是以丹田之真。為其所擾。精進之士。先尸虫消絕。五臟之神。各安其職。故度人經曰。五帝侍衛也。三尸乃人身。

楊氏聖訓 卷之十一

三部陰濁昏邪之氣。上尸壅踞。居人頭中。尸壅踞。居人腸下。尸彭蹻。居人足。凡人嗜欲貪淫。種種不善。皆尸鬼所使。庚甲等曰。詣天曹言人罪過。毫髮不遺。欲人速死。彼則欣躍。古仙詩曰。窮盡世間無限法。除非丹藥斬三尸。

夫人之生。稟父精母血。成其軀殼。及乎年壯。與嗜欲俱。却將所受之精。流於愛河慾海。喪之蚤者。不滿下壽。喪之遲者。不滿中壽。喪之晚者。不滿上壽。若欲身安壽永。唯當絕欲。寶精人之壽命。主乎精氣。猶燈之有油。如魚之有水。油枯燈滅。水涸魚亡。柰

何愚人以苦為樂見色棄生豈知精竭命亦隨逝
七魄在身使人昏淫三魂喜人為善本命曰魂神降
體其日能清淨身心不酒不色更衣焚香坐不睡
眠即得魂與魄合魂屬陽魄為陰陰陽相和道氣
內降命根堅固身體清安若以酒色昏亂形體魂
歸一見去身七步之遠穢惡衝射魂乃復去七魄
因魂不能來合則其陰氣愈盛鼓舞得志肆情恣
欲若三度昏亂魂不得合魄者則陽衰陰旺七魄
與陰鬼交通但思淫亂

李宜春曰精之在體在骨絡猶金之有液木之有脂

楊東華訓

卷之三

中

五

因慾火下熾遂克化而為物莊子曰既已為物矣
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善攝生者先除慾念

劉真人洛陽三年日唯觀空遺忘愛根纔動便誦曰

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遏人笑斷絕人命
門

玄同子曰仙家只要留得精神則根本壯盛生氣日

茂若慾心不息需根不固則精薄而元氣之生日

少漸漸竭盡以至於亡禪客曰若不斷淫慾而學

禪觀猶蒸砂為飯雖百千劫只名熟砂不得為飯

然此事須在清心絕念上下工夫宗鏡錄曰久種

善根深逢塵塵不浸不是塵不浸自我無心此
正所謂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邪魔不入慾火潛消
自在逍遙與虛空等方是絕慾世人不知隨起隨
抑傷損元和或又以不泄為還精補腦神氣已去
徒留敗滯之物積于腰腎致成奇病何不昧哉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慾則
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
傳變為勞瘵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諸左
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

楊東華訓

卷之三

五

五

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
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兩至陰陽爭之時

猶損人耳

清淨則內腠閉拒雖大風苛毒弗之能害

東垣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

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

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

不交會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

心養性其旨深矣

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火大旺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

土大旺土旺則水衰古人於夏獨宿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庚十一月屬子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本此時恣欲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此五個月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為一月之虛風霧大雷虹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愁怒驚悲醉飽勞倦謀慮動為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一日之虛與俗所謂注夏病此四方之虛亦宜暫遠

惟幕保全天和前五個月宜出居於外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

人從慾中生飽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薄次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無念斯為工夫耳古箴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養氣以成真尹真人曰三慾者食慾睡慾色慾三慾之中食慾為根喫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止可喫三二分飯氣候自然順暢饑生陽火煉陰精食飽傷神氣不升朝打坐暮打坐腹中常忍三個饑

任恭惠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浸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外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歎若我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心勞二字極有深意

陳忠肅公有斛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

有歡適不過太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厭術

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蘇東坡龍虎鉛汞論：人生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為心，坎為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為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顓亦然，其所以為堯顓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今觀之心之性，本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

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如此者也。龍水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臟之，坎之物也。虎火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烟焰，未有復反於心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斬，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僊。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

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時方共通下丹田中也。為之推數，以多為賢，以久為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濕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

上行之水，蕭然如雲，蒸于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配乎？水火合

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砥懸，癰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人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仍以中深後次，仍以空氣送至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為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為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剝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

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
知矣若復謬悠于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
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蓄草鳴雪彼
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窓之下日專欲
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為首盡絕
人事饒則食餅不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
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畧睡一更卧三更乃起坐
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
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
不著文且以時束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

人外不接客不食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
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於弟
而不敢變也比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否此書
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古以砥懸癰近得此
法初甚秘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
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
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
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鍾
上一點雪宜且秘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披衣

起只上面東若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
以兩指指第三四閉息閉息是道家要
指握指兩手柱腰腰間腰間閉息閉息是道家要
虛握虛握腰間腰間閉息閉息是道家要
自充出入息自充出入息即閉定口鼻也即閉定口鼻也
肝青脾黃心赤腎黑肝青脾黃心赤腎黑
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
極即徐出氣極即徐出氣惟出入均調即以舌接唇齒
內外漱鍊精液內外漱鍊精液惟出入均調即以舌接唇齒
也未得燕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
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燕下以氣
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

入丹田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燕津而止然
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微及臍下
腰脊間皆令熱徹後徐徐之使微汗出次以兩手
磨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
下梳頭百餘梳而卧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
二十日精神自已不同覺臍實熱腰却輕快久亦
不已去僊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
之五至為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
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

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為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
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閉目
內觀漱鍊津液燕之摩慰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
專一即易見功矣神僊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念躁
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
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鈔者文
章書口訣多枚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
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
秘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中和集曰天壬地癸乃天地玄精玄氣節之於外則

務成子集

卷五

成人益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實由
命分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斷淫絕欲自為脩養直
待精華耗竭早至夭亡大可惜也又豈知寡欲而
得男貴而壽多欲而得男濁而夭亡

孫明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饒食渴飲無休時若非
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

清虛夫人食雄鷄語人曰雄鷄骨強肌溫亡陽故也
線鷄則不然君子可以知惜精保身之術矣

薛文清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
莫此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欲

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
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居處

人家造室。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為。美。室。士。出。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未。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居室太壯麗。命之曰木妖。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綉。不。入。於。室。

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自。令。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楊氏家訓

卷之四

十四

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曾遵

吾言母以為慮

橫渠先生曰。嘗有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不。但。景。仰。晉。公。不。敢。儼。然。僭。其。故。室。感。慨。廢。興。亦。自。不。忍。

處士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應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不久即還。成。世。傳。某。公。好。修。至。鄧。州。范。燭。滴。淚。成。堆。晚。有。播。遷。之。禍。及。觀。其。自。處。

楊氏家訓

卷之二

十五

楊尚書無地

楊尚書公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佔。為隣所子弟欲請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隣侵

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纔

風。纔草正。離離。戲。更。妙。子。弟。不。敢。復。言。

李文靖公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公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我家人勸治居

第未嘗吝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仰卧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履行之報也重持念

不得東坡先生所以稱為學佛作家也

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祖曰若喫是丞相祿不喫是丞相福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楊氏壘訓 卷之二

十七

某公燭灺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某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預喜宴飲不戴冠同年曰君

賜不可違也乃簪一朶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以竹筒貯不盡者待賓客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范忠宣公鎮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楊氏壘訓 卷之二

十七

張莊簡公性素清約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以率子孫書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銷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王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謂公公留吃飯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吃飯安排饌頭饌頭時為盛饌矣公飭安排則非家常飯可知韓公億與李公若谷同遊汝州趙太守請李為門客尤敬待韓每韓至令設猪肉李常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常設古人節儉若此今以饌頭

猪肉為粗食恒用何哉唐高錢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裁夕飯惟食菊匏所以簪纓濟濟顯融久長杜祁公為相食于家一麪一飯天性清儉在官不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譚而已故年逾八旬壽考終吉李德裕奢侈一杯羹費錢三萬晚有南荒之謫冠萊公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夜宴劇飲燭淚成堆晚有南遷之禍人皆以為奢報信矣豈惟臣哉天寶中貴戚相競進食珍羞畢集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未食楊國忠市胡餅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手掬未飽而

楊太監訓 卷之二

大

泣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况吾人乎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麤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侈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發書風俗頽弊如是公在洛文潞公范忠宣公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徵誰笑貧惜福養財有補風化不小可作臨事門榜

必力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誦誦者為善為惡歟見其不終耳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饒飽寒溫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交夫謝顯道諸夫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蟻蟻

楊太監訓 卷之二

大

過前何足道哉

馬伸學于程頤勇於為善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嗜學

附諸儒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夏吳勝黃霸既久繫霸欲泛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

楊氏塾訓 卷之二

二

冬講論不怠

李固少好學常改姓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二二
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
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邵子也彼有馮藉父兄者何當千里

初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奮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必務翫若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

母結交而別

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剽駢偶毆陽修於是獨為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繼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唐李文公問葉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
瀛溪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責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楊氏塾訓 卷之二

三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然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都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

已自先不好了也。

顏氏曰：人生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稼穡，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沉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論經書。多見士大夫耽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削筆則纔記姓名，醉飽無事，以此終年。或曰：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以為足。及有凶吉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燕集，談古賦詩，寒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楊氏塾訓 卷之二

主

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莫如讀書。世人不問賢愚，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豈惟不枉，不失更有進處。程明道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卒年五十四，明道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泛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

蘇東坡擷菜詩云：繩束霜露滿東園，蘆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

冠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緡作衾，遂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救何憂？且不忍處之，而以故復棄也。斬者愧之。笑見齒本曰斬。

楊氏塾訓 卷之二

主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綦之子，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額，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飲食皆有制度，故富者無分華貧者無慕效風俗如何不醜美人材如何不成立。王沂公留同年子喫飯，飯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

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不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

楊氏聖訓 卷之三

二

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汪信民嘗言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檢身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欽膝危坐間外多事千緒萬端固有遺漏遠近書

楊氏聖訓 卷之三

五

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寸惜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譚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誦薄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擣菹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生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江左放達之餘乃有謹禮勤事若士行中流不濤市俗者耶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

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夭壽之所由定

也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張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

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孔戡於為義若嗜欲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

司馬溫公我歲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譏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汙

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澈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救端切湏弗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宋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於大寒大熱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

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鳥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或問迂叟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趙清獻公平生曰所為事夜必衣冠焚香拜手告於

楊氏卷二

二六

天意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韓魏公常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曾詩有曰莫羞老圃穠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

張子韶曰今人寡言者雖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

願聞汝南周啟願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

伊川嘗言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庸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廢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蠢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於是著易春穠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

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遺還尹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

楊氏卷二

卷二

噫尚可以干祿乎執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弟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

邵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世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

李之才爰易於河南穆脩脩爰於種放放爰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遂授雍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遂築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子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富弼司馬

楊大聖訓

三

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者雅敬雍恒相從遊焉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危篤時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既卒顥為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

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

朱熹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徙出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

知反躬踐實而主於居敬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盡精力研窮聖賢之經而注釋之紹興末以輔臣薦召不起帝初即位即上封事而言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

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

楊大聖訓

三

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傷自怨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何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已未寢疾諸生惟葉賀孫蔡沈只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此為熹絕筆甲子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于正寢年七十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為位而哭蔡沈主喪役黃幹主喪禮

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黃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

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尊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

楊氏 卷二

三

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為已多不得力又常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

黃幹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與之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

李方子端謹純雋初見熹熹謂曰觀子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

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潰耳

張栻以古聖賢自期作希賢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明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常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

楊氏 卷二

三

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呂祖謙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

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間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於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許衡河內人幼端慤與群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不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固辭而去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

楊氏塾訓 卷十二

三十四

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去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秩焚之使無小大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誦不輟薦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夏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懽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去嘗與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既而

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

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

楊氏塾訓 卷十二

三十五

大學

謹禮

曲禮曰凡為人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縣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

楊氏學訓

卷之三

手本

明志千

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

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曲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

楊氏學訓

卷之三

志

母沒不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情琴瑟不御食肉
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
止復故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
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
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
將見之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

楊氏聖訓

卷之三

三

官備則具備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
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齊三日乃見
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
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
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
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
怒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敢乎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
不斬於丘木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
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士昏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
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
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母施
衿結帨曰勉之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

楊氏聖訓

卷之二

三

三

施輦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
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輦

禮記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
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
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女有
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
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

子居內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梳枷不敢縣於夫之樨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湑浴夫不在斂枕篋簾席櫛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肅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

楊氏聖訓 卷之二

四

由右女子由左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

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

楊氏聖訓 卷之二

四

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

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凡為長者羹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將即席容母忤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必安執兩頰長者不及母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訛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尊容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坐矣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少儀曰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翼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

楊氏塾訓 卷之二

耆老不徒食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

主人則先拜主人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

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

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

勤至死心喪三年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

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曲禮曰母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執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狠母求勝分母求多疑事母質直而勿有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楊氏塾訓 卷之二

曲禮曰母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髻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

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

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毋踏席摠衣趨隅必慎

唯諾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

色容莊

曲禮曰坐如尺立如齊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

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

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

楊氏塾訓 卷之二

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

之然後玉鐙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

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

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

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

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曲禮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

衣不純采

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擇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

歆毋啗食毋切齒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

獲毋揚飯飯黍毋以著毋還羹毋絮羹毋刺齒毋

歡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歡醢主人辭以羹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眾炙

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歆

小飯而亟之數噉毋為口容

樂記曰黍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

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

楊氏塾訓 卷之二

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禮之所以備酒

也

楊氏塾訓卷之三

武林楊北坊思齋甫纂輯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雅量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劉寬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趨朝

裝畢。使婢捧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

曰。羹爛汝手耶。畧加安排。便不難。惟卒然應出。是

劉寬為司徒。有人走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不爭辨。默

楊氏塾訓 卷之三

解與之。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慙。送謝。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

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以諧語解忿妙

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

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

長。則所短不言自見。

帝惡王敦稍抑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

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

平。遂構嫌隙。

衛玠嘗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

住。

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

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北海王猛少好學。個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

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

楊氏塾訓 卷之三

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

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

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

長安咫尺。而不度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

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

祭酒。

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

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

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

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

位望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却超嘗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平安晉室。

秦兵至潁口，兵既盛，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文仲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嘗勞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非必有別旨人情洵靜足以鎮之即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

此便是計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孫登性無恚怒，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既出便大笑。齊人沈麟士其所著屐為隣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屐。」和即跣而返，隣人後得屐，以前屐還麟士，曰：「非卿屐。」和笑受之。

唐太宗召魏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蚤從徵言，必無今日。」

之禍。太宗素重其才，改容禮之。

鄭和諧文中子于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公待之如舊。

又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辨，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不怒不喜，便屬雅量。」

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註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四

容亦無愧辭，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韋斌謫守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於彼，中夜同寢，屢聞鴉音，韋流涕而歎，泌曰：「此鳥之聲，人以為惡，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鴉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

馮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皆以德量推之。

韓魏公琦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得於壞塚，蓋絕寶。

也。開宴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置玉盞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玉盞竟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物破亦自有時也。汝何罪？」又嘗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他顧燭燃公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別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

宋元獻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為僕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

楊氏筆訓 卷之三

六

子必明志

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以直報怨蘇文忠公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聽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邪？抑

其識邪？」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已不是，則是在

楊氏筆訓 卷之三

六

子必明志

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狄武襄公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酒有劉易者，亦與坐。易素疎悍，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武襄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內，遽褰幃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

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向文簡公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上笑曰向敏中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七

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太尉王文正公指王沂公顧謂壻范令孫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淨見之耳王君昨避讓會靈使頗拂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躅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將以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湏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八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凡人語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

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不知也。時皆服其雅量。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携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富鄭公弼為人溫良寬厚。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與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不敢踏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

楊氏藝文 卷之三

七

亢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為相有體似又不必如是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

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楊龜山語錄引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客人。勿為人所容。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怒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彼僚幕職只以諄解之體統愈全

楊氏藝文 卷之三

十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把之木。每沉溺於川谷者。為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以此自責。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當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

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端謹 詳見學禮門

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世人只要外面好看客至無具雖或不諱厚薄恰有條理也然非林宗不能識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

膝處皆穿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主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名言

施惠

孫鍾幼失父事母至孝以種瓜為業瓜熟常以設行
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
三少年詣鍾乞瓜鍾獻神詔引少年飯瓜三人曰
我示子葬地葬後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
山百許步勿返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行不六十
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
此葬母其塚上常有五色雲氣鍾後生堅堅生權
傳子孫五世皆王於是

葛繁為鎮江太守有一官員於京師舖中見一靴是

楊氏謹記

三

其父葬時物詰之舖翁云適有一官人携來脩可
候之有頃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
而去隨之一二里度力不能及乃呼曰生為父子
何無一言見教父曰汝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其人
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為幽冥所重繁曰吾始者日
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
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
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吾為正之若人渴與之
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
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云

陽雍徙居大道峻陴下絕水漿處晨夕輦水漿給行

旅兼補履獨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
書生問曰何不種菜答曰無種乃與數升雍大喜
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娶婦
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
氏右北平著姓安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
氏笑以為狂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
婚雍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俊異
位至卿相累世貴盛給榮補履此宴人事至感動
天神蓋為濟人心真無間事
之大小也

楊氏謹記

市

徐宗仁鄉有一江湍急常年因渡船小觸石船壞溺
死甚衆宗仁發心造一巨船兩頭裹以鐵葉自雇
篙手專一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年
三十三星士謂其當死一夕夢至官府見王者坐
于堂上有濕衣之鬼數百人告于王曰徐宗仁濟
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子孫榮貴王者
語宗仁曰汝壽本當盡今特延三紀覺而異之自
此益好善樂施果逾三紀而卒二子三孫皆貴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
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穩之田

再嫁者
娶必指
次女次
媳也若
再嫁者
結決無
此助
此出元
之正公
筆書
可作

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塾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食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出。給其所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然計其費歲止四百兩。然已市義無窮矣。實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儼侃。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侃左諫議大

楊氏墓誌

卷之三

十五

夫。知政事。僖起居。即初。禹鈞家豐厚。年二十無子。夜夢祖考謂曰。爾早脩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為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為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為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凡女貧不能嫁者。公為出錢嫁之。

楊氏墓誌
限也
亦不可
之功德
甚要
今又過
十六歲
只該六
延三紀
後壽

因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為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亡。

楊氏墓誌

卷之三

十六

蒙恩。溪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公之祖考。既夢以告。無子壽促。後十年。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我嘗告汝。汝令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易。善惡之應。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實十郎云。仲淹祖與之為故人。實書其事于冊。以示子孫。惜乎不傳于天下。故錄以示好善。

尚書
承事
使人
之好
何勇
決也

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馮瀛王
道贈公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
老。丹桂五枝芳。參政范仲淹記。

尚書張詠守成都。常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
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尚書坐承
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
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
夢中見者。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
禮遇如此。又坐吾上。再三叩之。不獲已。承事云。別
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糴候

楊氏聖訓 卷之三 十一

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
如故。尚書歎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
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
事。皆在籍中。而黃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
絕。非賑濟陰德之大。所致然邪。承事諱兼濟。
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王曾居京師。一日過甜子巷。聞母子二人哭之哀。因
詢其鄰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止有一女。將易客
錢償官。旦夕分離。故哭之哀也。曾乃謂其母曰。汝
女可賣與我。則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其

客。約三日來取女。諭期不至。其母復訪曾之所館。
則曾已行矣。後曾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
卒。贈侍中。謚文公。

劉弘敬遇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後因嫁女。
求女奴。用錢二十萬。買一妾。極姝麗。名蘭孫。問其
家世。乃云。世居河洛。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掠。
弘敬大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邪。收為甥。以家
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是夜夢一綠衣槐簡者。
謝曰。子蘭孫父也。荷德無以報聞。公短壽。當為力。
請于帝。數日復夢曰。帝幸已許。延君二十五年壽。

楊氏聖訓 卷之三 十二

富及三世。後二年。相者至曰。觀君之面。陰德之氣
甚盛。壽可延二紀餘矣。後果符夢相之言。
鍾離瑾為德化宰。將以女歸許氏。諭其胥魁與老嫗。
買得一女婢。問之。嫗曰。是臨川人。女親喪而育於
外氏。女受嫗戒。亦不敢言。後瑾視事少間。退而遇
女婢於屏間。見其流涕。詰之。乃曰。某之父昔曾令
是邑。不幸與母俱喪。時年五歲。無所依育。於胥家
十年矣。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瑾大
驚呼。胥嫗審之。果如女言。瑾乃養之。如已女。以書
抵許氏。告緩期。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

復書曰。子有季子。願淨以為婦。遂以二女歸許氏。久之。瑾夢一綠衣大夫來謝曰。吾女辱賜於君。已奏請于帝。奏君十任有土官。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子孫仕於朝者十餘人。

于令儀長厚不忤物。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汝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令儀如數與之。復語之曰。汝夜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宿。明旦遣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後令儀子仍登進士第。

王烈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十九

余有仙

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故。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恠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

郭震年十六。入大學。家送資錢四十萬。至會。有縗服者叩之。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與之無少吝。亦不問其姓氏。同舍誚之。震曰。濟人大事。何謂

為震十八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封代國公。賜一子官。

傳敞未第時。過吳江僧寺。見東室有殯宮。問之僧云。是福建士人。客死于此。無力歸窆。敞惻然。是夜夢一人儒冠。自稱三山。蒼所敘述。與僧言同。且曰。旅魂無依。君其念我。明旦敞遂傾其貲。葬之於官地上。仍脩佛果以資薦之。後敞赴試。復夢陸生來謝。且告以三場題目。曰。慎勿泄。泄之。彼此有禍。敞寤而精思屬稿。及試。盡如其言。遂登第。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二十

余有仙

還財物

裴度屢屈場屋相者曰君形神稍異當餓死度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置綖綖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而去少頃度見綖綖尚在知其遺忘也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因携以歸明旦復携往其婦人果來問其故婦人曰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於此父禍無所逃矣度遂以還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亦不受後相者見之大驚曰君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度登進士官至中書令年七十六卒贈太

楊氏壘訓 卷之三

三

傳謚文忠子識檢校尚書右僕射諡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

是木知數

白敏中應舉屢不第詣胡蘆生問命生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裹一物令女奴捧之因車馬駢集婦人女奴忽相失遺帕裹在闌旁敏中為守護至日晏婦人號泣而來問之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敏中即以還之婦人泣謝而去後胡蘆生見之曰秀才必種陰德前程遠大必矣來年果及第位至中書令

寶禹釣於延慶寺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

明旦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涕泣而至問之曰父犯大辟徧貸以贖之今失去父罪不可贖矣禹釣即以還復加贈之

楊存赴京途次投旅舍既卧於床席間得鹽鈔二萬引明日問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甸巨商某也存曰此吾故人若復來可與語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寓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至主人以存言告且指壁書示之乃赴京訪存存審實即舉以還之商人

楊氏壘訓 卷之三

三

乃捐數百緡就僧寺設齋為存祈福是年存登第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

以貧不能自存之時拾得金銀不受金銀非聖之清乎

劉留臺家極貧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一人號泣而来自言為商于外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浴于此遺之劉即舉以還商分送數片一無所受一夕夢神告曰汝安分不貪將有大顯且及汝後嗣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仕者二十三人

京三郎有鄉人病危密以千餘緡付三郎曰我死不

肖子必蕩覆無餘。俟其將凍死。然後付之。他日其子果困極。三郎召至。問之。其子慚懼號慟。三郎曰。我欲惠汝。恐汝復費於歌酒也。其子誓改行。三郎乃取所付千緡還之。封記宛然。其子大駭曰。父臨死。但云善事京公。無他言。不期有此賜也。於是循謹自守。家以贍給。三郎後生三子。長曰仲遠。官至丞相。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因其子不肖。斥逐之。而以家財盡付孝基。富人死。其子丐於途。孝基惻然。召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又使管庫。其子益馴謹。孝

楊氏壻訓 卷之三

十三

基察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勵操為善士。後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

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趙清獻公朴所居甚隘。家人以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亟命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蘇東坡公軾居陽羨。嘗以五百緡買一宅。傾囊僅能償之。將卜吉入居。一夕與士人邵民瞻步月。偶至村落。聞老嫗哭甚哀。公推扉而入。問之。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與

楊氏壻訓 卷之三

十四

舊居別。是以泣。公愴然問其故居。則公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公曰。是吾所售。當以還汝。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偕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袁生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因往臨安買得一妾。見其以麻束髮。外以彩飾之。問之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袁即送還其母。聘財一無所取。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橐中資與之。遂獨歸。明年妻生子。詔舉進士官至叅知政事。

朱承逸嘗五鼓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赴水以死承逸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承逸即代為還錢如其數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賞給之後生二孫服肱並登第貴顯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

子

活人類

魏顥父肇有嬖妾無子肇疾命顥曰必嫁之疾革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顥嫁之曰疾革則亂吾從其治也後與秦師戰遇杜回回秦之有力人也顥見一老人結草以亢回回躓而顥遂獲之夜夢老人曰子乃汝向者所嫁婦人之父也汝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晉侯賞顥以狄臣千室

孫叔敖兒時嘗出遊見蛇有兩頭者殺之曰無留以毒人歸語其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見之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已殺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

子

而埋之母曰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百祥仁除百禍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為令尹享壽考而歿其子封于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黃汝楫家頗富值方臘犯境拘掠士女二千人閉之空室有持金帛至則贖之否則殺汝楫即輦二萬緡輸其營二千人皆得歸詣汝楫謝歡聲如雷又為誦佛祈福一夕汝楫夢金甲神從天而下呼曰上帝有勅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後汝楫為浦江令其子開閣閱聞閣皆登乙科

今有
是書
之錄
必錄
報應

李謙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謙即對衆焚券曰債已償矣後歲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謙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一日假寐夢一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徐孝祥一日獨步後園見樹根一坎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亟掩之一毫不取人無知者後三十年歲大歉孝祥啓其穴出金收糴散給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竟不私其錙銖後其子純夫

楊氏聖訓 卷之三

五

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如其官年九十七乃卒

桑崇班憐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其人皆得不死歲饑聚人食其粟至盡而止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塋之止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

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雖未有父命實善體父心專之可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繞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此謂善行方便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聚錢三萬遣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

楊氏聖訓 卷之三

五

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橈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卒女為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願焉公曰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為刺史號章太傳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傳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

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酒。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

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畫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艸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屋辰。具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人。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矣。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

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給云。判官使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遣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加禮重。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虔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

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因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兄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塲其利甚博而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以足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之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眾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

餘

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施者必得福勸者亦與焉密學陳公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丁晉公雖險詖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臣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齏粉矣上重答言

顏氏曰窮鳥入懷仁人所憫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耳展藥市一區收貯藥材凡隣族有病如癰疽瘰癧之類彰彰可驗者須診察寒熱虛實施藥治之此外不可妄與恐致誤人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

餘

長厚

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即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劉昆為江陵令漢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復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彭公季長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

楊氏壘

卷之三

三

月

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釧為贖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眾服公之量

太祖問王昭素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昭素不肯仕而求歸鄉人服其德允爭訟者就決之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市者亦不忍欺之有盜挾門盜其椽木乃即自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以致里中無盜家有一驢必先問外無假驢者然後乘之以出

曹彬疾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繫瑋材器

可取皆堪為將然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彬性仁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蜀唐秋毫無所取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位無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還太祖從容問官吏彬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為宋良將第一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楊氏壘

卷之三

三

月

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傳獻簡公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張繹曰鄒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韓魏公語錄曰人能扶人之危賑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曹武惠王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蔡忠惠公嘗飲食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

楊東華訓

卷之三

三

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極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趙康靖先與歐文忠有隙及人欲文致文忠罪云與

錫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康靖乃上書言文忠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閹房曖昧之事轉加汙蟻臣與脩蹤跡素疏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李珣廣陵人以負販為業人來糴者珣授以升斗令其自量不計時之貴賤每磨石僅取兩文之利以

楊東華訓

卷之三

三

資父母歲久衣食漸豐其父曰今世人升斗皆出輕入重吾昔只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矣汝更使之自量吾不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李節帥夢入仙府見金書列仙姓名內有李珣仙童曰此廣陵民也明日節帥召珣至問其脩鍊之術曰不知也且述負販以對節帥曰此陰功不可及也後珣百餘歲卒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周氏婦賢德能幹其翁周才美令分理家事付與斗斛秤尺皆以輕小短者出以重大長者入婦不悅

曰翁平日所為有違天道。妾不能為婦。願辭去。才美曰。汝言是。今當出入。但用其一餘。皆毀之。婦曰。未也。問其所用幾年。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今當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庶可。耐還前日過取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楊氏塾訓卷之四

武林楊兆訪思齋甫纂輯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堅忍

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公子重耳過衛。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趙盾納捷。當於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

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子產曰。小人之性。繫於勇。當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曰。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

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

荀子曰。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又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又曰。有子惡卧而悴。掌可謂自忍矣。未及好也。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及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頗將軍執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張良亡匿嘗從容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韓信微時出行淮陰衆少年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若能則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乃蒲伏出胯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信王齊召辱已少年飲之酒曰壯士當辱我時豈不能殺汝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賈復部將殺人于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于市復以為

耻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無兩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而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而出結交而去

管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

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侃悽悵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婁師德深沉有度量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

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遂賜繡帛。

王沂公嘗言。喫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趙清獻公座右銘云。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

楊氏家訓 卷之四

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于吾心。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効為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王龍舒勸誡喜怒哀惡嗜欲皆情也。養為善。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情。犯之不校。觸之不怒。傷之不

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

楊氏家訓 卷之四

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

薛文清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又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陽明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子而傲。必不孝。為臣而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

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人能忍。則有謙而無傲矣。

陽明先生曰。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七

余有仙

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泝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

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吾為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為泥所汙。老者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惟。觀自頭至足。自外視內。彼身何有。惟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高僧鬼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經云。咄哉世間。甚可怖畏。此處虛誑。無有可愛。猶如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八

余有仙

畫瓶盛諸穢毒。此處難越。不出自出。猶如老象溺彼溪泥。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此處危懼。猶如盲人臨於溪谷。此處能傷。猶如利刃塗之以密。愚人無智。舐而求味。此處滅諸善法。無有遺餘。猶如劫火焚燒一切。

勸懲
關保
難忘

知人

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從黃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

孟敏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

楊氏警訓 卷之四

九

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來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

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魏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初庾翼薦桓溫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

以常人遇之當擇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常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溪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

楊氏警訓 卷之四

十

呂姿樓曰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姿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

房玄齡杜如晦皆與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即者異日必為國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托之

荏平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即將常何之家六月以

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詔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劇成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是時其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隣。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

楊氏聖訓 卷之四

十一

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隣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及誅劇。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太后嘗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醞籍。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

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畢士安拜相對曰。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剛方慷慨。而有節。忘身殉國。秉道

楊氏聖訓 卷之四

十二

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

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魏公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魏公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

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質肅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十一

下必

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上方屬精有為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為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

於去就之致親讐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患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腴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持寵為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十四

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暗默而眾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押闖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鉤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

公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於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

劉元城聞諸君實先生曰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個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泥論者雖欲誣之人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十一

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

陳忠肅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陞辭曰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入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

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援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張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十一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規誨

徵黃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遂枕山棲谷接迹巢由斯亦可矣若思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自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七

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王良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

謝安好聲律暮功之喪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

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執事甚忽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叅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知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十八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麤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浸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立教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著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

楊氏學訓

卷之中

十一

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無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

也。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敬為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勵救藥。必中其病。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徐節孝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

楊氏學訓

卷之中

十二

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楊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

楊氏學訓 卷之四

王

王

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重望

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有所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嘆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傳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

楊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

楊氏學訓 卷之四

王

客輒命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偉亟毀之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七月薨上悼痛之甚謂群臣曰天不容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其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謚忠獻

邵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所居曰安樂窩因自號曰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盃微

醺即已常不及醉也。與至輒哦詩自咏。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儒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弟每相飭曰。母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向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母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之適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不事表暴。不設坊吟。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隱其惡。有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十一

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大行皇帝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兩至民遮道聚觀焉。至不得行。曰。公無居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光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

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觀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救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

昔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於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於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寇萊公鎮大名府。止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止門鎖鑰。非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十一

準不可

寇萊公貶死於雷。詔還塋。雒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挿地。以桂紙餞焚之。尋復生荀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

王沂公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後入。

范文正公與韓魏公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文潞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奉
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
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
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
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
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司馬
公起居

蘇文忠公為溫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
陶冶童子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五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
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
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
薰劑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其
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
價踴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
咸驚曰必異人也問為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
動蓋棺而去

李綱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
每使者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

所畏服如此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五

服善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荀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一枚嘗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三

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忠文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忠文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鬚上指冠力曳九牛氣凌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忠文勇於內者也自宣仁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

之與倍叛無異而忠文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忠文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忠文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之尊天子之父而忠文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范忠文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已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三

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忠文傳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眾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其文近覃之文則未可知若覃之行則遠于其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無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欽之謂傳堯俞

韜晦

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與通。有即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即果遷。

馮異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

楊氏華訓 卷之四

三

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王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每事安能盡善。導改容謝之。

曹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

楊氏華訓 卷之四

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天威。導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受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楊氏華訓 卷之四

三

慈聖以慈稱。英宗以孝聞。魏公之功偉矣。他日門人親客燕坐。從容語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方。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勞而不伐。公之襟量。蓋可想見。父早喜兩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若無。公之口不言功於此見之矣。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

致迂。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行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楊氏筆訓 卷之四

三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眾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過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蘇丞相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各不矜其所長也。

恬退

子路問於孔子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深察而守之以愚。功被天下而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而守之以謙。此益而損之道也。

易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言小人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惟有消亡耳。其能致富乎。蘇詩亦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鰓升高。不知危。竟作黏壁枯。可謂得易之旨。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蒺藜。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陰。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飾。

楊氏筆訓 卷之四

三

終身迫然。不知其為貧也。

太傅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三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謝之云云。

呂僧珍字元瑜。以販蕪為業。及貴。兄子求官於元瑜。

曰汝等自有常業但當速歸葱肆耳不聽李雅
居其左貧市其宅人問價幾何曰一千一百萬人
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隣一百萬買鄰為人所敬重
如此

宋謝晦為右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家賓客輻輳
兄瞻曰此豈門戶福邪乃以籬隔門連曰吾不忍
見此及晦有佐命功瞻憂懼卒晦果覆其宗
張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
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景

楊氏學訓 卷之四

三

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朝廷欲以韓魏公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
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我何語聞遂寢
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
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
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
薦也

王荆公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郡牧判官
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常州由是名重
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

患其不肯就也又曰王荆公養得氣完為他不要
官做

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
陳以祈恩雖考較在下天子必擢真上列以吳春
卿育歐陽求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
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
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
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絕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
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

楊氏學訓 卷之四

三

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
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
意而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
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
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
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
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
也此節教人恬退者

韓忠獻公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
獨滯於藏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

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龐莊敏公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弃。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孫宣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

楊氏塾訓

卷之四

手書

余南仙

志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

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更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峴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峴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

楊氏塾訓

卷之四

手書

余南仙

老得閑方是閑。子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為耆英會。又為同甲會。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於榜曰。貯瞻堂。

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
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邵康節閑居
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
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
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
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
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
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三

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處自崇寧
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亦
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蟻蠟
過前何足道哉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文正公遠貶三峽後元昊
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牋奏公嘆曰吾初論范
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
不往

朝廷既相溫公申公詔起忠文公欲以門下侍郎處
之忠文公以書問出處於太史公以謂不當起忠

朱熹

文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
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云此亦欲出矣而
三郎勸止遂已三郎乃祖禹第行

朱熹草封事數萬言子弟門人迭諫不聽蔡元定入
諫請著龜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
因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

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
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屑為從官之人
遂力請外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三

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至困羸里而演易。若無羸里也。孔子困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三

丙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蜮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眾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瓦。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凡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縵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贏金。公曰。曷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韋。以適己為悅哉。悉歸之。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四

丙

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檐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挫之氣似之。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中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

病及貶海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為動。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駟馳驅。至公貶所。先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為不可。

楊氏藝訓

卷之四

平

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云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達識

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蜚蜴。禹顏色不變。頃吏龍俛首低尾而逝。

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公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

楊氏藝訓

卷之四

平

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蘇丞相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陞辭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損。

首謝

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謝上蔡語錄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過省約就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後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者為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

楊氏塾訓 卷之四

里三

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不可過後鄂教授官至典郡豈非有所警乎

淳熙中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時有一布衣之交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密謂曰某當與貢舉省試程文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記其人感喜及試後搜卷中果有冒子中用三古字者遂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

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洩漏於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取者來謁玉山因訊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默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未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漉浸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一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言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

楊氏塾訓 卷之四

里四

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夫此事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惑之甚者也

隱逸

桓帝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陳搏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卧鸞不蓋被片石枕頭簾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

楊氏集訓 卷之五

四

附本

裏展開眉頭放開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沉紅輪西墜

元城先生言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報應

徐鉉竄邠州遂死其家挈喪以歸道出一邑時索湘為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吏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為學士時常為人以一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賊名污身今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為帝所容君為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為吾謝之帝必難拒言訖不見湘感其誠乃為禱謝樞舟果無纖瀾虞薄暮鉉復來謝令喜欬然而去以此知受賊枉法者無所容于天地之間

楊氏集訓

卷之四

四

王章惠公舉進士時甚貧遊于翼城通人板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于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鉉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

司馬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仁愛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施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老子曰射飛逐走發螫驚棲縱暴殺傷非理烹宰如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

楊氏聖訓

卷之四

四

餘責殃及子孫

裴相國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

世上欲無刀兵劫須是衆生不食肉

陶弘景弟子桓闓先得道將起昇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桓闓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蠶垂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

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非有所親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東坡詩云未死神先泣此語使人淒然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敝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太冬牆壁瓦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五

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陳文惠公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弃也

佛印滿庭芳詞云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濃痛把衆生割割刀頭轉鮮血飛紅零炮碎炎不忍見渠儂喉龍纔嚙龍腦鳳髓畢竟無蹤謾贏得生前天壽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彌勒尊佛云人生在世太無知日日朝朝真是癡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喉嚨三寸原無底何日何年是了期不顧割他身上痛猶嫌是肉少精脂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饒却飛禽奔走獸他身也是父孃兒奉勸諸人觀此頌慈悲不殺是便宜偈曰勸君勤放生終久得長壽若發菩提心大難天須救

陳氏戒殺或問曰如六畜等我若不殺他人亦殺之施之山林豺狼亦殺之縱使我不殺亦不能救之矣答曰六畜等皆往世作決定殺因故今世受決

楊氏聖訓

卷之四

聖

定殺果雖佛亦無如之何故佛教人不殺者正所以救之也不作殺業則無殺因若決無殺因則決不受殺報若勸得一人不殺則是救得一人不造殺因免為畜生若勸化得千萬人不殺則救得千萬人免為畜生出離三塗矣故人能從佛勸化未聞食肉豺狼能從佛勸化也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則微弱人以其無智不能自殺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

能告訴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鵲鵲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美食蚌蛤鰕蜆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羹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蓄養雞魚犬彘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煎巧意闢飢食之既飽則洋洋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嗟乎染習

楊氏聖訓

卷之四

幸

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恠溪思痛念良可驚懼縣令俞偉撰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而告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邁內翰通判江寧府時廚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其羊銜刀而藏之墻下周豫學士嘗煮鱖魚見有鞠躬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躬避湯者以愛子之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因晝卧夢有婦女十數人執紙若有訴密遣人往視

行廚果得蛤蜊十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觀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為湯火所傷。或為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號叫求救。至于暫時頭昏腹痛。或小有疾病。便湏呼醫。買藥百端。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為也。諦觀

楊氏聖訓

卷之四

五

物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不可不戒。知縣俞偉撰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長壽。○神農本草云。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體內必有物中傷。當與除其害而放之。大獲吉利。必享高年。○仙經云。人能一生起不殺心。一切衆生。見之不生恐怖。○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蠅。蟻。虫之類。宜禁之。非唯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又云。凡人於行住坐卧之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燭。如虫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

者之所當為也。

蘇子瞻在元豐間。赴詔下獄。囑其長子邁。送食。惟菜與肉。設有不測。當送以魚。以此為候。邁謹守。逾月。後委親戚代送。誤以鮓送之。子瞻大駭。憂不免于死。乃就獄中作二詩。有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神宗聞而憐之。事從寬釋。既而南行。子瞻猶有懽意。乃以阿彌陀佛一軸。隨行人。問其故。答曰。此余救西方見佛公據也。及赦罪。放免還家。每見庖廚有活物。即令人放之。嘗有言曰。吾得罪處。因何異雞鴨之在庖廚。我今豈忍復殺彼之生命邪。

楊氏聖訓

卷之四

五

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果報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衆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為布施。是凡施於外者。皆為布施。故為下而忠誠。事上為長。而仁慈。安衆為師。而勤施。教導為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語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

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為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不獲富貴之報。

禪師名延壽，丹陽人。初為餘杭縣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鞠之。止是買放生用過，不意虧耗遽如許也。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顧謂獄吏曰：「我在生，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奇之，亟釋其罪。遂為僧，夜夢觀音，以甘露灌其口。慧性日明，著萬善同歸集，數百卷。住持雪竇永明寺，壽至九十八歲，合掌坐化而終，瘞于塔下。有

楊氏華訓

卷之四

三

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一吏云：『此永明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惟壽禪師不經此處，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王敬其人，圖畫於此供養，以此見好放生者，徑生西方，又為陰府所重如此。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為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眾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解意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且

以漸次方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專為我殺，則不食；四者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眾生無殺害意。至於蚤虱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亦與牛羊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虺蜂蝎，偶然現前，未曾傷人，謂其螫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為其音聲形狀，可以悅我耳目，為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

楊氏華訓

卷之四

三

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為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俞偉撰。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誤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

縱怨仇之罪。余喜得此理。願與人共之。龍舒居士楊寶幼時。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墮地。為螻蟻所困。寶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葉飼之。經旬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夕變為黃衣少年。拜謝持玉環四枚以贈曰。我是西王母使者。賴君拯救。願君長壽。子孫位登三公。後寶壽至九十三而終。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皆為三公。程明道先生為江寧主簿。始至邑。見人持竿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去任。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粘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

楊氏塾訓 卷之四

李五

不嚴而令行如此

曾參養母至孝。有鶴為人所射。窮而歸參。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來謝。驚數萬緡。家遂殷富。

張提刑嘗詣屠肆。以錢贖物放之。後臨終時。語家人曰。吾以放生積德。深厚。今天宮來迎。當上生矣。安然而逝。

一僧素無賴。聞黃精能駐年。欲試其驗。置黃精於枯井。誘人入井。覆以磨盤。其人在井。惶迫無計。忽一狐臨井。語其人言。君勿憂。當教汝術。我狐之通天

者。穴於塚上。卧其下。目注穴中。久之則飛出。仙經所謂神能飛形者是也。君其注視磨盤之孔乎。吾昔為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來報恩耳。幸毋忽。人用其計。旬餘。從井飛出。僧大喜。以為黃精之驗。乃別衆負黃精入井。約一月開視。至期視之死矣。僧蓋不知前人得出者。狐之力也。

孫真人未得仙時。出遇村童。擒一蛇困憊將死。真人買放水中。後默坐間。一青衣來請。隨而赴之。至一公府。則世所謂水晶宮也。王者延至上座。曰。小兒昨者出遊。非先生則幾死矣。設宴畢。出種種珍寶。

楊氏塾訓 卷之四

李六

為謝。真人辭不受。曰。吾聞龍宮多秘方。傳吾救世。賢於金玉多矣。王遂出玉笈三十六萬。真人由此醫術彌精。後證仙品。

隋侯往齊國。路見一蛇。困於沙磧。首有血出。以杖挑放水中而去。後回至蛇所。蛇銜一珠。向侯。侯不敢取。夜夢脚踏一蛇。驚覺。乃得雙珠。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即附錢五千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恠其無由。及泰歸。問之。乃說贖

龜之事因其居為寺號曰嚴法寺

劉彥田父為湖州刺史有自銀坑回以大龜獻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送於坑所父歿彥田為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惶懼莫知所之俄有大龜引路從龜而行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君救脫之恩今故奉報

韋丹未第時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橋上呼呶餘喘須臾將死群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者曰二十

楊永華訓

卷之四

五

時天正寒丹衫襖無可當者乃以所乘驢易之既獲遂放於江中徒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丹因往謁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丹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及至一大所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裘帶而出自稱曰元濤之向丹拜曰老夫將死之命賴君而活恩大難酬遂具珍羞款宴於懷中出一通文書授丹曰知君要問命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復托胡蘆先生載五千緡至逆旅

以贈其文書丹常寶持之自登第至江西觀察復每授一官日月無所差異後丹再欲尋訪元長史之居不獲問於胡蘆先生答曰彼神龍也變化無常安可尋也丹曰若然何以有中橋之患曰逃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端蟠皆三時不免也又何得異焉丹二子宙岫皆貴顯

熊慎父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江甯真聞船內千百念佛聲驚而察之乃船中諸魚也遂歎異而悉取放之不復以漁為業後鬻薪窮苦至甚暮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焰高尺餘就之得黃金數斤明日

楊永華訓

卷之四

六

齋詣都市貨之市人云此紫磨金也酬銀數十萬由此殖產鉅富

趙槩知漣水軍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槩始罷之作放生碑于池上槩官至尚書左丞卒贈太師謚康靖子三人及孫曾皆貴顯

楊序夢神告曰子踰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物命乃可獲免序曰大期已逼物命有限何能及事神曰佛書有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圖之序乃大書神語揭示通衢見人殺魚輒買其子投諸江中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

矣

有沙彌侍一尊宿，尊宿知沙彌七日命盡，令還家省母。囑曰：「七日當返，欲其終於家也。」七日返，尊宿恠之，入三昧勘其事，乃還家時路見群蟻困水，作橋渡之，蟻得不死，沙彌由此高壽。

趙善弋以椎牛為業，嘗夢被追到冥府，庭中兵衛甚肅。主者端服踞几，呼善弋罵曰：「牛有大功於世，汝何忍屠之？」今令汝試嘗此苦，遂命獄卒將尺餘鉅利巨釘釘其首，血灑地，痛楚切骨。善弋呼乞命，願改過。主者曰：「如此則大善。」我陰相汝生理，使汝不

楊氏奉訓

卷之四

李

困乏，命去釘釋去。忽有婦人着褐衫，挽嬰兒奔來拜不已。主者曰：「吾已戒之勿憂也，及覺則雞鳴矣。」驚汗被體，小婢報將殺牛起視，一蒼色水牯腹有胎，恍然悟。立命捨僧寺為長生牛。凡平日所為不善，皆改行懺然。自新先是其家歲病疫，自爾無恙。衣食漸豐裕，後以恩例補兵馬監押，嘗舉此事勸人云。

李田之子夢人推車滿載皆書卷，問是何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內有一名李遂夫。車人指曰：「是汝姓名乎？」曰：「然。」其人曰：「此一卿皆

食牛肉，而汝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登科，既覺以遂夫名應試，果登第。」

翟揖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孕，夢白衣婦人以盤送小兒，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隔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子彌月天，又禱如初，有聞者告曰：「子嗜牛肉，豈謂是歟？」揖悚然而誓，合家不復食牛。後再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乃生子成人。

顧待問與葛楚輔友善，同赴進士試。語葛曰：「昨夕吾夢至仙府，正見放榜末甲有吾名，而墨塗去之。」叩

楊氏奉訓

卷之四

李

其所以一真官曰：「以汝好食牛肉，姑示罰耳。」即謝過曰：「今後不復敢食。」真官曰：「汝果自此不食耶？」曰：「然。」遂取筆復註吾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之。獨能記君名，蓋又處吾下也。洎揭榜果然，顧自是牛肉不食。

盛肇嗜牛肉，一夕有叩門者，肇啟門視之，見一蒼頭送一青簡，曰：「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讀畢，人與簡俱失，肇驚駭自此戒不食牛。

林尚書俊一日赴福建方伯胡公鐸燕席，忽昏寐不

醒良久始甦語坐客曰頃見一青衣使持符召予至一官府引見主者乃吾宗尚書林聰也予問何事見召聰云今閻羅王即宋范文正公吾為其屬冥司以汝昔為某處官不禁宰耕牛上帝命減壽一紀予辨曰彼時已出榜禁宰牛案卷尚存可驗也聰急命檢卷須臾彼處土神錄俊禁宰牛榜來呈聰喜即為具疏錄榜申奏囑予姑少候候勿飲此間湯即可回矣俄而天符下降林俊仍與壽一紀遂得釋歸恍如夢覺坐客皆驚嘆咸誓終身不食牛俟後果一紀而卒

楊震聖訓 卷之四

李

李紀好殺生善彈射其父知巴州日紀設網于廨圃登樓伺之忽見群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徒跣赴之忽為巨刺所傷坐此遂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

景世庠至陰司見囚徒甚衆一沙門地主前列簿書斥世庠曰汝本應福壽坐殺牛三百七啖犬肉今當貧天世庠曰食犬有之牛實未嘗殺沙門曰汝為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殺何異姑還警世越明年復卒嗚呼以不禁殺牛而坐殺牛之罪

有官君子好與人判牛狀者亦不可不戒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為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于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初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為何如刁曰但打過得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為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亦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

楊震聖訓 卷之四

李

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遂卒

羅輩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每以前程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冥司亟歸輩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問獲罪之由神曰子無大過惟父母久不養輩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蓋送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哉

楊氏聖訓卷之五

武林楊兆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重臣

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畔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宸以朝諸侯成王將冠周公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遠於時任賢使能朝於祖以見諸侯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奄君謂武庚請舉事武庚與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討降威知我國有

痼疾周公居東討武庚管叔

蔡叔於郭隣降

霍叔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以寧方流言之初成王亦疑周公及開金縢見請代武王之事乃感泣迎周公歸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狼跋其胡載戩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生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功越裳重九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贊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天之無烈風

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賜以駟車五乘皆為向南之制暮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

齊魯會於夾谷魯定公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魯公曰諾於是旌羽拔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至陞階而登

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

侯乃歸所浸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由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郊於兩觀之間，執政三月，粥羔豚者不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平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歸女樂以阻之。

鄭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

楊氏集傳

卷之五

三

鄭子產

退而徵殺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三年，與人從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有事伯石，賂與之邑，謂子太叔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款，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大以待其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子孔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國人弗

順。子產請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子產相鄭伯，以知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秀義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楊氏集傳

卷之五

四

鄭子產

事成，乃使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鄉校議執政，鄭人請毀鄉校。子產弗毀，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伯有為厲，子產立公孫洩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子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反以取媚也。」盟平丘，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子太叔咎之，曰：「諸侯

若討其可責乎。子產曰：晉政多門，式偷之不暇，何暇詩國？不統亦陵何國之為？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與知，太叔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式。子產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卒弗與。異日，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王，是賜我王，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蘭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

楊氏集

卷之五

五

人

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給秦王，復取璧，遣使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與相如為上大夫。秦王會趙王於河外，澠池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蘭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頭血，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

申屠嘉為相，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常賜累鉅萬，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楊氏集

卷之五

五

人

臣。漢武帝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意，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密，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

自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

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爾。郭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譏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譏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者。千年矣。李靈懼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

楊氏墓誌

卷五

七

明

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

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擲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

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由是遣徐彥伯召廬王詣行在。九月立廬陵王為皇太子。因薦張柬之為宰相。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

楊氏墓誌

卷五

八

明

遂與定謀。東之又用彥範暉及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固皎詣東宮迎太子固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廬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

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又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亂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英宗即位，以驚疑得疾。太后垂簾同聽政。帝遇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說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營及之，韓魏公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

楊氏家訓 卷之五

九

以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或謂公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間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公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爾妄傳語言者，稍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太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公確然不變。參政歐陽文忠公深助其義，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

涕，具道不遜狀。公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歎於舊窠，尋兔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公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文忠公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文忠公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文忠公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

楊氏家訓 卷之五

十

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魏公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皇，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今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熙寧中，文忠公退居潁上，獲子由往見之，間言及此，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皇帝長立。

太后本
在言錄
說作書
改口使難

別有處分。呂文靖公曰。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焉。

溫公延和登對。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上曰。祔廟畢。自當去。曰。閹閹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宜。辭去。四函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屋簡狡媚膽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上命留劄光請以付密院。上從之。癸巳。崇政殿對。言臣與居簡勢難兩留。乞罷中丞。除外任。上曰。今日之令出外矣。光曰。

楊氏筆記 卷之五

十一

明志

凡左右之臣。不須才智謹朴。小心不為過。則可矣。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相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寇準勸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母令虜得乘勝。

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即。朕高環以其兵先渡。又自幸馬奉。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振原野。勇氣百倍。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

楊氏筆記

卷之五

十二

明志

遣使請和

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太漸字。令親密更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遂鎖之。而使入守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官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

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仁宗有疾文彥博帥宰相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乃罷琦欲白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楊氏鑒訓

卷之五

主

余

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構兩宮司馬光呂誨交章論之然猶未即加罪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鼎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牛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為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又言明皇間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

手今四方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令勿致疎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具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

楊氏鑒訓

卷之五

高

余

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綱拜相固辭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偽命六曰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本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

趙汝愚與知內侍省閹禮知閣門事韓侂冑定計內禪禮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

之好也
有記去
就力事
而可視

通志
商利

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已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仇胄且云：東早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仇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駿俞、端禮、亟命、殿帥郭果、步帥閻仲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閣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以不出。翌日甲

楊氏塾訓 卷之五

五

鄭余命

子禪祭王入。汝愚率同列奏事。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甚喜。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乃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

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等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民心悦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楊氏塾訓 卷之五

五

鄭余命

正直

上曰汲黯何如人哉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去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汲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淨其治

楊氏塾訓

卷之五

七

金焦山

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公孫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張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

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

衛青為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匈奴渾邪王降漢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八

千石

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居淮陽十載而卒

而卒

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悼之。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

楊氏聖訓

卷之五

十九

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遣八使分行州郡。表賢良。黜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使輒取舉。杜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蘇章為薊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

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蕪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薊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直當時刺史想即今之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已。則義難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楊震比歟。又況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為其從事乎。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二十

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游散。快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嘗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非正直安能至此

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殺召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蘇章張鎮周二人同。正要立威張本耳。

九月則天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
杜景倫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
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
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
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
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
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對往復
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
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

楊氏華訓

卷之五

五

大

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
不測環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
仰在此舉也左使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
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
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
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証證之爾
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
說對如前遂貶元忠為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
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久時望始蕭嵩
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

保外和
助敵
初亦不
職

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
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韓休知否
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
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
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
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
也

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楊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
彖曰君輩倚揚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
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彖居嵩山自號隱

楊氏華訓

卷之五

五

大

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
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
臨賊境報害主將若賊乘其不備無絳州矣吾為宰
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
殺之辛雲京聞之亦雉案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
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裴垪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
垪資給優厚從容鯁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垪
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垪則必不可

實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歛容謝之冠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廼使人告王文正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望同年主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辭豈得以此私有干於人仍亟往白之萊公不樂後上議冠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冠準未三十歲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明日降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三

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可測公在相府抑私遠嫌類如此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沮而退王武恭公故人為人干進於公公問約所遺幾何乃

宋史
有難
難我

出金厚謝之曰故人吾不忘公恩其敢私市耶上嘗賜飛白清忠二字藏於家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中汎以問衆衆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無奈何冠萊公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為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召詔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賊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參知政事王沔其弟淮盜所主守財至千萬以上顧得不死無罪非偏而何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上大嘉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三

以準可用遂驟進

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為此欲置臣於死臣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奸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其忠直如此

胡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惻惻憂國憂君濟民利物之心立手人之本

朝不可有分毫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人，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南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稷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

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諛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楊氏塾訓 卷之五

王荆公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

命范文正主西事，富鄭公主北事，公遂與文正公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說漸易議。

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為罷黜內侍云。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

楊氏塾訓 卷之五

王荆公

行而已，不為已也。

溫公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為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文公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文公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

劉忠肅公贊為御史與中丞楊元素言助役有十害
王荊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曾布曰
請為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
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
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
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
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姦邪
奏入不報

王沂公常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文正公乘間輒
諷之曰明楊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

楊氏筆訓

卷之五

三

內事

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
文正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於籠絡獨
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
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
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
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
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韓魏公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文公

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
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
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
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
可言者文公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
命則以書喻文公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文公之
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
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
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責公以自售

楊氏筆訓

卷之五

三

內事

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
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
六年而惠卿叛文公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
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之先知

包拯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府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
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
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
清焉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
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蘓

潘公輔疏
中亦有此
語不知確
是

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嘗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楊氏壘訓 卷之三

元

丙午

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朴。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閣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遣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閣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閣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者。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

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猶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則家不出。

謝良佐嘗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胡銓上封事被竄。進士吳師古毀其書于木。金人募其書千金。刻之。陳剛中以啟事。噴銓之謫。

朱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稔惡所放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魍魅而後已。

楊氏壘訓 卷之五

壬

丙午

陳埴。彌遠之甥也。指斥賈妃。及彌遠。彌遠謂曰。何為好名。埴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許浩曰。埴非好名也。審矣。而今乃云然者。蓋以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蓋言而得。名則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為其所言者。蓋有罪矣。

忠義

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紂死，天下無道，未定，天下宗周，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而死。」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三

余有山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衛律說蘓武降，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

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屈，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蘇武既徙北海，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及壺衍，羝單于立國內，乖離，於是衛律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跪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三

余有山

歸武，武留匈奴乃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授迎，龔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又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之。」顏杲卿被執，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

危行言

獲賊賊
而即並
常山而名
乃不及

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果卿瞑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剮之果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五

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漸益兵圍之巡使即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木人使謀聞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朱泚議稱帝事段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我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腕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衆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宮中上意既決逆之必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五

死太柱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見先帝勸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更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

備錄全
文以見
人之志
有知如
天壤

一太常
工人遂
能以死
安皇嗣
此二死
聖於秦
山者

楊氏華訓 卷之五

五

千九

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
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
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
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
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
極諫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
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
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
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與諸人事而妄生

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開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十
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齋
璽綬冊皇后武氏

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大
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
臟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
由是得免

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來泚善遇
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

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
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
終無叛志

劉韜至金營金人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於城南壽
聖院韓正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
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
君為尚書僕射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壯去
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
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
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

楊氏華訓 卷之五

五

千九

道也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
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
岡上遍題牋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
如生

以李綱為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
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太師恐誤國事
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
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
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歟緣
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

遣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

洪皓使金粘沒喝逼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遼冷山

楊氏塾訓 卷之五

道君崩馬朴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鄭瑗反降劉豫叅謀呂祉死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岳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云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虜為念自奉甚薄少飲

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乃餉名姝遺之飛曰主上霄旻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者無敢入軍號凍死不析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

楊氏塾訓 卷之五

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盖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召張浚還建康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

小舟徑進焉

天下勤王詔到，賴天祥捧之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

楊氏筆訓

卷之五

忠

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贊跪乎？」孛羅叱曰：「跪，主者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

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咸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

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爲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

楊氏筆訓

卷之五

忠

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孛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素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王之立，所以爲宗廟社稷計，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孛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做得其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今日

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字羅怒命囚於獄。其忠義見之於詩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嶺。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迷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五

五

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余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方聞鬼火。春院閤天黑。牛驥同一皁。鷄棲鳳凰食。一朝濛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珍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國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高識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五

五

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函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列侯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時必知
有難
啟王

副封不
去舊氏
未易誅
也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
誼者繇是不疑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
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坐巫罔不道要斬

昌邑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父
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
妖言縛以屬吏光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安世
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說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今光
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

楊氏學訓 卷之五

在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
全功臣之世入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
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
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
中皆從其議

梅福知王莽心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
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王莽殺其子宇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
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
於遼東

沛國朱氏曰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
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後世托孤之
際不免政歸房閹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
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不在宦官則在武
將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
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
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
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陽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

楊氏學訓 卷之五

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何進歎召外兵誅宦官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
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
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歎
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
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德之今君假借威力跨
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
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
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

為忠帝
不替也

楊氏塾訓 卷之五

聖

余有仙

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設，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潛以陵替。寵之以位，極則殘；順之以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晉羊祜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王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

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劉淵幼而雋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耻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時詔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瑛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

楊氏塾訓

卷之五

聖

余有仙

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已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服。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始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畧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後裒果敗。東魏遣書復求通好，梁王與朝臣議之，朱异、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

據此柄
數人
力可挽
矣哉
新離高

主亦厭用兵乃從異言景果為反計

高頴問薛道衡曰今茲大軍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
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
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
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
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
過十萬西坐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
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頴
欣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
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焯獨

楊氏聖訓 卷之五

聖

隋

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時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
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密問太史令李
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
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
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
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
者不死徒多殺無辜直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
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
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見則非
也

執送京
師就
禍胎

楊氏聖訓 卷之五

聖

隋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

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
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
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
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
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果大語德最賢
無可疑者上從之成器即不辭解終立乎辭之則
免禍而獲賢名此為高識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
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守珪奏請斬之祿山
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

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
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
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
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
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
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
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
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
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

古人防
補此

御史中丞盧杞奕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擢為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戎諸將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完

余有仙

料敵如此之審邪

柳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元昊遣人議和於延州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其去帝號以盡臣節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日有食之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兩羣臣欲援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止於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

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彭季長為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程文簡公琳知永興元昊死諒祚尚幼以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幸

余有仙

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惠伏不如因而撫之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遂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贖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

肯為人知
此昭實非
范公孰不
不厭難矣
隨其難矣

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十一

明

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傍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者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程文簡公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箠之類

此即條繼
法若其
名而合
收之則善

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鯨膠充拆孫謂之曰弩椿箭箠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湏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淮南守臣進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剥

呂正獻公曰諫官所論得失未及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諫諍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溫公嘗謂金陵曰公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文公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十一

明

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公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文公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夷策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諜言阿里骨已死欲擁蕃官趙純忠入其國立之溫公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

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宮嬪亡，后聞之不懌，不待公盡言，曰：『宰相豈管宮中事？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奈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柁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輦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大

楊氏聖訓

卷之五

章

余有仙

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而服如皇太后。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退班，上御拱

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韓琦言於帝曰：「宗實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進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作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嘆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先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貴，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詔

楊氏聖訓

卷之五

章

余有仙

無語，若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既為皇子，俱靜恭默，無所獻為，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畢仲游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敢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等法，

不獨三
建蘇慎
大事又
見皇子
之卓識

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之用事於新法者心不喜矣將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如人大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矣

趙得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文正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乃止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

楊氏鑒訓 卷之五

聖

聖

重而難之
使外夷不
可測
均之為典
只欲標柄
歸朝廷耳

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洙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避之

蘇文忠公序田拾遺奏議曰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之所深懼也

石徂徠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范文正謂韓魏公曰為此鬼恠輩壞了也

曹瑋謂駿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楊氏鑒訓 卷之五

聖

聖

察奏物
千童穉
之年

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李文靖公為相王魏公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必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

寧謚朝廷未必無事其後止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嘆又靖公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文靖公日取四方水旱賊盜奏之文正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文靖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及文正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楊氏塾訓 卷之五

至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冒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王元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騷獨冠萊公知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

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為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初元未敗于朱僊欽棄汴而走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元未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

楊氏塾訓

卷之五

至

與節錄亦
朱子之
厚賞酬勞
勿使預政
則得之矣

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欽成功乎元未悟遂留不去
仇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果節鉞但遷仇胄防禦仇胄大夫望棄適言於汝愚曰仇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欽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外補朱熹亦言當以厚賞酬仇胄之勞勿使預政

夏主降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林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

材用之。可活萬人。

元主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漢地軍民事。姚樞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讒者矣。不若惟掌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太弟納之。

陳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杰。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圍視錢唐。喟然嘆曰。城可灌也。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欲

楊氏塾訓 卷之五

李

金有仙

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量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

靜其文
解自是
為落文

楊氏塾訓 卷之五

李

金有仙

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

07973

任事

先零與諸羌劫畧小種背畔時趙充國奉詔討之
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
者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
難選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乃發大兵詣金城充
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
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
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虜謀徵其疲劇乃擊之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充國以

國手大都
如此

始而卒或
賢計出矣

楊氏塾訓 卷之五

空

子

為先零首為畔逆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
兵而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开竟不煩兵
而下上詔進擊先零時寇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
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
進兵璽書充國子使客諫令出兵充國嘆曰本用
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
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糴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
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丹使且費其
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遂上屯田奏曰臣使
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調度甚廣徭役不

雖而諸
促之充國
子又代之
見降者又
多猶不能
忍難不為
成功輕出
師美乃吃
謂其止如
山者故能
以全取勝
也

備兵不多
乃吉某屯
田之廣獨
稱充國可
先任事在
人

新不弱
不然充臣
之計鮮不
以為之也

楊氏塾訓 卷之五

空

子

息恐生他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
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
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
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二十
畝省大費帝報曰即如將軍虜當何時伏誅熟計
復奏充國上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
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
中什伍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教書軍冊其
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
之留屯田
帝欲相姚崇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說事以堅帝
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其可行臣敢
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絕下
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
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任佞冒觸憲綱皆得
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
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咸里貢獻

不覺當公
泰議金

無以知力
爭太銳也

楊氏塾訓 卷之五

金

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
絕之可乎外戚貴三吏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戒
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棄卿大臣虧君臣之嚴臣
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常月將以忠得罪
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
乎武后造福九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
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亂天下
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
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陸贄知上待之厚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或規其

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或請罷裴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
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
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
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
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
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
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
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行督戰

功雖成于
幸遇聖
公一念
憂心自
足勝賊
矣

楊氏塾訓 卷之五

金

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窮蹙但諸將心
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爾若臣自詣行營諸將
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六月以度為
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撫
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
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
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
處幸而不死皆偶然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韓魏公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
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

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
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
曰此何言也凡為人臣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
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
成遂輒不為哉聞者媿服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
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
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古人無利
害如此

神無所
分故用
集便說

賢不能必。吾豈敢與知執。

范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文正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僇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元昊復書。語極悖慢。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朝廷命公分析公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范仲淹可斬。杜衍時為樞密副使。

楊氏筆訓 卷之五

奎

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上顧問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當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陳述古生平謀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

非其者
任乃奇
操當利
害為國

定者多
少事

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為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劄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王文忠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表為牒。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

楊氏筆訓 卷之五

奎

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生死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劄論當世要務。富文忠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

與王文忠同書
我朝陽處先生
事小類

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卒敗敵

趙鼎云大抵尋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

楊氏壘訓 卷之五

李十

執持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執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說元忠事說修史見之陰所競改數字兢終不諱曰若循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楊氏壘訓 卷之五

李十

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遺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上曰懷州之人其望歲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朴士大夫皆服其高

趙鼎王普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奏之又不行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烈焚之公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後果稱職

天威所臨
能不改其
素非大者
孰不能

韓公孫
子孫亦
幸遇聖
明

聖王方
能容之

韓魏公云某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不
動及獲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放過
上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
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
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
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
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
天下法為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賜
死商州

楊氏筆訓 卷之三

堯

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
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郭后崩帝欲立李德妃翰林學士言妃起於寒微不
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帝欲得翰林學士楊億草制
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丁謂曰勉為此不
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
士焉

太后劉氏崩遺詔尊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議國事閣
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
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

后相繼稱制乎右司諫范仲淹上疏曰太后母號
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
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侍
御史龐籍謂取垂簾儀制盡焚之由是止尊太妃
為皇太妃

富弼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弼固辭故事執政遭喪
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
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許之

金幹離不既濟河宰執議請帝薨幸襄鄧以避敵鋒
吳敏曰京師百萬生靈奈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

楊氏筆訓 卷之三

堯

一城行營參謀李綱曰道君皇帝聖宗社以授陛
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
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
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
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
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
事之日也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
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
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慵懦倘或
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留守

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辭不拜劄子云臣欲仰承睿
獎起圖事功則身在草野之中國無門庭之冠義
固不可以起欲俯全私議非喪不言則感恩憂國
之心又有不能已者方疾病呻吟伏自思念至於
旬月竊思先正范仲淹嘗為服中上宰相書以謂
豈可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况臣身為大臣
受恩深重非仲淹小官之比身既不可出口又不
復言一旦死亡抱恨泉壤故敢為陛下盡言之庶
幾聖心感悟亦報德之萬一

劉珙欲終制六詔起之而珙亦六疏辭之引經據禮

楊氏塾訓

卷之五

主

余清

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生因人情而節
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
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
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
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
人手帝納其言

廉節

胡威父質刺荊州威省之父賜絹一疋威曰大人清
高何得此絹曰俸祿之餘也威受辭歸後刺徐州
風化大行入朝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
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及父

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
楊伯起騰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
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材王密為昌邑令
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

楊氏塾訓

卷之五

主

余清

何以人
不知為
言反類
為第失
言矣

家懷金
謝榮主
本是感
恩報德

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
行故舊或欲令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
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開封尹光義聞劉溫叟清介嘗遣吏齎錢五百千遺
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
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
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他
人手乃命輦歸府中

范文正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
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

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貧止一馬驚馬
徒步而歸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議

向文簡公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古賦錢分賜諸吏公
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惟市南
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按太守而下輕其
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
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賈案其奏
覆覽之果然

楊氏塾訓 卷之五

言

四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
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
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主使信已也夫廉
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
廉耻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賄
不受賄豈分外事乎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
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
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謀議

京房對上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
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
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
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帝於是以前為魏郡太守
得以考功法治郡

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
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
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

楊氏塾訓 卷之五

言

四

行

此議
之不善
盡以
見其
決不可
不禁

宋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貶千錢長
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
絰環錢賈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
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舊制天下金帛皆注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
覆其出入及第任琦為都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
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
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
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

羸縮治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蚕食其中。蠅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代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陸贄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說寇之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十五

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陸贄曰。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特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犬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俱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之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使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

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餗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適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紮地。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十六

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曷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急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來

不惟安河
病之心且
以其為我

歸請以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貨者。欲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若雷。成德交郵使者數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主

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屈強者果何益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著。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去。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遺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

澤潞軍請立後。上問德裕何術以制之。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

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以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帝遣刑部侍郎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韃。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中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

楊氏聖訓 卷之五

主

詔。

郭儀殺劉稹首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直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驕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上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土司如水火矣。李錡械送京師。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

垆李絳上言以為李絳僭侈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

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君人之道好雕虫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故文事日繁其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先

四

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

王安石臨川人善屬文曾輩携其所撰以示歐陽修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

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置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然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

楊氏塾訓

卷之五

今

本

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見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眾以為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案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者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

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康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大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全

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

許浩曰。喪禮大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不曰為父母。而曰為其父母。以見為人後者。以所後為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之其父母也。其之者何。外之也。夫既外之。則不得稱之為親明矣。若其繼乎大宗。而又稱其父母。

前王珪所
言不名乃
名諸之名
此名乃稱
名之名似
不相蒙

為親則祫祭之時。有二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二考乎。且其降而期者。奚而降之。誠以為人後者。既服斬於所後。則不得更為其所生父母斬。而不得不降也。服既以降。則名亦宜從其服矣。若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廟有二考。有妨大宗。而服違其名。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無加爵之道。則又無異是。故安懿之於仁宗。從兄弟也。從兄弟之子。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既加而期矣。服既可加。爵獨不可加乎。

初濮王宗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全

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趙瞻。監察御史呂大防。同知諫院傅堯俞等。復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大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于過舉。請下修于大理。正其傳會之罪。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為濮安懿皇。稱親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稱后。自是公論愈激。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箝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謗于女主。

今復以移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皆繳詰待罪誨純仁大防鎮堯俞等皆罷司馬光乞罷不許呂公著請還誨等不從亦罷誨等既出濮議亦寢。

呂氏中曰以禮考之稱親固非矣稱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

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

楊氏塾記 卷之五

三

月

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初王安石言普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

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惟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

楊氏塾記 卷之五

六

月

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壯而南將亂自南而壯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二年前上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時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

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取庸錢且官品之家復役已乂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吏賤史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柰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蘇軾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十五

大

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苛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歉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安石由是而止

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溫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

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德宗罷之德宗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以為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十六

大

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于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畧厚而終身保肉骨相

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道也。

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司馬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晚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生。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

楊氏塾訓 卷之五

七

差役。議之不祥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改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時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幾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王荆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

宰相入閣。最切于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孰荆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也。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有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八

初

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則西北為兩得。時人服其精識。

蘇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歷家笑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

庶子中不
立母弟而
序長幼此
法是一制

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哲宗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惟早定。章惇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以次則太王。曰。申王有目疾。於次則端王。信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意極當。於是惇默然。召詔端王入。即位於柩前。

東元盧氏曰。徽宗初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論者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全元

胡志

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不能決。問邵伯溫。伯溫曰。向太后於孟氏為姑。叔不可復嫂。姑獨不可復婦。乎。衆論乃定。愚謂天子者。天之子也。受命於天。代天理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天地萬物。無所不宰。前乎千萬世之是非。於我乎定。後乎千萬世之權度。于我乎立。哲宗昏庸。賢后廢黜。千載之下。猶為之忿恨不平。豈有目擊其冤。而不為之伸理者乎。在禮嫂叔不親授受。爾天子尊立封號。何礙於禮。而必假母后以塞衆口者乎。厥後奸臣倡邪。孟氏復廢。議臣十七人皆貶遠州。則以大義不明有隙。

可乘故也。嗚呼。義理無窮。是非易繆。為人上者。其可不以格致為先務乎。

朱子曰。或言僖祖無功德。親盡當祧。臣深考之。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萬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其功德蓋不必自親為之。然後為盛也。

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關。

楊氏塾訓 卷之五

全

胡志

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王。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執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峻嶺。可以控厄。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

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整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退保一隅。不可得也。

汪若海曰。天下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我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焉。

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書凡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宜復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

楊氏筆訓 卷之五

九

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租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疋。匹夫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川節度掌書記。其後朱文公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加。

李綱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

李綱曰。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

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

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

楊氏筆訓 卷之五

九

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用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

劉珙曰。今日有恢復之形。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

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幾三十年。益以富強。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歲。魏人寂然無聞。是以累無預備。及諸葛亮師出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朝思夕計。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彼之國勢

楊氏藝訓

卷之五

五

余有也

事力雖未必及。往時之盛。然席累勝之勢。兼數大國之兵。蜂蟄有毒。古人善論。以小謀大。豈容泄機。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外則歸正。不逞。時有剽劫。內則移屯。紛紜。示以兵端。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是誨之也。中外文武之臣。與夫歸正之人。以僥倖之狂圖。為抵復之上策。聽其言。似忠。干國。察其實。多為身謀。以竊取美官。坐致富貴者多矣。而於國計。實無分毫之補。張虛聲。求實禍。臣竊痛之。所謂有恢復之形。是也。何謂抵復之實。修已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

修已為本。以求賢為先。以卹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此內修之政也。任賢使能。見於烝民之雅。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廣。豈無人材。今田野之間。草廬之下。安知無卧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求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如邪佞不盡去。直道不可行。彼將長往山林。埋光韞采。陛下不得而用之矣。

楊氏藝訓

卷之五

五

五

朱熹曰。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時欽桃僖宣。熹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者。許衡欲元用漢法。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

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閩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

楊氏塾訓卷之六

左五

與叔孫通

楊氏塾訓卷之六

武林楊兆坊思謨甫纂輯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政事

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龐。龐阡陌之門。廬於棠樹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時歌詠之。

管仲為政曰。民不使難。處制國為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謹正。蘊莢桓公專任管仲。辨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而管仲得以盡其材。故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同時制互與叔孫通同意

穎川丞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讓。黃霸代延壽居穎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尹翁歸為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為右職。接待

任用之中
定策
方與

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得名譽於朝廷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吏按事郡國及告休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

龔遂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

楊氏奏

卷之六

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

周鼎而
馬過此
則理何居

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張堪拜漢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楊氏奏

卷之六

宋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

太極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

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勸為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開壘綱於門外罷遣吏

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網至，誠乃出拜謁，延至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十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

楊氏聖訓 卷之六

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茂為密縣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後遷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尋謝病歸。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至，以為太傅，封褒德侯。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許伯等爭田，累年不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借人牛不還，牛主訟於恭，令歸之，不從。恭

有義

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賞不問，建初七年，郡國蝗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遣掾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掾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稼穡然而起，曰：『蟲不犯境，化及鳥獸。』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是歲嘉禾生，其庭中恭累官至司徒，壽八十一。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使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

楊氏聖訓 卷之六

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平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賤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河南太守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

事亦同而
勢異也

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誣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心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楊氏舉訓 卷之六

六

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奏抵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功於峻

王永為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稅先是兩浙田稅畝三斗永奏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太宗從之允畝稅一斗自永始後官至京東轉運使有五子其

孫珪為宰相後嗣貴盛

李冰為蜀守以江水為患乃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五石犀以壓水精鑿離堆山分三十六江以灌溉於是蜀郡號為陸海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安其後入廣漢後城山中遇一羽人謂冰曰公德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帝遣吾東迎公也遂白日升天蜀人世祠之

王濟為龍溪主簿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為里豪輸租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後官至江南西路安撫使子孝傑國子博士

楊氏舉訓 卷之六

七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今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後果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為絹歲百萬匹民以殷富詠官至吏部侍郎年七十卒贈左僕射謚忠定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懼輸官錢生子多不舉允文惻然憐之為措置蠲免稅錢一色對補添丁錢百萬百姓鼓舞生子並舉先是允文艱於子孫明年誕二孫後遂蕃衍官至右僕射同平章事卒贈太傅謚忠肅

虞允文
三子

請而後給
與給而後
訪總之二
事轉移
遂稱便計

李大亮為安州刺史以破輔公祐功賜奴婢百口大亮曰汝曹皆衣冠子女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後官至工部尚書封武陽公若今時所賜子女不敢縱矣程彥賓為羅城使進攻遂寧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彥賓曰汝猶吾女豈可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公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所望但得死而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

楊氏學訓卷之六

八

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諭以法律樞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即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程明道先生為上元縣主簿會令公攝邑事盛夏塘堤大決非千夫不可塞公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則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

又正公已
沒其遺風
如此今之
士大夫德
視此何如

楊氏學訓卷之六

九

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踏之衝舟卒病者則留於小營歲不下數百人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甚眾官至宗正寺丞卒謚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錢尚書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

蟹尚

何以有此公曰昔范文正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故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父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劉珙在銓曹時苦吏為奸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嘉設案于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

趙忠簡公之在越也惟以東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

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公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奸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官箴

龜山先生語錄云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減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于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于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捷了人

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于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李若谷曰某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旣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他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

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綜理

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間。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真觀至麟德。馬蕃

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方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繅易一匹。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開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加毛仲開封府儀同三司。

劉晏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交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海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入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

利而天下無甚賤甚貴之憂。晏常以而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得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淪棄於時。則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則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

晏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宜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

楊氏舉訓 卷之六

十

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劉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則千餘萬緡。

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

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渭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但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太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于海鹽。

晏於楊子置一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

楊氏舉訓 卷之六

十

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塢。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夾背。府

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急惟敏中勤于職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惟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又功名如此朝廷賜守卿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

楊氏筆訓 卷之六

七

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太民思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傳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廢地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議者以為知言

張芸叟言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

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獻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遠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徧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蘓父子間

楊氏筆訓 卷之六

七

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于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慎獄

于公為東海郡曹決獄平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不可久累之遂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驗治誣服具獄上府于公謂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堂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數于公言孝婦冤狀太守乃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

楊氏華訓 卷之六

六

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為廷尉史稱天下無冤民後拜丞相封西平侯孫永為御史大夫何比干為汝陰縣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一日天大雨有老嫗可八十餘來避雨衣履不沾濡比干異之雨止嫗辭去謂比干曰公鞠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美嫗東行忽不見比干生九子累世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下舉鈞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

相連及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從事詰責弼曰天下境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得免官至彭城相其後子孫繁庶祿仕不絕

楊旬為夔州推司四十年處心平直積累陰功私置一囊每獄囚但遇吏胥八輕作重有從死罪改流即投一當三錢於囊從流罪改杖即投一折二錢從杖罪量輕決放即投一小錢後總計囊中當三

楊氏華訓 卷之六

十九

錢積至三十九文折二錢四千餘文小錢萬文又行太上感應篇十種益利濟人甚多後有子年二十三將八試旬夢神告曰汝陰陽有憾汝子可改楊椿名納卷吾助其筆旬遂以椿名其子果取高列次年赴省試椿夢神告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留心試之曰題果如夢復中選及殿試唱名奪天下都魁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父母以訖州委錄參鞠之遂劾富民殺女奴投屍江中獄具獨若水遲疑錄參訴曰豈汝受富民錢故求出

之采若水但笑而已。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恠訝。一日若水密語知州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自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遂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大驚。呼其父母識之。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知州曰是推官活汝也。富民急詣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遠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為若水。燾後官至樞密。無疾而卒。贈戶部尚書。子延錫為太常奉禮郎。向文簡公敏中在京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宿。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

楊氏筆訓 卷之六

主

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併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且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旦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罾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婦屍。及僧於井中。執僧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淫。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賊在井候。不知何人取去。獄成上府。府亦不疑。獨公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公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公因

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已笞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殺婦者。乃此少年某甲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併得其賊。一府咸以為神也。官至左僕射。贈中書令。歐陽觀為綿州推官。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矧求而

楊氏筆訓 卷之六

主

有得耶。及卒。其子修既長。母常舉此以語。修曰。吾知汝父之必有後也。後脩官至叅知政事。追封觀鄭國公。周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不死。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卒謚元公。封汝南伯。後祀孔子廟庭。子肅。實文。

閣待制

孫立節為桂州節度判官時州守王奇與蠻戰死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不可曰獄當論情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手刑部議如立節言十二人皆得不死後立節子二人皆舉進士貴顯周必大監臨安府和劑局失火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使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後必大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師見一班直携小冊借觀則鹵

楊氏學訓 卷之六

主

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必大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栲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帝王鬚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頰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既罷相私居一相士持貴人書來見適遇於門外問相公何在必大曰某是也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色愈溫延上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荅如初相者起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服厚贖之蓋前此種鬚事雖

妻子至親亦不以告也

范忠宣公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儋年中毒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漫汗愼泉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為寵妾與小吏為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在鰾肉中公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効之宋君果不嗜鰾肉為坐客所并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覲他日獄變為逃死之計也人以為公發獲姦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

楊氏學訓 卷之六

主

冤無以伸於地下矣

鄂州崇陽素難治歐陽晡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恣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邵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

因傷在右故知必殺之食以左手

為父報仇
回罪李可
原結嚴
為常善
罪則不可

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結責者宜謹之恐其
或有所枉伯溫終身行之

陳臨為蒼梧守多善政民有為父報讐捕繫獄臨乃
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
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春
其後子孫繁庶榮顯果符所祝

馬默知登州舊制沙門島罪人官給糧者三百人每
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今後溢額乞選
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者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
詔可著為定制自是多全活者後默坐堂上忽昏

楊氏聖訓 卷之六

五

夢見一人乘空來左右挾一男一女大呼曰汝本
無嗣以汝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
一遂寘二童乘雲而去後果生男女二人默官至
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贈太保

孫莘老知福州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眾適有富
民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曰汝輩施
錢本欲祈福但佛殿未甚壞孰若以此錢代獄囚
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
富民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官至龍圖
閣學士

富民亦
當為報

救荒

韓韶為蕪長隣縣盜起民廢耕桑流入蕪界者甚眾
韶憫其饑困仍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
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得罪含笑入
地矣太守素知韶賢竟無所坐及卒同郡李膺陳
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官至太僕

范公仲淹少時常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及為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
公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
當何如帝惻然乃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

楊氏聖訓 卷之六

五

奏蠲除廬舒折後茶江東丁口鹽鈔且條上救弊
十事及領浙西值吳中大饑公縱民競渡諭諸寺
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
新廩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不恤荒政傷財
勞民公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
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致轉填溝
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公官
至叅知政事累遷戶部侍郎卒贈兵部尚書謚文
正封魏國公子四人純佑將作監主簿純仁尚書
右僕射純禮權尚書左丞純粹徽猷閣待制其後

其在所
飛散處
其此
救荒有
常法矣

登仕版者代不乏焉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贍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次第受賞於朝率五日輒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死者為義塚塋之自為文祭之有勸其避嫌拜謗者弼曰吾豈以

楊氏聖訓 卷之六

主六

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我行之益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弼立漆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官至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鄭國公致仕年八十卒贈大尉謚文忠

趙抃知越州值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聽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官至太子少保致仕卒謚清獻子屹於潛縣令嶠考功員外郎

朱晦菴先生初請祠家居崇寧饑乃請貸于府得粟

陸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是冬民願輦粟還官得令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先生因初立社倉一區每年出貸每石量收息米二斗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及知南康軍值大旱奏乞減星子縣稅及禁州縣毋得催已蠲官租囚繫排日結絕又以詔頒賞格諭富室得米三萬石復奏請截留網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藉是以給饑者而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

楊氏聖訓 卷之六

主六

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糴合為三十伍場明年春選見任寄居指使及監押酒稅監廟等官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糴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令民赴場就糴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糴者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凡三月結局所活二十一萬七千餘人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後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浙東大饑即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雜稅錢依價出糴於是海商米

舟輻輳鈞訪民隱規畫纖悉至忘寢食躬出按歷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所至人不及知官吏不恤荒政者按劾之所活不可勝計後有詔頒行崇安社倉法于天下官至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累贈太師封徽國公謚曰文從祀孔子廟庭子在吏部侍郎孫浚兵部侍郎福安府尹

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堤民依丘塚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與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丘塚潰

楊氏聖訓卷之六

天

葉夢得在許昌值大水災傷盡發常平所儲奏越常制賑之全活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問人之無子者何不收养曰人固願養之但恐既長或求識認耳夢得閱法凡災傷收養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蓋彼既棄則父母之恩已絕矣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署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糶以為實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滿壺而置之襁褓云

後漢書

范忠宣公知慶州饑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存饑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糴所收尚不貲

陳文惠公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饑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

楊氏聖訓卷之六

壬午

樂也

張忠定公知杭州是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唐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穩成敢爾當痛以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公祖禹言朝廷自嘉祐以前諸院皆有廣惠倉以救恤貧民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眾孤貧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

恤則民以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為宜於四福院
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
臣預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
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
賑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上開納焉

鎮靜

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
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
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二
遵何約束擇郡國吏訪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
為丞相吏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
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
不治事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
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
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

下。故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
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
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
寧一

曹參為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吏患之引參
游園幸國相召按之乃反獨張坐飲亦歌呼相應
見人細過則掩匿蓋覆

丙吉為相馭吏頻醉西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
斥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西曹第忍
之

潁州太守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長吏許丞老病聲聞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庶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王霸追斬王郎劉秀收即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楊氏集訓 卷之六

主

安

突厥嘿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事外夷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即將靈荃痛哭而死

滿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

吾人也又何疑焉帝嘗問李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對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

富弼知帝果於為治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側可窺側則姦人得以使會當如鑑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大拉小人性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

楊氏集訓 卷之六

主

者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神宗嘗有意幽薊與大臣定議白其事於曹太后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荅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

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曹穆公父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

楊氏學記 卷之六

五

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改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警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

崇寧

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張文定公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太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伏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

楊氏學記 卷之六

五

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王文康公曙辟簡肅公奎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欲為變者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者今後

得體

諸葛亮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備法制又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顓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顓卒亮垂涕三日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隨材授

楊氏塾訓

卷之六

三

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即吏上仰觀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即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力士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謫躁進

純厚元之嘉納其言

以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泌與李晟馬燧渾瑊俱八月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禮吏委延賞刑法委渾瑊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科兵科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丞相魯國范公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其所為公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

楊氏塾訓

卷之六

三

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公後果為名相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曰呂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文靖公公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致孟浪殺人雖其法度不無小害然其利多矣後人不知遂欲輕

改其害紛紛也。文靖公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此兩事最為得體。」

宋元憲公庠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韓魏公為相，曾公固為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公脩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

楊氏學訓 卷之六

堯

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矣。人以為得宰相體。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宣靜公等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負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余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黜貶，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

體也。

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許以為名，或誣人陰私。范忠文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營殺婢，御史劾奏欲逐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慶曆中，余襄公歐文忠公蔡忠惠公王懿敏公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守道，執政欲從之時，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獨謂曰：「石守道剛正天下

楊氏學訓 卷之六

早

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相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純仁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門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然

於父母欲置於必死之地則却忍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之體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楊氏筆訓

卷之六

四

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脩撰胡文恭公宿謂養廉耻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陳晉公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稔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

之言也

陳文惠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黜一下吏

鄧綰慮安石公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思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職守分斥知絳州

楊氏筆訓

卷之六

四

誠信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轉轅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平祐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公皆聽之滅戍還之卒以墾田八百

楊氏筆談 卷之六

聖

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一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祐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汜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祐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祐酒祐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祐祐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

善者善之
無詐之風
何以加此

羊叔子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即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帟帷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八見至尊吾自尊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

楊氏筆談 卷之六

聖

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罪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

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邪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勣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官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父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

楊氏華訓 卷之六

聖

自獻之乃遭孝恪詣長安唐主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唐主乃嘆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尹先生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從者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元城先生問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矜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

坦然常有餘裕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八于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賈寐之變陳忠肅公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慾是真絕慾心不動故能爾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慾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

楊氏華訓 卷之六

聖

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享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于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

精采地
提可以
亦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以种世衡素得屬恙心奏徙
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
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
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詐
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族胡
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
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北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
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
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
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

楊氏華訓 卷之六

聖

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恙無不悅服
范文正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其待將吏必
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
自為謝蓄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逸者蓄苗米見
召之卧內屏人微衛與語不疑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
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偽
晏元獻公殊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于朝召至闕下
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
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

此非
與錄

冠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
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
耶
智高夜遁入大理遲明入城按賊屍有衣金龍衣者
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伏青曰安知其非詐邪
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俄而謀報果非
智高

楊氏華訓 卷之六

果

良諫

馮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剋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謠者與民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室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

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

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卿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常弦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太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

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年比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恣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守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楊氏華訓 卷之六

李

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為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千穰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穰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陸贄曰。臣聞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又曰。為下者。莫不顧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顧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公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驕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憚。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

楊氏華訓 卷之六

李

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

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必曰。人言杞奸。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上見柳公權書迹。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學士。

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諷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贊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藉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

德陽氏華章

卷五

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先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上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君上之權特異

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上以太宗所撰金鏡授之吟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必每正色而讀之

李德裕言於上曰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

德陽氏華章

卷五

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乎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揆紫前呼後擁延賞宗族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今且據
之即報
笑古人
知此不

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
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
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
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
聖慮既以為可領即決定

田錫為左拾遺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
四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晚以遠
讓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
一賞可奪耶

田錫梗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徵李沆之為人居諫

楊氏筆訓 卷六

五

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
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
也天何奪之速耶

范祖禹上疏杜奸人時蘓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
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

祖禹在通英守經據正獻納為多每當講前夕必正
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
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
文蘓軾稱為講官第一

司馬光以三劄子上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嫗

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
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諛議
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
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
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
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
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
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
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

楊氏筆訓 卷六

五

曰臣復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
在是矣

西山真氏曰曉霜未釋忍饑扶犁凍鉅不可忍則燎
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寒將炎晨興以出偃
偻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
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
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艱勞是除爬沙而指為之
戾偃偻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
栗懼人畜之踐傷縛草田中以為守舍數尺容膝
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

真德秀曰：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諉，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果曰：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

真德秀曰：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敗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

元主晚年嗜酒，楚材諫不聽，乃持酒樽之金口以獻，曰：此鉄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元主悅，賜以金帛，勅左右日進酒三鍾，即止。

楊氏筆訓

卷七

匡救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者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治，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王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謂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

楊氏筆訓

卷七

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必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天少雨，李百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羗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求益兵。以李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

中漸而入
治以數之

秦

中機

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材畧無能出
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
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文定因奏曰：瑋良將
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
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
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
鞞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文定取
於鞞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卿
傳於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
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

楊氏 聖訓 卷之六

堯

之功也。

范文正公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出通判河中府。及
太后崩，召拜右司諫。時言事者希，多求太后時
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
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
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
是罷其冊命。

韓魏公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
止。王曾奏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
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此年臺諫

樞密院
劉家九人
所難

楊氏 聖訓 卷之六

辛

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若固不負
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
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飲而焚之，以效古人
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
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畧曰：諫主
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王懿敏公素言：王武恭公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
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
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
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

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
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
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
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伊川先生言
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謂宜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
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
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天聖中，王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
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

一時機變
且不論自
難九人所

楊氏 聖訓 卷之六

李

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王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

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太事記曰寇準為相而丁謂參政此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然準當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若至河陽堅求補外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其為準謀則善而準不悟何耶

后嘗曰唐武后何如主魯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子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遊慈孝寺欲乘

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來

初帝之將朝會寧也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垂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郭后廢吏簡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庠劉煥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

楊氏 聖訓 卷之六

李

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

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先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

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王安石甚力雖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顧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

王安國至京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問曰漢文帝何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八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幾至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

楊氏塾訓卷之六

李

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帝嘗從容問侯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啣之蔡忠惠公襄為上所疑歐文忠曰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仍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廣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

有嫉忌臣者乃為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群聞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曰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與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靜密申辦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諫官陳忠肅公以言及東宮與政事被謫曾肇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以臣愚計皇帝

楊氏塾訓卷之六

李

以權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權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權舊職其犯顏嬰鱗率此類也蘇文忠公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螫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螫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

孔明卧龍。豈人君也

寇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王公旦曰。寇準每事欲効朕。可乎。公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駿何。上意解。處曰。然。此止是駿耳。遂不問。

楊氏塾記 卷之六

李五

辨誣

夏英公言于仁宗曰。介實不死。壯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石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石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為酷。萬一石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夷簡曰。石之死。必有殮棺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于舉棺空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

楊氏塾記 卷之六

李六

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石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殮昇柩之人。合數百。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疎之。諸尋有旨。放石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為長者。

以先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耳。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汰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既凡七上收還詔敕。

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汰賊汰官援知台州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五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

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汰純仁曰太其泰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詭譎得乘間迎合矣後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

楊氏筆訓 卷之六

李

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我光深謝之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曰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逐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

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輒疑吾君臣無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時童惇蔡卞同肆羅織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許將對曰二代故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大旱詔求直言因鄭俠上流民圖夏四月辛酉詔罷新法是日雨

楊氏筆訓 卷之六

李

用人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梨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

楊氏集卷之六

元

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

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玄宗時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八常均永為恒式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

司所舉故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畧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學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上欲計劉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黷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

楊氏集卷之六

元

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或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請季絳必不爾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來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

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趙普嘗薦其人為某官。太祖不許。又屢奏。太祖大怒。裂碎舊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嘗有軍校誣訟郭進不洽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楊氏聖訓 卷之六 主

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仁宗詔自今宰相不得進擬臺官。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用歐陽修之言也。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乃受命。帝方

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劄。俾條陳其所欲為者。

初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降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批修頤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軍事。班宰相上彥博。

楊氏聖訓 卷之六 主

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直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

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
本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
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
各稱職者以此

寇萊公擇一人為馬步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吏
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
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扒壞國政者正
此耳

仁宗問王懿敏公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
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官

楊氏華訓 卷之六

主

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撫然有間曰唯富弼
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
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
於夢小矣

溫公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
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
何以更得淳厚

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
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叅之
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

人之法也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
誥相國韓公曰蘓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
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
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
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
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記注如何韓公曰
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
近貼職子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
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楊氏華訓 卷之六

主

虞公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溪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
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目
曰林館錄分為三等聞人一善必書

溫公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
也寬其責成也遠故縣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
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
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
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
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行於漢魏也京房劉邵不
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崔與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

師道

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業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急不忒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克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循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卿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

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蘓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自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慷慨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削。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故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

楊氏學訓 卷之六

七

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大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詢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始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

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入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童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

楊氏學訓 卷之六

七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李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伊川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亦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為得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許衡為祭酒。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妨。外人謗怒。是自已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

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什伍曹中
誣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每說書不務推
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
後已嘗問諸生此書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
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覺徒說也每謂書中
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
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
日學中大體須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
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
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

楊氏學訓卷六

五

不同處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
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
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
思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
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
月浸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
是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為
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
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
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

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
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
之意也

楊氏學訓卷六

六

機智

散宜生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進上大悅乃釋昌罪昌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

孫叔敖為楚相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其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累世不失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

楊氏集訓卷之六

全

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悉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敵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

楊氏集訓卷之六

全

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

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韓信疆秦天下振動
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耳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
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
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
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
上憂之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
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
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楊氏塾訓卷之六

全

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
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
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帝悉公秦苛儀汰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
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
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

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
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叔孫通笑曰鄙儒
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
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
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
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父長之術也帝曰
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
敗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
帝未嘗不稱善辨其書曰新語

楊氏塾訓卷之六

全

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劾良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
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
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
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
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
吾求公避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
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
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

趙太。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徃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呂祿呂產欲作亂。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

楊氏華凱卷之六

全五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止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武帝傳。田千秋一言。寤主何哉。知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諫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父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諫太子冤。是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為高廟寢即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傳中亦言千秋敦厚。

有智。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葬。託太后及帝父之封。莽為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獻帝車駕至雒陽。曹操將兵至雒陽。引董昭問計。昭曰。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遷都。

楊氏華凱卷之六

全六

許。

曹操下令曰。孤始於樸東。築精舍。欲復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袁術。使躬沮而死。催破袁紹。累其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

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為人所擒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成都之圖也備與士衆約其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趣諸藏競取寶物軍

楊氏學訓卷末

七

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李淵以書招李密客自恃兵強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以淵使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乃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矯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候關中平定據險養

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麟附翼唯望早膺圖錄以寧邦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附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

楊氏學訓卷末

八

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材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榮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斃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

言我。

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立為之毀觀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長吏之文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太章不為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嘆曰吾不知犯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

楊氏集卷之六

十九

地若不早啗齧無及不從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逆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而入帝后惶惑走入飛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盡眉軍士斬之比曉內外皆定是日赦天下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甲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即位

帝有疾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錢惟演結交內侍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

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后深納焉

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亨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于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

楊氏集卷之六

李

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者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關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子貫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殺歸而道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

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臣作。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指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甥舅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

楊氏華訓 卷之六

李

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子儀遺之絹三千匹。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太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源。大破之。殺吐蕃萬計。英宗有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言曰。必賴王也。適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不

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

曹武穆公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公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太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眾。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謹。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廳。夜久不罷。從

楊氏華訓 卷之六

卒輒折馬廐為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穩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于南長堤。首起戲馬堂。尾屬於城堤。

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張忠定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分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原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

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北使烏林荅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王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問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讓責，乃因償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康王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公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太何益？願王勿行。古山論曰：是時康王之去留，特在頃刻間耳。公則

北宋遂絕，留則南宋復延，故曰機會之際，間不容髮信矣哉。

帝怒朱熹言事，陳俊卿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遂授職。

汴京陷，將屠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元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地？止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

勞也。元主乃許。

楊氏塾訓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楊兆坊撰兆坊字思說杭州人其書分門編次
自居家至交友服官每類各引經史成語以爲法
式蓋家塾童蒙之訓然較少儀外傳諸書不及遠
矣

著疑錄九卷

〔明〕戴有孚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著疑錄九

卷《提要》

著疑錄叙

夫疑者以困求通之機學患乎有疑有疑非明也
尤莫患乎無疑無疑則惟其言之是徇而幾微莫
剖譬諸行者之適路將東睨西曼憤憤焉爾矣蓋
必疑而後志鬱志鬱而後思苦苦思而後心性之
牖啓余往昔北上已而復歸舟次動踰數月乘其
餘暇稍得以縱觀載籍日記其所未徹者以爲採
摭之憑始之以儒以士著向往也次之以老釋仙
術著辨擇也次之以制度天文地理著考索也又
次之以父子祖孫形體歲時各條著警惕也非若
務博述異者之爲也夫執古驗今勉今附古斯可
以會通百代默成一已雖玩物而靡所喪失也故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余未能進於是
遂題之曰著疑錄

告

嘉靖戊午秋八月永新聖山戴有孚書

著疑錄

卷之一

儒

卷之二

藝文

卷之三

十

卷之四

老佛仙術

卷之五

制度

卷之六

天文地理 物異

卷之七

父子祖孫 奴僕附

卷之八

富貴

卷之九

死生 形體 施報 明察

姓氏 歲時

著疑錄卷第一

儒

夫道無所不貫者也兩儀之運二曜之明四時之行人心之靈皆是物也故求道者反之於心恒自足焉但用功甚難一息放過便有令之則亡之患聖人之學只是不肯一息放過此所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

論道者亦惟聖人之言為至邇觀先正孟子而下周元公程伯子極正當自餘欲一言盡天下之道不可得也今之儒者曰隨處體認天理曰致良知學者循之而入固皆有途轍而子思子之訓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嘗試之一戒慎恐懼即天

理無弗存一不戒慎恐懼即人欲無弗肆此語最為真截分曉學固不在別立門戶

白沙云靜中養出端倪此非戒慎恐懼不能也

又云靜坐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周子太極論說主靜

程子見靜坐者每嘆其善學朱子不言有象山也白沙平日

工夫正在此

主靜工夫要此心念念在天理上念念戒慎恐懼侯師聖至延

平羅仲素往謁怪其不能坐少時只管要行心甚輕之蓋以

此測知其不能主靜非謂其不能坐

今之學者往往以考亭先致知一下手便去考索初不曾理會

自家則未免玩物喪志釋氏有見蜂子躍出撲之曰許大世
界只鑽故紙斯言足以勵人

學者先要靜坐收斂身心念念戒慎恐懼有餘力則以學於古
訓

近時儒者有曰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酒醴未成而惡糟粕者也
記誦不遺玩物喪志筌蹄徒設而不獲魚兔者也

胡敬齋識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而後發筆語俱是將此道理
來安排作弄不是順其自然又云白沙陷入異教斯言大過

白沙又云學得其門一日千里敬齋之學自索索中來將必以
一日千里為近於頓悟故云然爾

昔人有譏宋儒曰潭學論端倪撫學論頓悟潭指胡撫指陸也

就如陸子只要人反求諸心陽明先生曰今象山之書與佛
氏之書並存學者取而互觀之可見此公論也

程伯子云以吾觀於儒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
儒者之言有未穩處不可偏信好處亦不可過疑朱子云敬者

主一無適陽明先生曰主一是主於理不主於理而徒主一然
則好貨亦一心在貨上好色亦一心在色上可乎朱子只是

教人毋貳尔心貨色上恐着不得敬字
又云朱子所謂即物而窮其理是即父而求事親之理即君而

求事君之理果爾則忠孝之理在君父上非義外而何若

事親而未孝之理於吾心即事君而未忠之理於吾心亦奚
不可

陽明先生曰道即體而言用在其體即用而言體在其用時有
動靜道無動靜說得甚是

近時東莞陳氏者學邵通辨謂陽明先生刻朱子晚年定論皆
附會象山援儒掩佛所考歲月前後最為的確但譏象山遺

物棄事屏思慮專務空覺完養精神云云未免攻擊太過
又云不常陰以其子易秦名號襲秦而血脉則已移於弓張陸

繼作名號猶襲吾儒而血脉則已移於禪皆言之大過
黃泰泉庸言內有曰癸未冬過杭同梁日孚見陽明先生留七

日談知行合一因指茶中果曰食了乃是味猶行了乃是知
多少緊切余曰知目也行足也詢知公居然後行到先生曰

尊兄多讀宋儒書某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豈宋儒耶先生
默然泰泉公庸言未瑩處固有之所謂論知行亦是蓋知行雖

一事學者用功却有先後故曰或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或安
而行之利而行之若夫知行合一惟赤子與聖人能之

胡敬齋有言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學者欲見得
真非全憑考索可至也

人資稟好識量亦好古之賢卿相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
氣今之學者甲是甲說乙是乙說至相詆駁此成心未忘也

夫理之所在焉善吾從之佛老吾從之理之所在吾黨善
遠之先儒吾遠之是吾之所從遠者不以已也不以人也以
理也

濂溪少從鶴林寺僧壽涯朱子蚤年亦從僧譚開善下工夫二
先生初見彼徒似亦用心於內故從之後未覺其不同遂一
變至道若龜山門人張子韶師事禪師宗杲則未免爲其所
引致有樂捷徑之病

昔洪邁改周子圖說本

朝饒州宋季友著書詆濂洛關閩狂瞽固皆可笑近日王浚川
亦譏孟子性善之言爲偏是果何謂

薛文清云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
皆是斯言非生之謂性也黃泰泉亦譏之以其近於楊雄
或曰孟子論養氣不兼言性論性不兼言氣性自性氣自氣總
說氣便已不是性了至宋儒張子始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程子亦曰二之則不是者發明張子之意云然爾夫口之於
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
也性也孟子之言也大段以形爲性固不可舍形以求性亦
不可

羅象宰困知記曰性者理一而分殊理一者性之善也分殊者
氣質之不齊也亦是合虛與氣而兼言之頗優於三品之說

董子曰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
節議董子者又云文騎墻之見董子恐亦以性不能不壞於
氣質必由教化而後可以矯其偏但云性者生之質不若云
性者生之理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程子改之曰聖人
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韓子曰荀與楊大醇而小疵恐當
作小醇而大疵

本論曰脩其本以勝之所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不如經正
則庶民興孟子之言最善

文中子擬經楊子著八玄準易其意一也後之儒者不甚攻河

汾之僭而顧彈駁玄文非黨甲代乙要亦據理爲斷案爾大
較造理之學誠未易到如司馬溫公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
言史學非遷固所及若潛虛可以無作也

康齋嘗愛先儒游氏之言曰居易未必不得然窮通皆好行險
未必常得然窮通皆醜

康齋有桂對曰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定後功必有是功
而後能知是味日記云先生冬夜單衣寒甚腹痛以夏布帳
加腹畧無厭食之意

羅一峯先生有客晨至留飯夫人告其子曰瓶粟罄矣遂于
傍舍舉火日已近午曠然不以爲懷

之云我不知儒家周孔如何恐亦只是如此

原憲居環堵之室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然且徐步曳杖而歌聲淪於天地韻同於金石此又貧而樂者也

愚之貧恐在爲宰之後不然何以辭九百之粟
莆陽陳公茂烈清苦自勵爲吉州節推考績過淮之寒具幾至凍死此公亦銳志聖賢著者充錄以示其趣而持已大峻似落在陳無已項內

儒者之質有粹有弗粹造道立言有至有弗至其科級固不同韓嬰別而爲三曰有俗儒雅儒大儒宋金華又岐而爲七儒術恐不如是之云

聖人之學未易窺測陽明先生以真金分兩喻聖人如堯舜萬鎰文王孔子九百鎰亦稍末

夷惠皆古聖人也自孟子始稱之而又曰隘與不恭夫大而化之之謂聖隘與不恭則未化何以稱之爲聖人顏子用舍行藏與孔之一體似無隘與不恭之入何以止稱之爲大賢蓋道之所貴者中顏子平日得之於中路上走但行未到盡處故曰一達一間夷惠之路亦非異於顏子之路也一則畧偏在路之末一則畧偏在路之初故定脚板東者更不往西西者更不往東各熟一己之學而已

伊川氣質剛方遠履精密固一代名賢而河南朱氏稱之曰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問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聖人亦不過如此

白沙本

朝之周子也周子默倡絕學白沙之前則有康齋康齋之學於日記大畧可見白沙嘗推康齋曰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人豪也雖尊信甚至至其所自得則有以擴聘君所未發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

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非之者曰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呂與叔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亦不以爲然

聖人主靜學者動處多聖人動中亦靜學者靜中亦動耳雖聰遠則難聞目雖明遠則難見心之神靈無遠弗至者也學者只善事乎其心

陳剩夫曰大學誠意是鉄門關主一二字通其王鑰匙誠意工夫大抵慎獨爲的

眩之不如晦也辨之不如默也人孰弗知也而露才揚己豪傑之士無弗失之矣上蔡去矜和靖寡言庶幾不失心學法門

授人多其訊言施之安也屏山告亭惟不遠復三語

言之不入於人者君子不出也彼氣卑而吾言之色從而吾言之斯入之矣

人之稟氣莫不善於躁躁則易怒而輕信而苟諾而不能有恒治怒學者第一義魏李冲以溫謹著名及忿李彪負其恩遇上表論之置辱極口扼腕裂冠至於荒悖而卒人以爲肝裂怒之害甚可畏也

張思叔詬罵僕夫程子曰何不動心忍性

康齋云小童失鴨累暴怒然較之去年夫鴨咸多矣儒者隨事克制固當如此

事之未拂逆難處即以古人斷之當必釋然王柳菴每不如意輒誦古人詩以自寬在吏部有給事中干撓選法則誦詩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又有御史論進退人才不當公笑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即當舞袖長此雖不能去病亦減外症法也

脩己者不縮於錢不盈於譽則可以嶽立而海受

張子作東銘戒謔也上蔡一硯不留古人克己之勇類如此

一兔而萬夫獵之能不得乎一心而百物蠱之能不喪乎

漢人重力田居常無事親種芋種稷頗有畎畝之樂而家貧畫不來未免與俗交涉東萊云敗人意處亦多三折肱也

天下無易事士之始學例皆狗時爲舉子業則憂其不工工則憂其不遇是讀書難也及躋一第作官又難其後雖居公卿之位上有君之喜怒下有民之休戚近有僚友愛憎遠有逆微利害所干涉非一未嘗不難然則如何而可夫人患在於不知道知道則已之得失人之情僞事之行止皆可以順應之矣

縣令近民真治忽之由然居是官者終歲手勞脚據爬梳不暇非他政之難惟理訟催科二事情情不辨爾蓋下以此爲殷富上以此爲進退人才之具其視養士愛民若夏之裘冬之葛東之高閣而足用如是而欲復三代之治難矣哉

齊家甚難義門浦江皆爲世美談近見紹興太守起俗庸言有曰浮屠三人懷懷懷懷祿以兄弟之次聚爲長聚有母備祿事之如已母三人財不別蓄出納一也衣不別製素素一也彼異姓相聚反優於同產異教之流反賢於吾黨斯言真足以起俗

宰相貴乎有休休之量能取人之長又能容人之短莊定山以諫議被謫後遭二艱不起丘壘山嫉之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此人也吾當國必殺之及再入京李西涯亦戲之曰公復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

丹澄江瑣錄錄載康齋入

又有顏子聖者棄儒爲僧以等人固有之非其阿之罪

天下之事行而作之爲目我之爲也其方之行作而

於其子周程張朱豈不欲以斯文授之於其子而顧有難必者聖賢無係於其心也朱子之子名塾嘗遊呂成公之門而不能繼承父師惟胡康侯蔡神與祖孫三世一轍可以無憾陽明先生謂大學親民宜從古本證以虞書孟子曰親之即所以仁之也徐養齋乃謂百姓不親自民而言若以民爲親則是兼愛蓋求疵索癥而未得者也

東郭語錄有曰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只從戒慎恐懼貞體流出說得甚是

著疑錄卷第二

藝文

歷代子書始於鬻子彫龍曰鬻熊作書是也蓋周初人繼之者老莊列荀慎墨管晏老子又諸家之祖後世如曹參輩用之亦頗有效莊子主於雄放其言高而惑人金李純甫著明道集以孔孟老莊同稱爲聖人曾子子思子言子三書則輩云皆後人撰成是矣鬼谷孫吳則戰伐謀譎之術至如文子亢倉子鶡冠子子華子商鞅韓非及劉安淮南鴻烈鮮葛洪抱朴司馬承禎天隱或簡古或宏博雖未必無補然不必讀可也

唐初有四庫書甲爲經乙爲史丙爲子丁爲集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開元間增至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之學者所自爲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歷唐末而宋而元而我國朝載籍豈可勝數堯舜授受惟精一一語汗牛充棟木之災也

先儒以秦火爲未過者非是秦也惡多言之亂道也

吳文恪公嘗議俗學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起航舡爾吳中有夜航舡往來接渡多人襍語公意蓋言其破碎史裂衽足供笑談而已

黃山谷曰退之作文子美作詩無一字無來處只因

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其言固是然不能以我觀書書肆也
昔王充過閭群書凡一過目即不忘本

朝昆陵陳濟無書不讀

文廟稱為兩脚書厨竟亦何補

以我觀書如南軒讀孟子甚樂是也

盧御史格書尙亭辨論指譎先儒之失多未是但謂孔子論易
主義理而朱子專主卜筮不能無疑其言稍近

朱子學陶詩自謂適真學歸去來辭竟不成靖節是據發胸中
所蘊楚人楚語也亭亭學識非不高其胸次灑落慶與靖節

稍稍不同

五言詩起於蘇李唐人語也然此彼彼有屋之類詩已有之子
卿別昆弟妻子詩令人慘不忍讀別李陵曰願爲雙黃鵠與

子俱遠飛朋友之義亦至

三言詩起於夏侯湛七言起於梁武帝梁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六言起於谷永四言起於帝孟按三百篇多四言蓋唐之四

言自書始也

李峴峴有一字起十字止詩未免立異

魏晉詩嗣宗子建爲最三謝靈運爲優若陶靖節又雅趣天成

如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可謂守已安命衆鳥欣有托吾

亦愛吾廬有物各得所之意常應物雖冲淡較是輸陶一着

不群

宋黃陳二公皆學杜而失之苦澁者也

本朝詩直接盛唐白少自謂兼子美兼夫二妙定山陽明詩次
之儒者姑不必論李何僅起蹶步一時孫大白以下全篇雖

少往往亦有聲句

本朝文章弘治以後益盛文衡一書終當改刻詩抄亦未盡呂

東萊編宋文鑑曰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 仁廟以後
文士輩出所取稍嚴此論甚是大抵文章亦未易知孫學士

喜曰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當時反不滿韓文公以段文昌

代之其後公論定始曰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歐陽永叔不喜杜詩東坡不好司馬文記皆不可曉詩本性情

性情正卒然而感之釋然而出之辭嚴韻雅而後可以言詩隋

陽帝曰朕與士大夫以詩高選亦當爲天子而不免亡國是

無所得於性情而矜能於口耳者也

本朝賢善王汝玉每於文華殿說賦詩之法

上以問諸學士楊東里對曰帝王之學不在詩自有重且大者

嗟夫東里惟恐帝王以詩爲技藝反爲心志之戕若詩本之

性情則明良喜起之歌南風之詠皆精一實學作詩爲而

不可

音之字自休文爲四聲始今近取
於舌唇音出於唇齒音出於齒
於牙自然之宮商角徵羽也

切韻本隋開皇初劉臻等取諸字書爲之

古者倡和不依韻唐元稹作春深三十首始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爲韻

蒼頡作書淮南子以來俱云然帝王世紀亦云蒼頡像鳥跡作

文字然其書卦字之像形已具矣宣王時史籀作篆始皇時李斯爲篆及命程邈爲隸書漢中郎將蔡邕作草草黃

門令史氏作行書魏鍾繇作正書蕭子良又云鍾繇何姓

名本漢書時人或曰程邈幽囚雲陽獄中十年改篆爲隸今楷字是也按懷慶書曰楷法上承大篆中作所漸道

元曰臨淄有人習古法爲大公六代後公之楷所漸字惟三字是古餘同今字善者橫渠先生曰古自有筆札以

未想已有之推之思各體自然

唐有八體書曰懸針垂露金鵝鼠爪等又云八體書鍾繇所

隸篆象鳥篆宋歐陽永叔有集古錄謂明時有金石錄洪武有隸釋續續國初宋子博有字源不可盡考

余少時見人附一家書托其友帶回其友知其好學之

一字與世同訪之則曰某兄弟平日家居凡字皆以己意易

置之如水字別作一水字火字別作一火字其後卒死於亂賊之黨由素所蓄積者有叛心也又嘗見一講學者終日兀

坐石上效伏羲畫卦亦甚可笑

本朝兗州知州盧武善篆奏印文兗字類衮字上不悅曰秀才

無禮幾被禍

京師各衙門皆有扁兵部扁一夕揭去奏聞不究

上意欲漸去兵可謂聖謨洪遠矣

前輩云爲文有三上馬上枕上廝上歐陽公曰爲文有多多者多做多商量公作一小簡亦未嘗不改有改至八九次者

白沙稱其不苟是也趙孟頫學字至數十年不下樓每自言

曰業貴乎專專則必精愚意學者學其專可也而不可學其溺學其不苟可也而不可學其滯

世不可以無史無史則萬古如長夜讀史亦難要在領悟作者之意先正有曰司馬溫公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又曰溫

公當熙寧間畫一之辨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故智伯才智之論樊英名實之說牛李維州之議皆忠憤感激有爲而言

也

賈誼之過秦以論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劉宗齊宋論亦

未嘗無經世之心焉

蕭介曰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亦滅董卓之反王恭以事晉室終亦叛晉可謂確論

國初魏國公誥文有曰大公福畀已完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

黃巢之亂有為詩嘲之者巢將尚讓怒大索長安城中能為詩者殺三千人詩之厄也

古人論詩者多矣類皆實語惟潘邠老響字之說為近如七言要第五字響五言要第三字響作詩之法當如此

蘇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此不易之論也杜牧之作詩專用老杜意後山專用其語怒之者曰非襲或曰

非襲之也宗之也

庚子正月寓南康有同舟福建張友出正蒙解一部雖註釋甚詳有數處非張子本旨已而又出皇極數一本其法先要問者說三四字以平仄宮商五音起數之多寡歷歷指示予予於立談間畧能通曉後數日渠欲抵峽江訪朱教諭命予以其法推之予曰必不在及至峽江果然遂勿勿別去不暇抄錄原本竟忘之矣昔番易祝氏有皇極經世書程篁墩得之鎮江而不能傳其數又有余志中者知此數而不肯傳或曰彼非不傳實不知特假此以誑人爾大抵天下固亦有之然不必傳可也

疑錄卷第三

士

傳曰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可耻也已

晉平公游於河嘆賢者之不可得舩人孟胥對曰珠玉無足而至晉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君之不好也孟胥非賢者乎江上漁父反餽於子胥京口舟人却金於文山夫固孟胥之流也

吳越王錢鏐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方遂智之以為都監使卒獲其用

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解之曰顏豕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知人為難知其人之才而忌之雖賢者不免張魏公之於武穆是已蘇公遷汝入見王荆公公曰好箇學士蘇公出嘆曰撫州出扶鼓鞶淮南人厚價償之無聲遂不售撫人怒投之水吞吐有聲熟視而嘆曰你豈作聲我不至此矣

士之出處有命存焉杜鵬舉夢一碑曰此宰相之名既覺忘其名但記旁曳一脚若鳥字然且記夢中有人謂曰如不入相世世称名毋忘鳥字遂名其子曰鴻漸後果入相可以知其前定矣

宋有大學生項安節神宗嘗夢入大府上柱金字碑曰宰相項安節既寤求而得之其事類傳說而慈聖通解曰項安節即吳充謂其有頸瘤也遂稱相安節止為朝散郎又王狀元未第時夢墮汴河神扶出曰公有三百料錢若死無慶消散士有效之陽醉落河神亦扶出喜曰我料錢幾何曰有三百甕黃蓋無虞消散若此信乎有命矣王狀元夢墮河理有之若效之則河豈不被溺恐言也

本朝松江張黼未第時夢一人告曰爾科名在狀元前既覺思曰豈有科名先狀元者必終身無科名之望矣後會試中第十五費鵠湖第十六是年鵠湖為榜首計得夢之日驚湖尚

未生

此事往往有之如唐人夢劉少連為尚書汝方及第之類是也

余邑劉文安公沆赴試夢人所其頭不樂解者曰必中第二已而果然

唐進士蘇楷落第及覆試始中選宋開寶六年禮部放榜徐士廉落第揭登聞鼓上言知舉官取捨非當亦覆試本

朝天順四年有舉人落第棄書官較文顛倒

上命禮部會翰林共考其舉人多不能答題意加號部前竊恐會考之時主司已無平恕之心苦如唐宋覆試舉人中亦必有蘇楷進士中亦必有張奭但舉子既不中選直欲翻一榜大案非知命者也

見素林公自幼好作古文及入場勉就時體既而看得卑弱嘆曰得失有命何必苦徇主司之意遂改為如憲黨後其卷分在李西涯手遂登第非命而何

宋淳熙辛丑孝宗取士主堅忍二字弘治壬戌主心純二字近科亦有主仁敬二字狀元策首句皆要符合嗟乎士於一日之間欲符合命題之意豈無幸不幸者耶

劉黃制科策古今稱之宋時楊州秀才顧法對策直言宋主接之於地亦黃之亞也

唐李景讓母鄭氏宅後古墻壞得錢盈缸鄭氏焚香祝曰天必以先人餘慶給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命掩而築

之後景讓景溫皆舉進士第景莊老於場屋鄭氏輒捷景讓

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景莊竟亦及第兵部侍郎王凝之母與常彥昭之母兄弟也二人同舉進士凝

先及第夜見彥昭謂之曰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及彥昭為相其母謂侍婢曰為我多作鞋襪王侍郎必寵逐吾與妹

偕行彥昭泣謝疑由是得免

昔人有言以文得士如陸敬輿之得韓子六一之得二蘇東萊之得陸子靜王應麟之得文信國本

朝姚文獻之得羅一峯真可謂知人也而蕭大常遠於落卷中取真西山及張家宰統以堂試見楊東里策而深器之二公

左奇

左雄欲限年四十始授政史故駁之曰甘奇頭周年飛強仕終
晉揚聲亦在弱冠蓋指甘羅子奇終軍賈誼也因是考之唐
劉延祐弱冠登進士政最第一李勣謂之曰君春秋甫爾母
爲獨出人右清河李善年二十見顏真卿借兵遂成堂邑之
功鄧禹二十四而侯王儉二十八而相謝艾二十八而爲大
將漢禮震年十七顓代其師歐陽欽死古玢年十五顓代父
死梁武疑其爲人所教盛陳拷訊卒無回惑乃原之裴佃先
亦年十七上封事請武則天復子明辟 本朝鄧愈年十六
謁軍門歷鎮八州于肅熙年三十三爲兵部侍郎

本朝危真昉弱冠代父輪作七日而弊事與吉玢同不幸不見
原爲可哀也

元魏時羅結年一百七歲爲侍中摠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一十始
罷政一百二十而卒漢張倉亦百餘歲食婦人乳唐戶部尚
書楊崇禮年九十三方致仕

朱勣年十二馬援器之其後解怨釋詭於伏波既歿之後惟勣

一人

李固門生郭亮年弱冠左提軍鉞右東鈇鎮諸關上書乞收同

尸既葬行服訖隱居終身不仕

又童子魏昭師郭林宗命之作粥粥成三進三呵姿容無二

遂友而善之三進三呵恐亦黃石命取履之意也

人品不同宋有何法僧者九真太守諸葛覆門生也覆死於官
與家人推其子元崇入水共分其財徐道立發之竟抵法

稽康臨刑門徒三千人上書請代不許江夢孫死門生送葬者
千餘人

龜山不識秦檜觀人以言也桓溫不識王景畧非不識也不能
用也景畧臨歿且以畜晉戒其主溫得景畧是增一敵也江
東無卿比溫豈不識

李開道頰疼召醫視之曰有遺鏃破頰出之骨裂寸許不以爲
意後唐李存審破骨出鏃百餘郭琪對田令孜曰琪與完項

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脇線縫復

戰勇敢之士亦天生之爾

五代趙思綰好膾人肝而食之又好吞人膽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
劉東與袁粲等謀誅梁主將發蝦蟇手震漿流沾胸此與方戰
食多不知厭者何異故皆無成曹孟德雖兵敗而神不亂
慕容垂出覘秦軍幾陷虎口卒能自脫於華林園者亦未嘗
先自撓也柴紹被吐谷渾圍矢下如雨紹命彈琵琶二女子
對舞虜怪之駐矢聚觀紹察其無備於擊之吐谷渾大潰亦
奇矣

劉毅從庾悅求子驚衆論者曰英雄豈以一臂動心然劉裕亦

嘗嗜此曾皆之棗屈到之芟人情固亦有之姚洪罵董璋曰
汝昔爲人掃馬糞得驚多感恩無窮天子擢汝爲節度使何
負而反

則天禁屠拾遺張德以生子殺一羊會同僚有杜肅者乃於席
上懷一齋告之則天不罪笑謂張德曰卿自今召客亦須擇
人

中宗與近臣燕集命各作伎藝以爲樂中書舍人盧藏用無所
能至效道士上章此與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者一輩
也

齊高祖宴夫一金巨羅於著作郎祖璠壁上得之璠有文學祖
君房其子也

侯君集馬病鍾繇總管趙元楷輿其腹爲御史所劾鄙夫世恒
有之不止於郭霸之嘗冀霸死武后問即中張元一日外間
有何事曰有三慶久旱得雨一慶中橋成萬代之利二慶郭
霸死三慶

鄧仁凱性貪爲密州刺史家奴告鞋蔽即呼公署吏上樹取菓
令奴竊其鞋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鄙夫不足論士有忽細行者未免累大德如唐馬周鄉人薄之
李白不爲親近所容溫庭筠放蕩不檢杜牧在幕中微服逸
遊及擢拾遺牛奇章取一篋送之皆守門者街報古稱文人

無行信然

晉之士俗以放浪爲高若丘家有女才色絕世未嫁而死阮籍
不識其父往哭之盡哀而反王澄擢荊州刺史送者傾朝乃
脫衣探樹上鵲殼又有善謔者不在此類五代馮道和凝同
在政府疑問道新靴價道舉足曰九百疑詰小吏曰我靴何
用一千八百道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雖然
戲言出於愚有道者不爲也

王璠以書生爲玄宗畫策誅太平公主亦奇士也

宇之忻兵敗時觀戰者數萬人乃抽矢射觀者觀者走大呼曰
賊敗矣軍遂大振亦可謂之奇

楊璇爲零陵太守有滑賊攻郡璇用馬車繫火於馬尾馬驚
突陣追斬無算則火牛之故智爾

張良不立六國後本

朝議意伯不拜小明王所見畧同也都御史楊善以正言折虜
返

駕不下富鄭公者也

丁公誅於漢李伯升誅於本

朝王法所不原也

洪武中監生周敏心能直言亦宋大學生遺風乃後有濟陽高
賢靈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賢於人益遠矣

衛懿公有臣弘演使於楚狄人來侵民皆曰君所責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不支能戰於楚狄人殺懿公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歸報使於肝辭畢號痛自割而死桓公聞之曰衛有臣若此不可以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君子曰一國以一人興弘演是也安石相而晉存景畧死而秦亡觀之後世益信

唐時素莊列之書亦得以登科

天復元年新及第進士年齒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陳光問年六十九王希萬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九今七十舉進士者亦罕見

著疑錄卷第四

佛老仙術

二氏之教亮塞宇內雖窮山遠谷無弗周遍近有詔汰削僧尼士大夫因之利其土地亦既廬其居矣然去草留根終當復盛蓋吾道之有異端猶嘉禾之有根莠勢不可盡除也

朱子嘗曰佛老不必深辨只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康齋云宦官釋佛不去不可以復三代之治成化丙申有山西僧李小龍者其事儉載他書亦由宦豎引用發覺之時刑官恐有污峨呵止其言且削去招詞以進然後廢決康齋之言非過也

王荊公云佛教入中國至今不衰亦其學者之材自足以動世爾如大顛了元輩非有動世之具韓蘇何以禮之白沙之於金陵僧大虛亦然

初祖達磨不立文字相傳至六祖不識一字頓悟宗旨其言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今南華寺遺有壇經吾黨多喜誦之嗣後如讓祖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馬祖云即心是佛等語皆有理

南唐烈祖問道士王栖霞曰何道可致太平對曰治心治身乃治國家及命祭壇又曰國用方多皆言之有理者也豈不足

以動世

劉宋元嘉中金陵有僧智誌居道林寺以秘藏藏之石函宋太平興國太宗得之其言一一皆驗

唐僧萬迴能一日行萬里故號萬迴恐不可信又有僧一行本不能甚偶至張燕公宅觀王積薪奕遂與之敵積薪屈焉因謂燕公曰衆矣但爭先爾若念省僧四句乘法便爲國手果爾則其聰穎亦過人矣

佛生天竺身長一丈六尺禪家語爾然昔有皇甫及年十四身長七尺漢劉驥子胤十歲亦長七尺五寸魏誌咸熙二年有大人長三丈足二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然則夫六金身之

說亦有之耶

他書云佛生天竺城下臨觀國父曰肩頭邪母曰莫邪又云父淨梵王母摩邪又云摩邪是其祖皆不可信

老君世傳在胎八十一年剖母左腋而生又曰母名玄妙王女天降玄黃氣入口而孕又曰母名元君日精入口而孕生於陳國潁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道家八十一化書又謂李靈飛得脩生之道妻尹氏生老子皆不可信李延壽曰周時有李乾娶於益壽氏生子耳字伯陽壽史臣其言當有所稽本

朝宿州民張真妻王氏孕當產右臍痛不可忍三月始開裂產

一男御史周蕃以聞又成化甲辰徐州一孕婦生腹痛日久皮瑩薄兒從此產亦經奏報則夫老君剖母左腋而生亦非誣耶

上蔡謝氏曰佛氏輪迴之說若果有之世間人亦有定數矣其言甚是而他書載房綽自悟前生爲僧鮑靚五歲時語父曰本是曲陽里家兒問之凡事皆同

又宋欽宗北狩至斯鄉縣避雨民舍有小兒死於震雷背上朱書曰賊臣章惇及本

朝司牡丹之類皇太子陝西回親兄雖然儒者只據理論事小說皆不可信

伊川不肯佛而坐尹和靖拜觀音像亦是蓋佛與觀音自是彼教中之聖賢也若王家宰作佛堂楊文定公掛觀音大像却又不同伊川和靖所謂斯須之敬王楊則以庸敬施之過矣白沙母夫人信淨屠及病命以佛事禱而先生從之從母也非從佛也

梁武帝崇佛臨朝嘗去袞冕著菩薩衣外國使至相見只是禮佛魏使李善至引入同泰三僧迎傍有執筆者善曰此何爲曰此是尸頭專記人善惡審識之曰僧中亦有董狐耶自古崇佛未有如武帝之愚者嗟乎豈惟武帝元之亡也迎西僧作運氣法今宮女習天魔舞

王建稱帝於蜀有僧扶一目以獻小人自殘以干寵一至於此
宋宣和中有南豐人王文卿能禱雨又能斬狐貍之妖徽宗
召入宮時宮人多病以問文卿曰祟也當劾之坐久雷電交
作一白龜甚大震死矣楊州守臣以旱聞命之禱曰不可但
借黃河水三尺而已數日楊州奏報已得雨皆泥濘計其時
即命禱之日蓋匹夫竭其精誠於符篆之間小著效應亦往
往而然緣此以爲孝氏之教有顯微則智者所不信

國初

高皇帝兵取江西張天師十二代孫正常來見正常有奇術投
符井中病者飲之皆瘳

上謂侍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命改號爲真人大哉王言

按張天師名道陵建武十年正月十五日生於天目山唐天寶

七年封天師世傳其子孫代有一人襲其號傳其印印之所

異者累紙百幅丹文必微

陳後山曰西都崇德寺僧善端恣酒色既病念地獄不知有無

通燃香祝之曰地獄若無煙當上有則當下既燃煙下而地

裂端大駭失色而逝又曰里有賄吏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

中見一驢引首出帷久之方沒信斯言也則施汴戴文之事

豈亦有之汴本廬州營田吏恃勢奪耕夫田後耕大家產一

牛腹下白毛成施汴二字戴文不過富而吝者也亦化爲牛

恐皆警世之詞

匡廬結社十八人道士則陸靜修稱簡寂先生法師則慧遠慧
持跋陀曇暉凡五人名流則劉程之雷仲倫宗少文周道祖
陶元亮餘八人不可考

江河之神慶慶祀蕭晏二公蕭伯軒宋度宗朝人父子俱爲神
晏成存宋末人在元爲文錦局長二公俱臨江產也今北河
又祀姓謝者稱金龍大王不知何許人宋元以前未知江河
之神又祀何人

唐會要曰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爲廣德公南海廣利公西海
北海亦並封河爲靈源公濟爲清源公淮爲長源公宋會要

曰康定二年海濱俱進號爲王東海則稱淵聖廣德王餘倣
此然則蕭晏未出江河或只是封號而已

神仙自古有之先儒云脩養之所以延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
命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脩養既可以延年則丹砂亦可

化爲黃金蓋其理甚精其術非凡夫能造昔鍾離欲以乾汞
爲白金法授呂呂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變曰

五百歲後當復候人不願爲此離嘆服以爲受道之資世之
言爐火者果有此識乎五代時危全諷欲舉婚禮市黃金不

足怒責其下陳允休有道術咲曰勿怒取藥並厚紙授火中

遂成真金

本

朝吏部郎中常中孚亦能煮白金補寶玉器

宣廟其愛之

妖人王臣能以幻術取財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即可暗得亦本朝人其後以採藥害民大司馬王公奏之下獄處斬

本

朝仙術如周顒張果冷啓敬張刺闢皆一一有徵他如

文皇潛龍時姚和尚之前知袁珙之善相又有風秀才皆異人也

胡日星爲藍都督推命曰公當封梁國公後七日我與公同被

難其後七日藍以叛誅日星亦見牧事何異於郭璞璞與日

星既前知何不避之豈禍福一定非人力所能趨避耶

祿命之學自漢始入中國相術則自古有之執至高卑之類是

已漢有鄭相知者鄭虔之徒能前知虔曰卿自謂如何曰相

知有官三年後死衡州後舉進士果三年而卒

本

朝僧蘭古春一見于肅愍時方七歲即曰異日賢宰相也

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五更時張燈相人影知其休咎言

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宋有閩人黃撥沙又善視墓畫地爲

圖亦知其休咎故稱撥沙

石晉時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與人言而不見其形張遇賢之

起兵神教之也故怪者聖人不語左道王法之所不寬

延州刺史獨孤陀有婢曰徐阿尼能事猶鬼輒使之殺人云殺

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猶鬼家接御鬼以子夜祀之子者

鼠也陀嘗從家中索酒妻曰無錢可沽因謂阿尼曰可令猶

鬼向越公家猶鬼果入楊素家得錢而回余在金陵聞有咒

靈龜傳夢者恐亦猶鬼之遺術歟

永樂中山東婦人唐賽兒得妖書神劍聚徒數百人謀不軌官

軍捕獲之臨刑怡然刃不能傷不得已再下獄鎖鑊鉞枷皆

解脫遁去不知何術也

杜棕爲西川節度使馬植罷官過西川有術士姓李者謂棕曰

馬中丞非常人宜厚遇之相公將有奇禍非馬中丞不能解

後植爲相卒解杜棕之厄

風角之術亦自古有之中山開平二王攻張士誠於蘇州久不

下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首齊門是尾擊其尾者

首必出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相術如周玄豹識後唐明宗於塵埃中可謂前知矣又有不假

相術而前知者若常鼎爲陳常侍聘於周一見隋主異之曰

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我當委質宜我葬地必在長安後

皆然此恐是數學又有不假數學而前知者梁主朱全忠切

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崇嘗辱之其母獨曰朱三非常人此何異信負鶴之妻識晉文之必興大抵豪傑之生必有異人處動乎四體雖女婦猶能測之然則術數固非學者所當究意二程推尊康節豈謂其數之精

著疑錄卷第五

制度

國家制度周詳罔有遺漏議者每言封爵稍濫宗室與武賈爾武賈自兒稚時仰食祖父之廩恣意統禡忘情誦畧宋金華狸牲之喻有由然矣

宗室祿重權輕其才行已不得擢叙而厚綏之固一本之義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周有天下八百年數必倍之今天下王府三十按河南志

周府一處自郡王至中尉九二千二百四十四人他王府可知雖根盤葉茂後當無算又不但不億而已

天眷日增亦

帝王親親備度當如此

國初入貢者大國三十餘小國八十餘蓋西番一帶而洮岷松潘諸處哈烈一帶三十九處西洋一帶十一國須文達那一帶三十三國今西番襲封受封如故朝獻不廢者惟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滿刺加暹羅撒馬兒罕兀良哈女直十餘國而已韃靼判好不常其他自景泰以後鮮至

洪武三年勅尼國入貢蓋自宋元豐以後鮮通中國其地無城郭止樹木柵王之居其上覆以貝多葉而已又無五谷民皆食沙糊曰沙糊者取樹漿澄灑如粉食之不饑

唐時骨利幹結骨等國皆稱藩骨利幹最遠晝長夜短煮羊腓
適熟日已復出結國自古未通中國其人赤髮綠睛有黑髮
者以為不祥

唐武德中仕宦始用巾子文官名流用平頭小樣巾則天時朝
貴賜高頭巾子中宗景龍四年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
開元以來遂相倣為雅製

國初只有平定巾士庶通用故當時有平巾祭酒今士大夫戴
先儒巾自嘉靖間始盛行

朝廷又製忠靜冠服各有品秩士庶不得僭然時俗皆爭慕者
巾其制不一甚至星相小術亦往往戴之米猴而冠理宜嚴

禁中制必自古有之故林宗有折角巾元亮漉酒用角巾恐唐之中在式雖中始盛行爾

唐時詔士民皆束髮於頂元世宗以胡服變易中國士庶咸辦
髮椎髻洪武改元乃悉服衣冠之舊

網中之制古未有也

國初神樂觀道士於燈下結以束髮

高皇微行見之明日召拜道官遂為定制

生員藍衫用玉色亦始於洪武二十四年命工部製式以進三

易而始定

設官所以治民爵罔及惡德古之制也齊封樂工曹妙達為王
安馬騎為開府後唐李存賢以手搏為節度使伶人周匝又

與莊宗乞二州以報教坊使僕俊裁接使儲德元二人皆為
刺史此李世不足言唐高祖開基之主亦拜舞胡安化奴為
散騎倚即母怪憲宗之用柳必惟宋太祖不然初為太原鎮
將李媼家及即位媼死官其子為御厨使久之求去太祖
曰以汝才地御厨使其可得耶祿以待賢能而私故人我方
懷愧汝意猶不滿竟不遷官

文皇靖難時亦有庖人井泉與密謀後雖擢為本寺卿更不遷
官惟時時厚賜嗟乎縹衣黃冠擁簪垂弁何代無之此

二聖所以度越千古

聖帝時西邸貢官二千石二千萬四千石四十萬又令左右私

賣公千萬卿五百萬

唐中宗南郊帝后亞獻命宰相女為齋娘凡齋娘之婿皆遷官
孔子廟祀舊皆擢士為像今易以木主顏路魯皆伯魚列在兩
廡今祭以別室其議已非一日今

朝始銳然行之

制下郡縣官不忍毀像或曰丁蘭木母雖非真母事之已久或

曰像祭者尸祭之遺意故不忍毀其後有以像移藏他處者

有葬之者此其意雖欲尊孔子而實未之寃也後來改革明

白誠為一代令典昔者程子欲用主司馬公用影朱子從程

子東萊從司馬公大抵程朱之見為的說者又謂孔子在漢

晉隋止稱先聖先師唐玄宗稱文宣王宋真宗稱至聖元稱大成我

憲宗皇帝用尚書周洪謨議樂用八佾隨代致隆皆尊師重道美意稱先聖先師固未爲卑然王祀亦未爲過愚曰不然孔子德配天地豈以位號爲損益至如從祀則荀况賈逵所當黜

本朝薛文清吳聘君白沙諸公所當附將必有舉而行之者按貞觀二年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賈逵已廁於其中矣

胡敬齋居業錄云祭祀所以崇功報德合什程朱於四配之下

以成七配其意云程朱功德無愧顏孟恐亦未然

勸善錄云宋淳祐辛丑永新市人元夕間燈小童伍三者滑稽裝一秀才侮言鄙野夜夢神人告之曰汝何等人敢戲儒生吾必禍汝未幾全家疫死

又云南昌李知縣新作文廟移夫子像數十人不可舉動有一士人在旁戲曰夫是之謂仲尼李怒責其侮慢後士人病終日如痴不識一字聖人天地之量未必計此然求新學宮日有譁烈婦祠近聞雙桂巷二婦元夕過而戲之歸家吐血而死正氣之不可干理或然也

國家制度種種善惟兵制稍與前代異凡軍伍皆謫發罪人

爲之又令子孫相承謂之長生軍夫謫發之地遠者數千里近者亦不下數百里已非土著且犯人多奸輩雖日嚴糾之豈能免脫漏之弊

田賦蘇松嘉湖最重

高皇帝既命賦之其後又遣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田之肥瘠多寡定區數又量其方圓丈尺爲魚鱗冊可謂備矣今亦不能無弊

元稅輕上田畝稅三升而已

正統以前計天下常賦除田稅外加以商料鹽課歲入止三百四十三萬

或曰樂制不可復矣秦定律之法雖在而妙達鍾呂者鮮然梁武帝無所師承雅音韻制四通每通施三絃又增制十二笛轉推月氣悉無差遺

陳仲儒亦謂京房準術成數顯然故立準以調八音又曰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

隋樂工萬寶常聞太常所奏樂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亂太業之末其言卒驗大抵未常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

洪武中山西指揮郭敬性解鍾律常置水盆中斟酌損益以等擊之即合音調

迺是樂官劉子著樂經元義以爲樂未常亡其言甚有理

未樂中有人造木牛流馬但能行數步爾

著疑錄卷第六

天文地理

淮南子曰天去地九億萬里酉陽雜俎曰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天不可階而升顧可得而量耶

山海經曰地自東極至於西極凡五億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家語子夏曰地東西爲緡南北爲緯丘陵爲牡溪谷爲牝斯言

極有理

蔡邕曰自古言天文有三家一蓋天二宣夜三渾天二家多所遺失惟渾天精妙百代不易

天文凡三垣二十八宿附星二百八十三座衆星一千四百六

十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近有考甘石巫氏經爲天文圖又

有悉垣舍爲天文歌者故然相沿不甚悖戾而推演占候之

法亦世有專門惟夫不假占候一觀象而洞覽者精妙之至

也魏太史奏失德載崔浩以左傳決之曰在秦衆皆不服後

二年而秦果亡唐高祖見素因星犯昴言於玄宗曰祿山將死

昴者胡也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殲乎以五行推之殺祿山

者必子也其言無一不驗本

朝劉伯溫見西湖雲起而知

聖主之聿興日中有黑子遂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而胡深果

殲於福建

天寶中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言至西市飲酒與人
候之有僧七人飲酒二石命召之七人笑曰淳風小兒在彼
因忽不見此理之所無或李淳風廣此七人者以神其術
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 乾符三年日中有若飛鳥天祐元年
日中見北斗

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建德府下雪六月初八日杭州府
雪

隋大史令袁充奏隋興以來晝日漸長蓋本京房之言曰太平
日行上道霸代日行下道日行上道則晝短晝長故當時君
臣皆以為慶王臣各加程課以日長故也此說近於詭

郭守敬曰古曰舒長今日漸短日行每百年短一分焉熊曰天
地密運孰能覺之旨哉言也

程朱說日月各不同程子論月之虧盈以為月近日則威損而
氣衰故光虧遠日則勢益而氣盛故光盈朱子本先儒之言
以為日月有定形如丸如毬體魄常全受光常滿乃人見之
有正側不同正則見其光全側則見其光缺日月近則人在
下見其側遠則人在中間見其正會而正交則月掩日而日
蝕望而正對則日射月而月蝕二說俱有理

蔡氏書傳言日月五星之運與朱子詩傳不同
高皇在丘間亦動步寬無成蔡氏左旋之說差謬

善觀天文忽一日謂三楊曰夜觀紫微垣有事甚急
而超明日遂晏駕

有地稱漏天古詩云地近漏天終歲雨近有老商亦云然
元末婺源同知某過鄱湖夜分見天星亂落湖水皆有聲明年
本

朝龜偽漢交戰於此死者六萬餘人

本之春秋書之漢稱木介又云木椽成化中亦有之似煙非煙似雪非雪

鄱湖之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戈衆寡罔不周知
弱水即婆夷水唐高仙芝攻吐蕃遣人至其地斫斷藤橋其水
不能勝草芥

地志云弱水在刺丹縣亦謂之張液河後秦將軍乞伏子討
吐谷渾松弱水南大破之拜弱水護軍或者張液河即婆夷
水未可知也

唐玄宗時山人王玄翼上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
張均往求之余所居有寶仙洞網目集覽云真符蓋出於此
又俗傳元末有土人入其洞見一女盤坐石上今觀虛明廣
朗且近人居非深巖絕島其言皆不足信書載華陽洞昔有隱士名英緯見小兒手持珠三顆遂化為龍又婺源有洞深如井咸通末道士姓鄭者縋而下見二人對奕凡此皆怪誕之說

諸葛孔明韓魏公之薨俱有星隕之變馬端肅將終大劉山崩
天鼓再鳴亦理之所有名臣錄云公歿後里人有姓王者遇
於途鱗衣玉帶髣髴甚盛似亦怪誕不可信然顏魯公詣李
希烈既遇害有商人至博羅山見二人圍碁松下曰何處人
曰洛陽曰奉寄一書帶至僊師北山顏家商人如命至僊師
即公塋庄也老倉頭視之泣曰先大師親翰子孫涓日發棺
內已空空訪之博羅亦竟無跡端肅之事恐亦類此

漢史云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寸形如酒樽

外有八龍口卿銅丸下以蟾蜍承之機巧皆藏樽中每風起
機發丸動蟾蜍振聲激揚其妙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唐有

水運渾天儀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遲速皆合度教

又置木櫃爲地中儀立二木人舛刻擊鼓每晨擊鐘機板皆
藏櫃中唐法蓋得之漢然則漢何所本曰舜作璇璣玉衡周

禮王圭正日晷以象地中張衡非始於此乎

元順帝癸酉七月京師紅氣滿空如火照人明年乙亥黑氣起

百步內不見人紅氣者

明興之兆黑氣者胡運之衰也

洪武中廬州遂昌縣有大聲如鍾自天而下無形昔人所謂鼓

妖者也官民俱災

宣德中一日未申時天裂視之若數十丈

成化末正旦白氣升騰如一蛇忽有聲如雷

正德十二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闢者明年寧藩叛

近年山西蒲州等處地震地裂折壓民居陷死人畜無算又古

今所未見也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極名天極又名北辰居其所而不動

者也朱子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此子五星張衡云第一

星主月大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庶子也第四第

五星並爲后宮

抱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受政者也

紫微垣十五星東蕃八西蕃七東蕃第一星左樞二星上宰三

星少宰四星上輔五星少輔六星上衛七星少衛八星少丞

西蕃一星右樞二星少尉三星上輔四星少輔五星上衛六

星少衛七星少丞

物異

秦咸陽宮中有銅人十二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組綬花綵儼若生人外有銅管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切繩則琴筑笙竽皆鳴與真樂無異

魏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刻二木人於平地設二輪以水激之能令木人擊鼓吹簫跳繩擲劍巧妙百端

隋陽帝於觀文殿前爲書屋十四間戶內設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施機地中帝每幸宮人執香前行踐其機則飛仙自下叔慢而上各扉皆自啓帝出重閣如故又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採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裳以木爲之人

物自動如生鍾磬笙竽能成音曲

元順帝造龍舟遊海子內舟行則龍之爪尾皆動又自製官漏列二金甲神人一擊鍾一擊鼓自能按更而響音悉即鈞之遺術也

丹閔所乘駿馬日行千里名曰朱龍素叔寶有馬名忽雷駟月下試之能超越數丈嘗飲以酒叔寶卒其馬悲號而死

世傳羅鬼國有養龍坑在兩山中晝霧滄鬱國人繫牝馬於坑傍視沙上龍跡以爲馬與龍遇所生之馬遂稱龍洪武四年夏主明昇以金蜀降獻馬一匹長十尺高九尺有肉隱起噴下振鬣一鳴萬馬辟易

上命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壓之通駟每跨一風一壓不驚賜名曰飛越峰

唐劉從諫獻武宗馬一匹亦高九尺

鴝鳥食鰻蛇雄曰運目鴨曰陰諧

蚊之產不一江東有蚊母鳥聲如鴝每鳴吐蚊三升江南有蚊名孑孓生水中見人則泳去化爲蚊塞北有蚊母草嶺南有蚊木皆能化爲蚊

洪武乙卯

高皇御端門召詞臣出示桃半核元內庫物也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王母賜漢武桃字塗以金中繪龜龍學士宋濂對

曰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以今核觀之十倍於彈丸矣武帝內傳又載桃如兔卵形圓色青

上命各撰賦一篇然駢成式酉陽雜俎曰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每扇著仁處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能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飲又曰同州司馬裴元德一老人以杏核盛漿飲之核大如盤他書云杜陵見江淮人以桃核量米能容一升潛溪顧未之考耶

又王琰得桃核大如斗磨而服之遂成仙

元帝時鵠化爲雄靈帝末光中亦然此何足論漢建平中有

男子化為女嫁為婦生一子

燕有女子化為男宋亦然近年亦有之蓋陰陽之大變也

又靈帝時司徒長史馮巡家馬生人江夏黃其家婦人化為龜或者書之不可盡信

李林甫書櫃中有鼠躍出化為蒼犬

孫峻謀誅諸葛恪設宴召之恪將往犬啣其衣裾不得去者三而恪不悞

劉武周母夜坐庭中見一物如雄鷄光燭地遂有娠後滅其宗竇武母產武時併產一蛇母終有蛇至極前涕血橫流

宋俊臣將敗井水變井內且聞有嗟聲以木塞之木忽自投數

十步外胡惟庸家井内生石筍使人去之復旁出三枝竟亦及禍

洪武乙卯庫錢飛民屋有滿者又一日廣積庫銀重數百斤飛出一書生見之不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共取竟以分爭聞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天所以畀若人也命賜之

唐陳舍人家有二道人來求宿一衣黃一衣白忽鏗然有聲妻燭視之衣白者一銀人也衣黃者不復見

珠玉之類昔人謂西北荒中有明月珠光照二千里似不可信而六帖載肅宗賜李輔國王辟邪長一尺五寸其香聞數百步又武宗令昌九年大餘國貢火玉三斗光照數十步冬月

置之室內不復挾纈自陽雜俎載馬侍中王精盤盛水經月

不腐不耗則夫明月珠固亦有之惟張燕公有所謂記事珠其然豈其然乎

漢昭帝釣一蛟長三丈命大官為鮓骨肉紫味甚甘武帝曰此魚鱗之精

高皇微時亦釣於川一日獲三十五鯉有陳四者竊其五後以年久近問誠意伯亦曰當得三十五而洪武之紀適符此

數唐高祖謂明皇五十年天子恐亦得之先兆云成化甲辰閩州民間牛生麟弘治中秀才苗滋家驢生一駒馬

首牛尾獨體花紋閃爍如電或以為麟二家俱疑其為怪杖

殺之余未至鄭州數年前民間亦產一麟今貯於庫士夫過者往往求觀花紋隱隱可愛嗟夫麟已三出矣而未有尼丘

之應意者胡元以後皇明聿興垂二百年海內晏然未嘗有宋契丹唐回紇吐蕃及

漢七國蕃阜之禍詎非治平之徵耶

北魏錄卷第七

父子祖孫 奴僕附

孫述拜中書舍人父嘉之年八十為令願改外官以增父秩帝

喜擢嘉之知宋州

阮孝緒年十歲隨父為湘州不肯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今之

宦貴子弟聞此得無作於心乎

常遇春父曰六六祖曰重五曾祖曰四三皆失其名近時人家

亦喜稱行將必類此

趙王石虎曰吾欲以純皮三石自縛其勝何為專生惡子年垂

三十輒欲殺父他如祿山死於慶緒思明死於朝義免殘之

報往往而是

周公瑾之子胤不能續父志狄梁之子景暉貪暴不仁魏州人

至毀梁公祠

王鎮惡見劉裕裕喜曰將門有將鎮惡王景畧之孫也唐王珪

王僧辨之孫薛仁貴薛安都六世孫

王華王導之孫謝弘微安石之孫顯榮才望一時莫及鄭玄同

康成之孫王勃文中子之孫

西平王李晟之孫名係王鐸侯以世將用之又卒至敗事

晉周玘之子周札周懋周贊周緒周勰一門五侯玘即周處之

子

簡文帝無子有宮婢李陵容黑而長在麥坊相者以為宜子宮

中呼之曰李崑崙生太子昌明

人言舅甥相似李靖韓擒虎之甥何無忌劉牢之之甥楊國忠

張易之之甥又張融之甥陸果范甯之甥王悅俱酷似其舅

甘公奇陶謙狀貌以女妻之張華少貧牧羊劉放奇之亦妻以

女

田嬰有子四十人不如賤妾之子曰文

慕容廆子六十人 姚弋仲子四十六人

宋郊城民一妻有子二十一人而雙生者七

永徽二年淄州人吳威妻嘉州民辛道護妻寶曆二年延州人

賀大妻皆一產四男

班固有奴乘醉罵洛陽令种兢厥後兢考捕竇氏賓客固遂死

獄中本

朝楊東里富國有奴怙勢凌人廖恭敏雖同鄉抗章論之或曰

獸不念楊公曰此適所以報公

梁冀奴秦宮無所不至

梁州刺史孟佗與張護奴交傾貲遺之因達於讓衆賓客又爭

以珍玩賂佗茲事古今皆然

女婦

橫渠先生曰古者婦人之拜首低至地肅拜也今但屈其膝而直其身失古義矣

齊大子法章國亡變姓名爲莒大史敫家傭敫女奇其狀與之通法章復齊爲王敫怒曰女不取媒非吾種也汚吾世

羞胡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

元魏馮太后穢亂齊敵國也驍騎將軍劉纘奉使至魏后亦私幸之奚以母儀一國

本

朝花雲死節妻命氏亦死有子甫三歲侍兒孫氏抱之鞠拾漁

家王師伐僞漢孫氏抱之渡江遇敵兵梓之墮水忽上流

有浮木至附入蘆渚食通寶七日不死夜半逢老人號雷老

呼與俱行竟達

上所上聞雲兒泣抱之而雷老忽不見因稱曰神兒

朱序母蔡夫人城紫紉妻號娘子軍皆以一婦人而帥三軍即

續女爲劉遐妻遐爲後趙所圍邵氏將教騎拔遐於萬衆中

他如荀崧之女李毅之女皆年十三歲即擁衆破敵

符登妻毛氏有殊色譬于驢馬以先壯士又能守節不辱於姚

萇

竇后爲女子時聞帝入禪自投堂下撫膺大息曰恨我不爲男

子救舅氏之患父殺以是奇之則夫娘子軍亦有自來矣

杜伏威有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伏威兵敗獨負以

沈克叛張茂之妻陸氏率部曲先登以討克克之敗也走匿故

將吳儒家儒喙曰三千戶侯矣克曰汝以義存我家必厚

報汝我死汝必族儒不聽殺克兒子沈勁竟滅吳氏

五代時長史房景伯之母崔氏因貝丘婦人告其子不孝崔召

之宿於其家與之對榻共食今其子侍立堂下景伯供案旬

餘悔過求還卒以奉聞

李商隱宜都內人傳云武后篡位既久有宜都內人以唾壺進

欲諫后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內人因進言曰古有女媧亦

不是正天子但任姦姦理九州爾自餘賢后非輔昏主則抱

小兒獨大家改夫姓去數劍服冠冕眞天子也然弄臣狎人

朝夕進御者多矣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也內人曰男陽女

陰陽消然後陰得志大家若屏去男妾歟立天下則陽不能

敵過萬萬世矣后雖未能盡用僧懷義由是得罪命力士執

之於瑤光殿殺之懷義原名馮小寶

柳瑤者上清傳曰青衣上清唐丞相竇參女奴參居光福里月

夜閒步中庭上清密啓曰庭樹上有人請避之參曰陸某欲

害吾吾禍至矣此事奏與不奏皆不免然汝在輩流中不可

多得吾死汝必沒為官婢善為我辭上清泣曰死生以之遂
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家使來能全老夫性命須厚報
樹上應聲而下乃衣練者也曰家有大喪貧不能舉公曰某
止有堂封絹千疋今且贈汝練者拜謝而去翌日執金吾奏
其事德宗厲聲詰實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使刺位崇台鼎更
欲何求詔派參驪州上清果隸名掖庭教年以善煎茶得近
左右上曰汝從何至此上清且道其故流涕曰參自御史中
丞歷度支至相位月入俸數十萬緡賞賜前後無算乃者所
挾銀器俱州縣希陸某意刻藩鎮姓名誣為贓物驗之果然
陸某因以得罪後上清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義妻陸賢

相未必有之小說豈足信但念嫉之念一起於中而惡之必
欲其去雖賢者不免姑識於此

張說為相有書生為其館客通說侍兒說知欲罪之書生呼曰
親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為宰相豈無緩急胡靳靳於一
婢遂以侍兒與之後說為姚公所忌書生攜其夜明簾見太
平公主遂解其禍

漢王莽以婢賜朱博

易州刺史趙履溫以二婢遺韓休範及罷政復奪之

宋諫議大大程松獻妾於韓休範遂同知樞密院

常皇未仕時為姜使君門館姜子荆寶有一小青衣名玉簫

而艷即以贈皇皇歸親約七年復來逾期不至玉簫曰常郎
不至矣絕食而死

鄧后忘大珠一篋不欲考問通閭宮人顏色即時首服
荊州刺史杜巖有美妾其父貽書干謁渠以新米不敢啓巖倚
簾私看見疑即吞之巖疑是他人所寄命剖腹取書氣未絕
而書已出將家殘忍好殺不獨吳越為可罪也

唐有女道士魚玄機才貌甲一時豪貴調笑日滿其門侍兒綠
翹亦殊色玄機外出狎客適至綠翹閉戶不留玄機疑其
有私慥之死痊於後庭他日別客得其血跡發覺遂抵罪夫
綠翹以色殺其身世恒有之故紅顏非女子之福多材為士
者之累

皇甫嵩牛羊日曆曰牛僧孺起青衫外郎致位宰相少孤母周
氏治蕩無檢鄉里嚙嚙兄弟愧之令改醮及貴請以出母追
贈議者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此恐譏切之談
六帖又載皇甫牛之甥也怪其不能薦引以詩刺牛曰夜入真
珠室朝遊玳瑁庭真珠奇章公名妾也

官妓唐宋皆有之

國初亦然永樂中都御史顧佐始奏革焉足為百代令典
王世充以兄女娶楊慶慶欲降唐王氏曰主上使妾侍巾櫛結
君之心也君徇利負人願送至洛陽不許王氏謂侍者曰唐

若勝鄭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吾夫必死何用生爲遂自殺此
與告之則殺主毋不告則殺主父飲藥而死者同一烈也

著疑錄卷第八

富貴

鄧禹一門公二人侯二十九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
十四人牧守四十八人后二人貴寵無比

魏文帝食其燕不盡留以充晚食亦儉德也今京師有菓餽餅
恐即菓燕之類宴客熙后符氏李夏索凍魚仲冬取生地黃
有司求之不得熙皆斬之而宋仁宗思一蒸羊寧忍而不用
雖飲食小節可以觀聖謨矣

懿宗迎佛骨入內作道場薦饗膏乳

宣宗賜常宏銀餅錢

同昌公主有紅乳脯貯於盤中綵高一尺

魏國夫人作一堂工價二百萬外更賞以絳羅五百段工猶不
滿曰請取鱗鱖魴魮布堂中苟失一物不受其直

張易之母阿臧有七寶帳象床貂褥犀簾

安樂公主有織成裙直價三十萬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
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

隋皇百戲有鯨魚噴霧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此必煙火之

類直齋錄事府詩示諸蕃貴客者亦籍龍鬚席不亡何待

魏元琛之富飼馬皆用銀槽窻戶上金龍吐旆玉鳳嘶鈴

王元寶以金銀疊爲屋壁沉香爲欄檻

州刺史劉俊有金浴盆隋待郎辛璽衣緋褲

而陟豪侈每食視厨中所集猶不下萬錢宴公侯家雖窮極水陸未嘗舉筭

廣州人支法存家富有沉香八尺床刺史王譚求之不與誣以不法殺之

馬希聲知海商有犀帶晝夜先生洞照一室殺商而取之月餘光滅貨豈可以悖入耶

扶風人孫奮富而吝梁冀以馬乘遺之貸錢五十萬奮止與二千萬冀怒告郡縣云奮毋是其守藏婢盜去白珠十斛紫金

千斤郡縣遂收拷其父子兄弟並死獄中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巨萬性嗜妻妾亦不委任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後爲亂兵掠其衣凍而死

董卓築塢積錢爲三十年儲自言曰戰勝則霸天下不勝則守此以老而數月之間死於呂布之手金三萬斤銀九萬斤皆委於亂兵矣

宗楚客作一室絛用文栢以沉香屑和紅粉泥壁每閉門香氣蓬勃太平公主至其室嘆曰看他行坐處我輩虎生浪死有

犬一日忽戴楚客冠作人立宗楚客怒曰畜類作妖僭越犯分犬應曰公亦僭越犯分

王莽有金三百六十櫃每櫃萬斤本

朝劉瑾籍沒黃金二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唐元載有龍鬚繩拂水精爲柄紅玉爲環夜置堂中蚊蚋不敢近

陳顯達子休尚爲鄆府主簿持麈尾繩拂顯達怒曰此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須火焚之

韓滉雖宰相子性節縮居處陋薄取庇風雨而已

肅肅仁者夾羅巾文宗曰朕慕卿門地清素如此中服卿不須爾

高皇見宦者以乾靴行雨中責之曰靴雖微皆民力民脂汝何

暴殄命校之

王珪爲宰相不作家廟唐太宗曰珪儉不中禮豈一中一執帝王

獨重焉此有天下者重財之要然則士大夫不以禮自閑賈負肩越謂之何哉

晉謝瞻見弟晦書盛以籬隔門不忍見之卒不與江陵之禍

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家事悉委從子弘微而弘微一毫無所

取混婿殷獻以樛蔭破蕩弘微悉與之譏之者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資爾弘微每言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

人生不至有乏而已何必乃爾

高類毋戒頰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爾卒如其言

五代宦者符承祖爲爲太后寵任親戚皆依勢納賄從母湯

樂祖母兄弟也嘗謂之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
憂之樂與之衣服奴婢皆不受後承祖敗親戚皆及禍獨楊
氏不與

夏英公盛暑設晏戒客當具夾衣衆皆笑坐久寒氣颯颯生栗
始覺其異究之乃以漆解浸龍皮也

唐人飲酒作手勢今呼大指曰蹲鴟第二指曰鈞戟三指曰王
柱無名指曰潛虬小指曰奇兵掌爲虎鷹指節爲松根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有旂幡令閃壁令拋打今皆不可考

齊王好彈琵琶作無愁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自立大像於晉
陽西山每一夜燃油萬盆又立食兒村於華林園衣藍縷之

衣行乞其間以爲樂

蒼梧王好微行晚至新安寺竊取一犬就曇度道人煮而食之
昔人謂天下有湯武之時三秦隋與元也

或者又謂湯武處君臣之變武后夫婦之變胡元帝中國華夷
之大變也故我

皇明聿興如夜之復旦今

列聖相承垂二百年海內晏然而亦有小變三一在夷狄已已
之難是也一在京師曹吉祥是也其一在藩國若夫劉瑾之

變則方萌而遽撲之矣瑾將作亂忌其黨張永調鎮南京張

察其僞想於

上上召瑾詰之辭窮張即歐瑾

前蓋以爲後誘之防也溫嶠之於土敦亦恐錢世儀間構故
以酒板叱之曰錢鳳何人敢有溫大真行酒而不飲耶故鳳
言不行卒之誅敦者大真而誅瑾者亦張也

駱賓王與敬業同起兵欲襲炎爲內應乃造語曰一片火二片

火緋衣小兒當殿坐使其庄上小兒與都下小兒並誦之既
而炎召賓王令解其義賂以錦繡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駁

馬不言及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解之見司馬宣王歎然起曰

此英雄丈夫也遂合謀移書敬業書中無他語止有青鵝二
字蓋言十二月我自應之也

漢中常侍左悺且瑗徐璜唐衡共誅梁冀後更暴橫天下爲之

語曰左回天且獨坐徐即虎唐兩曠言其性急如雨之墮也
趙岐爲皮氏長避此四侯之禍無所不歷嘗匿姓名賣酒北

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歲於復壁中數十年
高力士本宦史云裴光庭武三思女有私於力士故光庭

入相力士爲之推轂又云力士取各女陪女爲妻嘗嘗時聞

人皆有妻耶

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給事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

謁者監何由有兒

黃軾見機憲玄宗嘗憑之行號曰肉几謝彥顯首面其體

希尊亦深寵之

本

朝王振金英皆中官也薛文清不謂振振構以危禍不饒英英歸反言於衆曰南金好官惟薛卿爾

遼東都御史陳鉞見中官汪直巡遼戎裝遠近叩頭鼠伏惟馬端肅不屈卒以此受禍下錦衣獄

本

朝中官庶如阮安介如興安知人如金英報主如雲奇討叛如張永皆錄中鉅錚者也

高皇因一宦官言及政事即日遣還鄉前代帝王所不及

著疑錄卷第九

死生

光啓元年隰州民有死者既葬半月行人聞聲呼地下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傳稱王孫裸葬主安去棺

王孫姓楊漢人士安乃晉皇弟諡也

人臣死忠有專國而死有專閭而死有專城而死元至正壬辰盜起廬陵郡據黃鵠不受賊官大罵而死又有臨江府吏鄧椿以偽漢陷臨江集義勇大戰三日兵潰赴水死此二人者非有專國專閭之責而皆不屈於賊有烈心者也

大學生魏準以才名爲王融所知融及禍準惶懼而死過體皆

青時人以爲膽破

宋興州正將李好義與安丙共誅吳曦有王喜者欲爭冒功賞使其黨劉昌國壽之既飲通體皆青然則魏準或亦飲藥非膽破也

唐李訓鄭注之禍宰相王涯舒元興皆死宦官之手王涯有從弟沐以老病詣涯求一簿尉歲餘始得見然簿尉未拜與涯俱腰斬東市元興有族子中謙元興愛之踰十年一旦以非罪怒之求歸江南與被收守謙獨免人之禍福信不偶然宋明帝遣使齎藥賜王景文死景文方與客圍棋叩函看敕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圍棋自如局竟歛子納奩徐曰奉命見

賜以死從容飲藥而卒景文於死生之際畧無驚擾難矣世
間固有一種鎮定之才安石間淮肥之捷而不亂者或亦非
矯也若夫謝淪知鬱林王廢亦與客圍棋局竟方還則通祖
之故智爾

鄭郊舉進士遊陳蔡間過一塚有二竹可愛因吟曰塚上二竿
竹風吹常裊裊塚中忽應聲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
知曉此甚可怪或云枯骨每乘物之生氣有靈因二竹在上
而然爾

本

朝有邊將湯胤績死於胡寇一日擁騶從至通州驛索筆硯燈
燭開戶而寢次蚤驛卒候之寂然無人啓戶視壁間有詩云
血汚游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

國家脩 皇陵富築周垣有司奏墓旁穴悉去

高廟曰此皆吾家舊鄰里勿徙許其子孫世世掛掃

帝王之度真同天地

靖難之師過江死者十五人吾吉州已居其二周靜脩曾鳳韶
是矣陣亡之臣則九十人並載革除遺事

竇達德雖無成然在爲農時閭鄉人貧不能舉喪即解所耕之
牛給之亦陳涉鴻鵠之志也

許孜植松於親墓旁有鹿犯其松嘆曰鹿獨不念我明日猛獸

殺鹿置之松下

張侍中厚葬其家相簿墓後盜皆伐之侍中廣多金玉盜喜列
拜而去晏壻只瓦器數件忽斲其棺而碎其骨夫薄葬禮也
而致禍若此儻載聞見錄

高祖體有三乳 唐太宗乳鬚我

高祖體有三乳 唐太宗乳鬚我

或云蘇州天王堂土地神貌類我

大祖偽周時異人所造蓋有屬也 元大祖初生手握凝血如

赤石 遠大祖身長九尺齊豫章王疑身長七尺八寸

宋真宗足指有文成天字

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 李茂長六尺

李牧臂短使工人爲木以接手 封帝清一足短

侯景亦右足短故詬之者曰跛奴

王莽頭禿齊大中大夫羊闡亦無髮東昏侯呼爲禿鷲

齊相燕子獻亦無髮本

朝指揮郭德成嘗侍宴免冠謝其面湯然

上爲之大嘆

謝靈運有美鬚臨刑自剪捨爲維摩相鬚後安樂公主取之

遼世宗美鬚長過其腹

本

朝整容后相某歲

大祖指甲於家 上大喜拜爲卿

子貢之子端木叔藉先貲累千金一朝散之不爲子孫留財產

及病無醫藥之需受施者往往報其德

紀信誑楚以身殉漢而帶礪之盟紀氏無與焉何也曰蕭曹諸

君之功在天下信之功在一人之身此晉文公所以不賞陶

叔狐

桓温欲用殷浩以書遺之浩不答報以空函其失在浩而不在

施報

子貢之子端木叔藉先貲累千金一朝散之不爲子孫留財產

及病無醫藥之需受施者往往報其德

紀信誑楚以身殉漢而帶礪之盟紀氏無與焉何也曰蕭曹諸

君之功在天下信之功在一人之身此晉文公所以不賞陶

叔狐

桓温欲用殷浩以書遺之浩不答報以空函其失在浩而不在

温也遂廢然終身浩死復以書吊之浩子涓又不答卒取族

滅之禍

陽球遣刺客刺蔡邕客感其義不戮又賂其主毒邕主反以情

告之

陳蕃之子逸友人朱震全之寶武之孫輔府掾胡騰匿之

祖約臨刑奴王安負其子以逃曰何忍使祖士稚無後

虞慶則爲大將征桂州以婦弟趙什住爲隨府長史什住通慶

則妾惡事泄反誣慶則謀反慶則坐死

宋之問與弟之遜皆坐誚附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故人駙馬都

尉王同皎同皎慷慨士疾言后與武三思亂國對所親言

之遜於薦下竊聽令其子告密同皎坐斬之遜改遷光祿

魏陽城王徽以爾朱之變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

史皆徽所引拔恃其恩遇故懷金百斤馬五十匹投祖仁

其財發藏嚴首於爾朱兆兆夜夢祖仁慙曰有金二百斤好
爲一百匹在渠家遂捕祖仁徹之既獻其所得復以已物補
輸爾朱兆不信執祖仁懸首高樹以大石壓足撫之至死
人之存心厚薄不同李衛公不用丁桑立衛公是桑立獨訟其
寃

成濟爲司馬家執主而司馬弒之傳將藝首勸武氏革命集鸞
臺侍御同平章事後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下獄
自殺

梁納廢景而亡於景高駢壁呂用之而死於用之

高駢在城都殺諸突將死者數千人有一婦臨刑戰手罵曰高
駢汝無故奪將士衣糧乃更以詐殺無辜我必訴上帝使汝
他日屠滅如我今日其後駢死於秦彥之手子弟甥姪無少
長皆同坎瘞之

司馬懿村裏殺楊州刺史王凌後懿病白曰見凌來爲厲呼曰
彥雲緩我遂卒彥雲字季

劉毅爲撫軍將軍殺幼時牧牛寺僧後毅敗單騎夜投牧牛寺
就大樹縊而死

宋進士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至死楫子頤知鄂州有治績以
父故不敢入武穆廟一日自念曰吾政善往謁之拜畢遽卒
於前從者咸見武穆擊之愚謂願有治績亦賢吏武穆

父故讐殺之蓋人心有神願以父故喪其神而自斃爾至云
從者咸見擊之皆附會之說

本

朝編修岳正以草詔獲罪謫戍肅州財產賜指揮李鋒鋒搜括
家人甚酷後赦回鋒復得罪

上曰李鋒財產是岳正物悉取完之儒臣家清鋒厚貲正亦搜
括無遺婦女出門橫索極其醜辱蓋無施不報者也

明察

衛君好察縣令有發禱而席散者賜之席令驚以爲神

南唐烈祖遣宦者祭廬山及還勞之曰卿此行甚清察對曰臣

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爲羹某日市肉爲臠宦者慚
服

高皇謂祭酒宋公曰卿昨日公服危坐堂上對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曰一生進茶跪而碎其甌不覺含怒且自念
不能教率也

姓氏

張說曰古未有姓氏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皇帝之姬因所生
地而稱之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之

漢第五倫本田齊族因其園陵多以次第爲氏

光賜伯禹曰妣氏伯呂曰姜氏後世或氏於國如齊魯秦吳或

氏於謚如文武承宣或氏於官如司馬司徒或氏於字如孟孫叔孫或氏於居如東門北郭漢賜妻敬等姓亦倣古天子賜姓之義

本

朝賜姓甚多惟邳州信指揮賜姓車天順中進士名茂賜姓陝田昭屈景為齊楚四大姓其後魏晉選舉專重門地故曰三公之子倣九棘之家黃微之孫茂令長之室

元魏以崔盧鄭王四族為衣冠之首直閣薛宗起碎戟於帝前以爭高華

唐室以崔民幹為第一族太宗嘗嫉山東人自矜門第高宗又

禁天下婚娶不得受陪門財蓋文家望重男家納財以陪之故曰陪門財是時雖重禁而衰宗落譜往往自稱禁婚反增厚價

令狐絢既相自以天下令狐姓寡遠近趨之至有姓胡者皆婦焉溫庭筠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崔順與崔浩同宗浩貴盛膺顯別族遂免誅真輔果之遺裔也

晉平南將軍孫旂及其子姪孫髦孫奇見孫秀貴盛與之族

不六日腰斬東市

宋俊臣父樸博徒也與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樸因納

其妻先有娠而生俊臣遂冒姓

曹孟德本夏侯氏亦冒其養父宦官曹騰之姓

楊東里幼隨母嫁尹氏拜於其廟尹長者叱之曰楊氏之子何為拜於尹氏之廟公迺自歸於楊余先世姓蕭宋南渡時入於戴先郡公欲復之故登科錄兄弟欲稱蕭後一同年曰君家歷世稍遠故未提本至今為一大缺典也

本

朝初脩玉牒衆議欲祖紫陽

上感朱典史之言遂掃群言曰彼一典史且不安祖况朕為天子乎然則唐世祖想老子像於祖廟中視我

唐王神唐果何如也

歲時

按通鑑甲子圖自伏羲至元順帝四千八百七十六年

自唐堯至順帝丁未三千七百二十四年

自古在君位久無如伏羲一百五十年次則神農一百四十年

軒轅一百年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八年

漢大祖即位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宋大祖十二年我

大祖高皇帝三十五年

程文惠與龐顯公同戊子生程已貴寵龐尚為小官戲龐曰君

乃小戊子及龐大拜文惠致書賀曰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

北齊使徐陵聘梁人訪其春秋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

蓋七十五也

孔子生於庚戌朱子亦生於庚戌

庚申春秋之終也春秋始於隱元年己未終於哀十四年庚申

嘗考劉宋興於庚申趙宋亦興於庚申藝祖嘗問祚於陳希

夷對以五庚頭建隆庚申宋歷五庚而宋果亡元世祖亦以

是年即位我

朝洪武十三年庚申是時天下方一統又六十年為正統七年

已稱金威又六十年為弘治十三年累

朝治平第一今又將六十年矣氣愈和

國運愈隆其綿延庸有紀極語五庚頭而已猗歟休哉



明刊著錄九卷跋

葉啟勳



明永新戴有孚著錄疑九卷明刊黑口本每半葉十行每
行廿四字上下大黑口前有嘉靖戊午秋八月永新聖山
戴有孚自序兼數並序自一至七十四通連計祿版心題
著錄錄而不分卷據有孚自序稱余往昔北上已而復歸
舟次動逾數月乘其餘暇稍得以縱觀戴籍日記其所未
徹者以為採摭之憑云知此為有孚讀書所得隨筆筆記
者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載此書於存目九提要謂
其體例頗為叢勝如第一門曰儒次之以藝文又次以士
次以老佛仙術儒即士也乃分而為二又七卷父子祖孫
為一門附以叔僕君臣夫婦兄弟乃皆不及其中外謬不
可殫述所錄之事與門目不相應者十之五六更不解其
何說也云云觀其編次不倫鉅釘無緒提要所評洵為尤
當矣前後無他人序跋亦不知刻者為何時何人有孚自
序又云始之以儒以士著向往也次之以老釋仙術著辨
擇也次之以制度天文地理著考索也又次之以父子祖
孫形體歲時各條著警惕也則是區分門目尚是有孚手
自編定或者為其所自刊歟大抵明之末年士大夫多空
疏無學而又好為議論著述炫時興之所至不知自其怪
誕有出災黎之謂固不僅有孚此一書而然也姑以版刻
甚舊棉紙精印存之書首有康莊印三字朱文方印此不
知何人刻也 乙亥五月十七日記是日余生朝也



著疑錄九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戴有孚撰有孚字聖山永新人是書分十六門
皆抄撮諸書而成體例頗爲叢脞如第一門曰儒
次之以文藝又次以士次以老佛仙術儒卽士也
乃分而爲二又七卷父子祖孫爲一門附以奴僕
君臣夫婦兄弟乃皆不及其中舛謬不可殫述所
隸之事與門目不相應者十之五六更不解其何
說也

九朝談纂不分卷

不著撰者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九朝談纂

無卷數》提要

九朝談纂

卷三

太祖高皇帝踐祚休徵已見國史記諸余又得聞之昔元
至正君喪劉福通徐貞弁以妖術聚眾紀巾為號天
下人亂有司莫敢誰何我

太祖尚潛草野禱諸石曰神曰元德既喪九上康弗生民之
望炭極矣吾欲倡我以極衆與之否乎訣云英雄豪傑
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於是歸鄉里收殘數百屯於
淶陽忽有義兵來歸者三千率練之明年起兵自和

州渡江取太平路遇一術士

上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與士曰願書字觀之

上即製字刀畫一字於地士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為王

上六月斬紅巾諸盜又明年春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三月而
元兵死去夏五月堅守北平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

上問之對曰臣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

上曰善對乎曰然

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兒即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床

上大嘉納其後大奮天縱之勇後三年集兵十萬天三年

集兵精騎七十餘萬一戰而收荆襄月戰而取吳粵三戰而開越海悉從四戰而帝卷全齊所過郡邑勢如破竹不數十年奄有天下惟偽漢陳友諒未降

上率三萬騎大戰于鄱陽湖敵入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綠衣以輔戰幟上書蕭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即漢鄭侯也神龍鬼懷玄菟青海崑崙大漢交趾鐺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

戊申建元洪武郎

皇帝位

劉伯溫名基吳州青田人少穎慧絕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

初過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假閱之翌日談誦若流其人

大異欲授基基謝却曰已得之矣元末奉進士第除高安

丞尋起江潮副提舉嘗與魯淵等遊西湖有異雲起西

北光耀湖中淵等以為慶雲欲賦詩記之基獨縱飲不顧徐

言曰此天子氣也應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未幾四方兵起我

太祖既取婺州定括蒼聞基禮辭微之基與龍泉張溢麗水

葉琛三人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覽之訪以國事基禍福曉諭盡合機宜

上大悅任以心膂

上將討陳友諒於九江以問基基曰今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

上會師皖城自郊至而不援基請進取江州

上悉軍西上友諒率眾在湖廣江州降及還道經建德會張士

誠兵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奮擊之基曰不踰三日賊當自

走至期如基言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言於

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珍攻福建敗之沒於陣他日

上謂基曰吾夜夢有三人共并一血帽何與基曰三人首并血

帽象字象也是謂得數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

上每至所基屏去左右密語後時乃退拜基為太史令後授為

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賜歸鄉里居一月而卒

洪武間有人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尔之孽言家也劉父母遺休以愈繼言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屠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洪武年間吳郡守鄭善聞治有處士王賓因不可致嘗詣

其門賓見其妻後謹擁護之曰賓有老母在無宜張力

以恐之後善詣賓門必先下與徒步至門劇談今古商確

政事善亦可有古人之風矣

以上俱西無野記

高皇帝畫工傳御容多不稱意有筆意逼真者自以爲必見賞及進覽亦然一工據知

上意稍於形似之外加糝糝之容以進

上覽之甚喜乃命傳數本以賜各王府

上之意有任它之不能知之又聞蘇州天上堂一土地神像洪

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闖百戶者除至蘇州衛見之拜且

匠人問故云在

尚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顏此像蓋逼其真也 蓬軒類記

洪武癸酉崇仁縣儒學訓導吉水羅公恢上疏言孔子廟述

從祀者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子論語記有若言行

者四皆裨於世教宰子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

十哲次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遽伯玉

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

宜例陞啓聖王廟疏

奏不報時皆服其論之當云

洪武中夷陵州學正延平張先生習試礼部左侍郎先生自言

宜以書籍領袖布地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先生正色曰使

賢才榮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數太懸幸從其論

國初從龍諸臣在廬州則有精忠大節者四人謂楚國公廖永安魏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永義侯景世傑蔡三

公樂縣人蔡國合肥人永義無爲州人

國初丙申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以陶安爲左

司員外郎陞郎中日贊機務既而得劉基來濠章溢葉琛

上問安四人者何爲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字問不及朱濂

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

元危素升入翰林僅一日而天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

國亡吾敢不死趙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沉溺寺僧大

梓與番陽徐彥礼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母死公不祿食四年

矣非居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

兵入府歲里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擢

實錄無遺缺者素之力也

太祖召至南京授以翰林侍讀李士兼弘館李士時洪武二年

也尋調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吁忠義者人臣之大閑也吾蓋

吾之節而已違恤其他史書者天下之公論也一人不記天

天是夜落水庫車又見吳宮走鹿群群晚金湯徒自固含皇
玉石竟俱焚 軍只合田橫死國士應無豫讓聞風兩明年
寒石節女孟誰上太妃墳此天台王叔潤姑蘇感事之作也
國初天兵破姑蘇張士誠就擒其妻劉氏率姬妾登雲梯令
家僕展寶自焚而死黨與無一人死難者故詩哀之叔潤名
澤洪武間為松江華亭丞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宣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手 有規矩繩墨然後
百度可具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
罷通租不征下 詔貢躬求天下嚴穴之士深藏不告者願
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至
此理於是命李士詹同等十八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
用焉

國初東甌湯養武王和起徒步至封公沉毅實直勇而喜新
不妄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 詔即行
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及未嘗挫翅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
臨陣去機任智識敏速耳何以泥古為家書委廢百餘卷年
散遣之得賞賜多惠其鄉黨父老及孤貧者無告責任公等

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雖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惟公
庸龍祿至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獨享壽考以令名終
斯固保身之有道也

洪武丙申大封功臣

上謂諸將曰李善長須無汗馬之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
功甚大乃封韓國公誥文有曰昔者蕭何有餽餉之功千載
之下人皆稱焉比之於爾蕭何未必過也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

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 輦出御右順門

召大醫院諸臣詰其疾狀 勅付獄正其罪指御醫戴元礼
謂侍臣曰戴元礼仁人也無與汝事勿恐元礼頓首而退
帝即還內後十六日遂崩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天下不必通祀刑部
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略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必萬
世為上祀孔子為天下祝聖書報本之礼不可廢也更即侍
即程徐亦上疏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
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

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備天下無非維
爲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伐
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
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
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
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
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
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道行其道而
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也

上後二人之議孔子之祀得不能爲唐宇惟明車波之象山人
徐字仲能唐同郡勸縣人

高皇帝既平吳楚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
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
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喜無聊并念爲官肯負國朝
恩鶴鶴飛疾家偏遠鴻鴈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高處圓
頭一望一銷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元主遁於
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漳州龍溪縣赤嶺寺傍有祠每有毒氣中人鄉人以爲厲

往往撒殿養神男女喧鬧時永豐徐泰知府事諭知其事乃
令人赴府言狀泰率吏振金鼓集祠下衆望像詣前令陪于
地責以殃民狀問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令泰自負有代承欺奉
像擲之江翼日雷震祠所巨燐死焉其害遂絕泰字克敬時
洪武十三年也

國初改前元肅政廉訪司爲提刑按察司設副使僉事官使
糾察在外大小貪酷不職官吏盡理刑名其位最重典任內
都察院行事相同今則事理刑名不復有聞糾劾之事如
國初故事嘗讀卷集謹記一事於此云洪武十七年六月

二十五日福建按察使陶屋仲僉事謝元功劾左布政使薛
大昉貪淫事既奏准令按察司就行取問大昉亦造謠還
詞有旨都撒取赴京於都察院聽對屋仲糾劾事得矣大昉
伏誅屋仲寺還憲職屋仲寺被召時閩中百姓爲之誑曰陶
使再來天有眼歸公不去地無皮後陶果復職百姓皆踴躍
相慶屋仲名鑄寧波之鄞縣人洪武十五年聘授監察御史
到直敢言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
長肆奸擅權遂擢福建按察使元功名肅紹興上虞人洪武
中以明經奉授福建按察司僉事能詩文有卷集大昉係

保定府蠡州人洪武四年進士

此其最著者
載餘冬類詳

國初庶吉士或任中書省或任文華堂後改至翰林編讀

用之餘孟昭傳云孟昭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授浙江道監

祭御史入為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侍

上左右

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群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

上未退不得退也由此觀之則洪武中亦有庶吉士不特翰林

也

高皇帝罷宰相官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

分理天下庶務朝廷總之

祖訓有云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請設立

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

大明律文官不許封公侯條內有云其生前出將入相不知

何以有入相字

歐陽韶字子韶求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奉授監

祭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詔立侍班

上秉慈敬幾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詔趨進跪牽手加額連

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

天顏為霽其人得從輕典詔後引年乞致仕歸卒于家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奉佐延平府儒

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祭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

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太祖時凡除授大小官員皆給符為信其文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昔君天下者設官分職以成治功雖秩有大

小自下而上無乃賞罰焉專符為信情意交孚所以誠之至

也朕效古制授尔以官給尔以符往尔心恪勤乃朕給由

未朕將合焉以考尔績其敬之哉洪武十九年正月二十三

日此給教諭鍾彥良者又有給周府長史張景翔一道與此

相同今除授官員惟用吏部札付不見有所謂符者不知在

何來章去也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

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好吏之可資爲出入者成庸章之每一編或報喜書

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半之於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所謂五刑者笞杖徒流斬絞笞刑自一十至五十杖刑自六十至一百徒刑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百二十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土大夫註誤之公罪詳案稽密誠不刊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大建十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祖

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後政悉乃采魏晉旧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修者十余人凡有凝滯皆取決於政是去前世臆懷及鞭笞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至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一年至三十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官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因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听以次經驛及州若仍不爲理听詣閤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以殊刑

除惡之休於斯已極泉首轅身義無所取不亦懲肅之理徒衣安悉之懷鞭之用爲殘刑膏體徹骨侵肌酷均萬切雖曰往古之式事仁者之刑泉轅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陰傍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作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遠定後世多遵用之觀此則

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詳甚耳非準唐也方正學論隋文帝深有所取焉此亦一端也

以上俱卷卷集詩話

宋時趙子元昊尙有國我

太祖得天下其主未歸謁

太祖賜進士出身景官至太常卿意欲羈縻之一日其國人脩一書來云太母老而多病方一不起無主喪者其人哀泣奏太祖許其歸寧遣人送之至函谷關外有人馬數方歡迎謁款呼而去始知其主思歸陰使人作書達之雖

太祖之明亦爲其所惑者也至今國於賀蘭山西北十里改亭太祖高皇帝生於肝胎走跡鄉土地屬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有神光燭天明膚忽接置東路今其地方大許不生草

此處抽出應燬聞畧一段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復與將官同守如得鎮
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附馬得嚴州用保兒
得婺州用馬兒得麗州用柴舍具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又
有實兒潑兒其後悉令靖宗周舍即沐英兒見史傳而功石
錄載宋文達朱文剛朱文遜亦皆養子文遜取無爲州與守

守將花崇拒陳友諒死難大副即舍崇與耿再守城廬州被
苗帥賀仁德所害都指揮使徐司馬即馬兒都督僉事何人
裨元帥世隆孫也即道舍

武宗時被寵遇者亦稱義子勇士教坊伶人多冒名其間不可
悉數如朱軍朱泰宦官子弟也許大江彬者武胃也周惠嘯
者中書也其與國初義子異矣

太祖吳元年八月命正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征張士誠御戰
門集將佐諭之曰知等討張士誠戒飭士卒毋肆掠掠母妄
殺戮母發丘壠母廢廬舍聞士誠母郭姑蘇城外慎無侵毀
其墓汝等毋忘吾言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
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張母墓在歙門外人稱
爲大妃墳百餘年無敢樵採者

太祖之德厚矣

太祖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爲官吏永樂
二年李衡牽進士自言臣父洪武中死於法不敢違例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朕不尔罪宣德七年
上諭大李士揚士奇曰舜陟縣用禹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种亦
極刑之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勅諭中許過犯子弟有文李

行者並听奉用今刑喪過犯之禁當止論本身而官更往往受刑何也

太祖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人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歡甚誠甚訓導子孫為善且曰漢淮諸郡尚多寇兵不宜遠出比與漢高過沛使父老佐酒事同而慰勉之意尤拳拳也右副將軍李文忠獲元諸孫的買八刺等送京師獻俘

太祖曰古者雖有敵俘之礼武王伐商曾用乎但令服本俗衣以朝仍賜衣冠建第龍光山封崇礼使

太祖嘗以大醫院使葛京山院判郝有才鄭德素有功年老特令致仕而以其子代職今大醫院官秩待隸猶供事疑始此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誥王子信以杜詩舍下寒牙壁四句為字式

太祖怒曰堂堂大朝何識誥如此腰斬以徇信四明人時為翰林脩撰無錫士大夫言其縣有周衡諫議大夫周始任其官懸直敢言

太祖一日問群臣我何如漢高祖群臣莫敢對公踰列對曰不如歷問欽君皆曰不如

太祖作色曰吾其秦始皇乎公又曰不如

太祖曰何至於此公叩頭曰始皇任法為治信賞必罰未嘗欺天下陛下往年蠲始蘇等五郡秋稅而徵之失信於民斯不又矣

太祖謂其辭直不罪也未幾公以省憲乞歸詔限五日復命金陵去無錫四百餘里公馳驛夜歸行礼還已踰期一日

太祖責曰汝今亦失信於朕遂斬之籍其家止米三升錢百文太祖悟而悔之收葬其尸

帝遇昏死子昇以罪謫戍廣西戴平巾肩輿呵從

太令人往刺之昇乃自尽

國初冬至正旦節百官皆賜宴

高皇曰誤其祀先奉親於朕有不安也乃命賜宴賞鈔今聖誕節亦以為例國初祭例與會典差異

國初早朝後賜議事百官食粥後以事罷見祭例或曰有武臣單座者乃止

高皇帝命翰林編脩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正字贊諸君職司奏啓如平允則署其銜曰翰林院庶獻諸司文章司某官某列名書之

高皇將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士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群臣知上意也皆辭謝不能共武初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有官之有主候爵食祿千五百石者率多不免於祿祿寧海布衣葉允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目

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天下觀模次第悉如允言而允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國初有諸司天移有奉旨施行有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降旨

左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爲令

國朝吏部選官曰天選：之日上朝退之寶座後召尚書等官而命之

國初徵經李士江右胡子祺王佑等十八人至是日大中奏

文明之祥 上悅悉授御史

元天曆戊辰妻宿降矣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妻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生

出入卯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帝新是日卯宿實應湖星也

和州城隍廟額曰敕封承天鑒國司民文護王問之鄉老云

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封諸猶存錦幃王軸其文

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天之符

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也有神司淑慝爲天降祥

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肅祀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志一

也朕居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寔鑒於衷思應天

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瞻此名城雄列江右王師戾止

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至此必有出於高城之外有宜

封承天鑒國司民文護王是則威加於顯者護則福及於

保綏此固神之功而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我國享茲明

祀愍久無疆上有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日天頒降神像聖旨

云王冕服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蔽膝緋白大帶緋履襪

國初命百官禮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爲左相餘官如之按漢

尚右如同勅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因

循至我朝始定而其間或有因革助 國初工部尚書黃肅

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今諸臣有過罰

俸當始此

高皇時諭禮部曰：臣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服，其見於親其長亦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定議別制，梁冠、衣、絳、絳、裳、帶、革、大帶、白韞、烏、烏、佩、纁、其、衣、裳、三、品、以、上、用、佩、纁、三、品、以、下、用、袂、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爲、祭、家、廟、用、之、又、議、古、祭、享、無、上、香、之、礼、命、罷、之、

洪武間以河間知府楊英安寺奉朝命吏部積別賢否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宴有過而稱職者賜中宴，而不坐有過而職不稱者爲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今此制亦間行之然，但宴其第居上者。

翰林侍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仇家所訟，或以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或行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按律尊屬卑幼相與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之子，從爲姑舅兩姨之女，本无尊卑之嫌，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欲以臣奏下群臣弛其禁。上然其言，今大明律中乃載若娶己之姑舅兩姨妹者，杖八十，並離異，不知朱善之言與頒律之時孰爲前後也。

高皇克陳友諒，俘其妻，擊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聞氏可沒入掖庭，未幾生子，友諒遺腹子也。封譚王國於長沙，將之國，聞氏語曰：尔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爲汝忿死於此，他日當爲人報此讐也。故事，諸王奉朝有旨止於宮中，譚王未覲，入止宮，不以礼自檢，歸國發兵反。

高皇遣大將傅徐達之子討之，譚王堅閉城門，抱其幼兒繞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因擲於城外，遂率火闖宮，尽焚其子，投屍壘而死。

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之爲辭，尽殺宮人。皇后脫簪珥，皆罪，僅免餘悉殲除焉。

洪武甲戌正月，兵部議尚書茹瑄奏：礼庶子襲父秩，止封贈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制。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之例，秩封贈詔從之。復後以茹劉二公言宋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無正妻次妻並封者，今議正妻次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有子次子無妻俱存，未有定論。上曰：制封嫡母正妻所生則譙從宋制見行事例，但嫡母所生母不得受封，亡後始乞恩，若父秩貴於子，則以父秩封之。

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委任閣人之禁無之也

以為怪哉或云本有此条因板在司理監削去耳閣人當刑

無斬首者惟剥皮凌遲二条以其刑餘之人也 以皇明祖訓

翰林檢討王稱字孟揚其父任元字潮州我 明兵至廣歸

閩中其友人吳海屢勸以死答曰吾豈不能死顧無嗣未可

耳又生侮海復勸之曰答吾今可以死矣而期為別海至期

往哭之則自縊矣夫志士不志其元何必奮然於一時而

後為烈也耶若王公者可謂善處死矣

劉三吾撰流漢傑墓誌述之先為吳興人後徙家長洲之東

蔡村方三諸富字仲榮其第方四諸仲華率先兩游翰其稅

為石者方又嘗獻白金為兩者千百以佐用度

太祖却之不得乃俾造廊房者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千以

四曾孫珪為戶部倉曹員外郎珪之父曰漢傑卒於南吳陰

蕩之北先外舅接公則云仲榮子茂旺國初獻白金千錠黃

金百斤凡京城解宇街道橋梁甲馬錢役之類多取資於流

乃以茂為廣積庫提李姪孫為戶部員外郎坐事當辟必當

逮之未就後其額後為監臺猶得乘馬出入二畢卒歸其

家發遂陽成得異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至今吳氏

狼未之重在此始也

太祖克金華召一日有劉日新推命答曰將軍極富極貴又推

諸將校則曰或為公或為侯

高皇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

有貴為天子

高皇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故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汝欲富乎

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但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

高皇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

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

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此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

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別去遊京師妻謂之曰既當死死於

家也答曰當死於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筭但講命而已

蓋先被肯不許與人筭故也都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詣劉講

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必有一險我當與

將軍同死後果封王為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時日東

上照朕

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

同往雲南與王不睦對曰此人陛下之前不妨但恐非少主

臣也

上由是欲誅之因潛令科道糾之科道問張

尚書何以爲罪張曰第言軍還不交軍故累此作亂也玉臨

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

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藍玉等命對曰曾嘗又問汝命盡時曰

盡今日因殺之令其家子孫猶在賜扇猶存

張士誠據蘇時其第士德爲相豪占民田以益富廣產華構

玉食以取奢樂門下養士亦多有張明善者元之遺老能填

詞度曲語言皆諳士德愛之一日雪大作設盛筵張女樂邀

明善詠之明善倚筆醉題詞曰漫天墮撲地飛白占許多

田地最口嗽嗽吃甚的早難道國家祥瑞甚得滑稽之諷可

見前輩風致如此

李善長徽之和門人元末以商客濠梁

太祖初起兵善長詣軍門上謁應對不凡

太祖置重之礼爲軍師委以錢穀之任自與兵以至定天下糧

餉不乏善長之力居多時人擬之蕭何官至中書左丞相封

韓國公胡惟庸以謀反誅詞連善長時善長已卒追削其官

當時善長之見上也恐所附無成自戕及自稱濠人又貴終

不肯言徽之宗人有自通者善長以死惧之乃絕其後子孫

多誅死而宗族得全

以上近事聞畧寧海布衣葉允百拜

國公閣下漢高之開基也而蕭何進賢民致賢天下可而之策

光武之中興也而鄧禹有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言是知取

天下未服遠道莫先於求賢才歸則民心歸矣故曰第一

氏天下之民歸心欽惟 華運中興當胡運之既終乘虛數

之有歸 閣下連百萬之衆所向無敵開金陵控制万里金

鼓一振諸鉅悉平 閣下既膺

上天之寵任復高光之功業所以攬英雄致賢才非

閣下而誰乎是以遠方慕義之徒莫不歡呼奔走至而况用

方之人久淪異俗一旦聞 閣下用夏變夷仰慕愛悅思

欲進謁以據素蘊久矣然遠方卑賤之人墮在泥塗章澤之

中無由自達于王公大人之門所居去金陵二千餘里又貧

窶不能自至茲遇浙東行省左丞徵嚴穴之士求梗直之言

謹北向再拜投所書上及武事一綱三目乞轉達以聞雖未

見其面觀其文亦足以知其心矣伏惟特賜采錄而進發之

以勸將來則天下咸謂 閣下招致賢才自此而始四方風

動莫不歸心建万世之洪基同符湯武豈止如兩漢而已哉

伏祈鈞察

一取張九四益張九四據江為巢六曼延抗紹為兩浙大梗
踰淮通大為江北之殘寇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傾巢穴為
先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泰秘先取范陽得祿山之
策寇與李郭不謀而同殷鑒之說陶侃急攻石頭以致賊敗
皆欲先傾賊巢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今宜先奪大
其進攻平江援梓潼聚期於必克言一面欲掩取抗紹湖
秀以分其兵力此李州攻秦不取吳房之義也僅城堅守固
難以據援則以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於外城矢口不鎖之
地別築長圍環遶其城於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此
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州
也務農種穀撫安民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
安用夫吳師十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積於公私者有限城
外之糧產於土地者無窮以無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城
小城大則先攻其地之義則得尺為我之尺得寸為我之寸

今義師圍之不克或數月而解或半載而罷或攻或撤安用
屢解適所以長彼之志而益彼之備也故當其圍之之時則
嬰城固守及圍既退之後則運糧輓粟復為防守之計是皆
不絕其內而外容其出入之故也惟內外懸絕糧無所日入
食乏兵疲內或變將作一卒殄滅矣平江既下窟巢已傾抗
越必歸解郡解體此上計也彼之巢穴遠在乎江而踰江涉
海而據紹興於勢不便義師所以遠攻不克者以彼運糧自
三江斗門而入也苟一面以大兵攻平江則不久運糧失絕
糧無援必然可破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正合兵法多方
以悞之之術也紹興既拔一臂先斷後進蘇杭則唇亡齒寒
勢必傾覆抗城既破湖秀空虛自畏矣羽翼既剪然後進攻
平江巢穴必傾則江北之餘孽隨手而瓦解此次計也張寇
一剪基本永固息兵則無侵軼之虞遠攻則無擄虜之患進
可以越兩淮而窺中原旁可以取福建而制江廣折衝万里
混一天下此張寇者今日之急務也

二取溫台自戊戌年冬大兵克婺州城已亥方谷珍即納
款送子為質是後信使往來講結舊盟未嘗闕也然狼子野
心豈有馴狎之性養虎遺患必有反噬之我庚子年春夏間

山陳顯道據諭遲疑不見其反覆不忠而懷二心可見矣事丑
年又遣使從海道說報陳元謂國求欲奉土投降以中元路阻
特委由水道納款詠差張景資詔來宣於是遣張叔義為說
客說國公奉詔叔義至大都不敢啓以而從大休日彼欲投降
於我今又使我投降於彼是大不近人情者宜與商罪之師然
彼上計以乘為命一聞大兵至早家出海中原必騎元如之何
彼則延招海寇劫掠東掩而為巨害於東南勦捕之則涉鯨
海招安之則損國威夫上兵攻心彼自使回後已震懾踴躍即
遣人招致陳顯道欲其後進言於

國公侯抗越既平既納大將以疑我師失其心如此攻之之術
宜乘其機不可緩也彼命陳顯道又畏我事不可即命陳顯道
督其歸順以九月一日或十五日限之過限不從則與師以征
不服如此脇之彼必听從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義必九月為限
者彼畏我秋高馬肥又未築方堅足充食之宜速不從緩者
速則不暇為意外之謀緩則疑而計生一者彼自方谷峰之役
自知其不可用膽已失矣二者然叔義還言我師之盛其氣已
先制三者方懸陳顯道全為調護而顯道大誇其威以恐之者
其反覆以罪之可謂善其說詞失正可脇之而從誘之而化也

宜及今主諭之後易官吏更年号越民懷恩民心收其稅糧散
其冗兵革其濫官拘其亂徒增收其兵權以清未然之變如此
則包溫處三都不勞隻騎而自服下可失時而長智也竊謂有
人傳更番察罕與

國公之書之後不遣人更番與給行意外之變不可不防以勢
現之惟軍督其奉命潛收其兵權是謂上計然於尚曉道不覺
其害無法謂幾事未成而外泄者敗更已深秘此文蓋以方公
若之所言之人則家无隱相取其大之機尤不可不秘之也命
顯道宣諭之時并乞賜之書曰中興中興師師恢復江南所

向无敵戌年冬奉大兵克取婺州既與包溫處三都接壤足不
遠使投降送子為質監此誠心將謂足下其知胡運之已終
天命之有歸也夫何歷今四年延擱歲月弗奉前命号高僧其
曹海道運糧腹命陳元設謂不忘旧主而前情尤為可恕今年
後遣好李察罕其心謂何蓋說兼陳元詔書以招誘自孤始也
足下好則投降於我今乃又欲我投降於人反覆二心何異葉
之隱蓄哉本欲待秋高馬肥與師問罪尚念款送之情又憐鋒
鏑之下玉石俱焚故特令陳顯道宣諭設官易制足下官不失
元爵約自九月為限汝听玉皆在此日若或仍前引延歲月則

引廷歲月則問罪之師客得已乎必水陸无分立到塗粉足
下悔復何及哉

孤不失古善自為謀毋貽後患此草創也其討論潤色有待
於當朝君子

三取福建福建舊為浙一道倚山濱海兵艦懷阻兩浙既平
開風必懷宜遣辦士比季左車下背之策云四道既順其三
獨孤守一道將安歸哉如或稽於送款自貽

天討則兵一路自處溫而一路自海道而至衝其間既並進
夾攻則福州必從風而靡福州既下而餘郡莫不迎刃自解

矣既平福建威聲已振乃移兵進取兩廣猶及掌耳豈非十
古之英雄哉

皇帝封事曰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
知无不古古云尔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順之
于外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特惟良顯哉
臣謂成王於是失古矣歷觀載籍以未固以進諫之臣為善
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推讓光昭不
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諫親徵於唐太宗者謂其錄前後諫章
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惜今有之亦足重世臣主同

休休帝小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急矣

陛下當同符老母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也
也臣願與皇舅比肩不願與親戚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總
切以為古者尤願陛下毋自誤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統生
南服一統華夷則切高万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
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群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
受成策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歸文寵祿威
寺人諸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與之有素朕非不崩不迫者不
為遊佃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為

悖信之本加憤獨功登封若對之功益加益加密不睹不
聞之地能无間雖廣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效祀
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
臣之心以待万物喜怒哀樂一聽於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
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家今出惟行也不宜於教
改刑期于无也寧失於不經故今教改期則臣疑 則不信
刑太繁則民玩 則不清固初至今將二十載无幾時无吏
之法无一日无過之人陛下尊教臣云世不絕賢孝德兆之
後果无一賢如古之人而不皆不才者哉 陛下尊教臣云

氏不畏死內何以死快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莖誅其奸逆矣未聞設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黨蒙奉恩德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舉則有以之矣誠以陛下多自悔之時報有不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害不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威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无也臣見陛下好規說苑書韻府雅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之書不純弱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美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都有猥細儒李孤識陋絕集一特光固寒士鈔緝無機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預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閭閻蘊洛之佳葩根突精明隨事類別以脩勸戒刪其无益焚其謬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故今又六經殘缺而禮記出於漢儒藝文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脩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方里以

永應虞夏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聖祖伊尹太公周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魯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獲掃地之規專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違安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華絕娼嫖俾於變之民不迂於淫巧旁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戰陞降皆為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散職定久任法而加封侍臣子於一体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未始朴居而土木之勿起佈望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瑜珈謂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徹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听復挾八十以為加婦女非為陷不修母令繫逮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捕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然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宜

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者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有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万事皆隳人君不以為為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孝恭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革孽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衆盛之衰衣服之齊修舉之特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未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薄古之期獄訟之新詔之勤鈞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其以

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孔子曰听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无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堂網不肅果若人言以刑民輕重為能事以問因多案為勲勞豈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教遇之不及何暇劫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審旨未聞舉善但日除奸但聞上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

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謀不當刑如舜日殺之三而皋陶日宥之三哉臣竊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无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惟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无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策嘗教甚難而多得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批龍鱗而犯天怒哉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下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尽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条所謂用之如泥必監生進士

經行脩而多用于州縣在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臨驚起而或布於朝首驟歷清華權埋醫得之夫聞章下愚之輩朝損刀鐸暮擁冠裳玄素宦宦有館組符別徑之踐衮綉巍我員敗之備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詢有德是故賢者差為之苛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銜詞故有无錢工役无盤纏但諂諂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于吏部者无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枉直之判照陟无章辜錯非方八議之条虛設五刑之律无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之乏忠良也古者卿隣

善惡必記今雖有中明控善之率而无黨庠鄉李之規且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札講李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靡之有漸而行之有効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文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裨臂而不相緝紀綱不立節日无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札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更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過聞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通微百家神恠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徹之矣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者所謂神道教者臣謂不然也一統之興高以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懾矣天无喪矣民无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統統統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室為名諭衆以神仙為真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乎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室論之潞王從琦已焚之矣屢失屢得其偽莫明假令其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為室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說恍惚何足

稽我臣現地有盛衰物有盈虧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歛也良善困於補納更稅一也而泰枿有積累絲有稅既于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見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耕以當役重而民困又上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无別或膏腴而稅天輕瘠鹵而稅天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歟極其困而幸其弊要若行授田均田法無行常平義倉之率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无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之仲況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所制也而今世但于宴安聚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亘有不測之虞連都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誅責育不暇開武備攘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矢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庫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有書院遺基李田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旌

皆宜與後而廣益之夫罪人不擎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
擎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
陷其罪唐虞之世凶之罪止於流寬故殛鯀而相禹禹不
以為仇舜不以為嫌况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
听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天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則事不成故賈生欲易服色定官名尚書侍
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哉也而以名於六卿御
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
相倡以礼今内外百司播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

蕩先廉恥之節擊踰內奉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為下官
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而厲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
罪辭官當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罰鞭亦尋亦足
以勸懲矣臣但知整竭愚衷之所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
急于陳獻陳所亦无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求取書
陛下幸垂鑒焉

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韓國公寬事狀臣聞君親无將春秋
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
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折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

之所難言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與陛
下同一心出万死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
主親戚皆被寵崇人臣之分位矣志願已足矣天下之富貴
无以復加矣若謂其自高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
惟庸者撥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其愛
兄弟之子安享万金之富貴者豈肯有僉倖万分之一富貴哉雖
致狂病亦不為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
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
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

豈復有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恃
求取天下於百戰而危難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
身為蓋粉世絕官汗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
且人之年過推類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
曾謂有血氣之強暴熱惡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托骨
肉至親无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讐急更大不得已知謀哉
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更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
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宴然都无刑跡而忽起此謀
者也此理之所必死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

以應天象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猶懇惻為明之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戒也且臣望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聖明之朝而无諫爭之始者側听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堂无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為陛下言者而事枉寃延未已群臣杜口竟无一人為陛下言之臣所以忘其疎賤為明之冀

陛下方一感悟臣甘就鼎鑊无所復恨矣

以上續百川李澤

洪武二十七年

太祖高皇帝因夢遣奉御張伍等勅道士孫碧雲赴

闕下季冬日謁

帝於辰奉天門賜坐與話甚悅命居朝天宮遣官賜衣十一日至

右順門

帝命就席尔今道成否对曰臣已得道未曾成道

帝又問三教之說其優劣何妨对曰於道言之則无優之辨若

推其亘古今歷代以來聖帝明皇皆在中原太國南面垂

衣而理世咸稱為尊君豈不為優乎其四海八方化外

偏邦小國咸來朝賀北面頌首三呼再拜而稱為微臣豈不為劣乎而宣聖孔子陳三綱之礼設五常之教万代則之豈不為優乎而太上訓道德无為修身治國之玄理演清淨太朴正己正人之聖化上古明君咸為優乎而釋迦文佛出自西極教流東土談掄心治心真實之微言說過去未來之因果若遵而守之則超出于地豈不為優乎若此三教之說途雖殊而

歸乃同也慮雖百而致乃一也本无優劣之辨

帝大悅乙亥年正旦大會奉天殿初四日宣至奉天門

帝曰朕而今宣尔來問道吉者帝王就而問道朕今坐朝

問道是在太上的教尔東向而道揚將大道說與朕碧雲对曰

臣本草莽微臣荷蒙

聖主育養之恩雖不能造乎至道今既宣問臣敢不悉心以对

十四日宣至武英殿與語論道自辰至申

帝謂之曰雖時代不同朕便是軒轅尔便是廣成子碧雲叩首

而謝閏月十五日宣至右順門與語甚悅十七日宣至

右順門

帝曰朕想尔久在山中處靜今在朝候了辨道命尔回山賜賞

甚厚碧雲叩首弗敢領受辭謝而回十八日大宴於

奉天殿賜以御膳那業遣內臣送行 大獄志畧

高廟咏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該殺要與西戰一

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一統鴻基兆於此矣 炎自齋詩話

僧祀太璞吾姚人專心禪拳截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

高皇帝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為僧不了其報云何玘對曰為僧

不了未隨何鼻地獄 上曰出何典玘曰出截經第幾卷都

御史詹同日之曰若奈何為此對玘曰玘釋氏不敢背教亦不

敢欺上也 上頻聞其語詰之玘以實對 上變色曰然則吾

當受是報也玘叩頭曰天生聖人為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

上曰此又何出典玘曰出截經第幾卷 上命取經閱之信然大

悅諭諸臣曰卿等雖各有才不若是僧之忠誠也歸終沐浴

更衣詣 上古訣 上適有事不見玘望位叩頭曰臣有生

緣死即退 上聞知其語數曰噫死矣使人視之果已卒

遣人諭祭驛送還鄉

御史某官勾字文柱犯罪搜其衣笥中得私書封皆浙

右人楚誘之言或欲思求進托惟平涼知縣王軫之父寄軫

書書其忠孝盡心於職餘索少附子川掛以養衰老老

高廟見之大悅親賜筆書楚及白金 兩緡十疋附子五枚川

叔五斤是雖 聖明旌善之厚其亦軫父之誠有以感動之

也歟 以上俱後裔日記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記草莽臣子

何敢僭褻以入私編然剽聞一二不敢隱嘿其敬天事神至於

禮樂未節罔不教心以樂生不娶顯索特創神樂規君之俾

從黃冠之列瞻給優厚所轄錢糧例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

底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膳之外復益予肉人若干曰无使飢寒

亂性諸或舞執于看之屬後易禪以繪兵其上防微之意又

因以見焉

上嘗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孝者

倘不得其本意以見之言行則孝非所孝而用非所用命劉三

吾剛其 者為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

上勤民之心振古罕儼允得內外封疏其事拈之壁間甲乙治之

裁決如流壁帖有一日數易者

上持志執業无愧老舜三王每夕膳後自於禁中露坐玩索天

象有違旦不安寐者蓋

上燕善推測於天心無不洞然也

上每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紃後宮弄璋墀壁多繪耕織相也

張四九之才實由其偽司徒李白昇倒戈也我

太祖皇帝始命勞之以酒花綵迎賞于京城三日然後取對九
四斬之以示大義此固類漢祖斬丁公事施之尤切當也

以上俱前聞記

惟我

大明高祖高皇帝建國之初遣使者樊觀以東帛召青田劉基
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紜何
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九賢館庚
之劉基陳時策宣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
奔撫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美傾如府庫開至誠以圖志但
天道幸從者勝豈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
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焚伏擊之斬虜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功賞基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衙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劉基大怒
罵曰彼牧豎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命達旦不拔基以為宜還接
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偏走湖廣江州平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
書苟能遵行則責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上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畧其曰釋之濂進曰尚書三典三謨帝王
大經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番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為要濂請其德秀大李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時視之章溢以疾在告

者久

上特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處出也二日

上忽念溢詢于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曰未康強否來碩對曰
溢念母不置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謝成耳

上即命溢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妻子存厚於京師

上召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无牛者官給之
勿致其缺丞相退

上顧宋濂曰向所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
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與邦之要道也又嘗侍待

上語及發賞濂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幣載雖竭无傷也

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邪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賊命劉基授方畧基書然授之使夜半出
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

俟勿妄動日後黑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御拔驍
其後擊之可進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

基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煖治有白金文綺之賜濂奏言皇太子勉以
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治情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甚喜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略曰蒙者先生教

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之文法吏俗言教之是為疏
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休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
之復以文綺侑書

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苦幹

上初有唯色劉基自後陽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

上以章溢為浙東按察僉事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
時以事下獄辭連及溢憂懼不知所為

上遣劉基喻溢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不疑也既而某胡以立

攻閩陷浚麗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陸澄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澄辭曰臣前任浙東僉事无狀
同事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有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墮場之

事臣任之万死不敢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建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止至山寨或以叛溢宣布詔
旨軍民皆感動乃誅首叛者餘皆帖帖留軍又金華殺守將

胡大海耿再孫炎等衢州括蒼或謀翻城應之守將更教快
无所措會劉基至即迎入城乃定之基即發書金處屬縣諭

以固守所部遂同平章郡來諸軍克復處城 青田夏清

聞胡琛敗興福建奉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及
成浦城城中僅是自守章溢召旧部義兵時擬要劉列木柵
為屯勢相連給別命元帥祁吳季汶即能泉縣治亦環柵
木城賊聞不敢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成浦城及是有旨命存
道提兵為游擊而溢即嬰城坐鎮之溢謂公子相統於理非宜乃
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

劉基以母喪至家嘗辭事特語所親以

上必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鄰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
溫台明三部其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

不懷基之旧德方氏素畏基威名時遣人獻書奉礼基不敢受
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基與通問基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於書訪軍國事於基其書多自制皆稱御諱頃首
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而不名又嘗稱曰吾子房也

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

上以屬章溢伯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文忠欲運處州糧餉之
溢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
食乃足劉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入寇時李文忠

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去
擊之比成擒也此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望
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其趣之疾進兵則
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進走至累陽悉擒
之以還基遂至京時陳文諒撫湖廣張士誠逃浙西皆未下聚
以為蘇湖地肥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文諒若
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取物耳

上遂伐陳氏

上以初葉琛為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為太使令值失惑守心群臣震惧基密奏

上宜罪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基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基諭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章溢曰陳友定據

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上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有定所屏溢因留

其使原存卹之

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頌之昶色動之基得其情也乃使齊比吳若寺同察基陰事
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吳若寺因為書言
之於

上其事多基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為之者吳若寺未知之也書奉

上切責吳若寺斬之遂治黨與得共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凌悅因彈之基為

上言善長旧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邪汝之忠懇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知
易枉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末小木為之將速顛覆後以天下之廣
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焉鈍尤不尔

上怒遂解

初海陽既寧章濫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艱苦候平吳當即召尔及浙西諸軍皆平

上遣使召濫且命分兵征八閩而有道守處州濫既入見

上加獎甚至且論群臣曰章濫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
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濫再拜謝不敢當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濫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政事
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
之誠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方全計也

上即日召文忠出師如濫策

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章濫以為言

上曰處民多矣詔從其旧額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登太寶于南郊越翼日召劉基章濫入見

上御奉天殿群臣咸在

上歷言二人之功并拜御史中丞基密奏立軍衛法命章濫奏定處
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如五合

上特命青田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
世為美談也

上親賜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礼不合以致天災
將殺之章濫奏曰風雨已連朝无足怪者縱礼官議有未及

陛下誠自是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以宋濂為翰林李士令總脩元史特編序之士皆山林布衣登
凡幸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
欽手而已逾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上剖符功臣下宋濂議五等爵召宿大本堂討論建是濂據漢
唐以來故典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為法彼不可皆厚於理已
上致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宋濂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休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
安心神恬康即神仙已濂對曰漢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
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
乎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畢
召大臣問曰朕祭外公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
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也

上嘗祀方丘惠心不寧濂進曰孟阿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
能之心清而身奉矣

上稱善久之

章溢子存道部鄉兵方五千送李文忠入閩：平

上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衆人开始令征閩計
以事平歸農今復用之是失信也

上擇而罷溢繼論奏曰未已入閩者俾還州里其昔輩叛送之民
宜籍為軍使北征一卒而恩威著矣

上善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无能成茲事者溢
受詔遂行

上幸鳳陽使劉基居守基志澄清天下乃言於

曰宋元以來寬縱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
憲司糾察諸道彈劾无所避基業勅中書省都事李彬侮等
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基不達听官責
奉行在

上從基議處彬死刑基承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大忤此

上回京善長因慰之基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後

上手詔致基勲代召赴京師同盟勲朋基至賁賜甚厚追贈其
祖父爵皆未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收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是矣遂固辭不

敢當

上知其志誠不強也

章溢至處州其母已歿溢馳還舍上章再乞丁憂

上覽之惻然曰吾知其情不可奪但朕憲其至關人耳遂可其奏溢

自表母家感過度感疾益深遂卒訃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

上欲揚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待心如水以礼義為權衡

而已无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无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現其人可知

上又曰胡惟庸曰此小賁將債糶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无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

劇為且孤太恩天下何患无才願明主悉以求之如目前諸人

臣誠未見其可也既而授弘文館學進士封誠意伯逾年賜歸

老鄉里後

上使克期以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

有陽春今國威以立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 與稟議草李餘錄詳畧不同

上欲俾宋濂參大政濂曰臣以无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得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我任也

上命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旧章講求治道或

至夜分乃退濂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宴

享慶礼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碑德

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于後也

劉基在京疾篤

上以其久不出問之知不能起也特親製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還

鄉里居家一月而薨

甘露降

上召濂賜坐躬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授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

此和風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

上嘗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

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既而致仕乃加贈其二代考妣官

封詞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上嘗走書瀛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瀛者

事朕十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訪人之短寵辱不敬焉始无異

其誠君子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瀛至家後復入廟

上仲想已久延問者數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侍

上遊現侍食於便殿日宴始退留朝七日以歲暮辭還

上復遣中書貴人賜上尊既行數日

上問瀛子璉曰尔父道中无恙否璉以安對

上復謂璉曰朕疇昔之夜夢先尔父笑談如曩時尔父雖去其容

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璉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以上俱國初札賢錄

國初百官除受各有誥勅循制也吳元年授本院侍講學士

士朱升則有曰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又曰議札作樂

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彫闌鳳池兼

掌於絲綸論麟史仍參於筆削地天交泰有資翊贊之功雲

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洪武元年正月庚子授本院學士因

安諧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誠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紀綱

植其表儀正其明位善其辭命基焉以大國家以安又曰開翰苑

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尔是用擢名

有容俾朕論思茲特賜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其勤於獻納其我

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其眷注隆重如此聖祖之靖元乂也于戈

未定即大召四方名儒隨所在館穀之使各以其所知薦成

成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命為諮議己亥正月克安州置

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吳翰葉儀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

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及克安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吳

萊琛金華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至建康入見

甚喜賜坐從容興論經史及諸以時事深見尊寵而既命有司

即所居之西創札賢館以處之始置儒士校理以官儒臣時宋

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賜至皆用之尋建尚賓館以待薦

幸至者丙午年置博士廳設博士一人典籤十餘人以備 顧問博士

則許瑗許存仁典籤則鉄鮑穎吳穀劉辰黃哲涂穎之屬侍

從之季之暇定權輿於此又置翰林院則權諸儒之最有大行

者任焉洪武六年詔復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

桂房良薦侍 詔闕下奏對稱

旨擢 太子正字未幾浙江布政使安然等以懷遠縣教諭王

景芳薦既至命曰直翰林隨班朝見賜宴西序七年李士

宋濂侍

上登武棲坊坐問及宿李士之撫以會稽郭傳對 上索其文覽之稱善即日召見 謹身殿稱旨擢應奉翰林文學十年

上聞儒士吳沉名侍臣復薦之十月召見稱 旨以為侍制十五年復徵耆儒儒逸侍臣張寧以宛平儒士董綸薦 召至以為 太子詹善大夫賜冠帶是年置課院官十月以耆儒劉靖為諫院左司諫燕左春坊左庶子關賢為右司諫燕右春坊右庶子趙肅為諫院左正言燕春左坊左諭何顯為右正言燕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七月下 詔徵賢耆儒汪仲魯至自婺源司引見 上辛酉伯黎高命之講釋稱

旨授左春坊左司直郎又數日劉三吾至自恭陵入見 上喜其莊重宏博甚礼重之即拜左春坊左贊善未幾擢本院李士八年三月開進士科始文進士入翰林之制自此薦耆者乃不輕授云洪武恭年八月 上聞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惟篤倫理里八氏效之思遂用之以風勵天下乃徵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奉乃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懋為右春坊右庶子

洪武十五年二月以福建儒士沈生榮為侍御史榮抗疏言天下事謂當修治者省刑且請給筆札条事例宜或入侍

左右制諭庶事 上以其鯁直賜手詔褒諭之故有是命

十六年十月秀才周與奎高孟文入見召對時事剴切 上大書皆擢為檢討二十六年十月天下李戢入覲咸 命侍制或試文辭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 旨獨秦州訓導門克新敷奏亮直擢左贊善紹興府李教授官復華以善文辭擢右贊善召二人謂之曰吾所見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皆煉然悅服他日侍臣李思迪馬認顧問然則然之嘆乎

聖祖之貽遠矣

太祖嘗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諮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遠於人情有可資者故洪武中多擢老成之士官以本院及心 東駕輔導時耆儒劉靖關賢為庶子趙肅何顯周為諭德世徽諸四皓李士劉三吾 文淵閣大李士朱善左司直郎汪仲魯皆年踰六十時承顧問翊贊 東宮趙朝則前列端坐則連席衣冠嚴整修潔人望而敬之時稱翰林三老洪武十九年七月 詔耆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在部縣札送京師 上曰比來有司不休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喜之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吳越公不亦寡叔

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暨以老而棄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洪武某年六月上謂李士永言宋濂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合取子孫官之屢辭謝不敢詔不允遂徵家子贊之于快為廷殿儀禮司序班未幾復詔介子璉為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璉與慎而戒勅之上笑論濂曰朕為卿教子孫濂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璉慎共扶下殿父子祖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後復錄濂之孫璉為本院侍書云

洪武年間文章堂禁中以為儲材蓄德之所鄉貢舉人至京師詔免會試擇年少俊異者俾肄業其中正月甲寅有司以何南第一人張璉等名召見便殿

親命題俾賦詩詩成稱旨唯及王輝李瑞張紳皆擢編脩蕭韶為秘書監直長賜官帶衣服又明日有司以山東第三人王璉等召見召試如之璉及張鳳仕敬馬亮陳敏皆擢編脩賜予如如之受命入堂讀書詔詞林名臣分教之太子贊善矣宋濂太子正字桂彥等與焉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相卿其勉之於是所改之殿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充

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送為之主唯侍食左右者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督迎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問詢及課業執進益濂對曰无如張唯者因徐述其高才請錄為子弟員上笑而許之蓋同時者凡十有七人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錄政事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拜給事中札遇難不及唯等然侍從

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至執政有光云

日子李正蘇伯衡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贊辭歸已而李士永

吉宋濂致云擇選上自代之者即以伯衡應詔既至

復因辭上憫其誠賜文綺賞俾老焉

洪武初有御史言李士陶安隱微之過者

上曰朕賜知安豈有此且尔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但听所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朕乎不聽

御史中丞劉基降李士宋濂詹同等侍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

被酒而還時繕書監生黃景在館同受其有俊才賦詩贈之

大如筆以選奉御傳宣召濂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輦至

同餘醒猶未解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耶同對曰在史館中猶

能賦詩贈廣秀才謂某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瀛取之既上奏曰 上笑謂瀛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

之瀛於是受命書焉同詩不過稱景才美而御製詩則并

及君臣燕飲之故瀛歸與景言以為詞坦盛事八月甲午

上親於水陋尹 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更為之成 召李士宗瀛

等觀之宜令各撰賦以進瀛率同列撰成諸 東黃閣次第

授獻 上皆親覽焉復實品手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

天厨奇珍內臣觴已 上顧瀛曰卿何不盡飲瀛出跪奏曰臣

荷 陞聖慈賜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遙恐下膳杯

酌志不懌氣或慙於礼度无以上承寵光尔

上曰卿姑試之瀛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宜更酌一觴瀛

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起解醉人手卒飲之瀛奉觴至口端又復

縮者三 曰男子何不慷慨為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

有所濟勉強一吸至尽

上大悅瀛顏面更頓項竟精神霞飄若行浮雲中 上復嘆曰

卿宜自述詩朕亦為卿賦歌三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

如飛頃更成楚辭一章瀛既醉下筆傾歎字不成行列甫繼

額 上遽召至前命編修朱右重書以還瀛曰遂諭曰卿裁

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泰

之盛也瀛行五拜礼扣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宋普等賦辭

李士歌云

太祖高皇帝嘗出 御製詩文以示臣詞太子正字桂芳郎

於 上前大聲詩之琅然左右驚愕李士承旨詹同職之

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毋事矯揉也又奉出 御製

勅使參良指商參良受命尽言稱 上書高洪武某年二月

甲辰御注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書洪範揭於 御坐之右

朝夕觀覽乃自為注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親洪範一

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万民叙四時成

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

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无為惕然遂其旨為注朝夕省覽三吾時

曰 陛下留心是書 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万世開太平者也元

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李士朱升領之見設雜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誠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昂對曰八音之中石最和故書

曰於擊磬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声固雅和然樂以人

聲為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音。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升對曰。樂者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則樂亦无不和矣。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圓丘方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翰林朱儒臣梁寅等分為之。

吳元年十月。詔修律令。命李士陶安為議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成。脩分吏戶札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奉二書以道。

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牧之於先。律以齊之于後。今所定律令。莫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准紀八月己卯。上念律令尚有重輕失宜。有爭中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上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立。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六年十月。命刑部與本院審定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李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日名。利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諸篇首。頒行之。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以脩誤張信為侍講。編脩戴德彝為侍講諭之。

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民利病當之。无不言。昔唐陸贄在群。李絳之使在翰林。皆能正言。諫論補益。當時題聞後世。尔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洪武初。朝臣有上疏万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有可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比詆謗罪。當誅。怒未解。李士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部尚書陶凱輯自古太子諸王之嘉言善行。為書既成。上未懌。意更令修謨王撰。寺剛定之。三年二月書。

成。凡一百一十有餘條。為二卷。賜名詔鑒錄。又命李士宋升等同本院儒士修女戒。是年三月書成。四年七月。存心錄成。六年三月。宋濂進辨姦分賜。

皇太子親王。七年九月。李應錄成。命本院定服制也。十三年五月。臣戒錄成。先是。上命本院纂錄歷代諸候王宗戚宦官之屬。悞送不道者二百二十八人。倚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金名命頒布中外。十四年五月。編修吳沉典籍劉仲英吳伯宗進家姓凡為姓二千九百六十有八。十六年二月。東閣太士吳沉等進精成錄。類編聖賢所言三事。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十八年三月。

省躬錄成初 上命本院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
可監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規鑒後復命贊善劉
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成下者別為一書名曰
省躬錄至是成 詔頒行之二十六年諸司職掌成先是命
吏部儒士所修也二十六年諸司職掌成先是命吏部同本院
做唐宋典自府大部都察院以下職務類編為書至是成
刊布中外又章 詔本院稽考漢 宋功臣封爵食邑多
寡名号虛實等第書成名稱制錄至是亦成頒示功臣三
月宋鑑錄臣頌賜書王世成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皆

本院儒士臣所修也二十七年七月袁宇通禮書成時

上以興地之廣不可无書以紀之乃命本院儒臣及廷臣以天下
道里 上乃覽覽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
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大向非漁之言幾不誤
罪言者耶

聖祖時凡親書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詔本院儒臣覽之
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官人不得近蓋不特紬繹義理而已禁武
不倚謀希直有詩云風埃剋定尚薄寒御抄香遠玉闌干黃
門恩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

洪武某年九月庚戌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本院儒
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而衣柳
元代柳公綽謝未送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
因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
千古世法漢魏之閒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休日衰駢儷綺
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敘吏之而卒未能尽
近代詔誥表章之類仍蹈旧習朕嘗厭其瑣瑣殊異台
休且使事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諭諭臣下之辭務從簡
古以革蔽習耳忠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
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十二年六月壬申命本院定 皇太
子與諸王往復書簡之式二十九年八月 上以天下諸司所
進表箋多務其巧詞體駢儷心甚厭之乃命李士劉三吾
贊善王俊華樸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天下諸司令如式錄
進自是詞坦素筆者乃用散文如宋濂進大明律表是也
洪武中稽古古文以開至治故纂述之事始无虛日元年六月
命札部尚書陶凱輯自古太子諸王之嘉言善行為書既
成

上未撫意更令脩撰王樸等刪定之三年二月書成凡一百十有餘

條為二卷賜名耶鑒錄又命李士朱昇等同本院儒士修文成
是年三月書成四年七月存心錄成六年三月宋濂進辨姦錄分
賜皇太子親王七年九月李慈錄成命本院定服制也十三
年五月臣成錄成先是上命本院纂錄歷代諸候王宗戚
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二百十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
今名命頒布中外十四年五月編修吳沉典藉劉仲負吳伯宗進
千家姓凡為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十六年二月東閣大李士吳
沉等進錄類編聖賢所言三事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
拾八年三月省躬錄成初上命本院編集歷代帝王祭祀
祥異感應可監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鑒後復命贊
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成下者別為書名曰
省躬錄至是成詔頒行之三十一年九月領武士訓成錄本院
儒士所脩也二十六年諸司職掌成先是命吏部同本院做座
宋興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職務類編為書至是成刊布
中外又掌詔本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多寡名
号虛實等第為書成名稽制錄至是亦成頒示功臣十二月
永鑑錄臣頌賜書王世成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皆本院儒
士臣所修也二十七年七月案字通雅書成時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无書以紀之乃命本院儒臣及廷臣以天下
道里之數總類為書復編洪武志書二十八年十二月成刊行之二
十九年十二月頒稽古定制亦本院儒臣所定勅曰食錄之
禁例札節也他如皇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三編
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御注洪範御注尚書
御註道德經皆出宸衷而令本院儒臣商確之又其志
戒錄為政要錄彰善瘴惡錄武臣鑑戒錄貪閑要錄務
農技藝簡要錄大率皆本院所修而年月莫考
洪武十年九月令僧徒皆通者令選俗二十肆年六月本
院議命礼部清理釋道教九州府縣等觀雖多但存其
寬大可留聚者一所併而居之母雜处于外與民相混餘寺
現為叢林以居貧民以上供翰林記
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人无售者
基至觀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基昨所現則已能成誦
矣翁大驚乃以書授之且為語其奧基歸復往則翁以閑肆
不知所之
因初李士景濂精於釋宋泐季渾精於儒
太祖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國初林膳部子羽作義象行曰有象有象來天都大江
欲度心咨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
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哺屹然十日受飢渴俛
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吏手莫敢屠侍衛傳言呼
壯士被各執大戈象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此
幸象書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
泥函封載玉璽万樂爭擁群龍赴玉坐端沙漢龍亦歸鼎湖
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為枯嗟尔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
皇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尔食祿人不若飯豆
芻象何索尔何行天子垂衣治万世俾金象德行天誅嗚呼
象兮古所無楊廉夫洪武初被召入見
太祖曰卿在前時何官對曰左榜進士太祖曰卿張氏時亦棄書
手對曰非其君不仕
蹇忠定公初名璩洪武乙丑登第擢中書舍人掌外制丁卯
春三月間內艱陞許以其祖輩冒李姓父籍猶未易因請於
上上則然憫之為優其姓御筆丹書一義字賜之以易璩名乃
賜指獎五十緡俾棄傳而歸
朱善字倫万壘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制作稱旨

召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俟夫人病數月不至
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
聞老翁哭聲甚哀詢知乃之翁之子鬻鬻此以償公帑翁以无償
故悲公聞惻然憫泰還翁而不索其直後復起為
文淵閣大學士
吳江陶振子昌洪武中奉明經後本縣李訓導坐佃供官房被
逮進紫金山寺三賦
上悅送翰林院看詳宋大史曰賦佳恨少雅字
上善其言子昌竟得免
陳邨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進士第傳臚日私語同列曰吾
現乾象今歲狀元必不利及唱名邨為榜首
太祖以榜中多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邨亦連坐五月二十日稱試
親提隸克忠為首冠通榜皆北人云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儒者同赴召見
太祖於便殿上問二儒者鄉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
上曰卿為農亦知禾支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支四
節是不同也上曰禾支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於
春至秋而獲凡歷三時故三節支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

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皆擢某州知州其人對曰臣業畝
上曰卿為賢亦知實者昔而膳有餅者乎對曰蜂蟻黃連花則
害吾猴食果多則膳餅上曰是能格物者擢為大醫院使
次問及桓：對曰臣所業訓蒙上曰卿亦有好奇惡乎對曰今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擢為國子助教
無錫錢仲益名非号錦樹山人元末十六中江浙省鄉為杭州路
錄事入國朝以字行

高皇怒其不為己用取入京釘其右手於木自是得疾常以左手
作字平生天資甚高書過目即背誦如流洪武末起為本縣

訓導後以御史薦入太常為博士典籍

高帝實錄陞翰林脩撰卒於漢府掌史後漢府謀叛事敗
章帝聞其著火家歎賞其家得免於難

鐵冠道人張景華者精於天文地理之術

太祖與陳友諒戰番陽湖以道人從交諒中流矢死兩軍莫知之道
人望氣與上曰文諒元矣使上作文遙望祭之陳軍奪氣戰

遂敗上定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道人告與結方鍾山下果
國公藍玉一日乘間之詢道人野服出迎王戲之曰脚穿芒屨迎
人足下无儒特玉以椰子瓢飲道人答云手執酒杯勸酒尊

前不銓蓋密寓譏諷之意王武臣弗悟相與一笑而散不
久玉果被禍而道人之言始驗道人一日无故投大中橋水而
死後潼關守臣奏有鐵冠道人者以謀目過關計之即投水
之日也蓋異人云

杭州人於謙之起敬善幼樹居常鍛洗作釘賣以供食人莫
測也洪武初

太祖有志雅樂或有以燕藉音律為言者嘗召至京師授大
嘗協律郎未幾即歸其在京時鄉人有為吏者知謙之
多術也告以貧故謙以手畫其壁作房舍之狀謂之見壁

以首觸之入中郎可得物然慎物多取多取禍恐唯免此人如
其言每一觸金帛財物隨手可得一日呼其僕偕入意在多取
僕過遺路引其中未幾內庫失物中檢得是紙且姓名具在
捕其人鞠之對曰昨吾臂入失此引耳後逮至吏則曰此冷謙
教我上遣中使往捕謙謙將至龍灣縣中使曰亦已近欲沽
一杯與諸君酌別何如衆頗憐之稍寬其縛酒將尽謙視酒匳
因躍入匳中衆驚為惶无措不得以持匳入見上曰謙女第
出吾貴女死矣謙曰陛下欲殺臣臣決不出上大怒命力士碎
每持其一呼謙名即應或云謙被逮時剪紙鵲騎去匳中言者

乃劉月林也 與哀談襄澤紀聞同

高皇帝征陳交諒舟次九江有周鎮仙者伏謁道左 上命

登舟其人若風簾之狀一語不發 上曰汝何為者對曰敬

太平耳曰我代陳交諒何如曰中塗獲舟 上怒令推墮水

中一弱行水上如履平地遂與同載至中塗舟果覆

上驚得免陳氏既平 上至南京置鎮仙於吳谷寺鎮仙日與住

持僧晤惱僧嚼之一日以聞 上命以缸覆鎮仙焚之一晝夜

缸如故復命焚三晝夜缸內結如繭之狀鎮仙但頰有微汗

僧復奏 上怪之然鎮仙自是不悅終日不食僧亦不與凡聞

月 上知之仍飯十日顏色自若

上始大驚親幸寺中見之既而鎮仙求歸庐山許之臨行

上問世間何事最樂曰喫飯去便最樂鎮仙歸 上一日忽大便

不通百方不效鎮以預知密令庐山赤脚僧獻藥闕下并佈

一詩適是日至 上見藥乃一小石問其僧曰清涼石心頗疑之

詩乃鎮仙手跡用水磨之異香襲人先不散服已大便通

上感其意令人隨僧入山求之香不可得人還乃親譔碑文命

摩孟季書立於庐山之上 與襄陽野記異

陳友諒據江西日 天兵臨之南昌太守勢迫以城降南日

江西要衝交諒聞之且驚且怒自引欲自殺太守屠其城天
將曉見一神人道士冠服長教大坐城上而濯足於水復從
道交諒舡上長尺交諒俱兵不敢進城遂以全神人蓋許
真君云

李鳳鳴字時可家馬獻沙上

高皇帝起兵自瓜步渡江道出馬獻沙時可以米二千斛牛

羊數百頭犒師 上親幸其家及 上旋師手詔假二萬

斛時可奉命惟謹無幾何時可遂娶其妻子并家資將

而去或傳子孫在琉求云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族率

妻繫鼓自陳無子欲相廷給養

太祖問曰女夫死時年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女夫以百戰得一

官將以言責遣後嗣耳而不畜妾豈非以女之悍邪

朕本欲斬女第念女夫之勞者老保司給與漆碗木文令乞

焉功臣之家以為姪婦者哉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

太祖甚愛之日給米一升 上一日令君佐說一字笑語對曰俟臣

一日 上諾之君佐出替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

上命明日諸鼓目皆集皆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

上大唱曰拜辭倉惶皆下拜多隨水者 上大齊大笑

上嘗令人押君佐投江憲實戲之君佐至江濱濡其衣以婦

上曰何以不若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

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原云我楚暗主投江死君遇明君莫不來

上一笑釋之

甘肅都指揮馬榮者有妖術能騎草龍上天

太祖知之密令駙馬都尉李堅與宦官一人往捕殺酒邀馬

榮擒之與宦官連鎖以行是夜在途聞有異馬急呼曰

爺爺來了衆視之乃一小蛇也馬曰此行不死當統我頃出於口

中否則吃我中指言畢蛇果吮中指馬大慟曰吾必死矣抵京

上命賜於大中街忽大風而屍肉俱不見

太祖嘗怒一內侍灑掃不如法反按之市內侍求綠別一綠衣者隨之

臨行赦免兩綠衣翕成一入蓋其魂也晉院瞻云今人見死者著

生時衣服衣亦富有鬼耶此理殆不可曉

以上兩俱漢譯纂

中書省奏內官月食俸三石

太祖曰此輩衣食于內各有制額月銀一石足矣不宜異端也官聖

在宮禁不過司農昏役使漢鄧太后女主操制以門人為常侍

小黃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威休杜最不可以

去朕謂此輩豈可假以權勢縱其任亂所以防之極嚴有

犯即斥履霜之戒也

洪武四年礼部尚書崔亮定墩制太子整以青為質綉幡

繡雲花之采親王如之宰相一品官亦為質飾以雲花二品以下

皆編蒲為之无飾熟旧文李之臣上殿賜文綉綉得覆之命工

部造調發走馬符牌金字二十銀二十文曰符令所至即時奉

行違者必刑皆以鉄為之闊一寸五分長五寸上銀飛龍二下

銀卧麟二牌首圓穴數貫以紅絲條蔽之內府有調發則

出製武臣金銀牌其文曰上天祐民朕乃率撫威加華夷憑

虎臣錫尔金符永傳後嗣字皆陽文金者五百面銀金者二

十銀者一万金銀上盤龍二下伏虎二銀金及金銀龍一虎一皆

廣二寸長一尺圓竅紅絲貫之賜指揮千百戶三等珮之德慶候

廖求忠取安慶攻江州以州城臨江渡城之高造橋為舡架於舡

尾名曰天橋棄風倒行逼其城則橋接城上士卒登城克之鑄太

和鍾制倣朱煮以九九為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柱以簾建樓

於園丘齋宮之東北慈之每郊祀俟駕動則作外壇則止則衆

者作至升輦又作俟導駕之樂作乃止

瘞子英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子元崇正顯官擴廓收子英
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刑求得之城送京師至江濱亡去陝
西又補之遇信國公湯和于洛陽不為礼和怒噤其舌頰之終
不屈其妻適遇款相見子英避不與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不受乃上書曰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見獲肱亡
年之久動勞有司既逮 陛下又忤大臣雖死不足以擬

陛下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飯授
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失臣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
報覆載之仁但名義所在不欲改其初志自惟身本羣畜

遭值亂離揀戈行五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
食肉十有五年愧无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家園投蕩又

復失節四面見天下士所以軍死不殺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
女之適人一與之醢終身不改昔馮道歷事五代司馬光曰不正
之女中士羞與為室不正之人中主羞以為臣管子曰礼義

恥國之維方今金城湯池兵挫其精府庫克實未粟紅腐同
家之盛未之有也 陛下具李名儒褒死樊忠蓋以治天下矣

大於礼義廉恥也夫天下之廣大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一人而加多
按臣以官何益於國舍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

提挈大綱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无礼
義廉恥之俘虜而列于維新之朝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
思追咎者之不死乃有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侍臣以
礼沐臣以恩臣固不貴死以市名亦不敢全身以苟禄若察
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蘿露雖則死於炎荒亦感
思無極矣 陛下咸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臣
聞仁者不中道而戒節義者不苟生以鬻榮勇循規矩機而
不作故王蠋閉門不繼李蒂閉戶自晉彼非自惡也逸而
樂危亡故義之所在湯鑊有所不避也取馬之軀仰首

人死有餘恨冒賣天顏伏賜鉄鉞不知所云

上覽而重之勅有司送出塞

中書左丞運昌王溥取巨木於連昌蛇古叢下見黃衣者歌
曰龍蟠虎踞勢岌岌赤帝重興盛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
華從此盛唐光其声如雷歌既遂不見

上曰明理者非神恠所惑守正者非纖緯可干文成五利自取禍亡
尚可信乎

帝平陳過江東神祠欲代祠下木而鑄之手取一籤其祠曰
世間万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古来毫髮自天生也須

步循規矩遂止後神祠於神樂觀中日江東之神不詳何神也

帝夜與宋濂云明早欲幸夫谷昧爽駕出朝陽閣有僧潛候於閣外驚曰昨夜之語安得而知行五里許見一婦靚粧手提籃中有金鏤羅襪遂不見使人記以焉濂奏大士見曰之矣建現音聞於所見處

帝夜坐一長松下脫御衣挂枝上既月久之至今松下无蟻迹

元揚連直加發宋諸陵取理宗首為四僧飲器比斗守將共寇索得之於僧所 勅葬於紹興求瘞故陵

皇祖初欲建都至建康以姓與字識為吉遂定但謂六朝

所定吳苑及建康宮城僅可備安排帝室也意欲稍東但於燕湖召劉伯溫相度伯溫乘舟入前湖指某處某處可殿祖可社陰使人識之明日再定其所人指之處不爽遂塞湖水築洪武七年定親王封國所居曰永運殿中曰圓殿後曰孝心殿國四門南昌端理北曰廣智廣曰莊仁西曰華義使現名思義以藩王至

魯王擅餌金石藥堯

上曰不知愛身之道以致表殂可謚曰荒以作戒四國

武寧王喜侍而兒有美日內開之剡二情以獻武寧失色

悲痛久之適召入

帝見其色未定問之不敢隱 帝曰是何足為懷即命將出兵密使人密其內分示諸功臣之家東既王湯和之其北賢令忽及湯家恐敬焉吾湯燬也元危素乞一戰以孝忠

帝命為奉祠使奉元余忠宣公闕之祠于安慶蓋闕死于城守將以愧素也

江南稅報置區長領之八月未朝端安有最老人偉幹多髯上異之命為布政使辭曰臣庸愚何以授官問讀對曰曾讀論語曰手卻可治天下況全部乎又辭曰臣恐不堪事不敢

錄

帝曰何以自養曰臣有田若干畝衣食可給也問 有調度否臣出貸取三分之息使察察之皆不妄授福建布政使

上謂戶口登耗十年更籍先仍其旧者曰旧嘗增新者曰新收耗者曰開除其在者曰實在可謂盡之矣

帝過天界寺見市桐密謂尚書劉惟謙曰天界寺前兩行鋪賣東賣西惟謙對曰地羅盤裡一枚計定南定北甚稱許之而意實疑矣初寺則在大市街後移於聚奎門之外善侍孺之西南太倉人周叟宋景定年生人洪武間一百七十歲

太祖召見燕於殿其孫皆七十餘猶能拜起曰厚賜而遣之
太祖惡游手博奕之民凡有不務本逐末博戲者皆捕之禁錮
于所名道邊半 以上供維模錄

劉敏河問府兩寧縣人為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龍江市
蕭旦載於家而後入歸事妻以戶織蕭蕭以奉母人感
亡以繒帛瓦器達其家者敏懸于梁候其役來意還之為建
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敏感勸其請給以
事母敏固辭曰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他權奸事敗敏獨无
所與人稱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

胡公孫字宗器福建候官人也總角穎悟修潔寡言其父業曰
兒也不凡吾家閥久宜揚英在茲乎洪武中郡籍博士弟子
衆推胡生不置父喜曰兒不凡固宜以李顥即資兄之弟既游
庠序善文其才高相與頡頏小舍舉屬子寧歸遂不服起時
憲府謀

辟從事諸從史相方言如胡某不宜據耶得胡錄者宜增重事
羅孫之在憲署之志弗為敗益樹奇操人不敢于以私常從
孫食憲分司于泉孫先惡而貪峨莫敢與計事前後從使不
相能者反為所中孫掩其好利慨法數事飛章劾之孫竟得

罪諸長佐每視縣時斯史冒歲陽扶吾可弗自檢
哉由憲府三最內選叙用曹孫無慮數十人孫為主
祿掌成奏以資曹務識典故以決群疑咸服其能會
尚暗監選清慎吏遂得官崇品階從仕郎解入幕出
進止有常所既執禮度而依觀清儒青宮帝廷見之
問即選何曹左右曰此老僚胡署丞也目送良久
之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
用有司存焉他吾未知也退直無事焚香書衣冠
兀坐神情翛然如在物表賓客非何故知莫與往來

者蓋在兩京獨處者十餘年而人見之常如一日焉王
堂字維政紹興諸暨人也元良史淮東道宣慰副使王
良之孫也七歲能賦詩老長皆奇之進學鄉先生唐虞
敬讀書日記千言終身不忘方緯力於古人雖直元季
兵亂未嘗輟也

國家平定初之堂之父以老故官謫梁堂侍行躬勸
孝養後奉父還鄉幸苦閭閻家治田廬有 詔發兵築
緣海城邑大夫推舉堂率民就役撫馭規畫悉有條理
民不困而事先集他之率兵民者乃効法焉有司以賢

良舉送堂至京師奉命使還奏稱 旨得疾歸既瘳時
太康王師曾為浙江布政使表然一時方岳之望其所
用簿書吏必慎簡賢良知名之士遂未與論舉堂為材
凡所言語行皆有愜王公之意被檄督賦嘉興有推官
不職不為堂所禮卿之推官後坐貶徵下京徵造誣詞
連堂連至誣竟直未出京以病卒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
九日也

王愷自用和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醉六經諸史間必
歆見之於用起應公府辟之為府史疏謝獄訟人服其

平歲乙未

上取紅傘兵臨當塗即召至幕府 上方為元帥命為據以

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民新附輕哩不

安愷撫慰之始定 上為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

書省於建業陞左右司都司愷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

賢為先元戎宿將威器倚之惟愷言足信戊戌秋苗獫

兵數萬自抗來降侍 命嚴陵境上 上遣馳入其軍

喻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整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使胡大海戍之

上命愷與大海定議整州親 師圍其城守將出降愷審

察民情而重綏之歷言 上前無有不聽者己亥春

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 上留大海鎮越而民

賊軍器之務咸以屬愷冬王師客三衢提左司郎中總

制衢州軍民事愷增城浚濠置遊擊軍募保甲翼給丁

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

營萬畝千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男弗能藝者听軍士習耕

而為輸糧縣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

中簡一以為兵累中者部長統之丁壯外千有奇德兵

壹萬壹千捌百無事則為農脫有警則兵者出後

而五丁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

民愷偵知之擒而提諸市王使人讓之對曰民者國之

本將軍天子之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提一部將而萬

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

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揚明時岩柵之險叛服靡

常愷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眾部內帖無譁民飢

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則出倉粟便作糜哺餓夫

修惠濟局居藥治病者所獲生者不可勝數學

校廢於兵愷為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衛者亦為新之退食之暇集薦紳之徒摩切道義人士翕然脫晚諸暨戍將謝爾典與部帥三甲有違言幾致亂上令愷調辭之愷善於說辭二人之懽如初邇鄰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文忠以高之懿親掘重兵鎮嚴令上命愷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偽漢寇龍江上召嚴竣帥葛俊持廣信以率其師道過衛愷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

若出偏帥挽之未見其利有挫衄吾衛先驛驛奏止俊而請大海行大海至而廣信潰一如愷言辛丑夏拜大海江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分省於婺以控制東浙愷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城邑後民無藝愷令民自實田請郡以糧多者為正里長寨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兌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兩貲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春義烏柳昌皆銀以蠹民愷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

滿立道探金華一邑田賦之飛寄託道並緣為奸利厲其罪狀以聞寘於法大海曰沾軍旅以累嶧縣禦諸暨以為已任分省之政皆愷統之愷知網布紀風未凜然偽吳將曰珍使諸暨款堰水以灌我城大海奪其堰及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指天與大海誓請各解兵愷聞之移書請大海曰彼狡謀爾慎毋听今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大海不忍食言竟從之珍果敗盟而去先是苗僚軍來降大海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為亂大海被害愷亦及于難當難作時苗師多公恩款擁之而西愷正色也曰吾

天子太吏設不幸我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手不敢犯拘繫日而罵賊聲逾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曰達夜旁無人賊知不可屈乃遂刃之壬寅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六

上駐蹕江西聞愷死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及返還金陵上復率群臣往城南致奠乃以其首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凰山西鄉聚寶山之原洪武戊申春正月

上正位東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勲例頒恤典是愷歿已七年矣初愷既歿

上詔有司議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尉追贈當春縣男具俾與享維範山功臣廟中

上猶示恤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追爵為子以寵之懷狀兒

靡備氣局堅毅善談而能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聽愷却立戶外既暮猶未去

上出怪問其愷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愷於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節之以儒術案牘

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善為詩歌與賓朋談笑尋繹問吏

唱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沒也人莫不傷之子文有學

行今為侍議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愷之際行方侍側或

勸其去行曰素親而求生吾不忍為也隨愷以卒次升同

宋源為左史時侍

上左右與源論佐運之臣以字稱愷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

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

單安仁字德夫鳳陽人少有志事功雖為府史晝夜以洗冤

濯物為事當至正辛卯江淮兵起剽奪相屠流民遑遑

無所寧居安仁奮然曰丈夫當出奇勇冠可坐視父母之邦

淪覆耶遂推牛醢酒率徒少年與飲整部伍嚴器械以坐

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

里寇至輒揚旗鳴鼓大呼迫殺得無留行乃止退則開柙自

守老弱雖負傷為保障者累千家當是時豪傑南望劉

彊士撫號令者比而是乙未秋安仁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

輩皆為人作驅除尔真人之興氣自與恒人殊內甲安仁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安仁曰向所謂真者真是也乃

率部曲而歸之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安仁嚴飭軍伍益

自振勵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朝廷始立提刑按察

司以源糾不虞

上還安仁為副使巡浙水東悍將擄卒橫賦民糧曰索糧務脫剝

以盡民安仁實於法金華民有詞其邑丞授白金者安仁而語

之曰爾爾承賢尔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許之即而金短長

圓方弗失上置上恭屏復命諸左證圖之人各不全安仁曰是

非誣耶魯環自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許之風為

衰辛丑陞按察使司東方肅清莫敢詳授甲辰徵為中書

左司郎中時江浦甫定軍國庶務紛如亂絲安仁佐太師李

韓公恭錯裁斷日就緒緒事以無滯工益倚信之吳元年

丁未閏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闕宮殿朝享服禦物廷議可

任其責者遂奏舉安仁為將作卿安仁積敏多智凡所制

董督中法不為明年戊申是為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

安仁陞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貳年夏改兵

部安仁宅中正能聲彰閭閻年已六十有七以精力衰

請致其事

上憫其勞從之贈田叁拾畝牛柒拾角仍給尚書半俸養其

終身遂卜儀真之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 上念安仁

舊勲復詔中書起為山東行省叅知政事安仁詣闕

力辭而止八年復領致仕詔加通議大夫蓋異數云

李質字文彬號樵雲其先開封祥符人在宋季有仕於德

慶者因家焉質生穎悟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經史必

期明体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慰薦厲之者沉浮府掾中日

以澤物為己任無何中原擾攘海多事質起指義兵得

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質入宗之日夜

役城惶結甲兵振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賴之以寧時據

鄉邑多剽劫殘忍質嘗戒麾下非遇嫡母安致或執敵人

未獻半結衣糧縱之家富饒急於報花三族無鄉里流

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恭陵劉

三吾江石伯顏子中羊城孫仲行王堯舉皆聞風來歸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并章廖八

叅政朱公亮祖總師至質遂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遣使

入奏

上嘉質忠誠召至慰勞再三發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越明

年己酉轉都督斷事偕奉訓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

敬憚之伍年壬子授刑部偕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偕

嘉議大夫尤慎於刑獄盡哀憐之情致排問之詞寬恤通

中為

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

上念厥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良臣有德望才器者往授之即拜浙

江行省叅知政事偕中奉大夫是年秋致月也下車之初首以

承宣為己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遺賢恤民隱

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居貳年惠流兩浙厥續以繼聲聞于

天子念其老召致政於 京師嘗入見

帝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真言無隱

上益重之擢年乙卯冬十月復起為靖江府右相階資政大

夫

初獎諭甚至質至為竭忠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 親因奏

乞歸省墓 上可其請 帝親揮翰賦詩以 賜復命薄
憲元僚其府中屬宴餞離江之許人莫不以為榮後王
坐事去國質隨終焉

以上俱錄曹名臣錄

石門梁孟敬應聘修元史書成乃乞骸骨歸鄉日與二三
野老婆婆丘樊野老曰吾輩出亂離之福何以祝吾

君石門舉手加額曰願

吾君恭己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
野老曰愈於華封三祝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筆仕得岩邑頗行
竭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予力行之
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闕乎石門微
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
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
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新塗有詩人鄧伯言者宋濂溪見其遊王司山詩一聯曰洞
天明月一雙鶴澗水碧挑千樹花乃以詩人薦之廷試鍾山
晚寒詩

高皇帝其中心句曰驚虎立回銜鍾山鑄一龍以御手指案誦之伯
言俯伏墀下悞疑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起次日授
翰林清秩以老疾辭放歸山 以上俱錄雪亭雜言

城隍之說起於三國時至唐初始有公侯之封後唐清泰
間遂有冒王封者錢氏據吳越時境內城隍盡錫王爵
宋時或王或公侯亦未有一定之制也我

高祖正名定分革新祀典凡名山大川古有封號者悉
正之以為英灵之氣聚而為神堂國家封號之可加禮
禮不經莫此為甚故五岳四海皆直稱為某山某海

之神前代祝冊皆有皇帝名其文曰嗣天子某今但曰
皇帝敬遣某官而城隍亦止稱為府州縣城隍之神而
已千載相因之陋為之一統乃有以見
大聖人之所作為真有出於尋常萬萬者矣

龍江夢餘錄

高皇帝初時起於大學

上臨視之領學制宏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
一言云天下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
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過貴他所不及也及諸堂中都

無知昧云

上未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緣建屋尔軟懷之耶頷呵之出語訖而蛛遂從茲遂絕

范益者精於脉藥仕元至正間為大都醫官年七十矣嘗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子屬疾欲請公往治之間其家何在曰西山益憐途遠以老辭曰必不得已可携果就診耳嫗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益診愕然曰何以悞非人脉必異類也因謂嫗尔無隱當實告我嫗惶恐跪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和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

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因不尔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訶護尔醜類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今皆移守於彼此間空虛故吾輩不妨出入耳益異其言授以藥嫗二女拜謝而去是時

高皇帝龍潛淮右云

誠意公佐命之功追縱文成而時軍傳記至其學所師承亦無能言之者予鄉人顧棟知青田縣與劉翁為遊誠意之末孫能通其家本為梗言誠意未遇時知青田山有大

吳曰手編面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擲書趨入問有伺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為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折裂衣得石一壘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緣危崖而壁合如故歸補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剎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憑几讀書之其隱者并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傳

其學後佐

高皇帝嘗對御言及道士上令驛召至闕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與誠意及張鈇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為高以進尺寸若一上欲留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又言公疾革時語其子云吾家封爵當中絕至五世後應時得武職從茲可傳經矣至孫薦襲爵後果被革弘治初詔錄公後為處州指揮使正五世矣時嫡孫以罪繫獄有司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為奇遇

誠意公嘗過吾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上梁也又

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教極屋耳公嘆曰擇

日人術精乃尔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時

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數富必復更

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

歲雖百萬撒果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必俱庚子編

太祖每見

太宗英武類已而愛之忽夜夢升奉天殿見一黃

龍抱東柱黑龍抱西柱二龍盤旋黃龍下而黑龍升心甚異

之次日朝罷日中升殿偶見太子懿文服黃袍抱東柱

太宗服黑袍抱西柱而心遂動謀諸伯溫對曰世亂立賢世

治主長不然是起萬世爭端我

太祖曰汝能使之終居人下乎伯溫對曰臣法示則自

陛下始天命有在也日拱其自取然其言而正

太祖立國之始循前古之制以李善為左丞相胡惟庸為右丞

相政事皆屬之總攝

太祖惟斷決而已故權網密過而通謀

遂生內外疑懼而莫敢先發忽夜中

太祖夢朱衣人犯

上次日值

萬壽節東夷倭使與惟庸通謀獻毒燭疑而命燃於

承天門外機發萬刃亂飛而胡惟庸衣朱袖白刃進朝我

太祖命縛之而見刃訊其情得實置胡惟倭人於典刑

以上俱見漢錄

太祖皇帝征為漢在鄱陽湖中數日風不利一夕夢人告云某即

此湖主者也公當克此寇為天下主所之者順風耳某日某謹

獻一陣以為助翌日風果利遂克之

上封為顯佑王

太祖皇帝嘗問劉李士三吾所居處山形勢三吾具言其家

所畫奉岳甚奇乃為以獻上笑曰何用如此以筆視山奉去

起處悉塗抹之未幾其山一夕被雷尖起處處悉斂手去焉

以上俱見漢錄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曰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相封

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相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

中丞封誠意伯後李汪皆各以罪賜死惟劉公令終

國初將臣封公侯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

公三人子孫尚得承襲餘廢罷中山黔寧御製朱為善陰厲

內國嘗載其有功不致及忠愛之德矣恭親大明統志

所武定侯郭公臨淮人有膂力善騎射初從征渡江取金陵

以謹見信任又從征偽漢戰鄱陽湖下武昌及從徐達取中

原免心都定龍右山後諸處紐平南溪嶠諸蠻累功封武定
侯復同交德平北虜英為將善撫士平人多用命大小百
餘戰力奇振被休右刻畫然英教之氣漸老不意居家
善事親尤喜觀書卒退封營國公謚威襄及觀傳揚公
崇所撰神道碑稱公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臂力過嘗從
征偽漢陳友京公之理具將有陳向愈者號提善策馳入中
軍帳下

上遂呼公曰郭四為吾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殲
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皇寧妃公
之女弟也公鎮河南上遣至公第餞之且為公素清儉
賜白金二十壘廐馬二十二疋公孝友仁慈恭儉誠實出于天
性母夫人嘗疾篤慈身燈告天求以身代及平公廬墓側晝
夜號泣不絕聲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致
疾則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為父母光墓不能斥也公
感悽而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
尤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同年者之家居簡靜好
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孝

為務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公大小百餘戰金
瘡遍体每陰雨痛甚及聞征討之命即曰就道未始以老疾
辭亦可謂不忘忠孝者矣夫豈天眷有德視立功一時者自不同
耶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宮降
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零無處再飛揚其一統鴻基兆於此
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見音過九嶺極外近
聆新水響遙望一碧見天開維新不治於是見焉嗚呼盛哉

以上俱據舊編志錄

王稚便西人也改名朴洪武中為御史性慈心教與

上爭曲直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有旨赦之反接還見

上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為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

臣臣為有罪安得生之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願速死

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某日

皇帝敕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云公行刑者復命

上側然問朴死有何言以詩聞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况詩

耶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

之也 宋源免死遷至西川慈恩寺有老柳高僧也源與語

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願報吾平生所為自以為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為 幸因納修僧然源是夜遂自縊

以上俱字後筆記

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裔孫宮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擔挑者多公候客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拈人劉伯溫無官歸家與括婺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皆去投陳諒獨伯溫於鎮江見

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豪大丈夫

當自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海涵萬象錄

元順帝有一象宴群臣時拜舞為儀 本朝王師破元都

帝北遁被象至京一日

上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敘之次曰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

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乃謫舍

山縣尋卒今墓在焉先是一夕素入見 上在東廡隔壁

聞履聲

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我只道是文天祥

洪武初吾鄴天寧寺有朱道人能幻術每夜五更出神往

京早朝乘雲在空中自言姓名朝畢還寺曰猶未出其本體

惺然在寺之淨室中若醉於睡着及還時則人伸起坐若此者

幾月

上賜童子十人事之俾學其術且容命偵伺其動靜久之秘其術不泄

偶喜一童子曰我術傳汝切勿食狗肉其童子得此言復命後

上俟其乘雲來時酒以狗血其神不能復體差取其屍戮于京

今天寧寺軍戶者其當時寺僧容之也

鄧人車仲友居萬壽寺西南詩洪武中徵至京獻詩稱

旨因奏奉府名國號諸改

上喜曰彼處有定海縣定則波寧改明州曰寧波時洪武十四年

也賜仲友還鄉考終于家

方雲林先生即載九尺也初金華內附先生曾謁見談論征

伐取天下之事甚稱

上意後歸張士誠及士誠被執更姓名曰方雲林避地臨溪永樂

寺時伍拾貳歲失越拾伍年為洪武壬戌有使者道經本寺留

宿僧具酌先生同席言論驚坐明年使首還朝以所更姓名

薦因用禮辭徵之于寺至則內郎附時所謁者

上甚喜欲大用之左右卿先生禮貌衰以草野之臣為言乃除工部
主事意不樂遂逃去 上遣人索于百里之外獲之鉄鎖穿
項下琵琶骨年火化其屍時年六十七

將景高黎山人元末遺儒內附後任本學教諭惟表箋禍建
至京斬于市斯禍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開科取士獨
意右文諸勳臣不平

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治世則用文諸勳進曰是固然但此輩
善識諛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系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
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句彼安之

此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先是金壁間黑氣 上仰
觀連歲不消因此右文欲消之孰知表箋之禍兆矣

國初象山人錢唐兒魁梧善飲食元末天下大亂隱而不見
年將六旬見四溟定于一赴京教陳王道先獻一詩其詩曰

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 龍飛在天雨如膏大地

山河增氣象山人昔住東海山山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

白石山人隱遁松林間一朝陰氣蔽白石天昏地暗人更類人
人變類心鉄黑山人鉄心仍鉄肝山人名不掛香蓋山人不與人相

似吳江江上吳山清吳山有城名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鉄鉄麻鞋

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致君充舜瑞有時山
事業當如此詩既稱 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己酉修孟子
節文欲去其配享既上疏先是有 旨求諫者當射教之唐
果倫相祖習當箭 上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
配享得不廢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仕慶
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國珍來據慶元避世於勒
之標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曉唱
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蔡伯皆之耻其曲調後卒前
人入國朝遣使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 命

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

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教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玉百
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洪武初

上問劉伯溫之子如何惟春以不肖後伯溫卒子埏進呈玄象書

至則時已丙夜

上聞之即召至寢前見其動靜言語易於常人

上曰此老有此子不與我用甚疑之遂除考功丞既而陞江西行

省參政上任未幾而卒計闕

上曰元來此子無福上疑始釋

洪武中一人名祐者進本

上覽之曰此奸詐之名也古者僭添一筆是祐字卽改其名且

禁天下不得名祐

太祖一日觀見新月時諸皇子在侍命作詩詠之東宮詩云雖然

未到團圓夜也有清光照九州

成祖年尚幼詩曰誰將玉指甲指破青天痕影落寒潭底魚龍

不敢吞 太祖甚異之又一日見駕羣馬曰風吹馬尾千條

緣 成祖對曰日昭龍鱗萬點金斑 永宮南打羊毛一

片連之對氣象過別

太祖舉兵初業渡江以采生于七人名長實先次名般又次

名神令旨聖真奴廓彊童吳山童惟名我

成祖曰武聖然武聖二字熟可當之後入正大統已兆於命

初矣豈偶然哉 以上俱向庄園中錄

太祖登寶後時常微行夜過村落中口吟云微微細雨洒脩竹

拂輕風颺落花忽見一老人云天下車書今一統五雲深處

帝王家

太祖召見曰昨聞汝詩深見忠愛汝欲官乎曰不願曰有子乎曰願

子引入內庫命其縱取老人遂取一金白畢老足矣

方國珍寧海人長身巨目力能制虎通聲亂頭倡亂劫掠行

落珍鳩集家衆聚兵千餘遂執亂頭時元政不綱台州諸路

兵官受賄奏免亂頭珍怒曰得賊者無功為賊者獲免賈

罰如此彼能為賊我不能為賊耶遂作亂元不能制亦曾

不花者為其所執不得已降詔撫之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遂據台溫明三府而明州為其巢穴東連張士誠南結陳有

諒為東南一巨鎮我

太祖號令江左長州統下之後珍悞不敢敵遣使奉書求降

太祖受之然惡其反之後遣信國公湯和討焉珍入海和督舟

師追之獲送連康 太祖問曰谷珍你一向在那里珍曰臣天

下無道棄梓浮于海天下有道東帝立於朝 太祖喜其

言授以都督僉事卒于建康後台溫明三府民安靖

太祖以其從子明敏明徹為總管以統理其向化而彼二

堅者反生煽惑潛謀不軌遂族之

太祖登極遣使臣趙秩奉使日本泛海至折不崖日本閉關不

納秩以書達其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育有責其

不臣中國之語王曰吾國雖夷僻在一方未嘗不慕中國之

化而奉琛通貢惟蒙古以夷狄在中國土而以小邦視我俾使臣趙姓者誅我以奴語而不知其說吾國之淺深也既而統水犀數百艘突至吾邦自是不與通好已數十年今新天子踐祚輦夏尊使亦姓趙喜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我以好語而欲籠我也耶命左右將刃之執不為動徐曰今聖天子神明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而帝于華非蒙古可比我非蒙古使者尔欲耳心於我則尔之討亦不旋踵矣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廷扶禮意有加遣使隨執入貢奉表稱臣貢及方物使要邦服不常及中土下八金唐蘭秀等山人民詐倭為寇屢以事聞

太祖命信國公湯和巡歷遼境凡僻居外海不堪護衛之處悉遣入於附近衛分充軍是謂海島居民之軍寧波舊有六縣定海之外有名昌國者數被夷患改為衛所於是增城堡設閘限遼海之倫從此加嚴太祖謂誠意伯劉基學士宋濂曰北胡乃心腹之患不可不慎日本倭人如蚊蚋之蟻害擾自覺心甚不寧卿等何以處之宋濂對曰臣聞倭人畏最重禪教伏唯

皇上選禪行高僧往彼說法自然歸化於是

太祖命選天寧寺僧祖闡仲猷克鏡寺僧無逸克勤錫宴五鳳林前洪武五年正月自定海翁洲放洋往彼令日本國王燒毀賊船禁

捕寇盜仍脩唐宋往來故事日本國王遂稱臣奉貢祖闡等留

居二年而歸時有僧宗泐李澤作古詩十八韻以餞二僧之行

太祖和韻一章洪武十二年日本王遣船一隻倭使二百餘人貢錄

無文移以其來人發雲南陝西四川安置十三年又來一隻亦無文

移仍發三邊安置十四年又來一隻通有前船人貨名物隨將各

夷取回京宴賞以歸時寧波未有市舶

上命隨駕指揮林賢居明州備倭太詰內有林指揮原與胡惟庸

結交防送進貢夷人胡國因將夷人進貢船隻詐稱賊船失錯

打浸

上聞之將林賢貶居曰本九三年胡惟庸密遣庠州人李旺者詐充

宣使私往日本取回林賢并借日本兵與使僧如建歲王等同至

惟庸事已先露并林賢誅之衆夷四百餘人各發雲南安置皇

明祖訓言曰日本倭人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為不軌政絕之

中山武寧王達夫人謝氏臂力過人常持鉄器百斤者軍中隨侍後

太祖登太寶中山就卦每朝見太后夫人時致不平嘗有我家不如

尔家之言太后以是語及

太祖曰枕邊之言中山寧無動心乎一日召宴內廷中山與焉命勇士

敘謝夫人於其第太祖持卮酒侑中山曰今日卿家可免赤族

之與中山號而飲之然不知夫人就我

以上俱北齊書語

陳子樞作通鑑續編觀其答姜羽儀書言宋太祖之篡位與郭威無異及復辨難因其事以誅其心深合春秋之旨羽儀時亦有言於斯及得子樞之書遂焚其稿其立法之公亦可見矣然頗嘗聞易代王先生命編書臣亂奉周王為鄭王子樞方易奉字為廢字德凡以卧雷忽震其几厥後竟遭我

高皇之戮後弟姪相繼淪沒世緒以絕其遺我絕嗣也或惟於氣數其秉筆之際而上天彰怒以震其几豈亦偶然哉是皆不可曉者也景泰間學士劉儼筆疑其書法未當稍整正之會朝廷有變而止

趙原善長號丹林善畫師董源顧瓘其妙

高廟召天下能畫者至京師將畫畫歷代功臣及本朝將帥從上征伐次第于十廟乃預命各寫一幅以觀精否極精繪成以獻上以其筆法租率不稱敘之時甚惜焉

以上俱明中今古珠

九朝談纂

太祖下

高祖帝初

皇祖北淳皇后夢神饋藥如丸燁已有光合之既覺覺其香襲軀遂嫁焉及誕之夕有光燭天長遊定遠道中遇疾有紫衣西人與之同寢食病愈莫之所之嘗夜臨麻湖口見群童擁迎

乘輿叱之不見渡軍來石上有雲氣如龍文貫斗者磯視征楚州有五色雲如蓋覆車上年二十五卒師三十為吳國公三十九為吳王四十一即

皇帝位在位三十一卒歲成寅崩于西宮聖壽七十一

太祖在滁揚王甥館時常為其牧鵝一日戲以青白二鵝豎于左右命群鵝曰青者立于青鵝白者立于白鵝之下違者死群鵝皆如命惟一花鵝不知所從奔走往來於青白群鵝之間

太祖殺而食之

太祖在和州與李國勝趙同盟渡江既至采石國勝欲舟中設宴邀

太祖因而圖之國勝部下人陰以其情來告

太祖推疾不赴後數日亦設宴以邀國勝既就席即命壯

士縛而投諸江其部下廖永安俞通海遂舉衆降

太祖未起兵時江淮間有天子氣及既克太平而金陵中

亦嘗有天子氣蓋

帝王之興天地爲之預發其祥如此所謂天子氣者晉天

文志云內黃外赤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

天子歌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雲

霧中或象青衣人無手在側西或如龍馬或新邑舊邑

衡天云

常遇春在群盜劉聚部下聞

太祖駐兵和州領衆千人棄衆來歸

太祖曰尔之來爲士卒絕糧故就食耳尔自有主我安得

而留之遇春請之再三涕泣

太祖曰尔姑從我渡江候克太平委身事我未晚也

太祖先抵采石凡兵陣於磯上猝難登岸遇春乘快船繼

至

太祖麾之使前遇春即挺戈先登遂拔采石

太祖之鼎定金陵蓋雖出於

聖意然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甲

午謁

太祖於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尔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將

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

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

貪子女玉帛但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此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學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眉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

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

勢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安

至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蓋亦聞

國之功臣云

我

太祖既渡江有太平寺微行至 若菴謂其僧曰我欲借

宿禪房一霄可相容否僧許之然數問僧里名姓

太祖不應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空剩血猶

腥老僧不識山河王只管區區問姓名僧見之駭汗俯

伏

太祖不顧而去及有天下問此詩已爲庵僧所洗矣有

旨鑄僧至京師欲殺之既

廷見問曰朕昔日嘗題詩庵中今尚在乎對曰

陛下之詩已不在獨臣於

御製後謹成四句今在也

太祖曰汝詩云何僧曰 御筆題詩不敢留當時只恐鬼

神愁嘗將法水輕已洗猶有餘光射斗牛

太祖笑而釋之

乙未年

太祖領兵出哨失身於敵之師首而敵之師首亦爲我軍

所執彼此敵相易和解然未有先發也徐達挺身往敵

所代

太祖敵遂縱

太祖歸而

太祖亦即以敵師縱之

高廟仲妹曹國長公主尚隴西恭獻王李貞本漁家貧其

公主薨後

上起兵滁陽貞以其子曹國公文忠來見時年方十二未

有知識來牽

上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姑見娘也問貞曰汝衣何如此藍縷耶答

曰爲因於漁課之重耳故後

高廟有天下遂蠲淮西數郡漁課至今不設河泊所蓋因

貞之言也

太祖既得建康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

五府民戶爲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

求遠餽了他秋糧止當徇征夫役至今以爲定例

太祖幼時嘗養保兒周舍道舍柴合馬兒金剛奴也先買

駒真童潑兒等爲義子後俱令歸宗

太祖未登極時所押花字如安美而張矢然其天上火

下大蓋宸翰自人如上謂之一箭登山川云後果誅滅

群雄奄有天下其兆已見於此矣

太祖親征婺州時有民進一女子年二十許能作詩

太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耶命誅之

太祖在婺州嘗夜出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興從行

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是何人

人只知記夜者孰之耳興懇之再三乃釋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太祖克建康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太祖命於城中立祠每歲祀之後訪得秦原之周良卿丘

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迎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

甚厚

太祖起兵時以地狹糧少除守城軍士四百日支糧一次

准作一月口糧出征軍士令總兵官給榜聽其敵境遠

近鄉村山寨招安百姓送納糧草供給

太祖於國初造軍器以銅爲箭翎將士攻城時繫拖地綿

裙或紅或青綠以其虛胖箭不能入頭戴潤簷紅皮壯

帽挿猛烈二旗後地寬易用鐵甲等器械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令將官守之不許儒者在左右議

論古今止設一吏官辦文書知有過失罪獨生吏將官

正夏留在京城聽其在外娶妾

太祖克建康却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及得汴

梁親往視之曰四面受敵亦非見都之地也後人有言

近長安者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張士誠圖安豐劉福通請兵救援

太祖親行初發時太史劉基諫不宜輕出

太祖不聽道經廬州平章左居衡不出迎及安豐解兵回

攻廬州三月不克時僞漢王陳友涼親率高稍子戰船

兵號六十萬圍江西南昌用雲梯等攻具百道並進都

督朱文政城上發砲石描木火箭破之僅及三月守具

將盡援兵不至事甚危急文政遣捨命王詣友涼詐約明

日出降友涼緩其攻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涼

將捨命王於城下游營殺之文政堅城以待援至聲息

到廬州

太祖乃知謂徐達等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大郡豈兵家

之法遂解圍親率戰船蔽江而上至鄱陽湖友涼問援

兵至遂解南昌圍退出康山與

太祖大戰

太祖頗憫問劉基氣色如何基對曰我兵必勝之何足慮也而交諒果中流矢死降漢兵盡降

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搗我建康我進無所進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交諒不攻建昌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遂班師

太祖克江州偽漢丞相胡廷遂平章祝宗問之遣人齎告

以南昌來降

太祖既到南昌命宗與同僉康奉從徐達往攻武昌宗等中途殺回南昌據城以殺參政鄭愈遁去宗執知府梁瑛等官殺之及聞大軍來復棄城走江西平後

太祖曰得江西是去陳氏之一臂況其地乃楚之重鎮爲吳西南之藩屏人好訟難制山寨來降者多非骨肉尤成莫能治之遂命姪文政爲大都督府大都督制中外諸軍往鎮江西特進儒士郭子章劉仲服爲輔佐參謀文政到鎮招諭諸山寨頭目皆歸順好訟者誅之疏令

嚴肅遠近震懼然而荒淫無度用掾史衛達可等小人爲心腹專求民間美女至則留數拾日既而厭之即投之於井前後殺人甚多凡遇朝使到彼公幹輒以銀段饋之使者蔽而不言其過有按察司僉事凌說所到任察其實劾奏之

太祖即取文政回京罪之其郭子章劉仲服衛達可諸人以其不肯規諫皆誅之部下隨行頭目五十餘人亦可斷其脚筋

馬太后聞而諫曰文政雖驕縱自過江以來克太平破陳

也先營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乃骨肉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太祖曰

后言是也遂釋之未幾復令文政往築州城事竣還京未及用復出不遜之言

太祖意其懷不軌欲廢之

太后又極諫曰文政止是性剛忍無此心文政母見存當念其母子之情曲赦之庶見親仁之義

上從后言宥之後復遣文政往漳州祭祖暮夜與從人議

有異志從人婦以告

太祖廢之及分封時乃封其子守讓爲靖江王以奉其祀
都督朱文忠守江西以各府山寨頭目或降或叛反覆
不常盡發送至京

太祖曰此等心持兩端之人不殺何待盡縛而況江

李文忠守嚴州宿娼女韓氏

上知之命官至杭州誅韓氏而召文忠至京師罪之

皇后諫復令文忠往嚴州既至儒士趙伯宗來汝章乘機
說文忠曰此去得回若再取恐不得回矣宜早爲計文

忠於是遣伯宗汝章潛往杭州與張四平章通好伯宗

汝章既回文忠與郎中候原善孫史聞遵道議降事問

太祖差官刻期齋親筆家書復召文忠文忠得書喜甚比

至京 太祖大悅之撫之甚厚賜以良馬曰金命文忠

速還嚴州用心鎮守文忠既還謂原候善等曰我幾平

着伯宗等誤了此事當如何區處若事泄何面目見

陛下原善曰大人饒我等性命有箇區處但能滅此二人

之口即無慮矣文忠悟乃以書付原善俾設宴以飲二

人使之醉今宣使命也先押送至船比到浪灘下文忠

已令發舍伺候於灘岸呼船近岸曰官人再有分付言
語發舍上船將伯宗等縛而投諸水

太祖嘗曰濠梁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雖國而無家也
遂遣龍名魯潛往濠州說蕭妃卻以濠州降

太祖曰今日有國有家遂吾志矣於是經理濠城修葺皇
陵焉

太祖嘗曰浙江寺院田糧多寺僧惟露酒內文色不思禁
修乃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度僧本爲佛教爲僧記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

工役致死吾有所不忍也

太祖曰 后言是也

史慶乃長江上流之要地以刀趙普勝據守

太祖累發兵攻之不利後點黑先鋒領兵水陸並進航至

樅陽普勝先於江暗以鉄索橫截航着索不行黑先鋒

及所部將士皆被擒陸路軍馬亦潰散陳父薛陷太平

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反諒與普勝同事壽輝恐其

變誘執普勝往江州誅之別留軍守安慶

太祖克之命僉院趙伯仲都先鋒程八守之父諒遣兵復

破安慶伯仲與程八出走直置龍江知府譚必季亦走
中途聞寇兵退乃還事聞

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陷而走知府雖亦走然寇退
後能入城安民可將伯仲等照失陷城池律誅之常遇
春諫曰伯仲等係渡江旧人乞赦之

太祖曰不佞軍無以戒後人各給一絙一條令其自縊而
死徐達圖蘇州

太祖特命指揮傅文德領軍馬三百與陸參政謀出背濟
寧以警原賜文德宴命景國珍陪飲撥款數十餘人以

侑觴令内官竊覘之見國珍令妓婦脫去皂冠皂褶子
穿華麗衣服與之混生

太祖怒令壯士拘執國珍與妓婦連鎖於馬房妓婦剗去
鼻尖國珍言死則死矣何得與賤人同鎖

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別貴賤一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觀
之數十發瓜州爲與夫父乃釋之

張士德即將九六及部將史椿皆張士誠謀主士德被
擒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諸將又驕不肯戰日以子
女玉帛奢修爲心又左丞相徐義常說毀椿椿守淮安

遣使奉書款歸我

太祖士誠聞之怒執椿到蘇州誅之士誠第士信惟務酒
色到浙省從丞相各失帖木見於嘉興自爲丞相奪其
位不久令潘平章守杭州士信回蘇州用王敬夫葉德
新蔡彥文謀國三人出自小人凡事順旨

太祖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使人瞞我張九四終
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有不著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
皆死惟恃第士信行事吳之見其敗矣特有市誑十七
字曰張王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驚列丙

午二月

太祖命徐達圖蘇州士信守閘門中砲死城破張士誠
同王蔡葉三人到京

太祖將三人剗其腸而懸之至于枯死及復原校降人王
哈損不花徐大舍車同僉熊天瑞

太祖曰此等狡逆之人不誅何待皆明正典刑

太祖克婺州於南城上堅立一大旗上寫一對云山河奄
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

陳友諒化我建康敗回至太平弒徐壽輝自立爲帝建

都江州辛丑六月遣僞平章李明道領兵五萬圍我廣信明大海率兵援救賊衆就陳擒獲李明道及部師王漢二等一十八人明道致書漢二兄王溥以建昌米降明道至京

太祖大善即授以江南行省平章因得父諒之虛實以明道為向导

太祖親率舟師先平安慶文諒聞之棄江州退居武昌

太祖克江州得明道往南昌說明道是遂逐遣人齎書降壬寅五月

太祖至南昌饒州吳宏以城降及臨江等郡皆降惟熊天

瑞據守贛州後遣常遇春圍其城天瑞亦降江西悉平浮梁僞院判于光來降及回

太祖待之甚厚親於南門外送行脫衣賜之建昌僞平章王傳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太祖於南門外造屋令溥居住名其街曰宰相街以寵之

江西僞丞相相廷遂以南昌降

太祖拜其母以安之

方國珍既獻台溫度三郎不奉正朔

太祖累遣夏煜屋李讓孫養浩楊憲傳仲章程明善往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郎時嘗請

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賊也不至今吾奉正朔實應渠上誠陳文諒定來攻授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為名彼則無名罪我兄為元朝亂首乎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四兄授以大職我弱則不容矣要之從命必須多發軍馬來守即當以三郎交還國珍頓領弟姪赴京聽命止國珍一身不仕以報元之恩德也

太祖知其心持兩端曰旦置之候我克蘇州後雖欲奉正

朔遲矣

太祖命徐達征西於莊浪失利部下千百戶十餘人達皆誅之獨械胡德濟聽

太祖自處之至潼關

太祖有勅曰胡德濟固無功然後守新城頗著功效可官之仍於徐達處聽調達班師德濟至今後為陝西都指揮使有病

太祖命醫治之不痊而死

太祖以周陳寧為廣德知府歲旱百姓告灾事聞

太祖不允陳寧赴京奏曰天旱田禾不收民有飢色若要稅糧必逃移避食是與張士誠益民也

太祖曰尔好大膽敢如此言乞之

太祖命徐是攻常州於甘露下營張士誠弟士德來戰達遣元帥王玉等應之士德戰敗策馬走王令其子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虎子擒之

太祖大喜曰張士誠以士德爲謀主其人甚智勇既爲我擒張士之事成敗可知矣士德母甚愛之人令士誠歲貢糧壹萬石布壹萬疋求爲盟信執以獻同僉易士德

太祖不從士德以爲失身事無所成陰寄書於士誠令降元朝以爲之助遂不食而死

太祖慮患深遠諸功臣多不能以壽終當時若郭驍騎德成者其人誠可尚也已德成性本明哲察知

上意故以酒自夜以終其月

上嘗一夕校以某府都督懇辭不受

上變已曰朕念尔從遊之人親新且舊尔兄弟皆登列侯爾尔未顯故界尔職以樂太平之世特何說辭耶德成免冠泣拜曰

聖恩如天臣非草木瓦礫豈有不知但臣識性迂愚懶慢耽酒嗜卧不識事情緩急倘位高祿重必庸臣職務事苟不理

上殺我也人之所樂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則是了一生矣願率賜焉

上大言曰卿言是矣人舉能若此吾刑可措也即手執黃封百聖金條稱是日寵待益厚德或又嘗一日待宴於後苑既醉間見冠謝髮脱落且盡

上笑曰酒風撲毛髮如此非酒之過耶成仰首曰臣猶厭其多飲盡割之耳

上嘿然既醒悔悞語嗣已歸遂盡割其髮取僧衣披於身往呼唱佛不已

上乃謂其妹寧妃曰前謂汝兄戲言耳乃實爲之非風雨何德成嘗見其兄弟宣武威震征鎮四方或經時不歸輒笑曰戲名也好聽字音也好受曾知我飲中樂耶其黨禁事戲死者相連屬德成益狂蕩不檢以功名終四州民常作社會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熙祖家貧惟煩催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

高廟命江陰侯吳良監造 皇堂於陵所四時祭享遂封

社中諸老官爵配享

二祖焉

太祖欲建宮廟命劉基相也在前湖中為正殿已立榜於

水中笑

太祖嫌其前庭之少後基見而怪之問曰誰所庭耶

太祖此朕意也基曰如此亦好但後世不免廷都耳果然

胡大海克蘭溪度僧人五月庭搜得天文地理書大海

留在帳下

太祖親征婺州過蘭溪大海以月底見

太祖得其天文書甚喜問月底原師何人月底曰龍莊朱

得明精於天文臣實師之及克婺州立觀星樓與月底

嘗登樓仰觀星象因令月底長髮娶妻侍之甚厚復得

處州劉基江西鉄冠亦善天文月底與之議論不合嘗

有犯 上之言

太祖怒發和州安置後參軍郭景祥奏月底毀造拔針就

和州杖殺之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聽候及有天下以其俱

老成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 福建布政使除興

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皂隸出身難以收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動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史不

及於牧民何有及至嚴州見李文忠亦曰隸皆知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動得民之心秩滿陞南

昌通判調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曰元來

世亂聚則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處奉乞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知府朝京時正問養春種田官吏興宗

亦在數指揮毛騷奏王興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動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慶未久蘇州缺知

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

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想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

政声又陞為河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久不見尔老矣我亦髮白賜宴賞鈔而遣之抵任

以事累事白病卒

汪廣洋罷相後被貶

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有某不忍廣洋溺死亦同死焉

太祖後訪得此婦係汝官渾知縣之女怒曰此罪人之婦女止配功臣爲奴不啻與文官同勅法司取勘出胡惟庸并六部官擅自分給者皆處以重罪

太祖常使人察曉在京將官家有女僧誘引萃商列大海是致西僧行金天教法

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僧俱投於水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陳國璋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糧一體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太祖以大德王色尚亦將士戰漢戰裙壯帽旗皆用纓色頭目馬用大黑各罕大黑纓頭以壯軍威

太祖以遞送死客大輪爲民之害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金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六石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以田糧內出銀雇用小許搜役良

民勞其筋骨妨奪農務情愿受雇者聽

太祖以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洋李勝端爲執法司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理肆字如有所失許將牌直言極諫

國初之富樂院於乾道搞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毛皮靴行在街兩傍不許當中妓女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禮房典史王迪官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収一應贖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後移武定稿等處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亦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賍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賍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輕重罪之者爲令

太祖選用官人訪知熊宣便有妹年少而更欲納之舅外郎張永碩諫曰熊氏已許嫁恭議楊希聖矣今若取之於理未當

太祖怒曰諫君不當如此合壯士嗣之後恭議李飲水與

希聖弄權丞相李吉長奏之

太祖與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請計萬狀仍割飲水之乳割

希聖之鼻後希聖兄揚憲任江西參政

太祖謂憲曰尔弟弄權我故與爾之耳熊氏自當還之憲

叩頭曰臣弟犯法罪當萬死焉敢納之

太祖曰必與之熊氏遂歸希聖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御史廨每室有閣夜則御

史宿于閣上有兩校尉宿於閣下以防之至凡出入起

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

聞以行誅賞

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傳來不必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

天旱遂遣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

命細於馬房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

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

寡婦營居住陰私弊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骸不收

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屯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

放軍家投降頭目者免死軍役司日仍不兩

太祖怒曰劉基看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船

雙雙汴梁安置被問官吏數還賊後得比方款用舊人

乃謂揚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黔國公沐英

太祖未有 皇子時養以為子後既生數

皇子一日問之曰朱英汝誰子耶對曰臣非

陛下之子而誰子乎

太祖慶問而英每對如前

行沒官

陳養吾為某省僉事常作詩云城南有妓婦夜亡哭從天

太祖問之怒曰縛而沉之於江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之閭門見一女

子絕色也即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

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與女以侍巾櫛

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貞約之罪

王之厚德如此

徐武寧王達帥師於吳江有一貨食者知武寧號令嚴

肅凡軍人取民物者必斬之遂誣一軍人強食其麵孟
與其財貨已而求免也事聞帳下武寧雖知其誣而此
人堅執益甚剖腹視其中無所有遂殺貨食者知被誣
軍人之刑

太祖克建康復元帥者林宥其死而役其賊不久逃之杭州
太祖曰林思旧主既去勿追後有廣西者平章康思惠克

廣西者林降既至京

太祖集百官數之曰尔元朝臣子既失城也不死我有尔
罪復尔職乃背我而逃我以尔為其王也今又失廣

西分當一死乃又來降不忠之人留之何用遂斬之元

將亡時順帝嘗一夕夢群諸以承穴京城之址而城皆

傾頽遂禁百官軍民家皆不皆養猪又嘗一日召一術

士問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歲陛下不必深慮降是

日月并行乃可憂耳蓋猪豕音與吾

國姓同日月並行則是明字又吾

國大明之號也然則元帝之夢可為先逃而術上之言

可謂命中矣

今南京國子監監生一日三次升堂將升堂時諫卒搖

鈴匙號呼云老官升堂蓋曰國初時

聖祖製秀才監生之衣巾既成服而試之問

馬太后曰汝謂我何所似耶

太后笑答曰似一老官也故今監中諫率稱監生為老官

本此

太祖以威武治天下

馬太后常濟之以寬仁為洪武某年

太后常病劇而不肯服藥

太祖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徇鸞何益若使吾服藥

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大夫乎妾不忍其無罪

而就死地也

太祖曰汝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為汝貸之耳

太后終不服藥而崩大夫者世稱醫人為大夫亦或謂之

即中云

太祖既有天下一日謂誠意伯劉基曰汝既佐朕定天下

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子孫使守天下乎基對曰有因成

小篋而用鉄汁灌其鎖以授之謂太孫曰非有大故

不可開後

太宗以燕王入請內難賊既破建文君聞匿視之則見架
梁一伽黎一剝刀一曰此劉伯溫教我遂披剝為僧
而遁洪武初京城既完

上謂賊意伯劉伯溫曰賊高如此誰能踰之伯溫對曰人
實不能踰之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之子蓋指

太宗而言隱語也然則伯溫當時已預知

太宗之必有天下矣

高廟嘗命伯溫卜曆數之長短伯溫卜之曰遇順則止

高廟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然此亦

聖祖之謙德耳蓋其取天下於夷狄之手名正言順雖湯
武不能及聖子神孫享

帝王莫大之業雖與穹壤共弊可也所謂三百單八何足
云乎

太祖徵時有劉基祖者以鄉曲之舊常助其不給已而復
與之善也

帝之

考妣今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劉之恩而劉已亡矣特贈義惠侯夫妻
誥命具通其事復官其子以報之

蘇常之田有畝稅七斗三升者蓋因其初江陰侯照人
家租額以起科故其重如此厥後百姓病焉洪武間蘇
州太守金其上章乞減之

上怒其不為國生財執至京腰斬之至宣德間况鍾來為
太守與此撫侍郎周忱復為陳奏

宣廟允焉然而蘇州之田今尚有畝納糧六七斗者不知
何也凡撫按於其地而有志於救蘇民困者盍復為金

上言之

洪武某年高麗國王額進表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額為高麗國王其相李仁及子李成桂
凡殺王福王昌王瑤王與四王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

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帝號後成桂改名旦進表
納前供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

太祖不從旦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使者言此表乃鄭某所撰

太祖以其所貢金鞍等方物使還李旦進要鄭某旦俱即
以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
高麗人通界亦不許商賈交易永遠絕之

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
易成至元世祖其回乃屢為災辰所汗塑工頻加修飾
然越宿輒如故

太廟問之章廟謂曰竊達子女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
至百幸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

之子孫亦不知戮但驅還讓比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
可謂有恩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
於是望望工明日奏世祖向上無次耳

誠意伯劉基自少穎敏既長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
理陰陽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獵元末登第為瑞
之高安縣佐縣耆老自稍知天文術數之學子者而其書
甚具先生召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而器識宏遠當
為一代偉人吾盡相付先生遂得究觀其說而領其要
棄我家俗及我

太祖為皇帝渡江先生知為

真主也應召輒出佐興大業及功成遂引身而退後入
朝得病丞相胡惟庸遂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滿
腹中而吞石公白下

上未及省疾篤而薨先是將死時遺命焚屍揚灰勿葬
平生所讀兵書則盡進於

朝廷及死未幾

高廟問之道中使至家索書其子趨 朝進而

高廟甚善且欽命官告葬其子以父既焚對

高廟不從故今青田縣有伯溫墓然空塚耳

洪武間凡三司府衛所州縣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為之
當時以声音字樣可疑而被誅者甚多浙江台州府學
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撰壇官吏俸給

謝表內用作則垂憲一句誅比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
都司撰 聖節賀表內用垂子孫而作則一句誅福州
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司撰

聖節賀表用儀則天下一句誅桂林府訓導蔣省為布按

二司作正旦

賀表內用建中作則一句誅常州府訓導蔣鎮為本府

撰正旦表箋於箋文內用睿性生知一句誅登州府寧

海州文登縣儒學校諭于達為本府撰 冬至箋文內

用天惟生知一句誅廣西潯州府學校教授張翰為本府

撰

聖節賀表內用睿性生知一句誅岳州學澧州學學正孟

清為本府撰

聖節賀表內用盛德在秋一句誅澧州慈利縣教諭趙用

彬為九溪衛撰

聖節賀表內用肅金清一句誅陳州學訓導用覓為本州撰

聖節賀表內用壽域在秋一句誅懷慶府學訓導呂濤為

本府撰

欽賜馬正表內用送瞻黃扉一句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

為本縣撰 正旦表內用取法象魏一句誅鳳陽縣縣

訓導林雲撰

賙宴謝箋內用二君父以頒爵祿一句誅臨朐府秋道縣

學訓導吳瑞為本府撰

冬至賀表內用雷致千秋之祝一句誅德安府學訓導為

本府撰賀

冊立表內用永紹億年一句福州府訓導林伯璟為按察

司撰賀

聖節內表內用休乾法坤一句又為福州中衛撰

謝賜服表內用藻飾太平一句誅德安府學吳憲撰賀

冊立表內用永紹億年一句誅又有以用天下有道望屏

青門之句而被誅者以今觀之諸臣以用為則作則儀

則等字而被誅者以則字為賊字相似也以用生知等

字而被誅者生字與僧字音相似也以用法坤字而被

誅者以其音與髮髻相似也以用藻飾太平的意思也

若以其餘為字有所犯而誅之則未知

聖意所在或者以為秋為肅殺之時雷為 之拘黃扉之

扉字音與非同億年之億字音與一同有道之道字音

與盜同取法象魏為去髮則類鬼而貳居久以班爵祿

與望屏青門為其語太重而無父子尊卑之列故耶然

凡為人臣子受

君父之爵祿以崇其身以顯其親以獲記其妻孥苟有人

必者弗然報稱萬一已足漸恨別致譏議

居父耶意者諸臣之在當時不學無術罔識忌諱遂用此等字樣以取殺身忘家之禍蓋皆出于不幸而致是耳不然則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尚足惜乎

張士誠以厚幣招楊廉夫甚急廉夫勉行至姑蘇適元以龍之御酒賜士誠廉夫因飲御酒遂作詩曰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聞之默然不強留其後廉夫歸于我朝

陶安之饒州

聖祖賜以詩曰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蠺魚因歸去遠洋陶安郵陽即一理未幾以為翰林學士賜以門對曰國朝謀畧無从七翰危文章第一家後人以安為江西參政而率

聖祖親製文遣使祭之

學士王文忠公諱字子允義烏人文章充虛沉雄自成

一家初

太祖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一覽而喜曰吾國知江東有二儒卿與宋漁耳學問之博

御不如漁才思之雄漁不如卿除侍禮即禮制多從公

所定除起居注啓沃多良詔修元史召宋濂同為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安一日任史官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問之言于

上即命賞賜洪武壬子

上以雲南梁王拒命弗賓詔公奉

命詔諭竟為梁王所殺不仕而死所著華川集續東萊大事記章溢者龍泉人

國初時彼召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康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乚何時定乎對

曰天道無親為德是輔惟不啻教人者能一之耳後拜

御史中丞

上嘗親社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恐儀禮不合以致天

變將殺儀禮者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繼禮官

議有未盡

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震之怒

上為之霽威溢為人又甚孝友蓋嘗從鄉先生王好剏遊

而後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者

宋訥字仲敏滑人也。在勝國時嘗擢登科仕至我朝為國子祭酒。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夫率三天下之二而龍頭魁選恒出大學大被春遇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致諭其畧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伸元之誠苑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仲也。訥為祭酒居嘗寢食恒在廂旁未始一宿于家。及病革其子麟等託諸監官懇請其還。腐罄日是何風雲氣小兒女情多。况在丁社滿京齊戒中耶。至祭畢乃就昇歸口不一及家事及家氣絕焉。劉三吾為志其墓。

陳君佐維揚人能醫善滑稽洪武間出入禁中

上嘗呼之不名一日問朕似前代何君對曰

陛下酷似神農

上曰朕問神農形體極異何以言之對曰

陛下不以神農如何能嘗百草蓋天下未定時出師征伐

卒或掘草實如食

上亦同其甘苦歟云尔

上大笑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

二聖之所處皆非無謂然以臣之愚觀之

高廟思患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今大監之冠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聞之今

內侍綴以為國初時高麗未服

高廟遣一細作憫其冠之制而為之遂命諸內臣皆冠之

後因其使者之來指諸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王之冠

與朕此內臣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而汝王乃

款崛強而不臣服朕即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以上俱傳信錄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安慶及太平寧國趙

奴乃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亦市鹽

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倫亦自稱安慶使者

太祖問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追皆若之天下豈有亂故

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喜自

為守又曰先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

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亦至池州果為所扼

以書示之趙看書曰但免汝一死耳塩貨不可得也悉

爲所掠而莫倫赤得生還使余公之守安慶也趙奴刀陳友諒引群盜四面而攻之

太祖與之接壤未加嘗以一歛雖曰兵不攻堅然神謀廟筭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偪大號擁全楚隱然一國而

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堅城不惟損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容俯仰得以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略爲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我蓋用

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其後陳友諒雖下安慶然友諒之兵力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蓋已莫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吊余公詩一聯句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爲固自異也

太常博士顧祿字謹中善詩歌有過潘陽湖詩其二聯云放教今日客東客破敵當年想至尊問入禁中

太祖命畫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

上所帝御之處有祿詩數快蓋深喜之也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爲太子正字

太祖一日周好書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居當以至公無私爲好惡

上喜曰聖人之言允以切又曰朕每心大矣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知祝文有序我字上怒將罪主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復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釋

本朝所謂神仙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顛仙江右人風狂如顛者每見官長則跪曰告太平元末

太祖起兵迎於軍門敬告太平將征陳氏門於顛仙顛仰視久之曰上向無他的隨軍所言皆驗天下將定遂不復見

上自爲碑以旌之其一曰張判聞名三平實難人嘗死而驗笑數日復生言人未來事無不驗長身古貌鬚髯如戟行及奔馬

太宗嘗命數十人乘傳行天下訪求之不獲常居秦蜀間爲人治疾吹可撫毫應手而愈有得其遺物至今寶之福謂神仙非無然皆天縱觀二人可見矣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既出當制
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萬於
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睹所著卻離子廣引曲
譬雄辯不可當非未龍門子所及然其言則積年精思
之可到而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
歟以上俱青溪叔單

太祖生于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
惟廟有大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面大許
不生草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姬家餓甚坐穀籠架上問姬此
何物對曰籠林烹線鷄為食問何肉曰銀鷄飯以大麥
曰仁飯

太祖默喜蓋龍牀登基人化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姬當
之至今有薛家窪云王氏老母於皇覺寺側酒媪也

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孫為皇陵署劉氏恩人
墳主之妻也趙氏乾娘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揮今站
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聖製也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戟

高皇乘曰船友諒紅船既平漢以紅船入運運裝因白者

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
皆無所謂白者也惟北方尚有此制以上俱明史受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仲四公斷之貧簿不能具禮

太祖與仲謀草薊山谷行未抵所而綆絕仲歹計

太祖視屍忽風雨雷電太祖避樹下問空中神語曰孰

襲取我土髮髯有應者具

淳皇帝謂神曰為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晦
比明往視之上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而築

今鳳陽皇陵即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視之曰

如天命在子汝其來附焉一日戰軍群坐籍地忽恍惚

其側

帝乃掩以旌蓋順後報戰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

軍法戰勝必祭甲冑推

帝與功名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天矯

自旌蓋出狹雷聲大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劉基昔嘗携客泛於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天子氣在

吾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及過蘇閭門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岳曰天子尚氣在頭楚尾問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深自納結曰後十年君當為天子我當輔之乃拂衣而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章奏粗士人人欲更試

大位徐相國陰奇 帝乃謂之將曰

天子豈可更立即遂止

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寢夢一羽上語之曰起此

非尔所託也尔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於是遂傾心焉

為周主士誠面縛見 帝悅首袒目眊坐甚不恭

帝叱之曰盍視我對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視何為哉

帝以弓繼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逶伏於後問為誰對曰前

元江浙行省參正臣周伯琦 帝曰元君寄汝以心皆

之責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恐不能答先迎三日大醉

以酬其功後殺之司徒呂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

帝以為佞臣命斬以示士誠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上曰達及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大傳度

遇春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

關入謁 帝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人悞毋縱之達

既入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閹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雖

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弟為耳且吾之

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被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

以歸汝昌治焉天命在 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

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處天下兵毋避火災也築臺當

乃命曩所誅骸體為基其臺即就

太祖動於庶政每臨食七節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

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棄然滿身若懸鵠焉臨朝則

一一行之

太祖既嘗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斷而賜之

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驚并殿下

帝聞之而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漁乞歸老帝親餞之勅其孫慎輔

行漁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遂土請歲親陞階既

歸每就帝慶節稱賀如約

帝推舊戀已多深情十三年失朝帝召其子中書舍人

璉孫殿廷禮儀司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夕之憂

惟陛下哀矜赦其罪帝微使人報之無恙大怒下

璉慎獄詔御史就誅漁沒其家先是漁嘗授太子及諸

王經太子於是泣且諫臣愚竊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其死帝怒曰侯汝為天子而有之太子惶懼

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痴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教溺者

凡衣履入水擢三級鮮衣賜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侯汝

鮮衣而救之乎乃救漁死而更入謁然怒乎未解也會

與太后食后具齊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為作福佑之

帝粲然投箸而起漁至

帝令母相見誦居茂州而竟殺璉慎

太祖視朝舉帶常冒則是日誅夷蓋察若按而下之則傾

朝無人不自色矣中官以此祭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進羹微

寒

上怒舉杯擲之羹汚狼藉后耳畔微有傷后執羹重進顏

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弥至者三千餘人中有

冒請者

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求隆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草出龕望

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

中侍曰煩語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燭自

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群鶴舞於龕頂

上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

雨至夜雨大降上嘉曰此真永隆雨

太祖製落魄僧詩以美之永隆乃蘇州丹山寺僧也

太祖嘗為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為之圖及

后薨 帝慘不樂 愈肆虐太子 諫曰

陛下誅夷過濫 恐傷和氣 帝默然 明日以棘杖遺于地

命太子侍之 太子難之 帝曰 汝弗能執 使與我戮

以遺汝 豈不美哉 今所誅者 皆天下之險人也 除以燕

汝 禍莫大焉 太子頓首曰 上有克濟之君 下有克齊

之民 帝怒 即移所坐榻 射之 太子走

帝追之 太子探懷中 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 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戈戟外 衛而內無一僧 壁間畫一布袋僧

墨痕猶新 旁題偈大千世界浩茫 收拾都將一袋藏

畢竟有收還有散 牧寬此子又何妨 蓋

帝爲政尚嚴猛 故以此調之 亟命索其人 不得

元居既遁 復留兵開平 猶有覲覲之志

太祖遣使馳書 明示禍福 因答詩曰 金陵使者渡江來 漠

漠風烟一道開 王氣有時還自息 皇恩何處不昭回 信

知海內皆王土 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爲說 春

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徵行 每至徐太傅家 一日大傳病方

帝采太傅自枕蓐 下出一刺以示

帝曰 戒之 他人得以僇爾也 自後諸功臣 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徵行 京城中聞一老嫗啜呼 上爲老頭兒大怒

至太傅家 逮室而行 沉吟不已 時太傅在外 夫人震駭

恐有他虞 惶恐再拜曰 得非妾夫連局罪耶

帝曰 嫂非也 勿以爲念 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 總諸軍至

曰 張士誠小竊江東 吳氏至今呼爲張王 我爲天子此

印 呼爲老頭兒 何也 即命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嘗徵行 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 入酒坊 帝揖而

問之 曰 先生亦國酒家飲乎 對曰 旅次草草 聊寄食耳

帝因與之入時 坐客滿 衆雅供土地神几尚餘

上移之在也 曰 神姑讓我先 乃與主對席 問其鄉里 曰 某

四川重慶人也 帝因屬詞曰 千里爲重重 水重山重慶

府主應聲曰 一人成大邦 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嬰几 小木命生賦詩 因喻已意 辭曰 寸木元從斧

削成 每於低處立功名 他時若得臺端用 要向人間治

不平 帝私喜 因探錢償酒家而去 生不知爲

帝也 明日忽移召 召生入謁 生茫然自失 既至

上笑曰 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 生惶恐謝罪 又曰 爾欲

登臺端乎遂命爲按察使殊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太祖幸內庭見遺絲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計其金縷微稅
之費而讓之今不悛者斬

僧宗泐性煩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養髮成款官之泐固辭乃止

上嘗戲命往西土求曲不敢辭行至外土適逢一老僧泐
遙拜之曰西城去此幾何老僧曰尔頭白行不到也泐
曰明天子令往覓經唯老師指教老僧曰母行祇自
勞耳爲我致書 明天子慎無發也泐受之歸見

帝其道所以 帝發書視之乃 帝即位特作水陸齋以
春神親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帝允之乃止

常聞平遇秦曉勇絕世狀類彌猴指臂多脗毫所過縱
士伍操掠故其兵持銳有戰戰舉

太祖微時甚愛於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事幽之空
室中絕食懷焉后竊以餅飼給之一曰炙餅釜中將修
供焉郭氏親信所究迷納懷中肉有腐痕

太祖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尸骨滿攀過其
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感撫掌曰善哉善哉

代王之母即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王母曰爾朱某耶人言尔爲
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姪何如

帝乃貽幣梳爲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姪遂謝
客及 太祖即位子且長矣因剪子及質賜

上上令工部草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
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常制

太祖嘗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爲隱語相倩以爲戲
乃盡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諱然

帝執視因喻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鄙之明日
召軍士大戮居民空其室蓋焉后淮西人故也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 上親見霹靂火
光自空中下仍再拜曰陛下赦臣臣赦天下蓋

帝時刑戮過厲故云 或云雷火建宮追帝

貴妃某氏薨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曰禮唯士爲庶母服總人
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緣
既葬除之蓋諸侯絕其喪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服

其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為庶母服之說
於天子之嗣乎 上大怒以劍擊之太子走且曰大扶
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
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齊集見

帝謝罪 帝怒遂釋

為后既薨臨葬朔風雨雪電 帝甚不樂忽召傅宗防
至曰太后將就葬尔其宣偈為盼即應聲曰雨落天悲
淚雷鳴地舉衣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

帝甚悅頃忽即客遂啓輅詔賜粉白金百兩

徐魏公病疽篤

帝數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瘥 帝忽賜膳魏公
對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醫人逃去來幾告薨亟報

帝帝遂洗担紙錢道哭至大傳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
出拜 帝帝慰之曰嫂忽為後慮有朕在因為周其喪
事而去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
我本野人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擇然自順豈非
天乎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冠歸

太祖重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供筋致恭 帝問曰
此何禮也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涼州

太祖之封十五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比征唐之淳在軍
中嘗為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誰韓公以
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喻旨械之淳之淳以
父肅得罪悚懷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
其姑出泣曰吾為我歿尸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華門

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累上逆易
數次至便殿膏燈煌煌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
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
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
少為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即不
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繕定畢之送望
燭影下 帝微微笑次第下几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
悅奏畢恃夜未失 帝令明日朝揭後如故出至姑家
酒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 帝問

尔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承唐肅即日命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初主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擬祭飴主文獻之先是星變詔求直言蘇民錢魁其封事謂丞相不拜旁或起之魁曰豈有未拜天子而先拜宰相乎丞相詔之曰然天子覽其奏詔魁於中書省試事永相令授簿後湖至是魁問詔乃爲文獻詞當

上急即召見曰錢魁乃者何在對曰臣授簿後湖上悟曰宰相憾尔耶故官之魁謝病歸上許之曰爲我道諸郡縣入南門生日諭曰皇帝勅尔吾聞田畯食老

恤孤無忘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替再拜出出司容令禮之而不達如冊陽冊陽令待之甚恭然上其事

上嘉其慎密能之曰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司容令不達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專禮之還至家而止

陶學士安既沒其子舉以事見戮家人四十餘人悉生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更可控乃暴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

帝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媼爲誰安妻頃首曰妾陶安之妻帝泣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

人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

餘人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奏就道大馬餘年無足顧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得保首領入溝壑帝雅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婆江之初陶先生有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甚可憫念今即赦四十餘軍還食老嫂其母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太祖石盡工周玄素令盡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對曰臣未嘗通跡九州不敢奉詔惟

陛下草建規模臣然後潤之帝即操筆修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唯之以上俱剪勝野聞

吳元年丁未七月二十七日雷霆建業舊內火炎宮人皆烟從口出棟上鴟吻擊置上前悞而祝天因故所向役吏于時爲炮烙死者已數千人又數日當焚其御婦庚戌冬日中有黑子辛亥春猶見上榜諭曰臣子有蔽君之明彰君之惡宜洗心滌慮以謹天戒

辛亥十一月二十六日妖星數十光如燭長丈餘在東

南比十二月二十六日又見壬子正月二日凡十數條
燭地隨天西流壬子十一月十六冬至郊齊夕大風雨
至于方霽乃知是時欽錄因免死者無數

四年四月襄陽楚山西南初見時赤星如大離地四
五丈忽合而開凌空而上少頃後散爲三層合處分久
之下墜不見蓋妖星見蜀國兵攻四川至七月破之偽
見主是降已後僧無相昔往重慶狂見二星交關未幾
重慶陷于吳冠

先是己酉年上欲出行御馬已爲忽有大黑犬據鞍而
生又一日晝寢皇后馬氏伴之坐久矣倦令次妃李氏
代侍見二大黑犬紅舌長尺許上睡李氏走告后
后或以勿泄泄則殺汝

戊午六月初三日一更時分有星自北而東南流光燭
地沒有聲如雷十二月十六日夜有大星燭地行自地
而南流

丁未令天下知府於歲終上計朝京師賜宴服而遣之
次年以錢糧小不辦多擬死於內攜維罷行之後又令
州縣官典任滿不代各令朝京定去取無他故許復賤

後人止令守令正官朝佐貳以下免居任聽代以事蹟
申部奏滿期不類銓凡州郡缺官上遂旋取十數人
啓奏加除多寡無定式以防買缺請托之弊並無序遷
者

庚戌開科取士中第者與各縣佐貳官下第者留臺書
寫官文書天下缺官皆除知縣府判其才愈下其位愈
高募商賈入學於通以中鹽遠近價值各有差。各處
學田入官私收壹石五斗謂之重租田。早朝鐘聲以
四十八杵爲止

庚申三月月圓有白氣貫中如絲

庚申三月二十五日夜五更有上宿在縣土地祠明燭
從如屈薄者直宿起而視之歷歷分明及早縣門鎖鑰
如故屈薄未嘗出未幾知縣水簿皆出代蓋先兆也

十二年五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次日赦十惡以十
洪武十四年夏禁天下爲商之家服紬紗七月人禁天
下玄黃紫癸亥年復申明是禁

庚申春以星字于大辰丞相胡惟庸等所用之人皆爲
黨殺之。辛酉以征南大將軍穎川侯傅文德取雲南

延安侯唐勝祖計溫州府平陽瑞安等縣處州府青田
松陽遂昌等縣叛賊棄丁香吳遠三等平之。壬戌殺
荷塘陳宗何十四家以主簿楊彥均所指為胡黨。乙
丑三月初六日丁卯雷震御用硯雷火燒御舡桅竿是
年六月建康大水浸城及丹雘。大傅徐達率親策舉
人丁顯等於文淵殿取中一百人

越州府折昌縣香林寺偽造宝鈔張一广一广二越獄
在逃逮大索浙東數郡着限追捕民庶驗然後復于天
台頒大誥於天下家置一本又頒續編有者減罪一等

三領大誥悉令遵守凡有申訴執佩以行閱津無碍阻
當徑直 上聞

州縣官司以積年民害為名起取赴京不論清濁安置
烈山聽其自斃有不死者復取工役

陳友諒死其子理走保武昌城外有山獨高理以精兵
萬餘守之王師至從上下石不得上

上曰誰能破此山時永國公藍玉請先登遂下此山平武
昌某年以藍玉為總兵傳有德為左沐英為右眾三十萬
從曲靖進以從永康進兵至白馬江大霧諸將大霧散

進兵傳有德曰不可露散則敵得以備我不如速渡時
梁王岳使達恩麻將兵十萬扼江邊沐英曰敵在江邊
不得渡可使善游者千人將旗幟鉦鼓從下游先渡伏
其後張旗幟鳴鉦鼓彼必大驚及兵轉戰則乘其隙渡
江夾攻之破之必矣已而果如其言兵渡江斬首六萬
餘人其餘散走竟至城下梁王將妃嬪走滇地先縊其
妃自沉水死遂平雲南沐英之謀也英恤軍民如子至
今滇人思之遂以英鎮雲南

十四年 上思平四川時大夏偽帝明玉珍子明某都
重慶以鐵鎖截峽江流備 天兵又作浮橋其上精兵
守之 上謀於諸將傳文德師眾十萬從西番入文州
漢州攻其背以陽和為都總兵從峽道以舟進蜀盡以
精兵拒之不得進時得進侯某從道千餘人乘小舟百
餘鼓譟而下蜀兵轉聞湯師夾攻遂破數城直至重
渡蜀大臣謀於太后曰不如走成都太后曰明兵勢如
破竹走城都不過數日耳城中雖有數萬餘人然膽
已落不如降明謀卻壁出城降得進侯某曰湯總兵未
到豈敢先受降待三日湯至納降受壁持書至城却時

傳有德已下文州漢州至城都與丞相載壽戰於合瘡
其載壽方議出戰得書信已降求亡無事遂降

丁未平江路張九四就擒張氏生有東南富饒之地雖
奉元朝正朔用其官爵每歲只貢米一二十萬石于燕
京而已其餘倉爲已存軍食豐足兵多驍脫諸暨老謝
反歸之其勢足以得浙東又婺州前軍李賀等叛歸之
其勢可以得婺州皆達而不取臺兵十三萬攻之不戰
而潰先是乙巳常遇春襲通泰據其鹽場三十六夜
負小舟過吳出其不意攻高郵取之於是安豐合肥淮

安悉爲明有張氏僅全浙開數路而已未幾分師并進
抗越胡秀皆款附獨平江與無錫州莫老虎堅守張之
勢蓋孤前後圍困凡一年日夕交戰臺兵死者十餘萬
平江援絕日盡窮促而叛者開門降張縱人自縊臺兵
救之不死械送于臺以弓弦勒殺之噶莫老虎

台州方國珍降自平江既下臺兵勢如風雨水陸兼進
台明溫三州皆下方初爲走計僞海舟于海既而風不
順遂降後爲宮門給掃死于臺城○戊申福建西廣平
元未天下皆辟盜竊據此三道尚爲守之至是

上令御史大夫湯和右丞相廖永忠自溫州航海徑至福
建城下城破守城官置酒高會曾不知之福既失守八
閩兩廣川郡皆降復建寧分省平章陳有定以歸誅之
以其昔殺恭軍明仲困之故令其子胡杜下力遂加凌
遲海外泗州長官陳乾富來款附皆命以官廣西溪峒
皆遣人貢獻是特長淮以此皆是然山東王信陝西李
思齊隴西張思道太原王保子汴梁則皇太子開撫軍
司以摠之既而諸將積不相能共譏王保保欲叛詔削
其軍權戊申月九臺兵北征處亡皆望風崩潰而無一

戰王信首以山東降兵攻東昌遂擣京師庚申帝遁不
三日燕京陷直趨山西至澤潞臺兵稍失利遂至太原
王保保不夫亦遁西指海關李思齊亦遁既而妻子被
俘亦降張思道皆降秦隴悉平以皇孫崇禮侯庚申帝
棄燕京出居應昌府李都督保保輕兵襲之特帝已於
四月二十七日以濕下疾崩皇太子獨脫身走去皇孫
就擒有掌符璽王以歷代章璽凡四十餘顆降

上以其不忠尚之山東降有樞密院判等官百有餘名丞
相李善長言其人物魁梧可用上旋其結黨者殺之

以上俱草木子餘錄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政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子則服公服仍命製公服朝以賜百官是年又給賜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自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如御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前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州乃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於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為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制同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翰林院祇定宗廟特享之禮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禘祫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廟惟春爲然自漢以下廟皆同室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爲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通禮之中無煩渎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有司請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在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蓋近世沉古好用古蓬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韶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牛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岳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俱各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

太祖謂非敬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利以問禮官上其儀於是以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及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春秋專祀上遂建是山川壇於

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鐘山之神東西廡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之神以驚蟄春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

徽謫諸神元年二年皆出 上親祀三年始遣官

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徐二州者以王在兗州縣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詔定徽鎮海濱俱依山山水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木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祭香酒未幾後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蓋凡祀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

上意於是城隍之重於天下益以多矣

洪武中申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取掌禮貢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友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奠獻而倍祭固未嘗不在刑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刑倍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其以人經刑形體不全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初每有與作悞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王余為豈

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朱煦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事視僅五月以例起入京論罪作城後嚴償重日數十緡季用病崩被楚額斃刀佛任旦夕乞死煦悞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得死特告枉甚重令益嚴告而詢戍遠方又被極刑者凡數人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一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問

上敕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已而

煦感疾死季傷煦死病益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之

洪武其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生法當死二人自縛

五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

贖兄命

上發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惟然就刃既果殺

上嗟異敕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

陳圭台州黃岩人父叔弘爲其贈人告罪當死圭訴所
司曰圭不能諫父陷又不義圭罪自當死圭原圭父使
自新事聞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使天下朝覲官
至播告爲天下勸旣而刑部尚書聞濟奏罪有常刑不
宜曲法聞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請成雲南聞者
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

洪武十一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
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遁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
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

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
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
至年遠數盈漸差大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
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佳分二十四
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
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佳分五十五萬百六洪武甲
子氣佳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佳
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佳分二十萬九千
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佳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

八分洪武甲子交佳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秒
蓋七政之源有違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
演問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
若有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
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
因數數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徵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
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
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

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
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
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
子元正止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年推得天
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止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
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
合天道疏奏元統使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
合累差繆故敢上聞上曰二統皆難憑又驗七政交
會行度無差者爲之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

曆元仍依舊法推等不用捷法

太祖平一天下有比都憲嘗御諷身殿親策問朝廷臣曰
比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配頻
對曰胡主起自沙漠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
不可因也今南京吳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
在德不在險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使
者其隨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得擅給驛傳
馬又命兵部遣使稽抗湖最衝金章紹興宣皮父直隸
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資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
鄭州驛馬戶今河南有市戶馬是也
是年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孿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孿
生之費不輕故營兵部榜諭凡驛驛生聽民出賣今後
來進何居遂還之

南京法司在太平門外鐘山后洪武十四年之中刑部
右都察院在五軍斷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義三曰稽
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人左有大理寺審刑司公署凡
所相此類天文貫索九宿故總名曰黃城車駕嘗幸焉

有諭刑官之勅獎戒備五後五軍斷事及審刑司皆車
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謂之三法司以上俱
餘冬叙錄錄未載

高起居者名華山東人也洪武中以起居注充軍于永
昌始至掌印指揮故廵之爲西賓高固辭由是發千戶
所俾守昇陽門以君之久而千戶億其倦也乃使人代
其役而教其子高又回辭乃復遣人誘之高曰吾既不
爲指揮教子顧爲千戶教子乎執守門分也千戶怒
俾日時鎗不使代高安之千戶益怒適大雨蒲旬高妻
擊皆居城旁之官舍千戶遣人雨中逐出不使居衣衾
皆振擗于雨中妻孥對泣于先伯永齋從高學因率同
學往請曰某等俱有屋請移去何至自苦於雨中如此
請益動因語先伯曰彼怒至此而吾即有所歸是甚之
也遂處雨中至昏乃徙營告先伯曰吾爲起居注同雅
法者三十餘人刑部尚書開濟引奏

上聞目不合久之開濟又數奏如前

上復閉目不答如是者三始曰某人是并山東大鼻子生
員改的去着充軍其餘的都殺了當初引奏時自分必

死只跪于後侯得

旨即撞死陛下以見此一刀不意獨象見死之命因自思
之同罹法者每見 上意喜皆爭先進言一值

上怒皆縮息失措唯某與吾喜亦不敢肆言怒亦敢憐然
所以蒙 天監而獨貸此命也 南朝梁休

元世祖至元戊寅西僧揚肇真加利宋燈宮室王奏請
發紹興諸陵許之理宗之陵藏室王尤多理宗屍如生
或云舍外有夜明者乃倒懸溼取之三日截其首為飲
器及防範事致飲器籍入官以賜帝師太祖皇帝登極

之辛正月戊午

御劄李宣公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比平大都督
府及守臣吳勉宗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

詔付應天府尹夏思忠以四月癸酉函而痊諸鳳臺門外

高座寺之西地明年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宗

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嗚呼世祖在元諸君中租為白

眉者而不道乃亦其他可知矣高太史李迪謫陵行結

句亦有風判其辭云按肱戰國沈海水金槌盡入三泉

裏空中王馬不問嘶日暮腹因伏已起魚燈夜滅隱戶

聞弓劍已出空幽臺荒明暗識寶氣盡六陵松柏悲風
來玉顏深注醢酥酒誤比戎王月支有百年帝魄泣穿
廬醉骨飲兒愁不朽幸逢中國

真龍飛一函雨露江南歸環佩更遊故山月冬青樹死道
民非千秋誰解銅角山世運興亡覆掌間起輦谷前馬
蹄散白草無人澆麥飯起輦谷元諸帝所葬也

至正末劉伯溫基方棄官居青田山中俠客多從之劉
豪邁負氣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我

太祖命處州總制官孫炎聘起之矣為書遣使者招之毋

往迄不起以一室劍遺炎矣曰劍當獻諸 天子斬不

用命者我人臣也不當私受乃作詩封還之其辭曰室

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陰山太后雪為誰結

此青美秀明珠為室錦為帶三人拈校出濱海自從虎

車裝干戈能入老場青先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

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重神

全眼如日特見晚奕走虛實我逢龍猶不敢彈正氣直

貫青天寒還居特之獻明主若歲大旱為霖雨人草書

數千言聞陳天命以諭劉文辭甚矣劉遂巡就見置酒

與飯論古今成敗事幾不休略無杖後劉乃深服謝
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議論如此基何敢望哉遂致
劉于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悅 以上係明史稿

元末明王珍據蜀稱帝傳其子昇母太后彭氏同聽政我
太祖既卽帝位昇猶阻拒聲援於是命將討之俘其母子
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款戮之彭氏見對曰臣妾今死
無嗣矣向以先夫疆土託在臣妾夫業一日未下則臣
妾一日未應死今已矣卽卽死無恨 太祖義其言因

全族赦之編置海南均僞夏間王師致討恃其險阻以
重兵守瞿塘劍閣成都等處其僞都重慶願以天險難
攻絕命老弱守之將軍傅文德以奇兵由土番進連克
諸郡遂抵成都湯和等得報進克瞿唐徑造重慶夏人
守銅鑼峽兵不能逞計無所出乃周視形勢隔江有清
風嶺與其朝天門相直遂於其上置砲座用巨砲名衆
陽者連飛數四碎之於是其賊潰守者震恐無復聞志
遂以出降此待之尸曾主政羅君某羅即重慶人渠云
問之父祖其詳如此 內山墨蹟

張士誠亡國亡於其弟士信士信佐其兄僞稱丞相信
用匪人羣小短當卒之內之謀盡之臣外鮮折衝之將
邊威不振國計生托以迄於亡士信於丁未六月六日
爲 天兵用砲擊死所任隆平郡太守周傑本山陽鉄
冶子以聚斂功至上卿伏誅日緩頰言曰錢穀鹽鉄等
籍皆在我汝國款富當勿致我主者怒曰卞國賊不知
死罪向敢言是卽速殺之吳人稱快或手加額曰今日
天帳間也有秦父者山陰人素業醫業德者雲陽人業
呈士信皆委任之二人無他才能惟以諂諛悅士信意
汲引相佞排譖塞諤致士信誤國大抵二人力也丁未
春復至堂城伏誅因風乾其屍懸示于秤者一月又潘
某者其僞駙馬性驕侈娶美婦凡數十內一爲蘇氏才
色兼美解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于客宴國亡
伏誅堂誠投其首于淵

太祖高皇帝嘗問宋學士潘某入如何解其言至數四
上曰中豈無一不善者對曰有善則臣與父而知之不善
者臣不與父故不知其爲人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春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之

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祫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大
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
七季而禘祭未舉宜令卿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
代之典事下禮部人常寺翰林院議為以虞夏商周四
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
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論不
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大祫非禘也
宋仁睿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則真知始祖

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

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

今人所載小帽以大辨合縫下綴以簷如桶閣蓋副尚

又謂余言亦

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

洪武二年三月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
裕伯為待制袁渙雖孫為翰林應奉裕伯大召人從父
仕元都就學曹監登第累官至福是行省即中會世亂
棄官富楊州役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時張士誠據

姑蘇遣人招之臣不納吳元命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徐伯對使者曰徐伯受元爵祿
二十餘皆之是不忠也母喪亡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忠
不孝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于中書固辭洪武元年
省臣復檄起之徐伯稱疾不起 上乃書手諭之曰海
濱之民好開俗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
有後悔伯拜書遂入朝徐伯博辯善為說

上敬命以官優以敘辭至是以為待制

洪武二年三月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渝量不可愜意不可矜志滿則
盈量愜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簡小則逼故聖人
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句句於決小物於
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徐伯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四年七月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常言

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惠使食其說雖本於孫武然
其言非也天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哉誠
戰野損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惠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高皇帝以壬辰年六月舉我乙未克太平首用陶安

至己亥召儒士胡翰戴良等會中曰今二人進諸經
史庚子夏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遣世子受經
癸卯五月置禮賢館以處閑安見以劉基章溢宋濂蘇
伯衡等意同文儒較七手一統其象失尤是丙申中山
武寧王下鎮江得徐從龍 上喜甚即命朱文正以白
金文騎往聘從龍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寓迎
之以入特 上居富民陳繇家因邀從龍皆盡言無
隱既而 上改設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於西華門外
事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竹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

知未稱爲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誕日 上與世子俱
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會從龍子澤死請告還
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歲冬從龍亦病卒年七十
餘 上問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撫其棺哭之命有
司營葬賜卹其家諸儒臣中始終優禮之厚未有過於
從龍者也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至江南行臺侍史
御會兵亂避地鎮江云

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占
史切

上命禮部遣使賂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
進之

陳迪守景道少倜儻有志操洪武乙卯鄉薦辟即學訓
導嘗爲郡撰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除翰林編修進
侍讀預修大典擢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并盜民其
德之再任雲南左布政時嘗定曲請烏蒙諸夷順亂迪
繫破之捷聞有白金絲幣之賜召爲禮部尚書後請難
辭起與黃子澄等同被戮

表 字景文別號海史有海史集行于世 國初詩人

之冠見吾鄉人仕爲御史 太祖高皇帝嘗歎一人
呈太子釋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凱
是凱對曰

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公釋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爲
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 太祖遣人勸之
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
朝過金水橋跪得風疾仆不起 太祖曰風疾當不仁
命以木鎖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弱耳不才放歸田
里凱歸以鉄索鎖項自設刑骸

太祖母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鯢鯨何處尋得遣使即其家
起本即儒學校授鄉飲爲太賓凱瞻目熱視使者唱月
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凱城風美遂置之又聞吹
老談景文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撈從竹筒出
之狀類猪大下落布於雞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
太祖使之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
金陵陳先生過字中行自少爲學仕元爲溫州路學校
教授亂兵棄官歸隱間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焚香
叩天顧生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陵南宮侍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
高皇神聖首以宋廢爲起居注洪武二年詔修元史以中
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
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璜曾魯高啓
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虎傳恕王鈞傳吾謙徵十六人
爲脩史三年續脩則趙璜朱右具璉朱世濂王禕王梓
張孟嘉高遜志李懸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嚴獨兀
五人而宋濂王禕復役爲總裁十四年定制以脩撰編

脩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應奉等
官後皆廢罷迄今脩史以勳臣官高者一人爲監修內
閣官充總裁學士掌官充副總裁詹坊經局皆隸纂修
之事而惟修撰編脩檢討稱史官焉以上俱備山外史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
學校教授博推通經教法嚴整爲文有法度士林服之召
入纂修元史賜蟒衣復任尋爲首臣撰上賀表其詞有
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則

太祖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海我耶蓋生者僧也光則

祝髮之謂則字近賊罪生不敢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
不知忌諱已降表式太祖因自爲文傳布天下一變
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

兩湖遊覽志餘

洪武初翰林院進大祀祝文有子我字

太祖怒甚挂彥進曰臣聞湯祀天曰予小子殷武祭文曰

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謹訂衆皆得釋

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生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徑

幹濯者奉軍朱思願曰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幹濯
更進禹之惠衣食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
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
祖喜曰思願之言甚善他人之言或惟及目前而不能
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願見
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
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願曰汝在前朝頗有譽焉
主者不能知汝又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願又
曰近句容有虎為害 主公既遣人捕獲之今奉養民
間飼之以太無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三虎一熊皆殺
之分其肉賜百官吳元年春正月有省勾匠告省臣云
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
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尤良其地有養龍
坑在兩山之中泓渟淵深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日光
炙人立柳坑畔擇乳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只

尺不能辨色頗有物蛇蛻上與馬接連天色開齊視馬
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收取而節宣之既產
必獲龍駒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金豹降
獻良馬十匹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阮者身長十有一
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較具二尺有肉隱起項下
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路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
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轉動不可近近輒作人之而
叱 上謂天既生此異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
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勒牧副使高欽囊沙四百

斤壁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柔漸馴適八
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園上於是乘之而出如羅雲
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
監直長馬晉世繪其真形藏馬古所謂龍馬即此是矣
太祖甫渡江徵儒士熊鼎朱學葵至建康延召上賓館令
纂修公子書及務農牧藝商賈書 上謂曰公卿貴人
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其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好惡
事實以恒辭直辭之使觀者易曉他日從學無成亦

知古人行事可以觀成其民間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宜辭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命頒行之賜帛等白金五十兩衣帽靴襪等物

侍臣王偉等進講漢史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

起居注魏觀對曰太宗雄才無文武而善未克矯揉高

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此觀之高祖為優 上曰論

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立嫂之怨而封其子

為顯美侯怨豈之殺而不封雖幽則度量未弘太宗規

模固不及高祖然駕馭群臣各為己用及大業既定卒

皆保全則太宗為優也

尹堅字朝春吉之永新人修幹多力元末兵亂從熊天

瑞據贛州為兵馬指揮

太祖皇帝遣開平王常遇春下江西至贛州攻之潮春乘

城飛巨石傷常公頰翌日天瑞以城降潮春匿不敢見

將自殺常公聞之召慰曰好男子當如是留置幕下

朝言于

上令武士四輩與角力皆不及命為直殿將軍外國貢馬

名撞倒山美官近之輒人立莫敢控 上以命堅堅之

高接上使人以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

散勒從大兵攻燕京執長刀突陣兩手生擒元金虎符

兩將卸刀於口而號元兵辟易莫敢近以功累官至武

德將軍詳符衛鎮撫洪武八年正月淮安府山陽縣民

有父得罪當杖以身代

上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避之徒親遭

患難有坐視而不顧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

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太祖賜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龜釜床榻以

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名給役侍臣進曰 陛

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加從古未有 上曰諸

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未必無疾或有疾無人

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之然可必其成材蓋天

之生材皆為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

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中有道士以道書獻者 上却之左右請留觀之

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則煉丹

燒棄之說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路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母為所惑

洪武初年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行怒欲罪之以問辟臣有問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上默然已而覽疏中有足誅者召問意者罵言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殺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誅罪

言者耶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通詩書遊寓太平

二未歲

太祖渡江首召諸儒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為元帥府令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無知諸全州事己亥置正軍都諫司擢都諫官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即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曉騎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下贛州命廣洋參軍事輔州平遂命守之尋陞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

平山東開省治故得廉明持重者往安輯之以廣洋可任乃命陶安為江西參政改調廣洋山東行省至即撫納新附民庶安之冬十二月召入中書參政明年復除為陝西參政三年丞相李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為左丞時揚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為右丞相廣洋至憲惡其軋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常容默依違不與較憲酒不以為懷欲逐去之徵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本母不如僅以為不本

上初未知之因以勅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後入入教柄奏遷嶺南上覺憲奸乃復召廣洋還憲坐誅冬十一月進封廣洋忠勤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乃拜廣洋為右丞相以參政胡惟庸為右丞相廣洋居位無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急職左遷廣東行省參政逾年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左丞相上遇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勅旁問然煩就酒色荒于政事以故多稽遲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勅以洗心備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
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特引見上以其蔽遠
遠人下勅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懼益甚至是御史中
丞余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以廣洋宜知狀上
問廣洋對以無是事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
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為國
生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宣勅諭之曰
丞相廣洋雖相從之久初務事軍中凡有問則頗言是
非不問則是非默然不舉既入臺省疊至兩番公政不
謀民瘼不問生居臺省終歲未聞出視興造役民處所
工之臣微茫然無知有問無答奉祀諸神所在畧不究
心自居太宰之位並無點督之勤公事浩繁惟從地官
不却決問是非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
名可紀終歲安享太祿昔命助父正於雖不能匡正
其惡自當明其不善向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則與揚
惡同署於中豈憲好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為也
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以視之其興利除害莫知所為
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如此肆海去所難容差

人追斬其首以示衆茲爾本實非愚士持賜勅以刑之
爾自舒心而量己以歸冥冥故茲勅諭廣洋書策謀大
書尤工為歌詩為人寬和自居相位默默無所可否由
是人以庸懦不立目之大抵相才不足與好同位而不
能去故卒至於覆敗云今有鳳池吟藁八卷行世
洪武十三年正月甲午御史中丞余節告左丞相胡惟
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及前毒殺誠意伯劉基事
命廷臣審錄
上特自臨閱之初自楊憲誅惟庸按中書之政以上信
任之重也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
司封事入奏惟庸先收視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私擢
奏差胡懋為巡撫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
門下及諸武臣使使者多附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
勝數魏國公徐達嫉其奸邪嘗從容言於上惟庸忌
之達有闕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己用冀得其力以圖
達為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為上言惟庸奸惡
不可用惟庸之知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挾醫往
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

塞死惟庸並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佑貪賄弁推無所畏忘一日其從遠庸宅中升窓生竹笋出冰高數尺使所事言為永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大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私謀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聚驛傳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辛甚矣使皆效爾所為民雖盡庸子女買馬支逆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嘗命至蘇州撫援軍民聚不任事惟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黠寇無功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驍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極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奢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已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讓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傳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因說善長同善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

懼而去性告惟庸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餘日入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者咸當以徃西也封公為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作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見以徃西之地王屯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為子孫後計乃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為存義還若惟庸惟庸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歛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額首而已惟庸忻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續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馬奔入輓輅中傷免馬惟庸即殺是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懼乃與善長及余節等陳寧謀起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上早覺朝惟庸等舉措有異怪之余節恐事覺乃上變告時高調降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因事來告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群臣更結惟庸辭窮不能隱遂吐實戊戌群臣奏明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余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無

以成臣下之姦究者乃併誅節餘黨皆連坐惟庸定遠人歲乙未事上為元帥府奏差轉宣使丁酉授寧縣主簿陞知縣甲辰遷吉安府通判丙午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吳元年入為太常少卿尋陞為卿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政四年陞右丞六年拜右丞相

陳寧奈陵人初名亮通經有治才元末為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命諸將各言軍事軍帥武人不能言令寧代為書陳之上覽之甚喜召見擢江南行省掾史乙亥陞廣東知府辛丑除樞密院都事癸卯改授刑按察司僉

事甲辰陞浙江按察司乙巳擢中書參議丙午以事降太倉市舶令洪武元年入為司農卿廷兵部尚書二年出為松江知府尋陞中書參政三年賜名寧生事降知蘇州府嘗督糧徵事連集令左右燒鐵烙人肌膚人甚苦之呼為陳烙鐵改浙江參政未行惟庸薦為御史大夫益尚嚴酷上嘗切責之寧不改其子孟麟亦數以諫寧怒杖之數百至死上深惡其不情嘗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遂與惟庸通謀辟臣人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

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盡功成爵以上功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朱亮祖廬之六安人元季聚鄉兵保捍州里元授以義兵元師後率兵越濡須經梁渡無湖肆掠江東江東合兵攻之亮祖懼走

太祖渡采石克太平下寧國亮祖被擒上喜其勇悍賜以金幣俾仍舊官居數月復段歸於元數與我戰我軍為其所覆者凡六千餘人諸將弗能當時上欲取建康未暇及乃舍而去丙申下建康明年克昆凌遂遣徐達等率前鋒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破創而還上自往督戰禽兵攻之亮祖兵敗獲於城下傳之見上上謂之曰爾將何如對曰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上壯而釋之留置麾下其後從軍西征所向克捷及天下大定以功封永嘉侯命鎮廣東所為多不法齎

知縣道同上言亮祖十數事皆實上以亮祖功臣不
下吏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德鄉未幾以病卒御
製墳誌仍以侯禮賜葬于所居之鄉

道同河潤人其先隄艱疾也洪武三年以材幹舉為太
常贊禮即後出知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屯強橫需求
百出佐吏遭笞辱前令不能堪道同至堅執公法凡事
違理者一切不從由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亮祖
至數以威福撼道同道同不為懼恃有土家數十人遇
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猶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

誰何道同廉問符實捕其黨悉械繫通衢以令眾諸豪
詣亮祖求辨亮祖召道同勞以酒食徐為言之道同屈
色曰公為大臣不能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
祖出衛被械者哀呼求免亮祖竟釋之復以他事召道
同又有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陵人道
同被法治之亮祖又奪去道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道
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
使徐本推重道同道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
醫遣卒語道同釋道同曰徐公亦効永嘉侯耶笞之乃

已道同卒于官縣吏有奉其主於家者出入輒告有事
卜之輒驗人或以其為神云

開濟洛陽人初為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
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前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
拜刑部尚書初至官勤敏有為嘗奏令諸司各覈考功
圖日書官員所行事蹟以稽覈其勤怠又言今內外奏
劄宜減省繁文軍民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無久拘禁
數月之間獄無淹滯

上以濟有才頗信任之濟由是自負持法漸肆巧詐性殘
酷好以法中脩人凡意所不悅輒深文考法以入之無
能自脫者潛與鄉人有憾怨乃誣搆下獄令郎中仇衍
等鍛成之嘗不奉旨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所屬者
又為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日久事之遲錯皆寬大
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於文章殿以示于眾
旨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殺廷豈人臣體邪濟漸謝
未已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
之曰古人以卯酉為常道金使趙事起功者朝自寅暮
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因有禁死者

齊亦不問害受一四賂以獄中危代而脫之以爲獄官所發上召濟諭之歸却與侍即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其持權固上傷害良善類如此上嘗訓諭之不悛會有告其在洛陽時盜賈人驢賈人示衆重賞濟得賈乃還之入強役其甥女閭氏爲奴使潛妹以早寡姑老獨存濟利其家財盡掠取之携其妹并一子歸其姑欲訴濟輒捶逐之於是監察御史陶臣仲等劾奏濟潰亂人倫有傷風教不可爲國大臣又擅殺獄官及言濟奏事時置奏札懷中或隱不言

欲入啓皇太子至則人不言乃復入奏覲伺

上意務爲兩圖奸計上怒乃下濟獄併執侍即王希哲即中仇衍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其奸狀於是併希哲等誅之初濟父榮來朝上待之甚厚濟亦常侍左右見御製詩大輒請歸潛刻碑以誇大聲勢又所爲多不法由是見疎濟爲人有才辨然陰毒狡險外事詭訖常朝罷上召與論政事濟各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上深惡其諂諛云

洪武初朱文爲天策衛知事初指揮張溫守蘭州元

將王保保兵圍城溫督將士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祐被酒醉卧不之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斬之友文諍之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祐以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爲不可愠悟扶祐而釋之

太祖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廷法臣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子以勸其餘遂賜綺帛各五匹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瑄引奏潮州府學

生陳質言其父成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領賜卒業以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還歸進學潛對曰此生學未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太祖曰國家於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則有獲若割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事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具繁豈不重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默不言特政王惟名等四人闇韋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言曰非難言而當理者為難昌齡輩安知其終不言乎若闇韋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謫詐不肯言耳太祖謂泰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人之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謫詐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誅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國初孫矣迄

太祖征伐以功為處州總制初入處州城外七里即賊營犂點之役不奉約束矣措置有方境內皆復既而李祐之叛矣彼執幽室室中賊卒環守之脅矣降矣不屈賊以隻鴈斗酒饋矣矣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為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為主爾反覆賊死何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矣解衣曰紫貂裘乃主賜我者當服以死遂遇害追封丹陽縣男塑像祠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內使奏曾餉虎肉太祖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款以何用而費

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之

錢楚宇更生蘇之常熟人博學事攻性理洪武十年應詔上書至中書省長官不拜左右以為言楚曰未拜

天子不收先拜必相拒於本省總辦事務數月不得召有詔嘉懷祭元幼主文魁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得使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業其朔漢所本無朕固無愧於汝汝亦將奚憾於朕哉上付之大喜即日召見欽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以上供楚休養受賜

擬皇明錢歌十二篇 錢歌成樂所以建威暢德為風

勸地也古蓋有之近代柳宗元律漢曲為唐錢歌十二篇宋景濂復倣其篇為宋錢歌惟茲興在我皇明猶或未備臣竊惟唐宋之君雖皆以征伐取天下然其始得之也實不能以無愧漢乘秦暴起而誅之雖石勝於唐宋然秦非元比也元以夷狄入主中夏數暴倫而懷風俗實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我

太祖皇帝應天而起以布衣提三尺劍與萬民請命渡江之初一征而克金陵再征而憑江漢三征而有吳越四征而中原廓清五征而殘元屏息兵威所加東征西怨

固不率俾蓋不十五年而盡復王帝諸夏之故地焉億
萬載無窮之業乾坤再造視唐宗實過之而其功之大
且難豈不倍於漢哉臣驚下既病廢無以仰酬遭逢萬
一之深恩獨念之繫御史臣未死之年宜有歌頌頌張
我聖祖之神功大業於無極而不敢以蕪陋辭或者
治兵振旅之際馬上雜短笛而歌之亦足以上報我
聖祖創業之難而俯念我守成之不易也臣犬馬倦死
且不朽臣謹冒死上天既厭元戎太祖起兵恢復諸
夏遂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諸路為越天塹第一

太祖既渡江遂克金陵改金陵為應天府後十年而定鼎
焉為

帝王都第二

維金陵帝王都王氣在昔今貞符上應乾德天改國祚
爾衆亂乃除我不奉天罪則供後我后后来蘇軾咸四

海居攸居三國禁六朝感漚之水耕之木執筆及盡臣
服正南面且始旭

右帝王都十八句十四句句三字四句句七字

我師既拔江州陳友諒夜繫其子谷武昌為衛之窮第
三衛之窮國又嗟亡其窟穴宵乃逝武昌奔江州棄聊
假息此焉竭走跣不分逢者吹天拾其思久必整氣德
心力恣睢狙很性日睥睨併在前死不避

右衛之窮十五句十二句句三字三句句七字

陳友諒遇我師于番陽湖相持大戰連十日湖水盡赤

友諒敗死為番水赤第四

番水赤蛟龍驚地震裂天晦冥皇威赫怒風噴鳴波
激水蕩煙燭青鞋山退保左姦衣未突萬死出一生一
麾遂繫萬舟橫飛砲碎盤流矢貫睛肝腦墮水高浪腥
英冤盡哭纜結結楚駟踣漢龍升

右番水赤十七句八句句三字四句句四字五句句

七字

我師取淮安高郵濠泗徐賴諸州皆下之為長淮清第
五長淮清天日明狐狸遠遁頭顱鱗驚負龍奮躍風朝鳴

帝鄉只尺豐沛并北窮汝穎東徐青迎月之威破竹聲
厥角稽首山爲崩天實授之人昌勝坐收夷夏驅腥腥

石長淮清十句二句句三字八句句七字

張士誠據平江稱王我師緩其城軌以歸士誠卒死之
爲克平江第六

維彼平江實惟南服控越吳有川澤海陸曰泰伯道
墟我其作牧天厭夷德我因爲臣僕維神器幸有歸
大明升天曆大徵孰抗否歆怒敵露負險扼固頑不知
戒我虎臣皇赫以怒齊雲縹緲白日翳十萬降兵夜如

沸壯心屹屹田橫墓

右克平江十八句句二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三句句
五字六句句七字

太祖既克荆峯吳遂命大將北定齊魯河洛燕蘇秦晉爲
復中原第七

噫嘻中原帝王自立孰壞我边防盧盜以入上腥下腥
根緒蔓緝惟天閱我人是用於邑爰整我師以恢夏誅
夷如焚拯溺莫予敢私拔之塗炭帝曰咨民有衽席安
以熙彝倫再叙復漢官威儀

石復中原十六句句九句句四句五句句五字二句句七
字

方國珍據台溫慶元陽降陰賊以海島爲窟穴我師討
而降之爲海波平第八

聖人出海波平越常萬里重澤來庭矧爾海寇實我邊
氓真龍奮海若驚猶據窟穴潛其刑恣睢睥睨思憑陵
天威赫叱怒霆聽不及寒心膽傾 帝哀其愚宥爾生
爾骨不朽今須銘

右海波平十五句句六句句三字四句句四字五字句

七字

陳有定據福建我師克取之悉定其地爲蕩八閩第九
茫七八閩維揚之域昔惟重方曰茲上國是用版圖服
于侯職苟收不來以此有德彼昏固知安此又例竊殘
黷名爲鬼爲域惟更奉天惟民之惻既蕩既平以休以
息

石蕩八閩十六句句四字

我師取嶺南廣東西諸郡皆來附爲五嶺推第十
節彼五嶺限天地南維王化遠通嶺實與參一夫倡亂

爲天下占蛇蟠蚓結乃不克以奄大嘯風災民逼於時
天授真人實良賊以戡我有虎上其視耽上視嶺若干
授之笑談賣我南服以覆蒼黔噫嘻五嶺如泰山出已
維萬世是瞻

右五嶺摧二十一旬十五句句四字六句句五字

我師至通州元王安權帖木耳奔漢北爲虜酋遁第十
我師本無戰仁者不可敵所以牧野征倒戈攻以北嗟
嗟此中原腥膻久狼籍皇天實悔禍再造生民極迷令
義旗鋒竟削穹廬逆奔突夜不遑走也盡沙磧

右虜酋遁十二句句五字

明玉珍據蜀死太祖既登極其子昇復盜王土

天兵縛而取之爲執蜀遁第十二

先幾首義原筮通給奸包惡後夫名隄蓋及惻歸竇融
隴右雌伏河西雄荆吳既定閭廣從中原廓清明虜空
神孽鬼慄萬國同頑且據蜀寇繁叢叢鴟張狼顧心惶惶
根踣拑附革風拒也虎臣氣鬱衝隻手竟截峨岷峰生
擒老黠連痴童再拜稽首天子功創閣西峙瞿塘東
右執蜀遁十五句句七字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字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
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
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蓋自
昔剪除暴亂以大定天下者有矣未有攘克夷狄以收
復諸夏者也自昔崛起江左以偏伯一方者有矣未聞
肇基南服以統一天下者也自昔誅其君篡其國以代
其位者有矣未有戰不交鋒兵不血刃而遂有其國者
也自昔中興繼世者在位享國之久則有之未有創業
之初而臨御至于三紀者也自昔創業垂統者大綱衆

目之舉則有之未有家法之嚴而垂訓至于詳復者也

以上俱批漢集

洪武乙亥冬癸卯修陝唐山陰天樂羣湖海內掘得一
物如小兒臂無有識者衆之後遇吳人云此肉之也食
之延年抱朴子云山中有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名
曰肉之服之即爲此仙 廷吳備遺

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太祖皇帝旁之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
佐成周代罪鷹揚奮興允漢伏羲群策畢舉所以克集

大勲肇啓隆作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沈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維古來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欲票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議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和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嗚呼

太祖之否可謂臣忠君明上下各能曲盡其道矣

太祖徵時始因兵亂飢饉與中山武寧王等聚義結答然

無絕紀號令雖出無所尋上時歸國公李善長以爲吏坐事出亡見

太祖之衆如此說曰觀諸君所爲全無紀律其勢易散難成大事何不推一英武者爲主使衆心有所畏憚則今出惟一而勢難分

太祖心是其言不能自定衆亦莫知所推中山王不語已而對衆慨然曰可爲衆主者非朱將軍不能如以達言爲是請即同拜不從請即散去不然恐此意已舉苟各有欲爲主之心彼此疑望難以復聚也聚衆不得已

遂從言即日拜

太祖爲主師子始聞此言猶未之信以天命所在豈衆人敢違耶及觀太祖始封中山王爲信國公之語自曰始于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建茲定鼎於金陵遂作擎天之柱乃信斯言殆有所本可見中山王能識天子於塵埃之中所以忠貫日月始終不渝而於

太祖所以始終於王恩同父子無纖芥疑或危猶涕泣不忘也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寧王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膺心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勲今邊朔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紀上將不意遽隕其命天胡奪吾大將軍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歔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看其勲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勲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

太祖初下建康聞上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

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七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爲南臺侍御史即爲陳過中行於

太祖遂一二顧盼之爲帷幄帥臣以定天下原之於

太祖亦猶鮑叔膺管仲於齊桓可謂有知人之明是以爲國初名臣矣惜乎無所考其世次及歷官行己之始終不能爲作傳爲可憾也

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以寧閩之古田人字志道由元侍講學士入國朝爲金官所善有翠屏稿淮南稿南歸紀行集安南紀行集春和春王正月考嘗奉

詔使安南教其國人行中國禮世子服三年喪

太祖賜勅以陸賈馬援比之又賜御製詩八篇與宋景濂

劉三吾各名洪武三年卒勅歸葬仍給如在任三年

祿贈其家

洪武初初置廣西按察司雖上使上以命殿中侍御史

史尋適至則寬嚴有狀新附者下上相安廣西至今稱之尋嘗吉曰爲風憲官者當先置其身於禮法之中然後能以禮法治人此誠天下之名言可以爲訓者則其爲人可想矣

洪武初翰林學士劉三吾奉勅爲孟子即文總一百七十餘條前者三吾題辭刻在南京國子監此書之外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今不見印行何也

春秋本末我

太祖皇帝命儒臣因仲尼之舊彙梓之以便觀首天王以尊正統先中國而後夷狄義例甚精皆聖制也

國初三科有四書疑問蓋倣元制也洪武十七年甲子始革而爲四書義行之至今云以上俱應菴任意錄

高廟嘗問太師李韓公曰漢之高帝何以能一天下韓公

對曰由善用三傑上沉思良久曰先生吾蕭何也徐

達吾韓信而子房則誰當之韓公因薦潛溪上曰子

聞其人矣然猶不逮青田劉伯溫有文武才且喜占天

象異日功業蓋必有所賴也時兩浙尚未下而劉宋之

名已聞於我皇朝君相宜其取天下之易如反掌也

翰林朱學士允升徽州歙縣人國初名儒也一時制

誥多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

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繫自

起兵漢上先存捧日之心逮茲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

柱於常郭公則曰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不於
曹彬於城意伯劉公則曰學貫天人才無文武皆妙得
其實今新編皇帝明之衡皆不收入豈編集時偶未之
見邪

以上俱東華雜記

太祖高皇帝於中都 皇陵四門懸金字牌各一其文曰
民間先世嘗有墳墓在此地者許令以時祭掃守門官
軍阻當者以違制論嗚呼此聖人一視同仁以四海為
家之心也

誠意伯劉基初見 太祖 太祖曰能詩乎基曰詩儒

者末事何謂不能時 帝方食指所用班竹箸使賦之
基應曰一對湘江玉並看湘妃曾灑淚痕斑 帝顰蹙
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後云漢家四百牛天下盡在張
良一借問 帝大悅以為相見晚 洪武中紹興日詩
嶺有朱侍即者嘗侍 上燕語 上曰汝有子讀書乎
誰為之師者朱曰臣妻弟某來謁臣留於家以教臣子
上曰可令見朕明日宋與其人俱入見 上謂曰汝作字
師誰對曰學智永 上曰何故學和尚字汝能詩乎宜
為朕賦一詩某請題 上曰任汝意為之某應聲曰臣

本山中一布衣偶依親舊住京畿丹心冉也如雲氣常
繞黃金闕下飛 上曰汝欲依朕耶即日拜刑部主事
因初用人如此 以上俱灌嬰亭筆記

太祖行過太中橋見奄頂童子售瓜行欲瓜之色童子以
其老董餽一瓜 上歌之還宮命召童已歸舍使者物
色得之童自必死又入見 上慰諭甚厚授官百戶
輦下喧傳為奇大學士戲書於垣云五車五車不如賣
瓜 上臨幸見之而笑引筆續其下云才不如爾福不
如他

今鷄鳴山東屋上有石門朱楯乃 成祖建無遮會施
食臺也或云是 高皇后遊觀之所初 后請于
上曰問國子監儒士觀一觀之 上曰吾已禁婦人入
門者則矣奈何因作此門延望焉 后退而監中蜈蚣
曰出以千教諸生不能存 上聞知問 后而往何主
后曰妾見其中堂高舍兩翼之以為若蜈蚣然 上曰
是矣改雞籠山為雞鳴以雞制蜈蚣也即曰無患
崇志堂成 上問主事何某堂功完乎答曰皆完美惟
此堂一柱短臣以尺木接之 上怒曰我家豈容他人

接爾爲我接之可也即理之柱下又造日軌如各衙門之制一主事小之請大其規上問故答云秀才簿劣倘小而可取必遭玩動上曰善工成埋之畧下曰爾爲我守此弘治中其孫承祀祖祭酒不納乃遙祭於門外

元季有識云非青非白亦非黃冕以朗上照十方江東岸上青雲起其中釋子是真王指我太祖也又民謠云雷漢美起接貧漢莫起屋但有羊兒年便是吾家國至止十五年己未太祖起兵又二十七年丁未即吳

王位前後皆其應也洪武初雲南未下十四年命都督藍玉爲征南大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副將軍討之駐軍一山有石牌刻云若要南破除非沐藍過時鄭國公常茂同行怒曰何以無我奮摧摧破之其下有字云小國公擊破萬年牌後果平定其地

都民有以日曆糊窓者上察之知逮其主親鞫其人懼密認于老吏吏教之日無傷也但言家方聚婦而時日失利忽發狂疾術者言得御府物鎮之差在以曆日出自內廷故用之今疾愈矣其人如教以對上大悅

日吾曆能主禍福耶賜酒饌而遣之

建宮殿畢與劉伯溫遊觀告以密計而梁間方有画工設色伯溫過以手提其耳上忽見工呼工問工解伯溫意耳三不應上乃曰曠者也不復詰

徐武寧王卒上曜入宮語曰是翁死矣一老宮人素藥其側即佯睡燼其衣上自悔失言故蹤之日老妃子睡耶釋之

廖德明江右商也素習青鳥之術臨終語其子曰大江之中金山之南有島焉當出天子女必葬我其上三年

之中勿啓門也啓則不惟敗事且得奇禍德明卒其子如其言葬之歸而局鑰其門不啓雖至親恠之不言也喪更三日則滿三年矣會其妹將嫁母曰所不盡者三日耳啓門何害遂其出妹而欽天監奏帝星見江西分望氣者亦言在此島中太祖命掘之過一島不可得一老兵夜聞水次有聲明旦按其處發土得死屍已化爲龍惟一足猶存人形目瞑未聞喘上若有動息者更三日已入于江矣遂斬之鑿其島作神廟其上號曰斬龍廟而廖氏無少皆坐法

太祖燕坐文接見雲際有物冉冉而下近視則羽衣道士也鶴駕金冠駐閣指外舉手言曰其帝建白玉殿遣臣告陛下索紫金梁一杖其長丈幾某月日來取言訖翻然而去上頗不信居數日坐便殿道人又至云陛下不信臣言禍不遠矣某日將遣雷神下擊小兒驚恐已而雷擊奉天殿上大驚收命工範金爲梁以候之至期道人果到喜曰梁已成臣當取以獻帝上曰梁當子女何術能勝之道士微哂曰不難舉手梁取橫置鶴頸上大叱即騰空起舉手拱謝向西方而沒上以

爲仰承帝命甚喜已數日乃語曰此幻術也吾乃爲所欺遣使詣山陝訪之則陝西茅山道士以分金不平貢官發兵圍其觀盡捕諸道士出訊之其梁也寸斷矣悉解京正其辜

飯的達胡僧也洪武中自西域朝闕下馬足所踐隨湧金蓮

太祖甚尊禮之嘗出宮人爲之澡體驗其男根縮小如蓮的 上嘗宴坐便殿興念欲除去釋氏的達詣闕求謁上問故的達胡語云不可辦譯者代對云知 陛下欲去

其教故來白耳 上不覺悚然慰而遣之真人張宇初

以道術受春遇 上命與的達較術宇初欲壇召將令取西域某國所產玉龍以驗神速的達只求盃水置前迎跌兀坐而已約三時返命而諭五六日不至上心懈欲罷宇初愧曰吾術豈不驗耶又復設拖盃平生精思求之不復至乃詣 上言的達破其術 上笑命的達解之的達首肯命侍者取盃水傾地有頃諸神將以次而見宇初詰其違命之罪皆答云非敢慢也已取得玉龍子行抵流沙忽洪水湧至遂漫天地不知所之三

三日夜水始退得渡而玉龍竟委於沙河矣宇初知師道高下拜以謝的達出玉龍於懷曰幸不辱命 上尤神之

文知州者金陵人軀肥腰垂蓋膝夏月失其巾悅無憂既數日乃在腋下已臭腐矣飲餽無十人 太祖嘗面詰之女從大得毋食盡一川費力文頓首曰臣官舍有隙地親督奴婢植茹蔬之屬以供食至兩竹器方飽不敢擅用民貲 太祖憐之勅吏部改調上州令其一飽仍面賜一燒羊食盡及辭闕張真人指而呼之曰是也

蝦蟆精尚未死耶聞者詰其故曰此東海蝦蟆也久
世間矣是夕文歸得病卒

文知州善啖太祖賜一犢食盡腰有聲疑其復裂明
日問之云臣若飢以帛束之昨賜飽不覺帛斷

洪武中蘇州衛外郎倖者以一考辦事南京顧小平舉
其妻徐氏同往車夫艷其美謀奪其妻伺倖稍前直推
其妻歸深山中畜以爲婦倖迹其妻不得訟諸句容縣
縣以無車夫名不能理倖乃號泣而去抵京三年畢其
役復由陸行以歸偶停轡水次一婦浣衣池側酷肖其

妻試呼之應諾乃拉入酒肆話衷曲始知車夫以事
無夫追覓挈以居適在倖陰候車夫至執而白于官事
聞上磔車夫於市倖保皆坐罪而倖復爲夫婦如初
好事者編爲小說歌之

太祖初起兵時野田作詩云天爲羅帳地爲氈日月星辰
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太祖嘗有使令戒其人疾行必云。去。去。來欲後書
之黃紙而無其文乃製越字

南內初卜太祖命鐵冠道人相之區畫既分密識其

處而劉中丞決焉以觀其優劣洎進圖本兩人不差尋
大上由是服其能當玄武湖之前其初築也土石隨
流而陷上召中丞問之答曰此五通神所据上乃
榜示朝門有能出奇計空湖者賞一老父懷榜上謁曰
山下有灰言訖忽不見上曰吾知之矣遂用炭千萬
斤應手而堅中丞乃告于上曰五神不安其居矣明
旦當來訴勿內也上召閣門戒之果有黃衣戴冠五
人持奏言訴侵界事門者不聽入號泣而去於是王居
以成壯偉堅朴功省財溼而形勢逾於前代焉

下廟將成尅期祭告矣上夢一人頰面朱衣手握巨
刀跪謁陛前曰臣漢壽亭侯關羽也陛下立廟胡獨遺
臣上曰卿於國無功是故不及神曰陛下番陽之戰
臣率陰兵十萬爲助安得無功上乃顧之神叩頭而
去明旦命工部別立一廟于旁比前殺其制限三日而
成初上云用急蓋聽者不察悉用泊木心爲之上
感羽之靈特建英靈坊直其門所司奏諸神皆靈非特
一羽於是改置中廟

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問儒臣曰雷有神乎對曰此

陰陽相搏之氣也何神 上曰卿儒者泥古之論耳朕
昨默坐過前殿雷擊恍惚見殿角有人長一二尺青膚
而趨狀肖猴兩目眈眈有光向朕稽首騰空而去此非
雷令耶儒臣頓首曰 聖天子窮神知化臣等非所及
於是下詔曰五雷著迹于殿庭其戒膳自省李普溫者
岐陽王李文忠僕也知兵畧岐陽數用其策取勝嘗攻
褒陽久之不拔召普溫問之曰破其四旁即褒陽孤矣
岐陽分兵悉下旁邑而城中黑氣起普溫曰此怨氣也
不日當下果如其言岐陽以子畜之其死也祠之家廟

几下

國初富民楊氏爲金華首稱 太祖徵糧萬斛不盡其
一庄及入見 上問糧何在否曰雲時便至 上曰然
乃至耶引出斬之二弟逃歸道爲虎所食其家婦女皆
散避衆掠其資一夕而空

誠意伯劉公伯溫奉進士初知某縣家有小童牧牛山
中間樹顛名呼之者仰見一老猴即怖走猴下止之曰
母恐我將福汝童懼伏于前猴掖之曰空山無侶子當
同善遊出殄羞共酌盤石上又贈白金數星童喜明日

復往如此月餘忽語童曰明日女主歸家人皆有青布
之資伯溫果自任還入門童即白言主公得毋以青布
須曹乎伯溫曰然爾何以知童不言逼問具術猴事伯
溫駭命童求見猴許之明旦伯溫褰服而往童呼孫公
不應良久樹顛大言云公何侮予寧有訪客而不衣冠
者伯溫謝失礼歸具公服更詣樹下猴下見儼然一老
翁也交拜迄喜曰我斬取首核因忽不見有須自樹顛
荷担而至啓之種七奇味多非人間之物揖就石坐伯
溫問公何朝代何地產猴朕不對命童子把酒觴行無

算其言皆出入經傳或古今奇蹟或山水佳勝談鋒泉
泉湧伯溫心大振不覺盡醉暮而告歸密相往還踰一
半將之官詣猴告別猴握其手至山後石壁之下指以
示伯溫曰子知余何人哉上界申日猴也上帝命守書
千年矣今方遇子子其擊石取石言訖不見溫伯諦視
石壁壁扉豁開中有石室數丈藏一石函函上題云此
石爲劉基所破破之果得石匣命童負之以出回顧石
扉倏合矣得書若干卷皆兵法占候之術也伯溫晝夜
誦習不輟卒用其法 佐 高皇定天下云

國初松江人作五高士傳皆不屈於太祖者其一曰
郁惟正被徵至金陵上問女知書乎以吳音答曰高
似孔夫子強如朱文公又問女能詩乎答曰嘗過杜子
美勝如李太白上不諭左右爲之代對時虞人獻虎
殿廷上命作詩惟正吟曰兩隻耳朵鋤卓堅一條尾
巴插天起斑斑得好看些沒道理上一笑令其供
狀辭不能又吟云上海八都郁惟正見患四肢風濕症
皇帝若還可憐見饒子箇條窮惟命上曰願士也擇
之

龍江張百戶福字宗德年九十二多知國字故實自
言言七八歲時遇一老尼子鐘鼓樓下面刺奸黨字曰
我故某侯家人也吾主被誅吾入奴求卷三月太祖
皇帝見之問此女奚自宮人曰之叱曰此奸黨也不可
畜之默吾面出之吾猶記宮中有老婢潘氏長不滿四
尺而善奕上戲呼爲潘長寄侍奕奕半必命宮姬商
其熟勝或上有勝形則曰陛下勝潘長勝則不敢否
也潘長既敗上令二姬按之地旋轉數四以爲歡笑
或有金錢之賜云

國初刑法之典甚重亦出天定有根長百許人朝
上命誅之而非其罪刑曹卿以讞上申前命曹卿曰
此不當死臣安敢奉詔上怒曰女不吾承當併斬
女乃不敢言竟誅之上曰旬日前吾夢無首者百人
伏陛下豈非此曹卿又一歲有三百人臨刑而大臣力
諫得釋行至江皆遭颶風溺死上曰彼赦之者逆天
也天代朕誅之手

高皇一日閱教坊籍一娼生命與孝慈皇后同大驚召
術者徐奇問之奇云此八字有二局上四刻乃天元一
氣物地相同爲萬人之母下四刻乃巳酉丑躍馬南方
去命帶挑花爲人之妻上善而賞之上又取所誅
囚人生甲條爲一帙數以試人或同庚而禍福殊者
不能齊也其書爲武功先生携出祝杖山及見之
沈萬三年二十許王富室陸氏家政一日附魚舟歸中
有黃石從其人乞之與米數升其人曰公欲得石耶湖
灘下甚多萬三許酬直乃滿一舟而至往復再初如箕
次如盆末如彈丸日行此惟有石屑萬三又促其往積
之盈室託疾不詣陸氏陸以萬三屢不至自往萬三跪

啓其室視之皆黃金也陸曰且汝不顧我家耳遂以女妻萬三悉推資財付之而納粟爲道判以避亂今陳湖尚有陸道判別墅存焉萬三富甲東南以好賢愛客得名至張士誠據吳萬三養王止仲子家大事必咨之以行徐太傅師至齊門使人借稿軍糧十萬石止仲令沈氏卻之曰吾不敢予也必以師來庶無後憂達遣兵三萬圍其家設襄陽礮於門止仲曰吾能制剛以布作障圍宅而拒之礮爲布所礙悉墜地於是使人止之曰乃今可以出糧矣餉未萬石吳平萬三率子婿入見獻白

金千錠米萬石上卻之而心嘉焉萬三請以築京城今自聚寶門至門皆其資爲之也其寡翁橋則其子婦所爲云萬三有二婿一爲吳江顧惟本一爲昆山顧仲瑛仲瑛好事有名而惟本不孝萬三恒不滿之嘗元旦日二婿來謁萬三跪惟本數之曰女家貧薄何以贍妻子且謁不學婿之好賢樂士乎至日中乃與米參萬石後惟本爲鄉民逋租甚多析萬三泰閨萬三不可再三乃乘朝京泰之上日詔命官校悉沒其資戍其人於衛寬號百家萬三曰爾禍不遠矣月餘家亦被籍吳

江尺籍至今有一項云欺陵顧惟本事即此萬三竟係其家永樂中孫文度被籍戍雲南今尚富盛

太祖不喜孟子命儒臣刪其言過當者爲節文一編又欲去其配享象山錢唐時爲宗伯告課發三矢射之不退上感悟命醫治其瘡初祭先聖撤去亞聖公像湏臾大風驟作百燭俱滅上心動復其像而風遂至上曰其孟子之靈乎祀乃不廢

國初朱善爲大學士太祖問卿家豐城鄉里人物如何善曰鄉有長安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大阿

以上俱治城各論

贊善大夫龍泉章公溢始生其陰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不奉及成童巖焉莊重不習鄉中輕侮熊至止任辰戰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賊所得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子不使無後挺身出語賊曰見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名方出重賄以求之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爲此賊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日不降者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

爲不義屈賊盜怒曰汝誠不畏死曰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敵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

太祖以東帛召公遂起爲佐命勳臣

西昌楊退菴卓洪武初爲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周參政者頗苛刻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山下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從即共殺之婦家踪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行省悉捕至周肆拷掠皆引服屬退庵署案退菴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曰周周艷然曰員外欲縱人賊乎悉付退菴遂列之庭下視其色聽其詞指二卒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殺刀斧驗之皆合十八人者得無罪周問員外何科事之審退菴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即不能亂况殺之乎周稱服

蜀南部王樂善天爵洪武間舉賢良入見

上問曰汝讀何經且誠其欽若昊天之父稱旨又問汝知縣知州如何做對曰首要得民民心既得則州縣之事治矣又問汝知府如何做對曰戒左右勿違州縣之擾州縣無擾則府事治矣又問汝知布政如何做對

曰臣井畦無遠大之識不敢強惑聖聰上喜曰謙而婉天爵之對也遂授大原府知府綽有政蹟晉水鮮學士縉穎悟絕人五歲誦書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百氏十八舉鄉試第一十九舉進士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葉同登第

太祖嘉異授公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以聞即具奏大弊言

皇帝陛下得國之政非唐宋所及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又言大經殘缺甚於禮樂宜正禮經及博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也廟之制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之倫經咒之妄者悉大之以杜誑惑斷喻珣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坐破淫祀以底善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墨重輕又言宜教有司以時整齊武備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無習兵設武舉以拔將材又言廣鄉校前

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項士庄宜修復以教賢士又言
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

上泣嘉納遂拜監察御史時都御史宋泰恬勢諸御史欲
糾之無敢執畢爲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 文廟
嗣位擢侍讀學士其教學者嘗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
瑕石善行草求者即與之且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故
後人藏有墨蹟者頗多 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
也常卜日壘其父驟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號翼日
雨止壘畢如雨初時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

夢母告以壘所隣翁韓重者亦夢焉即其地求而得之
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齒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
父墳其誠惑如此人呼丁孝子善吟詩有集行於世
臨海趙大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書趙鑑婦圖云奎
未成絲業已無髮雲捲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帛
得王孫見此圖 太祖幸中黃宅見之詰問中黃以趙
對即召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
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以上俱仰山莊錄

鄱陽張公琬字宗琰洪武初以貢入太學試高等拜給
事中調戶部主事

高廟一日問曰汝職地官天下民教糧稅汝知否公不事
籌畫應對周悉 上喜曰汝可謂能盡心者庚申謹身
殿災 上不朝者閱七日公謂衆曰天不可一日無日
臣不可一日無君吾輩當死諍之群臣方以覲見憚供
莫敢言惟公言之 詔可賜文綺尋陞戶部侍郎

高廟謂公曰朕以草昧之初行經鄱陽人物風土未遑周
諏可賦詩以對公應制曰門以東湖小浦濱春來景物
益精神百花洲接新橋路五老峯連廬福雲風渡鼓鍾
孤寺曉烟橫揚柳萬家春風光尚想還依舊上苑題詩
得且陳 上爲稱賞尋放歸田里俄遣中使斬公於永
平市復有侵 詔赦之已無及已死之年甫二十七鄱
儒竹居揚甫笑公詩云年少曾聞事

上皇朱衣城羨好文章才名既已聞中外天命何須較短
長鶴入華亭悲夜月鳳回阿閣泣潮陽至今臺上青雲
士猶向金門說侍郎尋 賜葬祭江右之人不許任戶
部官或云懲於公也

金華張公尚礼洪武間拜監察御史爲人瘦小人以鬼臉張呼之一日作宮怨詩云廣宇沉沉畫漏清閑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却披黃鸝叫一聲

聖祖以其能筆寫宮閨心事下蚕室而死 以上俱中洲野錄

長洲人沈勝五無子以連襟之子孟達爲嗣改姓爲沈名伯剛奉父至孝洪武中勝五年老以連生富誅伯剛請代之父不許強代之同數二十人皆致極典時伯剛年絕七十

太祖憐其小而問故伯剛以父老對特賢其孝而宥之后

伯剛年七十有五而卒其子浩今後孟氏云 紀善錄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上錄姓名鄉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新昌志載云礼部爲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

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蓋殿欽奉 聖旨在京鄉試考

有式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

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強

吉水縉紳解學士七歲時其母居孀若於里胥催徵之急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却教兒子訴原由他宰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邑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爲題令再作應聲曰小春松未出攔枝已葉已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恭天仰面難色宰大奇之遂謁其親以上俱百可漫志新成劉子獻紹洪武中應重科時年十二鄉先生試以歲寒三友詩授筆吟曰君子虛心問大夫梅花何事不稱呼梅花細答松和竹識得調羹手散無人皆嗟異後舉翰林應奉文字潛溪諸先生爲友仕終國子助教高廟時制科所舉進士廷誡多用詩賦其稱 旨者輒授美職泰和蕭鵬舉舉賢良賦指倭倖絕句云昔在光階指倭奸奸臣一見懾心肝只今 聖代多賢輔盡日階前翠色聞詩奏

上授蘇州府同知

高皇雅喜詩嘗徵甯人吳源杜數襲數趙民望李祐既

至命為四輔官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嘗侍遊東苑聯句
上曰路蟠龍虎肇豪英杜牧曰五色卿雲炫日明吳源曰
王氣瑩然垂景象龔穀曰民風樂爾見昇平趙民望曰
山河百二金陵衆李祐曰宇宙千年帝業成上曰
暗憶六朝興替事杜牧曰禎祥未盡又加禎詩成
恩禮優渥冠于一時

淳安盧希正義洪武初以進士知建昌府九載辭歸囊
無餘貲吏部侍郎洪公輿寄詩云袍笏賣來供國賦詩
書留得當山田清貧自遂平生志索節應為識者憐夫

以二千石之貴而賣袍笏以供國賦其廉可知矣此詩
可謂善稱人善者 以上俱前在詩話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
逆旅枕石眠草簪上中夜有兩人起與語上潛聽之
一人在庑中一人在室中庑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
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踣籍而卧
宮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
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庑中曰君果誤矣此翁頭枕綿脚
踣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浹於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

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

高皇帝嘗怒一內侍洒掃不如法命引出斬之被縛至市
猶衣金團背子綠衫市人觀之遙見內侍前有拱手之
者一人狀貌衣冠畧無小差甚疑恠之既而得旨榜刑
方解縛前立者冉冉而逝疑此為魂魄云

嚴震且字子敏湖之驛村人有寵

高皇朝累官戶部尚書後奉使安南死於途歸葬郭外他
日有舟過其墓側遇一老公附舟云欲至驛村及到嚴
氏宅前謂舟人曰吾入內使家人以錢界汝乃登岸一

足踐於水濡其靴既入久而不出因扣其家曰適有老
公附舟門今安在詩曰無之碩地上有足跡循之乃
入家廟中視嚴公像一足靴果濕方知是神歸也

以上俱庚己全編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謚悉奉
去止稱當時官爵蓋時異勢殊行以不臣之禮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大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知天下
版籍藏在玄武湖中迴洲之上有禁不許閑人擅過湖
觀象臺在鷄鳴山巔歷代簡儀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

測景諸器皆在焉錮以鐵不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
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得請為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
基心念深哉

勝國以前四岳四鎮四海四瀆之神皆有肖像有封爵
我國初正祀典止書其本主曰岳岳某鎮某海某瀆
之神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必有像而封爵之是襄
之也非神之也

勝國以前歷象日月星辰之所曰司天監司之猶言轄
之也我朝改曰欽天監蓋以天至尊也誰敢司之欽之

云者乃欽若昊天之意也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鑄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晶宮漏
惡其淫巧皆毀之大祀

郊廟 拜褥得心以紅布為之 乾清宮

御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卧榻無異

宮中每日進膳上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示天下
先

孝陵開天起兵時盛甲藏在

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蓋在龍江沙

上護以朱欄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以上俱東谷言

高皇帝即吳王位未有年號就以甲辰一年乙巳二年丙
午三年為稱丁未始稱吳元年戊申改元洪武子履觀
建文四年曆日是以知之或云丁未以前太祖猶用小
明王龍鳳年號今蘇志載撫諭平江檄文可考曆日蓋
後來所行故不著龍鳳而稱甲子爾

蜀王 太祖第十子最為 上所鍾愛封國成都所賜莊
田歲入不貲富甲諸藩而 楚王封武昌其勝際亦為
天下第一故時人為之語曰蜀府錢糧楚府城牆

洪武初元之遺孽梁王據雲南未下時尚書宣興吳雲坐
事逮至京 上命往招撫既至王逼令胡服辨髮以見
公曰 朝廷念一方生靈不忍遽興兵革特命撫爾敢
辱天使乎吾有死不為汝屈遂被害王壯之藏其骸骨
于獨孤寺後雲南入版圖始知公死事命給驛婦葬蔭
其子散敵貪不能還以公嘗仕湖廣參政因葬江夏遂
占籍焉後益貧弱不振吾蘇李范菴先生應璩奉湖藩
得公死事首末既為之傳復賦詩予云前輩銷沉已百
年將家猶記楚江邊省臺事業今猶重流落兒孫孰與

構俗美晉陵知尚德名聞杜市信稱吳薄田數畝三閭
屋忍不令渠返故園自是公之忠節始暴白於士大夫
間矣

吳琳湖廣黃岡人洪武中田起居主殿吏部尚書既致仕
朝廷遣使廉其居止使者至舍傍見農夫時猶有一老以
秋分布下田問曰此有吳尚書在否琳曰吾是也使
者還以聞 上益重之

高太史季迪年十八歲頗長而未冠嘗往問其婦翁周仲
達之疾翁聞其善吟壁有盧鴈圖令賦之季迪援筆書

一絕云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翼重沙闌水寒
魚不見滿身霜露立多時翁笑曰若求偶乎命擇日妻
之

蘇即舊治張氏據吳日以爲太尉府增樹雙闕極爲雄麗
因兵入吳悉焚燬重改今治蕭圻魏公觀來守蘇以府
居武衛之下即舊治新之將遷焉先是公以地理家言
吳城無蛇門阻間生氣將闕之攷民挑濬城中諸委巷
相傳即故吳時錦帆涇也武弁以公嘗輕已因御之至
是密疏于 上有開霸王之淫興城王之跡之語上

遣御史張度徵行廉其事以高季迪嘗撰上梁文王常
宗因濬河獲佳硯作詒並目爲嘗俱逮赴京季迪吟哦
不絕有云楓橋北望草班班十去行人九不還又云自
知清徹原無愧盡倩長江鑑此心果不獲免門人呂勉
痛其師死非幸徙居城外絕口不道文事求樂中時禁
稍弛乃曰吾高槎軒弟子也出先生諸稿以傳

洪武初知蘇州府全公綱以本郡糧額不均上疏乞減重
額觸高帝怒戮於城中樂橋懸首即治之門以上俱流澤錄
蘇州府知府姚公善愛人下士在郡聞有才者必躬詣之

有賓重尤博學能文隱於醫姚公過之賓不爲禮姚公
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衣母氏布襖持扇狎狂踞坐姚
上與語輒吐涎仆跌姚公又笑而退暨三過之始款論
如平生又有余貞木者姚公以米貺之而誤送錢斧
以太守所貺勉爲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言貺米事貞
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隣又錢斧所手則吾拜賜均也
姚公曰錢先生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乃使人
迎之斧曰吾民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絕吾
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爲儒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

即學乃可以復於姚公姚笑而許之明日詣學弁已先在遂抗言曰太守以民待弁也無所置身者以儒見侍請就富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弁袖出書授姚公即去姚公甚重之弁後至京以疾死姚公亦死于京

吉水解學士繕天資甚美為文多不屬草頃刻數千年不難一時才明大諫時抗有王洪希範吳有王遂汝玉閭有王侮孟陽常有王達善皆官翰林四人者詞翰流麗孟陽嘗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識者謂其知言後希範以侍講主考禮闈時

文穆公總裁國史希範因言其書徵處士胡祺于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為祺發者公為其子疑有私且書五星聚東井後高允辨其証

國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籍此願忤

昔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蕭史亦因是

修王汝玉作神龜

賦上親定其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玉賦第一卿次之何也縉曰玉文甚妙臣實不能勝

上善時安南平乃語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王汝玉撰

既上上覽之益善時黃文簡公侍側

上曰汝玉誠俊也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此自矜退多俊王孟陽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溫恭不露雖喜吟咏未嘗以此自多觀其所著筆撮書等作則其所養者保矣故能含私保愛以賢名始終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以上俱縣奇蹟概

盱眙吳蹟鄉相傳本里有二郎廟一所當時仁祖寓居其傍因生太祖其夜鄰里遠望光大燭天至晚視之廟徙東北百步餘初生於廟西池河取水澡浴忽有紅

羅出水遂用衣之因是鄉人名其地為紅羅幃所生之地至今不草前有明光山後有紅廟今封為都土地廟

洪武十二年太祖召四輔官吳源杜敬趙民望李祐遊

東苑命聯句作近賦一章云踏盤龍虎擎豪英五色

卿雲炫日明臣王氣堊然垂景象臣民風樂尔見昇平

源山河百二金陵最臣宇宙千秋帝業成臣暗憶六朝

興替事臣祖禩禩未盡又加臣詳觀諸臣之作雖遠不

及聖製之盡善盡美然居臣之間情孔藹然與明良

喜起之歆同一揆也

沐英字文英年八歲俱其亂出走阜間太祖過而見之呼之曰能從我乎曰能遂就太祖俾後騎載之名周舍與保兒道舍軍二十人同爲義子及長名文英爲帳前親軍指揮與朱文政李文忠何文輝朱剛等皆以文字列名及太祖即位俾各復姓而文英更名英字文英焉征陝西諸番有功封西平侯爲右副將軍與傅友德藍玉同征雲南克之及歸時新築京城工畢

太祖燕見諸將謂之曰今京城可攻乎將莫對沐英獨曰易攻也太祖愕然問狀英曰伐鍾山之木填與城齊

覆之以土即如履平地也太祖乃默然罷明日有旨沐英一枝軍馬過江聽候奉使之鎮守雲南在鎮數年英恐召還殺之也乃漆身爲黿不候召徑歸投太祖懷中曰父皇置臣於雲南今病如此是殺臣也臣死不往矣太祖慰安之及入官語內人曰我常欲殺周舍今雲南風氣之惡如此若久居其地必死矣乃以資數萬俾復往雲南置田產方而遣之英得脫喜甚疾馳去久之英無恙太祖乃遣使賜英朱匣一發視之帛一段也意令自盡英不忍復遣內侍齎鴆酒一罌牛脯一

箇賜之至滇英出迎內侍即武安王銜飲之而卒與歸歛殯還葬京師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封西平侯昔劉封李嗣源李從珂皆以義子啓禍太祖鑒前伐之失故決意去英使其子孫世爵以報之神謀遠慮萬世莫及也今沐府有盆一軸嘗懸之室中蓋小兒伏草中一人騎而招之蓋太祖圖英相遇之始賜之始賜之使下忘艱難亦有深意也今人謂英爲胥王肥非也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風儀儒特未冠時有相者見之曰山角淵度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爲高要縣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讀書而業益進洪武任子舉于鄉計偕如京師會罷科舉詔還賢能以補憲取遂擢監察御史度以香望振一時彈劾務持大體高皇帝重之時諸勲臣連姻帝室多怙勢者度每事檢舉風采凜然朝者爲之屏迹嘗建義立張必許遠而于歸德州以勸忠上諭舍有司舉行馬魏觀知蘇州治張士誠故官爲府署有司以爲言高皇帝使度領之度更姓名爲日者入吳縣學宮廡其實還奏稱旨或言度在吳縣學宮每師生會膳度就食惟分其餘以故人益不疑而事

情益數 上聞而深器之尋誅幾輔諸郎守擢度知常州府治政公勤人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傯不廢文業勸勉郡人俾知向學禮教藹然大興前郎守何用修公廨建庠序祠于未畢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不以爲病治行爲畿輔第一遂召爲吏部侍郎嘗條舉選法之不當者數十事上之皆見用居法從六年贈其父復禮承事郎吏部侍郎毋林氏孺人進本部尚書景鑑人品銓選得休持薦秉公朝野欽之後以小誤當復徵遽閉戶一夕憤惋卒人皆傷之度爲人清謹有用世才鄉人

尊之以爲有崔清獻風流云

國初馭下多從重典藩臬守令稍有賊罪懷印未煖即逮之去非逮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決旬已位朱紫矣以故君戢喘惟恐不能奉法卹民以系榮祿由中乞外百戰登舉張度守嘗告朝廷方遣使逮京司諸郎守使司者道經常常人相傳以爲捕度也度方燕飲聞之笑曰張度盡心民事必不見逮萬一有之吾官爲大夫有死而已必不受獄吏辱已而果非捕度未幾入召矣

蒲菴禪師豐城古牛背人黃姓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取易卦語識之當元祀而隱祝而髮入縣之葦菴室後避地會稽山中復主慈溪水定院以不能見母作室院之東間取陳尊宿故事名爲蒲菴以示思親之意又主勤之天寧寺又主抗之秀隱寺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爲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番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番鬚丈夫上笑而遣之嘗承召賜食以詩謝雲淇園花雨晚吹香手挽架棠近御床闕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旆動龍光金盤蘇合

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疊溢承天上賜自慚無聰頌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爲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頌是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何物奸僧輒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卽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蓋已得道而成佛也

紹興燕恭政洪武初爲老人解糧至京高帝召見問時事久之竟無色變高帝怪問之燕對曰臣新食催糧食耳遂命如廁以其善既還復問之曰漢高祖殺功臣唐太宗封功臣如何對曰漢高祖非能殺功乃功臣自

殺之也唐太宗非能封功臣自封之也 高帝善其對授東東布政使燕辭曰臣有布政之才無布政之福改參政在任三年 召之無不達 高皇帝意遂欽桑李洪武初遊方道士簡雲巖至廣州有遁術狀若風狂然驅風雷伏妖邪咸有奇驗嘗與人遊蒲潤病暑能合陰雷如存獨疑坐上鄉人以早請禱雨則為壇跣坐書符焚之有頃雨應又嘗以指畫人掌俾掘以放震雷轟然城北一女子為邪所憑簡是之曰老龜作祟耳因呼叱四向指顧少間一番人擁陰飈踰垣而入手持巨龜鏗然

墮地簡撫之去視龜死矣邪惡遂絕

國初都督馮誠從穎公征雲克之就鎮守大理府暇日嘗題其形勝中一聯云兩關虎踞吞滄海雙塔龍飛上碧霄 太祖聞而惡之遣校尉著鐵尖履都司後堂踢余之取其首去

太祖旁征南將士詩曰大將征南志氣豪腰橫秋水呂虔刀風吹擊鼓山川動電閃旗旌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蟻蟻堂容赴太平秦提師旋日朕與羣臣慶百勞或云此詩乃 賜廣西總兵楊文者俊考

世說京國公藍玉長身頽面容貌若神初為偏將所向輒勝及為大將擄元妃及獲納哈吐以歸 太祖甚敬之賜坐王武人粗猛不遜及元妃入宮

太祖知玉嘗私之怒復待朝玉之偏裨有所詣 太祖不從怒叱之凡三叱不起玉見 太祖怒甚即以袖掉之偏裨即起太祖思念曰王能用其衆矣於是坐誅凡所殺萬五千人向之偏裨盡死世言 太祖三叱不如藍玉一揮然禍萌駭乘亦以此也

諡國公傳友德初從李喜入蜀後喜來歸累戰有功助

蜀功友德為第一為大將軍征雲南取之進爵父之藍玉以罪被誅諸功臣皆畏王弼貽書諸將曰當合從連衡友德亦列名書中偶為 太祖所得怒未有發也一日宴群臣故事凡賜宴則席間敍蔬盡收以歸友德從者偶遺蔬不收為司事者所糾 太祖入責其不且曰聞汝有好子二人其隱見朕友德出 太祖復遣人追告曰可携其首來友德歸呼二子斬其首左提之右尚執劍以往見 太祖陽驚曰朕特戲耳何遽如此忍人也友德怒曰汝不過欲吾父子頭耳遂以劍自刎而死

太祖怒曰友德持劍入殿廷將欲害朕不得便乃自杀也遂分其家屬爲二一徙遼東一徙雲南

國初詹孟舉汪廣洋書楷書尤善太字詹寧作太學集門字畫遵勁第用趙太祖見而怒曰安得梗吾賢路遂削其趙或云遂殺孟舉

國初開濟爲刑部尚書聰明絕倫制度多所創是今天下戶口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八字濟所定也太祖每欲殺之一日牽至鍾山將斬而沈之濟臨刑整衣向江作長揖者數四監刑者怪之以聞

太祖召問故濟對曰臣見伍子胥於江上語臣曰吾遇昏君居以致此汝遇明君亦胡爲致此哉是以揖也

太祖笑釋之俾復位一日復牽去斬之濟出忿言曰汝戶口清矣今殺我者汝如何清軍濟既死

太祖問監刑者以濟言對太祖怒曰何不奏聞而遽行刑併監刑者殺之迄今清軍無良法初濟知太祖必欲殺之也嘗燕見太祖問曰濟爾何聰明若此濟高聲對曰聖人之心有七竅臣之心有八竅太祖默然至是剖其心視之無他異乃悟曰開濟死猶罵朕世咸

言太祖不能容才愚觀臺官論濟收則濟之驕恣矜

愎亦有自敗云疏曰嘗謂忠伯體國斯能有成枉道事君鮮不自敗今刑部尚書開濟始由亡虜之遺臣州縣薦舉首任國子助教不思共助時艱陰搆憲臺大夫托疾還家再蒙起取天子拜其素行錄其才能試用刑曹實登憲要稍見薦拔誕肆奸邪飾私智以欺君逞小技爲盡職欲使百司而畏憚誅制五部以招權外施忠勤內懷詭詐或退朝而番後顧望盤桓或當奏而不言審潛浸潤多設簡繁之計實開苛細之端奴視同僚擅問侍郎之罪主使屬吏陰報鄉里之讐奪寡妹之財見利滅親賣義女之兒倚強凌弱掌邦禁而不自禁正人倫而壞彝倫貪婪無厭罪惡昭著至登國老父之神亦煩聖君裴演勅諭之軸借倩中書又加戒刑之撻本法司遵守之文妄行奏請掛之東宮持白刻牌建之部署群小阿附漸成朋黨若不亟加剪戮慮恐滋蔓擬合將開濟明正典刑籍其家財奴其妻子仍聞不法情犯備榜諭衆

楊彝字宗彝號萬松會稽姚江人博通經史工書畫尤長

於詩僧來復素以詩豪自負少所推諫宗彞弱冠與之
娼酌獨見稱賞贈之有楊家兄弟最能詩之句以人才
存爲倉曹父之爲都察院司獄轉長泰主簿以子被誣
屬戍普安宗彞即弃官之京師依宋侍即以居 太祖
聞知其能詩令其自陳詩曰日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
宦在京畿功名有志嗟何晚妻無依望久不歸日照九
重恩莫報月明千里淚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常統黃
金闕下飛 太祖悅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命還其妻孥
由是朝士遇宗彞輒曰黃金闕下飛來矣猶曰張三影
也從 懿文幸華山盛有所作妻孥竟未還宗彞乞致
仕就養以卒按戴濯纓亦載此甚畧以上俱月山表詳

九朝談叢

成祖

成祖賜教廣吉士曾子榮等三十八人皆責其嚴書親爲誦
令背捕蛇說莫有全誦者 詔戊邊而貸之令找犬木榮等以
書訴執政執政袖書見 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病逸漫
記伊王在國荒於政其母舅葛莽暨其屬數輩奏王無道
成祖命御史舉其得實召王入朝訓而戒之且後遣還國王迂
辭請罪葛莽 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
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况無
罪乎令王回國必加罪於彼遂急差人及王來至取奏王者
數家遂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嗚呼全君臣骨內之道我
成祖真英主哉

音漢韻

成祖一日謂通政陳定日尚書盡是君子中之君子甄客是

小人中之小人上雖知其為不同能各任其材曹無廢

事後元宵觀燈命大臣皆賦詩詩成有鈔幣之賞客亦為一

首進

上卻而不顧曰汝素不能也因賜餅餌數枚以報之上之知

人至矣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

成祖喜甚命禮部興行三加之禮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

王直王英齊名稱三王後有忌之者出為刑部主事人皆惜

之平生詩文甚多不能備仰於人故終不顯云

成祖晚年有易儲之意一日命袁忠徹先相

仁宗曰後代人主往相宜宗曰萬年天子自此國本固也

魯詹事祭狀元及第共卷策有萬餘言

成祖喜其才贈命大書其策以示速人恭殿成宣祭作文祭體

素肥又夏中至則有汗如雨上將視其草忽獻其污穢遂

起及是共文上亦無佳賞亦一時之不過也

太醫院院判劉觀常侍

成祖左右大暑中上方東一帶乃片腦合成者問公曰此帶

如何即奏曰片腦性寒傷腎性有香耳上遂命辭去又

上晚得中風疾常服腦諸者藥又問曰可服此否公曰香藥

如油入麵終不能出上遂罷公之見信如此蓋由潛印之

舊人也已上俱有
圖體記

神木廠所苦大木皆永樂中肇建宮殿之廢物也其收巨有

樟匾頭者樟木其頭扁蓋當時字之以施他處力也廠中木
惟此最堅手厥者時以樟匾頭呼之入者必跪焉

圓二丈長臥四丈餘過而過其下高可以隱近年廢苑不時

風雨震淋朽腐已侵半矣當時殿閣之用如匾頭類者不知

其幾或謂當時無匾頭類者因其人無對不用其然乎神木

之稱或謂非常有之本朝廷所特採用故特云耳春供曹西

望祭作工部尚書河南宋公禮墓誌云永樂初議建南京公

承命取封得大木於馬湖一夕自行若于安不服人力事問
詔封其山爲神木山焉厥之得名豈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
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永樂四年工部尚書禮取材於蜀得大
小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力刊除道路出之一夕木忽自
達于坦途所經聲吼如雷巨石爲開度越若阻膚寸不換者
工顧視謹詳踴躍事文廷臣捕賀

上遣官致祭封其山爲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月祭享以答神
貺蓋其詳如此

胡知縣齊安者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
在官任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一鵝胡怒曰飲食之
人則人賤之夫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
始終之志爾人好大嚼距不爲吾累乎故三宰大邑不携妻子
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素妻于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
豈無摯摯之義而不念乎宰於是惡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
之書論居治民之法執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券爲志及登仕
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小人輩
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挂目之物盡其性彼必歎吾而取
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嘗笑曰胡某外伴廉而內

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已上俱錄各報錄交
趾唐先宅之漢州之建吳割換亦然宋不統始失迄元之強
大克不能即縣如漢也雲南漢不能通至唐貴以公主至三
圍城都抗街中國然今卒爲郡縣說者謂元兵由西城出大
理復故地勢順下雲南而我 朝開拓以之是已然元刻崖
山屠閩廣稱兵交趾勢亦無不順矣而竟不能有之何耶我
朝永樂初破交趾立布政司以復漢舊備矣尋又棄爲外國
豈地合散自有數耶抑人謀之不臧也郡中一指揮自交趾
歷三世而家之明珠獨吳等伍則凡所以失交趾之民心而
再不可恥者共以是耶洪熙宣德間既棄交趾矣至弘治初
莆田彭公紹撰名臣錄亦述當時之說以贊大臣之功此譬
諸人家父母遺有田土爲強竊所占其家幹度一時力難爭
因棄之以省公妨果可以顧張之以爲功無乃不可乎以交
趾之勢按之雲南則沐昭靖王張史書之功深且廣矣沐忠
敬王嚴切征麓州特駐永昌久嘗以布汗衫二命一指揮浣
桶指揮浣桶畢則再以細布如其製成之以上沐顧笑曰汝
以我爲無此耶但不可以侈自奉耳所謂不欲折福者以此
遂卻之故當時皆服其儉德

靖遠伯孤麓川初用江西徐節庵行府衛元恩任用累犬等物有識皆嘆之後於所斬慢功官士皆為奇功各陞其子曰當時不如此功不訖令不嚴也有識又稱之

我朝遷鼎北平雖

成祖弘規遠畧然本

太祖之意也洪武改元 駕御謹身殿顧問即臣曰北平建都 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北今南京如何衆對曰胡主起 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 京興王之宮闕已完不可改圖得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

止今國家控扼上游而宰制六合建帝王萬世不拔之基則

成祖繼志之孝 聖子神孫遂衛之休也

夏忠靖公治水鎮松興其給事中同事一日借宿于天寧寺 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履履而行急事急事某 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其一時善謔可善然不着給 事之名氏一日觀米豐周氏文獻慕其先世有名大相字 述者洪武中以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特蕭弱冠天才逸

癸

高皇帝特加寵吳使讀書樓上呼為樓上秀才廷有大議時一

召對後為朝貴中傷謫戍遼海永樂中用為者召復原職未 幾活水兵中病卒于蘇之臥佛寺夏忠靖公為官欲而歸之 以此恭彼時事正協然後知給事者大有其人也 以上俱再 山書校

成祖文皇帝於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為姦臣齊泰等變

亂

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車駕奉天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 漢州攻圍真定九月接應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 壩大戰大捷五月取廣昌三十三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 日月白溝河大捷五月圍濟南十月克滄洲十二月東昌大

戰三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捷閏月崇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

水寨三十五年正月克東阿東平汶上蒲縣四月小河齊眉

山靈璧縣大捷攻破營寨五月至泗州降之過濰河六月渡

江十七日平定京師

成祖興靖難之師 仁宗以燕母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

數十萬圍北平城時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

開門所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姚廣

孝蘇州妙智庵僧也本名道衍讀書能詩天文地理陰陽行

數兵家之學皆造其妙洪武中 詔選十高僧錢侍

諸王廣孝與因私謁 文廟曰若蒙 殿下不棄當奉上

白帽子戴盃謂皇字也革除初 文廟有意靖難偶出對聯

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

頭誰作主既而相與密謀急承運毀砥吻隨地志惡之廣孝

云他要換顏色笑謂以黃易綠也及出師廣孝常居守運著

惟惶蓋師之起實廣孝首贊助之後官授太子少保封榮國

公謚恭靖

李文直北平布政司吏初建文中廷臣有因本藩不法遂建

議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昂為北平布政司為至日

求王府細事將不為利文直塞閑於 上義旅既舉遂擢用

之後官至工部尚書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文直首告

布政司張昂謀反奉

成祖聖旨昨日送張昂友詞的吏除他本司欽此餘右叅議前

去楊柳青等處拘收糧米及提調范平大興兩縣人夫挑費

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叅政致資字各門既而聞白

溝河聲息又同內使秦因帖木兒等子平則西真等門又差

長盧截南軍運米及平都司來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

永平保定等處守禦又探聽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

奉李湛守門

譚淵燕山右護衛副千戶是年七月初六日於端禮門擒都

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昂等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真定及鄭村

壩等處殺敗曹公公等率馬攻破九門營寨三十四年至夾

河搏戰所乘馬蹶被殺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為燕山中衛衛副千戶靖難師興惟

惟密議推河間忠武王張王興王與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構造

徇者王興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九門撫綏城內外

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蘇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

化永平密雲從 上攻灤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

衆敗走追及於月揀橋執其總師都督楊拒藩等復追其餘

衆於漢州斬護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

炳文兵時王獨與敵死士三千餘騎追奔至淳沱河炳文衆

尚數萬復列陣向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衆披靡自相蹂躪

死者無算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 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

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 上赴援高追走

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軍戮其命撫輯其衆而還

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壩與景

陸兵遇大戰敗之城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政廣昌
蔚州大同次弟悉下景隆獲散卒號百萬來攻上親拒
之王爲銳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
戰大敗之明日王頌左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先其寨柵
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鐔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
之敵散釋兵者降萬餘人王以聞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
敵兵戰德皆願來歸無復鬪志然上得之即遣還不留王
從政滄州克破其東門入城斬首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
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決戰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翼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爲奇兵先鋒大敗敵將
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東城遂奔至真定戰其東門斬首萬
餘級進募彰德州遂克東何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肥河敗
平安兵十萬餘進戰小河爲敵所乘稍却諸將施師獨王力
勸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頌羽百戰
百勝克亡漢高安敗而終興自殿下舉兵來克捷多矣此
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宗社爲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嘆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壁敵盛兵迎戰王先登
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陳祥平安安將馬傳徐真等三千

餘人獲馬二萬敵衆者死尸蔽野原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
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遂克時昭下揚州後

上渡江入京師後封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王

張王洪武未調燕山右獲衛指揮俞事癸酉追虜至黑松林
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衛都指揮同知戊寅

朝廷用況加兵親藩事急

文皇舉靖難之師惟懷謀畫悉以任王王推誠致慮夙夜不懈
事可否進止衆諭紛紛未定者王正色數語決中成中幾宜故
允拳指必容於王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

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蘇州將爲後患蘇平餘不
足平時蘇州守馬宣謀起迎兵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
并執指揮毛某王之共可用釋不殺送諸北平遂撫軍民是
夜急進連化糧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遂間散
勇士日四鼓登陴其城門將士比入城中如覺守將率衆拒
戰執而斬之予不殺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師永平盛雲
皆望風輸欬使至溹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揚松在漢州阮吾
南路宜先擒之上悅隨後兵命王爲先鋒用其計取涿州

雄縣生擒潘楊將長與侯耿炳大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也

上乃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兵所向吳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降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辦明日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在副將軍謝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竇忠又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三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上詔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求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

攻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先援引既平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從之後從功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踰後從之徑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破諒出表棄夾攻景隆軍不及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尉州進攻大同悉下探報景隆資資孑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斬敵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除卒退保濟南東路追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殺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十騎突出陣後敵圍上數匝上已衝繁而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數百十人王亦被創而死十二月二十六日云後以都督同知再進封為河間忠武王武勝燕山衛千戶以驍勇著稱壩上白溝河築城滄州夾河東昌之戰奮勇當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御命渡江遂為敵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贈北平都指揮僉

事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僉事充征南總兵官既歸請雖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真定兵敗被以獄

文皇識公先朝諱人解其繫與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故授我手因語以不得已與師之故言已泣下

公亦泣遂建護送北京令輔

仁宗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優心之寄姚素不習兵事

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圍城

仁宗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成南將

其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皆合機會用皆有效教令公
出將兵固辭使臣侍左右曰倍論議得效尺寸足矣傷公甲
胃力剝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公謀也
後封鎮遠侯

李彬濟川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顯國公征北虜累有禽
獲

文皇君潛聞其驍雄召見語興奇之遂陰奉注後願兵駐劄廣
昌靖難與兵公為前鋒首率兵攻克蘇州進指揮同知攻克
雄縣漢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戰真定援永平下大寧剋爛

上取廣昌明年慶白溝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
明年折敵軍擒繫敵等城進奪順德各地定州進都督僉事
冬戰楊村中傷俘遂北平輔世子居守 上既正位宸極護
中宮至京封豐城侯

孫藏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己卯

文皇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咸
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燬樓堞公率衆極力捍禦城賴
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擄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
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紀得饋過紅三百餘艘資糧無算以

功陞指揮僉事保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將士
登城力戰矢石雨下敵乃退走陞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將平
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
出是示弱也不及若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
數有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無復來攻
者後封應城伯陞挂燕山中護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
內攻奪九門九門從征雄縣取漢州繫真定援永平陞本衛
指揮已而攻大寧戰壩上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
克克耳山三十四年破楊村大戰通州陞中府督僉三十五

年援蘇州追敗東軍于別山遂留守北平

劉中孚大興縣生員洪武三十二年破選守安定門中心敵
望當年入 王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督運
糧儲辛巳差同內官石童守通州八月東運臨城中孚與陳
珪等出東門外截殺全勝而還

徐忠以濟陽衛指揮僉事鎮北平日從義旗克密雲雄縣真
定永平大寧還戰鄆村壩取廣昌蘇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
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及攻西水寨克東河東平
汝上大戰東昌及夾河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永康侯

薛祿以戎五從攻蘇州道化援密雲攻雄縣敵漢州戰與定生
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從
援永平下大寧雷峪會州克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祿遂先
遇其哨騎薄戰敗之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壩大敗陞指揮
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
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
以五千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千餘匹敵悉
散來追復奮戰大敗之敵伏兵以選旋師皆驚走之從戰夾
河大捷戰渾沱河右軍力屈祿率散馳赴之出入敵陣數
十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敵無算明日戰單家橋祿馬蹶
為敵兵所得援力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
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
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繼戰肥河大店小河汴
堤靈璧遂渡淮渡江入京師後封揚武侯
陳寶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雄縣漢州其年冬陞
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永平敗敵於海難退敵于塔河解通
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僉事三十五年仍居守此北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以都督率兵具舟迎濟

上正大統錄功封平江伯
吳中為大寧都司經歷
文皇師至大同公以衆出迎
上一見拔於群衆賜衣命守會州南兵攻城幸衆卻之移守錄
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都守城後官至
少保工部尚書
全忠節人僑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內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著長史
後官至兵部尚書
徐增壽中山武寧王達之次子
文皇靖難之初有羽翼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侯追封定
國公子孫世襲謚忠愍初增壽兄魏國公輝祖與齊黃之
謀而增壽獨以百口保文廟無化蓋
輝祖盡忠捨建文而增壽宣力於
文廟故今兩公故傳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制封奉天征討官員
都督僉事為中府左都督洪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為左都督左府成國公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城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
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後府右都督饒遠侯食祿一千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祥為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庫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濬為襄城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食祿一千石

都督僉事唐雲為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孫徽為應成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方勝為雷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趙彝為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陳旭為雲陽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僉事劉才為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

同知

以上俱奉天朔衛宣力武臣持節祿大夫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進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持節崇

祿大夫柱國英國公誼中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持節崇祿大

夫柱國崇安侯誼壯節

曹國公李景隆為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持節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十石子

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中府都督同知咸陽侯食祿一千五百

石

都督僉事陳珪為後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

石

都督為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孟善為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王忠為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督指揮王聰為中府都督僉事武成侯食祿一千五百

石

都督僉事徐忠為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張信為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遠為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

平伯

郭亮為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

襲成安侯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持節進崇祿大夫柱國子

孫世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恩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無階級

右都督顧成為奉天副運推誠宣力持進崇祿大夫柱國

兵部尚書茹瑞為奉天副運守臣文臣持進崇祿大夫

柱國太子少保燕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給

本身

都督同知王佐為奉天副運宣力武臣持進崇祿大夫柱

國中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

使

都督僉事陳瑄為奉天副運宣力武臣持進崇祿大夫柱

國右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

使

谷府獲衛指揮僉事張興為驛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為驛騎將軍都督指揮使

駙馬都尉王為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持進先祿大夫

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譚淵男譚忠為持進崇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

以上俱靖難功臣

少師姚廣孝姑蘇人初為僧於仰山寺辭性超絕法力殊驗

以文廟兵起而靖難之功居多朝廷深寵之異求樂間願

勅往蜀雲臺觀懸橋驛路伐有迎侯行至姑蘇泰山寺輒駐

命往觀之會有吳色曹三尹見而訝之詰之二十姚漫不為

意而撫安會集少師出一時示云出使南來坐盡船裝裝

猶帶御爐煙無端撞着曹公相十二皮鞭了宿緣少師以為

生前者耳眾知之遂成大笑身起未尚贊忠徹柳莊之子

風塵之驗不可悉舉間有二事述之永樂中長州祝公願尚

在重昏附學其父欲引表視之表對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

為翌日製一圖書遣其子最後二十年祝公官至大參閣圖

書乃云大參之章又順天尹王公驥急傷寒表往視其疾神

色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配楊氏見之對曰疾雖危甚然夫

人之相一品命婦必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征麓川功封

靖遠伯楊氏一品夫人語云父命惟其子孫夫命可以蔓延

尚實亦神矣哉永樂中陳檢討繼少孤貧嘗就學於前貞本

先生每飯飯輒就迂俞吳焉竊視其所之至密蓋中懷出一

糠餅舖之即行俞以是留食拾家以為常一日俞出而妻失

留之俞焄諫曰汝不能休吾意以恤人之族何美為哉乃改額數年後繼以布衣而仕翰林檢討未必非勵志所為也

以上俱西華書記

太常卿崑山夏公景字仲昭以經術進而書法絕妙一時由

庶吉士改中書舍人

文廟嘗試其書第一時命書諸宮殿榜 賜第宅免朝參

眷顧極隆初景字本書作景因召見

上曰景可從榜宜加永上更為更定故今書多作永

孔謂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

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上諱之

永樂己丑 車駕將北征遣都指揮吳王徵兵湖廣王禽暴

失期

上怒謂湖廣按察司官不料致皆謫榜有驛給役

國初信雲伯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富元李白晦落髮為僧

棲於松源山中時天下大亂深反初服聚兵結寨以保衛鄉

里備附後為

吳王府參軍以死節追贈伯爵

以上俱東坡詩話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後有獨榜進士之例

少師姚廣孝初為僧時受兵法於相城感應觀席應真道士其友王行語之曰他日當有所遇太常丞袁廷玉游晉汜洛如山受相訣於寺僧別古崖且曰他日必以術顯後廣孝事又廟立靖難功人擬元之劉秉中而於廷玉亦曰殆非天網所可及及蓋帝王之興必有異人出於民間也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于冊埤內

同賦白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一王涯為第二餘賞賚有

差

高皇臨崩時為東宮典駟馬都尉梅思祖在側受顧命仍以誓

劍與遺詔付之後思祖提兵四十萬拒

文皇於淮

文皇因渡四水自六合過江思祖無兵及吳比即位思祖被害

於竹橋水中長公主引

文皇諸索思祖乃封其二子皆為都督仍賜金玉帶各令 共

後世官為指揮華餘錄不載按思祖以功封汝南侯皇明聖

政記恩祖兄子殿上長公主為駙馬都尉

胡忠安奉使於外遇土酋以櫻桃三查來饋公問所欲曰求

洪武王韻耳公與而却之

文皇使人覘之公遂因逐問曰櫻桃小物道渴中何却耶曰

求書故却耳

文皇嘆賞久之

永樂十九年四月

上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以殆巡撫鎮守之始

永樂己亥秋

上有司薦布衣艾瑛至見而奇之遽授浙江右布政使前此所

未有也瑛字廷璽鳳翔隴州人

永樂間一宮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於恭呼為韓長

文皇與之獎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仆於地三轉而起之戶部

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胡文安公言於

文皇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

御醫視疾疾愈入見獎勞再四賜寶鈔襲衣明日陞禮部侍郎

即無太僕寺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爭入官中訓

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者中用事

張太后崩摧傾內外遂成土木之禍

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粮船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

州一由江入淮歷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

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王言命工部尚書宋

禮部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六十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

至臨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

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陽徐充等處載粮

一百萬石由會通僦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

罷海運 以上俱皇明記事

石田沈周作客座新聞載袁忠徹記瀛國公事畧言宋幼主

北還元降封為瀛國公一日世宗因夢疑之瀛國亦乞從釋

事元祖賜號令合尊大師往西天授法過朝白謁周主即明

帝也王說其後罕祿魯氏納之未幾生安歡帖睦耳明帝言

於文宗曰北非己子也後文宗崩立明帝次子為寧宗寧宗

崩文後遣命立安撫為帝帝立八年徵文宗廟主出文后拾

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于高麗中道令人謀殺之觀明帝

對文宗之說則順帝之遺腹子報朕之理也 以上俱近事

太宗皇帝太素文教以四書五經來儒發明之後又諸說不一
命儒臣胡廣揚榮金幼孜等會萃去取并纂先儒論議有裨
斯道者為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通二百二十九卷當時供
賜甚渥惟禮記先修書成最晚精當餘決開曰久催纂之故
或未協輿議云禮經最後成未審其後又開局修永樂大典
凡古今言行巨細網羅無遺意如宋太平御覽之類而浩博
過之以上 濫竟未完成而罷開其目錄凡幾百卷云前開
皇帝罷相政皆獨斷惟制誥之事任之館閣永樂間辭繕以草
登極招稱 旨以政任之不久而熙一日旦暮卒夏報被虜
園 上急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命 上不
擇示以素曰爾後進率辭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子榮徐曰
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致被其臣望旦人
皆習戰今其餘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勒守臣因守及隣近
諸城堡促備可矣不必遣而兵重為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
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半夜虜圍解報至結旦 上召子榮以
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子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
去子字單名榮即命入閣與楊文貞文定同侍龍週日陰然
入謀於內未嘗以宣於外外人亦不知趙之故成永樂之治

宣德間仍舊至正統中三楊繼沒建之者頗倦或推馬永後謹
文敏三楊心迹大抵相同而文敏才實通敏機務總至斷決
如流而善承人主意待引於正二楊皆以諫東宮事繁獄累
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文鳳焉
尚書昆陵胡公齊言
文皇帝嘗遣之出外面諭之曰人言東宮所行得夫卿至南京
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奏來字樣頗大如南至即卻觀也胡
至南京早晚隨朝有令旨令免朝胡謝不敢一日熟臣語詳
侍衛樞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宣侍衛者賞之寶鈔朝
臣皆稱善胡即錄之泰和楊某與僑居問之曰君被命出使
何得語 故諫言曰錦衣革未就者數日又得所行之善事
至安慶乃具奏令所從校尉以疏聞 上大悅後事還特授
吏部左侍郎
宣廟亦倚任之令與王抑菴薦巡撫侍郎戴貞即相與薦上上
盡用之吏部積其侵越殊不知 上特命二人也
文皇帝北狩 仁廟時為皇太子留南京有守陳千戶者擅取
民財請成交仕 皇太子念其嘗有功令其留上既申理之

支無有異志使人謫之曰東宮曲有軍官心臣測 文皇帝

大怒械取陳千戶至北京辭連莫善廬侯梁渚正字四明周
冕俱起死

仁廟大不安及即位辟梁之子葵官至布政使周之弟燕官至

部郎中

洪武初安南國王陳日烱來降

高皇帝封為安南國王世守其土永樂初其臣黎季犛子黎蒼
弑其國而王成其宗說稱胡一元子胡奎冒陳氏甥誣言陳
氏純嗣來請襲封

文皇帝不逆其詐特賜封冊蒼謀既遂因懷逆謀擬我思明等
數州寧遠等七寨侵占城土疆要其貢武逼授偽印使之從
已 朝廷聞之議欲加封會安南王孫奔竄至京陳訴蒼聞
之遣使奉貢白狀誣妄之罪請陳歸國

文皇帝信之遣使送還蒼伏兵邀殺子途并戮朝使

文皇帝大怒拜成國公朱能為征南將軍統兵八十萬以討之

師渡雷良江蒼率眾號七十萬來拒一戰敗之蒼走死獲其
地為郡縣而置交趾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以統之
太師英國公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

戰恭將王恭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勸衆力戰大敗之而還

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為誰王之公怒之欽守曰昨
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也封疆之事幾不可失

我既以出而公不繼 朝廷之福幸而甚耳脫或不敵而陷

於賊豈非公費我手命引出斬之王叱引之者曰孰敢引我

公槐枝佩刀起衆共擁出斬於軍門其子某訴之 朝廷頗

疑徵還都御史顧左請出其兵權以保全之 制可某知

朝廷之意率其家人於長安門外伺公出朝殿之 朝廷知而

不問

文皇帝既立深念胡元亂華其餘孽未盡珍陸順天府為北京

欲徙都之六年臨幸八年下詔親征詔書畧謂以大勢小以

順討逆以治政亂以逸代勞以悅吊恐其在必勝以二月出

塞五月十二日師至幹難河遇虜本雅十里一鼓敗之失禮

從七騎適去餘衆擒殺者不可勝既獲馬駝牛羊數十萬其

餘降者相繼皆撫安之即日班師二十日還京十二年 月

後下詔親征師至撒里怯兒虜來逆戰敗走追至剌河虜酋

望巴巷木太手把字委把羅來戰又敗殺其名王數十人斬

馘無算餘衆宵遁歸至飲馬河虜酋何魯台遣使平衆詣軍

門降

上嘉之封為和寧王為使其部落還京二十年和寧王叛殺使者紀遼七月四日復下詔親征師至開樂海之北和寧王棄其車輛牛羊馬匹而遁窮追累日獲其謀者云王已驚悸死餘黨潰散及至屈兒河其酋兀朮又來戰上親勒前鋒與戰敗殺其酋長數十人盡殲其黨俘獲其婦女老稚車輶牛羊馬匹而還二十六年四月四日復下詔親征五月至答蘭塔兒河虜聞逐逐踰白印山屈兒河灣溫河終不見虜而還是歲八月又勅平陽侯陳懋為前鋒出西道上自

將大軍由東道

上至陰山脊虜知院阿失帖木兒等率其妻子來降備言諸虜為危剌順寧王脫脫斡殺而兩道陳懋兵示降其酋也先王千衆以來見於軍門上聞也先王千虜所畏服封之為忠勇王土干感激靖拜北遼二十二年七月復下詔親征行月餘不見虜上不豫班師至榆木川宮車晏駕

以上宋史
齊記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成祖命學士燕右春坊太學士解潛等於新進士選才質英茂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潛等選會茶編修周述周孟簡庶

吉士楊相王訓王真吳紳彭汝器劉子欽余學夔李廬翰直王道羅汝敬沈升索廣敬王英余鼎揚流洪順段民楊勉章散李時勉倪維哲陳敬宗袁添標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源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之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且体用之全為文必竝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就者古之文學士豈皆天城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庶得爾用不可自迫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廣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志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墨筆紙

公膳禮部月給膏燭

鈔人三錢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上命領其事數召至便殿

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五日一休沐使內官臣隨之校尉備驕從人莫不挾其榮寵上時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茶等多對誦如流者上甚喜之多所獎發恒顧群臣曰秀才輩性子直可親近潛等以鍾山龍詩試諸人甚稱

彭汝器所作一日 上問捕蛇者說汝器即朗誦于前

上最稱之且程試課業大嚴責罰之典而王英王直尤為儆
輩所推讓

永樂六年上北巡 皇太子監國留左諭德兼侍講楊士
奇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為民士奇願其
子尚幼而母寡無守之者乃以情白

仁宗乞留京不徙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成遠方京復當徙
困苦流離有足矜者辭意甚懇切監國憫之遂以京給士奇
并開羅氏軍階

永樂三年四月

成祖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曰臨百官可否
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解縉等
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
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
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又嘗謂諸近臣曰
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
得之朕以一人之志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二處
豈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竣者爾等但悉記之以

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為忤
直諫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永樂初

成祖一日晚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楊士奇一人在出三司奏
章示之言言安鄉民哺聚者已悉復業朝廷初有聞即遣行
人許子漢勸撫諭于漢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
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曰非觀至不下其降勅觀觀奏 奏曰計發奏之曰觀尚
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從詢之果然崇自是蓋見重庸庸何

魯白既納疑欲改女真吐蕃諸部聽共約束靖 朝廷刻制

詞于金鉞集諸部部長磨酒飲之以明 上以問翰林諸臣黃
淮對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則
力大難制矣此舉實為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
罔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永樂二年八月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
不返則欲必勝理若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如去明鏡止水自
然此是天理朕每退朝然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惡也

永樂四年四月

上視廟之敝御便殿閱書史或召本院儒臣講論書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講求遺曰且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不可與之庶乎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入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類豈有窮也十六年遣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藏收貯蓋兩京皆有儲書也十九年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突火勢猛烈而奉天東廡切近秘閣學士楊榮奮身直入麾武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藏刻勅文書昇致東華門河次明白上召諭之曰昨夜火發在日前者幾人卿能收拾圖籍不避難危可謂難矣因褒賞之時書籍淆亂無紀典籍周翰理清葦亂逾二載而後復舊今館閣書目蓋永樂間所定也

永樂元年七月上諭侍講學士解縉等曰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

之書志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集為一書

母厭浩繁拾是廣召四方儒者許侍臣各舉所之至三年正月開局纂修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監修刑部左侍郎劉子虎副監修賜卒以贊善良潛代為其總裁副總裁纂修無庸數百人書成名曰永樂大典元九月初本院儒臣輯白古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以儲君昭鑑錄為主稍充廣之曰名文華寶鑑二年四月書成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悅焉又命解縉等編次古今后妃諸侯大夫士庶人妻子事分為三卷元年十一月進御賜名古今烈女傳上

親序之頒之六宮行之天下時庶吉余鼎筆讀書文淵閣上編纂君臣父子箴格言各為類名曰聖學心法七年二月書成一親序之出示學士胡廣等因命司禮監刊印又以運書諭皇太子令學士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并奏疏彙類以便觀覽十四年十二月書成賜名歷代名臣奏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十六年六月己酉詔修天下郡邑志命學士楊榮等總之戶部尚書夏原吉提調上幸巡北京以

仁宗隨行道途所經過田家佃覓農具及其衣食且諭以農民

勤苦之士曰此為帝王者不可不知也遂作務本之制以授
仁宗又有為吾陰陽孝順事實二書以風勵天下雖出禦製而
本院儒臣亦與聞焉

永樂初登科

成祖恩求博聞多識之士命學士解縉採天文律曆禮樂制度
擬撰為題上意士子必為所窘及得曾榮卷記誦詳盡歡
吳以為第一人御筆批曰貫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
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性良願哉其第
二人周述批曰瓊偉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

白蒲假性時懋哉第三人周孟簡曰詳足以達意學足以明
理兄弟齊名古今罕北擢爾第三勉其未至周俾二蘇專美
于世欽哉前此所未有也聞之李賢解縉縉嘆劉子欽先以
問自示榮榮遂獲首選而貴子欽二甲審爾則縉不可以言
無私矣以上俱翰林記

溥洽南洲國初右善世為建文祭樂師燈熾以詛

成祖又為建文削髮成祖即位徹開其事而未審囚之十餘
年以姚廣孝臨歿之言得釋時白髮長數寸拜廣孝牀下云
吾餘生師所賜也

僧道衍俗姓姚氏蘇州相城人少師事相城道士席應珍應
珍通儒篆書兼多異術衍盡得其傳以才氣自負欲冠冠中
嘗入城見僧官導從頗盛嘆曰僧中亦自富貴遂不果洪武
從燕王居北平慶壽寺後

燕王舉兵大抵多衍之謀三十五年燕王入南京召復衍
姓姚賜名廣孝拜太子少師初邑人王賓有高行求樂二年
廣孝以朝命眼飢蘇松暇日往竭賓賓不肯見後廣孝再過
乃屏去騎從以指扣門廣問為誰曰道衍賓曰吾折薪忙廣
孝立候門外久之門啓遂相與再拜坐定廣語不化及但連
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漸而退

無錫王達善洪武間為大同訓導嘗過北平以書竭

成祖成祖優禮之建文末助教國子成祖即位達善為草
詔得入翰林為侍讀學士達善雖居禁廷

上心終薄之一日當問十難字達善識其八上曰吾還有難

事問汝哩達善聞之惧服金屑死今無錫人多能言之或云
草詔者乃括蒼王景彰也景彰亦為翰林學士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開衛軍

成祖一日問文靖公曰聞汝有弟今安在其才何如文靖叩首

言臣第進見充軍五間樹其學與臣相似 上即命取回試
天馬歌并經義二道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
汝嘉至擇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二人汝
嘉遂入翰林為五經博士陞講學

成祖入京之日止于宮門尚書茹瑄至平之曰吾得罪天地祖
宗奈何瑄扣頭曰殿下應天順人

成祖悅進封忠臣伯

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元吉治水蘇松甯延福碩講求水利
時松有業宗行者與賢宗行者與馬頤剛直以原吉治水日

久未成成績潛具奏以聞有 旨令原吉復奏原吉初不知
及得 旨大驚即日引臥 朝廷方以重原吉竟不加罪後
宗行上竭原吉下皆迎謂之曰某之治水無功誠有如先生
所云者實蓋多矣待之愈厚未幾即論薦於 朝於是宗行
得錢塘知縣宗行居官一介不取諸人日唯飲錢塘之水後
卒于官民為立祠祀之

呂尚書震在禮部時

文皇帝數有將伐北虜更部憲尚書義戶部夏尚書原吉皆切
諫上不聽一日 上問原吉曰今糧儲足支幾年原吉意

文皇帝手授金龍文箋命書外國詔偶落一字靖曰臣敬畏之浮
輒復有此 文皇帝曰朕亦有之此紙艱得姑註之耳對曰示
信遠人豈以是惜深然之復授以牋更書之

文皇帝喜漢王英勇乃召問隆平候張信信然對曰事干天
常豈易為耶 文皇帝大怒拔劍繫折信衣盡血漬少為賜
更新衣曰立臣也事遂寢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頭

文皇帝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

慮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吉硯冬月 久冰破甚恐公知名諭
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又嘗於驛中天甚寒驛
人偶焚雙轅公之笑曰雙轅何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
之詠竭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
寄語群飛諸燕雀好來相見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
大其言如此

文皇帝要駕於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孜恐事洩盡取
軍中錫器鎔為殮且覆以龍衣日進膳如錫工盡除以滅其

上又將出師因詭對曰才猷半年耳 上疑其誕乃命宦及御史案之則十年尚有餘也 上大怒以原吉等朋黨欺妄居嘗憤書時兵部方尚書賓提調靈濟宮日有中使至宮賜香數語賓以 上怒賓惶惧自誅死朝房中以聞 上立命剖其屍且械繫原吉錦衣衛獄以震無賴戶 二部事特變起倉卒諸大臣相繼罪死 上震怒不已中外洶洶不自休上慮震自危親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懷相共卿毋得自疑但當為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之密勅曰震萬一自盡爾十人者能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

聰明絕人每朝奏靖他尚書能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無三部奏牘愈多皆自專靖對侍郎不與也情狀悉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沉未嘗有誤又嘗扈從北狩

上鋒澤厲地碑立沙磧中率從讀之震時與焉後 上一日語及碑事因 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奏曰其文臣尚記憶不須遣使也遂靖筆札於 上前疏之 上不信密使人至慮中拓其本回校之無一字脫訛其能記如此

以上南溪集

以上南溪集

迹至京師人未之知也 以上俱書得疑

北京宣殿成夏忠靖受命 昭皇帝入朝過山東大饑昭皇帝命有司賑貸之冬十月至自南京入見以聞

帝大喜因問南京臣寮孰廉對曰敢弗守乎 帝嘆曰尾從諸臣惟師達一人爾

高之四年詔吐蕃授職于是番僧有法王焉是歲朝于京師天子欲知勞夏原吉曰夷人慕義宜是論詛若萬棄一屈其下餘不走死矣 帝曰爾効輔愈耶乃不出及法王入見令其拜對曰王人席于諸侯上矧夷狄乎惟長揖

天子復欲自將討胡夏原吉約方尚書賓同諫曰屢出無功矣糧台盡災青閭作中外皆罷可復師乎 聖體少安祇宜調養可遠征乎不聽乃使之始軍儲于塞北方尚書悞而縊死夏遂獲捷籍其家惟賜鈔及布衣瓦器而已命曰令錦衣使召之還夏甫治果使趣之急徐曰姑少俟不然人侵之矣既至訊之執如初遂繫于內官監

歲在大火夏五月 天子微恙不出趙衛使孟賢比十人潛結屬官王射成及中閹養子候有大故遽立簡王以正私語王瑜大駭諫之不及遂白于朝戮焉 以上俱皇朝雜記

王彰河南人求舉為右副都御史時有告周王將為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
汝所之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為矣彰曰以臣之愚可
不煩兵臣諸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
矣然源賜勅以臣巡撫其地遂命學士草勅即日遂行馳往
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莫知所為延之別室問所以未曰有
造王謀反者臣是以未王驚詭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
兵十萬且至以王是未有跡故未告諭今將若何王舉眾環
哭不已彰曰哭何益盍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
出唯公教之彰曰能以三獲衛為獻無事王曰謹如命乃
馳驛以聞上喜彰隨出令曰獲衛三日不徙者斬不日而
散遂以無事又令其下為微行有司有貪酷者生死人情震
警聞歸省其母母其具為本州知州為託彰曰公法不可私也
頃有丐者至母以餼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餼獻彰即丐者
也彰嘉之曰吾事亦相調為法官當如此矣其母自彰去遂
臥不言亦不復從者以告彰馳往曉問母終不答彰曰得非
以知州之故乎當開於

上為母故之其母始言始食

姚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是業醫廣孝幼名天禧嘗白其
父曰兒不樂為醫願讀書出仕否則從弗為方外之樂至正
間為僧之里之妙智庵名道衍嘗從高啓諸人游工詩書
徧游湖海洪武四年詔取高僧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
仕禮部考中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孝慈高皇后崩諸王各
奏乞名僧歸國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衍等三人太祖
親選行住持北平之慶壽寺事太宗於燕邸者二十年既
預靖難之功授左善世尋拜太子少師御筆更今名終不肯
蓄髮嘗賜二密人不能解逾月猶處女也上乃召還之不復
強蓄一大雞每雞一號即起朗然誦經書肩輿過閭門見酒
望字其上問誰書乃一少年名典相見曰若相當貴能為吾
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矜頌以身事乃辭
其母復來廣孝迎之曰惜也年不並求官可五品耳歸以見
手上下曰此行得一子上為賜名曰繼便是東宮讀書於
文章殿後廣孝復以使事歸途中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
為幃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啗且問
有何言曰出家人從何所道但洽南州好僧在獄久願赦出
出之坐中使人出洽則髮已覆額矣數日駕復至問疾尋

卒洪熙初配享 太宗廟廷初廣孝之卒也繼計於 上上
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 陛下厚恤臣家 上大怒曰汝父
平生與吾何語常及家事乃遽繼使使至相城取其弟姪入
京賜第以居金帛尤溢然兩人皆農夫愚騃持甚 上寧憚
廣孝言為僧者宜與家絕不復顧其族姓且邇者於其家往
往得遺帖亦云乃命選兩人于家繼於仁宗時召為尚寶少
卿卒年四十二

戴元禮浙之金華人也為醫得丹溪之傳洪武中官太醫院
尚書屢震直病 上語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償命應手而
愈及 上大漸強起坐便殿召侍醫用數藥其無狀賜死
元禮有仁義特生之尋與致仕歸且召諭之曰汝勿怖也
太宗在潛邸得痼疾韓公懋治之輒愈尋復發如是數回公
懋曰臣技竭矣元禮當能治之乃召之至問所用藥公懋以
告曰皆是也又問 上所嘗曰生芥曰吾得之矣乃屠劑以
進是 上暴下明旦視之皆細理也蓋食生芥所至耳有妃
嘗燒酒患腹痛治之愈曰十年痼疾不可治矣後十年果卒
戴元禮得丹溪之學避居吳中為木賈為人治病但訊方而
不施劑往往有奇驗時王賓慕其名往訪之至則一見傾倒

飲酒賦詩久之賓謂元禮曰若廣年亦可學醫乎元禮曰君
家固世醫亦何難乎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肯輕授漫曰
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等書則可遂別去某年再至廣復語
及醫元禮曰素難諸色已讀否乎曰公試舉問元禮摘問廣
隨口背誦如流雖箋註異同亦能口述元禮嘆曰君名者此
人也終不授以方廣歸屢刺漫不知要顧叩之元禮曰吾固
不求貨獨不能以師禮事我乎廣曰吾春秋已高官且不欲為
又肯為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值其他出有書八冊在案携
以去元禮歸驚歎自失廣自是得其傳廣不娶無子將死以

其書授盛啓東韓叔賜

盛啓東初從王賓學賓善之其叔父謂曰汝見師用藥亦少
留亦乎於是密覓之遂善醫嘗治熱証用附子廣驚曰汝遽
及此乎此及治之法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竟授以書為本
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時吳江有毒某者乞與偕行
駕幸北京又逮至北詔發雲南為榷梅曰若至雲南死矣乃
為盜其家廟中祿器告之以為犯禁中途追逮克死前天寺
山搜木啓東長髯姿偉容時監工某侯見之曰有貌如此為
小官乎乃令自隨主書筆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鳥子東

南主其家甚習膏病藥之而差至是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無恙乎某太監患腫鼓無能治者亟與俱詣安樂堂見之藥數投而愈 太宗待西苑太監病新起往視焉 太宗見之曰吾以汝為死矣日得良醫而生問為誰曰蓋答東 上曰明興供未乃以平巾入見遂留御藥房既而曰在我左右平巾可乎乃授御醫答東為人慷慨敢直言嘗於便殿韓叔賜等俱在語及白溝河之戰 上曰彼時為長蛇之陣繁其首則尾應繁其尾則首應予乃從中衝之遂大勝答東曰是天命耳 上不懌起視雪答東曰宜瑞不宜多既退叔賜曰

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矣湏臾賜御膳一進嘗與于御藥房 上率至不及屏問曰誰欺某者對曰臣與韓叔賜遂命與于前 上親觀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答東詩曰不才未解神仙着有幸親承 聖主親叔賜詩不成數日賜象牙棋繫并詞一闕恭令留院中待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行教醫以為胎也而久不產 上謂答東往視之言病狀一一如見妃遙聞之曰有醫如此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大怒曰早晚當生皇孫乃為此方何也數日病益急後召珍之曰更緩三日不可為也必用臣膏如前藥乃鑄

之禁中家人惶怖曰死矣或曰籍沒家矣既三日紅氍前呼賞賜甚勝蓋妃服藥下血數升而疾平矣既而 上亦加賜曰姑以壓驚時答東與衣忠徹俱不為東宮所喜至是自以為可釋矣一日 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少避之乃之憾猶未平也憂之謀于忠徹忠徹密曰無傷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川之夏答東歸取洞賓歌未至聞計乃求官南京太醫院以避禍

宣宗即位問左右曰有鼻而善醫者為誰今安在曰在南京即詔南京守備太監陳五伴宿食以來甚寵之用答東者愛于吳時周文襄巡撫江南倉有積儲數千使難之可得贏千金答東不換復書曰老寧或得貧富安分呼號之食不敢受也且為詩曰魚龍江海夢虯龍在稻梁謀文襄得之大慙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於天文之學 文皇北征袁忠徹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自何方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終必勝召忠徹問之皆如仲和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戒之曰今人虜不至皆死苟大監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奉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諭虜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中

餘而死廣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發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

廣曰東南不少却手廣率精兵舞牌破其馬虜稍却已而疾

風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上欲乘夜引還二人曰不可明

日虜必未輸款從容整駕而去明日虜果詣軍問曰不知乘

興在是賜以帛幣乃還以上俱嘉靖紀聞

永樂癸未江西解縉入觀奏曰內難既靖其年號不必革

除既自焚死宜與之立廟

上聞其言乃深悔之且歎其識見異於佐命諸臣

永樂七年車駕將幸北京

上命儒臣纂修書籍開館于秘閣其四書五經性理以大全名

總裁官則胡學士廣因狀元也楊學士崇金學士幼孜皆內

閣也餘官皆載凡例中惟武進陳翰林洽之兄名潛字伯載

以布衣薦入館博該問學館中賴焉共於四書以倪氏輯釋

易以董指輯疏書以董昂輯錄詩以劉瑾通釋春秋以江澤

民纂疏禮記以陳皓集說爲之主而刪潤則伯載之功居多

館中爲惟陳頭巾而曰金磨墨學士其餘掛名館中七年之

間靡費大官之食至十三年上還京一日問纂修如何館

中間之俱無間朝夕倉卒集成以進衆籍伯載奏官奉房奠

善其餘爲善陰陽摩順勸善等書伯載不經手者多駁雖無
稽云

歲壬午六月靖難兵至南京

上命金忠居攝于金川門者三日其家人三夜夢黃龍據于所

居屋脊上夢兆之符有如此

求樂問徐后先崩葬長陵越十餘年

上崩欲合葬雖知陵寢而穴莫之知當時送后葬者俱無笑

禮官遍訪無從而得有一守陵老卒來云我記得年前見十

餘里外有一木抖出地一二丈刻今歲月已久朽而無存可

於此地掘之如其言掘至里餘果得此不朽之木餘循此木

而往至十里許得后穴而合葬焉

寧波徐太守安洪武中由人材薦授山東濟南知府召見一

統志後調鳳陽府壬午年靖難兵由揚州往南京

文皇則微服間道從靈壁出鳳陽安謀之折浮橋淨毋揖以守

獲一漁舟以濟後入正大統安歸田里越餘年詔舉遠近

有司以安舉命復任鳳陽蓋思其向日守禦之勞也居數

載鳳陽諸戚里奏安不能朝廷親親之義護彼細民奪遷在

業

上曰我嘗到彼尚折播矣何況汝等由此請成雲南子孫到今

守其業其歸田里之日惟庶民中服幸度儂然

永樂中有親軍指揮三頁白紀綱曰劉江曰袁剛

上喜其名雖各異音則相同因號為三剛日侍

上左右每呼則呼三綱而不名惟紀之權勢薰灼既而劉調官

遼東東調官寧波紀後志滿恬勢以坐事伏諸籍沒夷族今

南京貢院其遺址也劉衣子孫至今猶襲蔭之

吾即梅墟錢方伯龜背語子曰昔巡按山西之日有致仕都

督王公備述入仕之由其言曰某成童寓南京事鹽商為主

翁壬午年靖難兵至翁命某曰事急矣各逃生此時惟金川

門通出入某出門而莫知翁去向某行至新河外遇漁父一

蓑笠問金川門何處某指以答漁父誘某引進既進遂留之

及正大既論某入門第一功官指揮錦衣越二十餘年都

督鎮守於此一出經東城之隅遙見膝背似翁者遣人問其

姓人以姓來答仍違靖之翁以老辭曰官府有干兒輩往理

往復再三不得已至某又恐錯認乃具沐浴鳴侍者曰此人

背上大赤痣有則報浴罷有然後斬其冠服而翁竟莫笑何

為既出某歷道其故各相慟哭燕於堂上某性行當年當即

之禮子女奉觴上壽訖某跪而酌曰畜育恩固難報但每膳

殺載公既用既用即賜某此恩尤難忘燕畢而留即築室靖

翁一門居之送終如喪考妣今子孫至今在焉此都督所述

於錢公而公之語於予者

本朝太和山即古武當山也真武祀典之盛亦有其由昔洪

武末歲壬午靖難兵起勢如破竹南方衆至四十餘萬正無

當之者然每兩陣相臨南兵遙見空中真武二字旗幟皆攻

後以北也既而

入正大既崇重其祀

以上俱南生園中錄

衣大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姚少師廣孝

為臨流寓嵩山寺洪一見即以巨軸器期之曰公劉策忠之

傳也後廣孝以高僧送入燕邸預密謀言珙於王王亦素

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

選衛中長身多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微服

適市拉珙入酒肆飲王位烈第三珙據前引其格俯伏呼

殿下款啜共安珙言愈切王即起還宮召珙入見珙白

殿下千里召臣而於酒肆相見乎問何以能識對曰

殿下入肆時手捧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皴而瘦龍掌無肉也

更使詳祝因極道 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長過臍當食
大寶必爲二十年太平天子 王悅由此遂決大計珙流燕
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官侯大官許之語往往流播
王恐有他虞因遣卿共渡江登極驛召至京拜太常丞賜與
甚厚一日見

仁宗於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天禍無難及乙
巳鼎成竟如此數云

袁尚實忠徹得其父大常珙之傳以術妙天下常道吾蘇過
間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來觀尚實笑且撫其首曰切
頭切頭更無他語言沈以爲戲弄耳其子長名洪兎狼不肖
竟生重辟是歲錄囚止此一人吳諺至今有沈洪出閨門獨
殺之語又嘗入南溪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實
及盡聞其聲曰是一強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捶之子後亦以
探丸論死古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乳聲而識喪宗者袁術
視之殆不多讓也

袁尚實忠徹居鄉時其有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
尚實相之以爲不利於主使遂爲交趾素神其術然意不忍
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於人戶

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袖囊黃金約數百兩欲取之
忽自嘆曰我亦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則
是不義之徒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且遂往廟中不去
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
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妄賣家產及假貸通
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役因畏著袖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
下金庭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匿問其數數多少皆合即奉
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
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於家年老無子
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
主嘆曰袁君之術乃疎如此乎留之侯教至使仍故服茶而
出教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也何以至是主謬云遂出無席
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
神頓異時昔豈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爲僞述前故友乃
嘆曰袁術之神焉

以上俱庚子編

風李秀者徭狂奇誦人因乎云 文皇獨知其人語之語一
日秀常至候幸門側一寺寺壁新呈崇善僧將命工圖之秀
曰我爲汝畫願摩下一筐中有紙頃甚多秀一一取之懸壘

印壁上僧志平考曰無庸怒因取筆寫其下成沙灘之狀款
迹傍一一加以鰲足悉成懶俯仰傾側狀各盡望之濡動如
生焉後展京城折寺教勿毀此壁輩致門外某寺今存
孰騎將軍深陽史公原傑永樂己亥從英公征雲南公為裨
將提兵與敵戰于月常江兵潰死畧盡公單騎不貽之遂遇
害元己喪而屍猶在馬植立不仆馬及奔徑入營中散已為
生遂即之乃死也流血被軀及馬散咸驚愕良久始仆
永樂中王綬字蓋端無錫人也從戎雲中知者薦之召居內
閣久未得官諸閣老咸以為言

文廟雖命允而未有成命其後閣老又言遂拜為中書舍人未
幾而卒 文廟顧謂諸閣老曰我看其人無福故不欲官耳
以卿等屢言故授此職乃是卿等害了他時謂

文廟明於知人諸閣老善於薦人

永樂間朝廷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利則在蘇郡
時有一詩僧進場公延坐與語時公新服大紅羅袍肆其捧
茶談履以濕其衣公談話自若略不介意僧出隸兵悉見責
預候於門求僧解教令其進見俟其責入為救之公卒無一
言僧歎息而去

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泛寒之時羅不帶履耳馬鐸不
穿襪時人戲之曰驅耳馬足 以上俱用古今事

文皇平定交趾問尚書夏原吉曰陞賞執便原吉對曰賞費於
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直有見之言也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吾郵萬壽寺僧某應詔適上元節張
燈時應詔者百餘傳 旨以鰲山為題僧某云鰲鼓喧天慶
太平燈山萬仞六鰲擎雲間一帛開金闕天上群仙會玉京
錦樹有花春不老錦河無限月長明甚思時與民同樂初罷
金吾不禁更詩成進覽

見中聯後一句獨稱旨月餘後賜還

以上此處瑣語

又皇潛藩余卿金忠襄公往戍燕山換批到俯通柳莊表太常
從寧海吳國牙得相樹之精一見忠襄夫人於府外門簾下
詢其姓氏求見忠襄公而贈其行囑云他日事幾之今乞不
忘今日金曰貧妻人路費尚書不知不死於道路否表曰自
今日始乃通衢也何慮之有給批上舟至西壩同舟商入失
銀一幣裹而莫之尋金請六士謀與之卜曰當在水邊不遠
商曰果不失當厚分謝稍離舟處尋果得原物乃祝謝二錢
自此以後卦神而求者如市至燕到街賣卜嚮應 燕即通

病召入府得鑄印乘軒卦啓云卦即痊後雷貴不可言

文廟即運出之速哉

太祖賓天進文考方羅織憂罹重禍召訊共有異術足驗者公舉抑菴悉令人赴寧波召取抑菴見之

文皇北巡崩於沙漠倉卒之際從駕諸臣如楊東里與金臺諸公皆於宮殿曲盡其禮而無遺恨惟王舍一事蹇諸公不及詳盡而有後悔與東里論及楊舉玉帶視之乃去一束諸公咸服東里之慎密餘不如也

以上附見後錄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則天

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海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室匠以一文詞初教書濡生以一詩增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楊仲舉昔戍武昌楊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共地詠落無依變名曰揚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憇仲舉之家見其方爲重子讀句與談有契文貞因善易遂許受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爲言仲舉即讓館與之而自牧授於他出往迨日十餘里不以爲勞文貞被薦乃相引掖

楊文貞公作弟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焉曰此門何不容先德之人先踐也

以上俱蘇談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德興人大父以官寓湖汭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遇賊公但嚙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隄陰憇于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遇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告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而釋之有隸盜公銀酒器故事爲過者所獲械見公公命釋械且語之汝非艱貧寧忍爲此乎仍與所盜一抔遣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輅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漸退呂

尚書爲子乞官 上以問公對曰震先期有守城城公宜量與一官或語以曰彼昔奏公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被何與平江恭褒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褒總漕運又內贊其所靖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歎服時同事有性偏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忌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妨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會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公亮贈太師 國朝輔臣贈太師自公始

仰山莊錄

鄧陽胡公閔號友松懷瑾自珍不詭隨於世我

聖祖乘龍御天用夏變夷討偽漢主陳文諒適經於饒謁長沙

吳文王廟見壁間題竹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

風雨來飛騰竹靈揚聖祖鑒賞久之尋召見帳下

登極授捕闕遠大理少卿成祖渡江友直氣強項不撓

上命力士以金瓜碎其齒又不屈遂支解赤族然公之忠肝

義膽耿耿不磨饒之人士未復盡知姑此識之

中州野錄

求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有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

人擬為義為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膳部郎

官文廟與群臣出語曰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群臣對

無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上大悅擢禮部侍郎

即遷都御史王來求樂初赴會試與鄉人數輩謁袁忠徹撫

按之曰好一火先生衆問何官曰皆教官也衆不悅而散來

復留坐自言決不就職忠徹曰子他日必遠到但目下數不

可逃果有旨下第舉子不就教職者或違是舉來等皆在乙

榜

求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濱久而復有兩人至聚居一室

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掉小舟操酒盞泛湖而飲飲至醉

扣舷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歸人莫測也居人時以錢米周

之或愛或否已而一人病革呼其隣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恐

為女累不言女終見疑奈何其人固請乃曰我建文朝翰林

編脩也幸葬我湖旁某山下居人收葬之其兩人亦不知所

在

以上皆城事論

都指揮平安一名保兒建文末為將敗北兵於小河安卑騎

追躡燕王運槩將及之忽空中有黑龍野狐製其臂安馬

跪於地安知天命有在嘆息投兵而止後兵敗被擒見

王問之曰小河之後倘相及何如安應曰臣欲生致使長耳

神國家治元氏實俗諸皇子皆呼使便長不然未可量也王勞而赦之命掌北平都

司事後以舊人自疑經死

庚己全編

求樂中禮部郎中周納建言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

事上皆不聽時惟學生胡廣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

封禪頌奏之

求樂曾祭自狀元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時稱江西才子有

薦一士人至者將入內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

彼者乎衆以祭應詔試天馬歌子答之文先成文多瀟亮士

人之文後成詞多蹇澁上立賜祭賜瑤帶始授士人官由

是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從筆書曰賓虜不少
戲周非天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黃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
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

成祖北征駐蹕止莊堡寧陽侯陳懋爲前鋒遇韃靼王也先生
千率妻子部屬來歸懋以其部屬入見也先土千達望

天頗尚有懼色 成祖命稍前與語遂備述誠悃久願來歸但

爲何魯台等牽掣今幸見 陛下是臣在生之日也 成祖

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眷命爲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

朕赤子豈有彼此爾今順天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享膏肓勿

愛也土千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令悉與酒饌也先土千

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通 成祖諭文武群臣曰遠人來

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先土千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

也先土千之來歸也其甥把台罕當質之遂援把台罕都督

俱賜冠帶及織金襲衣及大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

御前珍羞悉賜之宴罷 御用金盃等物亦賜之於是左右

皆贊美

上功德之盛 成祖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
有衿太自得之意固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
虞兵甲不用斯爲可尚也

成祖一日衛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歌側將遂給
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
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
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
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永樂初通政使趙彞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

用上曰此偉觀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
得安息今又可以重困之手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
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擇出之

永樂初饒州士人朱季文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關閩之說肆
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者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
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上以其書
示之觀畢縉封曰惑世誣民莫此爲甚至剛曰不罪之無以
示儆宜杖之縉之退齊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
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勅行人押李
吏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皆以示
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
盡悉燬所著書是最是吁衛正抑邪 聖明卓絕如此後宜
有所做矣然若季父者世尚有人可勝嘆哉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賢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曰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
震對曰日食與朝慶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即儀智曰雖然
同日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楊

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
宗時元時元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
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
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始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卹鈔
仁廟在東宮一日傳 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
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明日 東宮侍召楊士奇問已得人
否義對曰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
決東宮曰往者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

老矣士奇曰對雖頗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
衰目前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
宮曰太孫處侍講讀已得人否對曰已舉禮部侍郎儀智然
議尚未決

上喜曰此得人矣維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
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
儀智可用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令侍
大孫講讀蓋 文廟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如此
無錫王紱孟端號九龍山人善歌詩詞尤工山水竹石爲一

代名筆其面頗自貴重非其人未嘗輕與之嘗寓京師旅邸
月夜聞蕭聲起憐家清亮可人倚床聽之權甚乃乘興起寫
竹石一幅明旦尋訪其人以爲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遇
望翌日持二駝貺謁謝且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
筆也亟取而碎之求樂間任中書舍人一日退朝賂國公從
後呼之孟端不爲應同行者曰賂國呼公孟端曰吾亦聞之
必其與吾素面耳及賂國進及果 孟端不答賂國又出
造其邸孟端問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賂國賂國之
賓平仲微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從仲微索之此二事

孟端於人已之間所處甚隘固君子所不由然其高介絕俗如此使世之奔趨勢利而輕於售身者聞之其貪懦不亦少瘳乎予故錄之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梁汭卷潛主考得一卷三傷俱優取定爲會元折卷乃陳芳洲循汭卷以鄉故爲嫌欲取林文結又以猜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取爲會元而稍居二王翺第五

成祖見翺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翺官至宮保太宰壽極名位非常可及遭際

有自來矣姚廣孝博通內外典亦工文詞所著有逃虛子集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文翰林修撰張洪宗海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但餘輟爲焚棄乃所以深報之也嗚呼宗海之志淵乎微矣

滕用亨初名推字用衡後避諱更名蘇人自少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辨博文詞爾雅尤精六書之學義法之妙高出近世永樂三年拔薦時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又獻摸符三詩稱上授翰林待詔預修永樂大典在官四年卒用亨善鑒古器物書畫嘗得上

閱圖卷數目爲趙千里用亨頃首言筆意頗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鈇名以上俱見休寧說錄

成祖靖難功臣封侯伯者惟鎮遠侯顧公一人所封非戰陣之功然其時武臣知大體者亦僅顧公一人蓋顧始從

太祖高黃皇帝渡江累官右府都督僉事建文君已卯歲

成祖皇帝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真定被獲成祖

識公解其繫曰豈里考以汝授我耶遣人護送北京令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公廣孝專居守腹心之寄且素不習兵事

與公議不合及建文兵攻圍北京敕命公出將兵回解曰使

臣侍左右曰陪論議得効方寸足矣賜公甲謂力創弓矢皆

不受其意蓋不忍與建文君兵將交戰其賢於當時諸文武

受重寄而降降即反忍者多矣然其居守特城中軍旅調度

皆賴功謀功亦不細壬午歲九月成祖既正大統故亦封

公鎮遠侯食祿千五百石永樂元年儲嗣猶未定公時出

鎮貞州又聞潛歸官軍有功者驕縱玩法乃上書論大計謂

國家宜早建儲嗣以正名分北邊官軍有功者爵賞既定

宜制以禮法皆廷臣所不敢言者六年戊子車駕將巡狩

北京時仁宗已立爲皇太子豫召公副之監國既至言

皇太子仁厚恭勤明達是任付託左右文臣之臣智識深長皆非愚臣所及冀夷今雖帖服小有爭競即持兵為亂去留惟陛下決之 成祖付知公意厚賜還鎮北訖 仁宗曰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萬事有天理不足計是時漢庶人懷奪嫡之志朝夕伺 仁宗之過構間於 成祖 仁宗危疑而溫怒故顧公有是言求於當時諸功臣誠不多得也十二年甲戌卒于貴州年八十五追封夏國公謚武毅其在貴州先後平定撫綏之功自洪武及永樂亦皆是紀迄今亦無過之者公名成字景韶揚之江都人

永樂初大司馬金公忠獎掖士類每差仕見公者必戒之曰國家待士厚所望為民造福耳所至嘗以濟物為務永樂二年甲申以預建儲之議陞是官兼詹事府詹事十三年乙未卒于位云

成祖既改北平布政司為北京永樂十五年始命刑部侍郎李友直右都督薛祿督營 郊廟宮殿十八年告成李僅陞行在工部左侍郎薛加封陽武侯祿千五百石何厚祥而導李如此豈厭惡其為張禹掾時事耶 成祖之世為侍郎

至 仁宗臨御始陞尚刑部尚書云

以上俱唐書傳錄

開外近遼州縣久淪於北狄民物凋瘵不能聊生且日有夷虜侵擾先是

太祖皇帝憫之因悉遷其民於開內各置軍衛以守其地遼陽廣寧等衛則遼東都司領之大寧等衛則北平行都司領之宣府等衛則萬全都司領之 文廟諸難盡檢行都司所領以南事定之日遂以大寧等衛分置東師及保定等處舊守之地皆棄於塞外昔漢棄朱厓為息爭也葦產上可資用今且相傳為美談况此不毛之地詎可貪各以陷吾赤子乎嗚呼

二聖仁覆閔下之德至矣

東華雜記

劉政字仲理吳縣人洪武己卯南畿鄉試方孝儒為考官以論語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為題策問文武並用孝儒得政卷賞許甚至遂為解首政為人慷慨尚氣節嘗以豪傑自許忽得隱疾值

成祖渡江憤憤不食力疾起行以足頓地竟嘔血死可謂不負方公之知矣

永樂間蘇人有沈景陽者精於卜用錢三枚擲以成卦言無不驗

成祖聞其名遣內監來召之景陽就道豫卜一卦語使者曰上得此卦則無不利矣至既入見趨急俯伏喘不能言上令少休乃引問曰汝術何所本對曰周易上曰亦不過周易乃取錢向天默祝令內監投景陽卜之正得向卦因具述前語以對曰此卦最利行師戰無不克上天悅令出就舍需其驗而官之已而師果克捷他日又召景陽卜卦成景時悅首不語良久上曰何如景陽對曰不可用上不悅趣令引出詔有司具驛舟送歸止給楮幣衣帽而已景陽語人云上初筮者殆匈奴之火部落後筮其小鍾耳

上意大者既充於小者何有然卦實有凶咎不敢言上意親征出塞至榆木川而宮車晏駕矣

永樂間毘陵胡尚書濙奉使訪張仙至蜀中遇高僧白雲和尚臨別贈胡公素帛一端曰出峽當有用公出峽果遇皇后哀詔始信其能前知也成祖召白雲至京師朝士皆敬禮之獨歐陽主事不為禮白雲呼之曰爾非求叔之裔乎叔叔嘗贈我以詩探囊出之果文忠手筆也凡宋元度牒具在後竟卒於京師

以上俱選漫亭筆記

齊秦漂水人革除間為兵部尚書與黃子澄俱用事太宗舉

靖難之師討左班表黨以二人居首及京城破秦脫走欲往他郡起兵與復常乘白馬極駭慮人識之乃以墨塗其體既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為人所蹤跡執見上不屈死夷其族近年有司即其故居為建祠堂訪得其遺族令守之其地有舖舍至今猶稱尚書舖云

韓公達初為燕府良醫奉命進香至南京時建文疑忌諸王知有靖難之謀至公達于獄後太宗克京城守間吾使在乎出見甚悅既即大位授公達太醫院判賜第及官人甚見寵遇然終身不過是官蓋當時名器固重也

華亭沈學士度初從戊雲南其地有日者談命多奇中沈公暇日過之漫以己命扣焉曰者驚異曰是當貴顯歷官清要非常命也公笑謝之見其所設課命字不佳曰吾為子易之可乎為大書二字揭之肆中時都督翟能鎮雲南一日乘馬過而見之問知為沈公書也因延致為子弟師未幾入朝遂挾與偕館於南楊學士家時太宗方崇尚之事博求善書者南陽遂以公薦召見試書稱奇授翰林典藉自是寵眷日隆令凡寫誥敕皆効公自體至猶然累官翰林學士公嘗言於上云臣有弟榮其書勝臣遂亦被徵用兄弟並列

官近禁禁後至大理少卿孫藻亦為中書舍人

以上與漢書卷八

姚壽南陽秘揚人父仲道永樂九舉人母某氏喪明居床褥者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人初莫知之後從門隙竊視始知其然毋沐浴身自奉之不使其事曰汝未必不厭吾母也

病述漫記

鮮縉之才有賴東方朔然遠見卓識朔不及也方漢庶人奪嫡洪國公丘福力主之成祖惑之遂欲易儲召惟惺重臣決之諸臣莫對縉獨曰好皇孫由是成祖釋然仁廟之位固矣縉以三語而決此大事古未有色後丘福泄其語於漢

庶人庶人啣縉至骨以至屢敗遂赴詔獄死雪中皆庶人之諸也自今觀之列聖及聖子神孫享千萬世無窮之業縉不為無助百餘年來襲贈之典不及而諸臣亦來有為白之者誠不能無望於今日也華縣靈廟邑父老相傳

太宗文皇帝靖亂道經博聊間時平都司鎮守以兵帝屢被其挫帝夜夢復與奮戰又敗忽見一長鬚大漢自西南騎白馬持刀大聲言救駕即研平都司馬倒帝得脫問其姓氏曰臣華縣城隍既覺帝深疑之至旦復與平都司戰其始末果如夢事後持加封焉成祖已入金川門建文楚宮中欲自盡

丙侍止之曰臣不能為陛下存社稷敢受一死願借御衣赴火代死陛下脫身出走可也建文遂以衣賜之其人即乘白馬驟入大見者以為真建文也成祖初入宮信之後亦微聞共事度卒不可得乃以成禮葬之定國人也久之進給事中胡濙周行天下訪之終不得內侍竟亦不知名傷哉乎何建文之朝之多賢也代其君以克於難而又泯其名比之紀信不猶賢乎

李景隆既開金川門以降成祖即位雖加勲祿位冠一時然心終薄之及言官論劾乃視爵以土塞其門通飲食而已至死不得出今錄言者三既于此梅張胡觀亦被劾者以當領兵北征故也疏云臣等伏觀太祖皇帝給賞功臣鉄券誓詞有犯謀逆者不宥及擒會到太明律內凡謀反大逆皆凌遲處死同居之人皆斬財產入官人口為奴欽此切見奉果隆自永樂元年以來兩造反謀廷臣累奏罕聞聖恩寬宥再三豈期惡逆不已恩更為仇又行妄聲誘諸飛言山上臣等見其罪不容誅又於永樂二年八月十四日具奏請正其罪伊弟李增枝法當連坐聖恩李增枝雖為其弟有賢有愚罪不相及所有逆臣李景隆未奉聖裁今詳李

增枝明知景隆先與允熲等陰相傳結構為謀天繼又招逋
逃復圖不軌並無一言觀其兄 皇上寬其連坐之罪仍復
同惡相濟並不吐露真情況其家四散置立莊田每僕不下
千百餘戶意在作亂之時引為援助如此之類非止一端李
增枝絕無一詞以陳於 上且犯該十惡不在赦宥之條今
景隆等所犯 天地不容 神人共怒陳奏以來未賜 赦
斷臣等以為 恩不可再法當必誅乞將景隆增枝等送法
司正其罪惡藉其家才沒其人口收其莊產以謝 天人之
怒以昭 皇社之靈又云天討有罪春秋嚴首惡之誅人臣
不忠漢律著三族之法逆謀既露當正刑章切見李景隆夙
成兇性允熲異謀奸惡過於齊黃悖逆同於藍賊首啓建文
之殘恭陷害親王繼竊總戎之兵柄以作威福濁亂海宇潛
窺 神器愚弄昏君負 國大恩為 國大害欽遇 皇上
恭行天討大振 皇綱掃除奸兇肅清內難其景隆以負道
天之罪尚寬兩觀之誅重荷更生當知所自而又弗悛前惡
乃懷異圖當 皇上臨御之初首欲觀禁以居六部假公道
以濟其奸收逋逃以蔽其家用私恩以聚其黨允熲兄弟等
負罪當深朝廷保全至矣際隆又與盛庸等潛遣間者與之

交通再欲倡亂禍天下奸謀既露心不自安乃托詞請還佃
丁實詭寄以窺 上意其家慢藏取侮而誣謗以瀆 親王
其身敗壞棄倫之淫盜以誘貴戚蒙有罪杜門省過復暗遣
人與戚里交通私宴行 御用之儀服餽借 上用之物大
逆不道亘古無所惡已貫盈神人共怒揆之於法罪合族誅
縱 皇上好生不不殺然景隆罪實難容允惡不誅恐貽後
患除惡不早慮致艱昔李善長藍玉等皆開國之臣自棄前
功謀為大逆及事發露 太祖皇帝斷以大義悉皆伏誅今
景隆叨藉前人之勲素無汙馬之勛加之亦族死有餘景伏
望 皇上明示至公大正 天討乞將景隆尸諸市朝以謝
宗社之靈以慰神人之怒今將累造罪惡開坐謹具奏 聞
一李景隆因 太祖皇帝崩天之初見建文昏弱潛起反謀
削弱 親王以傾 帝室陰竊國柄以行威福意圖居中用
事得以行其奸計自陝西還道經河南不朝親王蕪程夜進
及京師遂誣言 周王遣人守把開津建文聽其奸謀徑遣
之馳至河南追逐 親王奪其民社甚至佐使昏君將 親
王及世子各置遐荒不容同處滅除日膳使之凌逼百端首
開禍端以亂天下充其奸惡實係奸臣脅贊之首其罪一也

一李景隆既誣陷 周府自以詭計得行遂太津奸謀欲圖大事陰忠 皇上位居嫡長天下歸心又欲生事加害乃與齊黃等結謀矯誣 上天稱兵北寇及聞 皇上大起義兵誅討奸臣以安 宗社遂自為大將欲竊兵柄以濟其奸孽

瞽諸匪愚弄軍士大行威福切制其下不敢仰視立震主之威圖不軌之事豈知天地神鬼不容其惡顛覆其師每戰趣敗造禍殃民謀危 社稷其罪二也

一景隆佐使昏庸陷害 周府擄取府中庫藏財物充積其家今府復國其景隆不行首納願是留為後用其罪三也

一景隆知建文昏愚可欺志在潛窺神器分布親信挾制親王仍自統兵北抗大軍而於建文屢邀取節鉞及大常旗幟以專賞罰欲其威令素行捷之日易於為亂其罪四也

一洪武三十五年 皇上大軍至京肅清內難在安 宗社選用百職無間踈遠惟才是任一由至公景隆不尚章心改過事 上以忠猶挾奸謀布置腹心欲以已之親信居六卿大任累行奏保 皇上洞見其奸究其所謀蓋欲預先布私恩以五私黨以為他日之用其罪五也

一允熲兄弟等不仁不義戕害 諸王濁亂四海得罪宗社

推親親之仁不忍加誅恐其交結小人再造罪惡於是置之京師不使居外以保全之而景與盛庸等又構逆陰謀違罔者往來交通割肌膚內設誓呪咀言詞悖逆盡皆發露其罪六也

一景隆累造禍衍群臣劾奏累蒙 恩宥不知省躬悔過改過自新仍復將藏逃軍逃民在家以致事發錦衣衛究問逆狀照然景隆猶不服罪於 御前飾詞言稱此等之人皆零頭零腦家人所謂推惡於下公然面欺支吾其罪七也

一景隆自以造惡淵深法難容恕奸心不自反生怨望輒於御前托詞奏 太祖皇帝賜個力退還朝廷挾詐要君其罪八也

一景隆多養廝役以為腹心羽翼縱其私積財物縱其奢侈僭用慢藏致盜竄其自取乃不反躬自責又生怨訪聲言三府之國縱令軍士搶其家財如此誣枉冒瀆 親王其罪九也

一景隆位崇公爵任重師臣正當修身謹行儀表勳戚却乃恣行荒淫甚至形於圖畫借與謝驥馬模寫導引為非漢亂倫理其罪十也

一禮謹上下之分不可毫髮僭差景隆素蓄逆謀公然僭用服飭用金龍莊鑄飲食用金龍器皿乘馬用金龍鞍轡人皆知見共罪十一也

一景隆居常在家宴飲每日作樂偕為王食每一酌則贊進酒每一湯則贊進湯一如御用之儀僭分如此共罪十二也

一景隆所造罪惡所蓄逆謀其第李增技倭知其詳恐謀逆事發連坐乃於御前首奏蓋景隆悖逆不忠鬼神照鑒雖有親弟亦不能共罪十三也

其論梅胡云切兄梅殷胡觀皆叨貴戚坐享安榮祿上負天恩下通奸惡當建文之昏迷蔑棄親親李景隆之擅兵律行威福其蠢股等罔念國之休戚而乃助其奸謀反亂天常同惡相濟梅殷則擁兵淮甸胡觀則統衆太原大弄干戈互為聲援欽遇

皇上肅清將天討掃除奸兇宗社再寧軍民咸悅凡擅兵於外者咸召還京而梅殷又於淮安將所蓄金帛悉以分將散士官吏邀結人心胡觀則按甲山西逗留觀望皇上以親親之故置之不問異其洗心改行以保身家及李景隆再起

異謀事干悖逆正當首奏以雪前愆而又幸揭帖終陰相交結以致景隆事發露命女武辟臣會問景隆不隱諱自陳與梅殷等同謀逆狀既彰法難容恕今景隆既已鞫問乞特梅殷等革送法司通行鞠問明正其罪

洪武永樂時臬司官皆得舉劾今則無矣漫錄疏稿於此以志其變云福建按察僉事臣陶弘謹奏為糾劾事伏聞賈賄宣淫罪誠難宥仰恩法紀利用伏誅是豈責僞之過嚴良由褒崇之既重切見福建左布政使薛大助由縣佐遷列賍私超拜徽垣寵崇已至職司風紀妙歲懲觀之愧位別旬

宣是激揚之道奮不顧身未為報國豈期伯縣終負帝堯敢犯王禁特背聖明潛引股心淫肆妖狐之媚張牙爪貪如吮血之鬻門迎媚女昏酣無厭囊括人財嗜耽罔極上不能效忠於萬乘下祇流毒於群黎雖匪懷奸之逆賊允無紊政之兇徒罪從今原惡終已者似此儉和義當絕糾糾云

歐陽謙字伯益沔陽人文忠公後洪武中舉明經授耀州學正擢監御史永樂中谷庶人謀反謀吏密詔往伺之乃托言罷官黎家南婦雖妻子莫之知也還家賦詩皆作山林語如云半生榮劍歷天涯解組歸未鬻尚章臣戎幾何能報國

君恩萬階賜還家滄州鷗鷺明猶在綠野桑榆色正佳堪恨故
交零落盡垂楊到處啼鴉人云文章館閣青黎吟詩酒江
湖白髮新又云風月謾矜雙眼豁江湖不厭一漁多會歲侵
謙人野服具舟隨商賈羅長沙時庶人謀蓋甚悉召諸巫構
祠譴後變形為祝維作府中具得其狀乃急拏舟一日馳陸
傳此覓迨之已無及矣既報 命因出師移之庶人赴火死
譙改編修轉考功郎中卒于官

督督黃中初為總兵鎮守廣西永樂初為副將從征安南累建
奇功然性剛愎不避張輔之再征季擴也中亦在行一日輔

開燕集諸將佐飲酣命樂工曰可唱黃中調中以為戲已作
而言曰老總兵亦聽黃中調和輔怒次早托以妾病召中入
視既入命壯士縛而轉之誣以違節制奏之 太宗知之置
不問雖中子某為都督僉事輔歸其子裹甲欲報父讐

太宗命大臣和辭之其子不從 太宗怒累謫全州千戶所千
戶再調河池千戶所以卒

永樂中之征安南河池千戶所調軍一萬後止謬自滿等一十
七人得歸十七人者子孫至今與人談以為大幸今人談征
安南容易也

彭舉山東益都人為前元行省叅政 天兵下山東歸附以為

全州千戶所千戶再調慶遠衛累立戰功兩江諸賊多所勸
定著名廣右提指揮使子英嗣英為人有權謀善任扶永樂
初以武職應襲取侍 東宮九元勲達官英皆事之得其歡
心既任官以廉能稱擢廣西都司印初至與藩臬同行即事
請前日都布按三司也同時者知其多才肅然敬憚之不取
違有疑事則就謀焉嘗連二司飲以絲絛繁二錢於梁間或
問之曰兩句要錢耳衆愕然有方伯不法載銀數萬命其子
貴英知之迨至東江驛登舟謂曰聞公子有嘉穀數萬請嘗

之順指其下搜舟中昇二甕於與前徑去至司置於庭召胥
徒與衛既集笑語之今日與若等為壽遂辟甕設銀也呼左
右親取之一觀而盡視篆三十年凡各衛襲職者德之如父
母陞右府都督僉事以卒

常開平為 懿文男其子森襲爵 成祖靖難森死家為徙
歸安府時森子尚幼及長 召見知其愚劣賜三百金遣還
洪治中乃復侯封

將相希死說文皇在燕邸時夢天地遣使召之將有所至天
門見張三丰與揖曰遲此五年公當有天下矣問其姓曰姓

張復問其名曰我通人也但呼為張通通可也遂與

文皇再揖而別及建文立張至燕叩宮門求見門者弗納張叱之徑入止之不能遂至殿上文皇見之恩良久若舊識曰非張通通乎張就握手曰勿多言特可矣於是發助起義密謀居多天下既定遂隱不見文皇思之遣給事胡榮求之雖意在踪跡建文然三年竟亦不過

以上俱月山叢書

九朝談纂

仁宗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為漢府所潛蓋

成祖有易儲之意而漢庶人實觀覲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

伺察仁宗全書其不執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

官善於保護太子守禮法而漢亦不敢曲意上承回朝但言

皇太子敬天孝親

上意稍解後終見謀乃微諸東宮官悉下獄士奇引咎得免黃

淮等繫獄十年潛語家人云此長麻線也不足為慮後與

誅周見同被害

仁宗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后誤進中

上于喜通雷太監贊之云皆不然蓋陰謀也

俱病速沒錄

金陵伊氏家室裕人亦謹厚

仁宗在青宮屢取給於其家伊氏絕口不與人言

登極後即擢其子恒為營繕所官仁宗上仙張太后追思其

事遂進為尚寶少卿本朝尚寶官雖五品最為近侍

非勳舊之子不得居也

高國雜記

王文端公抑庵知制誥幾廿年其出也楊文貞公為之也初

文端與文貞同閨里且聯州文貞雅重其人欲留以伐己
文貞之子稷惡狀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於是德老
文端言文端直諫人也遂言於文貞文貞甚德之嘆謝為以
非君不能聞文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實欲制其子也稷
之狡猾也陰得文端之言而為之備驛途中皆先置所親
稷之賢復馳言曰人皆忘其功名之盛故謗稷耳又遂中
文端文貞歷數處皆然稷復迎於數百里外徑饋蠟油靴袴
青衫扣袖理儼然謹厚人也家中惟圖書蕭然為惡之具悉
屏去而親戚皆畏稷交譽之文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疑

其姑也又還

朝述出之於吏部初仁廟時官爵最不輕授陳德遵循以此元

三考仁廟最愛之欽陞侍講學士文貞為以大駭止與侍講

仁廟面諭德遵以故猶以許之德遵遂叩文貞未幾

仁廟天德遵已失遭逢之會遂歸移疾還日夜喉其鄉人

告稷惡狀鄉人皆畏其宰相子不敢發會建女楊文敏公鈺率

鄉人訴其子於朝中官王振持其奏言閣下曰楊先生肉未寒

而遂受証若此何以處之初文敏與文貞同事頗不相

能及是遂曰既然須與別其是非中官曰當下撫按耳文貞以

為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於撫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
欺辱之也既來自其事生告人以罪

朝廷與其子為尚寶官而去德遵聞之遂言於卿人曰必以

為宰相之子

朝廷粉姑息之文敏公獨非宰相乎其葉速其來王振得之

不告文貞而以文敏故事處之連來獄或議置重典初

仁廟與三楊俱泣曰汝必輔朕子孫朕亦貸汝子孫死故三楊

子孫皆有勅授之故於為惡亦有所恃也繫稷既徵文貞

得疾猶欲援

勅以贖稷死命次子導檢勅導密秘之託稷先持去遂弗及

赦王堂復革

仁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之以備顧

問又權給事中何澄編脩楊敬與儒士陳繼其事見繼送何

序館在大內之西正統初始革

仁宗監國問諭德楊士奇曰歌密器可復陶否士奇恐啓玩好

答云此密之要不可陶他日以問贊善王汝王汝玉曰殿下

陶之則立成何不可之有

仁宗喜命陶之果成士奇不悅後汝王弟汝嘉卒其子乞養銘

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王汝嘉同居禁林而長厚之德人於汝嘉無聞言蓋亦為此而發也

洪熙元年十月御劉付禮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其家屬初發赦坊錦衣獄浣衣局并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給還田土允言事誦成者亦宥為民以上俱皇明記事

仁廟在東宮時天台徐好古為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之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書稱之為贊

善先生備述其能直言得益歆望輔導之意辭極謙抑至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卒痛悼不已自為文以祭又即位又為之

勅守臣時祭于其家是固好古之遇然亦可見

仁廟崇儒重道之盛德云如古名善述贈太子少保諡文肅

仁廟冬至賜酒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役筋力倦趙

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致誨多良親起予德深處求懷遠渥

新賜局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榮期願

祭酒安成李先生上

仁廟封事許首命侍衛將軍以金瓜擊之不死繫獄而

仁廟上賓

皇太后意其激怒之以致大故欲殺之

宣廟承旨命就獄賊取將欲親鞠俄又命錦衣衛指揮王某即出行刑王甫行而先生至

宣廟退近臣某能問先生陳其忠誠之意

宣廟出近臣備述其言

宣廟悟命仍就獄蓋王被旨急趨出與先生相失於端門左右候之於長安門久不知先生已入急趨日則先生已獲更生後使時而王沮之或

宣廟不退而先生之指不得達於近臣近臣不以聞則禍必及矣宣天閣先生忠誠而陰佑之也耶以上俱復齋日記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王文靖公為贊善極蒙眷待

仁宗嘗一日問解學士縉曰王汝玉吾甚敬之而

父皇不喜其人何也解公對曰君臣相遇自古為但汝王無福

耳 仁宗賞其善對

楊文貞公平生好獎拔士類洪熙元年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公曰當今山林亦有人乎公以吾卿陳

先生繼對

仁廟即使使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繼入謝

仁廟謂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公益未嘗識繼也又

劉祭酒宗器任翰林時公嘗問云東南文士陳嗣初為誰劉曰有

張肯綮孟者頗善文公自其文如何劉曰粗枝大葉公驚嘆曰

粗枝大葉此文章之所難然張已老公公不又薦焉

以上俱南溪譚纂

仁廟好學古文詞翰並精尤善科舉之業在青宮已然踐作

猶不廢每得試錄必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宮臣

嘗戲語人曰使我應舉亦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前閣記

進士十五科北人益少而復無舉首西揚乞無取之

帝曰其弗逮乎對曰長器大才多出北方曰試之何以別乎對

曰卷例緘名注其方焉南十六北十四則並用矣以上皇朝雜記

仁宗即位改元洪熙厲精以贊

祖詔行楮鈔以通泉貨而法在必行抑宦官以干外政而痛

加裁斥釋夏忠靖公之文繫禁獄去天下無名之微以寬

民力厚世戚任舊臣期於必治而閹人切齒一日指天表示

東里曰帝星有侵不一月適中宮皇后千秋節左右二

宮賢貴妃備燕席為中宮上壽

上亦御燕宦官給事左右置毒酒中

上飲而輒五竅流血而崩時感天變大雷電風雨晦暝傳言

雷震國見漫錄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曾蔡應制賦詩云

兩軍對敵工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鉄馬一

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吳

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檉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

當先進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

下皇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詩意雄偉

尤勝前作君臣之器量見矣

東樂平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大行要駕

東宮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時京師諸衛軍皆

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藉慮護衛

為更迭秘未發喪皇太孫頒行啓東宮曰出外有封立皇白

事非印璽無以防偽東宮顧楊士奇曰渠言良是但行急但新製

則不及士奇對曰殿下未踐祚今居喪所無事有事自應

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聞太孫出外無行事惟有上

票朝建之事可擬行之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

東宮即付取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不當歸汝汝就

留之既行東宮領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昔
大行臨御儲位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又曰自今朝建之事伏奏與汝但塞亦有遲疑汝須盡心
汝二人吾當重用不輕也對曰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盡心
而厭服天下之心須薄恩及天下必先危從征行之臣若漢文
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之以為貶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延侍
殿下必不違惟不應先及此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機也

永樂間胡廣解縉同為學士

或祖孝文淵閣召二臣侍宴上顧廣曰汝與縉生同鄉少同業仕

同官今縉有子汝當以女妻之廣叩頭對曰臣妻有娠未卜男
女上足生女越數月廣果生女因名其吉慶奴縉乃為子
碩亮委以為未幾解氏遭高煦誣譖縉既死于獄舉家盡
終或遂時廣亦卒諸父欲以女改適他氏女聞之入室以裁耳
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婦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皆居違父何以生
為不如死也諸父不敢復語迨洪熙改元解氏蒙特旨肯
還碩亮遂親迎而歸入門事二姑甚孝事夫惟謹姑徐氏多
病痛不離床席者十餘年雖浣滌穢污皆親自為之且通知書史

性復柔婉側室子女視如己出享年八十五而終若胡女者可
以無愧于二公矣

陳諤字克中廣東番禺人永樂六年戊子領鄉薦卒紫
太學庚寅擢刑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每奏事聲譽如
文廟戒勿與飲食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見則呼為
大聲秀才嘗因直諫上怒甚命為坎奉天門外埋之七日不死
仍令還我俄陞吏部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

旨俱罰俸革象序同事者先治完各降職克中貧不能倩人
乃自縊工直駕至觀象問治屋者何人諤俯伏自陳

上念其直而憐其貧命復其官癸巳三月命署通政司事繼而
署應天府署刑部署鴻臚司署工部尋陞順天府尹偏出於城
隅誤銜皇太子駕太子怒訴于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
竟不問己亥歲出為湖廣按察使後改山西洪熙元年
仁廟問大聲秀才何在此人宜為輔導使人得易聞過改荊州
長史後與王不協除鎮江府同知致仕歸卒于家

何忠字廷臣荊州江陵人永樂初登進士拜監察御史後
遷日南知州洪熙初勅賊餘孽復合逼圍交趾城忠請落果
諸公曰賊勢猖獗善坐受困辱何時復解蓋遣一才智官潛

身出城往請王師幸而得至珍此醜夷如泰山壓卵耳諸公曰
城中文武衆官才智膽畧皆無出足下右耳今茲請師非足
下不可也忠慨然承念乃與知縣張某夜縋出城步走二百餘
里爲賊所執搜檢其裝得請師奏章縛之以歸張泣曰相公何以
處我曰爾如從權暫屈於賊賊必不殺汝脫歸語諸公知之
吾若與爾共屈此膝則爲萬世恥矣爾若同吾不屈徒爲無
名之鬼也乃口占一律曰萬里邊城受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
紅塵失路關山遠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
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詩畢謂張

曰爾記此詩爲藩臬諸公誦之遂至賊營賊首延忠上坐舉酒相
勸曰公能相我當與公同享富貴忠大怒唾地罵曰隴匈
奴是何言也曩者爾黎賊亮暴悖逆殘害無辜我

聖朝伐其罪而吊其民設三司置郡邑立學校教爾邦夷
民遂其仰事俯育之道知人倫綱常之理革其舊染汚俗
吾華夏良民一視同仁之恩大矣爾曹不思報効逆造逆天之罪
指天兵至爾曹皆爲齏粉矣尚何富貴之樂哉賊首笑曰姑
息怒飲酒忠厲聲曰吾爲進士寧飲瓊林宴之酒此大戒之食
吾豈食之奪其杯抑之正中賊面流血顛賊衆大呼遂過官事聞

朝廷深悼惜之勅禮部致祭謚曰忠節

吳溥字德潤學者稱古厓先生臨川人洪武中舉鄉貢以病
不果上春官後入元太學生奉

命宣諭武臣於雲南又閱軍事福建時奉

旨出使者所至皆有金幣之贈重朝命也先生一無所受及歸
治裝不益絲毫惟經過山川所作吊古賞勝之詩百數十篇耳會

試禮部擢第一建試第四授翰林編脩歷修撰脩永樂大典爲
副總裁擢國子司業居無何祭酒有他命自是皆先生總監

事時士習目下進取惟觀僥倖先生革之終日危坐堂上召與講
析義理使退求諸心庶有自得之益以禮法率其屬未嘗屈己求

合權倖皆不樂之而自信益篤仁廟知之有素一日顧士奇曰朕即
位以來兩京之臣多以序進惟南京吳司業未盡蓋朕久不見之

故忘之耳使三日宮車上賓矣先生爲司業十八年太學教千人又
天下賢士君子皆稱吳先生古道吳先生賢師而職銓衡者獨

君不聞此雖先生之命而益以見其所守且士大夫之重輕於世
者抑豈係乎其官之進退也哉康齋與詩其子也

世說成祖既擒黎季黎及其子黎蒼蒼至京師待以不死後
仁廟即位時黎季黎已死召黎蒼蒼與進後苑偶出一對云獨立小

橋人影不隨流水去蒼對云孤眠客館夢魂先到故鄉來

仁廟憐之放歸遂反 月山袁譚

九朝校藝

宣宗

宣宗朝恭安胡公澂為禮部尚書官中屢有封冊必先命于公或有不當必奏曰臣掌天下大札一不合宜遺誤萬世臣不敢奉

詔

上亦為之中止公大節甚明惟於前皇后之廢孫皇后之立不能匡救故多受莊田閹者之賜於心不能無愧焉

富國雜記

禮部金侍郎問在

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

亡獲持已失八本後

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後容言賜書事

宣廟促令內侍為禰之踰數日得賜八本惟終卷不同而兩朝

恩賜復歸于完益殊遇亡

赫爾堪探

楊文貞公士奇在閣下特其婿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裝資會

有知府某犯賊千萬黃緣是婿賂至數千為其求救時某

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揚不得已於該道當同理日遣一吏持

金食至院云揚宅與某知府送飯該道某官遂觀下釋某知

府刑具其銀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靈遂得還職我 朝不立

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不避排勢者幾人小人之豈不懷事

本朝畫手當以錢唐戴文進為第一

宣廟壽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猷廷循倪端石鏡李在記自有名

文進入 京與王松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

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

文進獨得古法入妙

宣廟閱之延循從帝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爾

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 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釣魚甚失

大牀

宣廟額之遂揮去其餘幅不規故文進在京師頗窘迫宗王士元

面武王誓師獨夫宗飲圖識者以為精慮入神與六經合孫四皓

進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高文進姑之定為下品止賜三十緡古今忌

才難曲藝亦然可資皓數文進名亦偶同 春風運筆

况守鍾治府時被火焚卷文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出坐磚

場守吏痛杖一百喝使涕含亟自草奏一力歸罪已躬更不已累吏

也初吏自知當死况守嘆曰此周太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罰

止罰俸而已 蘇跋 况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吏起歷任轉

有善聞三楊公知其名薦之故領勅來守吾蘇又臨任剖決若

流善政四出民皆駭服第遇考校士子悉委諸群僚多不親事

其諸學官講誦竟不能發一問於其間亦惟唯而已嘗諭衆

曰某本刀筆吏所恨者不在科日固不問人也於乎以有為之

才而獨於此君子惜之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群下曰汝間諺云臧門刺史破

家縣令否乎此固非有道者言也中有一父老姓桂對曰此間生

員多讀詩書 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為之然

已上面無野記

嘗聞吳文恪公訥為御史巡按浙江時壞秦檜碑而未知其詳

疑其為檜德政碑也後仕于朝問之測中士夫舉無知者及來

測江閱杭州府志亦無所得近聞仁和縣學有宋刻石經往觀

之并見此刻始知公所壞即此石非檜德政碑也然於此有以見公

學術之正論議之公有補於風教矣夫公文集未得見此作未知

孰否因錄以記之右宣政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

則李龍眠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

即岳飛第作大學三月臨幸首制先聖贊後自願淵而下亦與

辭以褒崇之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軍事憲樞密使奉持記指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令
子皆無邪雜皆達于儒道者今經神之習或未此乎儒術顧馳祖
能振攝之說以使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
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戈嘗膽以圖恢
復而捨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沮詐播搖
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使虜勢以累君其罪止通
于天萬足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特著建議罷王安
石孔廟配享識者題之頌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指之記尚與國賢

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廣便刊設之說表識之名不得列于聖像之
後然念流傳已入諸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高文毅公駱父為府吏主時知府復進見吏舍有光耀跡之非火
也翌日問群吏家有某事商某生子和府吳之語其父此子必貴
豈善撫之後為舉子浙江鄉試禮部鄉試廷試皆第一名景泰間
仕至兵侍善春坊諭德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贈善太素陳公命
諱之云歌祿十年當再成化初復起入閣至戶書教年致仕

大學衍義一書人后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遠而難行者
惜乎後世人主多不欲觀其中三十九四卷齊家之要又皆歷引

前代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取之禍四倍其多從使人主知
讀之左右其肯使之凡哉蘇人陳祚宣德間為御史嘗上章勸諫
此書

上怒連祚及其子桓八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

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

送還新報記

王忠敬公驥重切佛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畧不經意
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為法答應而已連索付之此可見公
之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本朝巡撫江南大臣惟用文襄公悅最
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勤慎專心於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者

聞公在任特置一層簿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
詳記如云某日子前晴午後陰某日特某日陰某日雨某日晝晴夜雨
某日夜某日午前雨午後晴某日東風或雨風西風北風無不詳記
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人告報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舡為某日午
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二語其某日時風使其公驚
服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後書也

宣德中撤章憲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統簡凡百公務不
差絲毫勾攝止用粉版背繪刻錄其中乙為次得逐勾攝題其版曰
不食不食與民有益人隨解至處免錢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

是東曉清閣園空虛

又上奏請修葺

宣德元年以蘇杭嘉湖諸郡多豪石不法命大理卿胡榮參政業

春錦衣衛使督御史賴瑛按治之時被沒者凡數十家令部院面

奏件先期行禮部類進中官預聞於上以便調答謂之春坊本相傳聞

初凡啓皇太子木院本先日具聞宣宗登極時尚幼冲而胡忠安公濂為

禮部舉其例行之迄今以為便而春坊之名亦不移焉

宣廟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賤貴至十數金特擬橋一艚長以船

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駑馬易矣必異竊視之

躍去矣妻懼自經而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宣宗嘗命侍臣遊東苑花指草令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此

茅茨不剪之意亦庶幾不忘乎儉矣

宣宗製歷代臣監外戚事鑒三書既成即賜勅臣戚傳布之

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上命置酒於樂館集公卿大臣侍飲

歡東里公獨不預是日一學士醉歸忘其帶詞林為賦辭學士歎

宣帝上賓張太后即掖宮中玩好罷不意之粉葉中官差遣政歸

閣委重三楊雖太監至振無敢事擅故正統數年天下休息人稱為

女中老婢

况鍾字伯律南昌人始以吏事尚書呂公養愛其才薦為禮部主

事至初先是

仁廟初命京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鍾舉中

允張宗璉上恒而問揚公事奇曰舉皆外官而鍾舉朕官何也揚公曰

舉其才也此臣所知為鍾先舉耳

宣初江南九郡災捍賢能為守鍾知蘇州奉勅蒞任得擒拿倭偽於

水而不職者既自送吏部別用或竟問然之吏道為清六年考績民之

京請留者八萬餘人後之名流皆不能及

以上俱皇明紀畧

白公主會試偕同事數人託往覓餉舟中卒方假寐有夢神人叱之

曰急起之尚書來矣夜中夢以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主卒廷納

之曰致款餽甚恭與之值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岸始潛以實語

公公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後至兵部尚書公為都御史征麓川時

計別卒二十餘年矣江行遇連舟有人坐其上疑卒也止而問之是已

後撤伴從軍事抵麓川卒以功累陞為指揮使食報云卒之

夢雖為公微而實已被遇之祥也

程襄毅公信白恭敏公主同赴試時入食津中忽其家鶴鳴二公

以為不祥出避之鶴聲隨其事數里而止後二公相繼為兵部尚

書

以上俱本朝本

漢至高祖文皇帝子也建國樂安州先從

文皇帝奉天征討善戰有功為

天皇帝所獲愛澤有華稿之志

天皇帝亦以之類儒臣揚仕奇揭淳寧義黃莊等前後正教諸臣下

批而

天皇帝時愛皇太孫英明可承大業故 東宮迄得不挫

仁廟正位不久而崩

宣廟繼立王不自安而不敢以指揮王祇知州朱恒等為謀主偽

命祇為太師恒為都督奪民馬戰馬故因後為卒五潛以金帛

結在京官軍為內應不降漸露朝廷疑之王與差百戶陳剛貴

本指斥東與聲言記

皇太后憂之召楊崇使定計崇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難

之崇曰欲謂 陛下新主必不自行故敢爾若 陛下親行出其

不意而以 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若或遲疑而使彼得計未

可知也臣請先行措不與賊俱生 皇太后社之勸

上從其計崇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成而大駕

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知不敵遂開門出降詔誅王祇

等同為謀者免漢王為庶人改安樂州為武定州

宣德五年既賜進士時 東宮已建

上欲選進士之在者使積學以備嘗僚之用勅札部尚書

一少美賢者三十人入侍 上在齊宮甚喜之即令考之

發奏筆札未備勅內廷給而執授題曰用人何以得其方

命楊文定論次得三山薩琦八人先生與列詔賜襲衣冠帶仍

命有司給以澄油房屋卑隸而執恭和王直率之讀書

中秘每 賜上膳良醢以勞之其後復勅通取二年五年

八年進士妙選得恭和蕭鉉東吳徐有貞等二十八人共二

十八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後薩琦為礼部侍郎

西蜀江湖為少師工部尚書蕭鉉武成王王俱侍即徐有

貞為武功伯安成王宣為國子祭酒上虞陳金吾姚何

宣皆布政使咸著聲績云 空俱復齊日記

崑山樊翔字大章建文末年十七以成卒金守川門城破為之

一慟後宣德中周之棄所薦為崑山大倉教官謝曰某

任亦無害弟恐負吾往日一慟爾竟隱居終身門人私謚

曰安節先生

工部侍郎羅汝敬吉人也宣德中以使事過蘇州適大理鄉

熊舉巡撫江南感作感福大家巨族少被誣者隨至釋汝

號之聲不可聞汝敬與舉有鄉里之好會間因以陰謀

之說諭之舉不能從為益之甚汝敬至京謁見陳奉使

事畢以舉事具奏

宣宗覽之惻然即日召樂回遂以一部侍郎周忱代之自是東
南之民稍稍得安矣

馬都督俊其先回人不食豬肉

宣宗一日宴武英殿宣俊甚急俊至 上以所食豬肉賜之

俊即奉之載入口 上笑曰女回人亦食此邪俊叩首

曰 陛下欲臣死即死況食肉邪 上即命左右取肉且曰

吾戲之耳不可破女戒也俊復叩首謝

吳都憲訥為御史時出巡貴州還例當言三司官得

失有潛以黃金追送於道者吳公畧不啓封但題詩其上云

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私藏并土

物任他沉在碧波間

俞司寇父仲良素寬厚長者嘗一日自外歸見有偷地方竊其

家堂前錫燈檠仲良迴避俟其果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

告仲良曰此器久不堪用吾已典鋤工新之也後竟復買終

不家人知之又嘗一日宴客有貧者飲畢袖其銀杯其

妻屏後見之呼仲良入告以故金檢之仲良笑曰酒器夜

來吾已藏其一女何視之誤邪俞公士悅由進士歷官至太

子太保兼刑部尚書黃輔一日有相至門公適微服相士見之不

以公為貴人既退人謂之曰子善相由不識命尚書其人弗

信翌日往熟視公見其領大聲曰貴在此矣人皆笑其妄

公獨以為然蓋公初生一月領患疳脫去領骨母夫人甚愛之

一夕夢神人謂曰兒後當大貴吾為易其領骨耳此與周

益公易須揚誠齊易脫骨事甚類也 以上俱南漢書

宣廟在御日好親儒碩燕聚左右數嘗召內閣及臺部大臣同遊萬

歲山又東苑每遊必賜以金幣盡醉而歸又御製詩扁賜

之諸臣偶和焉

龍江集錄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春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

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云上際雲開曉色林

間鳥弄春音物意含春色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

有刻摹本石蓋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

觀隄一首撤扇云湘浦烟霞衣翠刺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

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

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比其

帝王之言也

推齊後志錄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

祀乃天官記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為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出致書范公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識知已

嘉德錄

宣德中尚寶卿程南雲甚寵卿嘗在禁中

上令左右引一虎踰其所處廣旁室中而蓋其門不令南雲知之乃

遷召南雲南雲起出至虎坐前門忽啓虎突出正與南雲遇南

雲驚路號呼久始定上大吏更有壓驚之賜蓋用為戲弄

如此

前聞記

表忠徹尚寶卿太常寺正卿也相銜名天下足玉牒先識

大皇帝潛邸用是貴顯于時人其道貴賤禍福多奇中宣德中四明陸

司寇于方授主事往領寺碑忠徹以給表一碑授之既出展視之其

大則刑部尚書也亟更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當懸此矣後果

然入益神其術云恭人和仁求樂幸且進士授御史剛毅天發以風采

自持特親藩周府有盜追捕果而獲

章皇帝以召公公授命乃先微行往調之盡得其狀此按察司其公一

訊即服人以為神又按江西有巨奸相運藩府獄久不決公奉教大

辟后王師征麓川往司紀功凱旋衆議當擢臺省時王振恃

勢謂人曰嚴御史好官今有功當陞侍郎胡不見我所親或

以諷公竟不從止貴州參政以去居無何卒此夫所以共悼惜者也

宣德中魯瑋為福建倉事獨持風采不遇強

禦揚文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待大駭薦之為倉部御史

羅侍即汝欽使交比見黎利論以禍福不聽燕而配兗馬

擢其重案比皆指曰利無狀白日忽震利驚謝焉羅歲在亥

移河南秋試本才文達發解甫鹿鳴有鶴數十繞于廳木子佐

使昌祺舉酒酌曰其將有名世者也

以上俱皇朝雜記

舊制無巡御史宣德中予在內臺特東陽先生命高郵千戶

販私鹽事發繫獄千戶乃言蘇州大戶沿海大船販私鹽

不拿楊先生聞之奏命御史來蘇州巡疏幸差何公文淵

巡蘇州不生事擾民從此至今差御史各履巡監承為嘗例舊制

不許奏差御史行事宣德中兵部尚書張本奉命御史清軍設

宴于節堂錢別諸清軍御史從此却三年一替求為定例本一

年一替日可行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憲尚書左右侍郎

久缺候憲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郎時本部題郎中新

事實稱且久因缺望日言於憲曰鄭誠候待題新如何做不

得憲奏保難於上論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六為

侍郎趙得預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塞公之定矣

欺君也

以上俱海內書錄

宣德七年七月

宣宗燕閑閣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書一章

召翰林詞臣示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公劉政王業之由興民事早

脫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難萬世八居皆當繼此朕受斯圖為賦

詩散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九年十二月

宣宗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等

出御書洪範帝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

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皆當其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

則祖宗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煩直言 朕不為忤

文正傳略記

楊文貞公士奇上

仁宗廟號曰昭廟謚

章廟曰宣宗他公明任一簡擢昭立宣的意思

奉化應方伯復平登洪武庠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

年考滿吏部試論壹篇大雅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進

詩前門之前云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髯長更有一般堪

笑囊衣囊強得硬細細末下書姓名聞者以此是家軍家軍

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者功司郎中經三

年出為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

宣德中王公驥征麓川諺者曰云彼有象陣公因象畏鼠此問

何得鼠乃廣收猪猪數百為備隨陣果然悉放猪苗於前象

俱追以此師遂得勝冠既平論功得伯曰請速拜

文正傳略記

宣德朝三楊輔政君臣一德天下治安而仕路廣靜畏敬之

風我地故添設差官以整庶弊而有清軍巡巡巡邊

御史等差東陽之專西楊之賕惟南楊溥知自持而調和

以教特不若東楊斷決以肅事不若西楊而大臣之弊則

得之矣故江西福建二楊之子孫一死於法一死於邊皆有

事而湖廣石首之楊子孫安享福慶當時賦員如薛文

清黃南山諸公而不為之一引手使之貴志抱材以沒

惜哉

附見漫錄

巡按陝西都御史陳公鑑蘇州人當任禁革三司百職

耗買市貨下至蔬菜之類軍民所生已而別調莫不倍

復思恭歲早人憂保奏 朝巡復命未蒞吳汝老稚

遠近雲塞陌路扶藜寒惟仰瞻日蒼瘦也皆喜劇垂淚已

親者未厭復奔于前再問遐憂鄉村居人扶携盡至公

令洞開左右門進謁者由左入既謁者由右出如是三日而

又求大注軍民大悅

雲南布政司布政應公履平奉化人初任雲南知府有公監

奉

命監造劇漆器並進用供費百出民不能堪公詢其造將

詔工別造私物客專人跪奏欽造數完或且止或加造

蒙

旨畢造起送部行文至公懷之中道駛入太監怒叱公公奉

旨請回京出文以視鮮一方慙慙也

公俱聞其吏

國朝開國功臣永樂後不嗣者十八九獨靖難功臣標

典子亦宗族或婿與義子繼敘宣德間貽黃柰亂久不

清 上命左僉都御史楊安凌宴如同翰林侍讀苗

哀清理始著令九武官有請難功而無子者不忍遽絕

而其標得以婿或義子入繼不再及宗德報功因略事而

獨簿於開國者有司未必無過也

國朝仕官例官於本省雖文臣無有得本省雖撫視者

宣德庚戌河南民飢流散無書許上庠字文趙時工部左侍郎

由

宣宗簡命侍奉璽書賑撫本省上河南許之襄城人實始被例

云 宣宗亦嘗巡邊宣德元年征漢廣人二年秋巡邊出會州

遇虜寇邊與戰敗之生擒其酋斬獲甚衆監於

城祖誠出萬幸云

李驥字尚德山東鄒城人洪武丙子於

學生選授戶科給事中坐累免官後用薦起知東安縣時多

狼營噬害婦子寡婦訴于君君反躬自責而白寡婦冤

于城隍神異且狼死于寡婦子被噬之所東安施公札將為

刑部尚書異之為記其事廷臣交奏君治行召為刑部

郎中三年入坐累去邊

仁宗嗣位召為貴州道監察御史所繫羣籍宣德五年始出

知河南府於治之後堂植松竹梅蘭曰四友其一自謂也一

日宴客堂中談笑之須奄卒江陵楊文定公溥嘗為傳

文貞之貞文敏二楊公後為作碑銘

公俱應卷意錄

宣德初御史李本立奉璽書清理軍伍蒞蘇常諸郡立

既刻薄而蘇郡倖張徹者山西人也酷暴專橫執民為軍

視故責籍姓名微有相涉則謂其人曰欲為軍乎欲為鬼

乎有與辦者輒死於下於是民寧誣服求生無得者後為冤家
所訴逮繫京獄時蘇人成規為御史惡其害民痛杖之竟死
獄中鼠咬其目睛人皆稱快有子流落於蘇日與行丐乞于
市子父見之道中人指之曰此張徽子也同時常倖張宗璉
獨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者必力為辦理御史怒其異已數詆辱
之宗璉憤鬱疽發背死此張歸常以白衣冠者數千人立祠於江
陰之君山祀之楊文貞上為記其事觀二張之始終則善惡之報昭
然矣

溫陵掌書記

陶魯為廣東某縣丞都御史韓雍下金索犒軍牛百頭限三日具
群寮皆不敢應魯預列任之三司及同官責其妄魯曰不以累上
等乃傍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與五十金明日爭集
選取百頭肥健者頭給銀五兩曰此韓上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
之仍以兵政累遷至憲使其詳其別紀謝雅字仲遠以解元登陳
循榜進士官監察御史有能名尤好薦達人士所親或言以吏人禁
某之才瑾善即多章奏其人為郎而設書錄為已而懼獲奏即却
詔系之而對御有笑客 宣廟過曰御史韓淳誦過方知縣
吳有真善善相悅手得子客為具酒賀適表尚寶忠徹過其家笑
廷之上座忠徹聞啼聲曰此君之產乎曰然然則有病勿醫常藥問何

故曰長當為盜莫心不悅及數歲視其狀未有
盜徵及十五始悞曰表公言非繆以鉄鉗鎖室
中一夕隣家大作其母哀而釋之即逃去莫婦
悅恨而已既三載以行劫事露因解送吳知府
孟公欲併奪翁隣人為証之得免

施槃在翰林 宣宗問卿家吳下有何勝地

荅曰有四寺四橋皆勝地也 上問何名應聲

曰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隆興四橋者鳳凰未

苑青太平 以上俱晉徵家論

周文公襄閔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於憂嘆使
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
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文襄公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節所至鍾磬交
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詰之文襄笑曰即
如以年齒之彼長吾蓋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
拜一二拜地行之自若

况守蘇時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
也火息况出坐礫場上呼吏痛挾一百喝使婦

舍亟自草奏一惟歸罪己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當知死况嘆曰此固大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止罪止爵俸而已

陳從道御史初在大學時有例選諸生御史堂上大臣各舉一人時吾鄉陳傳敏公在都察院俞尚書公在刑部從道道先詣傳敏曰綱貧士窮約久矣適有御史之選本不敢覬然賴余上見憐已許相舉望公贊之勿沮其成也傳敏駭愕不意余公之舉之也領而去然余曰實未嘗

有意舉之也從道則之詣余公請曰陳公將薦我公勿責之亦勿悖然明日二公會于期各以所聞相質乃始知從道有求薦之意而故為此也然二公已各有所舉又從道知人涉嫌不可乃別請他堂薦之從道竟得為御史是時從道嘗進中興十二策其言激切又有吏材十上貴畏之故為所協不敢不從焉

侍御清江張公鐸以進士巡閱宣德初督銀場於寧德崇孝校札師傳嘗堂試諸生作詩曰

一鳥不鳴臺舍出東風簷外彩雲流呀教多士胸襟織錦何人手段優應有長公當避舍縱非釋子低頭六經仁義如周道分付諸公莫浪求既試品高下優獎賞士皆奮政暇與士夫觴咏性素不計勢分嘗拓學地築池架亭曰觀濶又建閣修齋廡鐫鏤鼎造祭造器百度一新辛甫二十四少年有為寧人至人頃具切

俄刑部中書城史公安祠祭主事錢塘陳公鋪二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泰贊軍事慶泰二上言於慶曰總戎縣吳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諂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是弱以誘我乎况璽書或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特慶以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實無或意明日前進慶寺在後伏兵四起升被創免慶病不能起副將崔聚赴關被執賊大呼官軍降不殺二公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史年四

一二陳三十四同死者主事李宗昉等數輩先是賊陷昌江城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等死之諒山知府易先知州何忠筆死之諒江知府劉子輔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城中無一人降者並所鄱陽高舉登求樂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罷居林谷間謝絕人事不入城府一日掉小舟至城下特值重午郡守飲月波樓以觀競渡舉微服箕坐舟上守怒逮之至今其供不合狀舉遂書一絕云

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

先帝又宥大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盡船守詢之知為高侍御大慚而延納之公拂衣不顧而去饒州府學基古報恩寺即今天寧寺也元時寺僧游湘蜀間抄化巨木創治之剎宇雄偉但未設佛像耳 大明兵至凡

文廟不毀僧借宣聖牌位置殿中得免後生徒遂以為郡庠既而奏取者三而先或有三此可見聖祖崇儒重道之盛事也宣德中有僧書對於方丈云萬間廣廈歸寒士一榻閒雲卧老僧有士人竟

以文寒字易寒字去 以上傳中附錄

都憲蕭公雅巡江西日方勒死獄忽誦句云水上凍水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因曰因敢死敢對公曰汝能對實汝死因曰室中燐霧霧成雲開見日公撫掌稱善果為戒死或謂不若空中撞霧霧成雲雲騰致而更為煩但見日意於因為當耳寧德林莊敏公聰九歲時邑宰包姓者謁其尊翁梅所先生王公侍側有白犬在門顧梅所包公子能對乎梅所曰顧能包出句云白狗當門兩眼

睜睜惟顧主公應聲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包嘆異曰公輔之器也後果致位司寇贈少保

聖朝隆記

侍郎羅公汝敬為人剛直典揚文貞公

同鄉郡僧官於朝每不滿文貞所為數而斥之文貞頗不樂薦令巡撫寧夏時羅公年已老至邊未幾胡寇大入方營戰所乘馬墮墮深坑中不能起恍惚見江袍者翼而蔽之寇無所見而去會有後援得免遂上章請老而歸

盛御醫寅字啓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

樂中以解戶赴京時 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

痿症治之累年不效或以寅薦召至待命閣下一

內侍微請切脉辭曰未見 至尊安得先及公乎

內侍服其言入奏言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

即傳宣入便殿指 上脉扣頭曰此風濕也 上

大然之同吾遂嗣出塞動至經年為陰寒所侵致

此吾謂是濕耳諸醫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効遂

授言後事

仁 宣西朝皆被眷遇 宣宗尤愛之嘗對御

令與同官奕時賜詩以是寵異他日宣 入朝御

樂府忽頭痛昏眩數絕群醫束手莫知何疾

勅募人療治有草澤醫請先投藥一服遂愈却愈

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

藥之毒能和諸藥者可草也臣用是為湯以進耳

非有他術 上詰寅果未晨餐而入乃奉勞其

人云 全唐已全錄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驍常督師征麓川克之還

守南京沈靜有大暴一日聞師履舟山忙問將技

曰却五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間

鼓聲則夾而為方員斜直之勢今日所技練是也

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

旗幟四人者立四面皆听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

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

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独生由五人為二十五

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

五人之法又倍而為五則為百二十五人其再倍

則為二百五十人為左右前後相應而听於中以

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遊擊出奇而正

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而功可成矣

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

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寄兵遊擊則

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听於中軍王將

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者各以

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

而功不成者哉當時將技莫不信服公嘗誨人曰

士大夫不可以無憂國之心不可以有憂國之言

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陳法不知本於何人委其所自得者為多也

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郡號繁劇難治遂擢沈鍾等九人為知府授 璽書以行公至蘇州廣察官吏太甚者曰五人嚴禁狡猾而愚受窮弱勢家恣不發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令惟謹入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士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獻詩頌者 亮二十詩公独称賞欲存其才于

朝會有匿名書歎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公得書笑曰彼欲阻吾存正遂成亮名耳遂奏亮才李可用召試有驗授刑吏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於義類如此載滿去民叩關乞番者八萬餘人有儒士歌謠曰况太守况父母早歸未養田况又曰况青天朝命宣歸未任明年以有代公者竟易去文貞贈之詩有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也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公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盡求諸者公竣拒不肯作并所介者宣公之故人言公於他人多有所作

何獨新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不然公嘗以詩寄欽伯數文進索盡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攝大年題其覆曰公受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因為譏謔引病遂旅自度不敢起乃使親投詩於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索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持泣

下曰大年歎余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聞之將以為譏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其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宣廟甚英武有斷當漢唐八族時着不親征使其勢成則事未可知蓋度人從 成祖百戰而有天下故也 宣廟即統六師征之一戰而擒所謂奴兒大也心死也 宣廟尤富於文藻我朝 列聖御

製之多無過之者兼上於畫意然天成雖以畫名

家者皆自以不及也

兵部尚書徐琦字良玉常以通政使安南及還安南
推署國事黎利厚致饋金珠香譜累百計悉却之
利遣使奉表及方物隨琦詣 閣謝仍密附前所
饋令奏以納而不令琦知也行將出境而廣知之索
其裝果得歎曰若聽所為即外欲而內欲也即取封
識授之邊吏俾歸利東里錫士奇重其操以畫梅題詩
贈其云兩度安南奉使未玉龍曾見嶺頭梅從未使
者清如玉不帶飛塵幾點回

以上俱月山叢話

九朝談纂

英宗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

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剝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為后妃遊幸佛
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后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予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
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寓金字藏經置東

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下復出幸當名臣
尚多而使宦者為此可慨也

吳官童婦自也先繫錦衣衛獄後胡人攻城急石亨乃謀於
朝廷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見 上釋其械問曰爾
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候對曰能賜新易衣押至石營曰吳
先生至吾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膏肉撞入達
園胡得之以送於主者官童乃奮語云吾某村人吾母有弱
入城買肉啖之執我何為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吾固不
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曰潛

云某地勦老營爾尚守此何爲某日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祗自害耳虜聞言始有退志然享以大器擊之圖遂解蓋亦所謂先聲者也石殆得知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

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西府

天順間挂瓦珪者嘗館于錦衣門達刻私印曰錦衣西帶後松陵驛丞某先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錮南宮非

少保而何及

景皇帝病亟實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

中宮猶豫間事泄乃爲內豎曹言傳播因起張石之誅迎立

憲宗乃出衆議實非少保意也

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然其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辦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槩廢太子一事凡署字者皆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惟順指故其罪爲深當時

惟范廣之死爲無事人至今惜之

以上張璠筆述抄

于少保所爲有取死之理但當日殺之非其罪大

英廟被留虜廷卿王監國少保輔相之自當卧薪嘗膽期復不共戴天之讐以報

英廟乃不久而卿王遂登天子之位無復討賊之心具廢太子而立己子及虜人自送

英廟歸景泰但相與一見而遂幽之南內此皆少保當國時事也豈不有死之理然謂其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則實無是也又曰于公大才有安社稷功人鮮及之但大義不明遂至於

此或曰卿王致踐位少保何以處之曰當時

英廟被虜人心搖抗雖卿王監國亦自恐懼不暇便豈敢有他意當此時少保處之有道使卿王大誥天下以監國復讐大義敢有上言欲王即真者即是奸黨身家重罪如此則後來卿王雖有邪心何由能動當時既無處置後來節節俱不能死諫又不引去而主張國事權勢自如乃使

英廟禁錮南內此心何忍耶

英廟復位之詔人謂岳翰林正所作所謂多難興邦高帝脫乎城而登漢隱憂啓聖文王出姜里以興周此在臣下表祿可

也人主自謂可如是矜伐耶 以上醫閣集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

英宗登極即侍左右有劫主之威言無不從正統初

太皇太后張氏同聽政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若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間政治清平為本朝之極盛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

太后上仙楊榮繼死士奇以子授之故堅卧不出溥惟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雖坐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內閣之柄悉為振所據生設中奪盡在其手遂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輔已

者舉朝皆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台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廡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文跪門外俛首而北性中以為上在步稍緩微門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能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去出圖乃

成祖朝所畫久歲兵科後來圖籍層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曰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幾死於發梅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已巳七月振又通 上親征沙漠八月十六日抵大同城

下款

上幸其第倉卒為虜寇所遮報至糾道之臣方舉劾振遂正其事復榜示天下云

英廟在虜之日雪大上諸帳深數尺惟御座之四圍微雨洒而已虜覘其異以為真天神遂有奉駕南還之意此亦上天示異於賊虜歟

英宗在南內音問久不通指揮湯胤績兩獻書皆托鄉人許內使以進不知其所言何事

英宗復辟問徐有貞曰湯胤績乃信國公孫朕故用之何如有

貞奏曰與臣素熟真一酒風漢耳

天順政元之初徐有貞方得君上以閣下缺人因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臣性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贊其賢因得入閣蓋不虞

上之連問也後有貞之貶賢反擠之其無誠心薦已也

以上俱寓國錄記

正統己巳七月初八日寇塞外城堡多陷汝遣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札監太監王振復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

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命卿王

居守每且於左關門西面受群臣謁見朝政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直鄭塾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散軍營雷電如雨振報之乃以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隻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曉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以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不敢動兵事束手飢

渴十五日虜使持書束以求和為言召曹鼐車勒與從遣二通使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壘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逆勢莫能止虜騎踴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不殺衆裸袒相踰藉死蔽野塞川虜盡入中軍宣侍虎賁矢被鉢如帽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據擁以去文武軍吏幸免者遂首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得達關虜掠我輜重惟取其金銀珠寶實細者其實虜殺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幣懷來城閉

不可入絕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

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悸出至

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汚狼籍然尚未知 上所

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衣龍段疋等物獻以八馬詣

野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卿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

見百官始落事奉令施行衆皆謂罪真矣數內外洵洵不自

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為太子

上入野先營野先拜稽首仍侍坐牢馬設燕出其妻妾四人以

次奉

上酒歌舞以為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野先

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野先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野先每七日

獻馬二人者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

太上在虜營獨表斌在側卧起常不離御帳甚寒則以身為

太上溫足斌瘡病

太上坐壓炕肩背取粥啖之以出汗 以上係舊本錄

徐有積初名達正統十四年南遷之議內中甚惡之後更即擬進輒不見用遂易名今天順元年以後辟功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諸學士草復位詔有積獨不署已而上問故有積乃別挾詔草以進內有云豈有監國之人遽僕當宁之位等語蓋謂 景皇帝為纂也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王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叩之

上初即位王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及

仁壽太后文嘗欲見 上於東宮為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章 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為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

正統十四年 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鵝兒嶺有旨徵還勇以勇薄嶺口我軍一撤勇即至矣 上不從遂內徙勇至 駕臨時 駕下營早地四面皆山

某年某月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本假給事中李東葵出名內具訴曹吉祥徐有積等數人善惡內云曹吉祥之權不減王振而曹欽之惡不減山林獨石亨不與時有積閣住吉祥怒

令京師大索且勸

上榜示必得其人逮捕至者頗衆得岳正與呂原許彬諸人勸止 羅綺都御史其受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為內援且以銀千兩賂曹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但欲汝陰索徐有積事來告不患不為也羅竟無所報

保定劉先生憂禮部題本祭

聖旨不往終喪劉辭二本謝 恩明日賜四表裏銀伍拾兩米五斗鈔十塊羊四腔酒十瓶差少監送至其家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積度不可

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若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為信於其語半時其後有積即大聲曰薛瑄敢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含辛無對即以買辦事言之

上不悅而罷

英廟復辟群臣奏請建儲初云後立元良蓋專言

今上之子王文政云選元良後迎棄之說實基於此豈文等自以罪逆深重無面目見 上故妄意欲選立耶可謂自取誅滅矣

脩撰岳正天順元年五月十日入閣乃太監牛玉所薦也先一日

英廟召至文華殿善其北人又所親握第三人今與呂原等協同辦事入閣僅一月前後宜召無虛日正欲以天下事自任即語

上欲乞解曹石兵柄 上欲往諭之正即親往道所以保全之意石駭之赴上慟哭乞哀 上云非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反意故爾由是二人怨正正之被黜也願以饒舌之故上黨疾視之曰岳正敢多言乃爾耶後有家事田畝之類為曹石所懇出為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充軍曹石敗賊放回原籍為民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北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陳謐御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霄遙凌河汜河斷橋結營以待合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甚矣城中留者惟七十餘家弘文館在大內西正統時始革去黃淮金問堂直事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

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若外賢良以 旨赴弘文館於是劉球等幾人自部為進之 經筵 以上俱病逸漫記
吉祥初傳 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

駕有通輿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

二學士相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為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吏侍郎缺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為今調出謙意深啣之喉給事中王鏊等劾文曜為姦黨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為迎立外藩依謀反者交運處死以文曜為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于持公助之遂改前觀

此則有損害謙之事謂賢不與謀可乎況日錄屢言文曜黨謙士林非笑夫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為宦官所引用既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至并露之禍賢與有貞既為吉祥亨所引用而處為所 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數以己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與弼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親厚可見矣 以上俱漫記

天順初武功伯徐公有貞謫予居法明寺之端休菴士欲見之者候至已刻回詢諸僧僧云公每夜礼斗星三鼓方寢

訪其歸曰公為巡撫時聞一老僧善相且前知回訪之至則老僧不為礼公甚怒老僧曰來吾能救一公死何怒欲返公驚其言強坐老僧曰公此去官反極品由文轉武但亦遭極刑公悞乃請於老僧授以法令必急方行後天順改元公以功為武功伯入閣尋為石亨所陷置獄明日將行法其夜大風吹折大明門懷下馬牌亦吹去公遂得誦此語皆有還矣然一老僧而能以術救一大臣之死命於理亦碍予意僧或有異術前知其事故假使此以屈之而後其術之神也果曰今當極刑夫宣術之所能這耶

南園漫錄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斬大藤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所治焉列畫數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提之以為節凡給侍左右皆一指使蓋極一時之富貴以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以厚贈軍前取賞無算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至於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亦竟坐用侈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矣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參謁侯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

見為不壞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來之哉蘇周公襄王悅巡撫江南日巨鑑王振當國慮其異已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李是已公預令人度其齊閣使松江作剪紙遺之覆地不矢尺寸振極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

顧璘書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至關不受官吳奏病乞還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見問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還則握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却答而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遣言與弼似有見之明然其卿里多不滿其為人其亦古之介者耶

青溪暇筆

天順癸未禮闈災時御史焦頭為監臨官後人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缺可為災

袁白齋詩話

陳儋敏公鑑俞太子太保士悅少靠同補群庠生甚相得出入恒與之俱焉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燭籠百數道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告示云尚書都御史至矣東從悉隨臨巷而去二公意群庠下學而還殊限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群庠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府也後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豈權福之人鬼神亦預知長而為之辟邪

俞少保士悅少時夢相者持一骨來語曰君體貌奇異當享大貴直領下骨不相稱請與君易之既寤而領下猶覺統統作梗余僕視之果不侔矣後至兵部尚書位攝三公

天順間武功伯被謫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迎於道武穆而問焉僧曰吾寺有石羊有異人君子至則鳴宋時鳴有蘇相至昨夕復鳴而公適至知為異人故治果茗以進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眾命斬之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主曰緋衣人公特命創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創者乃裴姓也公愕然之斬

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韓中丞雍守兩廣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十人白事宜加省之明日兵入大藤忽林中出青衣方巾者數十人伏謁軍前諸將校問之曰我等皆山中良善聞大兵至此持呈民事公知之命下五人班以進至軍中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內主卒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及大勝比公卒地人供以為神

天順初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府君謂兵部尚書陳公文言曰今日封侯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雖然是誰府君曰當特非奉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蓋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此尚書錢文通譖畧語也愚謂子為天子以天下養苟欲致隆於尊親揆之以礼向所不可而但論功耶使

皇太后無手詔之切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為得也

陳汝言適侍側叩頭云唐朝學士十八人

聖朝三四人何多

上喜之遂決蓋唐之十八人太宗為太子時私引文學之士以為馮

翼非以學士名官也學士美官其濫如此可乎君人者聞此言幸而自悟或詢之有識者面斥其非而遠之則小人不得以利口亂聰明矣惜乎皆不悟也

魏文靖公驥為南京礼侍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巡捕者無知為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裹餘無恙也當送法司問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浙之衢州民以抄紙為業每歲官紙之供公私糜費無算而內府貴臣視之初未以為意也聞天順間有老內官自江西回

內府以官紙糊壁面壁飲泣蓋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聞之故老云洪武年國子監生課簿做書按月送禮部做書發光祿寺包麵課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費如此永樂宣德間鰲山煙火之費亦兼用故紙後來則不復然然彼此間流星炮杖等作一切取榜紙為之其費可勝計哉世無內官親人者難與言此矣 以上詳領記

正統甲子夏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困首木於學於三日不解暑蒸鬱公老弱不能勝賓死須臾監生至用者薊州豐順人自邑庠世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

飭植志務學不少自行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為分感然疏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莫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乃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鵲鵲沉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惧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惧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其奏聞于上上並釋之

錢昕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兼慎者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開封

知府亦有薦名於故富家而侃則貧士人尤以為難鹽山王文肅公翱為吏部常稱之曰雷不受錢錢昕貧不受錢魚侃

正統己巳

大駕北狩虜情莫測遽發書曰嚴選使虜者得中書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懿公教時在內閣嘉榮之舊忠解所吏金帶與之

正統己巳秋北虜寇邊 王師敗績於土木

大駕北狩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從禮部侍郎李公紹時為脩譔獨曰主尋臣死矣以家為卒不遣

張靖之先生方洲集中感事詩二首蓋為正統十四年胡

虜犯塞 車駕親征

王師敗績於土木

英宗北狩而作也憂時感慨觸目激中使當時將相觀此亦有動於中否乎其一云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師下九重

天子垂衣臨大漠羣臣端笏扈元戎禁中已乏回天諫闕外誰城

關地功千古瀟湘扶日數全人長憶冠萊公其三云寶馬朱輪

接上游時危誰解奉天憂鼎湖龍去英雄盡劍閣雲深日月然

玉輦已隨胡地草青山依舊漢宮秋元勳野死潼關破誤國何

人更首丘

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寺評事轉兵馬指揮陞蘇州府通判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年六十有六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貲追送一毫無所取而某家貧貧人杜瑀有詩送之云人絳萊祿賦歸田又却蘇民餽恩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英宗以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復辟太款改元天順乃叙奉迎功勳有司曰朕居南宮今既七年心已忘於天下不意奸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先機討逆今當忠義奉迎朕正大位功在

宗社今特進封石亨為忠國公食祿千五百石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食祿千三百石張軌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食祿一千三百石俱與子孫世襲又曰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欽論該本當凌遲處死從輕決了去其手足罷家下人口充軍妻小亦免為奴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源俞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鑑商輅王偉左鐸丁澄俱發原籍為民 朝旨如此欽此公等之死竟不聞去其手足想復奏時又從輕減不可知也

以上家傳詩話

周叔在正統間疏八事一日劾劉明二日親經史三日脩軍政四曰選賢士五

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七曰謹獄刑八曰脩庶政給事程信土木之變守外城進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二曰養勇敢以備警急三曰召勤王以遏南侵四曰設武備以防內變五曰養銳氣以備戰守又陳固本十事曰敬天二曰求賢三曰納諫四曰謹史五曰節用六曰詳刑七曰選將八曰統兵九曰尚儉十曰隆師侍講劉定之亦進十策一曰戰陳二曰守禦三曰通使四曰降胡五曰練兵六曰撫民七曰選將八曰賞罰九曰議政十曰德學識者謂諸公以安民用賢二事在軍政之後撫民德學二事居戰陳之末則先後不倫矣意者時當變故戰守為重故先其所急耶不然則以諸公之高識未必不知此也 政事續編

英宗徵兵與弼為左春坊左諭德不就人多以為迂後周布政事云陳檢討公甫言弼之徵起於石亨使還受命後悔何及此殆得與弼之深者公甫與弼門人或自以授之也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裘為私礼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聚兵殺也先殆盡於是土木之念少雪事隱鮮有知者

劉太師禁言

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也少隨夫成生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為今天子臣臣無殺

君之禮貌且注以請先從之

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而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必有所授之也

正統丙辰戶部尚書黃公福言天下學校宜得實才乃設提調學校之官以憲臣為之賜璽以行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

英廟蒙憲官童問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言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豈不識乎於是令從者引見上曰吾官童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為君者

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

英廟與也先未相見官童懼其不以禮見乃理喻也先曰朝貢天子國中有常禮不可廢先設五拜稽顙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

英廟配問於官童官童曰焉有萬乘君為胡婿邪何以示史氏卻之則拂其情乃答曰爾妹朕國富納之但不可野合待還中

國以禮聘之也先遂止又選胡文數人薦寢復卻之留恇恇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 英廟後二年有哈喀者

來朝

英廟在虜時舊諫也

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耶最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其年來被石虎殺其從而納其妹矣

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散泄者磔之虎之文狀既明而

英廟之疑亦有在矣

最字書曰作昶崑山夏太卿最於文淵閣寫經

史皇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曰移日於永上故今書文從之天順甲申且茂舉進士

英宗不知其字李文達言音與陝字同因命改為陝

以上俱皇明記事

四明姚堂守蘇郡被調鎮江代之者為林一鶚武功進姚詩云袖拂白壁元無玷移去寒梅不改香童謠亦有雙木撐篙不知搖之句姚一日過蘇士民有為野人懷惠圖列詩文其上不言姓氏俟其出接之至今不知為何人也

都憲韓公雍初授御史年二十三巡按江西藩臬諸司多玩視之至日即具疑事數十條請決公覽畢即條答最皆驚服平兩藩分回克捷號稱神明將致政時已憤不復勝事如兩截人豈公之分明保福

位之盛衰而鬼神陰有以乎奪於其間耶

兵書王公結應詔薦編脩岳正給事中張寧為都御史三為內閣李公賢所忌嫌更書王公黜附之皆得外補竑致仕歸何州柯舉士潛有詩送之末云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黜見之曰柯君此詩蓋為我也

武初伯徐公有貞當正統北狩特有南遷之議後以奪門之功陞位台輔至於謙之死人尤崑崙為而李之達公特指為奸臣妄論或以私怨逆之吳文定公錫武功墓詩云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天知殆自有定見也

英廟後辟刑書俞公士悅為徐武功所害後同鄉居絕言面公年八十避客於能人寺武功携詩文往賀之公使人答云我無此老面皮相見耳武功漸而還公臨終戒其子勿書銘旌須先具本謝罪果得

詔復舊官乃書旌云

以上俱在案閱者

監察御史盧陵孫公昇正統間提督南畿學校公為人外和剛教學者必以力行為先終曰端坐未嘗敬側人多化之性至孝嘗為松江府李教授其父將往視之公聞之喜躍西向再拜既而父至公趨見即拜俯伏岸側跪父登岸乃已後公致政家居一日忽沐浴更衣

冠拜別父母告以某日某時當死父母怪之弗信及期復拜別如初遂端坐而逝蓋云平日之孝一本於誠故能前知如此

正統間北京忠勇前衛百戶楊安以病死其妻岳氏美色有狡計欲犯之不從日誣岳氏與婿丘永通欲謀殺夫與鄰婦邱氏召街沈榮書符焚湯中飲之致夫死上其事於官岳氏并丘永沈榮皆被逮擊獄刑部都察院覆審皆如初擬轉大理寺時在少卿薛瑄掌寺事以岳氏前後獄辭不同屢駁之都御史王文以掌官大理意頗弗憚評事張昺授宣德間事例獄有疑不決者取旨定奪瑄等具奏以 閱有

旨着都察院老誠御史二員休訪得實未說御史潘洪據岳氏四鄰及鄰人供詞係百戶楊安瀾刺經年卒死其召街士沈榮安自家不寧身日操練令妻岳氏偕鄰婦邱氏請至并無謀害等情覆奏得

旨既是冤枉都饒了罷原問官好生不用心罰俸三個月刑部奏係都察院四川道問御史罰俸亦如刑部遂奏連錦衣衛

上悉皆宥之錦衣衛指揮馬順自漸召校尉等鞭之校尉叩潘御史遂行御史潘洪奏事詐不以實洪發充大同威遠衛軍岳氏獄事着多官午門外問岳氏等四人不勝拷訊即皆誣服次日薛

瑄張抗與右少卿顧惟敬賀組祠寺副黃敬周觀寺皆被拷問
王文命報瑄為瑄所直乃奏術士沈榮原係蘇州常熟縣人而
顧惟敬寺丞仰瞻周觀張抗寺皆蘇州人顯有情弊

上命錦衣衛隔別打問時仰瞻捕瑄淮上周寺副被馬順害辱不得
已辭遂連瞻瞻提解回亦自証服刑罰定罪岳氏丘求凌遲處死抑
氏沈榮絞罪薛瑄秋後處決仰瞻充軍與潘洪同衛顧惟敬以下
咸降官三級未幾薛瑄以讞獄官奏稱其冤發原籍為民景泰
初起復為南京大理寺轉北京少卿

英宗復位進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王文之珠瑄傳

旨也瑄入閣四月即懇致仕廣寧伯劉安守大同郭登為參將時
英宗在虜廷一日虜人擁之至大同城下安與登計登曰虜人之來
情未可測不若拒之安不從乃縋城而下謁見

英宗言虜人別無他志但欲多得財貨耳安返檢庫藏及民間
得金帛鉅萬明日下城悉以勞虜人復密奏

英宗欲開轅門誘虜人入因而奪駕

英宗曰虜人狡獪不可當此計一泄禍必及吾矣計遂寢人得金
帛復擁 駕去安即日具奏

朝廷似有怒意取安回南京而以登代之後

英廟復辟登稱幾至不測時徐有貞富國與登有文字之好為
力爭

上前獲免然登亦自是解兵權安遂

召還北京 上日罷朝御文章殿宣安至首言大同事慰勞再元
昔所費悉陪 賜之而安之寵過日隆矣未幾兵部尚書陳汝
言以賊敗事連登遂發充肅州軍 上崩登乃復舊爵

天順初

英宗以徐有貞有復辟功進爵武功伯獨任機密極蒙眷厚有貞
為人類盜為石亨等所忌會監察御史楊瑄巡按河南回奏宣

曹吉祥與亨強占民田等事 上欲窮治瑄有貞因爭之已而

御史張鵬復奏亨等疑有貞之為乃陰結吉祥密言

上御史奏事不實皆由有貞使之

上命錦衣衛鞠問誰所使令瑄等對都御史耿九疇鞠問官承

上旨兩御史不勝拷訊辭遂連有貞有貞與九疇皆降官而有

貞為廣西叅政瑄等皆發充軍然亨心歡喜有貞乃潛使人

進匿名本

上覽之大怒命有貞至京下錦衣獄幾有不測之命適

承天門災遂安置金藍為民及曹石事敗

上感悟目問呂原等徐有貞安在言見為民金齒不勝困悵望
陛下哀憐之令本州為民

上由是特召有貞使還里後 上復用有貞兩為李賢所沮最後
閣下門人出自

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貞來用勅具未下而

上崩矣有貞家居四年 純皇帝即位詔復其草服間居八年七
月以疾終年六十有六

湯胤績為錦衣指揮時徐武功李文達當國權寵赫然胤績圖
大用乃繪二公像懸之書室晨夕執札甚恭或以言於徐公公怪

之且曰胤績乃狂生大用必僨事未幾李公薦為叅將守邊一日胡

人有牧馬城下者胤績輕勒兵赴之已而胡人大至胤績兵寡仍無援

者腦中流矢而死以是服徐公之知人也正統丁卯劉草愬先生買

舟上京途次晚泊其子宗序登岸言於先生先生弗信往視之

果然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則尤賤者今又居上得非有小人

變乎後二年王振致北狩之禍

叅將吳公憲正統間為行人與紆給事中使占城海上遙見

青山一抹特風浪大作頃之忽至其下蓋琅琊山也其山稜利如

劍鋒下白骨無數鬼神出沒雲霧中紆給事分必死慟哭公頗

色自若作文祭神投洋中風息得過公有詩云巨浪摧山掀
別島黑波涵月撼危牆則險可知矣

吳優有為勇戲於京師者門達錦衣奉其以勇裝女惑亂風
俗

英宗親逮問之優具陳勸化風俗狀 上命解縛而令演之

一優前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云

上大悅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優於教坊群優耻之篤

崩遁歸于吳 以上俱南漢譚纂

正統中時官王振招權納賄勢焰薰天公侯將相奔走其門

服舍器用尚方不逮及籍其家王盤逕尺者十百珊瑚樹高

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足夫郛塢燃燭金大葉市財之

厚怨之積也神憤人怒持此而求不敗難矣 龍江事錄

清江陳德雅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遊世無悶聘君吳康裔

雅敬重之陳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于康裔康裔曰過清江

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之適龍潭雨中養望輒由

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

先輩曰吾康裔非愛我者也龍裔養老嘗聞龍潭老人曰近世

善惡報應頗差池豈蒼蒼者亦憐憤耶龍潭指天而語之

曰此公雖不慧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天順初年于肅愍下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諫立外藩之詞鞠之肅愍曰

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内府外廷不得預聞問官默然

乃曲以謀老杜煅煉成獄

以上與錄雪序雜言

朝廷奏事前一日進奏目至日廷奏其有彈劾多命鞠問正

統戊辰狀元彭時謝

思不敢就批反至失朝被劾上惟命錦衣衛尋而已不惟思

聖明倉卒處置之盡善而保全受僭儒臣之心亦於是為至矣

其日報名謝思鴻臚盛氣讓之彭應春自若亦可以驗其

將遂到云

王邦菴先生典選或遇事不如意輒誦古人詩以自解一日

給事中欲于選法則誦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幸福

人一御史言其選法不當則誦曰若逢鮑老當筵舞更覓郎

當舞袖長其所感如此

太監王振代州人有才識能驅駕人見知於

宣廟英廟在東宮時使事之仍責之以授書授字振莊嚴自

持

英廟亦嚴憚之及登極未親政事議於

閣下而決於太后多令傳旨以此漸于政事而敢肆然宮中

事一皆統之經筵講日英廟幸西海于不至振即言於

太皇太后太皇急遣人召還深譴久之始釋而下諸從行內侍

于獄抵罪自此

上或起居必皆諮行幸各官亦責係傳報知或不循序即日思

澤欲均不可備也

上即回馬車一日退食入侍聞蕭聲吹簫者以振至走匿振追

之叱曰爾事

皇上當進正言談正事以養聖德而乃此淫聲感

上聽手杖之二十又丙侍給上抗擲久乞恩

上欲授以奉御以諭振曰官所以待有功此賤技微勞當以金

帛可也卒不與其閑邪納誨以成

英廟盛德不為無補惜其因三楊既歿政悉攬歸於招權納賄

凌忽大臣殺戮諫官馴致土木之禍而為世大戮矣

翰林脩撰安福劉球鯁直有文時太監王振招權納賄劉憂

之因災異上十事其一言北虜當備其一言太常當用儒臣

其一諸

上攬乾綱不可使之下移惜斥振也雖卿之而無以罪下其章
令百官各省未幾編脩重璫請任太常下錦衣衛鎮撫馬
順希振旨抑令連劉被收劉知不免大罵曰為題高振怒令
順於獄殺之振遂大橫肆意誅戮朝臣重足而立遂北征致
太駕言者訟劉之克且謂所言皆有先見

制贈翰林院學士謚忠愍附祀於廬陵六賢祠位次于文天祥
振方熾時吾邑成器傷劉之死設位於龍泉絕頂為文以祭
之人名其地為祭忠墓二子鉞鈺俱弟進士鉞官至廣東參
政鈺雲南按鈺子須札部郎中洵卿貢進士人間以為忠烈

之報云

英廟蒙塵後也先遣使許弔大駕遂得迎復廷臣議令大學士
商輅迎于紫荆關請

英廟詔諭群臣恭事

皇帝以治天下還居南宮後有獻燕

帖木兒謀者

景皇帝黜之歲壬申皇子見濟生欲立焉

皇太子于謙王文寺且號令廷臣署給事中林聰爭不得竟下
詔立見濟為皇太子而封見深為沂王不逾年皇太子薨歲

丙子十二月

景皇帝不豫衆請復舊太子不納于謙等亦無贊成之意明年
正月十七日太監曹吉祥總兵官石亨張軫都御史徐有貞
等共謀集兵扣南宮門請

上皇升輿往入右順門侍御都督訖廣樂之較死遂升殿召百
官諭以

皇帝不豫衆請之復位意百官皆呼萬歲中外遂定廢景皇帝
為郕王後三四日

英廟御文華殿諸文武有功之臣在列 英廟喜見於色曰
弟弟好矣能哭粥矣事無異於弟弟小人壞之耳 英廟

之言如此廢黜之事非其意矣他日追復嘗有微言歟

正統己巳八月二十三日

郕王御午門左言官及諸大

臣共劾王振誤國之罪有今言朝廷自有處置衆心憤懣呼

號不已長史儀某造膝前免冠密言衆皆免官 郕王見衆

情怒命籍沒王振寺家衆長號不聞膝行蓋前將及御座給

事中王紘忽於衆中躍起梓焉順至前曰奸臣黨在是

郕王起退方闔門順已死於諸臣拳足之下諸衛士大言索王

汪二長隨內縛二人送錦衣衛獄甫出門衛士共箠殺之蓋

二長隨因戒嚴箠衛士及都人衆皆怨之故也其後乃以

犯關罪誠非其罪矣

正統己巳也先兵臨城時人情洶洶廷中倡遷都之議太監

金英以 上意諭衆曰死則君臣一處耳敢有以遷都為

言者必誅之御史徐謙亦上疏極論下其章申或人心定

正統十四年京師小兒嬉戲群環一小兒而匿一小兒于外

一小兒呼問曰正月裏御來咬猪麼衆應曰未按月問之皆

曰未於八月則外之小兒破群而取環之小兒而去諸小兒

逐之以為樂在在皆然其後果為土木之應景泰末忽童謠

云驚馬水上走那裏討魚素其後卒為于謙之應蓋禍之將

至兆已先見特人不能知耳

忠國公石亨以有南城之功頗干朝政多納賄御史楊瑄等

款言之亨聞先訴於

上上怒下錦衣衛獄謫戍遠遼亨益自恣有納賄者即稱南城

有功以請官賞

上厭之以問少保李公賢公非惟此輩望不見南城之人無功

雖有事于南城之人亦無功也

上曰何為無功曰 陛下後位中外同欲收特能倡之耳其何

功之有 上愀然不寧者累日由是陸果盡肅其不法事以

聞而竟以得罪去

太監曹吉祥事

英廟最久後有南城之功官其姪曹欽為某官使掌降虜之充

軍者

英廟既任錦衣衛指揮陸果構總兵石亨之罪致死疑欽致款

行苗創之事會遣卒戍遼境欽夜享虜騎期以旦日舉事有

已告總兵官孫鏜者鏜急以聞而微服至宣武門令騎追戍

卒曰刑部因反獄可具甲回捕之至則令之曰曹欽作反同

吾勦之有功陞賞不用命者即斬衆方聲諾而欽騎已殺陸

果及都御史寇深功西長安門矢賴內已覺勦衛士守門不

得入鏜揮衆攻之欽東走殺公順使吾子

表背巷口焚東華門大西火城欽之已敗走尋其赴井死

騎猶掘其室以拒有旨攻入其家得其財者即以充賞卒爭

奪盡殺其騎而肆吉祥於市

襄王有仁聞故

英廟復位時石亨等文致于謙王文之罪以援立外藩為言盡

指之也 英廟心知特詔來朝賜宴甚厚其過洛時諸父老

遮道泣訴按察使王綏之善被誣繫錦衣衛獄乞 王救

之王因沿途詢於人無不冤之

王心許爲之言一日賜宴歡甚

王避席請曰臣有一公事爲囑願附納之

上警異曰何事 王遂述洛中父老選請之故與沿途人稱

冤之實請加察焉 上命立法司與辦遂置

上因有大用警意尋召爲大理卿陞刑部尚書

王辭歸 上送之午門外 王拜不起

上曰叔父教何言 王曰萬方望治願望

陞下以省刑爲意 上拱手曰謹領

英廟親親之仁於此可見而 王之賢亦可知也

正統間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主征之閣下爭之不省

遂命王忠毅公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楊文貞公

贈之詩曰楊生青雲奕文乎耀白璧腰間龍象劍別我有求

邊吾聞禹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脩文德好謀

而有成明明垂警飾如何才知士宏議薄古昔懷忿忽表圖

急功得幸局率論萬里行模稜預儲積漢定所遣將孰是趙

充國子行臧賢棄龜勉據良畫須有斗酒錢安能罵胸臆蓋

其言不行而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南方之人大病

公蓋以先見云

正統十四年也先後都城之後自真保定至河南枉有盜路
便不通少保于公募將統兵往捕治之指揮范信顧養請五
百少保嫌其請少范對以已足用不須多也少保壯而遣之
因請給兵部禁約榜文沿途昭揭夜即止營警候嚴整盜賊
屏息人馬通行如故少保錄真功陞指揮使從教閱信強力
勤恪常使人候少保動息才出即趨候於道左少保門大倚
信之

英廟後位石亨等素嫉其附少保指爲黨弃市人皆惜之定襄

伯郭登有文武才畧英殿愛之特受勛尉郭感激思欲立功

一夕夢至岳祠見二人擔水釋荷前揖郭門焉誰對曰吾二

人勛尉郭君某某乃不識耶因至階下仰問功名之事岳神

目一僧下握其手同至方丈待茶僧一手有六指貌亦奇怪

茶罷告曰公之功名自此始矣少列吾笑既悟以語家人則

隣近果有二人前夕死矣公心異之然莫曉所謂功名自此

始之說未幾詔征麓川公爲恭將分駐款安置則公辭嘗爲

巡遊重臣所撫守臣不得已延于一出僧茶六指宛然岳詞

僧也公乃悟前夢勵志深入累敗賊衆以功陞都指揮都督

蓋公志存建勳而周公自入於夢也後

英廟復位剗竟封侯而公罷廢至成化間始復用錄前後功進爵為伯爵夢所聞岳詞僧言果不爽云其在大同時乘城督戰方酣馬忽遺尿於前左右曰用革裹去公欬示以暇笑曰革裹好喫鷄突入勇陳大致克捷 都御史東莞彭公守紹興郡時即入倉之費以斗計賤益之佃官田戶大病多至於逋公以計畝益佃官田戶大便皆復其業郡之西五十里有西小江源出金華諸暨先朝阻錢塘江寺勸堰擁水入之恒不竭

民得其利永樂間堰決水竟入錢唐江不復至西小江錢唐江湖上入林浦下入三江水藏於昔西舟人即不通因設錢清南北二堤以通舟揖潮水渾鹹曰漸淤淺旧浮橋船十五北漸歲存三之一今則橋下亦淺易為梁矣公相其形地築林浦堤以通江湖於上而於三山側曰馬山置閘以瀦鑑潮之水水不復耗而錢清二堤除去亦可以舟農商俱利先鑑湖水通錢唐江築塘以瀦水丘水則牌而置閘以泄之或時久雨水過於則而泄不給則上騰為決公視則淺深而決塘以泄之指舒即築迄無水患公既出水至決塘如故而築多

失期水即失瀦又復失利浮梁戴公繼守度為石礪高視水則而橋其上以通往來水溢即泄而又不無失瀦之患遂為吾郡求遠之利彭以績成迂山東布政使尋進侍即會有旨諭諸大臣以遼東之事自王翱總督以後累見更改令選總督必得如王翱者共為彭薦上悅即日拜都御史遣之公視諸將多新進不閑軍旅未可用俱遣屯田而獨嚴選卒謹烽候虜疑不敢大入而時復鼠竊諸將累請出師公俱不許衆議籍籍公乃閱之生作進退皆失其度公開教之明日又閱稍指如度公問諸將何如皆頷曰受教習之公怒曰渠輩累請

出軍而戎事尚未暇習此若狗渠所請豈不敢事乎皆重杖之令習一月再閱之則軍成矣公文言曰今竟何如諸將拜服公即授以方畧遣之出塞軍士踴躍各行虜聞之使人請降使者言多張皇且言地多喬木騎恐難入公笑曰木可去否即令軍萬人各持一斧使人去一木近根之皮三寸以炬焚之數日木皆枯死焚之矣虜悞遂皆乞降遼有紅羅山甚高其外即虜窟窟登山觀望乘不備即入寇公於上築垣守之虜不敢復登山山產人參先時採者多為虜所掠不敢往採從虜市之價甚貴壘成人皆往採參價為賤系廷不得掠

走依塞上求入避難諸將請縱之入坑之公曰棄其老而取之不武且取輕於仇家斯蘭不許仍諭孫廷止於塞上給之以糧仍諭仇家斯蘭釋之孫廷深德世世請為外捍自是邊塞不驚息軍也田橫各至百萬餘石公私給足累以老疾辭諸將輒表請留不遂最後潛表懇請

上憫之賜歸諸將大恟虜聞之亦涕泣離公者因公多積勞役深入雖有所殺獲而虜尋報之得不償失邊鄙多事而遼東虛耗矣 以上俱後晉日記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抗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肅

愍公謙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食賢以為用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為知己于肅愍公謙為兵部尚書當己己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朕民之膏脂顧不惜邪傳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教曰粟盡入城矣

魏文靖公驥薨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鞠出金近公其主始知公嘗語人為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彼召之必速來也公為尚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即舍撤去

曰豈籍重於是耶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分岸引纜而行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婦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尚書徐公睇小為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誦發誤勾攝之故公脫之夜飲公於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酒以悅之公不能留明日抱案已脫勾攝且語其人曰吾昨婦恐汝疑故速致此卿人服之公為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因吏必嫖罵遇宿署請公代公不為意其人卒于官親為殮且厚賻之數年數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尚寶孫中書舍

人亦至通政

王忠肅公輯自兩廣召為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堰雖責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即調為考功主事人兩賢之公在吏部門無請祀太平侯時與

上鞠戲自意可請會朝退從公徐呼王叙問為誰侯以名自通方為事答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諳事侯惶恐而退公之夫人為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怒起手擊夫人於地即出隨使人逗慰之事卒不行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

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請諭祭于却禁畢自謂不能
致防殃及賢俊拜伏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王文端公
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款
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乱法自我始矣

岳正字李方為翰林脩撰

夫廟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召還自題其像
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
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
安容得耶

威寧伯王公越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數賜
酒肉勳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命出獵計矢中金
之多寡於敵陣於先後有將官告姦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
不問於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山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
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
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
將將之體聞有一郡守治具進用長盒納妓於內徑入幕
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啓盒金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

隨太守出此見公之濶大如此亦一時之權術也若大體禁
嚴此物奚宜至哉公與夏公頃飲各出酒金公款一字內有
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拿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
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
英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西時嘗去趨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
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廐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以上俱高應錄

英宗皇帝在北狩時至塞微俯暇遣臣或命取財貨諸物諸臣
不敢多獻或畏縮失前多不稱

上嘗維大同府知府同知霍暄奉旨必極力進進唯恐弗及及
上回鑾即召見暄嘉勞久之至朝遂陞為工部侍郎

正統中三殿新成

上御正殿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偉麗之觀甚盛客也
而臺鳴唱者贊札之際偶眩於金碧煌煥遂誤呼五拜竟之
無及矣廷中皆惕息謂大失瞻望謹必重札畢糾儀官隨舉
勅之

天順忽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是誤多了也罷其人謝恩就位頃之錫宴極豐渥也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王音洪亮抑揚殊盛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項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還頭髮少前口鬚多有使回門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爲誰其人遽曰此生少卿也

與獨者乃舉微賢之礼起之下詔曰

賢圖治亦有年矣求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獨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願乃嘉遜立國不求聞達朕懷高誼思訪嘉言渴望來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君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微爾赴闕仍賜礼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故諭天順十月十三日與獨既至上表曰江西撫州府崇仁縣民人臣吳與獨謹奏爲薦賢事天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欽蒙差行人曹隆齎捧

勅書礼幣降臨銜茅以臣爲才而微聘赴闕聞命警懼恍然自失失固知攸措竊緣臣雖叨承父師之訓粗涉書史而弱齡染疾加以立志不堅是以虛名雖出實學全無迨夫暮年疾病愈深夙志彌急自愧虛度此生之長嘆夫蟻蟻依軀何意復聖明齒錄夫卑辭厚幣惟賢可以當之而臣何人敢膺曠故所希之盛典哉恭惟

皇帝陛下睿知 明聖神文武四方風動萬國歸仁崇儒重道之盛心圖治濟時之美意實天地同大日月齊明有血氣者莫不悅忻况在於臣敢不踴躍恭

命謹於當日望

闕謝恩祇受訖日陪卿鄰老稚謳歌舞蹈伏惟

聖德憂民之盛何幸逢於今日而負且乘之譏實難免於輿論於是肅將前件敕幣謹用緘封候春風和暖扶疾隨使貴赴闕庭以圖辭免臣於二月十六日上通五月十五日至京十六日引見蒙

聖恩授臣左春坊左諭德臣以菲才既未經辭礼幣之榮又安敢冒昧以受寵擢之重謹將原賜礼幣進上伏望

聖慈恩顧憐臣見患病足風痺大施廣養之恩特回所命放臣
歸田以全微分日將歌頌雍熙於水邊林下以畢餘齡不勝
萬幸謹具奏聞伏乞

聖裁本年五月十七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喜悅然幣以
將誠官以命德非過也不允所辭既而與弼於文章殿見曰
臣多病失學不敢當聘奉

聖旨莫謙賜衣裏與弼對常禮常不敢賜聘禮辭奉

聖旨莫迂濶不推久之與弼復辭歸

上乃從賜勅曰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聞爾與弼懷抱道
德嘉趣林泉特遣行人造廬爾其惠然肯來深慰朕懷欲煩
輔道東宮受以宮職爾以衰老固辭留之數月果然病勢弗
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不能供職故爾且以嘉猶最朕
足以忠厚之誠特賜銀幣用至懷仍遣行人送歸故里後命
有司月給粟米二石以資供膳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以
度遐齡倘精力未衰尚期勿忘纂述以繼先賢輔教垂世之
之意故諭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群臣兆民若喪之情至其以爲之神德聖
政不可殫然卓絕者四事尤爲神聖之機蓋終世未嘗以非
罪殺一人未嘗差內官出外幹事復中宮位號不用宮人殉
此皆自古人君所甚難者而出于帝之聰明獨斷其他固未
能管蠡計也以上前開記

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所擁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
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宮王振日以事致閣楊少師士奇有所

擬議振報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來

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出閣中謝罪且戒之曰爾弄必殺無
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又安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甚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間任吏部侍郎時
中宮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欽與迴避魏且
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王卿之潛于內衆衆爲公危之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

公慷慨言其故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張

方洲寧初給事礼科最爲

英廟所重嘗奉使朝鮮其國之館伴悉以文人爲之每方洲執筆有作則其人從而呻吟哦咏逆揣其旨然亦間有偶合者蓋諷以是窘八也既而公登漢江樓排律詩其中有溪流殘白春前雨柳折新黃半風之句遂相顧駭愕自此不敢措一辭其國王梓其所作爲皇華錄以進始深服云之能云

楊都憲繼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爲太守考績入京張方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三古人所少者三則直常持之以委易廉明常持之以勇舍容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逮於成今之爲郡如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足取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爲事史外猶有餘書公抵官以來遽遭事勢岫峯蕭然獨處齋閣此尤非夙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不過溢矣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

英廟親式之對句曰塲蟬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
体文章

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遂大異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鉞而出後李

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
聖語

以上係西湖叢談

正統十四年大學士曹鼐與皇甫仲和郝時有

旨親征北虜鼐急歸召仲和與議曰胡王內尚書率百官陳其可止乎仲和曰不能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

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泊內而後行

曰已有旨耶王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

皇嗣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中不免立耳後皆如其言

木師敗虜騎逼城中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

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

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

有衛士見之曰願爲相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

能正內何相爲衛士怒以爲妄言曰汝不有妻子曰然

曰二人在家正相聞不解衛士不信至家視之果然問

仲紀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固問之乃云彼問時屋上兩鵲正相閉也其術如此

薛瑄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卿亦有可以爲京堂官者乎三楊允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大監謝若王之權大監力也明日朝退復使人語之終不往振之閣下問胡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瑄謂賢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辭公報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

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植立振知其瑄也先拊之曰多罪多罪自是卿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煙山敬娶之妻特不可妾因誣告妻生母殺其夫下御史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大文大怒又承振風旨劾瑄納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曰怒奏強囚不服問理當死詔縛至西市門人皆竊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慙不與事是日泣於厨下振問何爲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自知之僕曰卿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旨赦之謫戍邊衛

王朝高適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一無所受有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同辭某曰我餽公不受鄙我也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而受之綴之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內子不知也久之太監死其從子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宅以貧無資對曰第買之猶不從乃出其珠授之直可千金云

詔爲榮第於藍山有司承媚多構屋若干楹公悉令撤去曰非詔旨曰每退朝孑然獨行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恭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李秉巡撫瑄府時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治之故事都御史不理獄訟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間刑官也強之再三不可公乃自爲奏劾之其後鵬與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嶺外

詔詞甚嚴曰亡則殺之錦衣林千戶者監行二人同持朝夕莫時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畿瑄各鵬曰若時是少貶李公今日不顧我乎忽傳呵者至乃公也見二人被拷哭不能起命左右釋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則已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且有過卒在後事則不測公曰何傷如

朝廷有謫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祈請之林曰此

詔旨曰公語之如初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

皆厚給飲食公自解其帶以貶二人乃得安然至戍所

英宗蒙塵表彬實侍上同卧起天順初授錦衣指揮有寵已而

門達得幸于

上忌彬譖之改南京所部官校皆送至郊共嘆其冤而無敢言

者有楊瑄者尚少獨奮曰我能還之但吾老母無人為養耳

衆曰若能之我輩為養汝母瑄明日上疏具言達不法事蓋

平日達密託瑄為之者也

上以疏示達達出詔宣曰平日待汝不薄何至此瑄知達素忌

李賢即跪對曰此李閣老使瑄為之耳達喜即以其言白

上詔會官廷辨至廷瑄久不言達嗾使速言之瑄仰曰賢與我

何自相識乃汝使我誣之耳歷舉疏中事皆有本末衆驚愕

達氣大沮竟以是得罪彬尋召還

錢溥之居與陳文隣也溥掌教內監後多顯者每來謁必邀

文共飲及

英廟不豫中外危疑內侍王倫溥所教也伴讀 東宮一日

來謁文意必召已意不召乃使人微訶之時倫侍從甚多訶

者混其中倫以為溥使溥又以為倫使兩不相疑也座中因

上不豫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違詔行之倫喜而去已

而內閣撰遺詔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

有草之者賢問何言因言溥倫定計將黜賢以溥之黜兵部

尚書以韓雍代之故三人俱及於貶

坐供東澤紀聞

正統初年蝗或謂大臣尸位明衆遂乞去郭尚書不可曰

上既冲年吾濟復先朝簡任若去孰與理乎

鄭兵書之父教官也訓導甚嚴忠肅為陝西憲副以俸易一

褐之惠大怒曰子不才爾掌刑名而莫之澤物顧欲污我耶

封還後書讓之鄭子離父之久思見之乘秋園典文而屬其

僚聘之復大怒曰子無 庸耶于君憲副父為考官其能防

範復書而詬之閣喜漏師于虜復悉却落且脇兀良哈海同

入寇而衆惟五萬以

睿皇入京師戒嚴侍講程璵南

遷大臣或欲或否于少保闕金英亦宣於衆曰死則同死敢

異議者諸誅之衆逆定趙召宣大將士入衛石亨以景明行

合筮之遇節之坎曰虜無能為矣卦承渙位處初陽則居初

將整離散而立制度也其應三陽乘之以系承剛氣驕逆逆

禍將自反故曰不節則差若也然二卦皆陰險而往危之道

也慎密弗失固守弗洩彼當自退故曰不出戶庭無咎也于是議簡勲衛

宮闕陽門開納印璽監車壘戒輕動或欲遂棄宣府就南華羅都御史當門曰敢竄者通自則之殺遂定虜入大同稱逆駕大同人登裨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吾國有君矣至宣府人登裨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吾國有君矣神語卒死於豆腐間胡騎蔽山而掠至京城京城入登裨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吾國有君矣燕寧後族也先要大臣盟且索重賄礼官以問于肅愍對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今日之事知有軍

旅而已君子謂於公於是乎可與權矣施惠于君基村于身施惠者分之盡也基村者命之俟也盡分則忠基村則行不忠不仁逃險避難國之賊也傳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其于子之謂矣於是使王子後如虜趙子榮爲介湯胤績冀問焉二子謀對胤勳不待而對虜後轉誦平胡論色動退謂譯曰虜何爲恨不遂殺之子是見 睿皇皇曰行矣夷情巨測三子還勢益張于子督諸兵憑城而戰殺其使譙張開保且調遣騎募死士懸賞格虜逃而遁己已楊洪縣鍾范廣襲之國安而還

睿皇潛使人闖富問筮于章明得乾之四爻繙首賀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幹庚午躍候也庚更期也龍歲一躍秋潛之決歲節明年秋駕當復矣繇勿用應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無燕也然其象龍其數九四近五躍近飛應在丑亦丑日奮若復在午赤牛之色也午之飛茲於丑茲順也天順之也其

幹丁南下象大明也位于南入之方也寅其生也土其合也後避其在九年之後歲丁月丑壬寅日壬午乎

岳修撰正長身而美髯神秀氣屹夏五忠肅薦於朝帝逢見

之遽曰佳兒升陞登殿連日佳問年日四十曰政佳問曰何者對曰即曰又北人也問何証對曰尚書曰左佳曰何糾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曰又我取也乃頭謂曰今簡而入閣其爲朕主之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岳頃首辭出赴閣至順遇亨輒入驚曰胡至此耶入見帝曰朕簡一士入閣矣二人請焉帝曰岳正乃陽賀曰誠佳帝曰宜官小耳今與吏佐兼翰學若何二人奏曰

上欲用之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帝默然

蘇學孔子塑像適或歌葺之林太守鵬擱然曰塑像豈古也

高皇建太李作木主華夷俗彼未墮猶當毀之况其墮乎或
疑毀聖賢林曰土泥耳其聖賢耶浮屠未說孔子已生
惡識塑像乎矧古人席地豈爾坐也耶

甲申三月廷試前年科場火故也初袁進士錦夢官
大書杜詩一覽既舉始解之曰前年春闈厄于圓祿茲
乃所謂兩黃鵠也國有大喪禪閣從間廷對之日烏巾
素服所謂青天白鷺也姑蘇陸錢爲會元冒吳姓所
謂泊平吾也惟第三句不省及除大理右評則西嶺秋雲
驗矣而燕室紙障有此書宛若夢中見者君子謂人
之出處于是半有定數矣

以上係 皇朝雜記

先時壬午歲五月靖難兵至南京乃先焚其宮殿有一
宦官服黃袍乘白馬赴於火若漢之紀信者故詔有聞
官自焚之去所以建文君得服僧之衣帽送以數人引至
後道出由間道向南行往兩廣蓋兵以北來人莫虞其
南也後數年聞其事乃遣胡濙遍訪張辣捷爲名弗
得而還予時提學廣西於正統五年行部過于柳州
蓋其出於田州被我兵獲之一路舟相前後聞其聲洪

如鐘及到布政司盤添坐向南觀其貌面方數黥麻目
瞳子如電髮白與肩齊三司環列問之答云我是朱某
我只在田州山裏過世了不料小爾等說道時今是使
長氣候誘我出來向時胡濙來尋我假說尋張辣捷
三司聞其言皆愕然由是護送至京舟至今陵兩淚如珠
賦詩云流落寧荒四十秋冤殊曾戴老僧頭乾坤有夢
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散未央殿
外雨聲浮新蒲細柳年々綠野老春聲哭未休及到張
家淨報於內

張太后審內官中認得者一老內官承命至則俯伏慟哭其亦
哭復命云真是汝於西楊先生何以處之答曰彼時詔告天
下合宮自焚矣何可再處今只獲得冠田州者送錦衣衛乃
命衛內造七間南隔高牆日進以膳後不知何時終就葬于
屋云故今此屋處所人不得入者此也 南山雜錄

正統丙辰戶部尚書黃公福言于朝天下學校置得實才廷
議題之此提調李校之官所由設而必以憲臣 賜以璽書
也行十數年景泰初又以非舊制爲言者革之越十三年是
以天順壬午復申舉又行至於今五十餘年李校實曰新月

盛世皆不知權輿黃公云

少保于公行狀載景泰七年西湖水竭爲公不祥之兆似矣何不載是年七月間晝漏當申刻之末彗星如洗帚狀微見於西方至酉刻以後漸長如掃帚人呼曰掃帚星日既沒其長竟半天如此兩月而城人皆寒心莫知何兆明年正月英廟復辟乃置公罪則公上應乾象豈止一方之湖水哉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月

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榻晚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

正統會爲慶壽寺書記探花陳鑑切曾爲神樂觀道童也切

年出處皆形夢兆豈偶然哉

正統壬戌進士黃鑑蘇州衛籍厥父善舞文闔郡怨之既而

晚生鑑登第時年方弱

上喜其青年雋才俾官近侍寵日增而名曰蒼蘇人咸曰起飛

詞訟而子若是天道其無知耶已巳歲鑑病不獲 蒼送

景泰初官至堂上矣幸未歲

駕自北還居南宮後禁錮宮門戒嚴出入天順初

上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日頻召見一日

上御便殿見皮閣路出一題本風吹紙動命取以觀乃鑑所進

禁錮者嘆曰朕只想我弟如此原來是黃鑑亟甚於平日鑑以爲喜至則擲此本示之連稱萬死伏誅夷族潛宮後墓蘇人又咸曰天道果有知耶

天順間家宰王公翺左侍姚公夢一日試該選監生出論題曰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題目之差但告云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士之意從容請於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久望易此題王曰汝可以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善則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噫家宰但知道與德之對言而失記章句訓道爲言也年老病亡兆姚之婉言以請則試者情何由達哉

天順庚辰科殿試讀 定初順卷第一既而司禮監太監問所定卷閱老以所定卷姓名對太監曰此卷固出人一等但傳臚時地方人音與

御名相似閣老愕然乃以王一雙卷易之而置初第二甲中初廣東人仕終郡守 以上俱南唐閩中錄

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李士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刑有聲讀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不便於民者十事

上皆從之即 詔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礮器清

錦衣衛囚止各違守臣進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

辦未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為賢快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為忤也

天順初錦衣衛官校選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咸惑之早妻以女覲非分獄具當坐反及太監牛玉援近列請選者內間脩撰岳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十數人選者准應而已時忠國公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拔置

名書指斥朝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朝惶劾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與呂原見

上曰為政自有体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逮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室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

則人情急忽自竟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諂諂不如勿究吉

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天順初內閣修撰岳正間為

上極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告意之正徑造亨謂今稍自欽戒二人怨之正遂被斥竄及二人誅

上召李賢謂曰向者岳正固言之他日又思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因召還焉

天順初石亨從了虎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裹于林木不能悉致岳取地圖指示

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曷于何所其人驚伏

英宗北狩 卿王即大位有倡議南遷者中外洶洶大率士陳循高穀侍讀商輅等上言

聖駕一移大勢去矣乃出榜曉諭人心稍安無何虜大舉進逼

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循等皆言兵敗之餘只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且伏兵歸路擊之時京師戒嚴內閣諸臣

運謀設策迄昏乃出至忘寢食外諭諸將獎其忠義之心日

令操練軍馬整飭器械以備戰守遣官分投安輯內降夷以

防不虞嚴督邊關固守要害然虜改益急總兵官亨折弓矢

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我莫能支矣循與輅乃上疏發

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政與京軍

夾擊又為張榜虜營有擒斬也先能者加大爵厚賞後罵書

作喜寧與司礼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

軍勦殺蓋喜寧以胡種為內侍至太監與虜通謀者也

勅與書為也先遜卒所獲未幾宣府遼東軍至我軍大振虜聞

一夕遁去京師遂定

正統中李時勉自李士祭酒致仕家居己己之變手疏選將

練兵獎忠節正名分三事上之時年七十有六矣

正統十四年七月虜莫也先寇大同是月十五日

上親征直至大命同命平鄉伯陳懷率師討之敗績

駕還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雞鳴山遇虜命太保成國

公勇禦之敗績于鷓鴣兒嶺也乘先勝至土木邀留

上駕我軍死傷者大半十五日也

土木在懷來縣西北七十里
在宣府東南八十里亦名上

墓有駙名土木與鷓鴣相撲有狼山西北有雷家店

隨 駕陣亡文武官員

太師英國公張輔

後追封定王王諡忠烈

太保成國公朱勇

天順進封平陰王諡武忠

駙馬西寧侯宋瑛

戶部尚書王佐

後贈少保兼尚書錄其子瑛
中書舍人改化閣議忠簡

兵部尚書鄭瑄

吏部左侍郎蕭翰林學士曹鼐

後贈少傅吏書文淵閣
大學士諡文襄錄其子

是為修撰天順二年加贈太傅尚書大學士知故改諡文忠

刑部侍郎丁鉉

贈刑部尚書錄其子
琬為評事

工部侍郎王丞相

贈工部尚書

侍讀李士張益

贈翰林李士錄其子翺
為中書舍人後諡文僖

右副都御史鄧榮

贈右都御史

脩武伯沈榮

泰寧侯陳瀛

襄城侯李珍

遂安伯陳瑛

太子太保恭順侯吳克忠

追封國公諡忠壯

礼部祠祭司郎中滕員

工部屯田司郎中雷潛

工部都給事中姚銑

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輝

欽天監監正廖

科給事中包良佐

駕將入關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奉
給事中章盛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

上感動必矣或阻以匿名書盛不顧乃疏言之有

旨令尚書胡茨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報焉

虜逼京師徐理自負意致過人銳志功業燕云能測天象謂

胡人所當復即今不如還回南京以往為界各守一方統好

太監金英弗然不說與安亦大怒喝害畜生該死等胡說

聖駕石口外誰整理迎回

祖宗山陵宮眷着誰守護這畜生說話該死衆同視出之尋命

守彰德等處

以上俱否泰附錄

天順改元丁丑春正月

詔進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賞勞也烏厚知臣莫若君曾謂

天子有過情之賞手若忠國之勲業後謂腸胃而爵之宜此

天下之公也且嘗曰一腔熱血報

朝廷即其言知其心且共事功之在天下至今莫掩何間有以

其末有未純扶私逢迎者之說耳豈天下之心哉公諱亨字

○○姓石氏陝西渭南人以質補色校生簡重嚴毅能斷多

略其季父昭勇將軍不嗣正統初詣

命撤公世其官尋改山西大同府參將十四年己巳八月虜
犯邊

上自將擊之奸宦王振喜寧之謀也不意至土木與虜戰不利

大師張輔尚書鄭瑄以下俱遇害

駕遂遠去自是也先屢入寇民無寧歲

卿王即位改元景泰是歲庚午以公總兵進爵武清侯公

將出守要害外而居庸鴈門紫荆偏頭等關內而梁涿

潞真保灤蘇等府八月虜屢內逼公遇師屢破俘錯相

顧曰何石王之多耶虜以失利謀奉

駕還辭靖成十月

上皇還京師之南城四年癸酉九月虜役大舉入寇圍

大同府城九晝夕邊報棘甚公時在京

王命討之曰從以京軍公曰倍日兼道弗克應敵

王曰何如公曰臣子姪頭目九十餘人可用

王曰賊衆公曰無憂又明日至大同西關三里止宿公亦寢衆皆披堅剡橐三告公始起盥漱食飲無異平居還卒回云北入公曰何謂北入圍淺公曰直去曰直去圍深公瞑目曰違者斬遂上馬佩刀身不片札四數至虜圍縱馳驚潰踰轉自殺者甚衆亦不知為何也蓋持久心懈而驕也詰朝令譯諭之衆以為始有由達子之跪帳下曰石爺石爺與之牛酒公曰與恁衆醜說欲死棄耶散生還耶散生叫恁頭自來田出語之莫不咬指縮頭失色相謂曰許久無石王後何來耶石王伸即動有死耳數酋長蒲伏流涕嗟憤咸誤犯威嚴叩頭乞命曰放恁回再敢直擣恁巢穴整屠恁種類衆皆膜拜懺悔而起與之牛酒綵緞悅首出城且路呼曰石爺石爺放俺生不戰而屈人兵萬萬全之師也七年丙子冬耶王不豫丁丑春正月十六晚皇太后懿旨與大總兵官石亨知道卿使我母子重見天日天下所有雖中分可也公奉旨謀於太后弟張輓張軌太監曹吉祥十七日四鼓四家將佐所徑後請南內命力士折檻破關入宮上皇驚起搔首攬衣疑他變公應聲曰奉陛下復位上皇曰總兵官在此乎曰在大三級大三級仔細看

四家以坐椅舁上皇便衣御奉天鳴鍾鼓稱賀耶王聞之曰我哥哥也好少保于謙學士王文就行改元天順公進爵忠國帝不名一則曰老忠三則曰老忠嘗與語曰右南內誅豎如何曰斬閣而出是言不能避李爪冠履之嫌八月賜鐵券銀菟蟬衣玉帶及金寶絳緞石彪其從姪代參將大同叔姪威震夷夏門才兼文武者七十餘人臨敵莫不以雷百於戰盛哉虜恥戰屢陪乃流言中傷之曰燕京我祖可汗的若與石王便罷否則使恁安挑平二年戊寅六月虜酋監王巨落平章一最焦孝復大舉入寇寇將兵擊之是月六日大戰于城西自晨至脯兩將仕持霸督矢中寇左股寇怒直擣其吭得其首虜衆潰寇軍連絡如驅羊豕截而俘降者萬計首級若瓜瓞屬以回先二日一鵬止忠國府梁知者語公曰鵬乃野物虜乃野人止梁是野人今疑附矣以賈傳驗之又似非休徵也捷至函其渠之首七顆回豕牙頭長八寸弓一挽三石韃靼使容平七升虎刀一芒皆皆缺稍(倒)其銳光整斫其僞項以進帝深嘉重錫進爵足遠侯召回京休其勞備邊十四年虜聞風奔突乎亨為老石王彪為小石王烏摩泰來之芒刺於

此矣雲夢之遊肇於此矣右者邊將係妻子於京師如質然
危二龍姬皆邊之貴族回奪於妻事遂殆怨望其父母曰咱
孩兒每苦楚安得石將軍復出邊三年已卯相率上疏乞
恩安民有曰大同近白奴紀鄆一孤城也連賊出沒剽掠無常民
賴以安者石將軍也否則月無日寧復出守民得生遂

帝曰石寇有汗馬之勞留鎮京師不動既復上如報三
上疑忌生大索得三十二人餘着地官本府衛查未報百人
上益疑之以麾下吏劾者報曰寇止春戀妻子去田無他違累
遂迎小校也所知無留公憂劇成疾且曠 朝兩月

詔掌命醫及諸方物數慰之曰石寇自犯與卿可自調護
為國家用八人某甲晝無纖醫日殷亦若迺照月光
涕泣恍惚金盞盪盪忠國語人曰日變

君怒月變臣災噫能知為災而不知其為災也有如是之慘
也先是有知者言於忠國曰明公氣焰逼人可解兵兵為賢
公善其言惜掩於貪故弗之用悲夫雖薦吳與何何益哉
四年庚辰正月元夕忠國府詳童觀灯回閤公曰機甚日
承天門史公曰吁有天理以其為報怨詔忠國下吏不食七

日幾焉聞者洒泣

帝曰着故部備衣棺埋了亦宿念之明以寇深掌都察院事以指
揮還泉閱其營利麻張都督處副帥也寇勒張以不軌傾名
危法中傷之張大呼曰汙了青史石家有此不待老張說
無此徒若人耳老張年將六十大小百餘戰身被三十餘創
一死足矣烏可誣陷忠良後大呼曰汙了青史加以炮烙無左
驗弗克成無以指邀人心加處臨刑大呼黑風盡張體塊塞空
京城內外近者吞聲遠者悲號遶哭者尤戚無不泣相謂曰
正統十四年無石家吾聚廬皆左衽矣忠國每朝退坐一小
齋左圖右史中懸岳武穆象其忠誠即武穆聞聲自呼曰

腔熱血報 朝廷血赤心熱跡息心熱言歡報之切也公

天資朴實寡言笑為義不顧利害人之毀譽不事遠德
惜履盛滿弗見自抑而又惑於貪諛置不容恕以此取敗卒
已七月曹氏之變寇退斷尸妻女裸辱為庫天道好還君
如是耶是亦殿燼羅致之報與某時年十四以先子隨官
京師推記未真或化問大同郭公彥理先子同年也來總
吾輩能道其事予錄其座下語及于少孫此代奏議參互
成辭以補推記烏庫弁高結壁公其有之苦毀損其真焉得
不拂人之性也

正統十四年

駕八月至未與虜戰我師失利 駕遂蒙塵自是也先娶入寇

聽夷我降塞攻陷我州縣驅掠我人衆宦者喜單本蕃擅

爲卿集十月紀

京師昌平侯楊洪武清侯石亨等恣力捍禦少保于謙內抱忠

政外抗強虜保京師安社稷祠云總兵少保心力強中外皆捍

權在掌將軍楊石自邊來子弟兩家多俊才領兵一一

解却謹謹聞視敵何有哉

却王即位改元景泰少保于謙總督軍務楊洪石亨並爲

總兵分遣諸將出守要害賊戰不利不利早詞

奉表謀奉 駕還十月 上皇還京師

晉陽錢歌八章

山西諸將盡鷹揚分道提兵出定襄草獮進胡三萬級陰山

夜縛左賢王

丞相始領彰義節司徒已被郭城圍殘胡夜束金繒遁

精騎晨追子女婦

獵 紅旗易水頭將軍分關鎮幽州鷹飛過搶竿峯

兵氣如雲不敢留

手通妖氛國欽移注：兩跡片言大軍中喜得其報記

又是西人膽落時

皆鬼軍容重若山岳家族全鎮諸驍三軍氣捲黃河

水肯放回中足馬還

王師經畧兩河平河上水清堪洗兵紡帽裏真大將輕裘

緩帶是書生

北來騎入長蕃表卑詞去可汗洒掃城南給供帳

上皇明日定回鑾

少保仍薦大司馬兩侯都拜上將軍信知李廣無雙士

不教蕭何第一勲

以上張小龍正統十四年所記與衆不同姑存以存 吳

先景泰八年正月十三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臣議立東

宮軍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

會本請復立 茂陵焉 皇太子亨對曰 上面有

病休要激他及書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會說得

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

亨獨蒙宣到知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

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蘇十七日早四更有郎中龍文至值

家蓋文素善張軌謂前日石誌兵要與循計軌說通西道
病重難起若賄復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以得
功實要與循說轉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
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
入前說你無功封侯此是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
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實切不可令人知只約內外
典兵柄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己矣
才計必須捏箇典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早發

侯祥錄

正統十年乙丑會試予中則榜不就與諸副榜并下第
者通九百餘人俱入國子監是時古應李先生時勉爲
祭酒趙先生塊爲司業李進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
至令坐堂二月乃散處於廂房後格致誠正西號房中有家
小者居外晨入饌堂講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督勵
尤切夜讀務二更時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
書或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
燈光連晝書聲不絕每季試三場親第高下學者感激兢相勸焉

古應先生在監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以召予同鄉二三
人侍坐談話先生端坐儼然或說知曲舊事或論詩文言
簡而確婉而有味令人聽之忘倦如此者每至更深
乃已將別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追補且曰三更陰
陽交代特讀書宜二更即止不可過此將過則次早無精
神其教愛人類此

六堂先生稱二李爲出衆而助教蘇州李先生維宇孟
承允明敏路達好年龍四方人士乙丑狀元商公乃其素
所稱重者予初入聞其能軒輊人多避之日來訪其同

學友陸阜陸予鄰房也少傾同顧予一見謀相獎許
出語人曰下科相公也必彭某也凡遇其所厚輒書
輒語之如前亦嘗於古應先生忌者或譏其妄予聞而
面頰皆赤者屢矣自後益避之不取近

助教李洪先生南昌人嘗爲予言前歲古應先生因除
虎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堂東閱試卷而錦衣官校捧
至前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練緘合監師生來觀者
皆驚愕失色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某
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

諸先生曰：「還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付已而加置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詳。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協事，乃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險，操存有素，故死生禍福利害索辱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人氣象，而石大用義氣激發於僧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丁卯夏先生引年致仕，已得請，予待坐外宅書室。中先生從容與語，既而曰：「子必有名於世，惜吾不及見也。」留紅鴉買領一為記。

是秋先生行，諸生用旗幟鼓樂，群送出崇文門至城東，用隅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候發舟，然後歸。無不泣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驗先生得人之心也。有學政魏齡先生，潮州人，差後至，嘗侍古廬先生話言，必循正理。因曰：「昨聽選部中見群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地有出產，不聞人以施政教方畧為言。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問謂予曰：「新學正姓魏，此人有識，能言，諸人所不及可重也。」因誦其語云云。此行又備與蕭先生言之，其好義之誠如此。魏後復姓李，守官清白，獨不受諸生贄，禮果不負。

先生知待意，丁卯冬廣東念憲叔附函，漢書一部二十冊，以舊得來歲春月，花香觀馬蹄有人在平地者，我上雲梯為號。不數日，浙江念憲從叔賈亦附筆十枝，題其封曰：「助你春園用。」二人所附，循門尋門，陸房塵丈知之，即來觀，因曰：「相國二載餘，不知有令叔居方，向今朋友中其家有倉室，其史者相見，無不自叙何足隱默。若此，予曰：『言無因及，此非敢隱也。』」笑而出。且曰：「觀書號，令叔期望之書深矣，勉副其意，勿讓。」是時予交中相傳有童謠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竟不曉何事而起。

予佐俸友弟除脩撰，同年陳絳熙岳李方俱編修，謝恩後，即詣閣下拜先生。時曹先生昇陳先生循苗先生東高先生穀四公俱已侍，即燕翰林學士遂留早餐，酒饌隨光祿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是本院故事，儒官清淡只如此。」

翰林同寅皆尚書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為一類，侍讀侍講自一類，脩撰編修檢討自一類，等級截然，不少紊。蓋其所從來久矣。

天順元年九月初三日

上御文華殿召臣時入見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
邪時對曰不才駱象

聖恩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名是陳鑑
第三名是岳正呵對曰是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大馬_{十四}
上笑曰正好用出外喫酒飯去時叩頭而失

命下着文淵閣辦事先是內閣用徐有貞許彬薛瑄三月陞
李賢於許彬上六月薛徐李為事辭致仕去用岳正呂原
與許彬三人七月岳為事許亦罷黜後用李賢與呂原
至此又增時人為三蓋當時進退甚輕希冀者眾不意後

及時也惟時先見而後出命意懲前之未審歟成化二年二月

聖烈憲皇帝太后尊號告天下詔草已進訖予謂李公曰此事前
所未有宜有恩典及李曰先年兩教教數款非所宜予曰非
所教也但行優老之政為宜欽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諸勅百
姓年百歲與冠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與斯
斯上徽號相稱李公喜曰是好因共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太悅命既令行之此見

上英明大度樂用人言真

聖主也其餘刑政或小有過當皆臣下不能匡輔之罪可知矣
順徽號詔畢

上御文華殿召時等三人近前賜銀兩表裏有差仍親自授與
紀顏慰勉其鼓舞臣下有如此令人愈激不能忘也唐展年

四月初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召王翱李賢馬昂彭時呂元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
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二曲今不暇矣所
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經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
精由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詞以解民章甚

上起人賜扇鶴頂博帶一條皆授親舉五人者皆叩頭而出是年
春廷議進士第一甲得王夔等三人後數日

上御文華殿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養侍用

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

選此方人不用南人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聽賢

欲抑南人建此故為語因應之曰主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他奈何已而太監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牛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

於時者甚多也牛笑曰且選來者是日賢與時三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西惟張元禎得與元自後位以來明照百辟不輕遷任而時不才獨軫聖懷如此感激于中何可忘也

甲申正月朔日以後

上不豫猶每日裁決萬幾如常至初十日以來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王執筆口使其一

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嬖御殉其四燭欽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當人心書畢且命曰

牛將去閣下看令為我潤色之既至臣特等驚愕曰何至是牛曰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臣等欽誦皆嘆曰所言闊大體非英明不能及此而上殉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備以前言後命且曰彭某尤悲愴

上聞之亦殯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次日牛出還其

詳因曰上英偉從來不虛妄今若此可知矣至十七日

遂崩嗚呼痛哉謹志其畧用彰

聖德之高致云次日早

儲王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文舉臣等并文武執政大臣至前言曰

父王賓天子了爾等盡心輔佐我因泣下群臣皆俯伏號哭良久乃起叩首而退是退有 旨命太監劉永誠長時

傳恭牛王會昌候孫繼宗懷寧候孫鏗尚書王翹李賢

年富馬昂侍郎陳文并時為議事官公當計議處置

軍國重務遵宣德十年例也預者皆荷銀幣之賜

武功伯徐公崇尚仙佛皆不苟同眾人其奉摩利支天

尤謹不知何自得其法平生不啗猪肉以至家人皆如其

被禍時瀕死卒免當時知者咸以為得佛法之力不知然否

蓋所謂行日月前故安戈難固其自然之效歟初既自內相諫

參廣藩又逮捕入京承捕千戶與入禁中時已暮因監宿門

下明日將入忽旋風大作天地晦冥後率門閤為風摧折而千

戶仆地起則懷中揭帖已散入空中不知所之及更書以入以為

公法所致也及下詔獄刑械酷甚極法家之最奇者畢施之公

復素羸而不能死之傳者謂每獄中燭下有青猪六猪來為

撫摩肢體寬朕鏐械馬至七日某日午後禁內人見承天門

上烟氣鬱勃亦有異將夜有小豎持燭籠過其下燭焰

遂飛著門烈焰遂發而門失矣明日遂宿出公後八席田播
居堂西偏一室事諸仙佛至左快摩利繪画天象又有雕塑
者為畢駕出佛母下青猪六毒之九明兒時曾見之也

武功謫金齒雲南城外法明寺姑至寺方且有僧出迎甚恭
公時微服因問和尚何為見礼甚恭僧云公乃大宰官也公曰何
以言之僧云吾寺有一石大不知何年之製神物也吾輩逆傳若
有大福德宰官入寺則大富貴又傳至唐相某宋相某至此掌
吹今曠百年未聞以為驗哉昨夕忽婢吹久之予驚異因
知今有大賢元宰至今公降領非其應歟意公相輔大事貴
人也公語之故遂居其寺焉

已巳之變未幾時武功在翰林屢言於人以玄象所徵某月某日
應有非常之變聞者甚多及上蒙塵後朝廷言未聞一人能
豫言國家有家事者衆因言徐某嘗有云云於是朝廷屢諮
訪以機宜且令鎮洛馬丁丑正月公既與石武清等謀復辟事
方兩日至十六日夜張軌與亨詣公第定計公遽升屋覽雲
象西下撫亨寺曰適觀天道時正在今日不可失乃遂與俱去
其夕迄成取日之功幸已七月六日公在家故人劉草窓子倫
等侍公夜半星漢已出公偶瞻天由忽顧劉寺曰二子見乎

文示異敗應當在宦寺因言為曹吉祥輩傾至此不一年此
為受禍更甚於吾美子其識之已而果不踰年曹敗其言驗
猶應響 以上供志怪編

正統初王振問大學士楊文貞公曰今九卿無山西人豈不自賢
者乎文貞曰僉事薛瑄其人也已而文清至京振使僕致餼於文
清文清固却之僕曰公何駭與諸方面以千金求通於吾公不得
偕君反却其餽耶禍將立至吾危君吾危君僕踴躍對振見大
權在我而不厚卿人以美官而乃餽酒肉使却之固當已遷文清
大理少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謁未幾文清得罪

天順初岳先生正以修撰入閣 英皇召而問曰卿何以輔朕正
曰今內廷武臣推重 上領之曰已諭岳公退告曹欽石虎令
謝兵歸第不然 上將有疑心二虎走告吉祥吉祥詣
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
固也臣觀二家必有叛之誠即今無可援之誅吾欲全君臣共
難之情故令早自為計 上不悅二虎遂陷岳公西戌尋即叛
誅天順末諫者謂 憲皇景泰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皇意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卧便殿召李賢諭曰今庶
事煩寧顧大者反推奈何賢曰此謂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太子須臾賢曰殿下事定趨入謝太子抱上足對泣說遂不行成化初李公遭喪奪情寔憲皇因卷云楊公繼宗知嘉興治一家強服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役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公識之使人召而來曰爾今為吾良父美遺米一斛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太痛帑金莫敢何公至收拾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漸而去公諭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回官滿即居宿客堂察介夫屬清操獨以絕欲為難能常教公行自勵云

英皇北狩勇士袁彬門達寔從英皇復辟彬達比官都督而達見寵用差技中外偵事所陷即獲或九害數十家上將罷朝東顧則呼李賢西顧則呼門達彬念有責言李公彬奉門達橫達深怨此二人李公素優純而彬無政莫以為名乃藉他事將以危法中彬肉外究之而莫敢發錦衣差單搗損忽就住彬屋而市其居閱月上奏辯彬無罪列達大惡上付達推鞠頃泣懇曰

末公居我族我陷公約事成賜百金達哭願其下曰我國疑此即入奏已達械頃三木暴廳下退食後署出則杖殺之頃大哭且罵李賢達聞之令釋頃刑而入頃曰末公不知書乃李閣老章奏且兩人害公寵而公自鞠實何以解天下疑何不請司禮大閹廷訊取即爾此兩人蓋粉而公嘗見寵矣達深然之傾食雞馘于器食頃岳藏雞骨柩中末公監牛肉出訊頃曰吾末彬無罪首

駕番虜廷群臣惟彬從備寄艱苦憤達負

明主恩失天下心故冒死言之且吾不逮袁李即與死清瀆者

乎爾今日聖天子矣從知況達食頃教陷此兩人遂出維

骨且自今中外皆欲復食達也頃未敢發爾牛王入奏即語頃

以上俱通詞

英廟以幼冲即位委任諸老始得遂其匡輔之志當時稱三老為

三楊學士薄海內外人皆能道其姓名三楊繼指館高穀苗

袁曹舜馬喻四人在內時號為高苗曹馬末幾老病死亡相繼

頃高穀無恙乃與陳循江洲商輅四人同掌機密時緝捕穀淵

輅高事以老病去三人皆遭貶逐時以

英廟優辟故也於是拔用徐有貞等五人入閣有貞獨任機務極

蒙養厚旬月之間并爲武功伯前此未嘗有也

有貞文學該博志存經濟然度量不能優容竟爲左右所擠安置遠方時論其爲翰林學士則有餘居首相則不足以其不能容天下之賢也厥後李賢等四人在內賢獨用事他皆成而已然自三楊輔導正統之治號爲政理維此則漸不逮焉時有議之者曰一蟹不如一蟹正統間御史成規章珪輩糾劾大臣朝廷之罪罷歸其官於卿時規薦卿人周綱應求賢之詔在京規選綱以宋人送唐介詩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分韻宋士大夫作詩送之文貞疑其譏諷欲鞠治

其黨楊公仲舉聞之特見言曰此乃吾鄉人之常具其亦與其聞豈有他志文貞意解得綱後縣佐竟除遠方當時謂此事若無仲奉在列則朋黨興矣又以使文貞若如劉公之執拗又何惜一正人而不爲之手以上俱閩中今古集

英宗御極親闈宦爲心腹寄耳目於錦衣以當時大臣之謀斷皆不若聖謨之英睿精明而近侍之窺先意以順承也故臺省諫垣當時有開口挑之嫌幸委任大臣之才能拔自庶僚如李賢于謙俞子俊輩斷自

聖衷而群奸不能必威循至正統十四年王振勸

上巡邊以卻虜不納科道大臣之諫而刻期北狩二十萬兵不精器械戶部倉皇糧草隨駕朝臣不具行裝而銳意出遇也先之兵受圍不戰軍士解甲從臣受慘而

聖駕入虜營類

祖宗威德久信於虜猶盡臣礼以事英宗而虜騎馴擾京城之外充斥望騎至近臨清大事甚危賴于肅愍等議語大臣扶却王攝位以安人心既而倖虜騎慢翰林學士徐有貞首倡南遷賴肅愍欲取首以安危疑而人心定矣自後虜虜多重需索遂啓

太后推擁 却王正位以絕覬覦而改元景泰是時

憲宗已正位東宮於前矣時則內臣喜寧隨駕陷虜也先百凡要索比其指使問安使回言其故是以朝廷有喜寧來議信許弊乃令喜寧到大同城下議而擒殺之使失主使而有迴鑒之議期年之內前後遣使虜中問安而不得人以服其心厥後遣都御史楊善問安迎

駕專對以伸國威示忠誠以服虜狡而虜知畏服遂送駕南還至於慟哭扣頭獻殲所得獸而去還宮尊爲馬

太上議居南宮時景泰在位小人倡言父有天下傳之於

子而失君之後難以承統乃停

東宮而更立景泰子為太子不知天命有在

景帝子堯而 上亦尋病其間小人之間

景帝更立東宮者恐後禍及而潛有迎藩入繼大統之謀故石亨招兵推徐有貞怨肅愍之請殺已石亨憤肅愍之事政而已不得庫乃合謀以廢東宮迎藩國入統之謀出於肅愍而致之死後得 太后曰其寬明其功而後知逮徐有貞之恃功亂政石亨之專權傾國甚有不堪待其自敗而去有貞殺石亨而深憫肅愍之不得其死故

憲宗優肅愍之官蔭其子錄其功而授武職其手劾有先帝

已知其枉 朕心實憫其忠而肅愍之心有貞之奸暴自後世

英宗大衛顧命

憲宗屬以科道之諫當納貂璫之用當節故自即位初元惟

諫官之言是聽 錢太后堯遊 周太皇太后力主改葬不

欲配葬合於 英宗而 上亦惟 聖母之訓是承礼工部

當事之官僚及內閣亦不敢力諍以正時我縣毛士廣弘在刑

科乃獨具名進諫其正名公要始終云葬決在所當合改則貽

議於後上及 太皇太后萬年後之心必不安其所以正綱常叙倫

理而歸諸 英宗在天亦必有所不失皆非人所肯言而

錢太后始正中宮之礼而

太皇后之陵亦兩合而葬於法得其礼矣此實

英宗之賄謀身害其事而顧命有在也

以上俱聞見漫錄

成器字原道餘姚人受徒教書于縣山之麓梵舍正統末劉侍講珠以直言忤權奸為其所陷死于獄原道聞之慨然遂拾山上壘石為臺按難坎果為文望祭大哭近居人聞哭聲爭趨召問原道即分割其難於隣曰吾哭不獨為劉翰林也訓都御史楊公繼宗山西人性剷剷刺紫發奸趙伏其為

嘉興知府日間閭婦女暑月赤體公示禁之母敢遷藩臬

吏僧公事無閭節之贈布政司吏闕其申文於年月下填五日

白於堂尊云例書初五乃止書五日堂駁行堂尊微事不足

較吏終請復駁公申以為欽依

頒降大統曆並無初字止該與五日不敢故違

制書堂尊漸痛扑其吏

以上俱聞見小史

楊昇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少聰悟日記萬言家貧父善禄命

知其必大貴領鄉試首薦正統丙辰上春官不第富入北監聞

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獲一僮以自隨攻苦力

學躬自執爨估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閑居
甘人苦雖簞瓢之樂不是過也每坐稱其賢有辟守欲以
其子妻之鼎以不告父母為辭乃托鼎同鄉兵部尚書徐奇
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使富裕父母聞之于心安敬宗亦
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思雖貧於道則富倚頃雖富於道則
貧鼎也敢貪富乎哉宗益美其操守旦夕與之講解疊疊不
倦已未昇中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拜翰林院編修一時館閣鉅
公如楊士奇輩皆重其素履鼎既仕勵志功業畧去詞華
嘗建言脩飭戎備通漕三邊人謂其迂又胡虜大舉

詔鼎撰守近畿有經畧功欲擢為副都御史力辭不就隨
循資自侍諸累遷戶部尚書以功名終昇娶時年已三十
夫婦相敬如賓有子時暢官至太常卿蒸餼于謙字廷益
錢唐人宣德九年授監察御史長軀王立聲如洪鍾
每對奏

上為傾聽都御史顧佐嚴嚴竣臺中少留意者獨礼
重謙巡按江西風裁赫著還從

上討獲漢庶人命謙立數其罪應旨而成辭嚴義正
聽者改容自是

上厲意用謙美五年河南山東火災廷議大臣經理

上親署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往時年二十三而
興利除害動中土俗二省之民歡若更生然謙才大
機疎遇事又敏往少瞻顧人故以此忌之九載秩滿始
進左侍

正統間與戶部王尚書議事有陳舉

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太監王振倖用嘗以他事
卿譴迺嘆言者劾謙擅舉自代非詔

旨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吏民間之

赴闕請留之千人迺

命以少卿巡撫前後在任者十八年父彥昭卒乞終
制不許尋復召為兵部右侍郎

郎王即位尊

上為太上

皇帝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諸司束手取進止謙
隨事條刺慮遠防微動中肯綮自是武備漸飭人
心稍安是年十月也先闖入紫荆關倅候甚急侍講
徐有貞繆言占象倡議南遷上下動搖朝臣有眾

家南奔者譙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百官萬姓咸托于此不守將安所之宋南渡之事可鑒也

上是譙言守議遂定時京通倉場糧草甚富譙令官軍預支三月餘命縱火焚之或言事重何不待報譙曰事有經權今虜在目前若心待報而行適以資虜矣武清伯石亨時掌後府言欲閉九門以避賊鋒譙曰不可如亨言譬之室鼠是自斃也乃令亨營于城北都督孫鏗營于城西譙親督諸軍而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等閉門城守以示必死湏臾也先突至我軍堅不如動時

上皇亦在虜營我軍不敢漫加一矢虜亦覘我嚴整不敢輕軼中官喜寧為也先卿導喉也先邀大臣議和迎駕且索金帛鉅萬計譙一無所許第報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也先計沮湏臾以墨幟麾三千騎繞東城云改南門亨欲

女往備譙曰無庸此必趁通州也已而果趨通州索糧無得遂縱遊騎四掠畿甸畿甸咸清野乘城守約無敢浪戰者虜計益沮對壘七

日復以上皇霄遁遲明譙謀知上皇已遠乃令諸軍

舉砲擊虜營虜亦旋以輕騎攔我死傷略當京師解

嚴論功加譙少保石亨進侯爵餘陞賞有差譙固辭乃

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

耳何功之有景泰元年也先數以送駕為名邊沿騷

掠既知中國有備難與爭衡雖奉留

上皇又不足以邀厚賂且與其君晉花有隙恐中國棄之乃

遣使入貢言願送大駕還京尚書王直即率群臣

為上報言之上頗不悅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強朕

為之今將置朕何地譙對曰大位已定誰敢異心但欲欲

吞使禮少紓邊患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于是

禮部尚書胡濙言廷臣大駕將來請會議迎復儀註都

御史王文瀾聲曰來誰謂來耶點虜不索土地即索金帛

耳誰謂來耶譙曰不然防夷方畧譙當任之來與不來

于儀注固無妨也衆論乃息上乃遣禮部侍郎李實

往見也先也先大喜遂奉土皇至宣府而還九月十五

日上皇入京師時邊事稍寧譙蓋修安內攘外之計

初也先犯京師石亨以功非已出驍躋侯爵心不自安乃

乃推謙功請官一子止許之以其子冕為府軍前衛副千戶謙累疏懇辭且曰臣縱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心假手于石亨之深街之亨嘗以指揮郭亨杜山賣放民兵受賄不舉為謙查白劾曰亨蔽下售法固上孤恩無人臣礼上乃切責亨而郭亨等皆下獄亨愈益覬覦學士徐有貞自以倡議南遷為謙斥阻尋復求為祭酒上薄其人不允疑為謙所毀亦深街之遂與亨等比周測目視謙上自知柄用日久恐復危機累乞骸骨不許而廷臣忌功者亦間為上言宜少裁抑謙上灼知謙忠潔無他腸依毗益切太監典安然謂廷臣曰近日諸君弟甥孽于公何不為朝廷惜也且諸君中有一愛錢不愛官不愛家計一身體國如公者誰歟言者覬塞上嘗賜謙弟一區謙固辭曰值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况星文示變正宜貶損以迺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盛甲袍帶之屬封識弟中時一往視而已謙素患疾喘一日大作上遣太監典安以醫求醫云竹瀝可愈安為

上言且述謙自奉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家所用悉給自尚方云七年正月上不豫謙與廷臣請復憲皇帝東宮疏入不報約翌日向陳泣請時廷議刺各抱擇君之奸而大學士王文及太監王誠等謀立襄王之子機事頗泄有貞駕言于亨曰文誠之謀咸少保之具事若成吾傷無死所矣亨遂與有貞定議通太監曹吉祥都督張軆夜奪南內奉迎上皇復位改元天順即日抵謙等下獄給事中王鎮寧承亨風旨為之廷劾言臣等與謙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為之廷劾大肆拷掠竟無左證徐有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何必左證也維禎遂欣然署奏曰謙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謀雖未成亦罪亦當死王文發忿力辯謙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遂誣服奏上上持之有貞進曰若不置謙等于死則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謙等俱就刑東市謙笑曰景泰時天下八十萬精兵皆吾調發不于此時反乃今一匹秀才反即是日陰霾四塞朝野冤之

為之語曰驚鷺水上走何處尋魚。謙告祥庵下達官
朵耳者就謙尸而哭之。酌以壺漿。昔祥捷之明日復
往哭如初。遂與都督陳逵收其尸。瘞之。亨為上言籍
歿謙家。自 上賜物外無他。儲妻子安置口外。未幾
兵部尚書陳汝言以賂敗。上御便殿。以所籍財物
陳大內。廡下召亨等入視。變色曰。景泰間于謙任久
且專。歿無餘物。何汝言未幾得賄無算。即亨後久之
越數日。上擊毬。內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侍
石亨張輓張軌自外來。遙見亨等。連以毡杖戮地曰
好個于謙。如此者。教聲亨等皆流汗。浹背。朱永出語
人曰。觀今日。上意石總兵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
報甚急。集群臣廷議。未定。吳瑾進曰。于謙若在。邊患
何憂。上為之默然。初謙遇害。太后驚悼。謂
上曰。于謙於國甚有功。何忍至此。上益悟其冤。二年徐
有貞以罪逮。竄三年。石亨曹吉祥謀反。伏誅八年。
憲皇帝即謂詔釋謙家屬。戍邊者。家產悉還之。追行人馬
璇。祭謙墓曰。當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推奸之所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

其忠誦者莫不稱快云。弘治元年詔曰。少保于謙有
社稷功。可贈特追光祿大夫柱國。步傳謚肅愍。立祠
墓。所日旌功。有司春秋致祭。而河南父老亦詣闕伏
訴。少保起撫時功德。願立祠如杭祠。不報。方歸。即公
舊廨祀公。伏瞻忌歲。咸致奠也。謙子冕仕至應天府
尹。子孫世襲副千戶。景泰間北代南征。軍務旁午。公
常一日而平章者數端。皆凜凜。閱國休戚。入則面陳
則手跪。夜分乃罷。事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
意。灑何地。聆於斯言。亦良若矣。公敏達端毅。不以機
械疑人。總兵石亨楊俊郭登范廣衛領王禕張軌任
禮楊洪。毛忠顧興祖皆領頑僚。案一不稱旨。即請教
切責。或曰。明日典刑。王來以公薦起參政。至都御史
守貴州。一為李臣所糾。即請罷斥。雖
景皇帝寬宥不問。而包藏反噬者眾矣。公當國時。往宿
朝房。不歸私第。薦
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子冕知其謀。奔扣告。變公
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弟去。頃之南
內出矣。公神色不變。徐已整朝服入就班。行得一日

被逮公之既殺也其夫夢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

双目失明吾借汝目色將見形于皇帝次日忽喪明已而奉天

門災

英廟臨視見公于大光中隱閃也時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後妻公

曰吾已見形于皇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公家

屬自戍所有還也養子康將以公樞密使侍東市見窮盡

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未天

順初亦以奸黨籍沒桑皆官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奉所

意事亦奇矣將無少保之忠天固閱之猶得廟貌人間感之

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簡殘篇得於煨燼之餘往贈炙

人口如刺喜門廷無賀客絕勝廚得有懸魚謝客只容風入戶

捲簾時放燕歸望亦知厚祿慰司馬且守清齋學太常蕭班

行囊君莫笑獨留長劍倚青天金鞍玉勒尋芳者肯向吾虛

別有春即此可以知其孤介絕俗之操如香奩雖盤龍睡鴨燈

輝青瑣散棋鴉風穿疎牖銀灯暗月輪高聲玉漏遲悵情耻

為塞士語調羹不用腐儒酸即此可以知其經畧闊

典之才如天外冥鴻何縹緲雪中孤鶴太清癯醉來

掃地卧花影閑處倚枕看藥方渭水西風吹鶴髮嚴

灘孤月照羊裘即此可以知閑雅恬淡之思其化忠

直之氣獎與古今如咏蘇武則曰雷貴倘來君莫問

丹心報國是男兒送人致仕則曰解組還鄉未白頭

身安意適更何求題十八學士圖則曰都將治世安

民策散作裁冰剪雪詞喜高僉愚病起則曰一團清

氣難隨俗百魔黃蘗足養廉此皆真罵罵襟不當

以風雲月露比擬也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

衣紅衣馳馬有隣長者呼其名為戲之曰紅孩兒騎馬

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

錢唐孫孝生家有文文山像幅懸置座右為之贊

日嗚呼文山遺宋之季殉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雲

宗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閣困于羈

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

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

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正統丁卯海南張靖之赴省

試其母夢老人持筆如椽蘸毫天水缸書孫字於牆

上崇慶專堵其年靖之領薦兩試春官皆下第辛未

禱於京城隍廟夢登海塘前有大山老人指謂曰此

崑崙山也驚竊取禹貢織皮崑崙研省細繹因不復寢
場中出題果織皮崑崙也是年書經奉人多為所窘相
卿揚青者席舍相近謂諸之曰六題皆肯惟禹貢一題
不能通靖之因為開陳意義詳述註疏青遂登第名
在第七錄其文一篇靖之竟下第甲戌始登第名亦
在第七錄文一篇其年狀元乃孫賢也母氏之夢驗矣
惟織皮之夢既驗而虛若為揚青設者然靖之名第
事實一與青同鬼神之示人顯而隱如此

以上俱西湖遊覽志餘

前輩王某正統中為東平州判官因濬水於石堤下
得瓊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水未衝幸遇
王州判我堇東何王異之顧河東果有義塚乃後葬
焉後王陞知州嘆曰前人止言我為州判得無過乎
竟終于官 蘇談

行人司正吉水尹公昌正統己巳之變寇 駕北征
預知勢不可為賦詩十一首有曰故人故故新亭泣
羈客猶懷杞國憂又曰授命臨危非愛死全軀避難
是偷生尋自刎而死

南昌王公得仁為汀州推官沙賊鄧茂七反總戎討
平之所得與賊交通人姓名汀州為多教授名行誅
公力爭曰民非得已脇從周治載在往訓奈何殺之
求其簿冊焚之全活汀民甚衆後以禦盜被傷死遺
民哀慕請於 朝立廟祀之天順庚辰其子一雙舉
進士第一人以為天報尚書江浦張公瑄詩云忠言
極口極疲民戮力忘家肯顧身百戰能緣王事死萬
家因感使君仁春回瘴地棠陰滿雨過山城草色新
子占大魁孫血食皇天應不負斯人蜀南縣劉翁者

業屨夜有盜入翁曰我無他物止貨屨有米十餘升
君可取去肯留一升明日餉二子讀書為幸也盜依
戒而去逾月盜遇翁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我貧
家盜奚來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無也
曰我也公盛德若此我忍取公米乎悉還之翁曰我
無是事敢受君米卒却之後翁子忠舉成化辛丑進
士次孝舉於鄉人謂翁長厚之致 以上俱西山隱錄

正統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
有五色氣起于弗之信一日早往觀之日高三丈餘

隔井向日視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曰
至已位即無明旦復有家不敢汲水持廿餘日乃滅
按五行傳此水異也陰盛之軌時王振擅權持有土
木之禍水為異以示象也

天順己卯有虎至城東北角 英廟命殺虎手二
百人往擒之母得傷虎殺虎手所執兵刃又托义相
半副义三出尖必托义岐出無必至則圍虎而孫明
者父子皆往明為虎攫生身下衆以托义逗其口使
不傷人而明之子後患虎尾尾掉而人隨以掉虎遂
被擒昇入大內殺虎手皆執义以從 上於後苑山
子上觀之命送虎園賞殺虎手人鈔若干錠比頒賞
托义者與之而三刃者不賞

正統丁卯歲太監王振第前以鐵絙繫一狼刑如瀾
大而喙尖馴不昨人以餒即曳絙脫走道途屠擔搏
肉疾走人莫敢追所過處群犬皆避一日嚙振名馬振
怒命銅鑄碎其首蓋狼為野獸貪食物也使之奔走
於京城是為毛蟲之孽考之於梁即倭王倫將兵援
臺城有螫熊嚙所乘馬倫尋為王僧辯敗走亡至南

陽為西魏所殺今狼齧振馬與倫同占振弗悟
崇禎
正統己巳之變

英宗在虜廷聞省城元夕燈最盛鰲山社廟皆有燈句三
司亦遊玩焉有隱者題句云鰲山北麓今宵盛 龍
駕西巡幾日還諸藩臬見之皆掩泣而歸不復出遊
道義能感人如此 中洲野語

英宗初嗣位 仁廟張太后聽政於內三楊閣老輔政於
外凡軍機重務通政司及五府六部都察院內外諸
司奏題本必命太監王振送內閣擬旨裁決閣老擬

定以文淵閣印封進

太后乃命王振送一啓封如擬批出振每有啓奏 太后
必詢曰此事曾經衆秀才否以是振未敢專恃西楊
況正而善文學東楊通敏尤習邊事南楊則溫雅少
可否時三楊之名聳動四海朝紳所行多奉承風旨
天下號為太平內閣之權盛矣一日法司上福建余
事東謨扶殿驛丞東楊以卿官欲坐償命西楊以卿
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 太后王振因而進
言二楊皆有私償金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

同知 太后薨之自是日據撫內閣之誤裁決一婦
於振 太后亦曰老毛倦勤本多不至內閣二揚閣
坐無事乃迭請告展省道宗室中有遺東楊士物物
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辨解之東楊間
報蕪程造朝觸冒瘴癘卒於錢唐以此振權益專而
政柄益歸之矣都督韓觀為廣西總兵英武有文然
頗喜誅殺帥府有鄭宰者忘其名老練也性鯁直敢
言韓雄威嚴不可犯然亦知宰之為人每醉後殺人
牢度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
以是韓甚德之觀卒山襄毅公雲繼其任鎮之以靜
煦之以仁號令嚴明賞罰公信可謂光前絕後矣下
車首延高年耆舊詢以邊事有以鄭宰為言者乃召
入謂曰世謂為將者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錢亦
可貪否乎宰對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若有一毫
沾汚如白袍點墨終不可蒞也山又曰人云土夷饋
若不納之彼心疑且忿將奈何宰言居官贖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又畏蠻子耶山笑而納
之山鎮廣西逾十年蕪操始終不渝固不由宰而宰

實亦可尚云

英宗皇帝崩自北狩專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憲皇已在
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疎隔嫌隙滋萌災異沴臻人
心危懼廷臣無敢言者時儀制郎中章綸特陳脩德
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變理三養聖躬四節幸
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傳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
爵十章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
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仗
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也凡為陰盛之類悉
革罷其傳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
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尊親受冊封為
臣子是天下之交也至以 天位受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且率群
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於
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紀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

弭矣疏上忤 旨下論錦衣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濱死者數無卒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聲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形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入朝亦以掌諸儲扶于闕廷因命杖論與同至百同死論幾絕復甦禁錮愈嚴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憲皇還正儲宮乃出綸于獄擢禮部侍郎後調南京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謚恭毅

以上俱見休寧復錄

天順終未禮闈未撤棘而史自試官以下焚死者千餘人嗚呼此文運之不幸天地之大厄也及明年甲申再試得狀元彭教時李西涯倪青綸皆同年也考之元豐迄今四百餘年事出一轍豈不有定數乎時人有詩悼曰回祿司衡也忌才東風忽變棘闈火碧桃未向天邊種丹桂先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皆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殘林盛宴知誰在白骨校校漫堆

述異補遺

永樂十五年丁酉 成祖肇建北京十八年庚子

郊廟宮殿告成時及城池會有事未遑登 仁宣之世皆未暇舉正統五年始及斯事 命下之日工部侍郎蔡信言於衆曰役大非微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絀是 英宗聞之以太監阮安嘗治通濟河有功遂命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用之厚其廩既均其勞力材木諸費悉出公府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終告成安之奉公恤于善於親盡誠過蔡萬富而 英宗之倚任宦寺視儒官為不足用實蔡有以激之然則蔡亦萬世罪人也 應卷在嘉錄

天順間璉瑩邢公宥守蘇時歲侵民飢公具疏聞于朝乞行賑貸都御史韓公雍時家居語之曰公必須報可而後行民已為溝中瘠矣且擅發之罪不過收贖以數斛贖米而活百萬生靈何憚而不為哉語未畢邢公大悟即日發官廩以贍民所全活者甚衆

溫陵事筆記

徐有貞初名理正統十四年有南遷之議內中甚惡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易今名博李能文詞天順元年以後辟功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諸

學士革復位有貞獨不署已 而上問有故有貞

乃挾別詔革以進內有豈期監國之人遽挾富亨之位等語

羅綺都御史其妻姜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為內援且以銀千兩賂曹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但欲汝陰索徐有貞事告不惠不得也羅克元所報

學士歲溥素善內官王倫 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銜之上初即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

易視之又 仁壽太后初嘗欲見 上于東宮為倫所阻以故交惡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

上即位 詔并下獄點為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兵部尚書鄭瑩一日與恭順侯吳瑾取五軍教恭順聞於上鄭走謝以軍非外人所預知此 祖宗舊制

以上俱病逸事記

左都御史軒公持已甚嚴遇人無間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侍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

於同事者竟御宿興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問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

朝廷修

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施槃會試作詩留別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咏胡蝶云莫怪風前嗟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已未果狀元及弟 以上俱題前項錄

正統十四年上木之難虜以七千人遂陷四十萬衆積屍遍野偶一人被鎗不死匿於屍間夜見野中遠火光徐竹漸近視之乃一道人一僮僮燈而前及屍棟老弱者不用得一肥偉長大壯夫其道入即棲其屍以口對屍口吁氣漸竟其眼開口動手足皆卒道人已死其偉屍即活就火其行如飛謂是得道之人數至假轉生神仙術也太學生石大用蘇州豐潤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銜故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

其為人正統甲子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於太李三日不辭炎暑蒸鬱先生老老毛昏不能勝大用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懼難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已與合乃退去閉戶疏奏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阻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交急難詩歌鵲鵲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

上蒙並釋之於是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

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

馬士權泰州人謨官予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群書多與學士先生游列原博徐有貞輩凡疑必往質士權故與尤厚天順元年石亨豐欽等引有貞共為南城之計不久權勢相機疑有貞文臣不時見上將謂所間遂構其事武功伯降廣東叅政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造奏本跋謗朝廷特過于理假丁憂給事中李秉彝進上令大索李至拷掠竟死石曹因譖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權等為之而滅其迹

上命權臣門達分遣邏卒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達陳諸惡刑于廷必欲士權以及有貞士權通嘗幾死者數次終無一言若少齟齬禍及有貞矣七月二十五日以天吏得釋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一女嫁其子以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盧婦蘇士權自泰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頗有難色士權辭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畧無快意士權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談論確偉氣節凜然與人語無一言及徐之

事真信義士也

李廷鵠蒼梧人河泊周昇者上海人廷鵠與之交未幾昇夫婦歿子孫寓梅館於封氏天順三年大疫奉家皆病廷鵠往來療治情愛倍昔昇男敏婦廖氏家僅旺相繼死遺孫賢能長壽二人及幼僮二人廷鵠乃召昇舊僚友唐子高周壁相與點校其家實得金銀并首飾二百兩封寄廷鵠所既而賢能復歿長壽甫三歲幼僮五歲是冬賊攻梧州廷鵠走免妹京娘及昇被掠罵賊見殺賊退廷鵠又視寄物幸存即召諸原

知寄物者至點校如數仍封識焉復取長壽撫養如
己子教之讀書及八歲謂之曰存孤本无志使還汝
故鄉吾不憚也會食事表凱亦上海人廉知其事召
廷薦謂曰汝與周吳卿猶能存孤如此我豈忍之乎
遂命有司以札幣鼓樂導送其門用勵風俗乃望長
壽及廷薦所寄物以婦及長凱以甥文妻之

毛告餘姚人天順中為廣東僉事有武幹以捕賊功擢憲
副後領兵四向皆捷及因平盜起者率眾擊之營未
定賊倖入營左右皆潰走吉執旗招眾曰站在站住

賊已及事矣遂遇害棺殮婦司時所親信尚携軍餉
千金念吉死事詭言為賊所劫而私以饋吉衙內及
吉振至司魂忽附一婢出撫中生左右云請同僚某
至與之言左右奔請一人至婢視之曰非也呼令再
請某入及其人至瞪目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予吉
也死事命也然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污軍官某乃欲
以軍餉饋我義豈以生死易操哉願指命取前所饋
置於前曰好點檢貯之庫後揖二人轉身而仆問婢
茫不知事聞贈官立廟祀之諡忠襄

建文出走事傳者多不同今錄其供詞以一覈說供狀人
皇親朱允炆年六十歲除年患耳聾係太祖高皇帝
嫡長嫡嘗聽公王言說初起兵是壬辰年七月初三
日渡江得天下戊申改元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十五
年五月十三日有允炆父宴駕就繼公王後事至洪
武三十一年閏五月有公王宴駕喪了允炆於本月
十五日登基已改明年為建文元年管四年天下至
壬午六月十三日有叔王開金川門來允炆本月十
三日從水關逃出為僧改名揚行祥遊出教化三十
八年至六歲耳聾眼花討不得衣飯吃好生艱難受
日無盡思想有親王墳墓葬荊山九龍地上多年無
人拜墳上土允炆即是親皇孫防後人說朕無能不
孝有心又想回還拜掃手下無人寫書差遣親自前
去問州借土夫一二百名護送回家不想州官有向
國忠心不與大夫將僧親送拿赴總兵官處送至京
來允炆若不從實供說難辨真假不具免狀來供都
察院詳狀施行供罷後口占曰朕是中幸第一流包
羞忍耻謁王候龍吟虎失空作夢地覆天翻更此遊

荏苒光陰催暮景蕭條鉢伴閑愁年年陵墓索懷抱
目斷金波不盡頭

徐晞字孟暉江陰人永樂中爲縣工曹有戍約勾丁而誤
及者其人欲晞晚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其妻勸錫而
出避之妻有令色晞絕裾而走尽夜具文移成明日
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爲之脫他事類是後官郎中
同司主事向每胥曹輒罵之意在晞晞不爲意主事
歿於任晞爲舉殮送帛後以郎中試兵部右侍郎奉
命簡閱陝西臨北諸衛軍士尋以虜酋朵而只伯寇

西陲佐寧陽候陳懋鎮井州正統初召還實授右侍
郎復往鎮京州莊浪諸要害迎遷南京戶部左侍郎
會征麓川晞往督饋餉凱還以功陞兵部尚書卒晞
庶德有容處事惟慎士論以此多之吏員無人之在
官者於百執事最爲卑冗積有年勞例授雜職不任
清流秩無過六七品惟晞至六卿下天子僅一階故
時人爲之語曰天下吏員惟有徐晞登二品

國朝進士更無商輅中三元蓋志異也

萬祺字維壽南昌人爲郡工曹掾精星曆學正統

間給由赴京除鴻臚寺序班陞主簿 皇帝不豫

時有議召褒王者石亨詰祺問休咎對曰 上皇在

南城美事他求亨悟舉衆逐

英廟復辟人之亨以其事白奉召至文華殿慰諭再三歷

陞郎中會逆賊曹欽反殺都御史寇深執尚書王翱

學士李賢 加害祺陳利害力殺乃止欽伏誅 上

召問始末祺以實對陞太常卿直

武英殿以便顧問一日言御史楊進忤旨事祺曰御史職

當言路故耳累陞工部尚書太子少保進階資德大

夫正治上卿以疾卒于官

英宗初自北狩回嘗使人以 聖造竊問於祺祺對曰丁

丑年某月某日當復大位又成一詩以進曰黃河之

水通東海亘古於今不斷流月在碧空星漢闊鴈鵬

遠外兩經秋須知身在磚城下不日移居到鳳樓期

在水年高裏發花殘結菓兩枝頭詩雖不工其術亦

甚神矣

張昭蒲臺人兩考吏赴部撥充忠義前衛右千戶所

司吏時天順復位石亨曹吉祥自恃有南城扶駕之

功遂賣官至三千員昭奏之直隸山東大飢不行賑
濟復上疏言六事 上皆從之後任江西南昌府司
見學士張元禎謂之曰汝昔兩疏位卑而議論甚高
官小而事業則大已寫入金勝令名無窮矣

英廟北狩時奉使沙漠聞虜人初亦存謀上之心每夕見
閔榜侯申胄立帳前相顧駭愕遂不敢動卒得南還
此其基也又聞蔚州士人言其州城隍及聞喜縣城
隍 英廟還途中袍笏候迎叩其官各言其神號由
是觀之帝王舉動人神服從信不可不慎矣

以上佚目山叢譚

九朝談纂

景帝



正統己巳八月 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於午門外視朝 曹欽
奸臣誤國 昔方讓彈文未起 錦衣衛指揮馬順從傍叱各
官起去 給事中王訢遂起先 梓馬順首曰 此正是奸黨 當除去
監國 退百官 用手脚繫馬順至死 仍繫死內臣二人 各官義
氣憤發 至於如此 是月二十九日 文武百官具本 服支筆門請
郕王即位 王再三辭讓 尚書王直于謙陳循等咸以
宗廟社稷大計 為言力請不退會

太后下命 亦乃許以九月初六日即位 蓋是時人以老疑思得
良君以弭禍亂 故不得已為此舉 亦事之變也

是歲十月十日 虜酋也先合衆擁

太上皇帝入關 直造城下 索大臣王直于謙出迎 衆知其詐不
出 乃遣通政叅議王復中書舍人王營充大臣出迎 親見
太上諭二人曰 彼無善意 汝等宜急去 二人方回而虜騎四面
剽掠 勢亦張大 于是兵部尚書于謙督率總兵分營憑城
與戰 互有殺傷 連戰二三日不退 陳循乃請為

勅調各邊精騎入衛 又請為 聖旨榜文 教道諭回 回達達并

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用以疑其心至十五也先果先遁去

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當罰亦無甚失獨易儲廢台以害大義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二事也

以上景泰中事

景泰中罷西廠上使御馬太監汪質郎西廠審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質專以伺察為事而百戶素英為質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賊吏一二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武無辜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過素英失敬遂為英鞭撻不可言都御史李賢迎風言惟恐或後與英結為父子

恬不為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恐至內官黃賜等亦受若迫賜等搥內閣高輅等及六尚書同日奏質年幼不識世務素英奸惡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即日命英去西廠官校各回原衛着役汪質入內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苗蠻兵部尚書石璞總督軍務工部尚書王永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人郎中二人總兵方英以京軍十餘至南京旋將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果以五哨從公入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千人大率尋曉遠勞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景泰七年黃蕭養以強盜禁廣州獄時有無賴子弟若干人擊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置之極刑與蕭養同處因相通謀置兵器于飲食中後劫牢出嘯聚為亂有都指揮王清被擒審臨城勸降蕭養所為文詔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在褒贈之列

景泰帝之崩為宦者符安以帛勒死成化間復諡恭仁康定景泰帝

以上俱病逸漫記

景泰中揚尚書仲奉吳人少從軍武昌揚文貞公適以流落相遇遂締為布衣交文貞既貴首被登薦

景皇帝在即時為官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為禮部侍郎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仲舉者會云樞密可俟而獨奉身還吳手疏乞特朝

太上皇帝受尚書以歸居家猶寒素如故不以身被上知少見於面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用帶獨立堦下未嘗見通於閣人及薨于津方八歲朝京師

景皇帝親引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天順初罷及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退得免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雅量時稱長者必曰揚尚書

吳縣志記

徐武功在張欽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為各走流水而特或汎溢其害終於尋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汎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効下至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始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鉄柱同釜成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喻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爲人道之

蘇軾

予郡北浸橋有李姓婦李氏家在城中有色寡居景泰都督毛勝來鎮守以達旦降中國又首謀鎮守其執機衆聞者震驚聞李色郎遣人取之其姑與父母聞之皆號咷爭勸從之婦不應只以刀隨坐卧曰再來郎自刎勝乃別遣官以勢動之守死不二遂獲免先君每聞旌表節婦輒語予曰達旦來鎮守而李氏能以死拒之而不辱則後之旌表者斯下矣及予歸訪之湮沒不可究矣因識之

南園漫錄

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曠

亨獨處舟中絃弦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尹氏適年卅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殞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爲吾之嗣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爲箕箒妾耳亨納之裁翦補綴烹飪燔黍妙絕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宅亨欲誘寵於公今芳華出見之芳華竟不出亨令侍婢督行者相踵於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

天

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是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杜陵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狹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未別笑言罷自斃

金華義烏縣舒氏德容蕙美尤善書算年十六歸爲鄭經婦內外無間稱焉景泰中處州征賊葉宗流哨聚山林劫掠郡邑舒氏亦爲所虜賊悅其容挑之百端終不對夜棄賊獲潛出寨門以羅巾自縊家人收其屍瘞之玉色如生後四年賊已平服鄉人藍汝耕夜經舒氏喪處見一少婦出室逐日妾舒氏之女鄭門之婦與君居同鄉爲狂賊見虜恐罹汚辱乃

自繼茲抱恨泉壤四年矣天曹以妾貞烈為府侍書官奈塵緣未絕衰個未伸伏念君附書信以致姑樟耳附書記更以玉簪一雙貼之汝耕越三日過鄭氏呈是書與物備悉其故其姑樟泣視之誠然亡婦手札及舊簪也

以上面無野記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傳涉群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抗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西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拔文未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兼以詩譏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

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落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薦薦相如年就雲南之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家罕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菴大年病不起以詩授抑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為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抑菴之德不可及

卷塘詩話

景帝即位始求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為翰林五經傳

士世其官以奉祠

景泰易儲群臣皆奏賀而劉文恭鉉為祭酒獨不具奏止於隨班行禮後

英廟復辟知其事遂擢為少詹事或云擬擢詹事為武功所抑也

以上俱皇明記事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戍於京師龍驤衛為衛使畜馬夜讀書廐中使物不知也公偶與塾師論春秋驚之以語使使乃優遇之未幾發解及第由翰林編修仕至工部尚書取解時吾蘇劉文恭鉉主試訝其文謂必山林老儒之作及啟封乃

公也人始識公而文恭知人之名蓋著矣

近奉閣君

景泰中官毛長隨弄權殿朝士妻諫官數其罪不報群臣服闕取旨上依違不決都指揮馬順宣言于衆曰汝等且去先是中官王振擅專權正統間欲駕幸其宅誘

英廟北巡遭狼山土木之禍順乃振之黨也時都給事王竑厲聲罵曰汝乃振黨敢如此執其首奉之

上拂衣而起竑走白上前曰今日伏闕止為除此輩奸倖陛下去誰其承之李侃亦攬御衣向座曰殿下當命臣等討賊豈宜避去上乃止曰打死了罷竑既殺順

上乃還宮宮中聞變急閉門群臣集闕下至日晏必得毛長隨
旨出毛長隨奉天門外殺之將出尸有長史曰少番欲人
見之明日百官謝罪報罷未幾擢都御史後

英廟復位傳旨王竑道倡犯關發為民草小千餘錄卷同筆記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具奏先遣使來言欲送

車駕還都請遣使奉迎 景皇帝欲與虜絕而卿等每以和請

何耶吏部王直曰虜之誠偽雖未可知而奉迎臣子之事義

自當舉今虜有言而不知舉其知天下後世之公論何

景皇帝不憚曰當時大位是卿等推戴非出朕心兵部于謙進

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王直之言理合如是不可失耳

景皇帝始釋然曰從汝從汝言已而退大監興安自內出盛氣

謂諸臣只說遣使今群臣孰可行者其孰為輔弼孰為文天

祥耶王直怒曰群臣皆朝廷臣子惟朝廷用孰敢不行興安

語塞乃推給事中李賓國書惟言報禮而不及奉迎之事賓

等驚疑而質之於用事諸臣興安與之曰汝等奉黃紙辭事

尚有何言蓋深諱言復也賓見也先慨許奉還及後行至案

刑閱詔廷臣集議還宮之禮及議防變方畧都御史王文曰

孰以為真未耶燕虜變詐不過用以索金帛及土地耳豈真

有心送未衆畏縮不敢言兵部于謙曰防變方畧乃在我與

總裁遂皆退惟給事中葉盛等至禮部問之尚書胡濙為軍

以王公言而疑奉迎大禮遂不敢耶言彼自言儀註已送閣

下議英當時特以也先果從奉迎而主老力主應之內外當

事之人實無奉迎意也天造草昧懷恩徵歛無時得還而我

英廟壁獨全返天蓋復隆八年之治以綿我國家千萬年之業

而保之佑之雖也先凶醜不敢有加豈區區所能沮境也耶

景泰元年迎復

上皇報至閣老高公於禁門內得一帖文約言 上皇為宗社

故失陷今虜人悔過奉還禮宜從厚 主上當避位再陳而

後受命不爾恐取天下後世之議未云書奉修史先生禮部

胡公欲封進之都御史王文不可于謙依違未上給事中葉

盛以文有旨封進且令錦衣衛捕治甚急指搢擊案自首詔

下獄內旨巨剌門謝二鎮撫謀於諸大臣生以應奏不奏不

應之罪刑可蓋其緯理俟直而公論不容也正統駕臨之後

人心違違自給事中王竑擊死馬順一時糾中如林聰葉盛

金達輩皆夙夜謀慮舉正庶務而 景泰皇帝亦倚任之言

無不從先是舉劾必受蔽 旨或自欲舉亦先一日具奏坊帖

上聞次日乃廷陳之至是都督楊俊鎮守有罪葉盛等預革
疏欲俟其還朝之使人伺於鴻臚寺後廡知昏暮始至寺報
名及將入朝盛等方知即率同列僕春坊帖扣門投之時駕
將發聞者不納之盛詞曰吾軍有急事故廷舉苟有候罪在
尔也聞乃為通遂廷論之後竟抵罪自是上下震恐百度皆
正邊鄙復寧諸人之力也

景泰元年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守大同也先遣奉

上皇至城下召守城出見議事劉邀郭同出郭曰虜情巨則安
知其不以夏人之誘撈廷者誘之我手吾二人之身城之存

亡攸繫脫或懷詐吾二人命不足惜如此城何登探用城北

面拜曰臣非敢不出但此城臣塚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因得復

上皇命加封侯從而入京給事中葉盛等劾之詔復原職

英廟復位進劉爵郭罷廢至成化間始得復用人莫不多郭之

守正云

蒙古可汗脫脫不花言之後也其部落已先初甚微知勇善

戰日漸強大脫脫不花因命為太師及土木得利遂懷篡逆

因衆部范會朝執脫脫不花以弓弦縊之自立為可汗平章

某言於也先曰主人在新衣矣幸以故衣賜臣蓋親手太師

也先不許而以封其弟平章某不平而形於言也先知之鳩
其子子飲而覺驚指血染箭令僕特報平章平章厲兵俟也
先兵衆出獵襲之也先勢不敵從數十騎遁去既又恐其下
叛夜與親數人走至一部范乞漿一婦人以酪飲之遂去婦
言狀夫疑其為也先追及之果也先蓋其父輩為也先所殺
每圖報之而求之切也夫以也先出醜土木四十萬人皆為
所敗而其求乃死一勇夫之手出醜何足恃乎

上皇居南宮時 景皇帝命內臣阮浪守其門指揮盧英希旨

替 上皇與外臣交通請訊阮浪盛陳獄具浪無異詞盧使

輒烙鐵以佈之浪奮然曰吾與安全藏同將於地下矣即以

口承烙鐵盡落而死 上皇復位念浪之忠究盧之罪而盧

先以事謫戍嶺詔生致之懸浪之像于市剖其心以祭之都

人稱嘆有滑稽者曰何物阮浪乃能如是若是硬浪還當何

如耶都指揮王弘以賍濫人命事覺逃之上言父有天下當

傳之子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 景皇帝大悅即賞金銀

萬之大監興安私室使主其事安辟諸下其奏于廷臣議都

御史王文即曰當立衆唯唯因而號令群臣署給事中林聰

曰皇太子已立無過當盡何地文怒噴之林不得已亦嘗見

清竟立以翰林院官兼官職他官不與文特以林蕙清紀郎以愧之立儲詔下其文曰有天下降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尚書何文淵宣言於朝曰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閣下先生不鮮道此蓋欲以徵寵也後文淵家居與揚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于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賢淵發之及英廟復位時已致仕心上自疑禍及一日驛報陳都御史將至朝廷何意將有處分即自經死已而至者乃舊都御史陳泰降廣東副使便道還鄉耳夫林正守侯命而卒獲夫禍何以要譽徵寵而卒取夫禍為人臣者可以鑒矣土木喪敗之後節庵于公整飾官軍捍禦也先朝廷賴之

景皇帝優禮有加故與王公有易置東宮之舉及東宮薨前呈不擢少卿夏時正以為憂謂于之子亮曰父懷一事故白尊翁而未得得聞幸先為我言之是以告公一日夏往謁生惟言鄉曲之事恭進七次且欲退于止之曰君前與亮言將有見教今盡言之夏拱手曰東宮久處中外之人皆仰丈人樹之公慨然不樂或曰事不徇予之責也樹儲國之大事聞老及諸勳舊當任其責實不在我夏曰丈人恐不得諱其責也公愈不樂夏超出節庵持以景皇帝過之厚重適其意

使時而用夏言以正教之未必有他曰西市之禍之慘而公不之思何哉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俗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氏聞諸往視父母謂未成俗尚可別議不許某氏堅欲往其一見而即逝某氏為指飲之撫妾子表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後遣就外傳竟第進士官至某部侍郎先歿諸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為汝能諫死職我雖為官婢無所恨也綸雖以跽入忤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後獲復官終養某氏嘗自為詩見志人共傳誦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則室生兒與夫以見讀書妾群蠶空房夜夜聞啼鳥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瞋目黃泉下景泰某年東宮見潛薨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諸復建前太子而同復及聞之失工怒下錦衣衛獄候杖一百鍾死章免

英廟復位章進階錄于鉞通政司知事

內閣撰勅皆從該衙門具事景泰六年正月獎勵獨石守臣一勅不依兵部所具而以請兵責之不知請兵者宜府非獨石也以此而掌絲綸豈謂乎

景泰丙子順天府鄉試吉水劉公儼為考試官閣老陳循王

文皆有于入場托之劉不為錄二人令其子錄其文以訟

上命翰林院取中式卷與相較翰林以二卷與中式在後之卷

相等試官批無點特拘解額而不及錄為對 上特命順天

府給公據起禮部會試先是廬陵羅崇岳中順天府鄉試第

一以冒籍發回本貫入學讀書人因為之語曰學中有榜上

有名字秀才禮部有榜上無名字貢士傳以為笑明年正月

英廟復位王文被刑陳循譴戍而此命遂格不行夫劉之守正

固不可尚而科舉祖宗良法亦自不容紊也後劉卒衆議以

此謚之為文介云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紳同領景泰庚午鄉薦會試禮部宿彰

德驛驛丞盛設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夢神人建大旗

驛門其上有狀元字今此設蓋待狀元也二人竊喜而其卒

皆不遇過其驛不敢入班中一人懽曰前定前定則陝西刑

簡二科前輩夢中孫過賢榜進士及中正榜中無孫過賢名

字以為不驗至此而語為孫過賢也馬涼之說信乎其有之

矣其可以妄觀之乎 以上俱復齋日記

英皇自北狩面群臣請車駕出巡 景帝不歡莫敢復言李公

侃命家人治棺以諫夫人問所以公以事告夫人曰但諫勿

憂也公疏云夷且知尊王何乃自輕邪下群議同許之 嘉德錄

景泰中甲戌會試高輅閣老特為考試官取中門人九人有

潛榜字於禮部門者云天下解元俱下第翰林高第盡登科

時毘陵胡忠安公為大宗伯知之遂付一笑

又軒公輓為刑部尚書時儉甚每部中午食止豆腐一塊嘗

有詩一律置於公之座上其一聯云終日公堂食豆腐長書

私室倒金尊公見之曰此必諸司官所為然無如之何也

滁州劉侍郎清少為州學生書過目成誦嗜酒賦詩尤好滑

稽聿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公畧不之顧戲作彈文揭明

倫堂壁天將曉祭了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炒爭牛肉的你

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

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

見這大饑等既而醉卧忘之明旦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諸

生責之獨奇劉公不責也後劉公官京師三品與大臣上疏

言事左遷四川叅政乃作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臺閣諸公

盡左遷獨有風流老叅政滿船簫鼓下西川其風致可想也 以高澤

景泰元年八月

太上皇帝車駕自北狩還方議奉迎禮衆涉疑未定千戶龔遂

萊通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後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下錦衣獄會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聞者趨之而遂榮亦釋後太工居南宮指揮慮忠妄言南內事景帝欲窮治之李士高輒請

上罪忠一人以全大體上從之翰林記

景泰中選內侍秀異者四五人進奉於文章殿之側置視膳呂原是教之上特自臨視命二人講論倪璡固風呂諸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左

中允兼侍讀又問幾品日皆正六上曰品同安得相兼堯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李士兼中允他日上再

至二人已遷坐於旁上訝之二人對君父所生臣子不敢當上曰如果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

時淮上大飢於搜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矣後得王祐奏輒開倉賑飢大言曰行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也

胡濙為禮部尚書時王文威權赫奕忤之者必死吏糾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嗾之日求其罪不得已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為鳴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文欲置之死會官廷議

比擬大臣專權選官皆畏文無敢違者濬徐謂文曰給事七

品官而擬以大臣鳴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各手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吾不與公等自為之公歸遂卧病不朝數日景帝問胡尚書

何以不朝左右以疾對使太監興安問之對曰老臣無疾前日會議驚悸不寧耳安問何事曰諫官有微罪而大臣欲殺之臣所以惧也安以白上既而法司以比擬上詔曰比

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降國子寺錄鄉人不悅公者造催蒲之謗書達於公公若不聞也他日其人至京謁公公接之如

平生歡齒之書室偶展閱文卷則其書在焉驚愧而出亦若不知也

王翱高滿孤峭人不敢于私鎮遼東還朝贈遺所一無受有某大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某曰我饒

公不受鄙我也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而受之綴之衣領間卧起自雖隨其內子不知也久之太監死其從子貧不敢見

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宅以貧無資對曰第買之猶不從乃出其珠授之直可千金云詔為營第於藍山有司承檄多繕屋若干楹公悉令撤去曰非

詔旨也每退朝了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為兵部尚書蓬萊
為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景皇帝即位揚翥以郎府長史來朝主于劉鉉家時翥以舊
學教入見內殿其遷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 上以授
太監宋某曰族有缺言之久之會宋病名醫盛叔大治之何
許人曰蘇之長洲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手今為何官
盛以為劉溥也曰為吏目曰非也翰林李士耳盛曰劉李士
古板人也太監曰 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鉉因
邀與同見鉉謝不往既而怒曰上奚從知我必翥之言也主

於此而害我如此哉特易儲之議漸萌禮部兩侍郎俱缺宋
乃出手疏于

上上以命內閣曰可以李士為之大李士陳循等擬鉉以進江
淵不悅鉉乃追及內侍與言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乃用編
脩薩琦鉉聞淵言曰是真知我者久之遷國子祭酒一日報
易儲司業言於鉉曰諸司皆勸進國子監可獨無耶曰國子
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英廟復辟自閔諸疏見勸進疏獨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
酒何人有貞以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召對于文華殿

上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賜諡文恭弘治
間錄其孫祭今為太常寺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陳文江西人以編脩選侍經筵後書與高輅為偶景泰中
學士高穀薦錢溥可入閣陳文可侍郎王真在吏部皆格不
行奏以文為雲南布政使文時為侍講矣

英廟復辟見高輅曰彙經選與卿為偶長而偉者為誰其人安
在輅對曰文也今為雲南布政使即召還之為詹事會李士
呂原卒 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值吏部尚
書王翔問內閣之缺為誰曰已於

上前李潛笑翔曰潛固佳然陳文年資皆深用潛置文於何地
賢曰然素以本之翔曰復見 上言之何害明日賢見如翔
者 上曰汝昨已奉潛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日爭事
曰吾非若所薦也 以上俱震澤紀聞

正統十四年十月虜大舉犯 京師所過無遺內外洶

景泰召少保于謙總兵官楊洪石亨曰擒我匪若我駕欲南
如何謙正色作氣曰不可人君守社稷禮也 天子動天下

皆動揚石曰臣等帥師拒之無憂翌早帥出張翼門迎其鋒
或謂衆寡不敵謙等初令鎗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飾十餘

騎自河南至尋天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
某將某人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將昨日已整兵幾萬人
援報知鎧伏易色以疑其心示衆也虜以爲實然遂宴

庚午夏六月也先復使完者脫散五人行成 帝問廷臣王

文端乞報文帝弗說曰大臣若曹爲之豈服乎于少保曰他
議敢手祇答其使紆邊急焉薛鵬而義統帝意什曰從汝再

云退而出閣與安旬旬而呼曰報則時堪爲文天祥富弼其

人耶衆未對王子頗厲聲曰是何言人皆臣之惟帝是使敢

弗行乎語塞既而使李侍郎如虜羅通政爲介不及逆復李

訝焉詰問而迅之遇安反詬使人曰奉黃紙往而識爾何他

與乎秋七月癸卯朔二使知虜也先昌將駕往拒而弗遂初

使見殺兩使不度其故若何使曰名雖將駕聞道弗由攘欲

是事重輅是索駕故弗道有騎自隨逢我則戰使故見殺士

惟敵懷盜竊乘機或上首功或利財賄兩使不返其間透微

也先曰然明日候睿皇遂定 而還

虜使復至衆以爲詐惟武寧伯上書懇請 帝特不發景明

力言于享曰彼順天舉義我也顧失奉迎之禮不貽虜人笑

乎亨然之遂與于廷議使虜莫敢往相忠敬曰茲非致命乎

迷行如其竟顯虜田氏 云陷虜莫實謀也聞土木之役若

此其弱何也使曰昔我 高皇分將鎮邊虜莫敢犯若我

文皇六駕塞外窮數千里莫見隻虜果世無虞士嚮將信誰

其虎乎猝爾急行帥匪應敵衝而潰焉夫何恤乎今 天子

納群策懸重賞衆知勇脩政治固疆圉閱士馬蘊精銳人思

復怨士懷敵愾忠憤激發咸願決戰 天子亦惟整戎旅戒

輕敵師勝宣策上守授兵觀衆衆時而動虜果弗堪下天都

交上千天怒然後誓將士授方界廷長校閱罪虜廷高文之

朝作近鑒乎因數以策曰虜雖傳望經行之地宜鉄搬馬馬

斯路矣復策曰礮以巨擊之少盡細石擊之多今因細石矢

復策曰廣蜀之區有毒焉虎人傳鉄而射之今取之至矣箭

士三十萬曰式之驗之刑人者之虜無不立斃復策曰火鎗

救然然後貯敵故可衝若兩端大礮客以鉄彈且傳之毒

以毀火鎗敵馬衝交發之試以挈馬三百步外直之皆洞貫

而穿之惜乎無庸矣虜曰何謂無庸使曰憐交義之信而本

成而行何庸乎虜然而去明日見也先詰焉使曰先使裁三

十八哭帝之朝復薄焉而搗之茲使百于昔復夫人而綺子

之燕之賄贈之猶我薄乎語以良善故告以折綺斃虜大悟

曰睿皇還復辟手便曰然則堯舜非與曰昔堯授舜今兄讓弟一而已矣有欲遂者使者也先曰決信其誰與我有索賄逆復者使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明日見 睿皇引之書曰從乎 睿皇曰盍從之對曰禮弗問利虜駭曰禮也天明日祖而別以騎五百將 睿皇

以上與 呈朝雜記

于司馬謙一日與俞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生司寇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司馬侍郎曰庶之曰俞公爲大司馬公則少司馬也舉生爲之絕倒

聞今古錄

陳文學士在正統中當國吾鄉慈人葉知府爲教官寅求轉

官料理所蓄得白金二百兩命其子餽之其子至京錯送翰林學士陳循曰文誤矣或陳閣老先生其子以事露不可轉

取事乃對曰家父素慕老先生德尊望重而來非誤也循受

而感之歸報其父葉泣曰命也當何言不一載陳文去國而

循入閣當國至 景廟時遂爲薦舉爲知縣不二年遂爲高知府

希顏先生揚翥嘗講道於胥溪之上徒彌衆揚士奇自廬陵

來邂逅間以朱館事公叩其中而語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

爲若師尚當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

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且貧意

之所交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之迨入閣首以公爲人翰林

尋拜禮部侍郎進尚書時公在京師鄰有惡少悔之公不爲

意至慮以驢鳴駭其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爲之感化其厚德

如此至今鄉人猶能稱之惜乎家無漁類而家乘世守之物

往往流落人間可怪也嗚呼堂天之於作善者食其報耶

聞

莆田周章崇舉不第析夢九鯉湖得奴天西月之語次夜再

析又添人牛二字其友詳之謂是癸酉年一二字也再期入

試母患腰痛至終場不爲舉而成嘆曰如是而可中乎夢其

評失揭晚名在七十三

百可漫志

黃岩侍郎方石謝公鐸景泰間布衣時嘗月夜說遊邑城之

澄江浮橋徘徊久之忽橋下有隸卒曳一婦人登橋從岸而

去公尾其後見一貴人候於途呵令曳至曲巷民家門首呼

曰錢清事已發限明日午時取勘門內應聲唯唯已而皆不

見公心知其爲幽囚也明午復至其門偵之見竹工負物入

門倏爾流血仆他公憶夜所聞語之曰錢清事已發竹工膽

視曰是矣是矣遂死不曉所謂越數年公授李至山陰之錢

清有富家妾嘗被殺會有織工至執于官不勝拷掠遂誣服

公聞其事問富家曰數年前有竹工至汝家手答曰有之實

黃若某工以造竹器主於此自妾死不復至矣公乃以裁青
事發之詳告之富家乃悟妾為竹工所殺而誤逮織工也以
公之言白于官織工獲釋蓋竹工嘗與妾通利其財殺之也
涉事志

李惜兒京師名娼也 景帝愛幸之召宴宮中賞賜其家鉅
萬惜兒嘗欲貴其里醫艾從高而難言因佯病 帝遣太醫
官治之固不愈 帝自臨問惜兒曰妾家君有恙服醫者艾
從高藥無不愈者 帝立召從高藥一進而惜兒起 帝大
悅命禮部擢為太醫院判吏部執不可 帝命對品調武職
以為錦衣正千戶及 睿皇帝復辟從高伏誅法司奏請惜
兒 睿皇曰此景帝之失惜兒何罪止籍其家大珠如焚者
百八粒他物稱是

胡尚書澹來張三丰 云後見三丰武當山上即奪而醉之曰
爾又 無辜耶因睹承家言訪破 且祭四方向背因隆
書壹冊于懷授書二帙曰此吾得自天台石匣者也公再拜
受三丰忽不見故公亨高年無疾者二書有助焉猶與月遂
頭交好致仕後月雖千里外往視其生日語人曰胡公我輩
又不幸墮落功名中相見必歡飲數日而散公之將卒也戶

自遠方來謂曰公將遠行是以奉別若二日公卒戶親其殮
乃去

葉文莊之在兵科也耿清惠公為南京兵部尚書深器之文
莊妻夫人許氏公往告之曰吾有二女子肯為吾甥乎惟子
自擇文莊辭公不許乃隨公入見其兩女文莊不敢踰視流
目窺長者猶妍以長文者答公許之即日納聘公勉其文曰
吾為汝得夫矣他日所至未臧汝父也耿夫人賢明日生一
室而家事巨細咸得其理文莊從容官途者夫人有力焉 以清惠公論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陞
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劉應聲答曰大
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不乾淨衆聞之噱然後主靜與
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
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二公可謂善譚笑
然文安之荅王乃其自取文介之戲劉不幾於雲乎不可謂
之素無意也

景泰間諸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一日月正言同彭彥賓從
文淵之東如廁適值少保芳洲陳公亦來月彭却立公疾行
而過顧二笑曰以緩急為序他日公如廁適周堯佐黃善先

生在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觀此二語公之從容善諷風
流醞藉蓋可想見

景泰間 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囊宇通志完日
開館特詣閣老諸本院官怠緩完日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
於是丁參議澄等皆被召耳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未幾竟死
中病如章主事卿老和劉治中貴劉宣化謂同者曰生老病
死者史館倫矣一日丁參議與米尚書懷相爭忿詈於館中
陳緝熙因戲作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大剋米卿凌慢亦難當
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伶言汚玉堂同輩有情難解截外郎
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當為修書闢幾場明日二人
聞之悔恨自解謝曰無更貽斯人笑也然詩已傳播矣而此
書竟不能成今須行續通鑑綱目乃成化中列 勅儒臣另
行纂脩者 以上與廷休堂漫錄

景泰間欲易太子不受官爵以悅臣下一時名器太濫時人
為之語曰蒲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境山
猶前史所記更始特寵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閔內侯唐武后
時補闕連車拾遺平且里之璵與此相類 漫錄亭筆記

景泰齋儲之議自廣東指揮黃竑啟之其謀出於江寧士淵

當有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江淵之語天降下民作
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為妙對後淵家居與揭侍郎家爭
田不勝遂訴於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竊自臣發之
發之以自邀功可謂自實其罪矣 病逸漫記

九朝談纂

憲宗

憲宗好生每奏讞大辟多所宥減不得已而行刑其日必卻八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意惻然見於玉色仁之至矣

大長公之子周賢於

憲宗為甥中丙午鄉闈丁未會試

太后賜膳於場中以不合式下第

憲宗聞之但曰孫兒尚幼畧無愆愆此天地之公也

楊暄景和者比人善彩漆之藝亦智謀士也天順間錦衣指

揮門達擅生殺之權多陷害人同時袁彬指揮者

英宗北狩有譏蹕切為達所聞久在散地

憲宗初立達恐其逼己令邏卒發其陰私欲置之死地暄素不

識彬因抱不平之氣為彬訴屈遂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

上方大監裴瑤擊毬還令達連問暄至其廨達陳諸淫刑怒暄

暄神色不變伴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

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毋去

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閣老李賢與君侯不善故為此本

使暄投進亦不知中言何事達聞之甚喜方飯至因以酒贊

其宜早朝達以其情復奏

上命中官押諸大臣會問于午門之前方引暄至達欣然謂賢

曰此皆老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思驚訝暄即曰此達

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

餘事畧無餘蘊監押官與諸大臣皆曰達不得辭其罪矣錄

詞以進

上命法司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暄得脫復寵任如故京師

人多能道其事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管休沐若慶壽寺時有兵部尚

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語以他往

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

在高又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遽鉞

突而倡之拜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當貴皆前世所積非佛

力而何蓋謂其非有德學所致也既而揖公坐高曰昔王振

用事六卿多通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

識高也且諸公訪高知以高爲何如人戶部曰公其聖人高驚呼

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

謂聖人辯之聲將百言衆喘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

以事敗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後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美名佛記兒是醫官之甥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訖就擇母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脇已平斑疳甫合乃知脇下子狀貌須眉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

成化丙午嘉興舉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為詩次年愚廟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詞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何之神龍未遇因淺水虺蛇鯁蹇誰

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候也作供奉官聞

鷄亦是五百兒

際大下陞走牧猪奴獻令人嗤

笑其可笑也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羣謝提素美必美亞二人來方物內亞美乃汀州人士謝文彬中國人也至南京其姪謝贊乃識認之為織造異樣花色段疋及貿易番貨爭發自稱昔年因販鹽為大風飄入本國遂仕本國官至岳地猶華言學士之類福嘗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夷人皆中國士人為之蓋外國去中國既遠無從藉考中國又憚恐失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欺待其僉自厚往來之意焉知彼國差來之人

國四方之虛實軍馬之盛衰比虜之強弱下至經商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憑陵之意皆此輩之為也

成化壬辰三月鷹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六七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其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言人語謂之應聲蟲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

以上俱奇談

聽選監生長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本內言

朝廷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輩不能執法打奪為官又欲簡慎知縣正本清源從學校曾監始熟去衰老以上貪污起用高明夏瑱張元棟羅倫奏入送

東華門外打五十

以上奇談漫抄記

太監錢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成化間能號三錢米鎮南關其怙寵驕恣貪淫侈虐古所未有不能悉記有二事最可資笑語者雲南有一富翁棄其子頻孝

汝父癯傳

於軍士不便且父老矣今將沉于滇池其子出厚資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為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惑衆僭號二字王復出所有方兒後繼之者雖貧亦無厭聞斯事未嘗不為發笑也能後雖批擧安南三原王端毅公挫其虐害尋殺子備南京後老死京師不識天道何在或

言其幼畜錢寧于寒暄俾專輪能利病其所有遂進毒于能而死寧初名福寧見者是也李應檢之家生子能則能之報亦不爲無也成化丁酉王端毅公起來巡撫雲南不攜童僕惟行竈一竹食簾一服無紗羅日級唯猪肉一斤豆腐一塊茶一把醬醋水皆取主家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剪家童隨行恐教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衆人壞事人皆錄解而焚香禮之其後公爲吏書子見公衣服飲食雖不侈而亦如宦後見公祭兄文有曰昔性撫滇人皆言錢能勢不可犯犯即有大禍咄公勸從正果遇

禍兄以死理說重從親親之說公畏天憫人固非利害所能誅而兄之賢亦有以助公之氣與志也

淳安南文毅公輅自鄉試至廷試皆第一百五十年一升無比但人不傳其功業然親成化中太監錢能怙寵數害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左副都御史以去能甦因此亦後來典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乃受能賂沮之皆任事大臣也而覽不肖相去遠矣

三原王公既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胡亮迎宴于平茂驛問亮曰比王某如何亮曰甚好敬重公公不同能微笑曰某何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忌王公而本心難泯至如此爲士者可不務乎

黃參議金鳳陽定遠人也爲予言成化中曾見之建康人內官呼爲大哥見生員通不識內官爲言之曰唯唯其時亦老夫而身材甚矮

李應禎先生當

以上俱南園漫錄

憲朝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侍閣有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畧曰臣聞凡爲天下國有九經朱聞有所謂佛經者也愚考可其奏遂寢至今諫章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者謂其鯁直有古內史之風爲東白先生張吏侍述祥云自登朝而內閣侍中官之禮凡光變先時

李文達公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即見之事畢揖之而退說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東太監第人位對閣老第三常憲其上下二位後陳閣老大則送出閣後高閣老輅送之下階後高閣

老安又述之內閣門夫今凡調 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
出其余或使少監并用事傳命而已

東白先生張公元禎以太常卿兼教乙丑科庶吉士先生
以道李名譽爲予言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
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李文公筆也再登朝見
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筆也及今次登
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微笑是時靳少卿貴徐侍讀稽
好權星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間皆善談五星三命故衛士
遊京師者多獲利亦一時之綱風也以上俱歷山外史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與吳劉忠同赴春闈發程以家務
所屬晚至京師舍館盡爲他人有之覓一晦室塵垢邈梁歸
除間梁上墜下一軸羅素絲箋舒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固
浣之圖有一枝上栖一雙鵲疑書報元三字羅懷之圭角勿露
至揭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吳文定寬公別號匏菴少童就某師受李師出借諸冬三詣土地祠
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神冠
裳楚乞告曰令徒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釋之
結旦師訪諸徒得之匏菴力命爲洗滌之匏菴復如初竟書免

貶二字雲後成化壬辰匏菴廷試首魁位至吏部侍郎掌銓
衡事

成化戊子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因問其類雲花如
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攔杆遮不盡尚番一半
與人看外國亦有此能詩者

首謝公遷之初無子娶祖父母值冰雪不能前進權厝中途
隙壤一地士過曰此地善哉但勿更改子孫當作相耳期月
後生凍第成化乙未狀元位首相

欽命營基即是地也

錦衣衛指揮使童章以其家緣貴戚專權自恣尅害小人民
人迫其勢而自縊者不可悉數咸中化乘馬早朝過崇文門
若有人猝之悶絕仆地者亦若被杖人墮遂悉驚遁去章久之復
甦張目之皆平日受害者及婦遂發人形瘡於面不週日而
死 道州劉長史少登鄉薦會試不第夢神告曰汝當第

進士然須待貴宏爲狀元則得之既寤遍求小錄閱之邈無
貴姓者後三年更訪閱亦無之如是下第者五殊歎前夢之
妄也及成化丙午貴登江西鄉薦劉始異之趣至京訪貴爲
相見結納且且供酒食爲說前夢是歲丁未貴果龍首劉亦

第馬費是歲十九距劉時蓋初生耳

某士子嘗假讀一靜室室下有井傍有兩梧而一水當門
即地也成化中赴京師適海南丘公濬主試其士因每不利
莫恨書論尾云兩梧夾井一水當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丘
公閱意為博學之士姑取之及會燕恩榮此士詢其所自其士以
實告丘公大笑曰誠故事也

以上俱西樵野記

成化中黑背見於京師出沒不定往往從人家屋上過或取
物去而偏接婦女或挈其髮或抱其面或經爪其乳有見其
形正如大黑猿京民被擾甚苦晨月始沒

志怪篇

大臣進退觀望所繫而館閣輔事器勿之地也此者所繫甚
重也近年閣老之去自商文毅公後不以禮壽光劉公一日朝
退將入閣有校尉邀于路云免人請回公竟出翌日辭眉州
萬公之去一太監到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出遂昇轎者非
時未至徒行至朝房借馬歸遂辭博野劉公之去一使其家
促進本辭三公之去甚易是雖朝廷失所以禮貌之意必
諸公有所以自取也聞壽光以戚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
皇貴妃同族傳以誤張繼錢券文過遂致譴謗也

蓬軒雜記

成化二十三年寧夏衛拜生胡璉家黑猪變而為純白人成

以為幽運獨曰此善變者也殺而為牲是年其子汝礪領鄉薦

明年登進士累官都尚書

成化丁亥

上以元宵張燈命內閣分題令侍從諸臣賦詩時綢繆章公懋
莊公景檢討黃公仲昭上培養

聖德疏言過切直

上怒杖之闕下皆摘補外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公倫論執
政起復被謫直聲震朝野而章公等繼之號翰林四諫

楓山張先生懋挺福建按貪事以考績赴部懋已致仕家宰

尹恭簡公是慰奇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能軟不貪酷不
老疾如何可退先生云古人正色立朝其能軟多矣古人
一介不取視民如傷其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皤白亦
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是矣恭簡撫然驚嘆知其意決
特為上請從之時先生年僅肆拾壹

相陰宋端成化間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師某容黎侍
即淳淳題然封甘昔之縣令拔茶種桑今之縣令錦上添花
不受還之華亭之雲布不始於端然雖設責之然究其言豈
有病吾民者乎

陝西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之地約廣七八百里北虜時竊入其中居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盛為札侍時嘗因言欲築立城保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其議遂寢然聞之昔法仁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時胡虜巢穴其中春深隨去近時閔中大飢流民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饑饉葉則是非不可駐業耕種也今聞虜居其中皆長子孫邊將不復逐去之縱不能而然然侵盜之事不能保其必無也議備邊者宜有以預防之

憲宗皇帝受終日

英宗遺旨先用宮嬪殉葬此最盛德事故

憲宗崩天亦有不用宮人殉葬遵先訓也自後皆不復用矣蓋

英宗以前尚有殉葬宮人此後始革也

東坡張先生汝弼稟識奇異兄之學問老且不倦為文章典

雅深厚詩學健有風致而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為一代冠異

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淳厚先生絕尚行履慨然以風化

自持雖論議間雜諧諢而往往以理勝嘗自評其所能曰人

故以書名我公論我吾自視文為最詩次之書其他則非予

所敢知也然羅一峯先生倫以言事忤大臣去國而先生慨陳作詩送之及守南安謝病歸民相與立生祠額下又數請縣移文候安否則其為政可知矣 成化七年九月二十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文驤年九十有八是歲八月二十八日

憲宗皇帝以公齒德俱即遣行人張和賁

勅存問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仕累朝官至八座歸安

田里壽屆百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裕頤惟風未嘉不忘茲特

遣行人賁勅存問并賜羊酒仍令有司月給食米菰石優贍

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謙論用慰渴思卿其体

朕至懷及九月中申公覺神思少怠不肯治藥物但曰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即檢平日四方士大夫卷冊索題識

者次第書之俾還其人復書遺命囑其子完曰倘至瞑目

朝廷或有恩恤之典且辭之越四日戊子賦詩寫字如常已丑

晨輿漱就枕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及目

將瞑男女哭踊復起坐以手加額曰無以報

朝廷無以報朝廷遂卒卒之前一夕有大星殞於里人王文政

廷中无燭問卷明年正月計 聞

上悼惜遣官 諭祭為官葬事壬辰夏院赴闕以公道言懇

辭嘗上從之復以蕭山知縣李肇言 賜謚文靖

成化間刑部郎中歷仕年深者有常熟陸景履水金文二人
比景泰二年進士善戲謔景面黑而齒白文嘗嘲之曰黑象
口中含玉齒景應聲云烏龜背上飯金文景自以年深當有
不次之擢道逢刑部尚

書陸公翰大理鄉王公聚來肩輿因避馬即為口號云陸老
前頭去王公後面來明年二正月也有轎兒擡諸公聞而惡
之遂有福建恭政之擬景行寮來餞服對衆朗吟云非是區
區欲大恭奈何兩鬢雪倦倦諸公側耳朝端聽一道清風振
斗南後又寄詩京師諸故舊云再三上覆衆哥哥人事無多
沒奈何只有新書并手怕並無跋疋與紗羅聞者益怒遂不
復進云

成化間妖人王臣者跋一足人稱王獨子遊食京師以左道
事中貴得授錦衣千戶請為

上合大丹以採藥為名與中貴偕出川廣直隸兩浙等處覓藥
搜索寶觀需求玩弄騷擾郡縣川陸山澤皆有所取而民不
堪命巡鎮大臣莫敢誰何有司官吏願指氣使奔命不暇及
回京為各處撫巡守令文章飛効而科道併彈於是

上大怒斬臣首傳詣所歷地方梟示民心大怪初臣至廣東南
安守董亭張東海先生汝弼目視其驕橫嘗作詩難曰道履
囊箱下瀨般丁夫晝夜少安眠薄田蕩盡猶輸稅惡客來時
橫索錢窮髮東南皆赤子舉頭西北是青天不才無計甦民
困食祿乘軒自赧然
國家之制常朝百司奏事

御前其雅行者

上皆以是字凡之成化十六七年間 上忽苦舌澁每云是

字甚難鴻臚卿純施瑞知之陰言于近侍云是字既不便請

上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誰為言近侍以純對遂

陞礼部侍郎掌鴻臚寺未幾陞尚書純字彥厚順天府東安

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儀觀儒然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

以選選鴻臚少卿不二十年驟擢至此可謂際遇之隆後加

太子少保時人為之語曰兩字并尚書何字萬言字

彭文思公華為詹事時成化壬辰 殿試與讀卷官其鄉人

劉震富為第一文思從兄文憲時在 內閣避嫌欲真震

二甲文思曰不可舉不避親何嫌之有以震居第二識者於

此謂文思有宰相器厚果入閣云

張蕙素名徽吉水人登成化壬辰進士任涪州知州清介公
明愛民如子不畏權貴擢後軍都督府經歷時見素林公俊
為主事以忠諫下錦衣衛獄散上章救之亦逮下獄三原王
且端毅公時為都御史上疏言二人皆忠亮望

上納諫旌直以隆治道宜優俊散之職以慰天下之望詔入

上怒解二人皆謫外補散始得石州尋改師宗州行至儀真作

詩曰石州未許許師宗先後若恩感激同身外功名無遠畧

古來明哲有高風閩山敢驢馳若天地從知覆載公皆扁舟

向西去心隨江漢却朝東又云眼見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

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聽萬死猶存七尺身沙上白鷗閑笑

我鏡中華髮曾催人十年楊子江三渡今日何須更問津一

時人多傳誦之謂其忠純之意溢于言表而無怨懟缺望之

意尋卒于家

以上並卷四詩話

成化癸卯春

憲宗命內史王敬索珍玩于江南諸郡敬蘇召府學諸生為馬

沙滌經諸生不從直前批敬頰而唾之敬怒奏行巡按御史

鞠治諸生以陸公完晚進而家多貧遂以完為首將有資於

完適完赴鄉榜從輕貸後奉進士被選三原王公時為吏部

指完以語諸屬曰此即以秀才批王敬者得選御史

人言胡文定公狀元及第素無夢兆而人亦無夢之者惟揭

榜前三日異香滿室耳然公嘗謂予言會試之前夢過國學

適陰雲四合雷電欲雨龍下攫其中併公而上遂驚寤焉

魏文靖公驥易寶時自為詩曰舊日華池水漸寒今朝懷抱

覺遙聞上蒼未必重須福殘喘何期又復回瑤島不勞青鳥

至菊籬遠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上翠水丹山喚作醅後

書云時因病篤未及推轂故有兩未字

翰林故事年深者居一館新進者居一館而莆田陳音久在

舊館一日札書徐瓊至新館曰太監賁賜平曰敬札斯文今

其母死可作文祭之衆比皆唯唯陳聞之匍匐至新館喘息未

定遽告曰誰在此說作文祭黃賜母若有作者衆皆攻之遂

寢或云不往祭者陳公及西涯李公黃若詩公三人耳王文

恪曰予時在新館知之因陳公抗言皆止何與李謝二公事太

常鄉陳公嘗以文舉鳴世然不事修飾逢垢自喜時苦吟輒遺

世務嘗赴飲既出而復旋默坐於堂若有所念僕疑以告其

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為亦在此官四品時夫人為驚得

金獅緋袍一領不知為武臣服也公亦竟不察一日命工省

像公整容服獅袍而坐西涯李公適至因乞為贊西涯題

曰觀其髮則齊視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遂其髮更其衣嗚呼庶幾先士林傳以為美談

嘉興張寧以才贊受寵於

先朝嘗稱為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為巡撫都御史

上曰作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侍郎部有缺未說未允

嘉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寧僅得豈判至知府耳晚歲無子

侍于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

寧即陰陽耳寧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待寧終

其身寧以文李名所著以方州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

妾不足為陰德耶

都御史韓公雍提督兩廣時取道蠻境視其勇健賞甚厚父

老相或激指日以誓死報且請授所指公曰吾調遣當即未

衆應曰諾乞以花為信公至廣寇甚迫援兵未至謂太監

抱兵調其蠻撤往不至公伴怒命使以臂花書往調蠻酋一

見惟躍統衆而赴戰克捷軍中稱公為神明焉

少宰彬陽何公孟春曾祖至其父時值風雨不能進乃惟曆

於途中隙壤適相者過而善之戒勿遷動且曰子孫當文武

並顯後長子及孫積武功至備播衛指揮使中仲子俊孫說

曾孫即少宰皆本進士俊僉事說刑部郎中

成化間楊文懿公守陳嘗具疏言國城史不可滅建文中朝

政興忠於所事者史官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緝疏未上

公逝矣弘治時礼部主事吾蘇楊公循吉嘗遣子疏復建文

廟號中沮吟有革除錄板行天下然一時死義之臣漫不可

考者亦多也

成化間朝行忽自相驚擾如鬼物使之者而實無所見也

上亟還宮竟測莫其故

成化初勲臣有與僧官宿娼者事露僧發充軍勲臣戴平中

送國李習礼

成化間夷人於朝堂爭資衆莫能止太宰屠公瀟時為御史

奏曰夷人當寧喧嘩似有不平合着通事查問既不失大体

而遠夷亦知所畏上甚辟臣亦敬服焉

我朝宦官如覃吉在東宮口授大李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

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蠹國之弊時

上賜東宮五莊吉備陳所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

殿下所有何以莊為鏡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
老伴未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以無誦佛經乎曰非也
孝經耳

憲廟有易儲之說竊其意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
奉詔耳 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

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之劾繼曉下詔獄事在不測恩叩
頭曰不可自古未有殺諫官

上怒以御碗擲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
於御前跪泣不起 上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誦

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 上不得已解俊獄

章瑾以寶石媚 上恩諷矣余書子俊諫之余謝不敢恩歎
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

憲廟崩傳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臣安進蓋閣老萬公也恩
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謂平安斲汗不能出一語而科
道劾安恩持疏召安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乃擲
其牙牌曰請出矣

成化壬寅八月

憲宗命監生楊禁軍舍孫知性毘陵陳銓家取截江網盧岐僧

阮取刻絲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杭諸處取書籍珍玩時
敬題翼王千戶臣即王學子誅索無厭江南為之騷動巡撫
三原王公按其狀上之悉坐以法

成化癸卯九月十四日太監覃昌傳旨廣東韶州巡檢王璋
陞錦衣鎮撫仁智殿辦事儒士楊珪陞鴻臚寺序班文章殿
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儀陞蘇州府通判是時傳陞之濫非
可數計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詆譭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方朔諷諫之
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酩酊一人伴曰某官至

酩酊如故又曰駕至駕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

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悞而悞汪直何也曰吾知汪太監

不知有天子也自是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越陳鉞尚在丑作

直持雙斧趨鉞而行或問故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
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

二營役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

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己徐曰二十在保國公家供役於是
憲廟遂遣太監尚明祭之保國即為擢成化末年刑政
頗弛且於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釋之即得一人問其姓

名曰公論主者曰公通論如無用公一人問其姓名道主者曰道胡
金主者曰討育曰胡奎如今儘去得

憲宗微而己 以上皇明記事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閭閻汪宜以摧新延攬名士聞揚
公治郡名往吊公哀經於墻所宜趨至墻拜起手將公贊曰
聞揚繼名宗今貌乃爾公曰繼宗陋但虧体辱身未之恥也
直不復敢言宜時咸振海內不允者公一人而已

麻城李大祥將覆試大李士萬安欲托以孫因許及第文祥
以正對安怒其孫延於別館有畫鳩屬題其末句云春來風
雨等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後以事左遷渡河水泮溺死
屠公瀟為御史時其門下彈劾有夷人來朝偶仆跌不起公
奏云有夷人伏不起若欲奏兩不能言伏扶出具疏以聞
人謂識大体

吳文定公寬為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喪疾將不起欲易貴托
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子衣衰以
答吊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
起為棺殮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於娼家公如教償之遣人
送喪歸 倪文毅公無為禮部尚值遣祭金闕王闕其人

奏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但歲時典祀
宰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為令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
有監生請假託言方採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
水之資託有失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莫得之當復我此
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奈何詔之明日返命具實謝罪

以上俱
高德錄

太監懷恩自憤其被刑為志力學每以鄭章承業自待

憲廟知之任以政始協商輒姚變爭

皇太后襄事忤 慈懿皇太后意既為汪宜所構安置鴈陽後

孝廟即位君還都人望之如宋洛中之望司馬公之未也至則

贊宮大行襄事裁益內府倖濫未先卒皆惜之先從學士雲
間鏡先生溥及太常吳邑陳先生贊授書後三人歸老嘗有問
遺其得政日錢特至京請謂懷宇令正陽門外內侍館之日給
之積仍以百金為壽而辭不見太常有孫詢任 部主事請

見亦辭一日奉命獄獄刑部主事畢調司寇陸公召見詢問
太常終事嘆曰吾師有孫矣明日命家人招詢至家設盛具
享之而終不見其盡礼守志如此雖士人未易及也

安南國逐占城王而奪其地使其臣提布臺之占城王于古未
避海島使人訟於朝且請封

上命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璠齎冊以封之而諭廣東布政司移檄詰其據地之狀二人占城地猶擬於提布臺而不得見古未提布臺遂以計取冊二人冒授之馮卒於道張還詔繫獄治之而更爲冊復遣給事李孟陽行人某往封李 奏下詰安南之罪取還提布臺所取之冊及地恐復不受詔命與礼部議之李執前議尚書周某曰天使復臨彼小邦心不敢復抗李曰萬一敢抗將復之何周無以荅上竟是李 奏令駐廣東俟安南報而後發未先古未率其未依海濱

上命都御史屠公便宜處之乃迎古未於廣州封之而遣

人送之國安南不敢拒其地還之都御史陳鉞以太監汪直得幸以陳自強之計說之使立功於異域以自固直等請巡遼東夜出襲殺女直以五百余人論功陞戶部尚書直等俱兵部尚書馬文升發其奸誣以起釁邊疆下錦衣衛獄獄臣鞠之無實送都察院直休之以威竟生謫遠遼戍既而女直懷忿寇三萬等處屠殺官軍貳千餘人鉞隱其四之三御史強珪以實聞詔都御史林性聰往覆林畏直以鉞奏未盡而強奏亦頗張皇爲對詔詰強戍而鉞不問鉞既得志尚書王書鉞恭之因說直北虜可襲願任其事直喜即請北巡出至

大同候者言虜嘗於威寧海子直情摠兵官許臬襲之寧曰祖宗舊法虜來則禦不得掩襲以啓邊釁一萬之寇已可聚矣烏可復蹈其轍直曰怒虜在近地不可進封

朝廷畜養汝輩矣爲吾將聞之於 上即命駕行軍得罪馳還候春發兵四鼓至虜若俘斬老弱婦女四百餘人少壯者得皆走鉞輩恐其文戰來暗鳴金退軍馬牛羊雞豕野不暇取也論功封鉞爲威寧伯直蒙厚賞中外皆惡之詰內侍其教使人之爲爭者盛飭如直之狀高視闊步叱咤呼喝傍若無人副未前詰之曰你是何人敢如此肆志乎曰你不知我是汪直 爺爺愛我信我要殺人便殺人我要治人便治人何不肆志副未曰看你這廝模樣有甚本領爺爺愛你信你乎曰我有計較副未曰你是張良乎樊噲曰不及不及但我會廝殺副未曰你是歸信乎跪曰不及不及但我有擺布副未曰你是庸何淨便笑曰不及不及 不及如何得

爺爺愛信你乎曰你不知我兩隻手有兩個月副未曰天只有一箇你如何有兩個月乎曰不是那個月因奉左手月這是陳鉞又奉右手月這是王鉞 愚朋大悅因疑直會虜懷威寧之後深入遼鄙大肆屠戮嬰孺亦殘滅言者論直輩起

譽之罪供坐貶謫方真得志之日楊文敏公之孫建寧指揮楊
信恃富殺人事竟遣人挾重貨至京師行轅主于其子給事
中仕偉家宜伺知之收仕偉於獄夜二鼓領卒至其家執詢
其妻而徵其貸刑極慘酷翰林侍講陳音與隣闢之大言曰
太平盛世豈真實佐詢人宜聞而志去當是時逢直一妖覓
整粉而陳不之顧人皆狀之

妖僧繼曉有寵於
憲廟為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監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
建三宮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林俊惡倭重賈早疏極言手

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歎民力
不堪不可重費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
遇繼曉及梁方名空之書成使吏大駭叩頭泣曰此疏果入
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吏果也俊曰死罪吾承不
議及相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嚴不敢諫公其僕告於
俊所俊侍講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死不可回也但事定之
後煩君為傳耳因貸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賫赴通政司投
文語通政使張景曰請屏人視張聞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
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建之下恐未易處尚再思之俊曰吾

思已三矣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泰議張景諫之
俊不應置疏於案而去疏入詔下錦衣衛獄獄臣杖之俊曰
俊係員部偶見事有害於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
賜即死奚事杖也獄臣狀其言具上以謫姚州判官俊軍都
督府經歷張敬爭之亦坐謫師宗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
言二人之謫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疏出見者莫不為
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被謫而繼曉亦坐是尋覓
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閣老盧陵陳文憲蓋不飭
及病卒其門下士有善滑稽者謂人曰昨夕二夜又未取公
一夜又挽之公不肯去一曰被將望陞太師柱國如何舍得
去乃挽之曰若此去即為閻羅何惡也公曰如何便得為閻羅
王夜又嘆曰公有莊監十餘萬非蓋王而可聞者絕倒及卒
議謚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季而下議加一字如文正文其
之類至此衆論鄙之特改例而謚之曰莊靖或為詩而說之
曰莊靖先生始蓋棺雍歌聲裏萬人惟填門客散名何在員
郭田多死亦安監海已無前日利永山不侶舊時寒九泉若
遇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蓋羅書言季之不終喪故李憾
而貶之莊靖為之畫策也作詩者或云薛之綱御史其後疎

新劉公繼入閣尤不愜乎衆望或述輟耕錄所載或人說史
又曰昨新閣老入閣中入請循故事祀皇嫂獲與劉曰陳先
生不祭我也不祭朝士多或末見輟耕事傳爲嘆優人因飾
之以陳於上前

上大咲自此待閣下殊薄無復永樂宣德之風矣

以上與後皆日記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丞王佇妻李氏謹奏爲陳情乞恩
代夫死刑事妾聞爲人臣則當死君之難爲人子則當死父
之難爲人婦則當死夫之難爲人臣則當而不死君之難是
爲不忠爲人子而不死父之難是爲不教爲人婦而不死夫

之難是爲不義此古今之常經乃天下之大道也洪惟我國
家睦睦相承既久教之以詩書禮樂培之以仁義道德勵之
以忠孝節義所以百年於茲宗詩書力禮樂閭閻三尺之童
亦知所以忠所以孝所以義臣雖妾婦幸主天平之世叨蒙
化育之恩豈不知忠孝節義之所當務乎切思臣夫王佇幼
蒙父訓長沐聖恩除授前職爲佇者正當風夜戰兢鞠躬
盡瘁上以報朝廷榮顯之恩下以副父母劬勞之德妾乃不
知自保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季子徐綸連結事情親
賈吳奏越禮祀公罪不容逃致蒙法司問擬此造妖言斬罪

後都察院收監此正朝廷至公之法臣獲可言臣獨念死者
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還續臣夫之死固自其宜夫子父母
俱年七十之上衰病老朽弊匿極甚將不久於人世而況所生止
於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未入獄缺人侍奉痛哭號日夜不立然
孤苦死無所依臣欲守侍公姑則夫在監衣食斷絕不無失所是
臣欲孝公姑而不義於其夫而夫婦之道乖矣臣欲舍公姑而供
給夫之衣食則公姑貧病飢寒將何所侍是臣厚於夫而不孝
於公姑也而夫婦之義缺矣此臣於孝義不能兩全得此失彼
所以與其苟全姓以偷生於一時不若代夫之死以全孝義也則

何臣夫既死夫之父母豈不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母死臣
爲未亡人亦當與之偕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也使
臣而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使夫得回故里侍養父母子以全孝於
其親以得其養於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年之壽是臣一人之命
有以全三人之生也以臣之死所以不足惜也臣聞至誠可以感天地
可以動鬼神之心德即好生之德也誠惟天何求臣幸遇遇聖明遇
逢堯舜心即天地之心德即好生之德也諒雷霆無非怒之怒知天地
無終棄之才如蒙聖恩伏望聖恩憐憫恒臣公姑老病飢寒之
苦饒夫一死得歸侍以全其父母之恩却特臣身斬首並罪滿彰

國家之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 陛下教天下以孝以義之心
也豈特臣之幸其幸臣之夫幸其臣之天之父幸其臣之臣切之情耳
天聽民勝恐俱戰慄待罪之至緣係陳情乞恩代夫身死事理具本
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成化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都死罷欽此

成化中南郊事竣徹器失去一金瓶一厄人執事餅所成謂其蒸揭
之無疑告捕繫獄拷掠不能境充誣伏索其贓無以爲對追之
漫云在壇前某地如某一言覓之不獲猶繫之押繫爲候有盜以餅金
絲綴於市人疑之聞於官逮至衛士也云既竊之則無藏遂瘞於
壇前以取繫索耳官與供去發地果得之乃以厄人漫言之虛相去繞
數寸耳使前發稍廣尺則厄人蓋粉笑訊盜之難如此 以上俱前朝

無錫教諭金廷輝名噪者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爲江西方官
夜閱卷倦甚忽坐睡旁有卯角書生揖於前日人非充舞安能
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金覓而心異之偶閱一卷文理頗優疑似之
間明夜復夢書生來謁其言如初金意決遂取是卷揭曉折之
乃貴狀元子充時子充年十六歲正在北角之際語其妻妾某知
北京安化門外有一古室成化間一貧人寓宿其中夜深月明如晝有
人攜手過言明日當會順承門外呂先生亦來會貧人竊聽之疑其

仙也明且亟往其處見一人執角有出塵之態即曳其裾拜曰子
呂洞賓也願有以教我其人大驚且行且卻迤邐至天地壇前曰女
執吾扇吾欲溺指藏中蟲謂曰女食之貧人方盛額弗肯人與
穢物忽不見唯手中扇存焉

王原王公爲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吳布市井無賴乘其
醉面罵公於道公見之怒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
遣之若王公可謂有輔相之量者矣 以上俱南漢詩集

布政使陳公選道李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司使持憲公廉
不畏強禦時中官汪且司西廠調事能立中人往直往河南勾

當公事潘臬陳思交迎公不爲禮使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
入且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事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

上以疏示之 彭司寇詔自在郎署即有材名時外戚周氏言

田占其田土

憲廟命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責室者悉以田土還
之周御史言于 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
每就鞠公輒昌曰差失比自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
詔獄者再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爲小人耳遂爲直其事

于朝得選任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王給事中微在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作時臣璫牛王以大婚受賄敗公上疏併劾內閣以爲牛王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言者黨牛王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牛王之罪沒有如牛王者出而禍已也數語切中時弊談者至今加之

姚文敏公夢亦近時名臣其爲宗伯時適

憲慈太后上仙內旨不欲以之合葬 裕陵配享太廟公時秉筆讀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慈懿之聖成遠典札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

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撓札而改正者乎引經執札詞情懇切伏闕疏請

憲廟卒從公議當時類內閣臺諫爲人維持然公之力亦多也國朝凡三法司獄獄必命司禮中書公主之意必正統以后之因襲也成化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爲司寇王恭毅公傑爲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伍昂有兄與人爭第死之因而致死者法奏當以死黃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太言曰同食之人聞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在於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見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凡其才術

有動人主非持左右承順而已

張莊公簡悅以僉憲提李浙江浙中李政以公爲首稱其憲副四川時萬文康公方當國眉州人也部使者至境必竭敬其家公按部至眉謁廟畢州守以請弗應命爾歸坐公署又請徐曰知州何幽身居官以何爲先答以晚生僥倖進士願請教公曰要在心靜守懷愧奉而止卒不一造文康門也

陸方伯淵之初爲翰林庶吉士閣老陳公文卒請謚公即上疏謂文庸才當與惡謚坐是出爲兵部主事後擢知叙州以平承自持至張所毀祠崇古名賢祠祀作吊黃亭以山谷嘗貶斯也又作懷葛搜自書門對一聯云文武全才三代以前人物君臣大義百世以下典刑后終河南程布政使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寧伯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爲胡笳吹作慙思因矣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橈爵家居后起廢爲西陲總制卒于邊西涯李公爲其妾表奇遇議論英發其于邊微陰易虜真情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胸臆出奇可取捷謀定后發莫測所向輒倒才智自爲操縱而人人欣動爲之用可謂得其實矣

莆田陳音師召歷編脩侍講太常卿經李淹責經指授者多取
科第有氣節但脫畧世故一切不經意皆人能道之嘗一日心欲有
所訪既而馬上呻吟沉寢僕隸不禁竟引歸至門音以為友人家
入廳事見所懸畫曰酷似我家畫乃坐而候主人又一日因考滿
誤入戶部司務廳中坐部屬重其翰林也出還肅揖之公徐曰列位皆
考滿在此乎若此類更僕難教也

典前逃卒所記畧同 以上俱兩湖產談

國朝有三楊後相業無如李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
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岳正自內閣貶後召還館中賢欲
以為南京祭酒正不欲或繞之云正曰吾聞老也乃欲逐于外

都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失賢意吏部擬二人京堂乃皆
出于外二人自是不振葉盛巡撫廣東或說之云盛自負其文
嘗指公某文為不善因以韓雅易之其勅曰無若葉盛之殺
降也羅倫所論賢奪情賢怒甚欲重貶之王翔勸其依文彥
博故事上疏晉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盛景字允高吳江人為人疎放清才登進士第除監察御史視
同列如無人出巡至通州為都御史王翔召人與同宿察院
景不為之下翔使出外求逐鑰其門不得入翔嘆之景泰中
以災異求言筆類御史之奏稿示之景曰老生常談耳我當

為之時 上頗事遊錢景族父叔太以御醫出入禁中親其事

家燕言每及之景即以入疏如造龍艇撒銀豆者數事疏入久不
出一日有旨召都御史蕭鑑至左順門太監舒良王誠皆盛怒曰
上欲取汝首鑑曰某何罪至此良曰汝教御史妄言鑑曰御史以
言為職不聞自其長如鑑有過如此亦將言之吾能禁之知取
首之言果索上手不然是太監偽傳詔旨也具禁門何地太監
乃背闕而坐吾且以聞二人愕然乃好謝之鑑至院中召景聞
禁中事密如何自知之曰吾聞之叔大叔大畏欲死景自如曰
必不至死成邊王其疏竟中之人傳旨云御史多浮薄不諳急
休令吏部都察院考察景等八人俱謫外景得廣西吉田典史則
猶以翔故也後擢知四川瀘山縣都御史曹泰甚禮之時四川盜起
泰因入朝未去位景上疏言致盜由泰乃欲委之他人而去景可泰至
吏部時雖為尚書高瞻中官吏之賢者泰首泰景翔笑曰彼言公短而
公乃稱其長可謂無私矣後世叙州知府致仕卒

萬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梧眉目如畫刻外若貴厚長者內深剝骨
初成展進士在翰林院者類自為黨惟安無所交李泰內臣養子
也安專與相結內閣缺人且用泰泰推安日子先馬之我不志不
至故安先入先絕泰泰先死安無李術既盡樞要日以請託取

賄為事陰結宦官為內援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為同宗內外表裏用事時有二萬之譜用門下為主事每科有閑郎子致錫婿無不登第者與列吉同在內閣翊狂跡吉陰險比自天下所經時昭德恣橫好其玩中外嗜進者結內臣進室貨皆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貲實盡三人不出一語正救時有縉湖三閣老泥觀六尚書之誼時吏部尚書曾文都御史王鉞與珣皆北人為黨安與李士欽輩為黨互相讒以計去是逮其子侍講龍杖於午門父子皆罷去山東人在朝逐去不留一見倪進賢者少無行而安與為密取為吉士擢御史出入房闈習為邪僻之術由是撼聲益彰時珣子鉞亦獍妓潛通往來外頗有聚麀之誇里人趙賓者攻於歌曲錢作劉公子貴壯丹亭記或以告安欲以是傾珣時上好新音教坊日進院本以新事為奇一日內史忽至賓家索壯丹亭記明日旋加粉飾增入聚麀之事陳於上前上大怒珣因是去任 憲宗晏駕內監於宮中得疏一本篋中房中術也署曰臣安進太監懷因瑟至閣下出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漸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有心如九曲黃河面似千層鐵甲之語時人傳以為笑懷恩以其疏呈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

令讀其牙牌曰請出矣安避還奔出索馬歸茅遂上章乞罷許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唯以死報國去時猶於道中有三台星彗復用也安貪賄至鉅萬及被黜遣一束囊皆銀也買其宅者於窖中得千金安死妾媵子婦懷以奔人家無餘者林俊之初繼曉也下之詔獄上怒甚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時大開言路故風盛治今欲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爾與俊合謀誣我不彼安宮中奉所御硯拂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恩使謂鎮撫司典 詔獄者曰若等諂柔方合謀傾復俊使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家曰中風笑不復起視事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旁問旁午於道復得不死時以星變熱傳官奉御馬監張敏請于 上凡馬坊傳奉皆如故敏持疏謁恩跪於廷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何為曰得旨馬坊傳聞奉不必動恩大言曰今日星變事為我輩壞國也外臣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

雷繫汝首矢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兄弟一家偏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索驕貴又老聾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璫以室石進謀為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極選也奈何以貨得之旨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軍昌傳之恩曰倘廷有諫者吾言尚行也時俞子俊為兵部尚書恩諷曰弟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吾固知外廷無人也都御史王恕奏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者過為激切或指內人為刀鋸之餘輩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初內帑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方緩急未嘗輕費景泰末頻事奢侈英宗在內閣之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倭位即往視之則僅缺其一角耳旋即也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常與寺作奇巧淫巧禱祠宮觀室石之事與是十窖皆罄盡上一日指示芳等帑藏之空比自爾二人為之興快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為陛下造齊天大福何為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嘆曰此皆陛下齊天之福也上不憚起曰吾已矣不與汝後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

芳退而悵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為芳計曰盍說昭德勸上廢太子改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也如此可長保富貴豈五元禍哉芳大以為然即言于昭德如其言以勸上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間召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辜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擇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章曰以懷恩之萬萬不能支我何能為憂不知所出或為之謀曰廢儲必下詔詔必出內閣不如謀之諸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然於是以上命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上又質昌昌無容晏欲自刎死恩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陛下上帝東上帝之子也何為無慮上首肯始詔為東宮選妃不復議易儲以上懷恩等能聞盛景自御史譴官廣之古田寺以需恩改知羅江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立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祭享無虛日自景莊任不復然一日私解失所畜鷄尋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與皂輩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景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奉意欲毀之是夜夢見神未謝罪懇曰金

血食於此者累年不敢為過昨者鵝被釘乃鬼筆若飢故為之非
金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果不許明日遂撤去之其前者秩滿留家於
縣署後夜夢神來訪之云廟詰之曰何不更祈新神感額曰須公
自為之耳後盛公嚴威不敢干也今乃即所居旁建祠祀之
武功伯徐公肅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伎之說無
所不通己之禍前數月某感入南斗公私語劉元博博元博
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久之不退舍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
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有欲作達人婦也遂行比過臨
清教驛而土木敗振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間多
不樂時謂所親曰大 甚急侯猶退吾方可以為未幾竟為曹所
居擠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卿一日改告日子見
天象手宦官之禍作矣為吾吉祥所陷今被受禍視吾更慘也
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

茂陵已嗣統公推運道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將發其語
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數歲之正德紀辛卯歲借
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鵠吻曰此有青氣徹上重霄乃文
明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公
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之期嘗告曰吳君入閣之後

天下姑多事矣弘治末文定入館綸綍沒後半載而

泰陵崩成未光而逆璫擅命時事大變繼以潢池之擾而朝野不治
蓋累年云公初下制獄引鏡自鑑曰面色天敗吾定不免乃日拱
手默誦其所奉斗母呪文數日復就鏡曰吾乃今知免矣迨獄且
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穴方坼胸中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
承者七薄焉蓋斗神所為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
九拜初無間寒此闕門不食家肉公亦誇云去來去來歸去
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借問石人安在哉綠
酒有情客當醉黃花無主為誰開忠臣報國心如火一夜秋
風化作灰時翰林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耻隨郭隗上
金臺據跡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小哉半世功名如隙過
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客一半寒心一半灰傳聞
於天下以為王公誅心之鉞也

以上石田雜記

丘仲深編修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于少保之死當著其不
執善乙己之變微于公天下危矣挾私誣之其可信乎或謂
訟易儲之奏出尚書江洲丘日誣殺其兄而此說免死且廣
西奏摺用土產易耕也索其奏驗之果土摺

初

齊皇之前也。遺命錢后合葬李文達記之。閣下更孝莊崩大學士錢文憲謂應祔梓宮于 楷陵神主于太廟。札官會議亦曰大行聖祭與 皇太后不諱俱于 楷陵合葬。孝莊左太后右仍俱祔廟。不從。尚書姚文敏歸百官復曰。爭論秋七月。已未。毛給事弘復論言。阻公論拘私情。陷聖母于有過。皆不聽。遂別室焉。而徽于皇堂。

華原卿授蘇州推官。原卿嗜繪事。得物情不設色。而草草點綴。自足及之。宜蘇人沈周亦善繪。有重名。原卿與之校。惟視筆多寡為優劣。乃世謂墨為鈎。鈎沈數筆。乃足筆之哉。三畫。

克消焉。臨人馬教諭。驄馬諸生州守張瑞選考其族三人。死焉。痛恨之。張目挑其術。不輕示人。沈處士周少被公賞愛。嘗燕見從容。請其術。公咲曰。子欲識之手。顧庭中有大卧焉。因取所珮一人髮圈。加於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扼。繫者轉轉欲絕。又旋而右。犬帖然安卧。如故矣。長洲縣副使英祖墓在夷亭。公舟過之。指為人曰。此地當出一繫金帶人。時薛撫未達。後竟舉進士。第至金官金宦衛學。舊縣成名者。諾受租其地。謂租樹不其西。以為障。當有益。有司從之。科第由是益盛。其他巧法奇中者。尚多不能悉記。

恭和曾狀元年。老於本場。成化戊戌年。且六十。乃魁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高公安會得公卷。亟賞嘆。以示眾。眾傳觀。皆欽服。謂文宜翁持其儀觀。及呼至。曾公文康。屬目覩其秀偉。尤異於眾。嘗謂諸公曰。得食魁選。遂定。迨臚傳出。則貌寢多髯。與前不類。文康為之愕然。退取其策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大驚嘆。以為有神助耳。
以上俱原已錄

成化丙戌。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祠。是夕。歸宿舟中。夢文正遺詩云。嬰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則烟霞是歲。及第狀元。後因落語。故謝政席隱。凡後江右之士。于赴科者。先謁文正祠。文正卒無一語。咸寧伯王公鉞在大同。見邊事生漸醞。禍未保。不憚乃作聞而遂銜之。其族馬書。漢正命而當道副使。儻且其官議也。遂為馬恭己因牒上。副使師而卒。五百園之馬。大志將提刀出。辨既悔之。乃已。亟然新以綾圓而大。不新傳張遽使李討兒突入。遂就縛。既而討兒病死。張狀其父証。以拒捕。獲坐死之子。急病感升。聖詔父曰。而害馬生。其季蘭甫八歲。勸其翁之。

既張亦病而見馬氏之人負課入其喉呼抹我耳云而卒是
藏張街史淮雪馬之枉出之

以上係皇朝雜記

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禮部請

上擇日行耕藉札藉田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 上率百官
祭先農畢釋祭服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
府耆老二人馭二人曲射按律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龍歌
謳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耒耒三往三返如儀殊不以為勞既畢乃生觀三公九卿助
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耒而行時日時而九推
之列也俱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乃賜宴
而回時生長未親農事至是始知耒之入土淺深繫乎耒手
低昂事非習不如此可見矣

三月初十日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礼用大臣八人分獻兩哲廡礼畢

上生彝倫堂賜文武三品以上并各士左右侍生祭酒司馬恂
司業張業以次進諸講畢賜茶乃行先數日陰雨至是乃開
霽車駕往來無一點塵埃觀者咨嗟以為正協文明之象
實聖德感通之兆也

以上俱可齊雜記

陳克庵先生遷長憲河南守令用非刑者皆送吏部不貸賊
吏然受賄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汚人惜財
如惜命如賈賂原彼繁而貨推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吾推
此待茲時非正法也太監汪直被命巡緝國戚作人主至汴
目都御史以下俱合參若朝禮然獨陳公長揖不函直令左
右負而劾公呼曰內官乃辱朝禮迂大法司耶直僕然令釋
公

通詞

舊制李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其亦有額
者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後成化三年又額

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礼部姚夔與慶園作不計

已又附李之名立焉

南生閣中錄

憲宗寵愛萬妃而志向有在 國本降誕於宮中之嬪侍時則

周太后潛育 清寧宮不使 上知處

憲宗鼎盛以國本為憂

太皇太后乃於本宮出嬪御及我

孝宗以見上於是上有足立東宮以詔天下直以萬幾多俾矣
有智抗恐有不測故深保護於十年之後而侯萬年已登五十
無望此

太皇太后之明賢上以繼

祖宗大統之托下以護全 聖明

周見錄

餘姚義客忘其姓名天順間客遊嘉禾與嘉善主人交密主人為仇家陷賂新任林知縣贖其詩訕知縣怒欲尋事置之於法仇家潛使奸徒說主人奏知縣貪酷不公之事搗據事疏具仇家必想知縣云彼欲往奏止夫婦耳併捕于獄無能為誅盡者執逐之至縣廷果得疏草其形嚴及其婦俱死極指義舉竊抱主人四歲嬰孩之京值

英廟迎天筆還銜御道訴 上怒俸杖死搜懷中得狀詞

上驚怒問氣絕否當駕復甦 命大醫院調治及養乳兒下浙

江按察司提鞠知縣由進士者私情昧喙番漢五六十年再經恤刑部官審錄屈法為疑未決知縣計尋死者家亡賴傭奴呈遺金帛伴中奏其故主夫婦瘞死獄中

憲宗聞奏記往日

先帝郊回曾道此事命三法司蒞浙省究讞知縣凌剝處死

都御史高明公鉛山人也心清行潔其父好貨財公掌南京都察院日父販猪緡若干至官邸欲分諸屬官實取直公欣然咨父曰總畏大野於後園小室忘慮未幾公潛投火於內

延燎驚撲不滅併室燼矣公請罪于父曰兒弗慎之甚也兒當條價悉收婦首飾及俸貲三信奉之撻至父悅還及耆引疾疏懇于朝醫治家家徒四壁樊門荒徑晏如也何公喬新廣昌人為刑部侍郎奉

命偕錦衣衛劉指揮往四川為湖廣折獄明允為湖廣府土官極富凡公事至府者例皆厚贈察公廉介不敢私奉後數年公轉本部尚書歸老林下為湖知府專使具書奉金銀器物約二千餘兩紫紗棺板二具各具白金百兩者致贈及門介將書入言遠餽若干公大罵碎裂其書會勸曰不遠數千里

來固不受也亦賜一茶而答辭焉豈不可乎意者拒之不富如是之厲也公此曰其待我為何人急賞馳去毋汙我否則執諸有司使者不得已慄然深懼而返

南京兵部尚書贊執務淞江張公悅字時敏任四川按察使時成都衛指揮入謁謁公詢及事指揮抗言不伏法司為客若此命退諸僚佐不平覲發越二日乃曰前日指揮抗言不伏法司為客若此當拘痛治公從容曰彼理直我錯也設我暴怒曷歸元哉問者有慚皆優其德量

以上俱周見小史

皇妃紀氏得幸有娠高貴妃既薨恚而苦楚之乃密令內侍近

臣謹護視之及悼恭堯後內廷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三近臣
嘗請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裏使外庭曉然知之
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而大李士時又嘗托太監黃賜
具達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朋取入宮今矣金枝玉葉何謙而
諱又有太監張敏厚結賞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
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亦擇吉日詣
入宮時乙未年正月也即於十九日下勅定名從紀氏處西
內承奉宮禮教視貴妃中外臣僚喜俱交并後紀妃有病黃
賜張敏將使院室治中吳衛往治萬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
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診視至六日二十八日卒是
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至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王端毅公初出為揚州守實能盡心民事而性伉直不能俯
仰人上官過揚者故事太守皆出迎雖舟次邊及道左即跪
伏盡禮惟謹若是即上官翕然稱聖其遠轉亦甚速公不能
然故一時上官皆諂傷之雖王公度為操江都御史號為賢
者當時亦不滿之後公頻聞乃按故事行一時上司又為以
賢大為延譽人以問公公曰王恕只是當時王恕但王恕迹
日多一跪耳公嘗以為言擄於後堂誰知人事即為公事

自謂已心愜當時心愜當時風俗已若此今日則又甚矣
瓶兒王不知何許人嘗假宿於武昌王指揮家天曉則就室
中宿稍涼令則移就簷下冬至時曉卧風雪中其卧處周
遭皆無雪每旦携一瓶酒于市此曉則取酒竟飲或以其
餘傾於印屏呂真人畫像口中至竟瓶中酒不見有沾濕人
皆異之因號瓶兒王再於觀音若下投水洗浴起復下者凡
二十四次遂生趣遣言令焚其屍將就大視其髮頂中有黃
帝書偈語云赤膊吳肉團奔波數十年一朝心放下吾命豈
由天了了了真箇了了粉碎塵空白雲逢鳥五十餘年辭
世閉關開天地呵呵一場大笑今日忽然歸去後有人自
他處來者云於是日見瓶兒王寄聲王指揮人信始其為屍
解云王指揮乃是漢陽朱家子而道長之母舅子恒話此事
甚悉其事亦在成化初年朱之母猶親見之
中官汪直在成化間每成旨伺察人罪即報以付撒朝神
帝端自防一日欽天監適過象驚遂引馬避入監內時童宗
伯志昂方以太常少卿掌監事見直進門以為執已也足不
能舉久之神色猶未定動初任給事嘗以言得罪乃若此
豈血氣既衰志不復給時耶其年七十方得一子僅周歲以

痘瘡无目謂此驚痘也行當優勉留於家凡數月至暑天吳
腐方逃出埋焉

永年雜記

吳甘泉長洲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
數其李王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日時日占之吉凶成敗之理
具有左驗時都御史俞公諒撫吳都標報者日至公以爲憂
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推數之曰賊少未未入城而敗計
其時盆中秋節也已而果然余特舉山妻娶事而甘泉適至
誠以翌日陰晴卜之甘泉曰自午而來前半陰晚乃雨至期
卒如所料所著數書十卷時人稱之曰甘泉先生

尹遂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翩然而行見者以
其童顏鵲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答或以年問則曰
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
之一日召見亦然然不答惟曰吾床人於今何舉遁去近有
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

以上筆野卷開

莆田楊王公謨爲吏部郎以公正見知於家宰王公朝嘗語
人曰昔揚囊以却金名世吾竊憾焉夫舉茂才而得懷金之
人其知或有未盡也卻金而存四之知畏其廉或有未成
也

成化丁亥冬

上命製明年元宵煙火花燈令翰林各賦詩爲上元賞翫之
具帖面各貼詩聲題目命依式擬進時翰林編修黃公仲昭
章公懋檢討在公最不應制內閣賢急三公上培養

聖德疏言頌劉切忤 旨黃謫知湘潭章知臨戎在判桂陽時
稱三君先是循譟羅公倫以論時宰起復被謫而三公結之
因名翰林四諫丙戌一榜可謂有人矣是時揭文懿公守陳
彭龍江公教俱在翰林先以病告他日汪仁峯偕以問莊公
公曰此正予等所不及也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
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樹葉落地則告汝失於是
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益重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
見人心有主則不動公在廣德嘗著桐山雜辨以息好鬼之
俗言彼不可縲舉云

泉州布衣陳公利夫真歲家始微賤父打銀常携公攻案於
人其人密爲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何執案而蒙賊之防乎
遂勸其父舍之其賣油者問其所得日日餘油二壺喜曰此
是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第章大悅明日又至聞

講弟子入則孝章益喜入請其師曰今日所講似勝於昨爲此言者何人也師曰昨日之言乃有子弟子也今日孔子之言師也公曰自是不言聖賢真學真可師法小人願從受學日以餘油三壺爲贄何如師曰諾後告曰吾本以賣油代吾父打銀之秦儋日食耳專一於學則累吾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賣師從之逾年學太進卒成名儒今理學諸臣錄其目按流俗厭末作之憂心而棄之至謂此也以上俱仰山錄莆田林見素先生成化間以部署言誕曉事誦姚安士林解之渡楊子江詩云親見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言雖忤九重意萬死猶存七尺身沙畔白鷗閑待我鏡中華髮若催人十年楊子江三渡此日何處更問津初貶時有園子主用李師中贈唐子方韵送之八千外里未爲遠三十名成始是難自信孤忠能報國誰憐亦可移山沙門有地黃金盡滿壑無由白骨塞槐錢布衣空引領九重何日詔君還胡散先生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胡先生教聲公若不聞鬼復曰紙有一封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亦不答後咲曰我嘗先生對之月明無伴路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蓋先生乃李君子鬼物非故爲押侮亦愛公警公之意

存乎其間云

以上中洲對錄

莆田愧齋陳公音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田耒者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至公腹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燕滯者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在常爲句云師翁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維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後召爲翰林學士同官授剌招飲明日公忘爲誰乘馬漫行一給事中誤席公曰招我者此也遂入帝頭之同官使人來逮夫人日此必胡撞不知投誰家笑汝認所乘馬可覓也使者踪跡見公公曰我誤我誤告以其故座客皆掩口李公文正嘗得良馬贈公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怪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文正笑曰馬以舍走爲良此固非良耶公唯上復繫而去其真率皆此類

柴平念齋程內翰楷初祭樟北上赴會試是夕夢人有攜扇面畫梅枝一念齋題云誰把枯根紙上栽瓊花錯落帶晴開天公預報春消息占斷江南第一魁覺而喜明年果中礼部第一官編修無嗣而卒人謂枯根之語意爲先識云

樂平彭懶貴福守泰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貴日吾寧
愛一言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富大造其子
爲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貴知之延司書者飲戲贈之詩曰落
陽城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
入尋常百姓家懶貴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
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
只交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過刘家又李家飛稅竟止

以上俱窮陰元記

樂平諱福字緩之舉進士守泰州爲人剛介自守以直道忤
於部使者而歸時高郵有故舊新登進士第者歸餽緩之
餽酌避之俛微而累遠不至緩之遺以詩云倘來名利若游
塵何似痴兒大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
多傳頌之

中洲野錄

家宰尹公旻司銓日閱士用晏以貢就教職公試之不許曰
子當出科第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使又有三舉子選除知
縣色不豫公曰莫以知縣爲小官且去做有二人皆不終其
職人稱公之識鑒

司札監秦大監爲子弟訪師得本人余沫切不就強而後可

謁秦上坐左右驚訝既出秦喜曰此人司札監太監也不怕
况怕我子弟耶及就整秦子弟皆襲錦衣職位者而余狀貌
鄙削煩褻易之既而有嬖者輒加疏責多不服余怒求去子
弟輩大懼跪番乃止秦聞之嘆曰我家子弟不是這箇先生
如何教得益加敬禮後余奉進士爲類官終不屈於人
金臺李縉御縉紳會考覈以浮淺由光祿少卿補忻州三阮
乙致仕有曰邵縣之職非循良愷弟者弗稱茲以浮淺淺露
之名而責其循良愷弟之政益亦難矣既得請以歸署縣云
五斗懶將雙膝屈三章已得一身閑

以上俱百司漫志

吳文定公諱縉表第時已有能詩名壬辰春予省墓湖南時未
始識也肅海鮑爲數一詩曰京華旅食度風霜天上空瞻白
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浸見文 神遊汗漫瀛州遠
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劉科陽子陞
絳日見考官彭教五爲誦此詩戲謂之曰場屋有此人不可
不收教五問其名曰予亦縉笑已而果得原博 一亦
奇事也原博之詩縉初深喜縉成一家與亨父易儀皆脫去
吳中縉尚天下重之

懷麓堂詩話

陳師召先生聞人呼鼻爲哉準髮須爲嘴抽一日候朝大寒

以手擁鼻曰今日哉準不耐酸痛數日將其髮曰今日甯抽
盡為風折西涯笑曰天公敵我準風高折甯抽其切對也

南京吏部考熟諸司刑部職郎中時陳番劉公為太宰人問
劉何以得其情而熟之黃譙王顧左右而言他謂王考功顧
驗封為劉所聽信其善滑稽如此

以上各場清談

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日甯間矢至空以遁一勇健壯
夫夜操安坐其室寂若無人靜以伺之甯潛視其室入戶
壯夫從旁繫殺之至明舉數賊首歸

遼陽東山虜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出在者惟三四婦人焉

耳虜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
引繩一婦安矢於繩自憲綱而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
乃聲詭呼曰取箭來自棚上以麻指一束擲於地作矢聲賊
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懷寧伯富父而時遣人呼王馬陳曾許等五六千百戶語之
日連日而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往某處治其水
口慎哉 朝廷疆界拖某地方累及汝等往治教日畢功歸
乃設酒進之曰朝廷疆施某地方累及汝等飯畢遣之後來
將官慮及邊事既少以禮接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

告之則拒而不信之矣或信之反輕其為失威嚴也

成化丁亥李公漢章以戶部主事差守京城門與奉御御
史同往時奉御正生御史主事則左右側坐公更為一列奉
御不然不然固欲如舊且以不知禮於公公曰汝若太少監
可如舊今既奉御一列是禮也奉御忿然曰吾當言于家公
曰吾獨不能言之朝耶奉御訖諸中賁之東權者以竊司徒
河澗馬公召公至部問公對之故司馬公曰汝胡不隨時猶是
秀才性氣觸忤致禍吾不與也公曰以戶部主事坐奉御之
側阿諛內臣良為戶部之辱故不敢從倘由是得禍甘心受
之敢為堂尊累耶馬公知不可奪曰任汝為之自是公不在
奉御輒下其坐於側公至即命升馬奉御至見公在坐不下
馬而去公曰汝自便吾代勞也終不為少屈比卒事竟不能
禍

以上醫閭漫記

成化七年悼恭太子薨

憲宗正念不已昭得妃萬氏哀慟成疾左右或言李孜省之術
能致其鬼如漢李少君者貴妃以聞

上許之召孜省入見 上問以能致太子一見吾且尊爾官
孜省頓首曰非且能之亦能致太子與人交言彼少君區

區不足數也。上其所需，致省請擇靜室潔齋為壇，壇下列名香，香用素事太子老官人十餘人，至七日夜可降，然不可辨法以驚神理。

上悉如其言，致省登壇，握訣正步為法。既三日，聞甲馬聲，天神自空而降，至壇前，語宮人曰：「吾功曹也。太子以第七日亥時降，吾為先通，慎勿穢雜。」言訖，憑虛而去。及期，聞天樂，冷然布玉女清童，玄鶴紫鸞，繽紛交舞。旌幢下有童子，衣絳綃冠，珠冠束鶴，而上致省先進拜。畢，召宮人升壇視之，真太子也。嬪御俯伏壇下，太子呼之曰：「我上帝玉童也，以過誤謫人間。」

七周歲，今省限滿，使還天宮，其樂不可言述。人間異腐汚我所耽，母何用哭為？言已，左右促行，旋使踰鶴節，去有頃，不見。妃乃衣止，親出金帛以酬之，授官欽天監，累加通政使。

上嘗問女術，能致神仙乎？致省曰：「豈特可見，臣將使奏樂殿下。」上命召之，致省設法，果有八仙各執樂器，自空中而下，羽衣蹁跹，往來於香烟燭影之下。致省命奏雲和之曲，諸仙俯首聽命。隱隱若聞金石之音，奏畢，稽首騰雲空而去。

上大神之既而，真人張其朝。上嘗以召仙狀，真人來觀致省，承命再召八仙，甫出，真人握劍叱之，化為絨人，隨風飛散。

致省伏地請罪，真人奏致省惑亂天聽，當誅。上笑曰：「能欺人主，其術亦不淺矣。」寵待如故。後

孝宗皇帝即位，致省伏誅。

成化中，真人張家，居忽一道人自空而降，曰：「吾天府葛仙翁也。奉帝命，求有道者觀子清修，故特將雲鶴甫降，可能同昇乎？」真人疑之，延坐，忽飛去。明旦復至，太息言曰：「仙家難過，以公之才而不我信，命也。真人乃厚加款敬，問有何能，曰：『無所不能。』出丹壺，求隨手成，繁金飛符，召將立現于庭，剪紙為禽獸，飛舞與真者無異。兵人益敬事之，乃出白金數百兩，令治為黃物，又出金銀器為宴，聆其談，洞曉玄機，雖伯陽子訓不過是也。居數日，席卷所有飛去。莫知所之，真人慚念曰：『吾為天下道師，而受妖人欺罔，胡顏世間。』即設壇，召將問之云：「此人得奇術，日飛萬里，今在湖廣之某山，當為吾師致之物，可得人不可殺也。」尅期而去。至日見神將，侍道人至，前失物，隨擲於地。真人以木籠盛之，持詣獻于朝。一夕復失所在。親文靖公訓導，幸亭素忠，徹至，即知府而下，志延問，休飲皆未有答。直下堂，握公手曰：「此二品貴人也。」壽登一百公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九。公在掌亭一生，戮取公。

衣冠者之一士云寧服此旦官服耶公聞之不忍及公為冢
率而二生皆充吏當役公退猶待以弟子礼其雅厚至此公
之將卒也其子奔告異事昨夕儻人王文正家有石墮自天
公吟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透上天歛肱而逝

都御史王公竑董漕淮安吾蘇命老傳檄公問老人年幾何
老人荅云四十七公曰我亦四十七已見二毛何也老人曰
相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日公繫節嘆曰名言也信口下
多才為之感泣未幾公致仕不允又未濟有潘老人者與

太祖論向背二字稱 旨官之不受亦此老人流歎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政通明精感天地者未嘗
不太息欽想以為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慈谿張公而便見
之公諱昂字仲明都御史督之子也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
縣初縣有賣薪者

嗜食鮮得薪直以其半市鮮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來
乘飢恣啖少時腰痛而死鄰保疑妻殺之執送官拷訊無他
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曰晝登堂忽都門外有
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覺也行及案前揖公疑之
坐乃曰公母懼吾非人實邑中某鄉之主神也鄉有冤獄未

白知公精明果斷與神明通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
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鮮毒而姐非婦罪也公
欲驗之但置鮮水瓮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之
以突他因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召圖境
漁者命捕得數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七設金於
堂召此婦面烹之出死因於庭與食終下咽便摧腹痛俄仆
地死公謂曰汝兒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
正所見也又甲嫁女於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
謂甲欺已訴於縣甲又以成其女互相爭執前令逮媒從諸

人鞠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
勘田均稅出郊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其
下不堪木麥公欲伐之以廣田從者咸諫以為此樹乃神所
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明府不可易視也公不聽文
隣邑約共伐之其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阻而公
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
者二人拜謁道左曰吾等樹神也棲息于此有年矣幸公垂
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俱欲止公乃
手自斧之以為倡凡三日方斷其樹樹顛有巨果果中有三

婦人墮地冥然欲絕命左右扼而灌之以湯良姑蘇問何以
在是婦曰昔年為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以三少年歡宴所
食皆美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
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
中一人正甲所女自言其在與中為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
其不修公辭數處而所墜地復為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
境內者無遺獨鄉落之祠民秘之或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
夢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召鄉民責令倒好只是大膽或以
賀正旦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笑時有曹生者為寫其容遂

隱宋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
有感如若教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之死而靡惑
越四年曹石以不軌敗上謂李士李賢曰何岳正固言之
賢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命釋為民

慮廟嗣位有御史楊瑄亦以劾京謫戍廣西臺請役二人官以
勵忠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奉
修先朝實錄李賢欲薦為南京祭酒正不應有忌之者偽為
正劾賢疏革會廷為為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
寧負才氣亦被諸皆補外正得知與化府時論諱然不平成

化已丑入覲引疾致仕

成化中太監汪直新坐西廠之威擬至算內外官卧不帖席高
文毅公疏直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志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文毅
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叔問渠敢抄劄三品以上
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賊數人
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大臣渠敢擅自叔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換易此人不熟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
退即日撤去西廠

華亭夏寅正夫由進士仕至山東布政前在江西提李以崇
實學黜浮華為本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謂也此生
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
憮然避席曰名言也

高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成化間任金都御史乞歸終養築
蜚閣亭徜徉其中起捕闖賊承詔出單閑亭詩有四壁蕭然
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云歸去來兮歸
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儒莫浪猜
又書一對句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晚號五

宜居士初歸號三宜謂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
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朝廷有事宜再起功成疾作宜
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綏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
欲退事傳所稱載呼鳴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
出不循物而退不為矯情蓋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則
其才卓犖有治功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
揆厥終始雖稱國之大臣可也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幣商販技藝華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
第率資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手丞

即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而出於尋
方之門者居多一日內宴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報解黃
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
了船縫免濕耗朝廷糧米答曰若要塞船縫須是無粮方好
天顏為之少霽

以上俱是休堂謄錄

憲宗初即位時南京刑部給事中王淵等上言五事其一曰覽
史書其二曰聞言路其三曰重大臣其四曰選良將其五曰
保全內臣其疏傳布四方故不復錄淵字志熙紹興山陰人
後復與同官王徵等疏論太監牛玉因極言內臣與政之害

謫四川茂州判官

成化間無錫楊璿巡撫荆襄恐流民為變已因為危言以動
朝廷詔遣大臣往察其變自巡按御史及藩臬守巡官皆附
璿議遂遷發諸流民還其故土流民居楚地已生子及孫矣
官司迫遣上道時夏月酷熱民皆聚於舟中不能脫處氣相
蒸鬱時疫癘大作死者不可勝紀棄屍水道塞礙舟楫哀號之
聲動天地時有作大明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
曰此亦墮淚碑問其故曰羊祐以善政及民而民為之泣今
以聖政毒民亦為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其後楊璿
隆馬得疾死御史薛承學病疽死守巡官以下一時死者數人
論者謂天實誅之也

安成彭公韶巡撫南畿時命蘇即立周夏二尚書祠於胥門
之西岸歲祀之周則文襄忱夏則忠靖公祭告後有人題詩
於胥口之伍相廟云周况曾蜀百萬担二人遺愛在三吳鄉
人近日祠馮道為問將軍合義無蓋指忠靖也

忠靖先世是文廟故有馮道之目

殊不知三吳咸額之議實由忠靖發端周况二公特收其成
功耳以此而血食於吳土固宜不暇論其他也吾蘇陸全卿
為御史時嘗親見戶部舊牘中咸粮額事因是知此本於忠

詩云

憲廟時德王之德欲迎養母妃疏請於上詔報曰汝母即朕母朕養即汝養汝以一國養孰若朕以天下養王遂不敢復請一時中外傳誦無不稱嘆蓋敦言之間上不違祖宗家法中不失天子之學下不傷兄弟之情而其辭溫厚簡當得

上言之跡可以為萬世法矣

成化間年俸為江西按使夜夢在舟中有虎身被三矢登舟而咆哮噩而寤意殊不樂明日以告僚佐有胡金事者頗鯁明知年之行事多躁急乃曰公治獄得無有冤乎年然曰

吾有冤欲汝何不糾之胡唯唯而退既而聞年嘗斷吉安人妻殺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一庠士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同學友周虎虎家亦富嘗聞其女美而欲求婚後士親迎時虎與偕行誘謂之伴即途中貧士遇盜殺死從行者驚散貧士之父疑女家疾其貧而殺之冀欲他適也遂訟于年年乘不察因按女有奸而謀殺其夫蓋惡其家之不義故援以汚名耳胡移文逮貧士之父問之具得其稟末但問女以何人奸則不得其姓名使媼驗其女又處子乃謂貧士之父曰爾子與誰交最密曰惟周虎耳胡沉

思曰虎帶三天而登舟非周虎乎年之夢是矣越數日移檄下吉安取高材生脩郡志而周虎之名在焉墜溺之酒半獨召虎於後室屏去左右引其手嘆而謂曰年公廉知若事欲寔若于極典吾憐若才且勸年公以獄既成不容反異若當吐實勿欺吾則相救耳虎醋愕戰慄既即跪悉陳之胡錄其詞潛令人禽其同謀者具獄以白年年即日欲杖殺虎胡止之曰須衆証以出其女然後殺之未晚也不然恐有異詞年愧謝從之一郡稱胡為神明焉故事每秋後於闕不錄囚公卿咸在一歲訊及一劫盜盜抗聲曰若輩何必問吾吾為

中鄭廣詩相類

會故行益耳若輩位高祿厚非貧也爾不貪贖貨賄較諸白晝劫奪者為甚尚不知愧乎諸公無以應事在成化間時新昌俞公欽為礼部侍郎在列嘗為人言之此頗與岳氏程史揚公維宗山西陽城人成化間守嘉興糾正不阿愛民如子自蒞政不取夏稅歲以郡之餘米補其數後有惡司官王齊者嫉公名出已右知其餘用米補夏稅也欲据拾以為過持聞于朝命吏取公補稅舊牘閱之方展視間牘忽翻而起漸升於空有群鳥爭噪而攫之隨風破裂飄散無遺見者

無不稱異其事遂廢嗚呼術餘之財而寬民力齋以尅技之心而擠正人天道昭灼如此彼欲違天害人者可以知警矣尚書童公饒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時家人衣食或不給惟三原王公饒以累及白金或不受昆陵王尚書與知其介不敢致餽值有持禮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余令人筆汝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實對遂却而不納其介如此雖若過中亦當世之所難也

以上俱淮陽亭筆記

成化 年五月初七罷西廠初 上使御馬監太監汪直

即西廠審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之事以伺察為事而百力帛夾為直鷹犬逮人四出所得賊吏三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官無事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常英失敬遂為英鞭撻不可左都御史李實迎候風旨惟恐或後復與英結為父子恬不為恥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恐至內官黃賜等亦受窘迫賜等摘內閣商輅等及六書同日奏直年幼不識時務常英奸惡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即日令革去西廠官校各回原衛着從汪直入內十二日着黃賜過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調尚寶卿朱輝為四川

某府同知汪景昂等四人為禮部郎中守官商輅等亦罷病逸湧記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明之二日也旦時微風後漸大至長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滿東雋其色正黃視街渠如染土沾人手面洒如溫少傾天地晦冥微覓臆臆間紅血仰視雲天爆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灯不可辨而絕色漸黑至午未時倏黃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顧慘怛時方閔雨百計求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上以帚輕掃拂之教如塵積地皆黃色至暮益甚時或紅色黑蓋不知其為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始霽民慶大悅湯徹續為參將守邊一日登城西望曰白沙黃草漫吾膝血乃委此地耶從者聞之何出不祥語徹續曰吾既受節守邊天豈可偷生已而胡人有牧馬城下者徹續怒即勒兵赴之既持戟而胡大至同事無肯救者遇

朝廷贈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輒發憤不謂之奇男子耶

以上俱應蜀瑣談

慶文字同仁歷城人正統間鄉貢第一登進士授翰林庶吉

士改刑科給事中遷通政司左叅議屢陞吏部尚書有知之
鑒所選吏皆稱職京師謠曰公道不如王恕選法不如尹旻
卒贈太保謚恭簡然近世稱尹公選法公正無私其子內翰
龍以同年進士御史張集為腹心私受賄賂開局鬻官知其
父不受囑鼻以詭動與張夜飲偵知父潛聽牖外張即狎謂
曰某人才某人賢可達尊公超推之龍則應曰家君不受情
某雖父子間言亦不納祇疑為私耳相與齟齬文以論不數
日即擢用由是襲以為常苞苴肆行而莫實不知也龍又以
微貲強買鄉鄰田宅人甚怨之愈後病始封一畝授家人囑

曰吾倘不起如公過家則出呈之否則不須上也及龍卒其
慟卒甚家人以匪進聞視則皆私賄帖日并買田契券閱畢
怒曰且其死矣遂以所奪田宅給還故主而公之心事始白
龍寡父受賕玷本無足道恐傷親心而甘暴已惡滅哀思則
孝愛一念不容泯也

周木字近仁矯激沽名南京時一日召整容人梳沐忽聞鳴
騶過門外詢之僕從以冢宰尹公對木乃肅容拱立日尹老
先生當世正人可不敬乎僕去遠始還坐後尹公偶召整容
者梳沐詢之曰爾細民言無所私今朝士中果孰為賢抑其

似木對公寃其實乃證以前且曰當今敬大人者終見此人
尹公以木暗地不苟心賢之及轉吏部遂加超擢而不知木
實有意也

成化中欽僧繼曉以房中術得幸出入禁闥久時上幸禹
妃試其術神驗由此益有寵賜予無算上嘗以手撫其
肩曉即縞御手於衣袷間見客止用一手為礼云最後進
藥藥發不可制遂至太漸孝廟即位以言官論譴成杖死
詔獄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上干進既而
位高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

太宰歷成尹公不右江西人物乃謀計極力擠罷而用豐城
李裕代之及薦恭和尹直入閣內起求新劉敷長憲堂擢高
安黃景貳礼部四人皆當世歷稱無廉恥者而新建謝一夔
安成劉宣俱不保脩節亦附麗變進工部尚書宣召亞吏部
物議喧然不平獨美疇江何公喬新即行之介持末幾一變
先卒孜省旋亦誅死直等相繼見免公論始明

三原王公恕初為大理寺副偶審錄有犯婦過庭公視之謂當
生貴子既盡法使人尾之詢知其尚未有夫遂納之生子某
名位與公時蓋公善相之術也余官棘署僚吏流傳其事若

此云以上俱月山教譚

九朝談纂

孝宗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昇奏令南京科道點開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昂給事中周鑑既往點亡五者十之三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撓拾捲飭朝走命二人回詔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上京首領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白鳥成

群首尾相銜後半首山迤邐後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開

人馬百萬自下而入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基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淮水又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

問老保定劉公晏為臺諫所論而

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焉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我朝君臣隔絕是以

憲廟口吃之故至

李宗末年有意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西涯東陽載在燕對錄
北來南劉聞之蕭少卿九成詔言一日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章殿嘗見臣殿前撞見吏部尚書王云翔問對
畢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
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 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
好好向見遂苞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缺總兵官會

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為得人 召問王公如何王公以為

不可用 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爾以

為不好何也公王叩頭曰吳瑾是色日人其肅地近西域多

回回雜處豈不笑我中國之人 英廟即撫掌曰還是老

王有見識即命有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孝廟有意修復真 聖政也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為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夏嘗

孝宗之朝最為得君公亦以天下為任議汰冗食凡軍職皆以

軍功為準通查裁革既得 旨行之而一時侍衛將軍力主之

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該司失於照詳類行報罷時關
時駙馬都尉樊觀管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為言此輩不宜裁

革東山梁拒之觀積不平適當 駕坐殿觀立午門外語人曰爾

輩不用了昨已奉 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敬之也衆人遂

散去 孝宗上殿平昔執爪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寂恐恐

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既退遂宣樊駙馬面光觀奏昨兵部

已行裁革去矣 孝宗大聲曰劉大夏敢如此 王色不怡復

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悉罷

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公忠與 孝廟之有為事機失矣至

於此信乎臣不忠則失身殊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

諺云偉門如此穴鼠言可以論大 以上俱錄山餘話

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今京師既定 燕則恒山不

當為山嶽而醫巫閭之為鎮亦不在北宜下礼部議擬改易

尚書耿肱欲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嘗考定

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范之非是議畧曰軒轅居上谷在山之

西辟居之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啟微也

平江伯陳睿好飲涼酒京師童謠曰平江不飲熱酒怕大腮

弘治庚申北虜犯邊其大酋號長偉亦頗驍勇善戰其勢

頗張 孝廟遣平江禦之臨軒掛印平江畏怯夫猶跌而失印孝廟不樂後竟以逗留削爵家居未幾卒

金臺原聞

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為吏書鈞州馬公為吏書周朝王公長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馬公於弘治中以少師兼太子太師為吏書毋對予言及王公不官不姓不籍但曰老天官前輩之謙已敬德如此

昔在京師得大學士瓊山公濬所進大學行長補觀之適一客至日觀此見其大病與否予以未悉對則曰此書於事理治具無所不該獨於宦官通不及一言蓋不逮源流至論遠矣

豈止落第二義哉後悉觀之信然則各猶未究其立意之悉也蓋直西山所行有本也本正則凡措諸天下國家之事凡常變遠適大小猶粗皆不待言而甚多亦非言之所能盡也乃欲列目開條以盡之其事殆未可必盡而已拘隘失前賢之本意矣後首論聖神功化之極為補前書自以為備殊不思見道造理之言雖異然見道者未必全背於道也觀丘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思礙元稹而浮浪鄙褻尤倍于鍾所撰五倫記雖法高明而譁浪戲味尤甚高明乃以此論聖神功化之極不幾於鳩聚譁擾乎合論之不過欲人知其學博而幸耳

其名傳非真以道見於著作者也所以其書必敘建必揣近海之喜期朝廷刻之故不敢論及宦官也

邵東南七十里曰施甸長官司者舊廣夷州也也有名鐵毛嘴者有符井深窅莫測見者毛聳弘治戊午冬有莊指揮逐捕賊一鵲搏見莊入井鵲隨入莊命左右尾之至井鵲復騰起而聞井中噦噦有聲衆疑為鬼也則德七如人以白莊莊引絕下曳之則一婦人適體衣爛風皆碎而氣息僅存徐伺以爵飲逾日始能言曰奴姓張內大理人也從夫楊拱貨易於施甸夫姦奴母情好甚篤因約以爭婦至此則束縛手足共推入井中尋下矢石如雨賴蔽于崖得不死徐則所束縛繩索漸斷見井有掬水因取飲之今四十二日矣既出髮盡脫不存時西安謝御史朝宣道按求昌莊以告謝謝謂姦奴母事大不理命莊杖其夫而婦張氏於父母世謂婦人假水可七日不死此婦飲水四十二者不死世謂古井中氣殺人此婦救之莫測之有井而不能救豈天固祐之與世嘗疑孟子氣與醫史井下土實井而不及舜之事觀此下石如雨而不能中一婦人况大聖人乎然拱姦奴母而殺無罪之妻天之所以彰於報者昭著如此而謝以為巡按領以事

大不理何不畏天之甚在指揮言之甚悉故志之郡人亦有
為傳者

水東日記載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謂前元有此號建文
中亦有此御號當徽去夫仍前元之號者如思業宴如各藩
稱省之類不美又建文^宗宗有此號何其過耶以業之在之賢
去建文已久而言猶若是則又無怪卷忠定建言當時也同
年楊主事循吉既致仕嘗遣子泰復建文帝號當時
孝廟亦不乏罪則 聖德明睿廣大與業之見天淵矣然觀業
載大監沐之事又與此異無乃一時未之思耶

華容劉東山公為兵書時極意薦才於是群起競進時張
絲為稽勳員外郎欲求越次之與又值比虜久節張其遂以
談兵動劉劉極推許間以語志淳因素知絲之大致陰無與
術貪財好色好亂而談兵亦妄也頗謂不然劉還曰吾無才而
居此故急於取才耳對以乾才之中須少有行檢者通無行恐
才不可獨任劉不懌後意以僉都御史薦時必陽推公芳為
吏書而吳郡王公泰為吏侍重寶許公進初為兵書集
亦才絲而王許固不可乃止而絲怨乎持甚及絲再附劉瑾
起為文選郎中無何陞僉都御史即轉吏侍子遂有舅

却之行後絲伏誅語又不置予君子之難於知人小人之深於
執怨言之不可不物三事皆為賊也

莆田彭公韶為吏侍時不見其咲容殆可此宋包遷刑
書遂奏減百官紫紵皂隸之半朝士為之譴以爲今倖
吏校前代以簿所仰給者在此而款遞減其何以養廉事下兵部
馬公奏不可減遂如舊僉謂彭公書老不識既當方殺句詢其由
蓋欲論內官三事故言此以示無偏曾不知即此而并其素望亦損
不特據其論內臣之義意也大臣行其所無事不當吝心如此

弘治四年禮部尚書耿公格侍郎倪公岳周公經皆送錦衣
衛鎮撫司去衣管二十而倪體肥碩去衣之時尤曾多日後耿倪二
公皆為吏書卒官周為戶書去位一特有識謂三公當時望然
位通不及十年^熟若不欲後從容以疾求去為優也此所謂裸刑範首
與者

弘治中一給事中上疏為急教社稷事其言曰見今地廣欽差社
稷甚危宜急招人納粟以救社稷後值^{嘉泰}嘉泰又一給事中上疏言
外官多賄賂大臣給主顧以庇之請朝親到官令釋事衙門遣官
校於門外持盤盤其行客孫九峯以疏予予予是以是為吏部之所考
選者今復何言孫後選科道稍不專於簡胖長是訪其交行得

人願精孫出則仍舊矣曰此有 英廟旨時政易之由是以靜
長爲主亦可論爲名矣故有誰曰選科全不在文章但要全得
翦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穿得硬幫然豈止衣裳哉穿
靴靴以示於內外勢權以交薦殆不可勝記矣予承乏文選適將
考選科道因欲法孫意又以舉業論不足見人識見文學乃以
前代諫疏命題先考校官之備選者凡三十餘人無知諫疏者
衆爲一閱以爲異遂通仍舊而公論猶爲法孫之稍訪其行爲
是會掌銓者不知文學而到後自用遂假不拘形體而惟私惟
利惟請托是主既不訪行又不主翦胖長又不著論優劣見聞
下閣老焦公芳王公穀皆大驚駭夫以人物選固是矣於人物
而通不計其學與行已非况通不計人物乎又以舉業論定之
已失其所謂學矣而并此又不論一惟私意人情是差如是而望
言官通達國體公於是非在足以後之筆端傳之後世以
感動 朝廷其可得乎且予急救社稷則請招納粟求清
照陟則請釋官行李也主淳以爲皆吏部之所考選亦或近
未之說而自愧思言則多矣

閩老西涯李公子兆先類敏有異財而不事舉業且日狎遊
於巷曲公知之書于書屋之壁言今日街明日西街科場

近丁秀才兆才兆先見而別題于下曰今日黑風明日黃風調
和鼎彝相公相公蓋時適有多風之故也一時喧傳都下至內寺
俗夫亦能道之兆先不久遂卒公竟無子以姪嗣

華春王戶侍儼在部時值考察京官而吏部與都察院皆慮
致怨則決於其長時戶書正缺王慨然任之獨戶部所黜屬官
最多竟亦無怨之者可謂到明後王兩被劾於言官人疑其
爲此王曰不然茲有由吾巡撫河南藩司以修黃河歲用之
夫銀請回夫當分送某內官某閹老某尚書侍即吾兄之仍
舊而已布政司某初亦不計復有某尚書初罷官家居也其賈

皆緣言此路所以每劾不已詞氣和平殊可敬也

伍家舊屬水知其閹徒亦司姓初木邦宣慰軍機後棄軍
弄吏司歪因猛密有實并故使守之僕死子落云落孫爲
宣慰密酒好殺暴卒夫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侵占木邦也南
寧伯毛勝既以贈創始鎮守遂大誘取猛密寶石俾自賣受
是勢先張至成化十年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日遣人誣之以取
寶石其勢始熾至成化庚子太監王舉索寶石不獲疏其狡木
之罪証之暴卒夫惟有江西人周貴五教之曰今萬閣老名爲
要錢人當權且新結昭德宮與萬皇親家最盛看遣人責重

實後之不止不征更可開衙門討官矣於是遣人多費金幣往見馬萬遂許之召職方劉即中大夏咬遷俾往官司柄劉不從遂舉丁憂都御史程宗任之時雲南巡撫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今萬公甚囑汝敢忤之憂遷不知所為遂卒程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時成化十八年壬寅冬也適景罕美遣使為使備悉萬意矣及宗往見猛密至摘宴之不邦使皆辱之莫罕美出迎不思景罕美以是益怒已傲不出且索見款坐講宗亦許之而鎮守藩臬多不款其景罕美不至宗遂自往過南牙山就見之既坐則曰我猛密之本邦初如於小象在大象腹中今小象長成於大象矣可使復納於舊腹乎宗遂盡以所奪本邦地界之為駭駭司而本邦所有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由是孟養諸蠻大失望宗即為孟養撫騎者會緩日甚甚尋陞刑侍轉刑書而景罕美遂盡取本邦之地罕美奔猛密不如一村孟養不平遣大陶往備索提兵衛之僅得命矣適

孝廟更化萬點程嶠而復值林憲副俊方大恭守往猛密猶以緬書來知前驛驚挾扶其二使猛密俱始得故地界不邦又必款進貢由本邦方遠雖不果然以時政清明又林方秉止未邦始有款計四而足以自立矣當林杖猛密之使危之巡撫王都御史詔自頃求求

昌以象防變聞遂憐服王甚嘉林後罕美死于烈遂與猛密為世讎而日交矣焉其心只死成化之屈遂忘弘治之再生其命而在上意無知之者夫猛密之失萌於毛勝盛於錢能舉而成功於萬程終始使毋無以善其後如此不識史書其事可能不否故書子目繁且聞者于此然亦撮其槩而能盡其詳也

吳成西四十里其地山巒疊障中有一鍛煨山弘治乙卯春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為見肆聲曰山走矣老稚莫不哄然此山隨聲而止漫從山下視之已懸舊址數畝矣次歲丙辰玉峯朱毅誠以狀元及第方言石移出狀元已驗之矣

邦論西安府華州人弘治中會試道途除夕論黨沐偉天曰滋赴春闈未卜府建誠祈夜夢若何既而歌枕間夢身不獲乘一胡盧此至京登錢福狀元榜進士前者胡雁後日盧翎驗之得非胡盧之中乎

河南馬中錫少與同學生齊名文體書法俱不相下但馬對策亦嘗失記甚患之弘治中二人同應鄉舉作館一歲中馬謂前場雖捷而後場不繼望亦隨奈矣至揭曉馬舉第一馬錄墨卷字蹟雖同而五策定他友所作蓋臨場暗書中誤持其卷耳

都玄敬穆初任南京武庫司主政啓主得二甕千餘金皆以爲天資意其所必得都諭衆曰吾聞非其有而取之者殃必及身與其得金而致禍孰若棄金而就安哉即上疏降

旨隨武庫公署京師嘆服以此清譽益彰以上俱西華野記

京師東廠者掌巡邏之也弘治癸丑五月忽風大作地陷約深二三丈許廣亦如之明時坊白晝間二人入巡警者疑之推戶入視但見於二領委壁下衣各有一積血而不見其人六月日通州東門衆訛言寇至男婦奔走入城後步水漆多溺死者吏書王公恕平生耿介有執頗負時望然性偏狹無休有容

氣象士大夫以此厭之其在南京參贊機務時與吏書王璵相厚爲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刻板印行大醫院判劉文泰與公有怨奏其變亂選法數事且言其作傳刻板皆諷爲之彰一己之善顯

上不罪恕特以其實直沽名令燒毀校籍而已公遂乞致仕去予始聞之竊意公端人也使其諷人爲此是與王莽何異不之信近得印本觀之其間指斥

朝廷失處同人所共聞而刻板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亦未可知但傳中於其所奏事皆云不服是皆留中不出笑而奏詞非

語歷歷備其非其親授之筆則傳者何從而得之如是之詳况刻板印行公未必不知不復爲禁之是不能不來謗口之使也意好名之心亦與求全之致斯近以老成得此不亦深可惜哉

胡端敏公世寧少家貧然義舉獨取弘治士子以書經中浙江鄉試第二入時中式舉人巡按御史徽府縣人給關門冬路費銀百兩而巡視彭侍郎以歲歉減其半他人皆取盈巡按所足數公獨辭豐詭約受其半而已人以是知公之不久後卒以忠廉大用云

張東白先生元稹弘治末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李士侍經筵日講并侍 東宮講讀臣竊觀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孝

孝廟欣然嘉納密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先是漳州陳布衣先生真晟以明道任嘗詣闕上正孝案案要不勝開臨川吳聘君與錫名欲質之道經南昌佳見東白布衣宿扣其學之所待大加稱許曰移牧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矣許二十章盧魯齊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而亦必不見也布衣遂歸然東白此言真有所見學者續四子之書

苟能辨之則東白之言焉不誣夫

弘治初浙江巡按御史暢亨劾鎮守內臣張瑄不法事瑄亦誣亨以他事而其奏章則出於致仕御史蕭山何舜賓之手也後舜賓卒為本縣知縣鄒魯瑄死人皆寃之而不知何之得罪名教則死不足惜矣

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賊松文馬所誣

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整肅從者不少損官校以

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然憂証之者以此勝之及度嶺公乃謂按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繫請自繫官校雅敬公不肯繫公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言肯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且瞻且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

朝廷威故將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繫而去

弘治初大京兆于公景瞻自南都謝事歸地自號南湖歸叟雅好吟詠一日集其先太傅肅愍公之墓邀子師馬鶴窓先生偕往自湯金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公曰予不到西湖幾二十年

山川如故風景不殊予當賦詩吾為和之時九月中旬也鶴窓遂賦唐律云畫舫秋風湖山來水涵天碧淨無埃蘼鶴窓飛下千朵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窺鏡鏡花如仙子輕瑩臺風光堪賞還堪賦某亦江南度信哀公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水當為洗征埃縣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度開華表又添新塚墓粉牆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夫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流松而還翌鶴窓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泛湖雪村善召某仙術母吟咏有窘阻則叩仙續之仙策常携以隨鶴窓曰請召之有所叩策既動鶴窓問仙何名即書云有事但

問畢生鶴名窓曰有句云捧瑤勝南國佳人雙玉手又未有何仙成之即書云跌窰座西方大佛大全身鶴窓與雪村方驚愕某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為誰綠零食梨無主開郎去排雲斗閣闌妾今行雨在陽臺哀情訴與遠東鶴松指西陵正可表後書云錢塘蘇小小敬和窓先生時昔湖橋首唱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先生相顧若失搔歎久之曰小小貞才鬼助昨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小小貞才鬼助予抗事大夫多有能道其事者

弘治四年浙西民饑盡四五月間則霖潦妨種而六七月間又亢旱穀苗田禾無成故民皆艱食而有司莫肯以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杭鄒康諸公幹時年拾肆歲致仕家居一十三年矣上言於朝以為地方災傷乞差官體勘將有災傷之處該追稅糧為寬免

敬皇重其請而允之戶部尚書葉公等以為幹致仕已久方能重憂時歎思濟民艱忠愛之心老而彌篤宜加優待庶幾下足以彰老臣忠愛之篤上足以見

朝廷優老之心

上然之命浙江布政司官備絲帛羊酒以慰勞之

八十耆老一品官歸來清節堂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待茶君前下座唯鷗鷺恐疑威風起風雲長禮老龍燔三公事案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速看此秦左使汝寧強景明晟上三原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閏中盛傳朝議欲起端毅故景明以此規之端毅得詩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充實友也

已亥春詩話

蕪湖胡權字仲光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聞鴉詩曰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遙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

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 好景雨晴無補愧微臣
驟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雨物相為識已遂
然為戶部主事

河間為公中錫少與一同學主齊名文辭書法俱不相下而對策則大過之鄉識時適同學生之所親者謄錄乃以私計易其策卷時大學士劉公健為主考為馬卷之前後不稍疑而皆諸外簾反覆反覆詳閱不能辯而公意在斯坊乃按錄馬卷者其狀蓋其後筆稿後批其紙薄而合人不易見也因罪錄者而馬以是年舉第一公以是知公之名傳播天下馬仕至都御

史

按此與西樵野記不同亦好以備考

有仕宦以孫觀吳文定食之皆素物也文定偶過一御史求見其孫甚美問所自即觀吳者吳大笑曰乃知翰林榛不及科道榛也今猶傳焉

弘治乙丑大學士謝公木齊乞致仕薦吳文定公寬王文恪公登以代己言極懇至時怡讓之風感動中外

弘治甲子秋銓部例考京職給事中主事吳舜素刻薄泉不免先劾尚書馬文昇云縱子殺人罪方釋而常州之議已聞都御史戴珊云縱妻受財毀朱息而河間之事已露部臺

亦摘王蓋先段其凡奏勘未結而冒濫科第吳舜先段其伯奏勘未報而冒濫授官於是馬戴二公以大臣勉番而王吳以不~~可~~堪言路罷去兩疏引對甚切士林以爲話柄

少卿西涯李公東祀歸上東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之即用度如閘河然卽一分則一分之益廣儲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 人主之聰者

弘治乙未禮部會議以西涯李公登墩程公爲主考給事中筆秉劾程責題事搆大獄僅免於家未幾卒年被謫去

舉人徐經徐圭唐寅皆發吏李公獨得不坐後有人言賣題實出李公而獨劾程者章與程有私憾經與圭出李之門寅又與經最厚所以隱忍不發蓋李公陰相之以圖後也時令於上前引戲作賣雞翁詩一云素價千金一兩人欲買之旁一人曰何用此高價翁曰爾不知一隻大雞頭高尾又底江南有錢者賣去五更啼其人嘆曰爾說的也有理爾說的也有理

上爲動色 以上近奉聞錄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文華殿或賓座後平堂閣外有旣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憑任內閣學士吳公寬制倪公岳戴公瑄楊公守隨皆召自南都岳爲吏部尚書瑄爲右都御史守隨爲大理寺卿時戶部周公經禮部傳公翰兵部馬公文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鐸既而尚書許公進劉公大夏歸公文都御史史公珪張公敷華侍郎王公鏊相繼代任一時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殆盡

弘治間吳文定公寬以衆議

孝廟太皇太后拊廟禮未決特引姜瓖仲子二經爲證上因立廟不附此殆傳聞之訛其實事出

孝宗獨見初內閣聞命此驚服謝不敏上許考議以覆但疏爲文定公筆耳予特在祠部知甚悉

孝宗聖誕 武宗爲皇太子進鹿二頭爲壽奉養於乾清宮門外手諭光祿寺日給豆料升後鹿死後手諭日減 四升聖王儉約不遺細務如此

光祿寺凡供用內府醢茶果品供用簇釘僦工甚費厨役恒苦之

孝宗察知其狀命改爲散裝且曰奉夫格祖在誠孝不侈美也
自後率以爲例時予適在膳部員外郎

禮祭柱用上戊先朝偶以事遲至中戊遂因循之弘治間御
史四明金洪疏其事洪素刻薄至是尤極於肆將使禮官屈
意

上察知之視朝後召禮書張公昇於寶座後命止其揭帖陳所
由以進洪疏免覆明日詔復上戊若不與洪者中外稱快焉
弘治乙丑春朝運新成而紐忽絕奉大門寶座下階石忽自
裂衣五月

上崩崩之日大風折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者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爲文五十篇於奉天院中選
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爲文於閣
之後缺殆亦制科之意後諱其名廢不用

弘治丙辰科道官交章極言皇親壽寧侯太監木十廣事
朝廷震怒悉下錦衣衛獄僅存三數人署事而已竟老之翰
林楊公守陞以書辱諷屠太宰瀟乃協群臣力諍於是僅免
孝宗嘗罷朝宣都御中戴公珣於寶座後問近來御史在外多
生事害人珣對曰有之由吏部所選也上曰吏部選在一時爾

之教誨在於平日何得但言吏部即今宜察其甚者一二矣
來處治自能警百矣珣愧謝而退

孔廟去朝堂數里凡春秋祭皆在夜分時禮畢趨入朝稍綏
即誤弘治己未刑部主事陳鳳梧奏言是祭丙而非祭丁也
上然之命百官是日免朝著爲令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
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
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克者
上持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學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閣也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祖陵松百餘上遣禮侍王公率往鳳陽
祭告公陞辭俯伏三叩頭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
叩頭時朝行
蓋前此二事叩頭總一俯伏若作一
事也

孝宗甚愛沈度書法太監秦文得十文帖以進上悉取內府
所藏校之不能及也喜而納之明日召謂曰昨帖得非由
賣糖兒來乎蓋禁中言小兒賣糖買取其糖而并奪其糖文
頃首謝罪曰售直若干上乃以白玉環賜之

弘治庚申言官有劾尚書周公經者上召太宰屠公瀟問

之瀟對曰如臣者亦嘗不足於人累被所劾上遽斥曰朕問經汝何以及已耶瀟退不自安即告歸竟許之

孝節 吳后實有保抱之功年十餘歲

憲廟猶不知悼恭太子卒宦者張敏始言上即召見儀開器

語不几大喜送仁壽宮撫育孝廟登極甚德吳后幾欲復

之抑於仁壽一日皇城邏卒得吳氏姪所盜幽宮銀器上

親召問之曰娘娘所與自門隙中投出非盜也上見其貧

甚憐之復其官為錦衣百戶吳后賜加膳等於諸妃正德間

吳亮劉瑾欲焚之以滅迹執政曰吳嘗母儀天下若爾必大

駭物情乃以妃禮奠

藩府親臣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

書詹公瀾與大理小鄉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之事不當

居筆下乃出為參政遂條為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規初

掌禁兵為輔佐昌常有是耶

仁壽太后之喪予時在膳部奉檄治喪事

英廟山陵不與孝在合多有議者奪於仁壽意不行仁壽崩

上召內閣屏內臣密語以手畫圖示之必欲通墳中隔道合于

一旦曰此先帝意也可令禮部小日行之無所避已於是

孝在乃合 英廟玄宮焉

孝皇時嘗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均徭則例又擅接

施夫役召內閣曰陸偁為御史乃敢擅作均徭則例咸舊制

夫役劉公健對曰徭亦是御史所官上曰何不奏請對曰

多是革弊與均徭可罪之乎上曰已姑令回話縱不深罪

亦須薄懲今府縣往往違詔亂法更賦變徭刻為成書律行

於時漫無糾舉者幸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間老洛陽劉公健偕會典成

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為大學士

內閣吾縣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為禮書湯陰

表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

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寺京師為之語曰禮兵部尚

書一為黃老翰林十學士三是白丁朝紳一時盛傳蓋十學

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為庶吉士者至是

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嬖其所美兒入內俄以禁殿不得

出懼而投之酒甌為同輩所發上怒曰是兒妄罪立命斬

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上不聽命諸

璫盛服觀刑又一豎有寵舉膳時或令匍匐作犬飼以為笑
他日入光祿寺庖人誤汚其簪豎怒執之至死 上即收下
獄豎涕泣求哀 上太息曰法者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
以抵罪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侵貴戚貴
戚惡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耶中外受其必有深禍早朝
上忽問李夢陽事如何劉健疑 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
時政惟 陛下有罪以開言路 上作色曰夢陽為朝廷盡
言孰謂狂耶健出不意慚憾無地時中宮力請誅之

上曰此直臣也何可深罪止令罷養尋復數月

學士張元慎進所著大樞論 上真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
乃已 聖性好學如此時語侍臣云人於身心當自檢束已
不能檢而於服人其能乎

予在儀部得閱安南所進鄉試錄稱承宣使阮公正參議陶
正卿洪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管內士試之制分四場書四
書五經義二制詔表三詩賦四策列所取七人曰阮甘吳子
盈范頌黃論劉汝虞武敬武德清前叙海東府雲長州知州
范托後叙海東府萬寧州知州黎化策中稱聖朝啓運

太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躬億屯居師之任首設明經之
科以求鴻碩之彥其規模洪遠矣 文皇帝克諒其戎鼎新
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時 皇帝聖神文武奮發有為敷育
前功規撫盛治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則我列聖德
化被於海外者可徵也 以上俱皇明記事

孝廟即位之五年以開國功成追封王爵者俱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地天下有大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露寸祿
與編氓無異者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乃下 詔命皆查出
明白具實以聞於是吏部奉詔惟謹即各行所在查取赴京

既而開平王曾孫常俊至自雲南寧河王玄孫鄧郁至自湖
廣岐陽王玄孫李璿東甌王湯紹宗皆至南京比至命各授
以指揮使職遂轉送兵部皆定以南京錦衣衛使各近其墳
塋夫當太平盛世世不忘於報此固

聖天子之大德而所司急於將順亦賢宰相之公心也時承行
者則吏部尚書三原王恕兵部尚書鈞州馬文升驗封郎中
安陸孫交武選郎中蘇州徐源皆一時名望也 俱纂修志錄

劉少傳陳留忠為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父
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韋奉親曰恐

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朱尚書希周初舉狀元略無喜色後歸里惟徒行人甚器之
後為禮部侍郎家載簾一車為公買宅進都城宦者阻之且
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偽公費許家人云必人乃得利公曰不
得利又何傷乎意止於外平時居翰林人多謂無所可否不
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髮平生未嘗知與人較官之遷轉升
沉皆無所與後擢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無天理矣及
考勅諸司錄兩甚平敗職詆公託有力者為援命下詰之
公不辯請以疾去人至是益服吳佑浮薄吳文定公舉壬辰

狀元太宗伯毛公舉癸丑狀元公舉丙辰狀元皆厚德直操人
不可及非風氣所能染也

以上俱前德錄

孝宗皇帝山陵畢有五色雲起於陵上結成綵鳳飛去

聖主返仙不偶然也予在禮曹嘗知天之前一日與同官
坐忽五色雲見於日下氤氳鮮翠予亟索酒跪飲之亦平生
奇觀也

今上在東宮時

憲廟命太監覃吉侍時昭德宮寵盛吉心常危惧東駕出入
起居必俱飲食必嘗始進未敢頃刻少離朝廷之政事大臣

之臧否至誠啓告淫聲奇色皆不得近以故聖德日新天
下仰賴雖聖神天縱生知安行然保護輔導不無涓埃之
助吉誠篤寡欲不營私利卒之日檢其橐篋惟賞賜銀百餘兩
憲廟及上皆悼惜之俱賜白金百兩使治喪

上既即位常思念之王恕馬文升懷恩特旨召用不由外朝
論薦蓋皆吉之所推舉也孰謂閹寺果無人乎

閩西都御史富缺某掌三原王公薦某公蕭槓及某官某人
堪之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

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槓等之不可用而拒耶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

主而圖之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

知槓與某陛下既以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是願乞骸骨

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槓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

過於趙普楠牘之勇果哉

弘治辛亥河決張秋濟寧已下漕河水決入之舟不通

詔遣都御史劉大夏總兵官陳銳太監李興發兵數萬修築
而別濬渠以通漕功未有緒予聞而有感詩以志之曰河決
張秋色并淪乍聞不覺淚沾衣不愁天意不歸壑只恐人謀

枉動民地勢若知原有限漚渠何慮別無津誰將此意聞當
道兄使吾民嘆苦辛其起和神時所焚焚帛灰燼有人頭之
狀按察副使楊茂元疏請取太監總兵官以省浮費而專用
劉以責成功抑損外戚之權以回天意忤旨謫同知長沙

以上俱後集日記

蘭州彭幸庵尚書平生銳志功名蜀賊監鄂作亂公總制諸
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卧夢中竊語曰殺得好殺
得好既覺夫人問曰適來作何夢公曰適夢在西川督諸軍
殺賊乘勢如破竹乃大呼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蹙然曰公

往年殺賊無辜之民多在枉死鋒鏑者公無血敵或者天譴
之也胡為夢寐尚不忘戰耶公亦蹙然與夫人相對泣下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恩禮周浹劉司
馬大夏一日對便殿以三營軍士多被占役勇士投充太監
各營草場侵欺隱沒為言 當宁首肯久之且諭以勿形奏
龍馭不久上賓美正德中劉有謫戍之桷蓋媒孽于此云弘
治間中官蔣琮守備南京甚橫姜御史劾劾之被謫頗行同
僚祖餞之姜謂衆曰某不足惜朝廷紀綱不可壞耳朱御史
惠慷慨請以身當之已而疏上將獲罪臺中故事凡奏疏同

官皆聯名初上疏時有有徐御史者不欲與其列忿謂朱曰
爾何以害我若有事豈但已乎吁若人鄙哉其尸位也已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書難于君
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辨折陳宇之義劉
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之曰此即教陳王道之陳也辟
臣扣首謝又問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敷 上又曰何害善
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嗚呼

英主不世出昇湖龍去遠矣

錢興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李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

像求涯翁贊者公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按筆連茹公之在
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云亡是為諸
康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
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論魁之才已而體閣廷對果占首選
弘治間河決張秋漚渠不通 詔太監李公興都御史劉公
大夏平江伯陳公銳往治之劉有幹局且公忠國鯨而陳用
智數每事構說李初不察而聽之自是有所宴集多不拉劉
劉公處之不疑不逮而往秉間為白其誣李密謂之其謀悉
露始詰劉愧謝痛絕不欲與俱劉復溫言和解且謂三人同

功一體不宜異同宴會無陳劉輒不赴李不得已為之釋然
卒底成功人無庇議

我方王主事知天文之學劉東山為司馬器重之壬戌春闈
時南士數人才名籍甚衆謂必得倫魁王曰今歲文星所臨
之地秦得其七楚得其三南士不與也已而曾鐸魁會試康
海魁 廷試卒符其語云

以上俱兩湖總誌

憲宗純皇帝將升祔 詔下廷臣會議桃廟禮衆議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請桃 懿祖禮部以聞孝士楊守陳

上言禮太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九昭太祖

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

本統也宋德祖及我德祖惟可此商之報乙周之亞圖非契

稷比議

者徒謂大儒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 後孔子遂使七廟之

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之位名與實乖

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

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周無嫌也今宜桃

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契稷而桃主藏于後寢拾禮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格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識者趨之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陝西三原人

上在東宮時已聞其名至是首命 勅召之改吏部加太子太
保未幾言官劾父處巡撫及藩臬官內批熱華恕以為不得
其職力求去不許既而內臺薦入內閣

上曰朕用養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議亦無不聽三原王

公為吏士暑子門曰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為恥

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勅曰贊儀而不羞入于我

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爭亦自

不敢書書之以增多口耳

今上即位制該頒 詔外國江西劉璟元載以侍講謫安南時

交人吞占城侵緬甸頗難其行劉毅然上道携二僕由南寧

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人皆航海求賜播載洋貨重焉奇

今豈天下耶何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邦維劉

遽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頌 詔明日宴

畢即行王太驚曰一國生靈命緣天使致饋遺豐腴倍昔金

珠犀象珍玩甚多劉不顧即行復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劉

復書示以初入閣詩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生
裝若有闢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懷遣陪臣入謝
表有朝臣清白之語云

鄒智蜀人甫冠中甲科改庶吉士即言事直斥內外執政人
多忌之己酉春會知州劉縣御史湯彝妄言朝政怠者遂指
為妖言併鄒下獄皆楚不可言鄒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
今湯彝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大寒大暑輒有或論午
朗不宜以一事兩事養費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
論生靈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
欲處以死彭侍郎詔辭疾不為判案乃得未減左遷石城吏
目鄒嘗因三原王公徵起至京師往見之曰三代而下人臣
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凡時政
之不善者歷陳於上庶其有濟一受其職毋無可見時美公
雖善其言而莫能從

山東秦公紘以都御史總督漕運以巡按御史事巡撫者多
會案不肯任呈因會議言其非制王三原公深然之議得巡
案巡撫事有相關者悉照行移體式而已已著為令然遵行
者亦鮮物巡撫官以六部卿佐奉勅以往按察司以非統

攝文移偃蹇不受約耿公九疇以侍郎鎮閩中特奏下之至
今遵行已後巡撫官俱改都御史王緣是耳然與御史自有
堂屬體何又偃蹇如是哉

何尚書喬新江西人素有重名成化末蜀人杜銘為刑書萬
閣老預薦何具南京刑部尚書恐妨銘耳及懷恩起自謫所
一日詣內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以喬新陞去南京時戶閣老徐對云初以其年
深暫且陞去今有北缺又何難取劉閣老遽曰總到南部如
何可取戶曰取屠瀟亦可劉曰在廣東未歸戶曰非其題來
已復南臺矣劉曰年亦淺蓋劉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
其位乃薦彭韶為右侍郎戊申春家宰王宗貴首舉何為司
冠士夫翕然稱快

天台夏進士銀取放回違限例當送刑部問罪銀以為母不服
服且以時諷貢郎中欽欽不憚撓法白于三原王公必欲送
問銀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此而已銀嘗以所作文獻三原公
分因停其生命其屬官勸銀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
婦養母而已張主事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美然已中進
士則不此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

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子貢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銀送刑部又可噶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張引官面問曰銀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銀發嘆而旁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遺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又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張公嘗與予言三原公於一進士猶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屈可謂難矣礪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其際蓋與同寅劉閣老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充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

庚戌春垂亭錄稿策爲狀元福敏甚爲文不屬章是春舉會試第一廷試策三千餘言詞理精確若宿構者彌封官以無稿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其稿者防代作之弊今殿陛間衆目所購何嫌之弊時劉閣老得其策責責不吝口乃請予上賜第一福切時違奇疾甚始其父夢一人語曰乃子足覓也時吳公尚未第後連第舉省殿元福亦果然但爲人落魄不自珍重卒以行檢不之考察作有疾黜退世多之

河南耿公格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常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父只如商旅騎一驢而已有司驛吏何從奉之又公女適京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可噶切勿使公之知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弘治初年北虜進貢二次至弘治三年又款一年兩次入貢心雖貪利奸或難測番文自稱大元可汗及稱去年差丁三千餘人進貢止准一半都生歹心有小王子死主定了今在差四千人進貢若都准了便罷若一二千呵也不進貢都主起歹了王那時也主張不得你也難怪我們等語事下兵部時尚書馬公查議直以客被進貢爲權宜以飭我戢守爲事宜近年例止許一千五百人進貢雖成化年間亦不過一千七百人於是

上訴照成化年間例仍行大同鎮巡官差人伴送五百名進京其餘全編大同聽候給賞其謀稍沮

巡按御史與三司官相遇憲綱所載甚明但近來御史張勢

太過諸司亦曲意奉承習以為常李興者河南人性尤躁暴
巡按陝西凡三司官進見令聽事吏在於大門高聲叫三司
官作揖門子傳說進來皂隸齊聲喝說進來之打死平人數
多被巡撫都御史韓文劾奏差官勘實置於大辟三原王公
疏解之得免自是三司官無報門之例然威福尚猶然也嘗
聞先年一老監生任左都掌院群屬忽之乃與二三新差巡
按者相約入亂且請教掌院者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家
不可使人笑群屬凜然固名言也哉

何司寇廷秀素有重望先是大理寺丞缺卒以刑科及御史
為之適南京缺丞何力薦其屬魏郎中紳補馬御史鄒魯在
道年深欲得此缺心甚啣之會何外氏某京王其家與鄉訐
奏魯遂誣劾何受賄主使何不辦乞歸然實不與知也何在
都察院與彭鳳儀韶相將然皆學有經緯彭先卒謚惠安士論
不滿林見素後巡按江西并論其事何因得謚文肅亦奇遇
也

乙卯謝木齋遷以詹事入閣我朝狀元入閣者自洪武開
科至三十八科惟六人若胡文穆廣文忠肅陳夢洲循
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與木齋而已時人有詩云

皇朝三十八龍首身到黃龍已六人

丙辰進士未開選時忽傳要選士人同舊進士一人分撥
丘府錦衣衛修書人皆不測其由復訪知乃一上科進士以
養病應外選欲求內補百謀未遂聞徐首相傳好貨可通其
人素惟于財乃賄古琴古畫并珍品投之首相遂乃與太宰
屠公謀令各衙門纂修會典緣府衛皆武職恐采輯恐采備
不若於在部聽選進士內擇其有文學者分撥前項衙門俟
皆准授京職署以為然初進士登科第不樂外選多幹公差
或養病回因為後直至庚戌以後執政建議除丁優外凡
養病公差回或內外選皆以下手一人為主其人下手實外
選者故謀如此可謂巧管者矣後得授禮部主事累經彈劾
因不足深論但宰臣如此可謂亦將馬用彼相者也

上勤政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則免仍令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
廡陞

奉天門奏事或因走急滑跌上多不問嘗以通政司鴻臚寺
官奏事繁事或因錯一二字者有旨不必糾奏經筵諸
講官失儀尤加寬慰聞朝不到者多從寬宥不得已罰俸一
月其體念臣下之仁至矣

上體稍不佳卽誦詩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其善於願養如此

嘗因重陽口占曰今朝重九重又遇一重陽命太監蕭敬手對之皆不能應至今亦未聞有能對者

弘治中北虜火節寇邊勢甚猖獗鈞陽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於教場又命司禮監太監李營同閱馬欵李垂坐往返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各一幕而通閱之夫以保傳之官掌本兵之柄又值弘治之世而自專擅若此無怪乎漢唐之末造也

太皇太后一日諭

上欲召崇王入朝上意以太后注念特使之復以事體重大乃令禮部會九卿科道等官集議時議者不一衆轉久之給事中屈伸援引故事謂不宜擅離封守遂已之

通政司奏事春秋九已起盛寒暑則省其二自

上即位無日不視朝供職頗難時元公守直爲通政使王公獻爲左通政姜公清奉公浩親選爲參議聲音俱不甚稱時有謠云元哭王唱姜辣李若蓋元重濁王尖麗姜則急躁李則氣短亦切中云

予同年吳江字從珉爲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鳴臚寺官語聲音要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吳果努力高聲亦無音卽又橫走下御街西

上爲之解顏時楊同僚揚卽中茂仁作一對句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接行幾步笑回馬來召王一時盛傳資諍云庚申六月召內閣諸臣至外臺平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宿太學士劉健請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朱偉皆然至成山伯黃鏞宣普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何如劉健

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旨訖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李東陽對曰譚祐在營官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何如劉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李東陽曰況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管神機營李東陽曰譚祐掌神機營久但繫伯爵若與溥同營卽當爲副溥雖候爵但親自外入若令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於事体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稿是日司禮惟諸太監在侍餘無一人左右者於是扶安李瞻舉小泉紅具朱筆硯李東陽錄稿以進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李東陽後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勲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吳部尚書馬文升等候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

己未朝觀考察畢科道建言天下方面知府等有治行表

卓者宜加褒異如車服以庸之義於是吏部訪舉人宜獎疏

上中止士戔春言者又舉故事吏部亦訪舉人六而布政周

孟中朱欽皆在優剗亦不果行意者或以所舉者未盡當而

止然此實風勵臣工之大要前代賜衣賜金果皆盡其人

乎某亦舉勸百之義耳

庚申予過濟寧魯橋同年董主事恬謂靈哥神予未去董還

述其事其祠中設絳帳旁立一婦人叩者致詞畢帳內即應

聲先為戲譴之詞後索要錢物以手探其臂如冰冷有毛言

禍福多中後至京師館於鮮魚巷人爭附之其奉侍婦人曰

李二姐一日酒醉與人聞歐彼坊地方捉送巡城御史處御

史叅送刑部法司吳哥亦跟送至貴城坊而止云法司不敢

入後與李氏相惱徑至天壇廡下藏住說者謂此貽誤惜因

竊陳希夷所鍊丹藥食之遂通靈今考所居必擇人妻有也

者撫之名其夫為香通叩事至神在帳中必先與人笑諷即

云多與錢物不可輕了我香通至錢多方說好食鷄肉時

與人猜拳賭酒有人曾於僻處窺見故形乃一猴據床而

坐少頃空中有傳呼聲即不見矣香通因以致富而其

妻亦粧飾甚麗予嘗疑之希夷已久不存猴竊其丹藥乃得

靈通長久况仙家鍊神離形謂之脫胎再無嗜慾今孜孜求

錢盛為張以惑人哉

詹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為一法司

並之聽候如 旨云法司知道兩衙俱跪而應若止云刑部

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

旨云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 旨

王音微低不允混聽則具本認罪時司寇白公昂不差都御史

閔公珪屢差俱蒙

溫音不究李閣老東陽與閔俱甲申進士因會同年席上謂閔

曰今年兄何以又差閔答曰一時聽不真曰白公只一耳何

以聽真年兄有兩耳何聽不真衆皆愕然李徐笑曰刑部字

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座輒然稱善

京師好事者扶轡有降筆詩云金滕未啓周公感紫殿誰憐武
事庫才莫知爲何人作扣之復書曰子望墩學士也是時程
已沒久其詩類其平日所爲蓋其拂鬱不平之氣猶有未散
焉者先是己未春程所出以四子造詣爲問許嘗齎段出劉
靜脩退齋記士子多不通曉程得一卷甚異之將以爲魁而
京城內外甚傳其人先得題意乃程有所私焉程給事中朱
等所劾

上命孝公履閱遲二日始揭曉言路後論列欲窮治之

上怒下都給事中林廷玉等于獄落言官數人職而程亦致仕

以去亦一時文運之玷云

錢唐倪公岳弘治庚申以太子少保爲吏部尚書一時極有
裁人畏奉之恐後惟馬都御史張公敦重一沮蓋假錦衣官
之宅以居後款償以值堅不受云有盜在淮乙一書與張獲
支則已矣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家辛風裁且吏部外官所
當奉第其老美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公大悔沮

辛酉秋車容劉公大夏自兩廣

召至京陞兵部尚書既受職一日
上召至帷中問曰朕累召用爾爾因何累以疾辭大夏對曰臣

侍罪兩廣委得年老名病况見近年四方人窮財盡易於生
變矣部掌

朝廷機務萬一變生臣才不足以了此事憂懼不敢奉

上然然久之乃曰爾盡心辦事大夏叩頭退越數日又召問曰

爾言天下民窮財盡自

祖宗以來徵科賦歛俱有常制何以近年民窮財盡大夏對曰

近年徵歛恐不止於常制姑以臣巡撫地方言之如廣西取

鐸木廣取香料費用錢糧動以萬計

上曰鐸木是軍中要用的急務不得已取之爾嘗奏來已令傳

止了今後但有分外的征歛便令該衙門來說再斟酌定奪

壬戌

廷試策問任輔相以修庶政之意時湯劉公健爲首相主通

書心純二字武功康狀元海起句云天下有不易之事人君

有不可易之心遂擢第一嘗聞宋熙寧間識士孝宗受之元龜

主堅忍二字對合者得上第一人起句云天下未嘗有難成

之事人君不可無堅忍之心遂薦第一北虜頗驕橫各邊俱

有警報時

上以兵事屬意於太監苗達謀欲與兵出塞劫虜營謀已決而

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劉大夏俱不知苗邊先與劉大夏在教場論兵事不合心知二人不欲此舉忝告事

上乃召大夏諭曰爾在兩廣時苗^力遂等於延緩河套陰劫虜營由是虜不敢犯邊爾之知否大夏對云嘗聞從征將士言劫虜營時事當時全伏

朝廷威德幸而逃脫不然全軍覆沒於境外未可以為善

上曰永樂中頻年出塞破虜金何不可大夏對曰

皇上伸武固同於

太宗皇帝奈今之將領兵力遠有所不逮且當時如國公丘福

稍違即制遂令數萬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兵福之下

不若令各邊將料戰守猶似得策時左都御史戴珊在側極

贊大夏言為是

上遽曰微爾二人之言朕幾為人所誤遂寢其謀大夏等^等白

上之聽言從善如轉環若刻代英君詎主所不能及也

上無日不視朝或三五日朝罷輒獨

上起立竄座上高聲兵部來於是尚書劉大夏跪奏旨由西陞

以進上退立竄座後大夏徑造

上前語移時群臣侍班觀望人人欣戴間或宣都察院於是左

都御史戴珊亦承 旨由西陞而登

上之竄座後或坐輦中與二臣相與商確大事多或移一二時方退間亦召吏書為文昇輿語然此二公稍疎其與劉公語嘗令左右却之有欲盡削內官權柄之意當時戚九門監門官及禁軍過取商稅皆本於此其朝臣無大小皆樂趨

朝以仰承

意德聞有語及早朝輩不能答者就知其懶於朝美人自愧悔蓋有不令而自不能安寢者也

刑部尚書閔珪獄下稱 旨

上怒甚一日與尚書劉大夏論及之劉與閔同年交厚且知

其為人欲解救之而未敢言俟

上諭畢對曰法司執法思歸

朝廷似未可深怪

上曰爾第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仰見

聖慈笑知所對

上諾之舍卒對曰嘗聞孟子云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執之而已

上然然久之怒意未解大夏竊意其所對欠避諱心悔其失

上徐曰朕知爾為閔珪調護遂惶恐叩頭至再

上徐曰朕亦知閔珪是老成人物欲求一人以易之不可得但此事執之太過耳明日奏不允刑部之議吁

上之明燭人心而強於從善如此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與民一般窮安得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俱有月報征戍又有行糧何以也窮大夏對曰且江南衛所困於運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運糧有脚價還價之費京操有做工陪料之費此外浪費猶有臣等未可知者所以俱窮

上曰朕在位許多年天下都軍等窮嘆息之越數日

詔令各衛門凡損於軍民弊政備查奏來

上詔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論曰爾等各衛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善成之

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是以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諒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

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

命叩頭謝罪退與劉俱嘆曰

聖訓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戴即行以覽各處巡按云云欽遵嗚呼聖言及此其精練政體豈尋常所能測哉

上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都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年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都如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求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

上曰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講事但他門下人太雜

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所薦之人姓名大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監陳寬相會詢之寬亦不知既而問劉公等言曰劉先生曾說見在副都御史劉宇才大用

上不吞先生疑

上聽之未真重舉其人言之上竟未之吞或者此人未可知嗚呼好惡聖明已知之正德初年宇果大壞朝政天下益信堯舜之資迥出尋常物表也彼薦之者寧不愧耻耶

甲子閏四月

上命大學士李東陽往闕里祭告其勅諭云近因闕里燬于回祿爰命有司重建闕功既成茲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崇新廟延一代之盛典以故裡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

聖靈昭假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畢馳回京欽哉故勅其祭之云

皇帝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廉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致祭于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我惟先師代天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惟災變嘗鑒享表爰勅有司命

上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成棟宇鼎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爰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期款格永享明禮謹告其崇儒重道至矣

都御史戴公珊累以疾辭不允

上一日召劉公大夏并戴同入行間戴懇劉曰少頃進見當舍己為我言之及見議論公事畢

上諭曰爾珊實顧劉未敢對老疾求去珊實顧劉未敢對劉遂進曰都御史與各道係互相糾劾衙門若堂上官以病不出恐為御史所劾不得不奏珊實有病不敢假

上曰賓客在人家告歸主人饗留之亦置家事而止爾何忍哪朕意如是耶珊感而流涕

上亦為之感動上下相對不能言者久之

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謂劉曰自此以後雖死不敢言去矣貴州普安土官隆暢妄求魯朵等因其夫故乃與奸人福祐等乘募謀亂官職因而糾集賊眾攻切城堡拒敵官軍將官糧右布政閻鉦及雲南進表布政梁方園困安南城內不放鎮守太監楊文虜陷城也乃與按察司劉福都指揮李惟等領兵前去盤池名寶鋪鋪七剗及取梁方園鉦到營梁方次曰即行眾議以寶鋪地方不可久住請過盤江東岸下營楊文等不從又張宴設戲為樂米魯寅夜添合蠻賊阿方車等強兵萬餘切營當殺死閻鉦劉福等并都指揮以下千百戶餘人又將楊文虜去送寨拘住時辛酉年四月也字臣以聞兵部請

命南戶部尚書公安王軾提督軍務合雲南川廣之兵突擊至成春以捷聞地方雖獲平定而官軍損傷者亦多矣况當時啓累不過一二夷婦耳守土者誠能先事預防隨機應變決不致猖獗如是却乃貪功好勝不恤人言以致滋蔓重貽

地方之患誰之罪耶

上一日朝退宣劉尚書大夏議論國事久之言及左右大夏未及對

上曰爾趨起不言者豈尚疑我是聽左右人言語之

皇帝耶大夏叩頭謝

左都御史戴公瑄當考察時吏部以欲憑巡按御史考該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得不擔怨公不然私謂張考功志薄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黜後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者可謂無私者也予聞

之張南園云

上以微恙不果行有旨俟平復親舉至二月中旬始克行蓋上謂天子祭天地不可假諸臣下必俟疾愈方舉此見義精也故變輿出郊遠近快睹皆呼萬歲李閣老東陽有詩云

聖躬已務思錫紱願達平安上

紫宸記其實也

淮陽大飢巡撫等官累上疏告急

上召劉大夏諭曰淮陽飢荒十分狼狽雖嘗令有司賑濟撫安不知近來何如爾曾留心此否大夏對曰臣待罪兵部才短

憂亂實嘗用心深訪此時可無憂矣

上曰何以無憂對曰臣聞淮民窮極思變間偶遇

聖旨文書行到遂寢其謀

上曰是何文書對曰即近日淮各衙門所陳弊政行去的勘合上曰朝廷政事得失若非各官陳奏朕何以知之今後爾等有

所奏言皆不可避諱

張孝士元禎南昌人為曰講官上命設底几就而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貌寢然声音朗徹聞者踈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能屬文稱為奇童嘗請上讀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內閣內圖本進

上覽而嘆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可謂不偶矣

御史車鼎石卅人好飲而姓聞嘗奉命點閣郊祀齋宿衙門導至工部梁由中道入司務在二門候亦不顧至後堂鳳尚書曹公鑑始知其為部也再三央說御史只說此是鴻臚寺人皆嗤之以年資升恭議明年朝觀點退予嘗記陳翰登初以編修考滿到於戶部二司務訝其未扣之始知其誤認

爲吏部也此二事相類然人於陳公多恕之以其文學之士且近於朴實故耳若夫御史之官豈應如是哉

內臣何文鼎言事切直內有干宮闈威視者

上怒撻之死御史黃山等上疏訟其寃雖不之省而亦不之罪也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嬖近於

上前譽其才能一日

上諭大夏曰聞其極有才調大夏未敢對

上疑大夏聽之未真後大聲曰工部尚書李其肅知之否大夏

乃未敢對

上諭其意遽笑曰朕惟聞其人能翰辦耳未暇知爲人也大夏

叩頭曰誠如

聖諭

一日早朝通政司奏事無兵部事劉尚書大夏止在班中未

出班聽

上未及見候朝退召劉尚書諭曰今朝意欲召爾因不見而罷

恐爲侍班御史劾爾同類中亦有不樂爾者自今宜慎之天

夏叩頭謝罪而退蓋當時大臣不平劉獨蒙

眷顧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語因左右聞于

上故有諭

劉公大夏承

上眷顧意欲薦才報國予同年汪綸陝西人因王親除松江推

官爲人譴詐務名自負兵曆醫卜諸事無不精曉欲爲京官

乃托人延譽于朝時考滿來京劉貞以綸爲知兵遂破例薦

爲職方主事

命下吏部鈞陽馬公以爲王親不得任京職此

祖宗舊例以難輒改

上意向劉又批云你每遂會了兵部議來說馬恐劉在

上有別詞乃曲從其請論得職方主事其志洋洋矣劉公常對

人言我非欲破例但部中多事得一知兵在司馬可以備緩

急之用然綸實非知兵徒能言耳觀其後宸濠文逆爲其行

軍一敗塗地可見矣人之難知有如此各邊有警守臣求增

兵餉戶部奏稱錢糧不給

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永樂間頻年舉兵北征況大興營造費

用無貲者當時未聞告乏今百九俱從減省何以反不足用

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

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二三

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查奏

上曰正欲與爾面諭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姑舉所知一事對曰臣往年任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與某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鎮守

上曰曾有仁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旨

祖宗未設置已久勢難遽革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於地方

若今後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甲子科因言官建議欲令京官出主考各省鄉試惟浙江聘楊月湖廉山東聘王陽明守仁時楊為光祿以終養至為主事以養病俱在告聞時皆欣然往兩省亦稱頗得人南其論為難唐惟稱陸敬輿得韓子宋惟稱歐陽公得二蘇此外若呂美東之知陸子靜王應麟之知文山亦絕無而僅有者我朝如胡順庵之知南楊姚文敏之知一峯亦為罕見又聞周宗伯洪謨初中解元以戒場時考官較彭弼江西人批云七篇之多不如五篇之純周果知名於時又憶宋末太常蕭達圭

考書於落卷中後其西山不知二公亦有是否乎

上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朕嘗欲於附近東西地方各操人馬一支以為師左右掖何如大夏對曰保定止是一府地方獨設一都司統五衛在彼仰思

祖宗之心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議欲發回各處輪班

京操官軍因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令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人不知此出自

上意遂有造飛語者揭帖子於宮門相誣

上取帖子付太監蕭遷令出示大夏明日

上復召面諭之曰宮門前豈外人可到必是念不得私役此事

者所為大夏叩頭謝時京東軍亦於密雲蘇州責成巡撫官

城堡以備而兵力未集其事竟廢

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奉

上命選坐營近侍內官

上命劉尚書大夏往預其事大夏對曰國朝典故外官不得干

預此事候久不退

上笑曰豈憂此曹他日害卿耶有朕在上何憂之有竟令英國

公張懋與大夏同往內有太監岑璋者久侍寵眷松乙不欲

預選

上已許之既而諭大夏曰若岑璋臨期不到當擬法處置大夏等對曰既已有

旨見容難再別議

上曰朕雖一時情不能已許伊然未嘗傳出令爾曹補本何謂有旨及期璋果不致遂與陳寬等恭伊乃命頃刻即批崇本當擊問且饒這連璋聞之恐懼衆近侍皆自此檢束不敢肆

王編修璣一日自司禮監教書出謂一二同年曰今早在左

順門見紅氍毹一婦人不見其面只見二小足有人隨去見二內使押送赴浣衣局守者俱起立迎入侍之晏堂不知其由後數日乃聞恭送數人至刑曹問罪內鄭旺招係礦上人有女名某先年選入掖庭近聞生有

皇子見在 太后宮內於住旺每歲末西門進守門內臣劉林探問但有時新麵麥瓜果即托林送入與本宮使女黃兒說知進悉回有衣服針線等物旺回家誇耀鄉人稱爲鄭皇親京城內外人爭趨赴已二三年矣近被緝事衙門以妖言訪獲說者以爲有所受也後內批劉林便依律決了黃女

見送浣衣局鄭某已發落了鄭旺且監着時論以爲

上旨意發落審官可見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即加刑又鄭氏止云已發落了尤爲可疑其卷案在刑部福建司人多錄出以爲或有所待後乙丑五月大赦閔司寇即將旺放出該司執言事大請須閱以爲

詔書不載者即且釋放蓋亦意有在云

近時云宦如蕭敬之文雅陳寬之謹厚何文鼎之忠謹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撫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後乎若萬景賢之安靜皆有取焉至如馬琪之

激變交南吉祥之怨望啓程蔣見之統亂宮闈李廣之納賂干政又其輩中之罪人也至於王振之事恣陷駕比侍汪直之驕橫西廠之害人後乎此若劉瑾之亂政謀逆則又甚矣南京守備太監劉卿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弘治建王皇閣延方外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雖食其財無笑聊有玉鐙環值價百鎰衛士給令獻於王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人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王皇元不繫環

問刑條例成於弘治庚申先是有

詔謂近例太多人難守三法司查議停當相布於是尚書白昂侍郎屠勛何鑑都御史閔珪侶鐘大理卿王軾等會奏御史王鼎王恩郎中楊茂仁等查出會議開列以

上母命會同吏部等衙門覆議皆以停當白公又題請相行永為遵守未幾白公去位閔代之議者紛紛給事中孫楨高嵩徐昂等則謂私役軍作之祠擇立賢能及所親愛典當田地已勾本利交還原主等項是起爭端而王府又奏郡王將軍妾媵定數及冒支官粮之類皆非所以待宗室將來典庶民

無異要行革去奏下多以為宜改而致仕閣老且復貽書當道以為前日諸臣刑名欠精卒多窒碍徒為誨淫長奸之地時諸司議亦不同予同年沈員外文章時言章奏為閣所重予謂沈曰今若改一條其餘皆不可存矣豈求為遵守之意哉眾以為然乃實諸閣公逐覆奏云前列數條委皆停當近年奏法者多牽暗拘泥牽合以致有言乃教語稍加增潤遂上請遂得

俞允其後宗室繁行與國初不同與其犯之而後治以法非惟無益於事而傷恩亦多矣固欲先事豫防其保教睦皆深

意所存是古先宮中府中一體之議尤為親切群議乃廢上既意興華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棹中諭曰各衙門應認查出弊政雖俱准行然未有及內府事者朕聞在內弊政莫甚於御馬監光祿寺且言官亦嘗論及朕將親理焉大夏對曰此皆干係內府必須

皇上見定而自主之異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員奉勅往清其事既而二處減去浪費每月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載都御史珊及劉尚書大夏同至棹中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未必不為大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思之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說話不為文具也二人退因與同列共嘆曰堯舜知人安民知德不過如此

戶部主事李夢陽言事語侵冒呈左右太迫下錦衣獄越數日

上召劉尚書大夏議違事言畢諭曰李夢陽後生無涵養進言

太憲因令下獄有告朕避罪諫官之名免付去法司議擬止
欲扶而放之爾以爲何如劉倉卒未及對

上遽曰此言豈真愛朝廷之好心不過致彼於地死以快私忿
耳大夏叩頭謝曰

聖明洞見人心如此豈徒言事之臣之幸既而即有

旨釋放復職此

乾坤包含之仁今古鮮儔也夢初爲戶曹快立不樂考滿日
尚書召公鍾署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人以
爲然夢陽之疏蓋有所教之爾然其負才使氣習與性成後

遷提學副使乃控制撫按凌軋僚吏又與逆藩交通媚興大

獄勘官公兵士行有亦不誣也

乙丑冬初建

泰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楊主事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
太監李興自弘治初有殊寵勢焰薰灼遂下楊錦衣獄尋遣
司禮監押楊往衆謂楊必遭興毒手及至興率客奴罵詈詬
誶楊司禮太監肅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即見李奇何必粗
疎取茶出曰楊先生未換茶又顧李曰他士大夫可殺不可
辱遂得免回奏實無水楊榜甚重衆又謂楊必至降謫刑部

擬奏

太皇太后聞之曰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意思如今沒水
便罷如何只要擺希他遂得免罪可謂不偶然矣楊慈谿人
好古而有文學嘗三作縣具有異政但性稍偏雖數言事鮮
知大體惟此爲人所難也

以上具治世餘聞錄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勅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大夏
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俱董其役方祭神焚帛煙
燼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俄倏然而起自煙中入空而滅時
興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

楊公坐貶官

長洲學生王絙弘治己酉祀應鄉試時有校官記所親鬻舉
於蘇適無賴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奚統來指絙共圖之事
濱就笑一夕絙夢身中鄉試幾十幾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
一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覺心恠之旦往見純秘不言
夢絙托以年初學疎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則以重利
輕名曰我即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千金已而果中式名次
正如所夢絙方以爲異既而其父與妻俱與八妻之相繼
俱死絙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絙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

我爲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此

無錫方學少時預選爲諸生其夜夢一人持一桃一棗授之

曰二人之人懸於君手覓而意焉心識之後領鄉書

弘治己未會試禮部時江陰士人徐經爲主文者有夢緣焉

爭給事中梟所論下制獄驗問學以學同鄉且素厚授以爲

證將引入 廷鞠遇鄉人貢主事安甫遺以桃李各一曰事

之虛實待君一言彼二人之命皆在君手矣學驟憶前夢爲

之竦然皆如夢所遺而夢中爲梨似若少差然亦神矣學証

獄事人第知之此不徒列

大名府元城縣一富民所居庭中甚廣潤植棗樹百餘本上

有鳥巢累數百弘治甲子一巢中生白雛偶墜地民家收養

之及學繫如雪馴狎可愛時

孝肅皇太后初上仙以此爲

上諒陰純孝之感也勸使表獻之

朝廷卻不受遂而道死

弘治末南昌父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

家有雞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鵪鶉綵大如棗公以

告巡撫都御史長洲陳璘欲同奏於朝陳曰妖異者誠當以

開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以

詔旨何以進命父公乃止長洲見其文移云

以上俱虛也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頌之齋學士程敏記其事云弘治元

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乃白金寶鑑十三日文華後

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爲常讀畢賜

宴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 晏賜

賜桃杏郁李蓮房宮上黃封鮮筍李梅批杞楊梅雪梨鮮藕

五月二十九日以後晏賜或題上林苑監進乾清宮八字或

題上林苑海宇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馬苑局進乾清宮茶

房上用十一字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詩有曰黃封盡

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 文章敏後講

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鞞袍臣敏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有

副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鞞袍面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

共對曰皆皆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有詩記之云日吳惠曉殿

深湛恩稠疊駕親臨對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人

幸清班客宦復漸懸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不得展

王念若辛

弘治五年四月大學士丘濬奏疏萬餘言大畧謂上 改元

之初歲在戊申與

太祖洪武初元同符今天災迭見宜釐革庶政盡復

太祖舊規以應天意因擬爲二十二條歷指意義之達迎者開
諭而力辦之使不至售其奸

上覽奏甚悅批賜合以爲切中時弊行之自此 聖心嚮用恒
加賞賚然濬時年已老矣其後 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
信聽內閣亦濬有以啓之也

以上俱翰元記

江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于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
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非心矯以爲矯是能以辨博濟其說

亦自恃老故對人語衮衮不休人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
至是亦不得不與虜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
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絕元不與正統
論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好看述雖老手不釋書
性剛偏不苟取恬於 進年七十猶滯國學意不能少望

孝宗即位進大學衍義補得陞尚書時李廣幸於 上濬因之
得入閣內每事欲事所紛更衆不謂善也嘗與劉健至脫
帽於地時王恕有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劉文泰勸恕以爲
濬族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賤

徐濬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忠威福
報私怨之後濬一以安靖調和中外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
是用人不必出于己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濬常布范
仲淹作義田以贍其宗族其子不肯多奪鄉人田以給之濬
沒未久爭訟紛紜

湯彝字用之壽洲人爲人抗爽豪邁喜爲大言弘治初以御
史出印馬詣內閣會勅時萬安劉吉戶直執政迎謂彝曰近
者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我等扶持言官始添此款彝久欲
劾三人而無由聞此退即上疏言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
歸己今安等歸過於上而按臣以扶持之說不知所謂裏面
者謂內臣耶謂朝廷耶乞究所指且言三人貪昧無耻欺君
誤國之罪彝俟命數日未報忽召彝入諸中責皆在令跪彝
曰令彝跪者奉 旨耶太監命耶曰奉 旨彝始跪乃宣旨
曰若跪留中不出可謂美辭大言曰臣所言者乃國家大事
何以留中指天曰不出疏且復上因歷問諸內臣姓名曰將
併疏之內臣亦稍稍引退由是意得甚每見客輒誇其疏印
馬所至郡縣輒曰見吾疏否則錄示之既又劾諸大臣時侍
郎張悅都御史馬文升皆有名著彝歷詆之曰言於朝曰吾

又將劾某雖三原王公怒亦所不取曰吾早知其如此何用夢之會萬安戶直皆去劉吉爲首相深忌彞日其過彞方與李文祥等十餘人日夜號呼飲酒皆高自標榜以文祥爲先鋒彞爲大將其餘皆有名目憫然謂天下無人時魏璋爲御史有名吉使其客徐鵬喙璋曰能去彞即擢爲都御史璋乃草奏以陳景隆爲首共疏彞任姦初彞上疏直聲動天下尋卅知州劉榮與書言嘗夢一老人牽牛將入水彞引之而止因言牛近國姓涉水者濟於危也引之而上賴彞獲安也因謁白金爲處彞得書喜客至輒出言以示爲璋因此

劾之詔捕彞與榮俱下獄時文井在都察院與吉相比欲擬妖言惑衆罪當死舉朝洶洶無敢救者徐溥曰豈可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自吾輩始恕亦力救之吉意稍解乃謫戍甘肅其後有赦輒不得與及謝遷在內閣乃得放歸吉深得魏璋會大理丞缺將以璋爲之恕固執不可璋竟外補快快不得志死

謝遷成化弘治間翰林院學士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儀軫脩整寬溫粹舍弘邁明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意遷亦次之故一時並有公輔之望及丘文莊卒寬適以憂

去遷服將闋遂用遷入內閣十餘年間雖能持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遷邈終不獲入閣人頗爲不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時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爲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顧寬之科第先于予齒先于予聞望先于予越次在吾心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鑒自代健大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爲黨也弘治中外戚張氏貴震天下中外望風趨附多豪奪民田時高郵有賔田寺僧以獻遂遣錦衣官校往按之自巡撫以下皆阿順有棄元者爲陽卅府同知獨拒不聽使者從百人至元廳事厲聲詰責元怒命左右縛十餘人繫之獄同官力爭諫曰奈何若是禍之至矣元曰吾爲怨汝爲德可矣乃釋之其後元考績至京以事出張遣官校園其舍執其從人笞繫之有幾死者或以報元使避之元曰避將安之乃徑入通政司大呼曰皇親家殺人時高祿爲通政使張姻家也聞之避不出通政王敞出問曰汝何爲者元具言其故曰吾不敢出此地乞紙筆爲疏以問高祿出罵曰汝何人乃與皇親爲敵元

不顧敵慰遣之出不至舍就所親家草疏俄聞吏部馬高書
令人召之書曰吾生矣乃往見馬公問故曰何至此吾令人
送子歸如有官校子與偕來元至舍則官校悉遁去矣元乃
得免時又有錢某者知興濟縣初至官閣微因問何罪曰皆
皇親家所繫也曰吾縣監豈皇親監手悉縱之張家人召車
至聽事譴罵令使大執之乃散去太監李興以中官上書遣
令已知中旨興濟吾所生地不得動伊一草一木興至數日
令不往見興大怒令人執之令亦集民兵數百於門外戒之
曰彼奸言汝輩勿動若欲答我汝輩入奪我以出無爲所辱
令入興怒待之令從容言曰太監當今貴人權 下令一
草芥耳欲答繫之甚易然事須明白興愈怒令人言太監左
右百人予有千人在外若繫之未知孰勝且中旨云不 尊
一木太監治工予無事何用相見手與乃釋之竟事不擾民
其後 親王之國過興濟令入拜 王曰賢哉令也
上亦知之若知其故也由李興言之耳乃知李興亦未盡無公
論也
長沙李學入閣 帝曰龍生九子對曰龍生九子不成龍各
各有好鳥一日四牛好音二曰睚眦好殺三日嘲鳳好險四

曰蒲牢好鳴五曰狻猊好坐六曰霸下好負重七曰狴犴好
訟八曰負龜好文九曰蚩吻好吞
乙丑夏五月 帝不豫庚辰色赤聲盛召閣老人受遺詔辛
卯崩閣負之出血漉衣初 帝之未崩也聚閣人事款除
之召劉忠宣屏左右語閣竊疑之劉辟出群閣環而跪手曰
抃余耳云劉弗敢應
弘治癸丑閏五月既望辰巳之際蘇州忽然天地晦黑大雷
迅烈室廬撼動風勢狂猛瓦石皆飛電光交掣紅紫奪目見
空中雷神無數形狀不一顏色難辨皆被甲冑各執兵械或
劍斧鉞鑿或鎗刀旗戟或綵練枷鎖攝起人在空中多復擲
下其震死者身首手足分裂異處凡九人又將震牛十九頭
亦皆手足分裂復拔去舌又在地震死者人牛復有數擲上
而墮下八九十人皆無恙皇天震怒誅譴慘烈州人戰栗駭
隕不知何以獲罪于天也州守以聞于朝
劉忠宣公大夏任司馬
孝皇春之造滕奉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一日 上張緞衣于
內宮之隙屏左右召公問曰朕守 祖訓不敢踰分漁民然
各省歲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文讀言廣

東事市舶一閣歲所歛與省大小官俸廩序稍縱又倍從辦

於民 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內勢孤如陳寬請已李棠

庸劣不足慮惟肅敬恭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

難大更但老者死哉以罪能不令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闌

伏地竊聽未 李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先時白沙陳獻章學傳而疎一峯羅倫尚直而率是山莊袁

好名而無實魯負巨望焉楓山章公懋質約淳雅潛修默成

甫四十年棄官還鄉賀諫議欽鄭御史已皆責公交疎於陳

莊公遜謝之後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峰行鄉約而戮族人

垂晚又仕而敗章公德行無瑕起掌南監日聞經訓勸士進

德畧其瓊眉常矩泰和羅欽順馬司業方嚴沉密能裨公之

教董吏部即稱公留心經世之務每一政先稽古典次參以

制折衷于道而定矩焉家故田居諸子躬操器治農邑令過

訪諸子輟輟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徙任來省道途巡檢

告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弊屨宜爾不識也論者曰

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彗星出北方予時

在京師聞之特夜半起視果出紫垣掃五尚書竊思之卒不

知何人而應此占也未幾白司寇昂先去位而徐司空貫徐

宗伯瓊周司徒經繼之至五月貳拾柒日天官署公瀟亦去

五尚書之應不爽如此孰謂天道遠而不可稽耶

歲庚申五月朔欽天監奏日當食在寅時頃 矣至期在

京在負赴禮部行禮 過畢禮而散日猶未出後忽報內廷

用辰時行禮屠家達得報急傳各部又往行禮日方食其掌

監事胡少卿奏請罪下獄罰俸一月此內欽天監推美積於

外監且寅時日未出何人見分秒而行禮予在京親見故錄

之

御史大夫金澤掌南京院事弘治乙卯科遣子逢應浙江鄉

試時舉人龍寬以又名都下澤賂寬潛使代達執筆後逢果

中第至會試貼號聯名達試卷伏覓焉之布置二人並得選

時有人以詩嘲之云金澤位高身子重龍寬家富手兒長有

錢使得鬼推磨無學却將人頂缸後十餘年俱官至命事達

却知其事俱能點

李西涯當國二十餘年浮沉保位無俾世教忽一日有人投

以詩云清高名位斗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面首浙江春水

錄子規啼能鵲鳴啼李德之大慚

以上此處增補

孝宗居東宮時鎮守內臣有進伯費屏風于朝

憲宗頒賜東宮即潛命毀之其款尚素排不顧人之非

聖謀深睿即我

太祖高皇帝見陳交諒八寶溺壺嘆曰其後若是安得不亡同

一念也故臨御十八載重老臣親君子獎恬退崇儉約孝養

三宮敦展蕃國去說遠色財貨貴德而寬人明照節費慎刑

常念左右內侍曰汝輩毋得怙恩朕惟知者

祖法耳故當時中官守法不縱而未嘗啓一弊源開一利路真

仁聖主也

孝宗臨御弘治七年以後天下章奏早朝後幸文華殿司禮監

奏送

御覽過大事親批庶事發內閣調貼送司禮監托行當時中行

此行等者

聖批也傍行托行者調貼批也至於事有所疑必召內閣大學

士諭以

聖意所在使之參酌可否然後發行真推心置臣腹也

孝宗不豫傷寒症也內藥房宦官傳旨不召大方脉傷寒科

而召口齒科劉醫官文泰乃素交納於宦官進藥一誤而渴

其思得水乃制而不進有進西瓜者上啖之僅能出言召大

臣受顧命然竟以熱極致口鼻衄吐塊血而崩時則有墨紫

氣自西北蔽天屬地皆膝轉北而向東南其熱氣炙人焦面

目難當已軀傳言要駕美天變之感如此劉醫罪不赦然僅

謫廣西戍而死

以上俱聞見漫錄

東山劉忠宣公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

未不上庫簿舊任者皆然取去充囊橐官中亦遂相襲以

爲固然公初至檢庫藏通前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

故事白云不當附庫簿公沉領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

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過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爲有愧古人

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籍作正支銷毫髮無所取云

弘治庚戌冬彗星見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彭

惠安公詔時爲吏部侍郎上言軍民利病曰草振本日戚役

錢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杜正

近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爲人禍福人所畏憚

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半分例相沿更相倣效虛名

實支遷掩外觀誰能詰之比凡有章奏無不先乞而後下

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軀也及至有犯多

從寬免有毆人至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之
是失刑威也好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
奎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免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
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攝伏望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
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剛獨斷履見善
而親忠賢接嬖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必由己出終
篇又言 朝廷一日萬機安能勞心周溥願陛下執其要焉
然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
庶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繫身錢糧違報繁冗工程囚犯之類
許先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該各衙門
會議者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內閣輔臣亦

同在彼詳論可否事跡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
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 聖明耳
目而群臣高下邪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
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 上嘉
之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孝以儒者憑宗務清明其辦以
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繡閣經史御則省察情愴處已待
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者處立

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頹風進脩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
猶簡所知云抵家年載村居寡事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
由可善其後而戒宿舛哉嗚呼若公者誠無愧於古人而今
世若斯人者蓋亦寡矣

弘治癸丑夏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干大水暴出民以爲有
神物焉遠近爭赴祈禱巫獲厚利六月許州小趙鎮有巫言
龍骨出土中縱口道禍福以誑愚俗將如鄭州之爲者知州
邵寶恐其久而惑衆也乃取所謂龍骨者毀之於庭杖巫而
遣之復作 詞以貽州人俾勿惑詞曰變化風雨兮上下于

天古人有言兮維龍則然龍骨能然兮乘氣與時斯以體乾
又窺兮非淵兮水兮非川彼朽骨兮幾何歲年豈 鼓兮田已
巫無兮翻心士女會兮如屢龍無靈兮胡托彼傳龍有靈兮
彼胡致旃骨則何罪兮巫之愆遂彼巫兮毀斯骨爲吾民兮
群妖物

孝廟嘗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
王大夏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
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李
士劉健嘗薦劉字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

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也嗚呼若我孝皇額治之切知人之明三代以後之君若此者恐亦未之見也

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戴笠簡公珣任左都御史時存大政事上每召二公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上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觀日又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者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耻也嗚呼斯可為君明臣良矣倚數休哉

以上俱延休堂漫錄

成化十一年乙未冬十月

孝宗皇帝正位東宮詔至南京官方郊迎有卿雲適見翰林學士錢溥乃獻頌應頌凡數百言又十年南京兵部尚書王公致政還三原妻職方性乃作西歸賦贈別二文皆揄揄揚蓋將為後日地也然未幾孝宗即位首起王公為吏部尚書而不及錢比王公至則首擢孫東駕交而亦不及妻此二事足以見我聖君賢相大公至正之心矣且其有弘治十有八年清明太和之盛治也

山東安平鎮舊名張秋漕河所經西通大河東傍鹽河相隔

僅百餘步每如何溢則自西而東亂漕渠東奔迎留界堤堰為衝破挾漕水入鹽河以趨海蓋自景泰以前屢為

劉大夏等乃議西徙漕渠以迂避其勢今則界遠堤濶遇可溢則不能衝而始獲安平矣故鎮改今名

以上東華雜記

弘治間禮闈會試言官劾主司需題賣士分辦未決及廷宴鍾鼓司進樂裝數人章一大指欲宰最賈其肉一人出云我要買四隻蹄又一人出云我要買頭腸聚屠拱手大言曰不得到你買了頭蹄四蹄未開科時已有人下定錢買了座中文武皆失色

述異補遺

弘治間京師有少婦出城一舍許歸寧父母明日侵晨抱哺一兒騎而入城道遇一僧控其馬令之下婦按一奴與之驚釋已僧曰但欲與下奉頭物也婦知其意乃出懷中兒與之曰第持此伺吾下僧方抱兒婦亟躍馬去不顧僧手裂兒為二婦行里許見行道數人駐馬謂之曰前去一僧盜也行我預馬壯得脫持我兒去汝輩可救之當重賞之汝我京中某家婦也衆前追及之果見兒死道上僧方就水旁浣衣上血執送官論死

杜宏字淵之河南臨潁人弘治庚戌進士為阜城令時北方

常有群盜共謀殺人以誣人求賄

此人謂之願者仙子又曰打清水湖

杜令廉知其

事會有數商人未邑中與人交易而聞明日其徒一人死逆旅中令遣坊甲追捕頃之一人至庭牽二駿馬鞍勒皆飾以銀出符以示令指符中姓名曰張鑑即我張慶即今死者吾弟也我張都御史泛于粥醴淮上索逋直來死昨令吾弟出外以黃金易錢與人聞而死耳令使人檢其索有新衣數事詰其餘貨安在曰吾所挾銀途中遇盜劫去矣令笑曰尔詐也銀且彼劫去安得黃金獨存又餘美衣駿馬耶其人辭窮色動欲逸令乃執其馬封其橐使卒守之適景州逸他盜羅

者獲一人自言我高也有圓侶在阜城與人聞而死我避官府來此耳州吏移文至阜駿之令得之甚喜乃移景州并逮其人至嚴刑訊之盜皆具狀曰某殺人求賄者於某地殺某於某地又殺某計凡殺九人今死者非吾弟也方途中行丐者吾衣食之令飼馬復令其與人交易而聞乃殺之耳今又恐其遺情復再三訊之中一人揚傑始吐實曰初與交易者聞乃傑也非死者也傑等五人於死夜殺飼馬者傑恐聞者識我即逃往京州耳令乃具白巡撫大臣下屬即戮盜所陳往事皆符合遂聞于上內批為首者凌遲死為從者斬梟

首示衆仍著為令遠近稱快後杜令內以艱去服闋補山陰召為監察御史劉山房字凌雲四川涪州人仕至禮部尚書妻亡妾甚妬婢生于妾命僕棄之僕抱兒棄城下入就妾索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鄰人周惛兒見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詣其妻曰兒死以焚之爰自公署歸妾曰婢適生女不育棄之矣後爰致仕歸涪州有鄉人某為行人出使歸過爰問曰公有子乎爰曰未也曰公有子在已七歲何謂無子爰問故某具以告爰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賜也遂遣一僕賁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已破蒲去或告曰吏尚居崇文門外某巷中亟往出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己出矣而拒之行人勸諭再三乃從吏詠與僕送兒至涪爰之親舊聞其事醵金為舍往迎之爰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八旬老父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來顧天錫在刑部時與爰為鄰為予言之以上傳漢書案記李西涯延徐文靖漣徐尚書屢飲左右誤聞醋酒公飲醺厄西涯又奉一盃公又飲之次至徐瓊吐去曰酸乎真秀才酒也西涯也從者且語文靖公何不早言公笑曰鼻中尚吸三斗况酸耶王雲鳳出為陝西提學臺長汪公某語之曰君出

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鳳雲曰此正我輩事
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橫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
爲之他日妻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
嘆服

弘治中北虜致一語曰朝無相邊無將國勢相將詔翰林應
之西涯曰天難度地難量吾君度量虜使嘆伏

弘治中進士錢某知沛縣內官李榮過之不官李榮怒將啓
之錢厲聲曰皇上不能答我汝何敢然榮曰是何言也錢
曰朝廷刑責所加不食猶如某者奉公守法天子不能加罪

而况公乎榮是其言禮而歸之及還言于上曰錢知縣良
吏也上命吏部取爲御史愚謂小臣恤民內臣禮士我

孝宗用賢之機一事而三善焉
以上俱活城客論

伯父工部公在鄉校累舉行第以貢入南雍弘治戊午鄉試
有別舍生傲人汪某者夢於蘇州監生陸某忿爭相持訴於
祭酒祭酒覘之出曰陸某非此間人矣審而莫測所以蓋汪
與伯父平生無半面識也間爲蘇士言之未以告既揭
榜伯父中選汪竟無名及會試至京以歲旦往謁故馬太宰
宗胞佐吏部適崑山毛憲清瑩朱懋忠希周二修撰皆在坐

三公皆吾鄉殿魁也俄有雲南解元周文亦入謁相見各道
姓名有頃辭出伯父與周偕行周意恹慘沮行且問曰君
相見得無有喜事乎伯父唯唯未對周曰予此言有謂也予
丙辰歲夢至殿庭方傳唱進士名于上庭下自謂當在列
俄一物自空墜下視之乃金宮花一朵欲取戴之旁有友人
上之曰爾不得取此蘇州陸宣公子孫物也彼家有陰德當
受此轉顧則已爲一人簪於首矣予此來方物色其人今遇
君既蘇人陸姓且歲首遇三殿魁又皆蘇人此殆君得雋之
兆也吾其終無成乎伯父唯唯而已夜歸即中問從者道之
且訝宣公之語老僕許聰者忽應曰主忘之耶吾家老官人
非名宣乎蓋先曾大父諱與宣同音而傍加王也伯父乃悟
而異之既而果擢甲科周訖不第以選調得官

弘治末浮梁載公珊餘姚史公琳同長內臺史公素善占候
見災惑犯執法以語人曰司憲之人其有憂乎是歲十二月
戴公卒或謂史公曰公言驗矣曰未也前累疏乞歸未荷命
尋感疾越明年正德改元正月竟終於位災惑始退舍
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往觀有
與之錢者民貧覲久得利乃醺而藏之乳醫周媼者爲予言

行歿於市暮歸携錢滿袖書以與川川賴以給固旋歲餘一
旦欲辭還山川來語程共話具送之時川患瘡偏体久不瘥
求道士治曰易耳出藥少許和酒與服燒炕極熱令卧其上
重被覆之取所佩小葫蘆鎮其角川如爲所壓不能興出汗
淋漓被沾濕道士徐揭被吁之起則瘡盡脫去膚瑩如玉
矣顧川曰乍別客中真太寂且憂子貧無以贍子有母能點
銅爲白金今相分與他日聊試之或能充數月費耳傾囊中
藥一丸授川酒尽別去無何川值之資程請出其丹試之覓
銅約重四兩熾火鑄之投丹其中少頃五色焰起其鑪然有
聲已成雪白銀而錙銖無所耗於是相顧驚嘆程乞其少許
至今藏之弘治癸亥予里人陸忠家墻下產芝明年連產九
本亦有重臺者五彩爛然後皆拔去予曾得其一枯莖藏之
長洲吳巷村百姓莊孟和以磨麵爲業弘治中其家牝牛產
一物如鹿周身有鱗跳躍不足有鉄枚倚牛欄墻下默即啖
之甚甚惡其怪且不解飼養之性三日餓死或以爲鱗云

以上俱廣邑編

合州立齊鄒公智少負才氣未冠發解金蜀赴會試過三原
謁尚書王公恕曰智此行取甲第非所急所急扶揚抑陰此疏

曾爲人家看產見有四頭連綴一項驚懼殺之媼秘其家姓
不肯道

崑山魏經清伯弘治己未病瘍醫工候針其足腫痛積久
遂不良於行夜夢白鬚老人告曰子病若此亦知誦北斗經
乎問曰誦之何謂曰不惟愈疾且益壽夢覺意頗不信詰旦
有道士來問疾診之曰誦四必三何功曰却疾延年其言與
所夢合乃悟而持誦曰必三過久之足瘳今年及八旬齒髮
如少壯猶日誦經不輟

弘治十七年蘇城事諸巷俗名巷有百姓病死到地府見閻君

被簪看之言汝弄未盡放令却回其間公室服用盡如人世
但怪王人卒吏皆看之言私問之人云陽間 予崩故爲帶
孝耳百姓待活私爲所親統之越明年五月而 至尊厭代
按玄怪錄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末遇陰吏之迎駕者俱入
寢殿見上升與甲馬引從而去後數日乃有攀髯之泣今此
百姓所見亦隔越半歲

蜀人盧川弘治初領鄉薦卒業太學質美而貧與吾鄉程貢
士連相交善有道士不知何許人自云姓達號空同山人與
川同印交尤稔密其人身頗然長形狀秀偉而落魄善飲日

不也不上也王公微哂而罷及入試果登第授翰林庶吉士
即上扶揚抑陰疏指斥大臣無所顧忌有曰切照少師萬安
持祿侍寵殊無厭足太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
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小人也願陛下下諷之再辭
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
之弊無不革矣再照兵部尚書致仕王恕志忠勤可任大
事兵部尚書致仕王鉉秉節剛致可寢大奸比直隸巡撫右
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太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體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

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云云疏奏謫吏目卒於嶺南
事詳理學名臣錄

揚州廬進士妻李氏名妙惠有貞操廬會試不第留京謀學
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家會戚飢父母憐李寡獨以聘江西
新淦巨商謝能之李啓李自往者再不得已歸于謝謝繼母
亦揚州人李懇乞為婢必全節操啓不能奪李侍母不離啓
先載益赴江西母與李繼歸丹泊金山母與李登寺酬願李
題詩于壁云自當年拆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橫
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

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者其後曰揚州鍾李已
嫁氏題既而廬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揚州知李已
嫁及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鹽缸多贓河上
教慧隸誦詩往來鹽缸間二日李聞知喚問詩從何處得隸
告以故李驚喜曰吾夫尚存耶遂約暮夜以舟來過蓋恐明
言之則聲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舁至廬寓館為夫婦如初
蓋李歸謝逾二年貞操益勵謝母亦為護持以遂其志及是
歸廬母亦嘆異時弘治己酉也

御史姜公洪弘治初直聲聞于時嘗上新政八事疏言極剴
切一曰正君心二曰務聖學一二曰納諫諍四曰辯邪正五
曰禁近習六曰黜異端七曰省進奉八曰慎終始其辯邪正
有云伏覩陛下即位以來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
何以振作維新之政如司禮監太監蕭敬賦性狡猾用心陰
險先因科道糾劾既退復謀進用排斥正士益肆威福內臣
害政之尤者也少師太子師吏部尚書萬安少傳太子太傳
戶部尚書劉吉位居師保素乏人望浮沉取容殊無建明固
持祿位老不知退妨賢病國者也太子少保吳部尚書尹直
禮部侍郎黃景奸邪無耻吏部侍郎劉宣都察院右都御史

劉敷老懦無爲吏部尚書李裕雖有廉幹之小才亦失進退之大節皆依附李孜省而竊取勢位招引新黨而布列中外貪冒無忌者也戶部尚書李敏因巡撫兩淮親拜梁方之母大理寺丞宋經先因巡按山東跪拜梁方之前遂皆逐其薦引驟陞顯要患失之鄙夫也刑部尚書杜銘年力衰邁歲暮俱落垂延富貴進取彌篤憤絰彈劾之老猾也凡此數輩中外自馮和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陛下若以爲先朝舊臣不忍譴貶亦當罷其政柄放歸田里以爲人臣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天朝豈乏政正士猶見致仕兵部尚書王恕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侍講謝鐸徧循張元楨檢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景金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珍徐鑪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讓蕭顯賀欽工部主事王純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驍勇軍民推服至于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維稱宦官不類董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俊馬文升之任事巡撫北直隸右副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右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陛下將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爲三公六卿或處臺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脩舉陛下可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勤尚書楊文懿公守陳在姪時母憂喪星入懷及生天庭有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爲異比登第入翰林母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講說命有曰明君圖治常患其臣言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徒負聰明而周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講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傳說可以爲萬世法矣於武成有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治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佚蓋舜所以無爲武王所以垂拱皆常夏芳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嘗作內宴樂語以時方返豫則曰謂豐大必宜日中故豫亨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遠功則曰暮帝舜之格有苗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責異勿刈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實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惟老又伊尹之明訓公旣進呈語他學士曰萬一蒙上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古水東川羅公僑歷官有聲葦爲台州知府至今台人稱德政以公爲首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葦著潛心錄以貽其

予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真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毋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即充廣之使若泉達大然予謂只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以上俱仰止錄潤山丁補賢先生幾督廣東學政渡江有司具牲醴請祀水神先生笑曰舟手或沉或浮神何預焉至中流風濤作舟而

覆李空同先生夢陽督吾省學政渡江有司亦有此請者公怒命從者縛神技諸江且曰以水神得其所哉竟無恙噫二公辟邪衛正之心一也而安危頃異蓋有命焉豈神之所得而禍福哉

中洲野錄

姑蘇唐子畏寅嘗過閩寧德宿旅邸人懸畫菊于長楸然有感題絕句云黃花無主為誰客冷落疎離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况云

陶陰元記

孝廟即位徧祀宗藩秦王送朝使詩曰九重聖主篤同宗遣使明禮秩崇卿相敬恭承德意廟靈彷彿著儀容客山夜

靜風雲會大地春回雨露濃歸觀重煩陳一語親藩存沒感恩同山陰司馬通伯聖乃羅水玉環春問所取士也同為閩臬副使一日偶拉羅貽詩云歲在壬辰春試芳至今朝舊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生主門生相拉高司馬遂為肉袒

以上百可漫志

大興太宰劉璣初為秀才時畿郡有鷹神乃一攢鷹也一日飛止公宅造極餉之偶不繫鷹攫其双若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人擡轎恭贊南京已而飛去公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恭贊南京機務鷹語云

涉異志

陳德卿弘治時提督北直隸學校忽一儒小試文不合格見黜乃上詩於陳云拍天浪湧海門開持竿釣臺不得魚兒也歸去恐應人笑海邊來遂客入場

弘治乙丑會試康德涵為房考官凡舉子文卷愜意者以宮杖徒流死五刑判之人頗惡其不雅及觀東坡贈東林長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靜身又來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山杏改曰溪聲廣長舌山色清靜身八萬四千偈如何舉似人特謂上貳句處斬德涵之意蓋本諸此以余論之交交戲詩則可若較文則不可

中書舍人由傳奉而得者成化間頗多弘治登極詔革之
文集杜詩朝之者云馬上誰家白面郎初聞泣泪滿衣裳可
憐懷抱向人盡正想氤氳滿眼香近侍只今難浪跡青春作
伴好還鄉三年奔走空皮骨秋日愁隨一錦長此詩間之既
久但傳奉中書及各色官弘治間亦有

以上俱知事詩話

庶幾士鄙玄齋智以言被繫詩曰人到白頭終是事
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迷東風到紫宸及讀石城吏
日辭朝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
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二詩忠愛之著溢然美卒年僅二

十三殆今之賈生歟前在司空王公故身短紗帽以高頂靴著

高底與用高扛人稱爲三高先生有問之者曰無他行文

章功業而已

杏溪清談

弘治己卯年南京龍覲代澤子中式士有作詩者識之曰一
聞何老轉都堂百計千方要入場金澤位高身子重龍覲家
官手兒長有錢使得鬼推磨無學却文人頂紅荷舉紫微堂
諫客要開金口說彈章

吳一貫湖州人弘治時爲御史以事與候族張辨因歐之折齒
被逮孝宗親於午門詰之有懿旨即令旨殺之賴孝宗仁聖

得金然亦以是得驚悸疾後在南轅疾如昨每有聲輒驚不

能止一日視事倦瞑目憑案而睡侍吏忽報曰文書一紙自
天而降公開目取視曰明年某月日陞公爲北京都城隍公
怪之即以書抵臺閣諸公言其狀至期無病咸怪其言不驗
時姚源寇竊發起兵捕之軍師卒以入絳公方瞑目坐堂上
覺而見之以爲盜且至即敬死美人以爲破膽理或然也然
城隍之說卒如其期亦異或豈非爲乖氣致異邪然一貫當
正德間華林賊勢猖獗一貫督兵勦捕嚴號令信賞罰士卒
奮勇俘斬甚多因建議築城賊至則督兵以截賊退則督民

以築至忘寢食二縣德之俱位祠祀之

江右彭公禮巡撫南畿命蘇郡立周文襄公愬夏忠靖公原吉
祠於胥門歲祀之有題詩於胥口之于胥廟曰周况曾蠲百
百萬租二公遺愛在三吳鄉人近日祠馮道爲問將軍合義
無蓋指忠靖也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一罷任權傾中外文武臣多賄求
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嵩歲山下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
瘡衆醫莫效廣欽以符水遷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
宮灾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灾太

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灾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俱飲鴆血而死計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遞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恩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賄盜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呈夜赴殿跪求揀下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輜影憧憧而一人獨乘文輜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之名一盛傳於朝野觀顏雖

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賴上英明終新去之

孝廟晚年益精明燭見臣官之弊欲沙汰其庸冗者司禮監止五品服期後聖祖之舊不幸遘熱疾危殆恩飲水中官之驟得者以忌冷為辭禁不上進煩燥而崩乃捕大醫數百人真諸大辟以掩其奸後雖雖到屍而未正此罪餘黨獲死牘下誠千載之遺憤也逆瑾當權特科道部屬之鯁介不撓者熊卓李夢陽等四十有八人以其名詔天下號黨人瑾誅始起復官

成化末二氏之徒爵貴頗侈西僧領占行賄號廣慧淨竟悞法

妙修翊國閣教淮頂崇善西天佛子創失藏小號弘善崇化灌頂大國師創實堅到號清脩慈善灌頂國師鎮南堅恭號淨修弘善國師余各有差道士李永華等各加真人高士官號逮孝廟即位於極前臺諫韓重等疏論其濫詔免各僧道官追奪累次誥勅金銀印儀仗冠帽玉圭玉帶送所司收貯時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也按會同館牘載計奪還西僧賞佛冠七頂道士金壇合香連香碧鈿表春諸法冠二十三頂如意簪十三枝玉帶犀帶各三玳瑁帶一玉簡玉圭各一金銀勒寶石法劍十三水盂六水碗一雲碗一寶石海法盞一俱還內府承運庫織金袈裟十一織金黃古麻十三織金仔衣七俱還針工勾蓮花昆盧等帽三十頂俱還巾帽局仕途大清名器始正終弘治之世不復能貳矣

孝穆皇太后實誕我孝宗其家世傳者往往失其弘初纂修憲廣實錄使者下廣右採訪先祖銅陵君時預選脩前事遺家尚存暇日偶閱得之蓋訛李篤紀固差之遠甚至李公祠所撰碑文亦不足憑惟此為實錄云李福祇平樂府賀縣迎思里人世居曰石龍塘村村西有龍塘穴淵深清紫莫測其底時有雲霧起其中即兩東有龍頭石爭噪從耳按狀若翔

矯山川盤礴風水攸萃世出異人祖諱公號性個儻任俠家
頗饒材樂施予以故鄉人歸心焉父諱父音縣益積陰德濟
難賙貧惟恐不及遽福祿其家名益振身長八尺美丰儀事
父母至孝鄉鄰有梗化者每諭以朝廷威德化而善良者
甚衆娶王氏生孝穆方在腹忽一日龍塘水尽赤而孝
穆誕生年甫韶福祿殲矣灣塘嶺金紫山下後孝穆值亂入
宮得幸憲廟毓聖躬於西宮爲萬妃所構竟以憂朋輩望
山興夏有妖興殷孽繫與周帝王受命豈徒德懋蓋自其母
家而已然矣以古揆今豈不信哉或又謂建文出走自閩
入廣止於賀縣娶婦而生孝穆尋又他徙此又失之遠矣
立文在自少有俊才然謂天下尚有勝己者及如翰林不如所
望乃誦其其過悔痛諸於人曰昔年不到梅閣路聞說梅閣
都時梅今日過閣堪一笑滿山荆棘野花開又吳東湖訪白
沙不遇意頗慢適蛋婦採舟過門乃拈筆題詩於壁曰隻船
槳亦爲家撒網歸來晒晚霞莫笑水村兒女拙也曾梳洗插
金花

蔣敬所見之父誠爲通海李勉論尚子一日出見一汲水婢端
莊重厚異之詢知尚无夫乃納之繼而正妻生昇此妾生見

甫二三歲誠罷官歸以二篋裝駝之馬上而歸過貴州山陰
處馬失跌崖下死二兒跌至山半掛樹枝上誠至慟哭以爲
必死遣人下覓之見二兒方坐篋中剝薄鴉嬉然相讓而食
乃以絕繫上之後見年十四中解元會試下第入貴監時立
文在爲祭酒見投剝謁之云廣西解元蔣見見文在怒即以
此爲題使破之應聲云以一省之文元謁天下之文王文在
大稱賞由此恒番門下後文在與雪題學戲曰江南地煖唯
春雪雪未有對見私謂之曰何不云海外田多不教立文在
知出於見乃請之曰見非助我者也

以上俱月山叢譚

九朝談纂

武宗

弘治十八年己丑五月

武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改元正德人謂正德歸前代有之宋氏西夏乾順嘗建此號也時內閣大學士則劉少師徒李宮保東陽謝宮保迂與禮部官皆未之深考耳馬家宰又升因考科道出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指此也也是內閣卿之未幾馬被御史何天衢論劾遂去位似有由也乃以禮部焦亦河南人立夏氏為中宮京師

人儒之女又立沈氏吳氏為妃皆由大明門入受冊

正德元年丙寅

上嗣位尚在童年左右嬖幸內臣日導引以遊戲之事由是寢廷頗幸各監局為樂或卑騎挾弓矢徑出禁門馳射鳥雀或開張市肆貨賣物件內侍獻酒食不擇粗細俱納大匡科道累有章疏皆不省是歲六月雷震 秦天殿鳴吻及太廟春歇

天壇樹木宮門房柱多有摧折災眚前此太白常晝見人皆異之



中宮王岳之死人頗惜之巡撫山東朱都御史欽上言岳謫守 祖俊既不自其罪狀賜死道中兀未厭乎人心臣念岳為劉瑾所忌必瑾譖毀以惑 陛下登妄殺之端伏望察岳之非辜誅瑾之謬賊等因瑾不以聞乃以朱榮祿非法建至京覓官罰米三百石輸運大同人心益恨不敢言焦先為翰林謫出後漸歷用為禮部侍郎與瑾相善嘗建言禦虜方畧四事劉閣老票旨這本所言窒碍難行方遂卿之屢於瑾處諮劉所短因言瑾遂代為太宰文升未幾同侍郎王登皆入內閣方仍欲與部事瑾累遣人與李閣老商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無官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時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翔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奏義為吏部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起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與大學士也次日吏部請印信內批令焦芳無言部事方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問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和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

旨吏部知道者即當遵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

跪而更起立和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手旁乃緯部事初李夢陽京疏亟欲誅逆瑾等而謀慮不審疏中既以中露之變爲言而又躬自臨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且章疏者李夢陽爲官耳而諸司英明傑平士皆以文章氣節取重于世者乃翕然和之蓋夢陽素爲李閣老東陽所重所爲詩文輒加稱賞籍戶書素原李閣老故亦重夢陽與其一流出而九卿大臣亦皆景從不敢畧出商量万全之策後文因事繫獄罰米三百石輸邊二子皆罷官夢陽累之也夢陽亦下微人以爲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王事時嘗曰昌平倉魯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乎瑾遂擇之令致仕仍贈以物曰後當復用之

李閣老東陽四歲即能寫大字順天府以神童薦召入內廷過門陽限大監云神童脚短李高舌吞云天子間于上抱置懷中令翰林院作養與程敏政齊名後至大位然專以詩文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

破常格不次擢用寔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惻舉用真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爲數年後東陽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事變將作正德二年丁卯一日朝罷內降勅諭留百官於金水橋南跪聽宣讀指摘公卿臺諫數十人退者勒令致仕河南鎮守太監廖堂挾勢奏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乃得旨令吏部許尚書進奏稱鎮守太監舉劾三司非其舊例遂票旨禁之後許尚書與瑾不協斥去歸家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以挾去財物深被其害瑾之得罪同例者多類此以是速敗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爲禍又豈有涯哉

朱恩松江人與瑾有舊自河南按察使題陞僉都御史操江未幾陞南京侍郎尚書事瑾挾恭凡拜帖馬項上不敢云拜上頃之稱自此起寄觀海語謂還羅國凡臣下見其居先門其足者三復捫其首者三謂之項上恩有取諸此耶甚可耻也

戶部主事莊澤公差廣東奏稱官庫錢銀數十萬多爲有司侵費瑾正欲藉此煽上奏差司禮監官同給事中

盤勘且令各盡數解京由是各省事緒紛紜不免橫斂民財餽送内外以圖免禍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因查盤錢糧還瑾索賂不足以爲參官不當輒發怒用一百五十斤枷枷于東西公生門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遲延亦逮至京枷于吏部門外御史王時中枷于三法司牌樓下遠近聚觀垂淚文臣重負義莫敢近覲給事中許天錫卻變皆因事自殺刑部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旨逮于朝堂不死降謫州州驛丞守仁猶恐不免其死遂詭秘其蹤跡以遠害大理評事羅倫亦劾瑾杖之不死亦遠謫

許進初以戶部侍郎致仕家居正德初起用爲兵部侍郎尋陞本部尚書與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進遂代芳爲吏部許外若不附瑾而內實不與抗初進致時仕馬尚書文升在吏部陝西張綏爲文選郎中進子許誥爲給事中奏劾綏過馬以綏有才力救之不得綏以病乞歸及瑾用事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未及者令赴京聽用綏不得已赴京綏前在文選時焦芳爲侍郎令

其子焦黃中薦于瑾以爲綏乃公之鄉里極有可用會

文選郎中劉永陞通政焦以議調驗封郎中石確疏已具而復以綏易之進雖用綏而心甚鄙之進素與陝西雍泰相善泰已致仕進欲起用泰爲子瑾改南京操江都御史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朱瀛每欲謀傾進而轉劉宇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爲山西按察使辱楊知府爲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恭將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於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綏入內諮問雍泰貶謫來歷如何不備入奏內綏曰奏稿倫載許尚書言之瑾索原奏稿視之果然於是進爲詐直票旨屢以欺罔斥之進俱遂乞歸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于

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遂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入永知竟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歐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得不去遂深憾之

荊州知府王綬武昌知府陳晦考察俱在黜列乃廣略

瑾復留緩晦皆准參政仍掌府事如此者尚多此其尤甚者也

是年春殿試賜呂卬為狀元景陽第二載太賓第三大賓蕭田人少有文名甫二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為姪婚於是僕從鞍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大賓偃然自居意氣揚揚復縱酒不檢瑾薄之當笑曰我不可做牛坐相大賓知之遂請假歸卒于途呂捕亦陝西人內閣不無迎合之意然呂實无預耳又傳奉取焦黃中劉仁并黃芳等數十人為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為

愧然黃芳數人實由焦黃中等貽累後亦不免謫降為殿試畢焦黃中劉仁等自以不得及第嗾瑾云鄉試解額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楊士奇私其鄉里蓋其宿憤已久待此而發給事中任姓者承風旨上疏請加釐正乃命諸司集議東閣焦芳盛怒數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和者一口李閣老東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往事不必論已禮部不得已因言陝西可增作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焦忽大声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山東山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曰湖廣亦

地闊當增李不肯從後二年悉改正逆瑾用事賄賂公行凡有干謁者云饋一千之謂云一方即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年幾萬世道益頹矣華容劉尚書大夏既致仕逆瑾知其愛知先朝常欲搜致干法又被同年焦芳忌嫉會廣土官岑猛先年被大夏與都御史潘蕃奏遷廣東至是厚賂得復瑾遂以遷徙土官為非法通達至京欲寘劉等重辟下之廷議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屠御史潘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致之死當擬不應瑾怒罵屠惡語汝黨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芳并劉字字又素嫉劉某輕將夷人遷徙與潘蕃俱發邊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衛劉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完贈詩和答之過六盤山寄李閣老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中州子指芳字二人也

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虞乏因詢國初如何竟足淺識者以為國初屯田脩舉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

田分遣郎中胡汝礪御史楊武少卿顏順壽等往各造
大量屯田以贍出地敵甚多及進完積逋者爲能否則
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邇州縣百買米倍脚耗運送邇姓
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其增屯田每致數百餘項
悉令出祖大理少卿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
較屯糧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千戶何錦等遂
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禍自是起矣
浙江紹興府勸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瑾
以爲謝閣老近所私報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二人妄
招詞連謝姻及洛陽劉瑾以爲奇貨可驛宿忿笑曰今
入我彀中矣言于

上必欲置謝于死地賴閣老曲爲辯拆令其爲民

江西南城萬安二縣人肅明舉等因事判歸蕭刺加回
充本國通事伴送進貢番夷道殺其校人而私貨財爲
邏者所得瑾寘之極典其黨以江西事激之者乃將二
縣人俱照餘姚縣例不與做京朝官又欲將江西解額
止與三十名後不果行

正德六年辛未林都御史俊征勦四川奸賊劉梟及流

寇藍廷瑞鄒本恕廖惠等以捷聞林素負忠義名致仕
在闕特起往征林至夔州先毀白帝祠以勵人心傳檄
郡縣威令大振後又有曹甫方四等煽亂復命洪尚書
鍾總制同林勦平兩川方定林遂乞致仕歸

起復陳都御史金征江西流賊先是江西饒州撫州批
源洞諸處強民王浩八等聚衆爲亂殺死副使周憲愈
事李情拘禁參政吳廷舉不放陳公主撫勸撫施以漸
平定後有殘黨復作而新淦樂安又有強民張元二等
爲亂乃命俞都御史諫再征之方平

正德七年壬申夏災感南方將逼斗旬月而退

是年冬京師及河朔之地溫燠如春而徐淮以南風雪
特甚至洞庭水後流出冰有至尺厚者天時地氣可謂
異常矣是時降勅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却以京軍
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撫如班操例行蓋從江彬等之
計也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
分派官軍於內支運通州二倉或成化四年議倉所收
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

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軍九萬六千以足前欽正德九年全派收兌運遂絕

上居豹房惟錢寧左右候有言則從錢寧本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爲家人年十五天性機警能愛之帶回京至見是

上賜姓朱氏累官都掌錦衣衛事寧幼時有恭將盧和者善相謂其將來必大貴顯遂深結納後和生死罪寧貽書當路欲脫其獄竟不果行然寧亦不深憾可謂難矣他如被方伯政良永奏其繼家人賣鈔事亦不報害及倭恤胡副使世寧干獄中事皆非他權惡之所爲也然終誅夷之慘所謂人妖服妖其能免乎

正德九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夜乾清宮災

上親御午門傳令侍衛官兵入救次日火烟尚熾宮中累朝所積皆爲煨燼下詔責劄深切時病

八月一日日食晝晦星見愚時官江藩午未間救護少頃即昏黑咫尺不辨人皆驚惶後詢之各處皆同

正德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黑雲雲各叢若相聞者父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應人之文明

年宸濠謀反南贛之兵自外收入是其象也

正德丁丑九月

上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儀天雨水寇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城又明日達賊繞衆圍陽和向無二異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上幸延安守臣具膳送行常規鎮守太監捧酒巡撫是日上來遲巡撫都御史鄭陽將筋收在袖恐失落也上至隨從兵衛擾攘將撫擠下蓋是時皆戎服莫可辨

上御席筋急呼送筋來食卒無處尋上笑曰使我若做撫按官決不如此怠慢是雖戲言亦可以仰見私人之度矣

江西寧王宸濠性素貪殘僭侈以文行自飭交結士流自弘治之世已有欺世盜名陰爲不軌之漸矣迨正德中厚賂錢寧減賢等爲內應益肆毒雲排制番臬剝削軍民又時常設宴邀請兩司官入府陳有特名及阿順者留至夜深方散或與聯詩或與論事曲加禮兒時若左衛政鄭岳提學副使李夢陽皆有文名濠尤重之鄭初爲按察使與李不合因鄭迂方伯帶去四門子二人

乃誣鄭多收柴折銀兩及其子侵剋庫銀虐情自拏其
門子取供又譖于濠云鄭布政輕侮王府等語由是濠
撥拾虛供奏行總制撫按勘問鄭與李俱下獄鄭僞受
凌辱後奏大理寺丞卿忠等來勘鄭爲民李冠帶閑住
而濠之志益張矣時則有若參議王泰曰金僉事李享
王奎允善阿附受其重賂爲其出力各官每留至夜分
方回各司大門留之以待副使胡世寧不平乃疏濠不
法數事及稱二司問刑參吏听其指麾及半夜開門等
語由是科道官刻稱王泰等惟知王府卯翼之勤不顧
人臣私交之戒四人皆回籍听勘濠賂錢寧差官按將
胡擎問時胡已迂福建按察憲其隔害徑赴都察院跪
門投到奏送鎮撫司勘問行江西撫按查勘迂延年餘
方纔回報而胡竟謫戍遼東方胡就獄人謂之必死不
意錢寧曲加矜念遣人饋以米炭不絕由是得以保其
軀命雖天之默相忠直而寧一念好德之美不可誣也
時寧府奏進復蓋琉璃瓦該用銀兩許於引錢內支給
濠累逼二司會議引錢數少欲派之民間時巡撫俞都
御史諫會同巡按徐御史譴謂地方兵荒之後難以科

派往返再三役用計挾逼乃議作夫價五十五兩万五
年之內通微濠得此即差其府內官校下各府縣坐俸
遠近騷然而守巡官畏其勢亦有爲之督催者矣
逆府震濠於正德二年知政體官陰賂劉瑾以命寵幸
使南昌儒生員徒頌其孝行遞相呈達巡撫巡按官
奏聞降勅褒獎刑部侍郎李士實字若虛南昌人素有
詩名及善書學與李東陽交厚及致仕居別墅濠必款
招致果南昌因厚遇之遂爲知己陸完字全卿蘇州人
初爲江西按察司獨爲濠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
爲公卿士實完皆以心附濠寧府南昌護衛弁屯田天
順間以事罷濠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敢
言時天下藩某畏瑾害求退不得濠因納賂于瑾威
完與士實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瑾令吏部奉完爲都
御史巡撫宣府士實以侍郎改都御史巡撫鄭陽完至
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爲不稱任改爲兼都御史巡
撫完宋臣富厚賂瑾復得陞兵部侍郎瑾欺言官論劾
完首開賄賂之門張迂風憲之敝內閣庇之得全李士
實亦得陞右都御史都察院當事陸完官至兵部尚書

士實以年老致仕及璉伏誅宰府護衛屯田俱革罷完
馬兵部尚書王醇酒于地曰全卿爲司馬護衛可復得
矣自是彼此歲時問遺不絕濠完欲乞復護衛完吞
書曰須以

祖訓爲言伶人減賢者有竈 上左右近習內臣如張銳
張雄錦衣錢寧文臣如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
求因寵減賢之隋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濠令鉞教演
江西伶人秦完等歌樂因鉞以通於賢每親書寄賢輒
稱馬良之賢與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濠載金銀寶

器藏于減賢家分饋諸權要內閣大學士費宏素知其
故乃大言曰宰府以金銀巨刀打點護衛苟所其所爲
吾江西无噍類矣錢寧減賢再三懇免完題覆稱宰王
乞護衛以典章爲言事体重大合會多官盧明以本來
內閣擬旨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往與王
晉榮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行濠以宏作梗恣
其改更濠乃托賢等語于 上曰宏私鄉里取進士貴
初及第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故朝廷時御
史余珊刻宏私其第費家選入翰林久不認罪遂罷宏

致仕濠既得護衛益驕橫聞

上巡幸邊境納都督馬昂已姝妹馬氏于宮中心懷異謀
陰養盜賊以爲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恃王貴戚
爲案憲肆行劫掠與民爭田不得令賊屠其求官司
莫敢問到六劉七擾中原之後兵部申明律禁不許隱
蔽賊情釀成大患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捕賊甚急吳
十三等已獲繫南昌府獄復爲賊劫去兵部奏責孫燧
行屬責恨緝捕濠悉賊獲于已謀欲去孫燧以息事乃
令南昌三學教官達濠等率領生徒裝飾孝行呈文具
呈撫巡三司保舉孝行逼拔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等
轉奏意欲朝廷嘉獎以固寵眷以釋嫌疑差人載金寶
於減賢處分饋權要續以書諭差人曰事在司禮監可
與敎言之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
來梁震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是舉時江
彬寵遇日隆太監張忠與錢寧有隙常附彬欲借以傾
寧及是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 上曰朱寧與減賢交
通寧王謀爲不軌

爺爺不知手奏內稱王孝譏 爺爺不孝也稱王早朝

爺爺不朝時也謝儀者南昌人避寧王害補校尉赴京按
太監張銳送入東廠緝察奸弔銳信任之因得往來內
閣部院諸大臣家寧王之謀復護衛也銳實受賂復見
寧王益驕橫方絕之御史熊蘭亦南昌人其父爲寧王
拘繫甚苦聞孫燧等奏保其孝行不勝忿恨播言王必
反密謀于謝儀求張銳爲是助諷言官論王不法弔儀
言于銳曰寧王必反將累公盍不早附張忠江彬禁治
寧王爲自全計銳深然之儀見曰內閣楊廷和等以此
告之廷和亦欲復革寧府護衛以免後患令儀與熊蘭
密以張銳意托御史蕭淮論之張銳張忠江彬等共言
上曰寧王初褻愛不可從楊廷和遂稟旨曰朝廷處待親
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來保奏時科道因蕭淮奏
後又有旨不從鎮巡之請方交章論之廷和欲照先朝
故事遣官責諭及革罷護衛恐其謀洩乃從中密處不
令外廷知之兵部尚書王瓊剛懷自用一日在部哺時
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部問曰適聞錦衣衛校
尉宣召駙馬明白赴闕不知何事瓊曰不知乃過廷和
宅入見問曰適聞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應不知瓊曰

先生欺我耶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念命趙附馬往
諭弔得息今崔公亦如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洩泄瓊
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至
右順門崔元入內見勅若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
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
御史賴順等往諭還革護衛等語王瓊欲以異議乃言
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遠遣况非密而可密行
乎廷和意不平乃番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傳
諭官意然後行時己卯年五月二十五日也廷和又欲
召兵部議後兵事瓊曰此可議而不可泄者前因給事
中孫燧懋易璫之言議遂精兵操江爲江西盜賊設疏
入留中日久不出盡力求批出諭議備兵之方無過此
矣由是廷和與瓊益不相協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
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爲必擒濠通王府僉年徐幸等在
京即飛報于濠六月十三日到南見濠值濠生日宴鎮
巡三司報曰駙馬等官蓋程來以後又聞宣兵部不知
何事濠大驚因憶昔日檢校王時差太監蕭欽附馬蔡
宸都御史戴綱曾遇南昌今此來爲擒我也罷宴夜召

李士實議所處士實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安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等各飭兵器明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數百人侍衛拜畢漆呼曰汝等知大義否漆曰不知漆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赴京漆曰請各看按察副使許達曰天無二日此是太義漆怒曰尚敢如此無禮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仍尽拏三司諸官鎖扭繫徽令布政梁宸等用印信咨文差人通行天下布政司告諭親王三司舉兵之意大緊証稱祖宗不血食者十五年等語乃分給糧米募兵修理戰具以夜繼日十七日漆留中官万銳守城自以妃眷世子登舟北出鄱陽湖令僉事潘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命參政王論提督軍務爲兵部尚書李士實爲軍師舉人到養正副之督卒護衛軍并閔念四吳十三等賊黨五六万人尽奪官民舟舡万餘艘蔽江而下九江府開門迎納遂趨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偕知府張文錦竭力禦之軍兵不徑下南京而守安慶者十餘日不克又聞南昌被王都御史守仁集兵攻破遂棄安慶復回援枋初南贛缺都御史部會推

蘇人文森堪任森回江西有准處之事力以病辭王守仁餘姚人曾奏到瑾專權被捷幾死請遠方驛坐歷陞南京鴻臚卿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守仁素知其地界連三省事權不一發兵攻討則賊盜遁入山谷罷兵招撫又肆出剽掠且兵糧无處乃上疏乞假以重權久听臣募兵積糧便宜區處庶盜賊可息疏下兵部王璫以爲然乃覆奏乞改守仁或任爲提督軍務欽降令旌八面副軍前得便宜斬首所在賊梟官錢听其自用守仁由是得以展布數月得擒兵四方萬餘衆破徑賊斬首无算民得安生復建議添設縣治爲久長計民立生祠祀之鎮守江西太監畢真見守仁累獲軍功欲與同事通於近侍奏下兵部議稱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謀於江西鎮守斷乎不可爲惟江西有警則听南贛兵徑往策應朝廷後之特勅守仁得以策應江西蓋廟堂之上亦素聞宸濠蓄有異謀欲陰爲之備也至是福建軍士作亂乃勅守仁往福建勸處守仁啓行由江路遇吉安將至南昌濠差人迎之豐城知縣顧必恭以寧賊反狀告之且勸勿徑下南昌守仁即發

服返舟值風順徑至吉安乃與知府伍文定計議仍徧
行諸路奉義兵徵調南贛表臨兵四萬餘人令知府徐
璉邢珣戴德備統領而伍文定總之兵至南昌破賊城
入軍府其守城內官并宮衣人皆自焚縊而死衆遂統
衆入鄱陽湖襲濠遇於湖中王及散金銀犒軍死戰伍
文定馬前鋒軍少性守仁命立斬退者二十餘人伍文
定立舟上火焚其鬚不動守仁令小舡載柴燃火焚之
衆風直入軍軍大軍繼之濠敗先驅其妃妾氏并世子
皆投水中濠爲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餘人李
仕實亦被獲南昌人亂歐而死守仁囚家濠於南昌奏
捷候旨有曰人徒見變美之多獲而不知王良爲之御
蓋前此守仁報捷皆爲此語以歸功內閣及本兵之意
故此疏亦云然

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即馳奏兵部
會官議於左順門尚書王瓊首率王素行不義今倉卒
反不足慮宜急勅令王守仁自贛提兵湖廣巡撫秦金
扼黃州李充嗣守安慶仍 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
拜候爵王如釜中之魚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

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時將官在釣房者各逞所見獻
策 上聞此又欲親征以幸南京時張忠江彬擅權奏
差都督許泰往南京把截都督劉暉直抵江西未幾守
仁捷至時 車駕已駐良鄉太監張永隨行令追回捷
奏待至南京面行時有御史王佩勅奏王瓊緩兵不卒
通謀宸濠疏上果行

上南在京命張永復至江西撫安地方查盤庫藏等項許
泰等因恠守仁不候伊等至先將逆濠許由浙江水路
而去挾私情抑守仁先與濠通謀將伊門徒用事者皆
捕獲逼供張永獨知守仁有功不肯依從由是賴保無
虞逆濠衆犯解至南京江口月久候迴至次年春
駕至通州乃令逆濠等自盡楊灰江中不與埋葬又緝
得減賢錢寧泰用盧明并蕭敬陸完等與濠等往來書
簡通捕獲下獄 駕回將減賢等綁縛前導獻俘議生
重典籍沒家產後得未減陸完充福建軍肅敬以老罰
銀二萬贖罪生王守仁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伍文
定操江御史徐璉等各陞職有差十五年庚辰朝覲考
察已畢時

聖駕尚在京未還吏部奏請至秋方得旨照例黜罷未朝

官至是方放回任

二月會試取中試奉人三百三十名 禮部請 殿試

時楊閣老廷和議稱 臨軒策問必

天子親御且因是或早有回鑾之機一向未奉延至冬未

回次年辛巳

今上即位方 御西角門賜策問乃五月十五日也次日

放榜賜楊維聰爲狀元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皆得夢

云汝已年進士衆以爲寅申巳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

耳至是始驗云

江彬誘惑

盛位至都督掌錦衣衛事提督廠衛官校行事所過科

索官民財物無笑人皆畏禍不敢拂逆 駕至南京禁

天下軍諸遠近聞然回至通州延至月餘方入京時

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通軍把守城皇諸門意

出叵測人心沟沟時楊內閣廷和亟與張永及兵部議

稱團營官軍正刻該皇城諸門首御邊軍雖家曰日久

不可久番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實削其羽翼也楊內閣

以彬手握重兵恐其警蹇乃與張永密議假爲與相好

延至中寧宮上吻即啓

皇太后傳懿旨將彬擒罕并黨與男婦不走脫一人送彬

坐凌遲人皆稱快時

武宗宴駕迎立

今上未至逆彬手握重兵使當國者爲謀不審幾致非但

適以殺身而貽宗社之禍亦不細矣顧乃從容周急不

勞餘力而致中外晏然雖其

祖宗在天之靈而當國之者有功于社稷亦不可誣也

以上俱繼世紀聞

正德初內閣元臣議攻逆瑾慷慨流涕惟李公東陽倪

首不語劉公健謝公迂被斥之日李公祖道噫吁泣下

劉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哉當日出語則與我輩

同衿耳

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札悉用紅紙故京師紙價頓

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曰晚生曰門下生而挾瑾則有

恩府恩主千歲公公之語

逆瑾初餽賂者不過百金一郡守无故而餽三千瑾金

始以有司富厚遂啓橫索之志而干進免禍者至數千猶未厭

正德庚辰閩人劉世揚以會試入京夢有告之曰今年狀元名國棠劉明日即取以易已字後劉奉進士而狀元果舒芳國棠也事有定數鬼神固先知之耳

楊州陸滄浪者狂生也好作俚語正德間從戍京師嘗有揚果不果一清宋安不安宋寧不寧等語寧知而執之問曰汝作詩時曾吃醉否陸正色曰我實不醉寧竟釋其罪僅調邊方而去時有人投陸詩云落鬼當年老陸即智囊今已作詩囊醉中又復重來醉狂裡如何更看狂踰河何日了奔南奔北自家忙不如檢點親經史一榻清風舊草堂或云即果所作以復調已也

張綵初爲文選郎中甚獮法得休劉給事中滙彈劾綵方在告會控制楊公一清給中李貫交章論薦遂起得用附逆瑾致顯位尋以黨敗滙既以忤綵誅起爲金華知府矜持縱誕卒敗於墨時人謂張之惡起爲於激劉之貪傷於恃

西涯李公與大學焦士公芳札書傳公瀚同年也早朝

見校尉有客卧者焦戲傳云曉日斜穿校尉頭蓋以傳爲新塗人時有江西校尉之号也傳不能吞李願指焦耳傳悖遽云秋風正貫先生耳焦河南人時亦有秋風貫駟耳之說也

以上俱近奉聞畧

正德庚午大理評事羅僑疏請視朝經筵

上大怒逆瑾欲腐僑入內乃知從違之勢於是廷臣會議莫敢出言予奮筆草疏曰僑之輕言固迂妄當誅而僑之敢言則忠誠可憫本朝稱善上怒亦解僑僅免官

逆瑾時又詔餘姚人輕簿不許選京官朝有在任者皆調外後又詔下江人不得濫用

六科遇公事差除遣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午冊封占城國王禮部請以給事中李貫爲使內批還着李索科去蓋指礼科都給事中李憲也瑾嘗以爲皇門且曰尔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皇門宜勉之當時以爲笑談也

正德已已詔閣教坊童孺百人送鍾鼓司習技又詔天下擇奇技倡優以進時廣平飭斗色教人技巧絕甚瑾

誅乃移檄止之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爲武宗所眷得賜殊

服優寵嘗奉勅祠于泰山攝鄉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自

号雲樵守被召用特賜名堂曰勉起中外干進者爭以

奇貨賂之得所領者贊報以名香目曰雪中春信爲朱

軍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于

憲庙任爲中書舍人

景泰間內閣商公輅等協府院奏西廠太監王質年幼

百戶當英奸惡肆志遂罷西廠至正德間始復時又立

內刑名廠逆瑾至之未繫一人而瑾事露首下焉瑾者設

武宗時以工部尚書才公寬檢制三边公率師大敗北虜

乃悉命左右追襲無一人自衛者於是公平日所慢士

得詐爲虜伏兵執公殺之竟莫能究

正德己卯冬駕幸楊州河水方合上問何時當解江

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土曰春迎之即至耳

焉能候之命迎春於楊州之東知明日百花盛開河水

流漸臣民駭觀

武宗自南都還駕過鎮江幸闕老揚公一清第達夜賜

飲製教詩刻于堂又愛其候山之勝取教石去幸闕老

靳公貴第抚其樞選番僧善呪曰懺悔之

武宗嘗狎边妓劉氏時稱爲劉娘時寵畧不以上爲意苟

苟有所忤輒稱病不起上爲之失措然多所規輔如

蘇杭之行决矣而劉以百計止之上幸鎮江輒先過

江遣人促駕刻期以返於是衆不以爲怨竟免於禍

逆濠將謀不執以六月十一日出西瓜方群官共食執

都御史孫遜副使許達殺之乃率兵濠濠舟夜泊閭所

在衆曰黃石磯濠倉皇曰王失機將何歸乃旋師就執

劉瑾擅政忌張永軋已乘逸鑄之際命永師討之意鑄

勢方熾永遽先功因可剪也永未至安化鑄就擒永初

出師奉勅乘馬由馳道上親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

計其歸必復由正陽門入例衛校俟而擒之永竟入崇

文獻俘既畢上曲宴於豹房語甚洽永因陳瑾反狀

上曰瑾反歟何爲曰欲天子上曰彼爲天子必有安我

慮永曰彼爲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上怒然已醉醉

夜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闥門瑾以直

宿閣中怒出不遜語永曰上在也益瑾怒罵不置

上始知瑾狀命繫於柔園待罪明日下內刑廠又明日捕瑾黨俱下錦衣獄詔百官廷鞠瑾顧左右廷臣曰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及諸公且皆知之衆惶汗歛避惟附馬蔡公震禮書曰公鉞正色叱曰亦有不由尔者乎命批其頰按以叛逆

正德戊辰廷試閣老焦公秀以其子黃中不得及第瑾居二甲第一遂變制刻其所對策斥刻三甲第一者是年庶吉士入院僅四月而授編脩黃中與吏書劉公字子仁力也踰年黃中出使特陞侍講後以瑾黨皆免歸余多外補實黃中仁累也

正德初逆瑾等八黨被寵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靜於內閣故諸臣得以實諫瑾察知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遣行復使人偽爲衛校尉持旨追至清涼賜死截其耳以爲信於是僞詔斥內閣部寺糾道數十人文士之禍斯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在司禮監馬永欲欲易鎮守內臣勅仍與名等事彬曰已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議尔何敢

專因毆彬二人訴於上兩罷之乃以張永官司禮無何永爲內官熊茂奏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京師謹曰馬飽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頃缸方青呼魏爲喂谷爲鼓也

正德間刑部吏有被郎中捶辱者乃指爲盜易賊綱事訴瑾瑾按實曹臣恣被熱而擢其吏爲刑部司務曹皆不能安張綵言於瑾改易州幕官

宸濠之叛也 上旨傳云便看提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正德己卯逆濠傳撤有願慶典刑懷亂紀綱朝儀盡廢廟祀不修建寺禁中瑤處妓女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賤靡不樂爲蓋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裡東至永平諸處西極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殺逐諫臣以拒南遊之阻既奪指揮之妻稱爲馬后又納山西所獻娼婦呼爲娘娘等語

正德己巳刑部主事方李夢儀劾員外崔傑牙牌上刻輪臺郎三字未幾寘鐺叛 上省過頒詔優恤之儀制

掌行也

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大慶法王命吏礼二部便爲馬勒鑄印與他

正德十三年八月缺奉吏部手勅以威大將軍爲鎮國公歲與祿米五千石補本送料

正德年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朱寧愆曰吾恨不手及此白怒有白於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且

曰爲君致被君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叩之即傳旨罷彭官而意未已也使

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

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束筆署名惟禮

書毛公澄爲之稱寃時陸太宰先稱病不出明日出亦

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寧得免時斗道有敢言者即傳

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宸濠黨編籍嘉靖初詔

起彭公爲兵部尚書云

逆瑾時文臣被閣木之刑者不令坐卧不數日輒死山

西劉御史澤被刑時夜有金甲神來伏於他令坐其背

上又嘗以棄咲之邏卒多有見者劉獨得生後起知揚州

逆瑾當國悞無以懲害言官者太李士焦公芳進計曰文臣所悞惟杖責耳於是首木笞撻之法日熾後悉以爲例

于號記前代三者前涼張重華五代蠻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何速魯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紀元詔下馬家寧試選人題爲宰相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以譏內閣也

成化間山西陽曲王以敗倫肆惡問革爲庶人求辨至百餘本皆被切責正德初逆瑾受賂銀二萬兩特旨云

鍾鏐淮復王爵自是求復者蜂起矣又定公卒後朝

廷贈官議謚命葬仍官其一子爲中書舍人時公長子

葵已承蔭爲學生部以次子葵進上特改葵爲中書

舍人而以葵補學謂第不可先兄也群臣嘆服

初宸濠之謀爲不軌也嘗作秋懷詩有曰莫向西風問

彭蠡盤渦怒起蛟龍又作早行詩有曰欲買三杯壯行

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其悖逆之氣稍露萌芽委探知其

意嘗泣諫之不聽後宸濠兵敗成擒辟小皆肅然委妃

投水死之宸濠檻車止上與監押官言事輒痛哭且曰

昔紂用婦言而亡家國又作詩曰池臺春色知何在紫
燕黃鸝各自飛噫此德參會自底滅亡何悔恨之晚耶

錄空子雜言

劉東山公大夏爲廣東布政至新會縣時吳廷奉爲令
公到父乃迎告以郡智險事故迎進時卻以名士出調
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後東山公當發戍他鄉
中袍途步過

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
謫後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

賤不服役邪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嘆服

何編修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畢往見約相見長揖
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謂瑾畏其勢不克屈跪何公
疾声曰此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不敢少

有屈攝

已上俱嘉德錄

正德中予在禮曹安南會試訓導朴實堅舟漂入廣送
達閣下予遣通事檢其案得古抄周易從而借觀與中
幸異者數十處盛得大業至戾下無哉字是與神物以
前民用是下有以字可備異聞也具見周易考異

正德中教坊藏賢素多貨其父卒求志墓於浙江一主
事不能撰託一友爲之其間有云唐配某氏有賢德三
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爲笑以上兩錄恭

右都御史余姚史公琳正德初佐院事公明象緯之術
時災或犯執法公嘆曰必有當之不久者左憲戴公珊
薨于位然災或猶未退舍已卯公亦下世

鄭太常瑄夫初及第方庶吉士楊瑛輩讀書翰林一夕
夢人謂汝輩有室人禽十八斤者也鄭不知所謂詰旦
以問典教翰林先生吞曰尚早鄭未猶喻或告以今制

閣老光祿日給肉十八斤始慚悔失言後三十年同生
諸翰林皆歿公亦下世存者或出蒞部事惟洛陽劉公
健少師尚書大學士領經筵總給國史參廟謨爲一朝
元臣卒符其言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近濠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
口沒入爲奴有妾安秀少女匿民間得免比女長甚美
肅安塞前禍誓不嫁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
之後軍庶人于紀全坐軍黨被比法女入浣衣局噫有
敬焉无所逃也已王考功激初尹吉水考績過彭蠡湖

是日風恬浪靜忽雲霧昏冥波濤泛湧舟楫傾危從吏
于憲際見一龍蜿蜒目光如炬時舟中有舟砂鑿王忽
悟龍欲舟砂之語急命吏投鑿于水俄頃風波頓息亦
獲濟亦奇事也

李少師東陽自少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余年正德
中爲首相有士人憫其亡投以尺素公既啓之一絕云
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曰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
鷓鴣聲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以上俱西湖隱居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別直名正德初元偕同

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厲章打聞篋篋間鬼神載
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具擢奇偶被鳴者將非吾先人
之灵屢念後亂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
何不厲言告我言未畢声回振於篋子修嘆曰吾崇以
安身我不得顧私使緘然負國爲人先羞亦均於不孝
矣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声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
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子修独曰吾得所死矣
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子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
辰進士三原王原端號公子清忠劬節員天下重望而

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
既迂正復或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遶吾居尔
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雨風
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聞霽乃敢奉哀及殮視公
兒如生焉時正德戊辰某日也常聞河津薛文靖公歿
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
天地相爲感召者固如此夫釣州馬少師文升景泰辛
未進士至弘治末位冢宰前後歷仕五十余年雖年及
老而精力不衰後致仕去正德壬申薨于家其目日將
時公里人有事從城外既歸者道逢公乘肩輿侍從甚
自輿其拱拱手問所之曰在上去其人歸到公門
聞哭声已知已捐館矣計相見之頃正其氣絕時也

以上俱庚巳編

趙風子名鍾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正德六年賊劉六七
齊彥明相老虎劉三率衆万余攻掠文安縣鍾同家屬
避賊立水中賊刳其妻將汚之鍾往與鬪傷二賊爲劉
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其衆爲寇鍾
與楊虎爲曹偶相與推虎爲主因劫興濟南波皮至東

光擒其縣令已而釋之時都御史馬中錫邊憲遣人往招之不听刳濟寧張秋威縣新河南宮強寇諸縣至景州遇許游擊馮游擊兵與戰其衆被擒一千余人奔至小灘河又遇田都司兵殺官軍七十余人擒其指揮趙文已而釋之奔至蒙山遇前擒兵李瑾軍敗之得其神器盛甲百余付及蟒龍衣揚虎因自依之至沂州揚州晉四馬武張通等皆未歸其勢轉熾破靈山衛久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太守劉祥率兵迎敵衆不戰而潰溺水死者无算祥亦被擒族縱還之渡河擒高劉指揮陳鵬攻靈壁縣知縣陳伯安出戰擒之攻宿州城不破焚其西閤陳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鏈勒止乃捨之又破虹縣又卡城夏邑虞城縣焚民居擒虞城縣令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軍一千僧兵三百人邀之與戰殺僧兵七十余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潁州官軍亂以土石擊之覆其舟虎死馬鏈等立劉三爲首更名爲劉忠至蒙城大和官民俱逃散副總兵白王率兵至劉三率伍百余人與之戰殺官軍一千伍百余人得盛甲鎗刀

二千余神器七十余攻霍丘縣縣先塞其城鏈等扶破之而入殺軍民一千余人擒其都司潘掛釋之殺都司王保至鹿邑官吏望風逃散擒其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主事領與劉三爲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升率生員耆老具金銀器絲幣饋送求見致新蔡收一城生吏劉三許之鏈見勢日盛思與劉三等各奉大事方陳翰寧能謀兵法無主統必亂於是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鏈更名懷中稱副元帥小張永先軍前督刑曹四後軍都督資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刑老虎中軍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其各有名号分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号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理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迎降者秋无犯拒敵者寸草不遺至上蔡縣知縣霍 指揮李拒守賊破其城斬霍知縣梟其首至高水縣縣令迎降至西平縣縣令王某拒敵被擒罵不絕口賊已解之至舞陽破其城劫庫釋囚内有僧德靜稱唐府官人所生因留之至葉縣擒其縣令唐天恩及李官釋之爲衆賊所

殺攻襄城居民納銀及馬乃歛兵而過次鈞州不下陳
翰言欲屠城鏈以故馬尚書家在園中去之至郊城
將入民獻馬乃止破室豐縣僉事孫啓貴黃榜招撫之
鏈復書云辟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弃
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辟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辟奸營中
見榜逃去者百余人賊有窮縣令妻者鏈殺之收柘州
破之殺都指揮唐濟及城中男女數千人劫庫釋囚唐
王遣人謂之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至唐縣攻城

不能破城中餓以鞍轡二十付燒民居而去胡老虎病
鏈等閱視其衆至十三万五十余騎轉掠襄陽樊城未
陽隨州新野諸縣破泌陽縣西平縣與官軍對敵大敗
死者二千余人奔至鄆陵焚掠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
不能入轉至宋陽汜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官軍
夾河而陣鏈師衆過河官軍奔散殺毛萌官軍一百余
人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
三奮勇殺其都指揮及其下四十余人至汝寧遇湖廣
土軍迎敵殺土軍數十人駐朱自本鎮官軍追河劉三

率衆敗之至六安州官軍追至被殺四五百人至定遠
縣又被殺四十余人復至六安劉三率衆万余人逕往
高城而去鏈意欲還六安適管四張通率二十余人未
歸至潁川楊老虎下迎即二十余人來歸至鳳陽投書
于叢都御史約歸疑不果屢與官軍戰皆敗陳翰降於
仇總兵劉三被射死鏈知事不成至應山縣奪一僧度
牒削髮詐爲僧欲殺江西賊李江將度遇武昌軍人
趙成等擒之伏誅

焦芳河南泌陽人天順甲辰進士時太李士李賢以芳
同鄉引入翰林芳出入其門爲之厮役同列耻之時翰
林皆以文章自標顯獨芳以不字居其簡未嘗賦一詩
綴一文然猜忌狠愎無賴衆皆畏之故事侍講九年則
誣讀李士或言于万李 爲李士平安曰事
那可知芳聞之曰是 公也他日不爲李

士我將刺華于長安道上安不得已亦陞爲侍講李士
初修文華大訓于東宮進講蓋華等數人爲之芳耻不
與每指摘其疵嘗于講筵曰某當作某蓋當時修書者
之誤意以中傷華華聞之不平及伊龍敗事連芳貶桂

楊州同知芳以爲華與安爲之也恨二人入骨久之陞
四川提學僉事轉湖廣副使百方謀入翰林時執政改
畏之不可已陞南京通政以憂居家時南京祭酒李傑
服闋徐文靜執政欲還之翰林劉健曰芳日夜伺此久
矣今日旣授傑他日能拒芳乎傑旣入芳星馳而至亦
授太常少卿蕪李士未幾陞礼部侍郎循以爲淹滯日
怨健於衆中慢罵之尚書傳翰在礼部芳遇文書行有
不其可意即引筆抹去之翰怒發病卒俄改吏部侍郎
馬文升爲尚書称老臣亦被其侮嫺陰結言官使糾劾
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正德初科道劾礼部侍郎王華
薦芳與梁儲可大用由芳激之也會華應得其面事折
之遂相與爲怨初芳力求入閣謝迂軼抑之於是怨迂
及彭華故也戶部尚書韓文疏論天下經費不足詔會
官議僉謂理財先上策性勸
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听者因大言曰庶民家尚須財用
朝廷以四海之富當安得而儉諺言无錢檢故紙今天
下通租區稅何限不於是檢察而徇勸
上節用乎 上聞之喜謂芳可大用也會中官八人遵

上爲戲樂給事中劉瑾陶諧各上疏言之鑿與韓文言彼
小官能言吾輩大臣可默然乎文曰言之須吏部爲首
乃以告芳芳又疏上有
旨宣大臣詣左順門芳故徐行在後大言曰今日之事爲
首者自當至門下禁不出一言陰言于內豎曰疏皆文
主之芳不知也於是文得罪去及官內閣制誥內批不
能一下筆與劉瑾相結表裏爲奸察瑾所致爲先意迎
合凡四方有謁先賂芳芳以賂瑾無不立應增解額斥
翰林排江西餘姚不得爲京官皆焦志也久之瑾見芳
大通賄賂始悟其奸曰誤我者芳也乃斥之令致仕去
瑾敗張綏等伏法芳以首惡倖免天下恨之芳子帝中
亦傲狠不孝李成辰進士芳必欲害之一甲子不肯遂
大恨嘗言于瑾曰宋人有言南人不可宰相且爲高以
進瑾然之始不說南人芳不獨黨于其鄉凡北有一人
進喜見于色謂得其黨也南有一人退亦喜于色謂非
其黨也平居論及古人凡出于北者書之不容口出于
南者則詆毀之其爲史下筆惟其喜惡爲褒貶又自負
以爲直嘗謂李東陽曰今朝臣公直惟予一人聞者莫

莫不嘆之勞出京治裝盜覓其重載入劫以去及家居
治第宏麗芳被數省積山財如山盜起山東河南沙陽
縱火焚其居掘其先人塚墓積骸之滿以死盜骨曰使
擇焉其害仆其嚙皆得藏金云趙風子之死也大言曰
吾非反者吾焦芳父子二賊導瑾爲亂故誅之以謝天
下而不能然老賊子亦以辱之稍泄吾憤而小賊通誅
獨爲是介介耳劉二漢死亦曰我死固當但吾家所行
始由焦芳後由張綵與我皆極刑而芳晏然无事何也

以上俱震澤記聞

餘姚王陽明守初仁主礼部改章忤宦官劉瑾擅權降
旨出位妄言謫貴州龍場驛坐復悞訖迨身至海濱遺
履於岸賦詩一律云李道无成歲月虛天手此意何如
生增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
豈知遺骨壘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声哭子胥
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維服而行足如履空耳傍直聞
風濤澎湃湧更至一洞簾捲珊瑚二吏夾大恭肅旬浹
旬而別其二童復引登生未之親也與二吏陸時瑾已
服上刑矣陽明始起擢任至巡撫贛州討逆濠功封新

建伯而終得閣老見歷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慕
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屬制詩一闕頌云聞說江南一
老牛微書聘不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你幾度加鞭不
轉頭覓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多年頸破皮穿
只愛眠餐紀已休春兩足主人何用舌加鞭終不就若
此者忠義具見之矣

正德始元諠言狐精神至吳城合群警慎人皆鳴金擊
鼓夜以禦之余初意爲妄夏夕隣家樓間墜下物首金
睛張牙奮爪若有搏噬之狀時有方士楊弘本寄宿此
樓逐步斗置語晚嘆水此物化爲飛虫而去其声竟過
數家彼隣又肆叫號處女爲利爪損其眉矣以是知形
變无常窮室益甚踰秋來向西南騷擾而去自是滅跡
不宰陸全卿完初任監察御史時嘗夢居大武山雖然
未喻也最後謫戍泉州山乃在焉臨終知事皆前定自
書其葬曰大武山人陸公之柩已上西樞野記
正德初劉瑾用事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悉令更之
予見宋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 陛下振崇
妙道寅奉高真允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令革

而正之尚有以天子爲稱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虎谷王公雲風遼州和順縣人晉溪王公瓊太原府太原縣人白巖喬公宇平定州樂平縣人稱晉中三傑說者謂虎谷廡請過晉溪剛方過白巖也

正德來浙江按察僉事胡邑歸公汝節以柳鎮守內臣王堂被誣有旨命官校逮至公京百姓覩公感泣哀動城市公爲詩曰非才尸位

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 明王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爲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橐先暮夜金惆悵此時

不忍去且維舸越江潯又與同官云五品監司貴

朝廷法不私二年虛竊祿十口累相知黃卷園扉靜青灯夜色遲回聞胡憲使此去慰相吾鄉胡瑞敏公爲江西按察副使以發寧庶人姦亦被誣逮下錦衣衛獄故公時詩及之

國家以科舉取士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未年蓋定制也洪武三年庚戌始命天下鄉試四年會試後復停止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天下鄉試明年乙丑會試自是間三歲奉行不輟至永樂元年癸未以內閣

初請至二年甲申始會試永樂十七年己丑車駕巡侍

北京停

廷試明年庚寅十一月甲戌還京九年辛卯春

廷試至大順七年癸未二月礼部貢院大會試士有燒死者不克竟考明年甲申復會試正十五年庚辰會試時

車駕方南巡是歲秋始還京師明年辛巳春

廷試辛亥狀元吳伯宗甲申狀元曾棨辛卯狀元肅時中甲申狀元彭教辛巳狀元楊惟聰

呂布爲曹操所擒劉守光爲晉王所擒皆乞哀求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亂者如潘鵬王倫兵敗被擒時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礼而提督 御營平虜伯江彬在行營前鵬輪過之在聲呼冤祈命夫身爲何等而向人乞生耶直鄙夫也

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爲東山按察司提學校副使鶴政尚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衆議紛然縉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湖亦風裁凜然生員之傷者猶畏之潮出巡者至齊河縣其分司壁間有

題對句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湖又起風波潮見自科李

後不復再歲考恐招物議而遠怨也

以上卷時話

正德己卯秋監察御史方鳳巡按真定府等通達潞反
武宗南征幸其地先迎於半途設午膳隨駕者大李士

梁儲

尚書王憲都御史伍符御史孫璋

上既坐伍符奉酒一時无金臺盤朱車厲声曰再敬那個

上不顧偶有一黃蝶集符帽

上笑曰伍都堂增一帽項逐解之

上登小魚船一老翁守之

上撒網漏水湿 上靴 上命責老翁五下又笑曰此竿

船誰料我來釋之網得一魚命烹進兩大觥晚迎入州

用寡婦樂婦爲戲次日設宴于州

上喜與符藏閣而飲符進膳衣袖沾盤孟

上親爲挽之次日幸上生寺

上主佛寺着漢僧羅列諷詠登春曰見四壁詩即命僧

錄之

上大書可矢二字付僧鐫刻持弓射一班鳩以其羽分賜

各官易錫有差內臣不能勝先使人逐去鳥雀又明日

有東山鎮守太監哭訴巡按欺侮

上笑曰你這法事多怕巡按舉劾先來首免叱出之其寬

度不能尽述

改字錄稿

雍泰字世有陝西安人綱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於

許宸發曰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巡撫宣府指揮

李椿閣老西涯甥特授橫作雍公榜掠將竄之西涯右

稽想雍公戊辰劉瑾屠靈縉紳有勸其起時望以誓嚴

議者乃起雍公南國操江遂拜南司徒公憤悒不樂或

問曰今將還公子朝政矣所先公曰請戮劉瑾不聞者

吐舌舌已瑾怨公不餽謝仍改除名凡在先朝爲公皆

得重謫云

年祇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事八閩竊政逐大本

士劉文清公削職思定司徒秩諫臣劉蕡戴銑以下凡

數十人俱下詔獄祇廷刑莫居曲爲申救御史任諾懇

諸僚上奏署其名彼是他出祇曰古人耻不與當人公

乃爲忠而悔耶劉瑾令祇復要特去銑奏首權閣字祇

謂其牽具曰存此則諸公臣節白他日昔宋郭道卿以

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怒又使知院官

實遂廷杖祇率死瑾誅祇復在鎮撫知府劉祥與楊閣

相論奏聞賄張確令曲歸劉祥并賂斌不從確令曲
歸州祥并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循旧事
官賻三百金斌指其二十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
受金行及此矣斌庫屋敝衣再遭禍怡若分然論者
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盡其
惡終則張忠張璉錢寧江彬以愚恭肆其僭士靡矣
全臣節者大李士劉瑾忠尚書傳瑾及斌凡三人云

以上供詞

帝之即位也年十六矣尤有童心大閱馬永成谷大用張
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王岳復日導之遊戲狗馬鷹兔
蹴鞠角觝驅驢當壚夜以繼日乃幾乘而弗理馬瑞甫
劉忠宣相繼請老婦尚書言之遞泛下既而諫官章入
下閣議議留劉老諫章甚力公成乘時帥諸大臣死爭
之事其濟手轡曰善明白叩三老許之曰諸大臣皆諂
乃其疏入於是

帝使八閣日詣閣求改于南京閣老不弗從里岳獨顧
黨日閣議是又明日

帝召諸大臣皆悉許尚書赴轡入左掖轡故曳履使王侍

郎濟之趨聞訊焉劉老曰其治濟乎諸君但持之勿輕
下也入右順閣李榮持奏出曰

上閱諸奴旁顧假之 上自治也若之何衆虞悞莫對榮
問韓具對如奏而氣亦靡且弗中度榮哂曰公之言疏
愚之

上非不知但求假耳諸人遂覺 然而路而罷惟王侍郎
猶曰設上之弗治也其若何李榮曰榮脰有鐵累領事
手榮入諸閣環

帝而哭曰漸上幾寢處矣 帝為之動瑾復之曰害奴

者岳也問之對曰岳在東廠喉諫官更言日入閣復是
其議夫狗馬鷹兔不戲乎而惟奴復伏而哭

帝大怒瑾復曰狗馬鷹兔何傷乎而言設司礼有人敢
乎 帝於是召瑾入司礼而收王岳李榮竄南京未至
而皆殺之既而獨留李氏斥二老述歸子及安福張子
諸人焉 皇朝雜記

武宗誕育之辰正我

孝宗御文章殿閱章奏是時值

聖恩稍倦倚座少憩忽驚覓謂左右曰適夢服紅袍一

虜像者由北上門中宮不識何祥也而掌官太監赴文華殿奏中宮誕育太子上首領故四五之間

武宗樂事弓馬每在宮中騎木馬習戰射而我

孝宗意有在不之禁故即御之後便服戎行南巡北幸好武而不黷服檢朴而不奢寬而能斷不利殺人

聖德有在如此者以我

孝宗之右文守禮而不動之以季或者得之於夢也歟

當時中外有議非中宮所育乃宮人之子與中宮

誕女同日而誕者不金遂援爲子厥後因有議而破朝

胡鄭二宮人家杖殺二內宮故江西宸濠倡亂僞檄有

及於此子聞太監張永文華入夢以後之說則外議誠

不足信也

武宗朝宸濠心懷不軌賄賂內臣與中朝要他任情賊害

地方權抑宗室排擊正人如按察使司鄭嶽真之於獄

巡撫孫公有劾其不可司禮監爲之去柳不進置私入於

京師以調談伺朝廷消息彼之喜者爲之

應者則多方折辱故三司正左之敬畏如神而參議白

金僉事黃星爲之爪牙幸東洲屠安卿按江西而劾

去二賊三司競競得以自保民之受害一不之間是間

皆內外疎成其惡使當時皆如張時峻嶺爲方伯以正

自持彼何亡國敗家之有吾輩之罪上通天子烏可言

武宗比巡宸濠益橫臨川民謝天一投入其家人言頗不

天一欲殺之遂赴京投東廠太監張睿門下而言宸濠

之必反而不信乃徃言其惡跡於御史尚未較奉江右

萬士鳴熊御史輩其惡以贊之經進而

武宗赫然怒殺宸濠在京潛伺消息私人命都御史顏

大理卿熊駙馬莊往勘查其實宸濠知事敗而至教抗

直之守臣而決於謀反此禍由朝臣之當道者爲之也

武宗巡幸無節比昵群小若足以致多事失下方且晏然

生民安堵由其以天下事任天下人而無中制独斷之

失但時有小人居重位爲自安計者和同閹宦假息自

壞其心術戕害尚不敢肆專恣情納賄以亂紀綱心知

所畏其間守已執法以正自處者尚得以全其生而不

敢撓也其會原良由

上之武斷不偏如劉瑾之寵固不終食而置之於法錢寧

之貪邪在塗次而拘之於獄曾不恤平日之眷注尊謚

曰武保天下之氣象也况未嘗因喜而濫陞一官因怒而妄殺人其君之度得之於天

宗社之慶万年之福也

武宗寵用臣崔恭命之守倫南都以潛邸經事之恩絳朝車駕親送至東華門欲歷門外賜酒酌別內官張永扣馬力諫有寧死于兩下

聖体不可因一奴婢以紊正綱納諫而止欲後巡幸南北使无衆閹假息誘引而內相能以身諍不章勅未及如後日之恣肆也

武宗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設國簿設群臣詣清寧宮是時日也方升五綵霞絢爛礼畢往仁壽宮方進冊行礼而天色晦暝不辨面目礼畢復開霽如初其於

上即位之日亦然他若冊夏后之日輦入大明門狂風怪雨驟作百官侍朝者衣濕透肌此三異也

武宗正德己卯年因宸濠倡亂江右乃親統兵南巡時已平定於是 駕至南京江彬從中府私取京城門鎖鑰於二鼓後經歷楊美瓊以京城禁門

祖宗定製不許夜啓乃執不與次日江彬詐傳

旨拿楊經歷赴獄人皆危之時留守恭贊機務重臣喬宇乃又責楊固滯之失頗久江彬以非

聖意不敢決行九卿畏其權勢不敢執奏忽一日有

旨疎放 當事官僚皆慙忍以待江彬只傳越數月後駕發南京始脫禁獄則彼時夜索城門鎖鑰雖无甚大變是視京城若私家所有也事勢亦危類一經歷能守法制耳

武宗寅天夜半時候至次日辰時楊內閣諸九卿對司礼

監太監溫祥等在左順門下相視沉思不來王璉進朝獨後入見溫祥問 聖体安否溫祥對尚遲之王璉太言曰

聖体尚你留常即諭內外臣工曰 朝廷吉否臣子之憂問不容髮當即告何近疑溫祥乃曰辰初

晏駕矣始宣訃告哀于外 以上俱聞見漫錄

正德十四年八月軍庶人宸濠已就擒

聖駕仍親征以威武大將軍鎮国公朱壽行幸南京国子監師生出郭朝見 上駐蹕太監王洪宅嘗微服過

見所樹 長竿問左右對以

高皇帝時梟令監生看罪者 上曰彼豈敢重犯朕法和
亟除之

正德戊辰會試崔銑爲同考官執款私其子以託銑銑
不可竟出他手時聞瑾竊政因戊戌老奴僕端揆銑與
修撰何塘見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綏
曰翰林白面後生輕薄如崔銑尤甚欲重罪之綏不可
塘謂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當
錄成瑾僞傳

上旨史臣未練政休各陞俸一級調部屬州縣用銑改南
吏部驗封主事部儲歲縱糧長易美以惠銑廡出之權
長賂賄權貴因執不可尚書謂曰爾謫仙也何吾爲此
對曰何勤非忠執忠非分竟格姦庚午瑾誅詔還史館
辛未會試爲同考官時輔臣治文義銑上書勸以及時語
上勤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

以上俱南雍志

孫侍御璋出按全陝

武宗西幸璋得侍陞問曰汝何有人對曰新人

武宗曰天下各有諱名汝浙云何璋對曰無人

武宗曰獨不聞鹽豆之名乎璋謝而退蓋鹽豆之名本於
蘇州緣蘇浙連得通稱故耳且時蘇之士夫謂璋曰鹽
豈之名欽定浙江矣 北惠瑛瑒

正德己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凍死者塞途自是衙門
河以及震澤水不流漸或有事輒涉水以行偶從來者
問湖海水山之或告曰尚有木介焉曰何以言之曰瀕
海有封其水繳而飛集對皆水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
爲兵兆去

文化王真鑄據寧夏潛圖不軌與逆瑾交通擔書約爲
內應寧夏都指揮何錦軍又從而附之假爲符以號召
諸路官軍具有形迹俄有詔率兵討之擒瑾軍并檻車
真鑄械迺 京師得其狀初不出於真鑄瑾實先之則
瑾其首誅矣瑾以中貴得幸權傾中外大肆誅殺以脅
吾類親者側目

皇上赫然斯怒密用廷臣計遷籍其家得王琴御璽帶及
金寶奇物數億萬以正德庚午八月賜真鑄死仍加瑾
以極刑其門下士若張文臣等悉就顯戮

霸州文安劇賊劉寵擁衆數千橫行江北所至群縣悉
皆風靡朝廷命將征之而勢益猖獗正德庚午秋八
月吾鄉水村陸公完以都御史攝將權提兵自山東而
下晝紫夜馳窮追罔憚候其稅駕乘馬而舟渡江抵郎
山據險公曰此賊左計也約來日舉兵而風雨猝至賊
衆以不習水戰望祥而懼公曰此天亡賊也遂衝濤而
進登山躬自督戰擒渠魁殲醜類一夕而空之海水盡
赤蓋自提兵以來未有如郎山之捷者也公將獻俘於
朝而先梟首羽翼者以示衆於是駐節於蘇而韓公不得

專美有求矣

以上供茶野茶間

海軍羅石董公漣屬隱操有志正學行義多可稱其兄
貧即割己產周之友鄒魯以田來質後魯疾華出券繳
馬且爲經理喪葬性好吟每月所感輒發之詩家徒壁
立一不經意人有所餽一介不受求一時詩家呈下沈
石田閔西孫太白閔中鄭少谷皆相慶酬放浪體流
連山林有終日長嘯而忘返者年六十七歲閔王公陽
明子仁之季舅爰走游其門得間良知之說幡然改曰
不知此之得稱爲人乎懷然就弟子之列人問之則曰

從吾所好耳更號從吾道人子授奉于卿欲受教官爲
養公正之期以大就臨發自吟曰我非汙世中者儔偶
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些染一通天泉月自流

仰山壯錄

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刊策丁丑會試五經各
經刊文三篇皆畢常格

肅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試或以八字雜質之曰
孰爲狀元肅指舒梓溪谷八字是也梓溪果及第復以
後事質於肅答曰功名壽數始終皆羅一奉梓溪嬰然

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請闕提奉壽亦止此
且配食一奉祠肅之術可謂妙矣

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多
陽微何似先生不見幾雲夢已成歸信去尊鮪空待本
膺歸切名到此分成敗史策誰能辨是非回首華堂春
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觀野之也矣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請閩中過溪履舟幾危時有漁
人泛溪中極之山方徘徊間過一道者自稱舊識邀
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僊翁也臨行作詩

送之云十五前如識利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
毫髮誰把網常重一分震海已知誇令德天終不
不喪斯文哉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梅醉夕曛存餘詩話
祭酒在渠魏公校壻僊謝時臣將盡在渠圖奉公公曰
此心小景足煩大筆天下有大回景不識肯番意否乎
顧先包羅於胸中而後運於筆端人仰而望天陽豈能
賭其体惟泰山之山有日觀峯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浴
日彌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制電者海島溪
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王暨遁海濱

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嶺曰垂頂者乃見此特小
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爲大海文公嘗同南軒登衡山絕
頂晨起遙見霧氣在下若大瀛海遠山高者僅露其頂
有飛動之勢自謂天下奇觀吾當以間顏石屋唇曰我
以爲混沌也太山有日觀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月
觀月於已沒也長安觀者西望奉間諸山越觀者也南
望會計稽諸山也衡山有七十二峯亦有日觀月觀不
及泰山者當那位也長江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
言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峯其上高

寒多積雪朝日曜之遠望見若銀海柱十美草堂正當
其勝其詩曰念含西嶺千秋雪是也余謂公稟天地之
正氣融而爲江河浩而爲山岳言而爲有聲之絕景矣
丹青之士安能措筆哉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
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
官二十六
年榮緣仍在利名間敢言莫比無良馬深愧
淮南賦小仙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閑不嫌
窮巷頻回轍清受垆香一味閑又經時卧病斷經過日
暇間愁對酒意外紛紜知命在古通賢達患名多千金
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
辛吾眼儒科復寧藩敗几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安然
始知公不可及也以上俱長白外詩話

陸水村在吏部一日地上見摺紙目候吏拾之展讀律
詩也三四日竊位忘親媽媽要錢只說老公公五六
旬有西朝臣名七八云一掬水村今汎濫滔天之罪負
重瞳其後卒累及其母械擊京師死于錦衣獄中拖屍
通衢往遇者無不唾罵是時陸之南北屬春畫籍在官

候正典刑然後沒入乃成法也雖奴僕脫逃者亦無所歸故收之無人翌日失之或曰毛三江潛爲之處但京中停番無屋不知何往矣 却亭詩話

桂楊三峯危公駱正德初以柱史清戎江西時庶人方熾諸司僥首公獨疏論朝見服色會太監畢真與公論坐次有怨阿庶人旨嗾誣以罪逮詔獄使者至詞情慷慨一時直聲動縉紳判訖州有詩云冒險深漸明哲少侵荒猶荷

聖恩寬恬愉自負吾身在懺愆寧憂蜀道難蜀狗黃後三

禱賤鷓鴣分足一枝安何當便逐鷓鴣子明月清風一釣竿讀之令人擊節 蘭在詩話

正德中朝鮮使者與新進士待漏于朝門外一秀才乘馬過之下而相揖使者問公治何經曰春秋使者曰中華士子不分冬夏習春秋衆皆不能對又舊傳一語云八角盤盛四般菓李荔栗亦未有合者 潘連者楊州銀工也 武帝時南幸先日具供御物以飼駕而白鮓魚服人往往不測其至連菓篇物即輕裘奔驛中自云天子呪曰坐曰何不出乎坐不能決以問於府府亦

不收辨往見楊少傳少傳命家僮魯識聖容者驗之衆相環立拱視而不敢前其僮審視其詐佯他詞問之發言不顧即奉其額而執之內解京斃於獄亦人病也

熊元祿者南昌之罷吏也出入寧府爲庶人宸濠腹心宸濠敗竊其第三子以逃匿之山中已而陽明望王公追之急乃挺身出公拷問幼子所在答曰王先生不必多言程嬰公孫杵臼事在古已有王子誠吾匿然有死而已不能爲吾告也唱乞就死公揮手斬之曰以成壯士之明陽明過是親爲外舅都公言之然予聞宸濠初病陰懷以宗人之子爲後而死宗人有後言濠怒乃養押客教人爲述馬歌舞之樂縱其侍女與客通遂得四子然則元祿雖能存孤亦未必其真子特其志則可嘉憫云

宸濠初無子用術士之說建陽春書院于城東後生四子男廣來詩文以榆楊之每士子秋捷設宴邀請人客一律得一聯云光臨勝閣文章煥春透待亭章木香宸嘉賞刻榜懸之以爲絕倡云以上俱治城各論

劉瑾弄權肆以來所親用者皆邪惡而其所加禍者皆

無辜之人也京師有一男子常傭工以食其妻孥偶因人攀累而爲瑱繫械以死其妻痛其夫之死于無辜恣情哭泣朝夕號呼于天久之聞劉瑾凌遲大市街三日則左手抱幼子右手牽其子稍能步者隨瑾木馱以行且泣且望言稍望見瑾即待尾石沙磔以擲之時法司官校監臨者百數十人又官遣伺食瑾肉大百餘常人不得前近而聚觀者且數萬人其妻欲其肉卒不能得及瑾既死劉其屍于市西行刑者昇以帝席送漏澤園其妻復適而賂之得瑾肉二塊竿之而歸乃泣言不已

跽步輒拜號于天以訴于人曰吾將用其一祭吾夫以慰冤魂年泉下用其一與吾子熱而食之以泄吾悲吾死不憾矣市人觀之者亦數千人有垂涕者其妻浸餘正德戊辰七月帽兒行諸市狗鬬失火延燒民店七百餘家高樓華棟無故焰火起者四五處至有赴救親戚而不知自廬已被焚者街市狹隘富家器物山積人皆皇皇無處運避碌匠某止拾出一箱與妻扛至空地挽箱而哭忽箱縫內煙出剝剝有聲忽聞視箱內衣服皆爲灰燼矣此等異事竟莫可曉

正德甲戌春分日內府工仗局內官斫園種瓜秉耒于地中得二人腿乃女童女者其一色粉紅一色紫微或疑是鷹隼櫻來者每隻各重一斤餘鷹豈能啣以爲不祥之物鋤而埋之予讀養書奉要云凡地中掘出有物如人形手足者名芝燕而食之美如天府八珍令人長生無疾吁仙藥出而人不識非獨內臣之無緣亦乃藥之不遇也以上俱述異備遺

當塗謝理一卿奉進士不久謝病歸箸東岑子四卷間亦有可取者至謂薛文清公當康定易儲而無一言

諫止則近誣矣正德改年翰林編修莊銑子鍾興修孝宗實錄在秘閣親檢此事舊案見薛公御下注以公出蓋公當時實未嘗與聞也又謂其考經訂史之孝未聞亦非也今觀其望書二錄不下數十方言皆六經精義及歷代得失是考經訂史之功蓋未有過之者甚矣其言之不察也至若虎迷康一節郁離子已嘗言之今但小變其辭又反不知被之通暢其意亦反不如被之圓融殆亦徒爲贅言耳

逆瑾竊權之日恣意更張以逞貪暴張綏時任吏部尚

書聞物論洵恐從此生變思惟收致人望庶可借重以鍾鍾服一時於是南陽王愬學泉州蔡夫俱以致仕提學副使起任兩京祭酒此正如蔡京之起龜山也介夫未父聞命而卒於家愬學至京正色立朝其蒞書一比於法辟小不收挾勢侵太學事未幾以外艱歸是行也實天有以全之當時若久在位瑾必不能堪矣其初得請時嘗寄予書曰功命之念從此消除天若假之年但當終身以見於世耳予答書曰欲聞之志在已雖決只恐一旦好事者出將公作公道又將如之何此亦當時漫言不謂後來果中其迹也

正德壬申流賊剽掠於大江南北獨於南京尚睥睨不敢進會有狼兵數十人潛往傍江人家私買禁物爲守閨者捕獲其所主皆富至積年私通夷人屢犯而不悛者因求援於守備幕下皆謂賊方縱不可以章免汝宜以計懇於羅少事吾爲當竊之地詰旦乃揚言於衆曰旌事體頗重非羅公莫能處也群公崇重羅文季及聞物論咸倚裁焉羅至據管大言曰彼狼兵逐人也朝廷方資其力以平南寇今不少貸必激其變也遂定議

日給廩餼便與所屬婦女同處於會同館其受其訴於于閨指揮兵馬等官追銀若干以給償之自是流賊乘間揚帆往來於江之上下而無復患憚矣羅於時自喜得計之過於人而不知實爲人所賣也嗚乎貪小利而忘遠圖細人之常事而居位謀國者可不熟思而審處乎以上供應卷任意錄

都御史東臯劉公撫蜀時有門生在諫垣以書來求作司諫東臯復書曰老悖李植荒客妄能辯政此曾見前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諄語司事閔利害有奉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機伏隱微有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諱以此語書曰之座右爲司諫歲可也門生得書讀之悚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也落職授荒

恭簡熊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廵撫雲南平董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緞或者疑爲次年公還

朝命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日必於儒者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

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
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愚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
盡耶翁曰吾聞言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
子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以上供東宸贊言
劉瑾當武宗時以威劫天下所得貨財籍入者上等充
內用其次則以拆武職俸鈔調之閭閻兒累年用之不
盡云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兩元寶五百萬錠
銀八百萬又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寶石二斗金
甲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三束獅垂帶二束金

銀錫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匣穿宮牌五百金牌
三滾袍四皆八爪金釵者座甲三千玉琴一玉璫印一
夥類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
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武宗義子朱寧爲人雄和厚然所積亦重於瑾蓋勢之所
在人爭趨之不得已而受之者也金七扛共十萬五千
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萬兩碎金四箱碎
銀十匣金銀湯盤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匣
金銀蓋蓋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絲絳環四

箱珍珠肩裝纓絡七箱烏木盆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
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座大理石
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
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
百二十扛錫器鐵器三百扛佛象一百三十匣又三十
扛祖母綠佛一尊銅鉄獅子四百尊銅盆五百古銅罈
八百三十古畫四千扛白玉琴一金盤二白玉琵琶一
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按逆瑾所積皆財自梁興之
後未之有也江彬賊數亦與朱寧等

固安縣偶大水崩岸斷橋岸造出一碑碑上題十字曰橋
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其年武宗南幸過其邑次年
辛巳邑人楊維聰狀元及第宸濠在位時嘗召藩臬諸
公飲酒半酣宸濠起如廁諸公雖位談濠宸濠出見
之怒乃出心不爲四安與諸公破未有對宸濠自破云
天君不在其位三司皆失其職蓋其不成之志所素蓄
云或諷諸公未可知也方宸濠叛而出出而歸也過黃
石磯左右曰此地何名對曰黃石磯宸濠怒斬之未幾
果敗於此被執作詩曰賴與乾坤擔此憂不如隨上瀛

州清風明月人箇荒草斜陽土一丘夢短夢長渾是夢
愁多愁少總成愁從今撇却江西去滿地黃花都是秋
後縊死通州焚而颺之夜爲鬼拋擲磚石人莫敢過其
處久之乃散

武宗南巡幸鎮江楊遂翁家遂翁率子弟奉觴跪勸酒且
乞留題武宗即吟云攔門把酒乞詩留禮意因捧巨
甌聊展胃襟適爾後用垂千載永無休一揮數百大要
與此同見鎮江志帝王之作自與大士異也

脩撰進賢舒公芬撰行人李君崇德墓志曰崇德死予瘞
甚伏葺不能走哭哭于家勸侍者曰子亦弱喘餘魂其
母傷哉不知子於崇德死不能不動者有六焉以諫死
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
予輩羣若者皆呻吟不能典欵事微將虞中奔往視則
棺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
巡視低過南京下蘇州後之浙江浮溪登太和太嶽且
徧中土繁麗人情洵懽變巨測將相大臣多從諛之
子卿同年夏考巧爲儀制館中汪子宿輩夙約諸小臣
連章乞番十五日早報見朝子乃率館中同寮先入疏

兵部郎黃伯固陸汝亨論勝政疏亦入時百司皆懷疏
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出惡語晡時夏于中萬汝
信適子挽腕恨沮義子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
云匹夫之志今其可奪三子是夕遂於吾寓連疏入且
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永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
入又明日禮部姜夢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徐伯獻
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鑒以醫諫車駕
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天威震怒以黃輩陸震夏
良勝萬朝陳九川徐鑒下錦衣衛以舒芬張衍慶姜龍
孫鳳陳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疏不
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
命徐廷讚等俱不徵明日同黃輩等六人亦跪午門外
五日拮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
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拮拳跪五日時復有
金五衛指揮張英以是爲變故明劾言車駕必不可利
乃肉袒戟刃于首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
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顯者至
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袍袂在昏曙中若以爲異流

然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禁一舉言事者
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謀刻各屬爲妄言者而
天威遂不可齊乃二十五日戊午是日水漲內海子日不橋舊
四尺載挂七根齊折知所
命舒泰等一百有七人候 午門前去衣打三十爲首
者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己卯是日食命
黃筆等六人 午門前去衣打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
餘打四十降二級時死狀下者員外郎陸汝亨主事劉
宗夏何孟倫譯事休質夫照磨列珏行人司副余伯獻
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興詹敬之典吾崇德蓋十有
一人而瘡痍未起者尚多也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
予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爲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
緩矣諸公之氣亦棄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而
我獲生四也是役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體似
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拔南京禮
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諾資麗澤而朝
夕見者三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戊寅春大喪
朝夕哭食卒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得宣府明日具上
對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事非禮之禮微子莫能辨折

可但已乎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然曰通奉特對與朕
可與者料此義源君發之果然人將使我知人也子視
我真知已耶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炮嗚呼予哭
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
伶人臧賢者夏縣人最蒙 武廟寵幸嘗生子武廟賜名
虎兒 錫予甚厚一時公卿多與往還抗賓主之禮恬
不爲恥嘗奉 命往泰安州祈皇嗣經歷之地守令有
氣節者難爲禮多稱疾不出俾佐貳首領代迎之有
難於稱呼但曰老神仙後遂踵焉傳以爲笑凡官司陞
降亦能與力賂之者率得美職蓋與衆宰陸公完表裏
固結政勢益重焉嘗托翰林某公爲請其召撰其祖塋
隆碑稱厥先世厥仕胡元隱于樂官引太師勢通齊一
章爲此鋪叙 武廟寵遇極賜誇張詭書卿貢進士某
撰文又說二人書篆刻石先墓堅立時有司咸往陪謁
後寧藩宸濠謀反賢與文逆謀遂伏誅籍其家珍室充溢
織金紵絲爲夏軍六蓋極肆僭侈云按翰林乃孫子也
劉瑾姓交氏初爲 泰廟承奉下大者動違管呵每泣訴
于咸寧人劉翁翁謂曰吾觀子頗伶俐入京承進似亦

可圖何必惡惡於此耳為人役哉瑾以無資對翁曰子如往吾當助之瑾跪謝拜翁為假父資以入京役中貴人劉某遂冒姓劉瑾用事翁已歿翁之子璣字用齊為邵宇考滿至京時外官入朝皆謁瑾且致重賂璣悞禍姑以素二端為贅瑾貌如紕怕且問有金帛否對曰居官守廉無從辦此瑾怒擲地令退徐視貴姓知為成寧人呼還詢翁存歿知為父子且泣且拜呼為恩兄不數月陞至戶部尚書獨恬退以進為夏魯無咫尺之書按瑾瑾嘗謂之曰兄何不達時變劾天官張保即璣庶

之曰某才識庸劣誠不如保他日又無事來干璣對已無求託者在位未久累疏辭歸及瑾敗抄掠無幾寸楮隻字表素知其不污於瑾至是益信之名爵一無所獲嘉靖初賜詔問慈士林榮之逆瑾本姦姓聞老博野劉吉求媚於瑾乃牽合族譜冒為同宗張保認瑾為假父瑾誕日借其妻拜跪稱觸給事中李憲阿附瑾璣為假黎木交床誇子同官以為榮士風掃地識者方穢唾之彼且揚揚得意而不計禍及焉鄙甚矣

正德初有邵昇者少年高才發解陝西會試至京師逆瑾

欲收時望乃納為族女之婿戊辰春戴大賓以妙齡賜進士第三人及第瑾又欲招致為壻戴執義不從登科錄竟列妻姓氏璣不悅遂絕婚戴乞養病歸未幾卒人疑其悞罹奇禍自盡為成重惜之及瑾敗即雖亡命偷全而名檢搜地矣其視戴之高致何如哉

弘治末瑾與張永馬永成丘聚谷大用魏彬溫祥王岳李榮等結為八黨宗將治之不果而崩武宗即位乘時暗弱北園擅權瑾尤桀驁有俊才驕恣彌甚為尚書韓文所奏內侍王岳李榮自中助之且下獄矣瑾亟邀所

厚者夜跪於武宗前泣訴去岳黨文臣害璣甚家迫武宗意動及杖殺王岳及榮免歸文官擢瑾掌司禮監內閣焦芳首先跪之稱瑾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於是瑾權與人生倖矣張永亦提督團營掌兵馬勢頗相軋陰相忌然未有發也安化王寘鐸及張奉命征之會已捕獲巡撫楊一清與有力焉然永素貴視巡撫歲如也一清有智數未至一清稱疾不出密賂永左右俱得其歡心乃晨起直登永登輿語談噉自若永異之乃與交甚狎永將城寘鐸歸過一清辭一清曰公今不得歸矣

當郊祀宿齋宮携所幸晉娼號劉娘娘者往草率祀甫
下拜遽作哀痛還遂不起人傳言上親觀銀甲神人
觸之云

沈濟正德中爲南道御史督理屯田嘗出巡至一署方如
廁見有持狀跪訴冤者濟叱之曰此豈告狀處邪忽不
見濟疑未釋乃各三日傳於神期更三日發其事至期
不驗遂行甫出院二三里見一大蛇人立不去前導款
繫觀其所之蛇果下行前濟命一人巫尾之去約再數
里入一寺寺傍有池池上有草堆蛇乃不水週遭教迴復
登岸入草堆中而沒其人奔告濟濟至寺托有小疾宿
不去容令地方起奪兵夫數百人圍宿兵既尋召寺僧
點視無遺者乃悉贊之謂兵夫曰吾歆食魚可竭池取
魚人既衆池不敷頃而見二屍支解拋踏其內敗皆尚
存命奉至岸上復命移草堆草盡二人首在焉遂詰僧
所以僧不承濟更起行人僧房周視見主僧床後一門
在暗中呼從者開之燭以火行數曲有小室室下有地
窖搜其中得二婦人出問之乃數月前有二商携二妾
過此爲寺僧所殺而輪姦其妾引與僧對狀遂伏辜

以上俱月山叢譚

九朝談纂

無卷數 浙江范懋
杜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輯明太祖至武宗九朝說部雜事
共爲一書分太祖爲三冊成祖以下爲七冊前列
所採書目凡五十餘種而卷內所輯書名尙有在
所列之外者蓋江少虞事實類苑之類然採摭未
備去取亦未精也

枕中秘不分卷

〔明〕衛泳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枕中秘無

卷數》提要

枕中秘跋語

衛氏自父節公來遺書



萬卷

翼明世其家學手校而編纂之以課

其諸郎君亦時出付剞劂公諸同

好余每一過其家塾輒得一異書蓋

父子祖孫紹述之盛近代罕見其匹

此

幸何以一編見示顏曰枕中秘乃翼

明少郎永叔所纂皆逸士之雅譚文

人之清課俗腸不能作亦未許俗眼

看也白玉塵尾是王謝家物是編政

是衛家書耳永叔方弱冠工博士家

言而餘田情風雅如此衛氏祖籍

才出身也

通家弟馮夢龍述



聖體偶紀

大地一夢場也。生人一夢侶也。世事一夢境也。不聞
春夢中之交。然未有見。其爲夢也。昔道人呂翁遇
盧生。邯鄲道上。探囊中枕授之。主人炊黃粱未熟。盧
生忽度一世。凡寵辱。數以喪亡。理生死。情各過一
枕中悟。徹惜此枕不復留。至人間大夢終。各有醒日
也。余年未敢掩園。覓一黑甜。奈日望然。城望煙柳
不得。一至一日。偶歇枕北窗下。恍惚見一仙人。飄玉華

晉之國。其國與大槐不同。若空亭榭。傑然天際。護以丹霞紫雲。繞以瓊樹琪葩。時有蝴蝶一群。相仿作舞。為青花。晨月之夜。雪夕聚文人韵士。設醴壇酒社。陳野菽山肴。請僊人偕醉。以先生輩互相驚呼。訪不成去。罰休金谷。洛敷忽有聲浩素來則。公擊鼓部白竹玉史中召二八女郎。半唐檀板歌風。殘月三年。特是洛浦仙好。行是楊步遲。又入一洞天。蒼氣氤氳異芳。飄郁是為梅柳村。邊乃此吳山。點然。

黑為晉右軍作書愛竹外陸：有茶煙一道。履居士
與陸放翁方惠茗相約。倚窗聽琴。盤膝棋。落子。終
拜夜。披胡床。揮素絃。旁一白玉臺。星點橫。縹緲。布
局其上。不減橘中。夢也。漫見一石穴。置異書一卷。有
謂余者。曰。此是君家井。即所藏玉函也。為即。徑去
余。遊覽。及周。析。終。忘。返。不。復。知。身。在。吾。界。亟。款。情
伯明。繪圖。元。年。作。記。紀。一。時。之。勝。概。忽。為。俗。子。剽。竊。
起。只。抹。頭。枕。中。秋。一。帳。乃。家。弟。永。邦。手。錄。遂。寄。夢。以。示。

遇紙上塵。可尋。是緣。示我以睡方乎。夫余兄弟
方碌。塵累。久不與。夢。親。不意。井。氏。多。此。一。種。閑
况。更。在。溪。苦。惱。瑞。中。求。為。樂。法。併。快。大。千。世。化。作。梵
亭。宮。無。暇。轉。為。醒。眼。人。誰。謂。品。為。囊。中。託。弟。台。尚
在。人間。可。也。丁卯臘月望。仲父。微。呵。夢。書。於。子。牕。



刻枕中秘致語

甚矣天不負人也。春秋冬夏。環令序
以不窮。日月風雲。獻奇情而未已。澄
心目之觀變。達士過以寄懷。而人每

從馬塵駒景中失之。坡公云。無閒者
如我兩人耳。刻閒賞第一。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自旦徂宵。
四時之氣備矣。匪朝伊夕。一生之務。

并爲可以養生。可以備業。刻二六時
令第二

天不負人。可負天哉。丘索曲墳。皆
彼蒼之熱遺也。聰明覺照。非造物者

默賚歟。匪先王之法言。胡敢寓諸目。
若昭代之文網。時或臨于前。惟攝心
而不馳。庶開卷而有益。刻書憲第三
書六。不易讀也。力不大者。不能包羅

古今。骨不堅者。不能追蹤聖哲。心不
細者。不能詣極精微。意不高者。不能
流覽時物。咕嚕非讀。糟粕非書。六在
乎得其意而已矣。刻讀書觀第四

書猶兵也。兵可以百萬之在御。不可
以一卒之不練。書可以萬卷之坐擁。
不可以一帙之或亂。購書易。藏書難。
藏書易。校書難。刻護書第五

乘乎天而性命之根抵已深博諸古
而道枝之淵源斯接時習而悅不亦
君子乎禮樂之文可為成人矣刻國

士譜第六

魯論賢、等子好色國風慕聖托之

美人我輩鍾情恒必由讀書得力天

生麗質自應與文士作緣刻悅容編

第七

懷古道以遐思丘壑標其高編攜佳
人而遲步山水助其深情橫嶺側峰
悟廬山之真面目登危望遠豁塵世
之大胃襟刻勝境第八

伐山開道以悠遊而不知池亭之樂

者癖倚巖架壑以志異而不知竹木

之幽者迂三年不窺董江都之勤斯

在日涉成趣陶彭澤之風可師刻園

史第九

室內藏春。數朵與紅顏爭艷。几頭觀
化。一枝代玄造相培。疎密得宜。久矣
肯中位置。新陳乍易。恍然物外。升沉

刻餅史第十

古榦離奇。着花不多而偏媚。小山突
兀。種樹才足而已。幽具體而微。損收
梁甫祖徕之秀。不移而具。何殊仇池

句曲之觀。刻盆史第十一

芸面蘭閣。搖迷馥郁之鄉。嘉樹名花
不斷芬芳之氣。幽齋一縷。如從衆香
國。衆化身。清夜乍聞。疑是梅檀林中

皐觀。刻香禪第十二

浮白可以佐讀。臉霞可以添嬌。泉下
涿涎。且盡生前之好。陶邊寄骨。猶懸
身後之思。或千日而始醒。或一斗而

竟醉刻酒緣第十三

讀罷吟餘。竹外茶煙輕颺。花深酒後。
鐺中松響初浮。箇中風味誰知。盧居士可與言者。心下快活。自省黃真州。

豈欺我哉刻茶寮第十四

登高能賦。都收樹色花香。觸目堪題。
豈外酒情茶理。不有所作。金谷之斗。數何堪。何以應之。青箱之家法。具在。

刻詩訣第十五

詩酒餘閒。不妨坐隱。登臨既倦。有事
手談。蟬附枯枝。非至靜者。不可與析
理。綠遊碧落。非至精者。不可與研覈。

刻碁經第十六

書法原于漢魏。字學絕于鍾王。顏柳
變晉代之風流。蘇黃刊于祿之楊樣。
松雪集其大成。白石因而標舉。刻書。

譜第十七

六書之象形。乃繪事之始。兩間之物。態實。畫家之師。凡規制委曲。文采陸離者。必曰如畫。則模寫出色。擅染入

神者。祇求肖真。刻繪妙第十八

曲之為道。上接風雅。自樂府派失。而擬作都違其原。至小令擅場。而寂寞未暢其旨。惟大歲之宮調。庶幾近之。

若胡元之傳奇。失則靡矣。刻曲調第

十九

凡諸戲技。湏人而成。惟曲與琴。可以獨運。風前動輶。響接松濤。月下移徽。

韻連鶴露。侶此有道之器。雅宜無累

之人。刻琴論第二十

當其朋樽。既合時而觴政暫停。嫌壺矢之煩文。馱羯鼓之囂。葆技同射覆。

巧拙無詭遇之途。道在掌中。勝負有

揖讓之道。刻楮陣第二十一

嗟乎快意未逢。俗緣輒進。可人易去。

俗子難揮。遂使良辰樂地。花月為之

無情。名色勝流。觴塵回而不韻。煖溫

犀而燭恠。懸秦鏡以照奸。為彼痛拔

俗根。相與同歸大雅。刻俗砭第二十

二

寄托誠遠。几席亦備。箴銘處置得

宜。履屐可觀。經濟是故。君子塵

小物之慮。象固所以傳神。若夫居

士有六一之稱。身且可以儕物。刻清

供第二十三

渣滓去而清虛來。天機深而嗜

欲淺。味無濃淡。適口者為真。用

無餘豐。稱心者是福。不暇作冰

壺先生列傳。請試讀本心道人清

言刻食譜第二十四

顏子心齋。實惟伊蒲供之蒿矢。曾

輿口唯何殊拈花笑之機鋒。初因

澹泊儒門。踈而開北秀南能之歧路。

若復精研禪悅。可以合杏壇祗樹

為一家。刻儒禪第二十五

永祿衛泳湯述於松軒



枕中秘編目

閒賞

晉宗小集 晉塵 秘集

時令

山中稿

國士譜

小史

書憲

小憲自紀 快書

枕中秘編目

讀書觀

眉公集 廣清紀

護書

清紀 清錄

悅容編

鴛鴦譜 枕函小史 烟花小史

勝境

晉塵 晉宗小集 雪庵清史

固史

灌園史	秘集	圖史	花史
瓶史			
中郎十集	清紀		
盆史			
遵生牋	廣清紀		
茶寮記			
廣牘	彙函	閑情小品	
酒錄			
小意自紀			
虎中秘編目			
香禪			
彙函	秘集		
恭經			
猶賢集	廣牘		
詩訣			
欣賞編			
書譜			
臨池心訣	廣牘		
繪妙			

欣賞編	繪事指原
琴論	
格古要論	彙函
曲調	儂娥清玩
青蓮露	樂府指迷
拇陣	
猶賢集	廣牘
俗說	
支言	
虎中秘編目	
丁卯夏日。避暑竹窩。檢閱羣書。隨手抄錄。即便成帙。日力未廣。間遺名種。容俟搜入。	
河東永叔氏記	

枕中秘

開賞

春

明永叔衛詠輯

首四時。蘇萬葉者。春也。氣暖則條韻舒。日進則烟景縮。百鳥和鳴。千花競發。田畯舉趾於山。畝道人聯轡於東郊。風光之麗。進賞之娛。此為最矣。

元旦

元旦應時作。苦日閑。歲漸深。韶光漸短。添得一番甲子。增

枕中秘

得一番感慨。莊子云。大塊勞我以生。此之謂乎。吾所取者。淑氣臨門。和風拂面。東郊農事舉趾。有期。江梅堤柳。粧點春工。晴雪條風。消融臘氣。山居之士。負暄而坐。頓覺化日舒長。為人生一快耳。

元宵

元宵。豔節也。星月交輝。烟花競麗。其尤佳者。珠翠叢中。香肩影動。綉羅隊裡。笑語聲來。昔人云。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吾于元宵亦云。

花朝

花朝二月十五日也。今不甚舉行。古亦無此說。蓋後人以意創之。此際東風習習。黃鳥關關。紅紫滿園。芳菲極目。聯轡徐行。席地小酌。亦佳賞也。

清明

清明節。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凡前兩日謂之寒食。因林織錦。堤草鋪茵。水綠沙晴。宇市清淑。東郊緩步。澹蕩神怡。

夏

溽暑蒸人。如洪爐鑄劍。誰能羅治。須得清泉萬派。茂樹千

枕中秘

章。古洞令風。陰崖積雪。空中樓閣。四面青山。鏡裡亭臺。兩行畫鵲。湘簾竹簟。簾枕石牀。栩栩然蝶歟。周歟。吾不得而知也。

端陽

端陽。一日端午。一日天中節。是時赤帝當權。黃梅應午。角黍蒲觴。漫酬景物。蘭枕桂棹。笑倚風清。茜羅映榴火。以將然。畫扇拂綵絲。而並潔酒。酬興發。俯仰千秋。獨醒安在。君其問之。水濱。

伏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候也。秋爲金。金畏火。故遇庚日必伏。是時朱明司令。大地幾爲火宅。吾所取者。風亭月榭。環以湖山。籠以竹樹。爐烟裊裊。簾影重重。遠近荷花。左右圓史。河朔風流。碧筒作趣。陶然一醉。兀然一枕。便是羲皇上人。

秋

金風瑟瑟。紅葉蕭蕭。孤鴈排雲。寒蟬泣露。良川漫切。可愛者。雲欲長空。水澄遠浦。一片水輪。皎皎碧落。聞令人爽然。南窗清嘯。東籬暢飲。亦幽人行樂時也。

枕中秘聞賞

三

七夕

七夕之節。牛女佳期。銀河清淺。玉露微茫。巨鵲橋於長空。渡天孫于碧落。閨人乞巧。文士攜詞。亦良宵也。

中秋

銀蟾皎潔。玉露淒清。四顧人寰。萬里一碧。攜一二良朋。斗酒淋漓。彩毫縱橫。仰問姮娥。偷靈藥否。安得青鸞一隻。跨之憑虛。遠遊直入萬頃琉璃中。也。

重陽

天高氣肅。露重霜濃。砧杵連乎千家。壺觴陳于四座。鴈聲

嘹唳。蟾影淒清。紅葉點蒼苔。片片殘霞。落地黃花。泛綠酒。重重蜀錦。當筵龍山落帽。東籬采菊。吾願與陶徵士孟參軍共之。

冬

冬雖隆寒。逼人而梅白。松青。桂點春色。又或六花飛絮。滿地瓊瑤。獸炭生紅。蟻酒凝綠。狐裘貂帽。銀燭留賓。龍尾兔毫。彩牋覓句。亦佳事也。至如駿馬獵平原。孤舟釣淺瀨。豪華寂寞。各自有致。

冬至

枕中秘聞賞

四

緹室氣動。葭管灰飛。日影有一線之長。時節開三陽之首。侵凌雪色。岩梅片片。衝寒漏洩春光。堤柳垂垂。弄影一元。復始六琯迎祥。律協黃鐘。墨海起雲霞之爛。物歸玄窳。歲寒高松栢之操。

除夕

是節兒童嬉笑。老幼團圓。爆竹在庭。桃符在戶。柏酒在壺。如天親無故。壺觴怡怡。亦人生一樂也。

日

萬物光彩。皆生于日。日暄則景舒。日麗則景媚。日長則景

駐日霽則景明。扶桑開曙。則山嶽呈形。義取當空。則樓臺
生色。暖烟堤草。青青王孫。緩轡永晝。樹陰冉冉。高士鋪席。
又如欄干。乍轉花影。參差戶牖。初明。標細輝映。鳥聲繁碎。
物態融和。晒魚網于江邊。睇露珠于花上。皆日之爲也。至
如巨麗之親射霞光。則金排萬縷。映山色則紫翠千重。遠
樹霏微。長波晃漾。晶瑩鮮潔。縹緲虛無。誠宇內之奇觀也。

月

玉宇無雲。輝煌萬里。金鈞斜控。乎疎簾。松籬爭媚。寶鏡平
臨。千孤樹。鳥鵲驚飛。吹笛倚朱樓。片片梅花飄落。飛觴歌

枕中秘

五

白。竹枝枝。桂影扶疎。金井梧。桐秋懸玉兔。畫橋楊柳。夜掛
銀蟾。涼侵萬頃。琉璃光滿。三千珠翠。山房得此。清景無邊。

雲

無心出岫。舒卷自如。山中曾伴老僧。天上倏成蒼狗。芒鞋
踏處。迷樵逕。以難尋。玉洞封時。叩仙扉。而不見。滄龍竹樹。
深鎖樓臺。氣雜香篆。齊飛色與朝霞共燦。蓋不特幽夢遙
通巫峽。而仙姿直至帝鄉矣。

霧

匹練林林。輕綃蔽日。籠樓臺而隱隱。鎖洞壑以重重。潭影

難窺。花枝半掩。樹若增密。山若增添。深景若增幽。路若增遠。
則勝槩之一助也。

霞

霞日邊氣也。盪胸縱目。明秀可餐。初升陽谷。絳綵層層。將
墜虞淵。金光片片。危從羲馭輝映。陽鳥說者擬之。旌旗幢
幢之屬云。

風

蕭蕭靈籟。徐起青蘋。入松則秋濤浙瀝。敲竹則玉珮玎
或度碧湍。掀翻桃浪。或穿紙帳。吹動梅花。至于壁上孤琴。

枕中秘

六

陌頭垂柳。悠揚不斷。奏七絃于瑤徽。嫋娜無端。弄千條之
金線。對南薰而解佩。開北牖以披襟。大塊噫氣。妙至此乎。

雨

甘霖一降。萬象含膏。洗山光則積翠如新。淨陌塵則軟紅
盡滌。上林流潤。娟娟花。丹剪朱霞。畫閣生寒。楚楚琴書。瑩
碧玉。又或滴梧桐之漉漉。秋夜偏長。打蕩萬之蕭蕭。香風
乍散。影對珠簾。亂落聲。隨玉軫。爭鳴老樹。紛披鴉帶。片雲
飛去。小橋漏漫。漁蓑雙鯉。歸來。圍丁欲罷。枯梓隴牧爭披。
簑笠安得。王摩詰。董北死。寫一幅絹素。置我山窻也。

露

露為澤。雖不及雨而潤過之。沾濡香。透濕透芒鞋。沉淫下
九霄。捧金蓮于仙掌。瓊漿儲萬斛。調玉屑于皇家。又如凝
荷。益紛紛。老蚌明珠。綴花鬚。點點殿人紅。淚苔塔。滋碧羅
襪。生寒。皆漢漢。淇淇者為之也。

霜

淒清之氣。結而為霜。籬菊吐華。葭葭改色。鷺鷥瓦上。夜來
半似粧。銀翡翠樓。送秋杪。全如曳練。剪刀添冷。羅綺生寒。
江頭楓葉。搖舟。漁燈明滅。汀畔蘆花。飄雪。鴻影翅翔。又如

雪中秘開賞

七

茅店雞聲。板橋人跡。孤衾寂寂。一騎蕭蕭。青女漫開。輝
素士。遠指龍磯。真可令。暑暑。清收。細塵屏絕矣。

雪

天工剪水。宇宙飄花。品之有四。美焉。落地無聲。靜也。沾衣
不染。潔也。高下平鋪。勻也。洞窻輝映。明也。宜長松修竹。老
梅片月。怪石峻嶒。深林窈窕。寒江遠浦。斷岸小橋。古剎層
巒。疎籬幽逕。老叟披簑。垂釣。騷人跨蹇。尋詩。小酌清譚。高
樓長嘯。船頭茶甌。飄烟座上。黛眉把盞。老僧對坐。韻士開
評。披鶴氅。縱步園亭。御貂裘。登臨山水。如此景況。何必裝

眉千尺

枕中秘終

雪中秘開賞

八

枕中秘

二六時令

明侗初張鶴著

夫撒開兩手。魚躍鸞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位護持。所以饑食困眠。假借四大。行住坐卧。不離色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作課。勤行不息。調氣養神。使生氣流行。身無奇病。只此著衣喫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正局。漢語云。人知順人。莫知順天。養身養性。亦復如是。余來書上。見朱太復先生。教我四正四餘之說。忻然有

枕中秘 時令

感過西湖。弟子錢孟玉。精心修鍊之學。津津為我道十二時成課。因廣其意。著為時令。太復先生就洪爐裡點丹。孟玉立木為塗。志學古法。其于順天之意。各有妙會。因念人生。當自愛其實。調神御氣。生長收藏。九陽一絲。白駒過隙。念之哉。

辰

風興整衣襟。坐明窻下。調息受天氣。進白湯一饌。勿飲茶。梳髮百餘遍。使疎風清火。明日去腦中熱。盥漱畢。早食宜粥。宜淡素飽。徐行百步。以手摩腹。令速下食。天氣者。亥子

以來真氣也。靜而清。喧而濁。故天氣至巳午而微矣。

巳

讀書或撈。或南華。或易。一卦循序。勿汎濫。勿妄想。勿聚談。了大義。知止。勿積疑。倦即閉目。嚙津數十口。見賓客。寡言以養氣。

午

生香一線畢。經行。使神氣安頓。始餅用素湯。當饑而食。未飽先止。茶滌口。膩漱去。乃飲。多行步。少坐。勿飽胃中。悶則默呵氣二三口。凡飲食之節。減滿受虛。故當饑節其滿。未

枕中秘 時令

飽留其虛

未

獵史看古人大局。窮事理。流覽時務。事來須應。過物來須識。破勿畫。臥無事。無物不妨。事物之來。涉獵流覽。都是妙。明生趣。讀書人日用不知。

申

問誦古人得意文一二篇。引滿數酌。勿多飲。令皆志。或吟名人詩數首。弄筆做古帖。倦即止。吟誦浮白。以王真氣。亦是張顛草書。被酒入聖時也。

酉

坐香一線。動靜如意。晚食宜早。課兒子一日程。如法即止。小飲勿沉醉。陶然熱水濯足。降火除濕。暮漱滌一日飲食之毒。

戌

燈夜默坐。勿多思。勿多閱。多思傷心。多閱傷目。坐勿過二更。須安睡。以培元氣。卧必側身。屈上一足。先睡心。後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眼是觀法。

亥子

枕中秘時令

亥末子初。嬰孩孩也。一身元氣。于焉發陳。當其機候。起坐擁衾。虛心靜守。無爲而行。約香一線。固其命門。精神日餘。元氣久盈。醒而行之。難老而長存也。

丑寅

丑寅間精氣發生時也。勿酣睡。靜守令精住其宅。或倦側卧。如弓氣亦周流。不漏洩。如勾萌不拆。迎生氣也。

卯

醒見晨光。披衣坐床。叩齒三百。轉動兩肩。調其筋骨。以和陰陽。振衣下榻。俾勿滯腸。

潔一室。穴南牖。八窗通明。廣榻長几。各一几。勿多陳書筆。

墨硯田。楚楚旁一小几。置素箋百幅。小架陳得意書數種。

古帖一本。讀則取之。讀已仍還。架心目間。常空洞無物。則

意思灑灑。多靈別二室。一室藏書。書分十二部。部分十二

架。曰削書部。曰經部。曰史部。曰子部。曰集部。曰文部。曰政

部。曰類部。曰說部。曰鑒部。曰性部。曰禪部。一室供面壁達

摩。陳古爐鼎茶具。一酒一壺。古窰杯一具。讀倦則浮白以

助。其氣別設一榻。客至焚沉水品。茶相對坐也。

時花數本。盛以瓦筒。置碧紗窻下。花氣襲簾。幙間偏其前

檻曰花觴。

掩關晏坐。非雅客不接。深居以四日爲度。其一日則報謝

賓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靜坐。當有二十四日。亦太古

小年也。又常榜于坐。曰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隨境隨

緣。安閒快活。此小安樂法也。伺居士粘壁自課。并以告夫

讀書善養生者。

枕中秘終

秘中秘

國士譜

明澹雲王路著

上天下地。亘古亘今。一切便宜受用處。俱爲才士占盡。故經緯百端。出沒萬狀。忠孝信義名節事功。模世範俗。致主庇民。無所不用。而成敗榮辱。非問也。故擎天之手。山可拔。事天之誠。金可貫。知天之識。騰可洞。譚天之口。酒可澆。盡天之色。可歿。任其才之所至。可以隱。可以顯。可以存。可以亡。可以窮。可以達。宇宙靈秀之氣。鉤鐘于斯。宇宙散見

秘中秘 國士

之文。亦獨成于斯。故言之律也。身之度也。事蹟耀前。而文章裕後也。均才人之作用也。故曰其便宜受用處。皆爲才

一修證

雖曰珠藏澤媚。玉韞山輝。此就見成言之。而剴切之功。爲文人第一義。故不激不奮。不礪不精。不定不慧。不察證不發明。皆言餘也。而證隨之。雖有美才。而母陸於頑。幸也。

二倫紀

人生五倫。來往雖轉瞬。成空然不可不履之。以寔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與弟言。敬與夫婦言。別與朋友言。信舉止言。

笑飲食動息。皆有道存。肯之者。縱凌厲一世。終爲缺陷之人。後世有才人。無行之說。宜痛懲其失。

三棲止

或水竹幽居。或小山達谷。或蘆徑蓆門。或蓬蒿絕迹。隨其所值。無所不可。總之。錫外浮光。波上飄萍。高廣可無。置咏笑。况紫心。

四緣飾

衰衣博帶。應是本等。第布袍幅巾。殘絮敗履。艸簪紙帳。逍遙閒暇。自無不宜。

秘中秘 國士

五佐使

長髯露頭。赤足無齒。應是豪士。元勳。然無之。則安步當車。可以無御。循涯當舟。可以免楫。一身兼僕。可以報德。令通之。則無所不有。彼白晢朱顏。負詩書錦囊者。不用也。

六措施

文經武緯。出入生旋。天轉地應。各稱其才。

七氣節

或居里廬。或登廟閣。或偶隱市廛。或暫謀燕築。可藏可見。如鶴唳空庭。一塵凌霄之氣。自在。直待霧盡青懸。奇節始

見

八言辭

倚馬萬言珠璣滿目上。也。至於嘻。笑。怒。罵。都。成。章。美。不。敵。不。阿。不。踈。不。俚。如。是。謂。之。至。言。如。是。謂。之。至。文。

九怡養

起居食息言談語笑皆有不規之圓不矩之方保其天和。有同木雞其于怡養也思過半矣。

十斷制

念頭宜斷處應如斬鋼作為宜制處應如縛虎過此方有

執中秘國士

三

理會

十一德業

立德立功作意收之不得一時遭際忽成于反掌信自有定分固難輕擬。

十二清高

當日晏之時無論鳥盡弓藏此其不易縱無禍機亦宜收。欲英華返于沉寂立千秋之勝場收百年之繁錦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思而不可擬。馳驟一生網羅一室晴窗可以入幻。垂釣可以藏真。窮奢不妨情然。殉酒不嫌醉埋安。

身之處最多適性之途更廣。

十三委順

老也希得沒也。戀名垂盡也。還顧妻孥田宅。此委順之反也。了此一着。蒲局全贏。吾為才士鼓掌。吾為才士解頤。

執中秘終

執中秘國士

四

統中秘

書憲

明寧野吳從先著

大人有○好○皆○僻○無○僻○不○勞○閒○一○舉○之○或○觸○幽○水○或○僻○花○木○
僻○狗○馬○純○綽○或○僻○絲○竹○僻○酒○僻○茶○情○之○所○鍾○遂○殷○勤○周○臣○
歛○臨○布○置○之○間○必○期○貼○意○蛟○區○弱○穴○不○避○也○風○亭○露○榭○不○
避○也○疲○神○耗○竭○耳○目○著○論○稱○頌○欲○選○從○之○輒○復○欣○然○此○特○
一○時○所○寄○尚○爾○爾○已○至○于○書○則○千○秋○令○甲○自○少○至○壯○至○老○
至○枯○骨○朝○夕○神○夢○子○孫○名○澤○靡○不○依○附○安○得○隨○興○涉○獵○興○

統中秘書憲

一

盡○輒○返○故○使○注○計○於○塵○砂○怪○琅○函○寶○帙○為○不○祥○名○目○聖○賢○
竟○以○品○外○聽○之○倘○亦○策○名○東○壁○結○蠹○魚○為○灰○友○亦○何○輒○撫○
如○親○暮○疾○如○響○典○則○寄○以○寫○意○鼓○吹○何○指○焉○此○無○他○領○趣○
未○深○故○甘○苦○不○能○按○節○得○時○宜○而○以○韻○收○之○則○憑○身○聚○目○
無○非○快○心○將○視○入○索○九○丘○為○吾○身○麗○而○不○可○脫○之○物○也○僻○
矣○而○不○勞○且○不○與○僻○好○者○選○勝○爭○場○人○亦○甘○讓○而○不○謂○我○
奪○好○故○得○以○身○自○律○也○因○裁○為○憲○以○期○同○情○益○特○假○其○款○
會○引○以○入○趣○非○設○章○程○以○苦○之○者○令○人○轉○諸○僻○而○就○我○逸○
固○多○矣○

一之徒

凡○游○戲○結○伴○有○一○不○韻○尚○冷○烟○雲○變○色○花○鳥○短○致○况○高○齋○
秘○閣○閒○乎○必○心○千○秋○而○不○迂○者○冥○心○而○不○妄○解○者○破○家○寂○
者○譚○鋒○鈍○而○其○枯○坐○者○氣○氤○不○噴○噪○者○不○顛○倒○古○今○而○浪○
取○者○奏○調○皆○合○者○或○師○之○或○友○之○皆○吾○徒○也○若○夫○大○驚○小○
怪○非○魔○變○則○陰○德○不○類○而○分○之○座○縹○緲○覺○有○愁○目○也○觸○邪○
之○手○指○佞○之○草○即○有○郭○象○矣○章○欲○之○見○割○豈○無○謂○哉○然○或○
嶽○崎○歷○落○忽○合○在○耳○目○之○外○譬○昔○中○之○有○釋○官○另○當○置○之○
別○論○

統中秘書憲

二

二之宜

讀○史○宜○映○雪○以○瑩○玄○鑑○讀○子○宜○伴○月○以○寄○遠○神○讀○佛○書○宜○
對○美○人○以○挽○墮○空○讀○山○海○經○水○經○最○書○小○史○宜○着○疎○花○瘦○
竹○冷○石○寒○苔○以○收○無○垠○之○游○而○約○縹緲○之○論○讀○忠○烈○傳○宜○
吹○笙○鼓○瑟○以○揚○芳○讀○奸○佞○論○宜○擊○劍○捉○酒○以○銷○憤○讀○騷○宜○
空○山○悲○號○以○驚○壑○讀○賦○宜○縱○水○狂○呼○以○旋○風○讀○詩○詞○
宜○歌○童○按○拍○讀○神○鬼○雜○錄○宜○燒○燭○破○幽○他○則○遇○境○既○殊○標○
韻○不○一○若○眉○公○銷○夏○辟○寒○可○喻○適○志○雖○然○何○時○非○散○帙○之○
何○處○當○掩○卷○之○場○無○使○叔○夜○之○嬾○託○為○口○實○也○

三之珍

珍非什襲也。譬之紅顏。豈直貯金屋。倘鎖春風。於銅雀何翅。遠琵琶于絕塞。故掌上懷中。把玩殷而美。非虛擲則書之宜。珍不獨錦為兩寶。為軸五色牙為籤也。神魄俱繫手。不忍釋如漢珠在握。隨處如意。愛護乃真。焉不然充棟汗牛。唯增目前。硯礪蠶魚。何德于我哉。是徒賤之而已。烏乎珍。

四之蓄

人之好事也。偶觸欣賞。不難解鵬鶴相從。書乃俟餘錢後。枕中秘書卷三

買奇書所失多矣。故有生乎所嗜嗜者。崇頌必不可少者。天下所未見者。如蓄名外寶。玩古人所讀破床不為家也。然力必不能購。截溫舒之蒲。以成編分。孫敬之柳。以寫誦。然范汪之薪。以結錄。輕劉向之身。以代儲。所遇便成珍藏。一卷足富千古。奚侈惠施之五車。張華之三十乘。積石為倉。蓬萊為藏。而後稱蓄哉。

五之親

列漢宮之三千。如共同侍。師孟津之八百。責有專成。人即一。九。十。行。言。下。即。了。聰。明。自。古。有。限。驚。馳。博。綜。汗。漫。浮。游。

耳目之官。親矣。故檢其精奇。納為恍惚之秘。如師中之泉。宮中之婉。境日近。情日親也。餘唯嬪使之兵。遣之備不虞。而奇私寵。寧博愛以奪所親乎。設如王充之過市。成覽。楊雄之遇日。輒通。任玄晏之書淫。余寧限之以曲學。

六之刑

刑者考覈也。問為陰。魚為魯。亥為豕。者坐誤傷。曾參殺人。孫臏受刑。屈原被放。婕妤見妬者坐誣告。薛氏之元。經楊雄之論。語王莽之符命。曹操之九錫者坐叛逆。形影已屬。桐。模。考。校。當。法。嚴。吏。軒。轅。鏡。烟。烟。吾。日。而。令。道。奸。逆。跡。真。枕中秘書卷四

情不一。剖露。刑書實錄。幾為故紙矣。是宜察勘細。謝別立。所案另具。招。招。啓。寬。獄。而。補。漏。網。千。載。之。下。立。我。為。真。是。非。庶。古。人。不。以。口。耳。交。我。故。曰。刑。也。

七之臨

古曰上帝臨汝。詩曰如臨深淵。畏敬而矜持。有二義也。彼國君之堆。鼎。祭。古。聖。賢。將。過。德。焉。片。紙。寸。楮。豈。空。文。乎。定。主。帝。責。我。不。可。違。之。義。而。起。承。訓。語。惟。恐。或。後。不。為。聖。賢。之。育。子。則。為。名。教。之。罪。人。纔。忽。上。臨。即。至。下。墮。其。所。以。異。教。者。宜。何。如。耶。若。大。主。以。異。香。累。以。緝。段。芸。以。辟。蠶。露。

陶俞思燁敘大天之道也。霜頌而成人之情也。矩立而赴。故非憲無以貞其律。非律不能軌于憲。王章所在文脉聽之。經生束手于七執。韻士側目於四聲。失度者朋失。登者餞。白首為郎。然猶遇也。青山自老。無奈何。要。以今日說燕。明日說楚。奔馳于風塵。豈知磨鞭得劍。磨劍得針。籠括于月。令寧野。今無全牛。向習漂麥。鑽研日絕。一編塗墮。池經幾墨。笑罵皆文。嬉戲亦典。近為書憲。以仿搖筆。若乃之新發于側。芙蓉沸騰。而錦之合組于軸。光彩璨璫。皆情至之語也。豈談諧為心乎。

枕中秘書

之

枕中秘

讀書觀

明永叔衛泳抄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岷。下絕窮淵。凡俾版倚。釜之文。皆為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裝以經綯。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藉子弟曰。吾讀木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牕之暇。抽篋舊籍。暴讀書。上六觀。蓋浮屠氏之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直交眉公陳。

枕中秘書

繼儒識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程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鶯聲。菜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洒牕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事未嘗釋卷日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籍常日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自餘人蔚為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並取但得其所欲

枕中記讀書

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一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入而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篇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別其謬然後

逐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樂府每共孔與讀論深相難乃執其手曰自昔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與書語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酒為率客親之下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相擊秦皇帝撫掌曰嗚呼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卮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王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過其難如此復舉一大卮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

枕中記讀書

三

當作此觀

黃涪翁曰學書履餽裂史粘憲誰不惜之士既窮途陷落冤阱聞者不憐過者不顧聽其外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書云李及知杭州日市自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耶基清慎無所營嘗日任官之所水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乎惟願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日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日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寶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儼欲殺青以寫漢書見以道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基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割之其故紙有

枕中秘讀書

四

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撥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書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書勿以作枕勿以挾刺隨損隨修隨聞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仲醇讀書十六觀為真寔讀書者作一津梁仲醇一意獨往凡者書不直文章妙氣模世範俗之意居多身隱安文者幾于藏拙拈風弄月者跡于課虛以求之文質彬彬仲

醇有焉仲醇又欲于世諦擬二十五圓通吾道中尊宿當置第幾

王微之云讀書每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眉公作此觀極痛讀書家教人尋頂門著力處不超以真珠船送入窮崖矣讀是觀者識得眉公一片老婆心地便能自得觀耳

枕中秘讀書

五

枕中秘

護書

明永叔衛承杪

予家舊藏書。往往為人借去。或浮沉焉。或託辭焉。以是莖結于心。因自咎曰。借書三痴。予居二矣。既讀陳眉公書。金湯載硬索巧。勝輕借。奪視為惡魔。又復詫曰。予漸于魔也。久矣。邇來我往借書。大有靳意。毋乃監于惡魔而然歟。不足怪者。然人來還書。大有污損。於是悔輕借之靡及矣。宋人張功甫品梅。著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謂觀梅者。

枕中秘 護書

如是則梅之幸。不幸存焉者矣。近時吳人金三技品曲。亦著宜稱屈辱之文。予之作護書也。亦準宜稱屈辱。屈辱與識。

宜稱十二事

淨几名香。展對韻士。宴會賞鑒。名飲揭置座右。野老瞻雨較量。同心登眺提携。空谷時當足音。良辰美景稱說。可兒錦囊懷袖。佳人知趣把玩。馴僕拂晒收藏。奇石異鼎相仿。趣人珍護送還。

屈辱十八事

俗子妄肆雖黃。達者一覽便擲。愴夫攘為已有。拘儒塗抹更改。游閒手卷作笥。學究破句點讀。林沙強酒數陳。惡客豪吸強詰。愁人狼籍作踐。市井聚談。擾濁仕途。包封書怕。巷內路傍粘帖。窗下陣風代枕。酒肆茶坊賸炙。措大袂裙畏書。內人挾冊裁剪。酒肆書頭上帳。備書胡寫亂抄。

枕中秘 護書

枕中秘

悅容編

明永叔衛詠訂正

情之一字。可以生而必。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莫非大有情人。顧丈夫不遇知己。滿腔真情。欲付之名節。事功而無所用。不得不鍾情於尤物。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至婦人女子一段。不可磨滅之真。亦惟寄之以色。事人一道。昔云士為知己。女為悅己。容每感斯言。大抵女子好醜。無定容。惟人所悅悅之至。而容亦至。衆人亦收。

枕中秘 悅容

國士之享。雖然悅容者寄也。編悅容者寄所寄也。使索我以真。則余且為扁舟五湖人矣。豈猶向空山讀禪火哉。夫不身履其境。而摹其事。調停愛護。款則欲周。詞旨欲暢。設非曲解其情。了不可得。正如高唐一夢。想像自真。然復不敢自匿。用以公之好事。為閨中清玩之秘書。以見人生樂事。不必諱言。韓房庶女子有情。不至埋沒云爾。

隨緣

天地清淑之氣。金童玉露。萃為閨秀。遇之者若前世。若夢中。瑟鳴鐵躍。劍合龍飛。一切關河歲月。都不能閤隔。然非。

奇緣。不遇。必欲得此。麗容而後。加意是猶秦漢以後。無文。唐以外。無詩也。要以隨其所遇。近而取之。則有其樂。而無其累。如面皆芙蓉。何必文君。眉皆遠山。何必合德。口皆櫻桃。何必樊素。腰皆細柳。何必小蠻。足皆金蓮。何必潘妃。歌。即念奴。笑。即褒姒。顰。即西子。點額。即壽陽。肥者。不失為阿環。瘦者。不失為飛燕。奇醜者。不失為無鹽。當其怨。出塞之。明妃也。當其恨。長門之阿嬌也。當其雲雨。巫山之神女也。他如稍識數字。堪充柳絮。才高略減妬心。已有小星遺意。無才。便為德。大貞。出於淫。皆當棄短。取長。安知不買骨致。

枕中秘 悅容

二

馬蹄天龍降。於好畫哉。

閨閣之事。古來不廢。則知婚姻。非假第絲。自為之合。非可強為。則雖人而實天也。隨之一字。大有理解。

葦居

美人所居。如種花之檻。插枝之瓶。沉香亭北。百寶欄中。自是天葩。故居。儒生寒士。縱無金屋。以貯。亦須為美人營一。靚粧地。或高樓。或曲房。或別館。村庄。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中置精雅器具。及與閨房相宜書畫。室外須有曲欄。紆徑。名花。掩映。如無障地。益益景玩。斷不可少。蓋美人是。

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解語索笑。情致兩饒。不惟供山。兼以助粧。

修潔便是勝場。繁華當屬後來。

緣飾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淺粧與濃粧。惟取適宜耳。首飾不過一珠一翠。一金一手。疎疎散散。便有書意。如一色金銀簪。釵行列倒。挿滿頭。何異賣花草標。服飾亦有時宜。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艷。見客宜莊服。遠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對雪宜麗服。吳綾蜀錦。生絹白苧。皆須哀。

枕中秘 悅客

衣潤帶大袖廣襟。使有儒者氣象。然此謂詞人韻士婦式耳。若貧家女典盡嫁時衣。豈堪求備哉。釵荆裙布。自須雅致。

花鈿委地無人收。此是真緣飾。

選侍

美人不可無婢。猶花不可無葉。秃枝孤蕊。雖姚黃魏紫。吾何以觀之哉。佳婢數人。務修精潔。時令烹茶澆花。焚香披圖。展卷。捧硯磨墨等項。兼其命名。亦有齋頭品。其可無佳稱乎。聊摘古青衣美名。以備擇用。如墨娥。絲翹。白苧。紅綃。

紫玉麗華。輕紅雲容。曉雲。佛娥。輕蛾。紅香等俱佳。若一切花名。近屬濫套。所謂號俗子。不出山泉溪橋。敬仰愛慕之類也。必洗去。

待月抱衾。選侍最工。

雅供

閒房長日。必需款具。衣厨食櫥。豈可漏入清供。因列器具名目。

天然几。藤牀。小榻。醉翁牀。禪椅。小墩。香几。蟬視。絲箋。酒器。茶具。花鐙。鏡臺。

枕中秘 悅客

粧盒。繡具。琴。簫。碁枰。至於錦衾紵褥。回帳繡幃。俱令精雅。陳設有序。映帶房櫳。或力不能辨。則蘆花被絮。因布簾紙帳。亦自成景。

又須以蘭花為供。甘露為飲。橄欖為餚。蛤蜊為羹。百合為羹。鸚鵡為婢。白鶴為奴。桐栢為薪。意苴為米。方得相稱。

博古

博古

古人識字。便有一種儒風。故閱傳奇。觀圖畫。是閨中學識。如大士像。是女中佛。何姑像。是女中仙。水仙紅拂。女中之

依以至舉案提甌。截髮九熊。諸美女遺照。皆女中模範。門
閨宜懸。且使女郎持飛珠執塵尾。作禮其下。或相與秦禪
唱。仙談俠。真可改觀。望意。滌除塵俗。如宮閨傳烈女
傳。諸家外傳。西廂玉茗堂。還魂二夢。雕虫館。彈詞六種。以
備談述歌詠。間有不能識字。暇中聊為陳設。共話古今。奇
勝紅粉自有知音。

自首相看不下堂者。必不識一丁。博古者未必占便宜。
然女校書最堪供役。

尋真

枕中秘 悅客

五

美人有態。病神有趣。有情有心。唇檀烘日。媚體迎風。喜之
態。星眼微瞋。柳眉垂暈。怒之態。梨花帶雨。彈露秋枝。泣之
態。雲鬢亂。灑雪橫。舒睡之態。金針倒拈。繡榻斜倚。嬌之
態。長聲低。翠瘦。腰綃紅。病之態。惜花愛月。為芳情。停閣時
徑。為閒情。小意凝坐。為幽情。含嬌細語。為柔情。無明無疾
乍笑乍啼。為痴情。鏡裡容月下影。隔簾形。空起也。燈前目
被底。足帳中音逸。趣也。酒微醺。粧半卸。睡初回。別起也。風
流。相思淚。雲雨夢。奇起也。神麗如花。艷神典如秋月。神
清如玉。壺水神困。頃如軟玉。神飄蕩。輕揚如茶香。如烟縹。

枕中秘 悅客

六

乍散乍收。數者皆美人真境。然得神為上。得趣次之。得態
得情。又次之。至於得心。難言也。姑蘇臺半生貼肉。不及若
耶溪頭之一面。紫臺宮十年虛度。那堪塞外琵琶之一聲。
故有終身不得而反得之一語。歷年不得而反得之邂逅。
斯守追懽。澤閑事。而一朝隔別。萬里繫心。千般愛護。萬種
慙慙。了不動念。而一番怨恨。相思千古。或苦戀不得。無心
得之。或現前不得。或後得之。故曰九死易。寸心難。
態之中。吾最愛睡與懶情之中。吾最愛幽與柔趣。則其
別者。乎神則其困頓者。乎心則却以不得為大幸矣。客

及時

美人自少至老。窮年竟日。無非行樂之時。少時盈盈十五。媚媚二八。爲含金柳。爲芳蘭蓋。爲雨前茶。體有真香。面有真色。及其壯也。如日中天。如月滿輪。如春半桃花。如午時盛開牡丹。無不逞之容。無不工之致。亦無不勝之任。至於半老。則時及暮。而姿或豐。色漸淡。而意更遠。約略梳粧。偏多雅韻。調適珍重。自覺穩心。如久嘗酒。如霜後橘。如老將提兵。調度自別。此終身快意時也。春日曉陽。薄暉適體。名花助粧。相攜踏青。芳菲極目。入夏好風。南來香肌半裸。輕揮紈扇。浴罷湘簾。共眠幽韻。撩人秋來涼生。枕席漸覺款款。

枕中秘

七

冷。高樓爽月。窺窓恍擁。嬋娟而坐。或共汎秋水。芙蓉蔭帶。隆冬六花。滿空獨對。紅粧擁爐。接膝別有春生。此一歲快意時也。曉起臨粧。笑問夜來花事。關闌午夢。揭幃偷覩。半嬌黃昏。着倒眠鞋。解至羅襦。夜深枕畔細語。滿床曙色。強要同眠。此又一日快意時也。時乎時乎。不再來。惟此時爲然。

了此則日日受用。時時受用。以至一生受用。無半日虛度。真是不枉做了一世人。但一日也要有喚怪時。方有趣。一年也要有病苦時。方有韻。一生也要有別離時。方

有致。紅顏易衰。處子自十三以至二十三。能有幾年容色如花。自蓓蕾以至爛熳。一轉瞬耳。過此便摧殘。剝落不可觀。視矣。故時當及。

晤對

焚香啜茗。清談心賞者爲上。諧謔角技。携手閒玩者爲次。酌酒鋪檠。沉酣潦倒者爲下。

晤對何如。遙對同堂。未若各院。畢竟隔水。問花礙雲。阻竹方爲真正對面。一至牽衣連坐。便俗殺不可當矣。

枕中秘

八

鍾情

王子猷呼竹爲君。米元章拜石爲丈。古人愛物。尚有深情。儻得美人而情不摯。此淑真所以賦斷腸也。故喜悅則暢導之。忿怒則舒解之。愁怨則寬慰之。疾病則憐惜之。他如寒暑起居。慰調護。別離會晤。俱訊款談。種種尤當加意。蓋生平忘形骸。共甘苦。徹始終者。自女子之外。未可多得也。

尾生抱橋柱。而女子終不至者。此最是有情人。若遂至同溺。便鍾情不深矣。

借資

美人有文韻。有詩意。有禪機。雅獨捧硯拂箋。足以助致。即一顰一笑。皆可以開暢玄想。彼臨去秋波。那一轉。正今時舉業之宗門。能參透者。文無頭巾氣。詩無學究氣。禪亦無香火氣。

胭脂花粉。學步效顰。借資最精。

招隱

謝安之最也。稽康之琴也。陶潛之菊也。皆有托而成其癖者也。古未聞以色隱者。然宜隱就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

枕中秘 悅容

人名利心俱淡。視世之奔競。角蠅頭者。殆宵中無癖。幸悵靡托者也。真英雄豪傑。能把臂入林。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己。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言的花竹。清霄鬼夢。饒幾多枕席上的煙霞。須知色有桃源。絕勝尋真絕。然以視買山而隱者如何。

日隱曰。借正所謂有托而逃。寄情適興。豈至沉溺。如世之痴漢。顛倒枕席。牽纏油粉者耶。如此則不為桃源。而為柳巷矣。不勝買山而隱。却要買山而埋矣。

遠觀

誠意如好色。好色不誠。是為自欺者。閱一便門矣。且好色

何傷乎。堯舜之子。未有妹喜。姐已其失天下也。先於桀紂。吳公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了一西子。文園令家徒壁立。琴挑卓女。而才名不減。郭汾陽窮奢極慾。姬妾滿前。而朝廷倚重。安問好色哉。若謂色能傷生者。尤不然。彭錢未聞鰥居。而鶴齡不老。殤子何嘗有色。而見効莫延。世之疾者。病者。戰者。焚溺者。扎厲者。相率而歿。豈盡色故哉。人只為虛怯。惑生。所以禍福得喪。種種惑亂。毋怪乎名。鄭道義富前知。而不為為。而不力也。儻思修短有數。趨避空勞。勘破關

枕中秘 悅容

頭古今同盡。綠色以為好。可以保身。可以樂天。可以忘憂。可以盡年。

色空空色皆虛話。斬盡藤蘿我獨存。此悟得真身而觀。有獨至者也。痴女戀男。正無達觀。昔一妓被逼。苦吟。自嘆身為妓。遭淫不敢言。此其觀身最為高潔。克此一念。可登仙果。

綠色以為好。一語原有主張。要知不是緣好。以為色也。若是情人眼內。出西施。便是緣好。以為色。固知作者自是具眼。且緣者借也。亦與醉翁之意。不在酒。同一法門。

有室者常能遠色。鰥居者每至神馳。色之好不好。正不在形迹上論也。此都是作者涵人處。須要曉得。

枕中秘終

枕中秘

十一

枕中秘

磨境

峯

峯削青蓮。如劍如戟。插雲入漢。翠滴晴嵐。掛海迎霞。耳聒連雉。振衣千仞之致也。

嶺

山嶺綿亘。臥牛眠象。樵歌牧笛。頗足幽棲。尋訪山僧。此爲

幽境

枕中秘

巖

巖石之勢。向人欲落。見之發怪想。叢生桂樹。倒垂藤花。題詩其上。豁我渺思。

崖

崖取傲岸。如六鯨戴山。亭亭拱立。平可羅床。削可結屋。丹泉翠壁。左右映發。古樹修篁。遠近青蔥。幽處其中。與麋鹿共遊。

洞

窈窕哈呀。洞之致也。如瓊宮瑤室。鬼斧神工。却無錢根。

明永叔衛涿訂

桃花萬樹寒雲一雨與道流逸士翻藏書說錄形法不覺
澗水潄潄松風謾謾

澗

澗有率然之勢盤旋生動古松危石點之細溜娟娟宜遊
儵出沒壑有疎蕩之勢如楚漢鴻溝劃然中斷又如瞿塘
滄瀨吞吐百川礪礪擎攫長橋飛跨踞布喧騰秋水寒烟
排空作勢獨得之徑無過於此

坡

坡之迤邐麓之秀窈入山有路路有行人佳山有村村有

批中秘勝境

犬吠林飛鳥影寺出鐘聲灌木蕭森小莊歷亂宜牛羊粧
點花鳥投閒

湖

湖光玻璃滿頂桂楫蘭漿主客盟唱漁歌圓成清景何如
溪上灘頭洲前汀外練紋如帶篆影平沙蘋末風生蘆頭
雪落烟寒雲滌石白砂清花打漁人之笠鳥喚渡口之舡
滿酒容與別有致乎

潭

臨潭設磯澄心危坐智者所樂若取於泉須萬斛之珠累

景不絕山頂石鐫觀蘇溜苔一見沁骨聲入空堂光涵虛
牖松風滿酒竹韻琤琤移竹爐茗椀就之

水簾

永簾森懸玲瓏爲佳如蛟人之節水縮萬丈瀑布飛淙遙
掛爲佳如銀漢傾翻走丸峻坂總宜怪石巉峴丹崖翠壁
傳聲嘯月瞻影淙水令人塵心俱盡

批中秘勝境

三

枕中秘

園史

明永叔衛泳摘

灌園一事其略有十蓋拈花微笑妙悟禪機種樹千言深藏治理雖云小道可質大方紀總法第一目下種核宜排子宜撒其法收枝頭乾寔懸通風處臨陣少曬擇向陽所以肥土鋪半將核尖向上排定再以肥土蓋之欲種蓮實亦如此法子則不然須以灰泥各半將子雜拌於中按法撒之乾濕得所為妙二日分種先築肥地以水滲定擇枕中秘

根傷小枝連處截斷次年移之或用水鈎將條釘地以肥土壘之或將蒲竹一節劈開納泥於中合納枝上或剪尺許以濕紙包裹及插芋藷內埋土中置陰處勿令乾即活三日接核必須相稱貼大宜高截貼小宜低截對接上下各正去半月偶接上下各斜去半凡種接截平本根剖斜分枝插皮內合接同種兩枝各削去半邊俱用麻縛或層泥封等處四圍封紮以易為常將水澆更避日色若遇有風大忌急宜遮護否則不活四日後植先記枝之所向將竹刀掘起下勿傷根上勿損葉如前種之再加肥土填

枕中秘

灌四邊又以石竹杆定麻皮縛牢以防風搖又以石子鋪面以防泥濺如泥一濺葉即黃脫仍須澆灌得宜謹避風日數日即活或云移栽果木宜在望前則子繁多五日修補須得意趣去澀水枝向下者刺身枝向內者駢紐枝連結者冗雜枝多亂者風枝細長者傷枝新發者仍將大枝截去以蜜塗之蟲窠其上自斂古意復以馬糞和泥塗其潤處或用魚腥水澆之便生苔蘚尤助野趣如欲曲折略割其皮隨意轉摺以縷縛之六日保護修令適時倘氣日相侵寒熱暴至當以布帳遮之或簾簾覆之如遇雨淡日和風出架庭中勿令着地恐致根長及引蟲蟻盆花之法莫過於此或云花果忌麝當雜種葱蒜若既為所觸急於上風燒硫黃氣以解之七日催養須於冬日將樹掘起洗淨勿傷根芽當量樹之老嫩於日中曬數日乾極則澆水復用肥泥拌宿壤種之若天暖澆糞數次亦可但不可曬一面犯則三面無花矣又於元旦子時將斧班駁椎之則結子不落澆社酒則子繁又以社日杵百果根則子大八日却蟲每於元且將火遍照植物上或清明子時將稻草一根縛樹上或種時將大蒜一枚甘草一寸先放

根下永無諸蟲之患。若有蛙眼以硫黃或芫花塞之。有蟻窠以香油或羊骨引之。有蚓穴以鴨糞或灰水澆之。九月時土須鋤青草以糞澆之。煨過再澆。如此數次。搗碎篩淨。揀去磚瓦草根。收藏缸內。安頓日照雨灑處。或將黃泥浸臘糞中年餘。取出曬乾。用之復將炭屑及瓦片浸糞窖中。以爲鋪盆。用十日澆灌。必分蚤晚。蚤宜肥水澆。根其法。鋤嫩青草。拌陰溝泥。全卷缸內。久則自然流出青水澆之。晚宜清水澆。葉其法。取天落水或河池水。置缸內。投石子數枚。澄過灑之。若晚間驟雨。切勿令見。恐烈日曬後熱氣蒸。

就中秘用史

花故也。或云如欲催花。以馬糞浸水澆之。數日後開者。次日卽開。

牡丹

牡丹一種。世稱花王。事物紀原云。唐武后冬月。遣詔遊後苑。百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於洛陽。故洛陽花爲天下冠。大抵此花。宜秋社前。或秋分後。緩去宿土。勿傷細根。隨坐壇內。用土輕覆。卽以雨水或河水灌之。滿壇方止。俟次日土乾。低凹填滿。復澆如初。和土宜白。欽末。每花一本。用末一斤。能殺諸蟲。或云牡丹中秋生日。移栽必旺。須直其

根。屈之則成。此栽花之法也。種子則於六月收枝間黑子。風眠一日。盛以濕土。八月以水試之。取沉者。畦種約三寸。一枚來春芽長。驗是子活。次年八月便可移種。然性畏日炙。夏月須用葦箔遮之。此種花之法也。分花須揀科大枝。多者八九月間。全根掘出。視可分處。用手擘開。以小麥一握。拌土栽如前法。此分花之法也。接花亦宜秋社前後。將本枝及分枝。各斜削去半合。如一株用麻縛定。調泥塗之。以兩瓦圈合內。填細泥。待來春去瓦。隨以草席圍之。或揀芍藥根。肥大如蘿蔔者。削尖如馬耳。將牡丹枝劈開。如燕

就中秘用史

尾。揀下縛緊。以肥泥培之。卽活。或云立春如遇子日。於茄根上接牡丹花。不出一月。卽爛煖。此接花之法也。澆花亦有候。八九月旬日一澆。法宜雨水。立冬後五日一澆。法宜糞水。十一月後。搜鬆根土。以宿糞濃澆。一次或二次。餘宜河水。至冬末地凍。春分花發。夏際天炎。俱不可澆。澆則花開不齊。且多損根。鬚或遇旱。則於凌晨以河水澆之。勿使濕其枝葉。一云牡丹芍藥。俱可酒澆。此澆花之法也。培養須八九月時。壅土二寸。三年一次。春夏風日。覆以帳幕。秋冬霜雪。障以棘枝花。未放去其小蓋。謂之打剝花。纔落葉。

其故枝勿傷花。林又於冬至日以鍾乳粉和硫黃少許置根下。或撥開花根以水中苔衣壅之。則來春花盛。此壅花之法也。折枝挿瓶。先燒所處。錄蠟封之。可浸數日不萎。或用窰養芍藥亦然。如已萎者剪去下截。壅處用竹架起於水缸中。盡浸枝梗。一夕復鮮。此養花之法也。花所畏忌如香麝油漆多種。葱蒜韭薤以辟之。土蠶木蠹編填白欬。黃以殺之。季子孕婦庸僧猥尼所剪折。廣設絕交論以防之。此警花之法也。至如清異錄載。擡舉牡丹法。以九月取角屑硫黃。碾如麴。拌細土。挑動花根。壅入土一寸。土厚三寸。地脉既煖。立春漸有花蕾。生如粟粒。即搗去。惟留中心一莖。氣聚故花肥。至開時大如盤。而物類相感。志載腰金牡丹法。以白木放根下。諸般顏色。悉是腰金。則又幻花之法也。語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花何可不珍惜哉。

芍藥

洛陽牡丹廣陵芍藥。古來並傳。故芍藥亦號花相。治花之法。八九月時。悉出其根。滌以甘泉。隨用竹刀割開。剔去老腐。先壤糞和泥。分種向陽處。然分不欲數。數則花小。種不欲深。深則花衰。種後培以雞糞。澀以黃酒。則花更盛。

蘭時扶以竹籐。則花不傾倒。有雨遮以蓆箔。則花堪耐久。花既萎落。亟剪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則脉理皆歸於根。明年花繁而色潤。

蘭

花有數種。一曰建蘭。莖葉肥大。翠勁可愛。若葉生白點。調之蘭風。以魚腥水。或蚌水洗之。二曰杭蘭。取大本種。以黃土用羊鹿糞澆之。花亦茂盛。三曰興蘭。一名九節蘭。花有餘香。實不近。所謂惠也。四曰風蘭。幹短勁。花黃白。不用沙土。取竹籃貯之。懸於有露處。或盛以紋簪。用頭髮觀之。五

杭中秘周史

六

曰。若蘭。其葉如箬。似蘭無香。以上三種。俱可勿藝。別有一種名賽蘭者。佛家謂之伊蘭。樹如茉莉。花作金粟。香特穢烈。尤堪戴挿。好事者易名金粟蘭。諸譜不載。殆非蘭種。亦猶臘梅之於梅花也。相傳培蘭。四戒曰。春不出。夏不日。秋不乾。冬不濕。大要。先於梅雨後。取溝瀆肥泥。曝乾羅末。或團山頭黃土。猛火烘過。取出。提俸。俟九月終。挑起舊木。剛去老根。鋪以皮屑。分種盆內。摻泥壅之。勿使根曲。長滿復分三歲為度。但性畏寒暑。尤忌塵埃。葉上有塵。當即洗去。又忌春雪。著點即枯。須以竹籃罩盆。計日轉。晚風雪既却。

日色復勻。迨至花發。周圍如一。澆用雨水河水。或皮屑魚腥水。須四畔勻灌。勿得灑下。致令葉黃。黃則以清茶澆之。又開注茶瓶中。亦可插花。黃山谷云。培以沙土。則茂沃。以茗汁。則芳良。有以也。故肥水頻澆。多生蟻虱。宜研大蒜和水。以筆蘸洗除之。或云。盆須水沓。可隔蟻。蟻分宜毀。盆不傷花根。最為得之。舊有李延平口訣。謹附如左。

正月安排用坎方。離明相對。謁陽光。雨淋日炙。都休管。要便茶顏作改常。

二月栽培更是難。須愁葉變鵝鵝斑。四時插竹防風折。惜

批中秘圖史

七

葉猶如惜玉環。

三月新條出舊叢。花盆切忌面西風。隄防濕處多生虱。根下猶嫌太糞濃。

四月清和日似丹。沙泥立見漸時乾。新鮮井水休澆灌。膩水時傾儘若干。

五月新芽滿舊窠。綠陰深處最平和。此時葉退從他性。剪子芟時又是多。

六月驕陽酷雨加。盆中蘭蕙正開花。涼亭水閣堪安頓。否則簷前作架遮。

七月新涼暑漸消。却宜三日一番澆。更防蚯蚓傷根本。肥水長將使尿調。

八月天時稍覺涼。在他風日也何妨。經年污水專為好。還用雞毛積漬良。

九月時中有薄霜。階前簷下慎行藏。若生白蟻并黃蟻。葉灑清油定不妨。

十月陽春暖氣回。來年花笋又胚胎。幽根不露真奇法。盆滿猶宜急換栽。

十一月天宜向陽。夜間須用簾收藏。長枝上面生微濕。乾

批中秘圖史

八

燥之時葉正黃。

十二月天霜雪欺。謹宜屋裏保孫枝。直須解凍春前動。纔是斯人道長時。

桃

桃為僊木。能制百鬼。故神僊家值多種之。種法宜擇暖處。寬深為坑。先納濕牛糞。埋爛核其中。尖頭向上。覆土尺餘。春深芽長。移其實地。若仍置糞中。則定少而苦矣。或云。種時以桃核剝淨。令女子懸粧種之。他日花葩而子離核。又於春後以刀鑿開其皮。則樹不夭。社日春根下土。或以刀

橫斫其枝則實不墜以煮猪首汁放冷澆之則子不蛀以
多年竹燈檠懸掛樹間則蟲自落然桃性蚤寔十年輒枯
世稱短命花不若多種碧桃入面桃或每歲巡梳以易老
朽

李

諺云種桃宜密種李宜稀法於臘月中取根上小條移種
別地待長行栽或云取桃樹接之則生子紅日又於元日
或上元以磚着樹岐或於臘月以杖擊枝間至正月晦日
復擊可令足子其不實者亦於元日五更以火把四面照

秋中秘 周史

之當年便生謂之嫁李

杏

栽種之法與桃李同但宜近人家不得移動耳又聞宋時
揚州李冠卿家堂前一株杏花多而不實一老嫗曰來春
與嫁此杏冬深忽携一樽酒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
裙繫樹上已奠酒辭祝再三而去家人咸哂之明年結子
無數

橘

種法於正月間取核撒地長至三寸二月移栽以根棘接

之其本易活澆以米泔勿犯猪糞冬後採寔既盡以稻草
覆之如有蛀虫以鐵線搜出仍作杉木釘塞之○一種曰
柑香味特勝一種曰橙堪以調餡又一種曰香櫟採置盤
匱以爛蒜盒其蒂上香滿一室皆絕品也種法畧同因附
記之

桐

秋後收子春間種之無不即生姿姿直上擎子剝之真秋
爽也

梨花

秋中秘 周史

花有二種瓣舒者佳春間下種三尺移栽或將旺梨笋取
作拐樣斫其兩頭火燒鐵器烙定津脉臥栽於地來春發
芽別取嫩條截長八寸名曰梨貼削開原幹挿入梨貼稍
草緊縛不可動搖月餘自發長即生梨梨生用簍包聚勿
爲象鼻蟲所傷洞庭山梨俱用此法或云接梨桑上生子
甘脆一說接梨以春分前十日接柿以春分後十日

櫻桃

櫻桃古名櫻桃一名朱桃一名英桃爲鳥所舍亦名舍桃
其法二三月間折有根枝栽於土中糞澆即活仍記陰陽

各遂其性。否則難生。且復不實矣。又聞之古語云。鳥籠食而便墮。雨澤灑而皆零。如遇結實。即張縑網遮之。以驚鳥雀。更貯簫箔覆之。以庇風雨。

海棠

花計數種。昌州香海棠不可得矣。其次西府為上。貼梗次之。垂絲又次之。栽花之法。宜於春間將貼梗海棠。攀枝着地。以肥土壅之。自能生根。來冬截斷。春中移栽。以櫻桃接之。則成垂絲。以梨樹接之。則成西府。以木瓜頭接之。則成白色。若欲其鮮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或酒脚流根下。復

批中秘

十二

剪去花子。來年花茂而無葉矣。繞花以薄荷包根。或用薄奇水養之。或云木瓜花似海棠。故亦有木瓜海棠。但木瓜花在葉先。海棠花在葉後。為差別耳。別有一種曰秋海棠。相傳昔有女子。懷人不至。涕淚灑地。遂生此花。色如婦面。名斷腸花。性喜陰濕。宜種階砌。謂之海棠者。取其似也。

木蘭

花開碧白。絕無柔條。隆冬結蕾。尚未放葉。大都玉蘭最忌水浸。以辛夷並植。秋後接之。澆以糞水。花開特盛。辛夷一名木筆。又名望春。別名房木。或謂之候桃云。

瑞香

種法於芒種時。就老枝上剪取嫩條。破開折頭。置大麥一粒。用亂髮纏之。插入土中。根生壅好。勿令外露。復以煖猪湯從花脚澆之。或云左手折下。隨即扞插。勿換右手。無不可活。又云宜用小便。可殺蚯蚓。然香花忌糞。瑞香尤甚。不若壅以頭垢。或用浣衣灰汁為妙。蓋此花根甜。灌以灰水。則蚯蚓不食。而衣服垢膩。復能肥花也。但此花一名麝囊。香氣繁烈。能損羣花。世謂花賊。宜獨處之。

紫荊

批中秘

十三

枝幹絡索。花如綴珥。其法開花既罷。傷枝分種。然性喜肥。復畏水。當如護諸小兒。時其饑飽可也。

杜鵑

花極爛熳。以杜鵑啼時得名。花性喜陰畏熱。法用山泥揀去粗石。羊矢浸水澆之。更置樹下陰處。則花葉青茂。較之石巖以映山紅接者。大不侔也。

薔薇

法候立春折當年枝。連其梢標。扞陰肥地。築實其旁。勿使傷皮。外留寸許。長則易瘁矣。或云芒種日及三八月皆可。

挿如腦生秀蟲以傾假瀝灰撒之別有野外荒生者名野
薔薇香更穠郁差比玫瑰挿茶煎服可驅瘧鬼

玫瑰

宋時宮院多採玫瑰結為香囊分氣不絕故又名徘徊花
大凡花木不宜常分獨此花嫩條新發勿令久存再移別
地則種多茂若本根太肥翻致憔悴矣或云其性好潔人
溺之即死

罌粟

罌粟者麗春別種也一名米囊種其數色法宜中秋夜或

杭中秘圖史

重九日裸形種之兩手交換撒子復以竹帚掃勻則花重
臺而于葉須先糞地肥鬆後以果汁拌撒以泥蓋之可免
蟻食出後始澆清糞長則以竹篠扶之若土瘦種遲變為
單葉矣單葉者子必滿取供清味亦復不惡別有剪羅二
種春名碎剪羅秋名漢宮秋二花相似秋色較勝性喜陰
尤畏糞肥土種清水澆春深芽長方可分種

餘臘

餘臘木香開花同時若板條入土壅泥月餘俟其根長剪
斷移栽並植檻前堪為執友耳

石榴

栽花之法於三月初取指大枝長尺有半八九餘枝共為
一窠燒下頭二寸勿使濫失先掘洞坑深尺七寸廣徑尺
豎枝坑畔環布令勻置礫石枯骨於枝間一層上一層骨
石築實之令沒枝頭寸許以水澆之常令潤澤既生之後
復以骨石布其根下十月天寒以蒙裹之又有種子之法
先于樹頭號定向背霜後摘下以稀布蒙貯之仍依舊號
懸掛通風處復獻堅細土篩去瓦石澆糞數次收貯坑內
至次年二月初取家用火盆鋪土三寸不得太厚厚則數
次

杭中秘圖史

按一小潭納椰子數粒蓋土半寸許澆水令濕置向陽
處候長廿許每潭揀留大株肥水再澆既長分種盆內
盆須極小種不宜添仍令向陽日澆數次有雨即蓋勿使
淋去其味或以麻餅浸水當日午澆之則花茂盛或云盆
樹無法只須浸暖冬間霜下收回南簷如土乾時畧將水
潤壅春添氣暖可放石上剪去嫩苗勿令高大盛夏置日
中或曬屋上免近地氣致令根長及為蠅蟻所穴每朝用
米泔水沉沒花斛浸約半時取出日曬如覺土乾又復浸
之殆良法也

葵花

大抵蜀葵性喜肥地。收子曬乾。鋤地令熟。秋末種之。春初刪去繁細。常以肥壅灌之。五月繁華。莫過於此。秋葵種子宜在春時。以手高撒。便亦長大。瓶花之法。沸湯揸之以紙塞口。則不憔悴。可觀數日。或以石灰蘸過。令乾。揸之花開至頂。葉亦不軟。鳳凰葵。蓉均同此法。

蓮花

蓮花種色甚夥。散見諸帙。可異者。琳池有分枝蓮。南海有睡蓮。滄洲有金蓮。流香渠有夜舒蓮。芸輝堂有碧蓮。玉井

有十丈蓮。九疑湖有黃蓮。柳池有十大蒂蓮。儋州有四季蓮。而釣魚池分香蓮為冠。郡人稱分香蓮不用錢者是也。至如近日所傳。並頭重臺品。字四面觀音。品目愈奇。風致愈減矣。大約此花。白者藕勝。紅者蓮勝。種藕之法。驚蟄之後。先取田泥築實缸底。復將河泥平鋪其上。日曬開裂。雨則蓋之。迨至春分。將秧分種。枝頭向南。壅好勿露。夏日酷烈。勿令水乾。冬天凍結。宜遮稻草。既免花刑。且善後計矣。一說。半寔田泥。壅牛糞少許。隔以蘆席。令藕根上行。以河泥覆之。至如藕根之下。慘放硫黃。或以臘糟塗藕少許。古

法雖然未可輕試也。種盆蓮之法。將乾黑蓮實裝入卵殼中。令雞母同抱。候子鷄既出。取天門冬搗末和泥。安置盆內。收蓮寔種之花。開如錢。如欲青蓮。磨穿硬殼。略浸染缸。依法種之。昔湖州染工。世治說。甕管以蓮子浸於甕底。經歲種之。便生青蓮。事載太平廣記。常信此法。不謬。養花之法。瓶貯溫湯。以紙蒙之。削尖花枝。隨手急插。或去根少許。以蠟封之。或將亂髮密縛折處。仍以汚泥封固。其甕先插瓶中。然後注水。或將竹針十字杆。盡使出自汗方。始插瓶。蓋此花易萎。非是不可耳。至於池荷。別無他法。以缸種藕。秧併泥填入炭簍。沉之水中。自無不盛。譬如縱壑之魚。有不自得者哉。

秋併泥填入炭簍。沉之水中。自無不盛。譬如縱壑之魚。有不自得者哉。

荷花

荷花四種。紫色之外。有白色者。有紅色者。又有紫帶藍焰者。曰翠微。少瓜其膚。枝輒搖頭。一名怕癢樹。此花易植。勿事功力。四月開。九月歇。俗謂之半年紅。山園植之。亦可作耐久朋友矣。

茉莉

南宋禁苑。夏月納涼。多置茉莉素馨等花。鼓以風輪。清芬

滿殿大都此花。性極畏寒。預於屋下掃聚塵土堆積靜室。俟其熱過。篩取細者。將所得花換去故土。實此種之。澆以米泔水。或燂猪湯。復於六月六日。以魚腥水澆之。霜降以後。移至廂下。如極乾燥。微濕其根。或於向陽屋內掘一淺坑。將盆埋下。以篾籠罩。口泥塞其傍。勿使通風。或以木棉花核覆根。半尺。仍罩篾籠。用紙封密。數日一開。略澆冷茶。立夏去罩。出土一層。填新泥。用水澆之。俟芽長。始用糞。次年起根。換土全栽。如此收藏。十不失一。或云取溝瀆肥泥。爛草。盆過煨。以猛火和皮屑鋪盆種之。如欲扦插於梅雨。

枕中秘 園史

七

時剪新發嫩枝。折處劈開。置大麥一粒。用亂髮纏之。如杆。瑞香法。開廣人家悉用此術。又聞吳中有隱者。每至秋後。輒從人家收買殘枝。開畦列種。結茅為棚。以蔽風雪。遇有日色。開簾曬之。黃鴨千頭。夜宿其下。花根發煖。糞復壅之。來年花發。其息十倍。併記之以告花匠。

鳳仙

其種易生。春時下子。花開纔落。即去其蒂。則堪耐久。謂之闌花。若以五色種子。同納竹筒埋之。花開五色。亦奇種也。挿瓶當用沸水。不爾連根種之。或用石灰入湯。可開半月。

不萎

菊

種法有九要。一曰養胎。冬初菊枝折去枝葉。掘地作潭。埋根其內。糞以新泥。澆糞數次。菊本既壯。春前乃發。二曰傳種。凡遇奇種。用杉木鑽孔。挿秧其上。浮之水。缺俟其生根。移栽陰地。或挿泥丸。埋之土中。依法澆灌。數日即活。若得接木。須於花後。將枝按下。橫埋肥土。每近節處。自然生苗。收其中。幹花本不變。三曰扶植。倒鬆肥土。加以濃糞堆土。今高。移花種之。仍覆碎瓦。以防泥濘。時苗既活。扶以竹杖。

枕中秘 園史

太

四曰修葺。選於露中。擇取老根。淨去宿土。兩邊分之。生不宜肥。肥則癰頭。仍以箔覆。勿經日色。凌晨水澆。謂之分秧。分秧之後。俟高數寸。摘去其頭。今更岐枝。繁雜勿刪。以備傷害。長及半尺。用簍蓋覆。月遇九日。有出簍者。則據其腦。秋分。旁止。夜出。其簍。出以承露。花開平齊。謂之摘頭。既摘。葉間生眼。亦須指去。勿使奪力。否則癰癰。謂之摘眼。菊花貴少枝。留一能挑去。氣力既併。花開倍大。謂之剔蓋。五日培植。菊雖微霜。寔則畏之。俟蓋未開。移至宇下。根縛紙條。就盞引水。根潤花滿。可翫月餘。若有黃葉。摘則

氣洩以韭汁。根青茂如故矣。六日幻弄先於春初擇取老艾剪其枝葉。故土培之。接以諸菊。各將本土封固接頭。俟其枝茂然後去之。秋深花開。各依本色。或於九月收霜貯瓶埋之。土中菊有含蕊調色。點之透變各色。或取黃白三菊各披半邊。用麻紫合所開花朶。半白半黃如欲催花於大蕊時。單龍眼殼先於隔夜澆疏黃水。次登去殼。花即大開。依法留之。可至春初七日土宜。須擇肥地。糞酵三次。去其浮者。收之室中。春初出曬。搜去蟲蟻。蒸羅既淨。取俟登盆。遇雨根露。覆以餘土。可收雨澤。不使根爛。八日澆灌。

春用糞沙。夏用毛水。立秋之後。酌用蠶水。秋次糞一水。二次水倍之。三次糞水相半。花蕾既結。始用純糞。九日除害。夏至前後有黑色蟲。名曰菊虎。亦名菊牛。宜於蚤間。及巳午未三時。尋殺之。或每朝搗活蟻。灑上。自不至如已。被蟻傷。則此葉偏垂。急尋傷處。摘去些子。庶免毒攻。致生秋蟲。又有傷根者。曰驅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癭頭者。曰菊蟻。以蠶甲置傷引。出葉之。瘠枝者。曰黑蚰。以麻裹。筋頭。輕捋去之。賊葉者。曰象輪蟲。以鐵線磨鋒。尋穴搜之。能如此法。便堪為松菊主人。不減淵明矣。

桂
栽桂之法。須俟夏初。攀枝着地。以土壓之。逾年截斷。令並移栽。灌以猪糞。蠶沙壅之。如患蛀損。取芝蔴梗懸之。樹間能殺諸蟲。種樹書云。木犀接石榴。其花必紅。別有草本名木犀。二月分種。香味不減。又有月桂一種。定非同族。法於花謝摘去其蒂。亦如鳳仙花發無已。如過蟲食。魚腥澆之。次第栽培。真堪鼻選矣。

芙蓉
栽花之法。須於冬初剪花嫩條。截作一尺。掘坑埋之。仍以土掩來春正月。先取木釘地。作穴。填糞令滿。然後插入。上露寸許。遮以爛草。花開分栽。近水尤盛。如欲染花。須於隔夜。以靛調紙。蘸花莖上。仍繫其尖。花開碧色。五色皆然。亦異趣也。

玉簪
玉簪潔白如玉。清香襲人。法於春初移種肥土。性復好水。盆石亦可。俟含蕊時。納粉少許。凌晨傳面。尤能助粧。

金錢
金錢午開子落。一名子午花。以子種之。俟長過寸。扶以小。

竹亦一奇卉

雞冠

種花之法。清明撒子。撒高則高。撒低則低。處扇撒之。則如團扇散髮。撒之則成瓔珞。如欲雙色。各披半邊。細麻縛之。法與菊同。別有十樣錦。四種。秋後收子。撒肥土中。毛灰蓋之。春初即生。並植堦傍。均堪點綴秋色。

梅

昔孤山處士以梅為妻。以鶴為子。幽人花伴。梅萼專房矣。種法。春間取核埋之。糞地。俟長數尺。以槌接之。若欲移種。

桃中秘

園史

須去其枝梢。大其根盤。沃以清泥。無不活者。或云於苦棟樹上接之。則成墨梅。瓶花之法。將醃肉汁撒去浮油。入瓶。插之。可至結實。或用者。鮑湯亦可。陳眉公云。以乾鹽貯瓶。插梅。其中鹽梅相和。尤覺清韻。耳別有一種名蠟梅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計三種。子種者佳。夏間子熟。採而種之。秋後發芽。澆灌得宜。數年之後。亦可分栽。梅譜又云。凡古梅多苦者。封固花葉之根。惟鏹紫間。治能發花。花雖稀而氣之所鍾。豐腴妙絕。

水僊

水僊二種。單瓣者佳。五月初旬。竹刀起根。小便浸之。逾月取出。懸近竈烟處。至八九月間。純用猪糞拌上。植之。不可缺水。凌波之名。殆不虛也。或云和土曬煖。半月方種。覆以肥土。糟水澆之。霜降後。搭棚遮護。霜雪仍留。南向小戶。天暖即開。曬之。北方上寒。凡牡丹海棠俱用此法。高深甫云。上近瀟湘。花發必茂。雖花忌水。然梅花水僊。梓庭用鹽。當無所損耳。

竹

桃中秘

園史

種法。須俟五月十三日。岳州風土記謂之龍生日。齊民要術謂之竹醉日。又謂之竹迷日。一云宜用辰日。一云宜用臘月。一云宜每月本命日。如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之類。然論云。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山中無厠。莫此為便。須掘潤溝。鋤治令熟。以馬糞和泥。填高一尺許。如無馬糞。以礬糠代之。候至雨後。鋤取向南枝。斬去竹梢。以草繩移種。東北角每數竿一叢。以河泥壅之。勿以足踏及用。藥實如慮風搖。須作架扶之。蓋竹性向西南。故須種東北。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是也。若生竹來。滿林。

輒枯。法於初時擇一大竿。截留一三尺。鑽通其節。以大糞
實之。或云如欲引竹於隔籬埋狸。或灰黏於墻下。明年筍
自迸出。惟聚阜策刺。或芝蔴箕埋之土中。可以障之。別有
草木數種。一曰淡竹。開色青翠。設色不殷。或云卽詩葉竹。
一曰碧竹。一曰石竹。俱有小花。文采可玩。

柳

古來名士風流。往往寄情於花柳。予耽幽寂。豈復情癡。但
花落眼前。柳生肘左。如可觀化。何患風塵耶。種法正二月
間。取臂大枝。長尺有半。燒頭三寸。埋土令沒。以水頻澆。數

枕中秘 風史

三三

條俱生。留一茂者。堅木爲依。以繩捆之。一年之中。卽高丈
餘。稍去旁枝。務令直聳。復去正心。則四散下垂。婀娜可愛。
或云倒插爲楊。順插爲柳。先用沙木削釘。釘地作穴。然後
插之。永不生虫。或於根一下埋蒜一枚。或候臘月二十四
日。插之亦可。

芭蕉

芭蕉花實闊廣極多。我地無之。遂爲奇貨。種法冬間去硬
以稻草覆之。俟其發芽。分取小根。用油簪脚橫刺二眼。終
不長大。可作盆玩。

菖蒲花節

菖蒲九節。神僊所珍。蒲種有大目金錢。牛頂。臺蒲。劍脊。虎
鬚。香苗。大約蒲性見石則細。見土則粗。法於夏初竹筍修
淨。細沙密種。深水蓄之。不令見日。秋初再剪。勿染塵垢。及
犯油膩。霜降收藏。用缸蓋之。春末始開。務避風霜。年久不
分。漸成細密矣。若石上蒲。尤宜洗根。澆以雨水。勿見風烟。
夜移就露。日出卽收。如患葉黃。壅以鼠糞。或蝙蝠糞。用水
酒之。若欲其直。以綿裹筋頭。每朝將之。或云四月十四日。菖
蒲生日。修剪根葉。無逾此時。宜積梅水。漸滋養之。覆以疎

枕中秘 風史

三三

簾微襲。日暖則青。翠易生。尤堪清目。古有四季訣云。春遲
出。勿犯夏。不惜。須剪。秋水深。得。以冬藏。密。更。避。又有忌訣
云。添水不換水。換水。傷。元。氣。天。不。見。日。見。天。沾。雨。露。宜
剪。不宜分。分。本。則。舒。長。浸。根。不。浸。葉。浸。葉。則。腐。可。謂。良
法矣。他如虎刺。翠筠。並喜陰濕。春初分栽。伴以怪石。同列
几間。真密友也。

枕中秘 終

枕中秘

瓶花史

明末宏道中書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於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於翳崖利藪。目眩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間而踞為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于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

嗟夫。此隱者之事。決裂丈夫之所為。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歛足高巖。濯纓流水。又為卑官所絆。僅有栽花種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為余案頭物。無軒別院。頓之苦而有味。賞之樂。取者不貪。過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覺時快心事也。無徂以為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日條列于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即有至者。率為巨端大。畹所有。皆生寒士。無因得發。其幕不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逸之士。族迷于鹿豕。身蔽于豐草。吾雖欲友之。而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郡之間。時時所共標共目。而指為雋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也。余于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入春為梅。為海棠。夏為牡丹。為芍藥。為安石榴。秋為木樨。為蓮。菊。冬為蠟梅。一室之內。荀香何紛迭。為賓客取之。雖近終不敢瀝。及凡卉。就使之花。

寧貯竹栢數枝以充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豈可使市井庸兒。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哉。

二品第

漢宮三十趙姊。第一邢伊。同幸望而泣下。故知色之絕者。蛾眉未免。後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將使傾城與眾姬同。韓吉士與凡才並駕。誰之罪哉。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葉。細梅為上海棠。以西府紫綽為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瓢大紅舞青。猗為上芍藥。以冠羣芳。御衣黃寶妝。成為上榴花。深紅重臺為上蓮花。碧帶錦邊為上木樨。迷于。

早黃爲上。菊以諸色鶴翎西施剪絨爲上。臘梅馨口香爲上。諸花皆名品。寒士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敘此四種者。要以判斷羣非。不得使常聞飽賞。維諸奇卉之開耳。夫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今以蔬宮之遺。孤定華林之泰。安得不嚴且慎哉。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譬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精既質。李不可請之酒食店中。嘗見江南人家。藏舊瓶。青翠入骨。砂斑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室細

黃中

三

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齋瓶宜矮而小。銅器如花觚。銅觴尊。罍方。漢壺。素溫。壺。圓。壺。甕。器如紙槌。勢頸如袋。花尊。花囊。耆草。蒲。槌。皆須形製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實古者。非獨以玩。然寒酸之士。無從致此。但得宜成等。甕。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水能裂銅。不獨磁也。水中投

疏黃數錢亦得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梁橋。便爲濁品。凡瓶水。須經風口者。其他如桑園水。蒲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若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貯梅水爲佳。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燒熱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五宜稱

插花不可大繁。亦不可大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疎密。

黃中

四

如畫花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刻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相常。紅白相配。此省曹屏下樹。墓門華表也。惡得爲整齊哉。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藤牀一。几宜潤厚。宜細滑。凡本地邊棚漆。卓。描金。螺鈿。牀。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置不用。

七花祟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真味，非甘苦也。花有真香，非烟燎也。味奪香損，俗子之過。且香氣燥烈，一被其毒，旋即枯萎。故香為花之劍，乃捧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腐臍故也。昔韓熙載謂木樨宜龍腦，酴醾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唐荀宜檀，此無異。每中夾肉，官庖排當所為，非雅士事也。至若燭氣、煤烟，皆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祟，不亦宜哉。

八洗沐

京師風靈時，作空際淨几之上，每一吹，疏飛埃寸餘。瓶君

瓶史

五

之因辱，此為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夫南威、青琴，不膏粉，不櫛澤，不可以為姣。今以殘芳垢面，穢膚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質，枯萎立至。吾何以觀之哉？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為膏雨。澹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飲濃寒，花之夕也。脣檀烘日，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飲，烟色迷離，花之愁也。歌枝困檻，如不勝風花之夢也。嫣然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庭大履昏則曲房與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誰呼調笑。夢則垂簾下帷，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也。浴

曉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浴夜，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潤甲，不可以手觸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海棠，宜韻致客浴牡丹，芍藥宜靚粧妙女浴榴，宜艷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兒浴蓮，宜道流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蠟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綃護之。標格既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滋其光潤也哉。

九使命

瓶史

六

花之有使命，猶中官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也。夫山花、草卉、妖艷寔多，弄烟惹雨，亦是便嬖，惡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為婢，海棠以賴婆林，丁香為婢，牡丹以玫瑰蓄蔽，木香為婢，芍藥以鴛鴦蜀葵為婢，石榴以紫薇大紅千葉木槿為婢，蓮花以山礬玉簪為婢，木樨以芙蓉為婢，菊以黃白山茶秋海棠為婢，臘梅以水仙為婢，諸婢姿態各展一時，濃淡雅俗，亦有品評。水仙神骨清絕，纖女之梁玉清也。山茶鮮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翽風、羊家之淨琬也。林擒、蘋婆、娑媚，可入潘生之解愁。

也。鬱栗蜀葵。妍于雛落。司空圖之。鸞臺也。山容絮而逸有。林下。氣魚玄機之綠翹也。黃白茶韻勝其姿。郭冠軍之春風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也。其他不能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于世。柔佞纖巧。願氣有餘。何至出子瞻棉花樂天秋草下哉。

十好事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塊。情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

執中秘瓶史

七

沉酒酣溺。性命成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古之負花癖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蹙而從之。至于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將剪。則移枕携襍。睡臥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後去。或千林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與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之謂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養花。聊以破閑居孤寂之苦。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為桃花洞口人矣。尚復為人間塵土之官哉。

十一清賞

若賞者上也。譚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酒。越茶及一切庸儻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痛斥者。寧閉口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為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煖房。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暑月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蔭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巉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散緩了。不相屬。此與效舍酒館中花何異哉。

執中秘瓶史

八

十二監戒

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賞之。擬作數條。揭于瓶花齋中。花快意凡十四條。明廳淨室。古鼎宋研。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斟州人送酒。座客工畫。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鑪鳴。妻妾校花。故寔花折。屠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闖入。蟬枝肅僧談。彈篋下。獨闌蓮子。術請歌童。陽腔醜女。折戴論升遷。強作解嘲。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簪帳。檢韻府押字。破書狼籍。福遊牙人。吳中賣品。鼠失螭涎。僮僕假寒。令初行。

酒畫與酒館為隣。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識俗尤競玩賞。每一花開。緋幙雪集。以余觀之。辱花者多悅。花者少虛心。檢點吾輩亦時有化者。特書一通座右以自監戒焉。

花寄餅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推于老雨。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僮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歟。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請粹之。

掃花頭陀陳繼儒識

枕中秘 瓶史

九

枕中秘

盆史

明深甫高濂著

盆樹之尚。天下有五地。最盛南部。蘇浙二部。浙之杭州。福之浦城。人多愛之。論值以錢萬計。則其好可知。但盆景以凡卓可置者為佳。其大者列之庭。樹中物姑置勿論。如最古者。品以天目松為第一。植杭城有之。高可盈尺。其木如臂。針毛短簇。結為馬達之狀。斜結曲郭。燕之露頂。授令劉松年之像。亞魯魯子昭之施。搜軒翁等狀。以作器。樣牙可觀。他樹蟠結。無出此製。更有松本一根二梗三梗者。或栽三五窠。結為山林排匝。高下參差。更多幽趣。林下安置。透漏窈窕。崑石應燕石。臘石將樂石。靈壁石。石筍。安放得體。時對獨本者。若坐岡陵之巔。與孤松盤桓對雙本者。似入松林深處。令人六月忘暑。除此五地所產多同。惟福之種類更夥。若石梅一種。乃天生形質。如石燕石鱗之類。石本發枝。含花吐葉。歷世不敗。中有美者。奇怪莫狀。此可與杭之天目松為匹。更以福之水竹副之。可充几上三友。水竹高五六寸許。極則盈尺。細葉老幹。蕭疎可入盆上。

數竿。便生清川之想。亦盆景中之高品也。次則枸杞之態。多古。雪中紅子扶疎。時有雪厚。珊瑚之號。本大如拳。不露。做手。又如檜柏耐苦。且易蟠結。亦有老本蒼柯。針葉青鬱。束縛盡解。若天生。然不讓。他本自多山林風致。他如虎茨。余見一百兵家有二盆。本狀笛管。其葉十數重疊。每盆約有一二十株為林。此真元人物也。後為俗人所收。又見僧家元翁。奇古作狀。寶玩令人忘餐。竟敗。豪右美人蕉。尺史上盆。蕉飭立石。非他樹可比。此須擇異常之石。方快心賞。他如榆。椿。山冬。青山黃楊。省梅。楊婆奶。六月雪。鐵梗海棠。杭中秘史。

櫻桃。西河柳。寸金羅漢松。娑羅松。剔牙松。細葉黃楊。玉蝶梅。紅梅。綠萼梅。瑞香桃。絳桃。紫藤。結香。川鵲。李。杏。銀杏。江西細竹。素馨。小金橘。牛奶橘。冬時繫繫朱實。至春不凋。小茶梅。海桐。綴絡相樹。海棠。老本黃楊。已上皆可上盆。但本本奇古。出自生成。為難得耳。又如深山之中。天生怪樹。種落巖竇。年深木本。雖大樹。則婆娑。曾見數本。名不可識。似更難得。又如菖蒲之種。有六金錢。牛頂。臺蒲。劍脊。虎鬚。香苗。看蒲之法。妙在勿令見泥。與肥。為上。勿澆井水。使葉上。有白星。壞苗。不令日曝。勿冒霜雪。勿見醉人。油手。數事為。

鼠種之崑石。水浮石中。欲其苗之蒼翠。蕃衍。非歲月不可。往見友人家。有蒲石一團。盛以水底。其大盈尺。儼若青壁。其背乃先時奉石。種蒲。日就生意。根窠蟠結。密若羅織。石竟不露。又無延蔓。真國初物也。後為腥手摩弄。缺其一面。令人悵然。大率蒲草易看。盆古為難。若定之五色。劃花。白。定。綉花。劃花。方圓盆。以雲板。腳為美。更有八角元盆。六角環盆。定樣址多。奈無長盆。官窰哥窰。元者居多。繼環者亦有。方則不多見矣。如青東磁。均州窰。元者居多。長盆亦少。方盆。菱花。葵。花。製佳。惟可種蒲。先年蔣石匠鑿青紫石盆。杭中秘史。

有匾長者。有四方者。有長方。四八角者。其鑿法精妙。尤為一代高手。傳流亦少。人多不知。又若廣中白石。紫石。方盆。其製不一。雅稱養石。種蒲。單以應石置之。殊少風致。亦有可種樹者。又如舊龍泉官窰。盈三。五。尺。大盆。有底冲。全者。種蒲可愛。若我朝景陵。茂陵。所製。青花。白地。官窰。方圓盆。底質細青翠。又為殿中名筆。圖畫。非窰匠描寫。曾見二盆。上盧鴈。不下絹素。但盆惟種蒲者多。種樹者少也。惟定有盈尺方盆。青東磁。間或有之。均州龍泉。有之。皆方而高深。可以種樹。若求長樣。可列樹石。雙行。者絕少。曾見宣窰粉。

色裂紋長盆。中分樹水二漕。製甚可愛。近日燒有白色方圓長盆甚多。無俟他求矣。其北路青綠泥窰。俗惡不堪。經眼更有燒成兔于。蟾蜍。劉海。荔枝。兜仙。中間一孔。種蒲。此皆兒女子戲物。豈容污我仙靈。見之當破其坦腹。爲菖蒲。脫災。山齋有崑石蒲草一具。載以白定。劃花水底。大盈一尺三四。下製川石數十。紅白交錯。青綠相間。日汲清泉。養之。自謂齋中一寶。

花中秘 盆史

枕中秘 終

四

枕中秘

茶寮記

明無諍陸樹聲著

園居敬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中設茶竈。凡瓢汲。壺注。濯拂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則茶烟隱隱起。竹外其禪客。過從子。登。每與余相對。結跏趺坐。啜茗。注。舉。無生話。終。南僧明亮者。近從天池來。餉余天池苦茶。授余烹點法。甚細。余嘗受其法于陽羨士人。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湯。所謂蟹眼。魚目。參沸。沫沉。浮以驗生。

花中秘 茶寮

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點。絕味。清乳。而不點。是具入清淨。味中三昧者。要之。此一味。非眠雲。跂石。人未易領。畧余方遠俗。雅意。禪棲。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趙州。耶。時杪秋。既望。適園無諍居士。與五臺僧演鎮。終南僧明亮。同試天池茶于茶寮中。設記。

煎茶七類

一人品

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于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塊。習大開者。

二品泉

泉品以山水爲上。次江水。井水次之。井取汲多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汲久宿貯者。味減鮮冽。

三烹點

煎用活火。候湯眼。鱗起。沫銚。鼓泛。投茗。器中初入湯少。許俟湯茗相投。卽滿注雲脚。漸開乳花。浮面則味全。蓋古茶用團餅碾屑。味易出。葉茶驟則乏味。過熱則味昏底滯。

四嘗茶

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啜。俟其津潮舌。則得真味。雜他果。則

觀中秘

香味俱奪

五茶候

涼臺靜室。明窓曲几。僧寮道院。松風竹月。晏坐行吟。清譚把卷。

六茶侶

翰卿墨客。縉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軼世味。

七茶趣

除煩雪滯。滌醒破睡。譚消書倦。是時茗稅策勲。不減凌劑。

枕中秘

枕中秘

酒緣

明寧野吳從先著

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百福之會。非酒不行。則酒與人最親。有如良朋。屬我交。好人何可一日無友也。昔人亦呼曰歡伯。曰紅友。玉友。曰君子。觴曰青州。從事曰郎官。清皆從人命。名以友取。義意可知矣。第人之交。與有緣無緣。則不合。不合則乖。與支離是非。狂悖不能相安。於無事而飲者。亦然。合則契若親。乖則疾若讐也。非酒之有投有不

枕中秘

一

投緣之有合有不合也。故歷觀古人。酒緣可想。因爲拈出。若顛倒於狂。樂恣醺以馬座。邯鄲見圍軍法。從事既無好緣。友道欲絕。吾不敢訂入交藉也。曹子建曰。宜城醪醴。蒼梧縹清。雲沸川涌。素蟻如萍。王孫公子。游俠翱翔。獻酬交錯。宴笑無方。夫非快意之相適。寧無伏劍於瓊漿。偶揭一二而標爲酒緣。以寄遐思。不能盡述。以備知已。

郭子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和。酒自引人入勝地。此爲密交之緣。

劉真長曰。凡何切道飲。使人欲傾家釀。此能令着傾心於

我而有神交之緣。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此之謂量交之緣。

吳志曰：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爲土，幸見取爲酒壺，寔獲我心矣。此猶張元伯之於范巨卿，有生歿之緣也。

魏氏春秋曰：阮藉以世多故，祿仕而已。閒步兵厨，多美酒，管人善釀，求爲校尉，此投好而緣在知已。

晉中興書曰：畢卓爲吏部郎，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忘勢之交，良緣非偶。

枕中錄 酒緣

二

晉中興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八斗飲濤，密益其酒，濤至本量而止，不以泛濫爲緣交之正也。

晉紀曰：劉伶縱酒放蕩，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褌衣，諸君自不啻入吾褌中，又何惡乎忘形之交？緣在世法之外。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等共飲酒，散髮裸程，閉戶不接外客，交固頗爾，緣自深至。

語林曰：劉伶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渴甚求酒於妻，其妻責之，捐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

鬼神以爲卿可致酒，五十日當斷之。妻如其言，伶咒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十日解，婦人之言，慎不可聽。於是飲其酒，御其肉，塊然復醉，緣之深者，妻卒不能間也。

世語曰：白子高少好隱，論之術，嘗爲美酒，論道客。一旦有四仙人齋集，其舍求酒，子高知非凡，乃欲取他藥雜之。仙人云：我亦有仙藥，于是賓主各出其藥，謂子高曰：卿藥陳久，可服。吾藥子高服之，因隨仙人飛去。仙緣固不易得也。

枕中錄 酒緣

三

志怪曰：齊人田無已，釀千日酒，過飲一斗，醉臥千日方醒。耐久之朋，非旦暮遇之之緣矣。

孔融傳曰：融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大其心以與天下交，結緣之廣，無如此者。

魏志云：徐邈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由是得罪。後文帝幸許昌，見邈，問曰：頗復中聖否？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

宿痛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誠帝大笑曰名不虛言緣固不以是非阻也

語林曰羊琇字稚舒冬月令人抱甕釀酒情之所種可謂善於緣矣

世說云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議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交自有定情緣又不妨於泛也

世說曰張翰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執爲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緣固不以聲名奪也

世說曰謝譔不妄交接門無祿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唯有清風對吾飲者但有皓月幽人韻士之交緣自濟耳

袁紹在河朔至夏大飲云以避一時之酷暑故號河朔飲結避世之緣其患難之交與

阮修字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酌暢飲無擔石之儲有緣者可與同貧賤

東方朔常醉入殿中小造殿上勅大不敬張安世字少孺爲光祿勳有卽小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其掩八過如此其緣在禮法之外幾不爲典謹者彈射耶

那原舊能飲酒自行八九年酒不向口至陳留師韓子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陳仲弓范滂博盧于幹會米肉送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斷之今遠別可盡飲終日不醉風緣直當於離合間窺之

謝奕安兄也爲溫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偪桓溫酒

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何所在溫不責之與同索緣亦不惡

山簡每至高陽習家池飲酒人醉而歸人歌曰山公時一醉酩酊無所知日暮倒載歸倒着白接籬緣之所寄一往而還

王戎過王公酒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今思邈若山河緣之所牽令人不能忘情爾爾後漢劉寬字文饒每引見帝令寬講經常於帝前被酒睡

帝問太尉醉耶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分
憂之友豈曰虛緣

杭中秘

香

六

杭中秘
香

明赤水屠隆著

古之名香種種稱異或出自外夷或製自宮掖其方其料
俱不可得見矣余以今之所尚香品評之妙高香生香檀
香降香真香京線香香之幽閒者也蘭香速香沉香香之
恬雅者也越勝香甜香萬春香黑龍桂香香之溫潤者也
黃香餅芙蓉香龍涎餅內香餅香之佳麗者也玉華香龍
樓香撒蘭香香之蘊藉者也棋楠香啞叭香波律香香
之高尚者也幽閒者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
悅神恬雅者四更鼓月與味蕭瑟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溫
潤者晴窗揭帖揮摩閒吟舊詩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古
伴月可也佳麗者紅袖在側客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薰
心熱意謂古助情可也蘊藉者坐雨閉閣午睡初足就案
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熟香霏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
高尚者皓月清宵水絃受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
焚香霧隱隱遠簾又可祛邪辟穢黃煖閣黑煖閣官香紗
帽俱宜焚之蒲爐聚仙香百花香蒼木香河南黑芸香但

可焚于卧榻。客曰。諸香同一焚也。何事多岐。余曰。出起各別。薰燎豈容舉施。香僻甄藻。豈君所知。悟入香妙。喫齋妍。始日余同心。當自得之一笑而解。

香爐 焚香七要

官哥定窰。豈可用之乎。日爐以宣銅。清銅。彝爐。乳爐。如茶。孟式大者。終日可用。

香合

用剔紅。篤戔。錫胎者。以盛黃黑香餅。法製香。磁盆。川定窰。或饒窰者。以盛芙蓉。萬春。甜香。倭香。合三子五子者。用以

香中 香神

盛沉速蘭香。棋楠等香。外此香種亦可。若遊行。惟倭檀帶。之甚佳。

爐灰

以紙錢灰一斗。加石灰二升。水和成團。入大灶中。燒紅。取出。又研絕細。入爐用之。則火不滅。忌以雜火。惡炭。入灰。炭雜。則灰灰不露。入火一蓋。即滅。

香炭整

以雞骨炭。碾為末。入葵葉或葵花。少加糯米粥湯和之。以大小鉄望槌。整成餅。以堅為貴。燒之可久。或以紅花。檀代。

葵花葉。或爛棗。入石灰和炭。造者亦妙。

隔火砂片

燒香。取味不在取烟。香烟若烈。則香味漫然。頃刻而滅。取味則味幽。香積可久不散。須用隔火。有以銀錢。明瓦片為之者。俱俗不佳。且焚其不能隔火。雖用玉片為美。亦不及京師燒破砂鍋底。用以磨片。厚半分。隔火焚。香妙絕。燒透炭。整入爐。以爐灰。撥開。僅埋其半。不可便以灰。掩火。先以生香。焚之。謂之發香。欲其炭整。因香。焚不滅。故耳。香焚成。火方以筋埋炭。整四面。攢擁上蓋。以灰厚五分。以火之大。統中 香神

香中 香神

三

小消息。灰上加片。片上加香。則香味隱隱而發。然須以筋四圍直。糊數十眼。以通火氣。過轉炭方不滅。香味烈。則火大矣。又須取起砂片。加灰再焚。其香盡餘塊。用瓦合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承服。

靈灰

爐灰終日焚之。則靈。若十日不用。則灰潤。如遇梅月。灰濕而滅。火須以別炭。入爐。煖灰一二次。方入香炭。整則火在灰中。不滅可久。

匙筋

楚筋惟南都白銅製者適用。製佳。瓶用吳中近製。短頸細孔。插筋下重。不什。或古銅或竹木或磁瓶俱雅。

枕中秘

四

枕中秘

棋經

宋清和張擬著

夫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主。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為四隅以象四時。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候。夫棋三百六十。黑白相半。以法陰陽局之線道。謂之枰線道之間。謂之封局。方而靜。棋圓而動。自古及今。奕者無同局。傳曰。日日新。故宜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

枕中秘

之由則至其所未至矣。

得算

棋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內而勢成於外。戰未合而算勝者。得算多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戰已合而不知勝負者。無算也。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由此觀之。勝負見矣。

權與

權與者。奕棋布置。務守網格。先于四隅分定勢子。然後拆二斜。飛下勢子。一等立二。可以拆三。立三。可以拆四。與勢

子相望。可以拆五。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此皆古人之論。後學之觀。舍此改作。未之或知。書曰。事不師古。無以克永。世又曰。慎厥初。惟厥終。

合戰

博奕之道。貴乎謹嚴。高者在腹。下者在邊。中者占角。此棋家之常然。法曰。寧輸數子。勿失一先。有先而後。有後而先。擊左則視右。攻後則瞻前。兩生勿斷。俱活勿連。問不可太疏。密不可太感。與其患子而求生。不若棄之而取勢。與其無事而強行。不若因之而自補。彼眾我寡。先謀其生。我眾彼寡。務張其勢。善勝者不爭。善陳者不敗。勢既不退。善敗者不亂。夫棋始以正合。終以奇勝。必也四顧其地。率不可破。方可出人。不意掩人不備。凡敵無事而自禱者。有侵絕之意也。棄小而不救者。有同大之心也。隨手而下者。無謀之人也。不思而應者。取敗之道也。詩云。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虛實

夫棋緒多則勢分。勢分則難救。投棋勿過。過則便被實。而我虛。虛則易攻。實則難破。臨時變通。宜勿執一。傳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自知

夫智者見於未萌。愚者暗于成事。故知己之害。而圖彼之利者。勝。知可以戰。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以逸待勞者。勝。不戰而屈人。棋者。勝。老子曰。自知者明。

審局

夫棋布勢。務相接連。自始至終。着着。先。臨局交爭。雌雄未決。毫釐不可以差。焉。局勢已。嚴。專。精。求。生。局。勢。已。殺。銳

意。侵。綽。沿。邊。而。走。雖。得。其。生。者。敗。弱。而。不。伏。者。愈。屈。躁。而

求。勝。者。多。敗。兩。勢。相。圍。先。感。其。外。勢。孤。援。寡。則。勿。走。機。危。陣。潰。則。勿。下。是。故。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誤。人。者。多。方。成。功。者。一。路。而。已。能。審。局。者。則。多。勝。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度情

人生而靜。其情難見。感物而動。然後可辨。推之于棋。勝敗可得。而先驗。法曰。夫持重而廉者。多得。輕易而貪者。多喪。不爭而自保者。多勝。務殺而不顧者。多敗。因敗而思者。其

勞進戰勝而驕者其勢退求已弊而不求人之弊者益攻其敵而不知敵之攻已者損目疑一局者其思周心役他事者其慮散行遠而正者吉機淺而詐者凶能自畏敵者強謂人莫已若者亡意俯通者高心執一者卑語默有常使敵難量動靜無度招人所惡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斜正

或曰棋以變詐為務劫殺為名豈非詭道耶子曰不然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內兵本不尚詐謀言說道者乃戰國縱橫之說棋雖小道實與兵合故棋之品甚繁而奕之者不

枕中秘 棋經

四

一得品之下者舉無思慮動則變詐或用手以影其勢或發言以泄其機得品之上者則異于是皆沉思而遠慮因形而用權神遊局內意在予先圖勝于無朕滅行于未然豈敢假言詞喋喋手勢翩翩者傳曰正而不謫此之謂也

動微

凡棋有益之而損者有損之而益者有侵而利者有侵而害者有宜左投者有宜右投者有先着者有後着者有緊辟者有慢行者粘子勿先棄子思後有始近而終遠者有始少而終多者欲強外先攻內欲實東先擊西路虛而無

眼則允觀無害於他棋則做劫饒路則且疏受路則勿戰擇地而侵無礙則進此皆棋家之幽微不可不知也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名數

夫奕者凡下一子皆有定名棋之形勢或生存存亡因各而可見有衝有幹有絆有約有飛有圍有割有粘有頂有尖有覷有門有打有斷有行有立有捺有照有聚有蹀有夾有拶有辟有刺有勒有撲有征有劫有持自殺有殺有盤用棋之名三十有二圍棋之人意在萬周辟局變化達近

枕中秘 棋經

五

縱橫我不得而前知也用行取勝難逃此名傳曰必也正名乎其奕之謂歟

品格

夫圍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關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不可勝計未能入格今不復云傳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

雜說

夫棋邊不如角角不如腹約輕於捺捺輕于辟夾有虛實

打有情。偽逢綽多約。遇撈多拈。大眼可贏小眼。斜行不如
正行。兩關對直則先觀。前途有礙則勿征。施行未成不可
先動。角盤曲四局終乃亡。直四板六皆是活棋。花聚透點
多無生路。花六聚七終非吉祥。十字不可先組。勢子在心
勿打角。關夾不欲數。數則怠。怠則不精。爽不欲疏。疏則忘
忘則多失。勝不言敗。不語振廉讓之風者。君子也。起忿怒
之色者。小人也。高者無亢。卑者無怯。氣和而韻舒者。喜其
將勝也。心動而色變者。憂其將敗也。根莫根于易。耻莫耻
於盜。妙莫妙于用。鬆昏莫昏于覆劫。凡棋直行三則改方。

枕中秘經

六

聚四則非勝而路多。名曰贏局。敗而無路。名曰輸籌。皆籌
為溢。停路為市。打籌不得過三。淘子不限其數。劫如金井
輓轡有無休之勢。有交連之圖。奕棋者不可不知也。凡棋
有敵手有半先有先兩有桃花五有北斗七。夫棋有無之
相生。遠近之相成。強弱之相刑。利害之相傾。不可不察也。
是以安而不泰。存而不驕。安而泰則危存而驕則亡。易曰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右十三篇作于清河張公擬公嘗仕宋為翰林學士其
文章政事固未暇論而觀允集稱其英姿卓識迥然特

立於風塵之表。於是亦可以想見其儀刑矣。是編雖不
能悉公之平生而其修詞命章。仿通曲暢。非深遠是道
者。曷克臻此。爾後作者。迭興莫不極力模擬。或取遠而
遺近。舍大而從小。求其能盡爽之情。如公者鮮矣。今諸
家宋錄。加以訓詁。多重複舛舛。適足自亂。亦無取焉。

枕中秘經

七

枕中秘經

枕中秘

詩訣

明永叔衛詠輯

一源 徐應功

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

二源 薛岐然

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

枕中秘

三體 白樂天

有竅有骨有髓。以聲律為竅。以物象為骨。以意格為髓。

四源 釋皎然

氣象氣氤。深於體勢。意度繁薄。深于作用。用律不滯。深于聲對。用事不直。深于義類。

五忌 白樂天

格弱。則詩不老。字俗。則詩不清。才浮。則詩不雅。意短。則詩不深。意穢。則詩不純。

六義 楊仲弘

七戒 楊仲弘

日雄。澤日悲。壯日平。淡日蒼。古日沈。著痛快。以優游。不迫。日羌錯。不貫串。日直置。不宛轉。日妄誕。不切實。日綺靡。不典重。日蹈襲。不識使。日穢濁。不清新。日砌合。不純粹。

八妙 徐應功

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驟。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

九準 楊仲弘

枕中秘

詩訣

三

立意要高。古渾厚。有氣。緊忌卑弱。淺陋。鍊句要雄偉。清健。有金石聲。琢對要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忌俗野。寫景要細密。清溪。忌庸腐。雕巧。寫意要景中含意。意中帶景。議論發明。運思清淺。書事如大而國事小。而家事。身事。心事。用事要因彼證此。不可著迹。雖灰事亦當活用。下字要精思。宜的當。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鍊。中間一字。地。圻。江。帆。隱。天。晴。木。葉。開。鍊。末後一字。押韻。要穩健。押韻。穩健。則一句有精神。如杜陵。欲其堅牢也。

十悟 徐應功

或釣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紘。或急張如躍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詩有十倫。總歸超悟。

四言詩

須本風雅。間及常曹。然勿相雜也。嘗有白首鉛槧。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亦幟。亦有專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擬古樂府

沈中秘詩訣

三

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饒歌諸曲。勿便可解。有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魏之聲。務尋古色。相和。瑟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近事母俗。近情毋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有寔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古樂府

古曰章。今日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于詩。音盡于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起。有亂。辭者

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韋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

選體

世人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師匠宜高。措拾宜博。

西京建安

詩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

四

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

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凄風急雨。竊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囊聲一擊。萬騎忽歛。寂然無聲。

歌行

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為尤難。如作

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騁。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

五言律

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七言律

枕中秘詩訣

五

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定。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與興境諸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扣韻勿拈險韻勿循用韻。

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

絕句

絕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卽尾。離尾卽首。而要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

和韻聯句

皆易爲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爲之可也。然和韻在于押字。渾成聯句在于才力均敵。聲華情寔。中不露本等。而口乃爲貴耳。

枕中秘詩訣

六

騷賦

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復。與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叙。使同聲者自尋。修郢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作賦之法

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

妙又或現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湧萬寶難測皆是瑕壁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擬騷賦

情兼風雅而後可言騷覽之須令人裴回踟躕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歔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寒惟錦官耳目搔賦已徐閱之如文錦千人繇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欽容掩卷之餘徘徊追賞

枕中秘

七

枕中秘

書譜

宋白石姜夔著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于墨象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於墨象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製歐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爲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

枕中秘

十

不抵真書十字意以爲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妙矣自雲先生歐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真

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于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

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精。而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欲其蕭散。則自不座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真書用筆。有八法。吾嘗採古人字列之以爲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

枕中秘書

二

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事堅實。入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邁。然而真以轉而後通。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應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重而後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于米老曰。書

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體之後。至于今世尤甚。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少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不能及已。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無助。而魏晉風軌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倚清勁。可喜更爲奇妙。近世亦有倣之者。則俗濁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枕中秘書

草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踴躍。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義之字。當字得字。

深字應字最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亦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距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王右軍中之以變化故之以奇崛若此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用筆任筆賦形大誤顛錯反為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其滿座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

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待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潦至于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紫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徐選疾忽往復收緩以傲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鈎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潤帶則

用筆

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凝以捺代之以發代是是亦以捺代之唯ノ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一起一倒一瞬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攸

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竿子便不是書又如口當行草時尤當畏其接角以寬闊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者亦須畧考篆文須

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王。示之與永。以至秦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深淺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雖草不同。大半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于章。行出于真。雖日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若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楊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爲

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直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臨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唾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迺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

批中舉

七

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同。而肥瘦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起。逸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筆。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爲肥矣。或云

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册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册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大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肯時稍致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爲奇。而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薄不無少勞。常仲將升高書。凌雲臺樹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歟。若鍾繇李邕。又自

書中

書譜

八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于昌黎送高閑序。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疎。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稱。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又云。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排挫撻拊。

書中

書譜

九

外。矧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飄忽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于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道潤加之。亦猶枝幹蕭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適麗蓋少。則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道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靈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通。剛很者又掘強無潤。矜歛者。弊于拘束。脫易者。失于規矩。溫柔者。傷于軟緩。躁勇者。過于剽迫。孤疑者。溺于滯澀。遲腫者。終於拙鈍。輕瑣者。染于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執所乖。必能有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至如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連而不犯。和而不同。留而常遲。速而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于方圓。遁繩鉤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

若藏窮變態于毫端。合情調于紙上。無閒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義獻而無失。遑鍾張而尚工。其言盡善。故具載之。

血脉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讚。又與蘭亭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予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枕中秘

十

燥潤

凡用筆。性條。

勁媚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顯。直須涵泳。一出于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新。

東華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斯爲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畫相揖相背。發于左者。應于右。起。

于上者。伏于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爲妙。

立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倚。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噤。噤。是也。在下者。皆欲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山頃。須令覆其下。垂之。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爲善。

枕中秘

十一

疎密

書以疎爲風神。密爲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靜。疎密停勻。爲佳。當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膏粱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

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為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于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書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合諸兼之。

枕中秘

三

則妙矣

枕中秘

繪妙

六法三品

明永叔衛永輯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然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于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則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枕中秘

一

三病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福。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作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六要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

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拾短。六也。

六長

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八格

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十二忌

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

統中秘 繪妙

二

脈。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僵僕。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滄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

觀畫之法

夫觀畫之法。見短勿詆。更求其長。見巧勿譽。反尋其拙。大凡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四象者。謂有四國王之子。有婆羅門。或四胡夷。或比丘優婆塞。夷門觀道流者。尚孤閒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謂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折筭。承續。實分形貌。觀畜獸者。尚馴擾。撫

厲。觀花竹者。尚艷麗閑雅。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出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惟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

統中秘 繪妙

三

徐熙。黃筌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後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廢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于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粉本

古人畫。謂之粉本。前輩多實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好事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寔。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

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俾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

絹素

唐人五代絹素寬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今筆法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仿倣而粉墨皆浮于練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易盡矣

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王獻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畫非謂能一筆可就也乃自始及終連綿相屬氣脉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像應神全思不竭而筆不因也

枕中秘

枕中秘

琴上

斷紋

明永叔衛泳輯

古琴以斷紋為證蓋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傍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為極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

枕中秘

應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蓋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日夜為絃所激又歲久桐腐而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紋如劍鋒偽則否

偽斷紋

偽作者用信州薄連紙光漆一層於上加灰紙斷則有絃或于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用雪霰激烈之或用小刀刻畫於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易辨

古琴樣制

古琴惟夫子列子兩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處。則嵌橫堅木以承絃。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潤。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壺瓶。此或以夫子樣周徧皆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皆不一。皆非古制。又于第四絃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則琴尤可笑也。

古琴陰陽材

古琴陰陽材者。蓋桐木面日照者爲陽。背陽不面日者爲陰。謂如不信。不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面浮而陰必沉。雖反覆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士所未曾言。陽材琴日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絨非他物比也。

取古材造琴

古琴難得於精金美玉。得古材。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甌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棧枓。然梁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甌水槽。慮其薄而受濕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近鐘鼓。爲金殿所入。

最爲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監。今陳述之。昔吳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伺一年。新成獻忠懿。一曰洗几。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涼轉至雪川。葉夢得上云。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人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蕭散之地。而不聞凡室雜之聲。求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製琴不當用俗工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每一事如槽腹琴面之類。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斲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于卓上。橫厚木于卓下。夾卓以篾絲縛之。依法匣訖。候

一月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極細。骨灰如薄連紙。正一上。並一月方乾。面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微者。繩也。準繩墨。以定鼓。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擇琴不必泥名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為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斲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枕中秘 琴古

四

製琴不必求奇

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漆成之。名曰百衲。彈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為漆所礙。其室塞可知。折氏至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或自岳之外。別有桐木接之。亦不可也。

古琴色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盡退。惟黯黯如海船所貨烏木。

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滯琴聲。此大戒也。

純陽琴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為之。取其莫夜陰雨之際。聲不沉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擇琴底

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制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匿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鋸開。以指甲指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枕中秘 琴古

五

桐木不宜太鬆

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縷條條如絲線。密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指不入為奇。其指得入者。而粗疎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人多誤用之。

梓木多等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為琴底者也。有黃心梓。其理正類。儲木而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難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為材料。須不經取漆。

而老大者方可用。

琴腹

製琴腹宜安鳳足處須小。既之過足則腹寬之。蓋聲過既。則不直達過既寬則復揚而出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祕法。此論琴腹橫廣也。而底皆然於既處穿鑿足。

琴足

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下須令平如鐵。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紙以副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用此三等木。

枕中秘 琴古

切不可金玉犀象為多。晦盜併為琴害矣。

雷張槽腹法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蓋謂於龍池鳳沼之絃微。令有唇。餘處悉窪之。正如今銅錢之背。穿眼處有絃凸起。令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底若如瓦相合而治之。唇又關閉。不宜達。故聲有所隱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潔也。余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于池沼間。以指捺之。果如此。

琴受生氣

古之愛琴者歿。則戒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石匣者。復出而為世用。多是聲沉悶闇然。蓋以受土氣多。濕氣勝耳。法當用大甌蒸之。以去濕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挂朗。經一月餘聲復矣。

浦江古琴

婺州浦江一士夫家。發地得琴。頗長大有斷紋。紹興間獻之御府。為臣瑋所阻。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府。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前蒸膠法。當無比矣。

枕中秘 琴古

琴面有穿孔

南昌一士家有古琴。而上三穿孔。然皆不當絃。不礙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從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絃。今已轉從他處。

琴案

琴案須作維摩樣。庶案脚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于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為第一。次用堅木厚為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令壯。更平不假玷。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案面固佳。然太薄。板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

用木而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棗木不用膠合而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可容一琴須潤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案較琴聲便可見。琴案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云於案面作小水槽不必刷也。

琴室

前華或埋瓮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定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厦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岩洞石屋

枕中書 琴音

之下清曠地清寂境更有泉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

挂琴

挂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為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人猶大所不到處當挂時則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濕氣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盡令容受子口仍釘鉸加鎖若令僮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大樑堅背肩後則不損。

然襟須繫不可寬。

露下彈琴

露下彈琴而聲不乏蓋陽材也若鐘鳴鷄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彈琴盥手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能膩絃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差涼宜弄琴正午炎熱非惟汗污天氣太燥亦難為絃若陰涼處無害。

焚香彈琴

惟取香清而烟少者濃烟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沉蓬萊忌用龍涎鴛鴦兒女態者。

對花彈琴

彈琴對花惟岩桂江梅茉莉茶蘼薝蔔等香清而色不艷者方妙若妖紅艷紫非宜也。

彈琴對月

夜深人靜明月當軒香燭水沉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在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聞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

臨水彈琴

湍流瀑布。凡水之有聲。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有竹邊林下。雅宜對之。微風洒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

膝上橫琴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月。色幽。窓披衣。跌坐。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爲此。

蚌微

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微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光彩愈煥。了然分明。此正謂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常用海上產珠蚌。則有光彩。

道人彈琴

道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見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

枕中秘

枕中秘

曲調

明茂原葉萃著

迦陵音指述十六觀

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于崇寧。周美成諸家。討論古音。審之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即諸家後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令爲之。其曲遂繁。求其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問惟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遠吳夢窗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蔓之詞。自成一家。各名于世。作者能厭諸人之所長。去其所短。精加鍛煉。像而爲之。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余疎陋謏才。生平好爲詞曲。僭述管見。做十六觀。以列次于左。知音者願同商之。

製曲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命意既了。思其頭何如起。尾何如結。方先選韻。而後述曲。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

夜涼獨自甚情緒。于過變則云。西窗又吟暗雨。此則曲意不斷。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中須要精煉。句法于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不可輕放過。相答觀副便了。如東坡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人無惜。從教墜。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風流子云。鳳幄繡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如史邦遠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如吳夢窓登雲岩云。連呼酒上琴堂去。秋與雲平。閑九重。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姜白石揚州慢云。二十四橋。仍

觀中秘曲詞

二

在波心蕩。冷無聲。此皆平易中有句法。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句法中有字面。若遇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澁。加鍛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安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窓皆善于煉字面者。多于李長吉溫廷筠詩中來。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與詞不同。曲之句語。有兩字有三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况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

能消最無端之類。此等虛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用非宜。佳話觀者寧無掩卷之誚。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要清空。不可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滯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窓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留葉金碧。嬌娜逢柔。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大瀟。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風涼。天氣好。明月怕登樓。把前事夢中休。花開烟水流。鶯辭歸。尚淹留。垂柳不繫裙帶。

觀中秘曲詞

三

住。設長是繫行舟。此曲疎快不質實。恨不多見。白石如疎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騷雅。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以意爲主。要不蹈襲前人語。如東坡中秋水調歌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夏夜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王荊公金陵桂枝香。候館吟秋。離宮吊月。別有傷心無數。幽歡慢與笑離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素絲。一般七更苦。皆全章精料。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于物。作者必在心。傳傳以心。會意有悟入處。然須跳出。

窠。曰。外。時。加。新。意。自。成。一。宗。若。屋。下。架。屋。則。爲。人。之。臣。僕。矣。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之。難。于。令。猶。詩。之。難。于。絕。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開。不。得。未。句。最。當。留。心。有。有。餘。不。盡。之。意。如。陳。簡。齋。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之。句。乃。自。然。而。然。大。抵。前。輩。不。留。意。于。此。有。一。兩。曲。贈。人。口。餘。多。隣。乎。卒。易。近。或。有。用。力。于。此。者。僅。以。爲。專。門。之。學。亦。詞。家。之。射。鵰。手。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澁。如。起。頭。八。句。相。割。

枕中秘曲調

四

中。間。八。句。相。對。却。須。用。工。着。一。字。眼。如。詩。眼。一。同。若。八。字。既。工。下。句。便。令。少。寬。庶。不。窒。塞。莫。太。寬。易。又。着。一。句。工。緻。者。便。精。粹。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欲。雅。而。正。志。之。所。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者。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爲。伊。淚。落。如。此。苦。夢。竟。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使。教。人。霎。時。斷。見。何。妨。又。如。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餉。留。情。所。謂。清。朴。漸。變。如。澆。風。矣。製。曲。者。當。作。此。觀。一。曲。中。用。事。宜。難。要。繁。着。過。融。化。不。滯。如。東。坡。承。遇。樂。云。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疎。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韓。偓。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請。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飛。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詩。難。于。詠。物。曲。爲。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以。意。思。全。在。結。尾。如。史。邦。達。東。風。第。一。枝。詠。春。雪。云。巧。剪。蘭。心。偷。粘。草。甲。春。雨。云。微。冷。欺。花。將。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盡。

枕中秘曲調

五

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裏。泥。潤。燕。歸。南。浦。最。妨。他。佳。約。風。流。鉤。車。不。至。杜。陵。路。沉。沉。江。上。望。極。還。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峯。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江。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剪。燈。深。夜。語。雙。雙。詠。燕。題。云。過。春。社。了。度。簾。幙。中。間。去。年。塵。冷。皆。清。空。中。有。意。思。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不。可。強。和。人。韵。若。倡。者。曲。韵。寬。平。庶。可。廣。和。倘。韵。險。又。爲。人。所。先。而。必。欲。牽。強。廣。和。則。句。意。安。能。融。貫。未。盡。苦。思。未。見。有。全。妥。溜。者。東。坡。和。楊。質。夫。水。龍。吟。起。句。便。

合議東坡一頭地。况後片愈出愈奇。真是壓倒今古。吾輩倘遇險約。不若祖其元韵。隨意換易。或易韵答之。亦古人三不同之說。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三嘆。如少游龍水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轍雕鞍驟。猶且不免東坡諸製。四者當作此觀。

一。蘇軾弄月。間寫性情。曲婉于詩。蓋敲出。驚。亢。燕。舌。之。間。情。趣。乎。情。可。也。若。臨。乎。鄭。衛。與。纏。令。何。異。焉。如。陸。雪。憲。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睡。起。來。冠。兒。猶。是。不。整。屏。間。麝。煤。冷。但。眉。山。屏。翠。淚。珠。彈。粉。堂。深。畫。水。燕。交。飛。風。簾。露。

執中

本

井。帳。無。人。與。說。相。思。近。日。帶。圍。寬。盡。重。有。殘。燈。朱。帳。淡。月。疎。星。那。時。風。景。陽。春。路。遠。雲。雨。便。無。準。待。歸。來。先。惜。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細。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意。辛。稼。軒。祝。英。臺。近。云。寶。釵。分。桃。葉。渡。楊。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長。片。飛。紅。都。無。人。管。憑。誰。勸。啼。鶯。聲。任。在。簷。邊。覷。試。把。花。上。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皆。景。中。帶。情。而。有。騷。雅。故。晏。謝。之。樂。別。離。之。愁。同。文。題。葉。之。思。峴。首。西。湖。之。感。一。寓。于。斷。若。能。屏。去。浮。艷。樂。

而不淫。是亦漢魏之遺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中詠節序者。不惟不少。概見類皆塵腐。不過為時納估之作。所謂清明折桐花。爛熳端午梅霖乍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詠元夕。風消燄燭。露浥烘爐。花市燈相射。桂花流月。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闐。人影參差。滿路風飄。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脚愁回。花心夢醒。鞭香拂散。牛土。舊歌空憶。朱簾翠筆。倦題綠戶。畫鷁貼燕。想立斷東風來處。暗想一桡。

執中

七

相思。亂藏翠盤紅縷。今夜見夢池秀句。明日動探花芳緒。寄聲沽酒人家。款約戲遊伴侶。憐他楊柳。怎忍調天街。酥雨待過了一月燈期。醉扶歸去。黃鍾調喜遷鶯。賦燈夕。云。月波凝滴。碧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園花冰綜。纖練黃道。寶光相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隨香燭。曾伴狂客。踪跡謾計。約老了杜鵑。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疎。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未定。猶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候玉人。夜寒簾隙。如此詞。不獨精粹。又且見時景之感。家宴如李易安。永遇樂。云。不如。

向簾兒下聽人咲語。此亦不惡。而以俚詞歌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嘆也。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中最難離情。情至于離。則哀怨必至。苟能調感。偷于融會中。斯為得矣。白石琵琶僊云。收葉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愁絕。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鴂。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又還是。宮燭分烟。奈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樣芳思。與空塔榆莢。千萬縷。藏鴉細柳。為玉尊起。舞回雪。想西出陽關。故人初別。秦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艸。

中秘

人

淒淒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惺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消凝。黃鸝又啼數聲。離情必如此。乃為情景交煉。得意言外。製曲者當作此觀。一曲中用字有清濁。法入聲自然。音節到音當輕清處。必用陰字。音當重濁處。必用陽字。方合腔調。用陰字法。點絳唇首句韻脚。必用陰字。試以天地玄黃為句。歌之。則歌黃字為荒字。非也。若以宇宙洪荒為句。協矣。蓋荒字

屬陰。黃字屬陽也。用陽字法。如寄生草末句。七字內第五字。必用陽字。以歸來飽飯黃昏後為句。歌之。協矣。若以昏黃後歌之。則歌昏字為渾字。非也。蓋黃字屬陽。昏字屬陰也。製曲者當作此觀。

掃花頭陀。有讀書十六觀。金粟頭陀演度曲十六觀。可謂千載合璧。案頭不可無此。以醒睡魔。居士識。

中秘

九

枕中秘

脚陣指南

明雲間友編微著

一

拳者權也。馬者乘也。小則實則易窮。大衍機則善託。因託而乘攻所必獲。此窮而變。反復其常。常在我則間在彼矣。

二

兵者務氣。雄者務隱。氣盛有馱。氣隱有作。作啓一路之奇。隱犯千蹊之險。初臨貴犯其險。以常彼之庸。次陳貴犯其庸。以寄我之險。凡三交而往。獲不愼者。無險無庸。應敵若

枕中秘

鍾無庸無巧。視禪如老。雄附隱投。朋陣堅矣。

三

師衝首虛。彼不意也。師久淹拙。彼不度也。巧卜而拙一拙。爲巧。用度九而意八。意可一。摩十之三。上聖也。摩十之五。中黨也。摩十之八。下類也。先序後規。匿其術而往。聖可悔矣。

四

性者情之設。質者性之貌。十甲曰質。註甲曰情。設甲曰貌。貌爲性也。性何彰乎。滿不自搖。疎不自呈。浮不自旋。定不

自適。性不自假。形不自謀。四體生則笑。語從七性。遣則遲。速隨矣。權者意性而兩商。交者因彼而藏我者也。

五

朋有五隱。顯數如之。交有五色。服形半之。蓄而不細。再而示。緩纖而示。廣壯而示。欽易而示。難。朋之隱設也。細則暴。其無蓄。緩則仍。其非再。廣則辯。其不藏。欽則齊。其莫。難則揆。其勿易。顯之隱設也。五隱之內。五色不馬。乘甲於袖。端揣其端。而服體呈矣。安所僞焉。

六

枕中秘

凡陣交以順者。可得其色。交以津者。可得其涎。交以素者。可得其情。彼無筭則我有缺。彼詳應則我無破矣。

七

上士貴固。中士貴拙。下士貴能。能避彼。樂十勝。其百能先。彼拙內專。於外固。道之師無襲也。無拙也。而必襲也。必拙也。

八

俎豆者。軍旅之寄。詩書者。干戈之府。相形則爭。相類則犯。彼銳以先。我萎而動。馬出我銳也。彼可萎也。彼嘗以欺我。

億而投焉。出我億也。彼可投也。投之而累億。戒其銳我也。故億貴奇也。

九

未陳虞其實。既野計其合。既陳籌其常。既退恐其復。常不可忘。復不可易。視復如初。合復可易得也。視常如一路。陳可累獲也。能壽於世之外者。復不縱矣。

十

留師之實。非前則後。非多則寡。留九而攻一。衆之善止此約矣。留一而擁九。衆之奇止此顯矣。商其所藏。閱其來攻。枕中秘 歸陣

三

師實不待閱而半可億也。

十一

聖以堯臂爲藏。合以屈信爲申。藏而設奇。尚可度其廢也。申而不藏。夫何畏乎。屈吾間也。伸吾間也。知屈伸之間者。雖藏猶網矣。

十二

陣敗計其半。量溢盡其雄。非數多者殺少。而師勞脫有物。故不可得當矣。故七合而六可以囚者。百合而小俘也。故管多而敵可窮也。追窮逐遁。十易於一也。

十三

最險者因平以襲。最智者附拙以披。襟貴伏也。舒貴理也。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

十四

不言而雄。雄者言在秘也。不數而多。寡者數在心也。師常久則裾廢。而數不足論矣。甫其避也。迺吾所嘗也。何膏數之粗蹄乎。

十五

閱象以指布位。以策數在口。先象在位。先得象而策數者。枕中秘 歸陣

四

以神合外神也。是名後天。得數而揆實者。以象合外象也。是名先天。

十六

以意戰者。默頰而往。以語戰者。盛氣而往。以形戰者。閱實而往。以故戰者。籌常而往。意者合天之冊也。語者佐天之冊也。形者天定之冊也。故者天襲之冊也。知斯而陳者。手可玄矣。

枕中秘 終

枕中秘

受俗支言

案頭書筆縱橫

壁間扇上詩畫惡俗

不許解人借書

信意妄批駁

翻閱人書不為整頓

談棋博不休

枕中秘

逢人想窮

是非隨人轉

疑仙訕佛

滿口譏訶

香氣觸腦鼻

態度妖詭

瓶花滿把插無位置

喜說市朝閨閣事

亂撒唾涕

明伯高周高起訂

磨墨歪斜

用字紙拭器及作爆

書因珍惜及束不觀

筆硯塵垢

刻稿序評假列名爵

謙得無謂

恨群小勢利

謠朋徵逐

怪鄙詩字奪人扇書

強探秘密

茶酒淋漓几席襟袖間

袖包扇柄

有意恣忽以市超脫

戲謔無節

忌彼才高肆我排彈

器物矜誇奇古

自多其學不肯語人

好書胡亂裝釘

印章蠹濫油污不剔

僻見自足

境處幽閒輒作煩惱

多驚咤

惡聽鳥虫聲

妄議建置

枕中秘

手穢不勤洗拭

苛禮

寢興不時

嫌惡衣食

收藏假帖誣書

僑裝有道氣象

踞坐几上

毀成器

不樂規諷

間斷妙談

執物窮價

看花便折

吝價付庸工

忌諱一切凶事

惡見親故貧寒者

嗜殺

支言刻既成伯高自跋曰歲在庚申夏孟偶攜數卷坐閱
桐窗下于時晴光在林鳥語時墮不須玉簪頻敲而俗緣
已盡淨矣遂抽筆書右事數則粘之屏間蓋欲以俗破俗
自矜矜人永拔塵根也未能免俗請監于茲

枕中秘

枕中秘

食譜

清漳陳達史編

本心翁齋居宴坐玩先天易對博山爐紙帳梅花石鼎
茶葉自奉泊如也客從方外來竟日清言各有饒色呼
山童供蔬饌客嘗之謂無人間烟火氣問食譜予口授
二十品每品贊十六字與味道腴者共之

吸菽菽豆也今豆腐條切淡煮蘸以五味

禮不云乎吸菽飲水素以絢兮瀏其清矣

枕中秘食譜

羹菜凡畦蔬根葉花實皆可羹也

先聖齊如菜羹瓜祭移以奉賓及敬之至

粉糝粉未蒸成加糖日飴

天官遷人模餌粉飲未見君子怒如調饌

薦韭春薦韭一名鐘乳草

四之日蚤幽風奈韭我思古人如蘭其臭

貽來來小麥也今水引喇螺翅

貽我來思玉屑塵細六出飛花天一生水

玉延山藥也次熟片切以生蜜

山有靈藥錄于傳方制數片玉漬百花香

瓊珠圓眼乾荔也摩開取實煮以清泉

汲金井水煮瓊珠美蚌胎的饒龍目晶瑩

玉磚炊餅方以椒鹽移之

截彼圓壁琢成方磚有馨斯椒薄灑以鹽

銀鑒黃金白水薑椒和之

冷冷水白剪剪銀黃鑒鹽風味牙商宮商

水團粉粉包糖香湯浴之

團團粉粉點點蔗霜浴以沉水清甘且香

枕中秘食譜

玉版笋也可羹可齋

春風抽簾冬雪挑鞭淇與公族孤竹君孫

雪藕蓮供也生熟皆可薦

中虛七竅不榮一塵豈但爽口自可觀心

玉酥蘆麻也

雲浮玉慘月浸瓊池咬得菜根百事可爲

炊粟蒸開菜菔

周人以粟亦可以資紫殼吹開黃中通理

張芋根香片切

朝三暮四。狙公何為。卻彼羊羔。啗吾蹲貍。

采杞狗杞也可飼可美。

丹定繁繁綠苗菁菁餌之美之心開目明。

甘芥菁菜也東坡有食芥法且曰天生此物為幽人

山居之福。

誰謂茶苦其甘如薺天生此物為山居賜。

菜粉菜豆粉也鋪蓋為菜。

碾破綠珠撒成銀縷熱燭金石消徹肺腑。

紫芝壽也木壽為良。

枕中秘食譜

三

漆園之商。商山之芝。溼生者腹丹生者奇。

白粲炊玉粒。沃以香湯。

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有一簞食。吾復何求。

已上二十品。不必求備。得四之一。斯足矣。前五品出經

典。列之前筵。尊經也。後十五品有則具。無則止。或樽酒

醺。酣暢叙幽情。但勿醺醺恐俗。此會詩詠采藥禮嚴祭

菜。澗溪沼沚之毛。可羞王公。可薦鬼神。以之待賓。誰曰

不宜。第未免貽笑于公膳侯鯖之家。然不笑不足為道。

彼笑吾。吾笑彼。客辭出門。大笑。吾歸隱。凡亦一笑。手錄。

畢又自笑。目閱過輒一笑。萬一此譜散在人間。世其傳笑。將無窮也。

枕中秘終

枕中秘食譜

四

枕中秘

清供

漆几

明永叔衛泳訂

淨室之中明窓之下。宜設漆几數張。上置古書佳帖。端視彩箋。開來開卷。與到揮毫。一切俗物。如算子帳簿之類。俱當屏絕。惟是四壁圖書。一庭花草。互相映發。乃妙。

林榻

林有石。林繩。林藤。林數種。石取其清。繩取其軟。藤取其涼。

枕中秘清供

復有匡牀。匡者安也。榻以木為之。欹而卑。蓋枕之屬。山齋畫永。偃仰北窓。二物固不可缺。

隱几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帶之半者。為之橫生。三丫作足。出自天然。摩弄瑩滑。置之蒲團。或榻上倚手頓顙。可卧書云。隱几而臥者此也。

枕簟

綠陰清晝。高臥北窓。羲皇上人。華胥樂國。惟意所適。至於花間月出。松下風來。意致蕭然。二物真為快活。宜擇其妙。

者用之

衲席

近有用蘆花為衲。冬月溫軟。坐臥皆宜。席有葦蒲二種。葦宜夏。蒲宜冬。皆山齋不可少者。

蒲團

應酬之暇。人事屏絕。門無投刺。庭有落花。宜擊清磬數聲。焚好香一片。靜坐一餉。潛消俗慮。

鐘

得古銅漢鐘。聲韻清遠者。佐以石磬。懸之齋堂。所謂數聲鐘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是也。

枕中秘清供

磬

有舊玉者。股三寸。長尺餘。古之偏磬也。有古靈璧石。色黑性堅者。妙懸之齋中。客有談及人間事。擊之以代清耳。

簫

洞簫為上。圍五六寸者。是若秋夜月明。或桂花下。茅亭中。仰臥片石。吹一兩曲。秋風古調。以動天籟。令人冷沁一身。

毛骨

塵

古人以玉爲柄。用以對客清談者。近有天生竹邊。若雲芝。如意形者。有小萬歲藤者。倚枝玲瓏。儼肖龍形。製爲座柄。甚雅。其拂以白尾爲之妙。

如意

古人用以指畫向往。或防不測。鍊鐵爲之。長二尺。有奇。上有銀錯。若隱若現。與宜和物也。近有天生樹枝竹。磨磨弄如玉。不事斧鑿者佳。

古鏡

鏡如寒潭秋月。可正衣冠。鑿巖肩。察氣色。并妖邪。修潔之。

花中秘情供

士固不可一日少此。

寶劍

悲嘯之餘。醉吟之頃。宜啓匣取。于將叩之。覺雙龍飛動。紫氣于霄。壯氣勃勃。置之膝上。斗文隱起。芙蓉錯落。山魃木魅。縮首屏跡。亦山齋之雄也。

石品

石品爲庭中磊落奇觀。有亭亭者。有累累者。有稜稜者。有匪匪者。有平平者。有突突者。鵲橋虎踞。獅眠乳攫。羅刹僧之屬。厥狀非一。山房得之。殊增嵯峨。

鼎爐

宜爐古鼎。須蒼奇樸雅。堪供几席之玩。如吳中覆盞。袖爐。亦可作焚香對客之具。

帳

冬月紙帳。或白厚布。或厚絹爲之。夏月吳中。纔紗爲妙。以粗布爲帳底。如綴頂式。紉其三面。前餘半幅。下垂上寫梅。花副以布衾。蒲枕蒲褥。左設几。鼎燃紫藤香。迺相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之意。

被

花中秘情供

四

以玉色或蘭花布爲之上。畫蝴蝶飛舞。變態不一。儼存夢蝶餘趣。

山齋清供。倍增幽人雅致。塔前片片紅飛。窓外嚶嚶鳥語。須得奇玩怪石。點綴其間。靜養道心。至如紺綠鼎彝。輝煌金璧。自是玉堂貴物。豈堪幽居賞識。故聊舉一二。清供以公同志者。永叔氏記。

花中秘情

枕中秘
儒禪

明寧野吳從先述

夫儒與禪分門也久矣。究竟心與性何分也。靜與定何分也。智與漸何分也。貫與頓何分也。明與慧何分也。其律其戒。行其講貫。其夏楚。其等。儒以衣冠而禪則褊袒。儒以教訓而禪則誨。儒以君澤民而禪陰以佑君。儒以中庸與撝。而禪則玄法華。與論語證實。宋儒違避。尋其與義而玄解之。釋氏亦以修身立命為摩頂一義。彼且為道。孤彼且為仁。彼且為不貳。彼且為朝聞夕成。而禪之侵入于儒也。然儒者以參兩為精神。則真質幾泯。以激昂為意氣。則含忍尚少。以奢靡為分願。則福力不諧。不若求之一身。降伏吾魔。調攝吾神。日月運行于崑崙之墟。天河轉運于閭尾之關。重樓不鎖。絳宮可居。其功業文章。聽之造化。取精于闕忘。機于恬參之無。十疑保之有。四大祈與吾輩共證雪山。以發明王之夢。分綠泗水。來傳萬古之燈。則真儒之禪門也。買物放生。前放後取。動人殺機。益增罪業。當於此心時。惕不忍常存。舒放釋冤解勞。使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與臣。

言忠與子言孝。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五內。是吾儒不殺生禪。

虛室生白。清明如神。苟有暖昧。本真立喪。惟是日濯日磨。時劇時刃。能聽人非常思鬼責。非分之獲。意外之求。不邀名不矜譽。嚴於一介。極之屋漏。而後面目可以對人世也。是吾儒不偷盜禪。

五色令人目眩。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化工無限。錯繡惑心。有加以馳騁之風。流恣情性之探。取或為分香。或為憐媚。即犯大戒。非吾之所有。雖一毫不苟。是吾儒不邪淫禪。

鑄古冶今。表忠誅佞。一言破紙。天淵升沉。必使交于異日。往者法朗。遠涉天竺。流寓僧居。一人誦經。一人患痢。穢污無量。其讀經者了不相顧。朗乃穆然。遂為薪水。掃除浣濯。病者困頓。連遽料理。七日之間。一心不亂。其病者愈。光悅非常。屋中積穢。皆變華馨。朗遂大悟。以無覲覲。故而真心。無塵。是吾儒布施禪。

傳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天道戒盈。而就虛。地道戒崇。而處卑。地藏王如來各各證。

佛菩薩願度盡衆生方乘大寶退處菩薩露體慈慈法雨時
垂甘露不竭賢愚讚歎人鬼欽承以持戒故禪心心微合
願願滿使完赤子之真心順世緣之浮罔承之以謙守之
以拙居氣于剛捍難于柔危險值不爲之避異媚乘不爲
之迷道以持身學以爲已終始自存精神湛如足吾儒持
戒禪

夫車敗於馳虎刺于逸何者雖完輪重軸必從寬視平等
前我一氣然後可以垂之永久勤于不磨好者美之惡者
憎之綺文飛語以小疵掩大節以一節概生平何以惟于
此中修儒禪

古教於管耶不聖不懟陽予陰奪皆可默證以逆後言是
吾儒不妄語禪

狂水惑性美疾亂真有形之害小無情之禍大富吾意者
沈酣之投吾稅者囁嚅之浸入而浸淫恣索而恣飽則天
地可以漂溺世界可以割炙心之利鋒情之虐政爲之甕
者七尺之軀也爲之甕者一井之口也惟養以恬澹休其
天和庶於此味有會是吾儒不飲酒食肉禪

大士分七寶臺以奉如來故簡文遂以櫻冕以下九十二
種事佛休文以本身以外七十七端奉佛而布施之名遂

立是名布施實非布施何以故有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惻隱慈愛此心平等極溺扶危隨時妙應不責報于目前
不納容而遠到即戟舌劔牙以厚匿而市威育忍始有濟
能翁故能張所以阿難見窘于摩登一心懺悔僧會初栖
於吳國入戒焚修立心貞固銳志開修沉思道行之品委
曲惠申之經智計銳于時艱磨練勞于勢逆歷山脫水火
而重牽勾踐經石室而竭慮折脂折齒之雄自鬻自販之
用堅持已咩容受亦大必有不毀之金剛斯具不朽之經
濟是吾儒忍辱禪

夫大乘之道非具識所能窺也萬仞之峰非足力所能到
也必有超世之真精無生之妙悟揭三車于鹿苑開十誦
于龍宮游戲通神解悟無量篇下生光日以繼夜眼中流
火雪乃成山問禮問官爲格爲致麥可漂也金可投也薪
自鬻也草自然也床可穿也股可刺也鍛鍊之極日月爲
之改異詠詠之苦鬼神稱且呼玄登峰造極凝精結神五
塵不碍三修自草竭一生之拈拈定萬古之楷模是吾儒
精進禪

妙道凝玄何言得以宜其與大乘弘覺惟嘿足以定其宗

石室之秘文。要于心悟。護珠之聯貫。總在修持。所以浣五
欲之泥。解六情之網。磨金剛之杵。提玉柱之鈴。燎無漏之
燈。決有識之水。卷青蓮之舌。蘊紅瓜之奇理。源於幽德。司
其契。不顯而文章燦于宇宙。間然而造化在吾掌中。是吾
儒禪定禪。

昔道會日誦萬卷。道安早悟三空。篤志清修。同盟法伴。尋
歷典義。標顯玄言。一日過山僧。山僧寂然。若虛。頗然若木。
相與大布玄言。各吐妙義。泉瀑雲流。花分米競。因扣山僧。
以何所有。山僧曰。能念觀音經一卷耳。二人不之信。曰。爲
凡誦之可也。開卷朗唱。異香繞於座。天樂鳴于空。雖誦聲
已畢。而餘音尚饒。日一杯水。具大海味。要在見真宗直。
窺微義。如徒日誦。膚乘雖多。亦奚以爲。是吾儒智慧禪。

枕中秘

無卷數 浙江
汪啟淑家藏本

明衛泳編。泳字永叔。蘇州人。王暉今世說曰。吳門
之有永叔兄弟。猶建安之有二丁。平原之有二陸。
時人號稱雙珠。其弟著作。今未見。是編仿馬總意。
林之體。采掇明人雜說。凡二十五種。曰閒賞。曰二
六時令。曰國士譜。曰書憲。曰讀書觀。曰護書。曰悅
容編。曰勝境。曰園史。曰瓶史。曰盆史。曰茶寮記。曰
酒緣。曰香禪。曰棋經。曰詩訣。曰書譜。曰繪抄。曰琴
論。曰曲調。曰拇陣。曰俗砭。曰清供。曰食譜。曰儒禪。
皆隆萬以來纖巧輕佻之詞。前列凡例二十五則。
題曰致語。考宋代教坊。乃有致語。而泳取以自名。
尤可異之甚矣。

